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八册目次

歐虞部集十五種七十二卷附四卷

（二）

〔明〕歐大任撰

清刻本

蓬園集序

蓬園集者歐楨伯致水部政歸田而作也楨伯有宦遊諸稿王元美諸公序之詳矣而以此詩寄之海上屬不佞序焉不佞讀而嘆曰此眞詩也此楨伯之所以

為楨伯也書中言卜居赤花洲上選勝一區鑿池開閣若臨滄洲引衡霍老於松筠杞菊之間以蓬名園以園名集也有旨哉今士大夫孰不為園乎而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捷終南之徑致此山之移有垂老未及一窺者又孰不為詩乎而牽羈婆娑困於煩黷語烟霞而鞅掌間之詠花鳥而機務纏之情不逮而思未必工也思不工而詩未必眞也楨伯起家博士歷官水衡郎

投劾以歸徜徉于羅浮四百峰頭宇內名山杖屨所經悉圖于壁而比宗少文之臥遊今讀茲編大都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鍊辭眞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

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鎔而有
體裁而不纖洋洋乎斯可謂之
詩矣昔陶靖節在彭澤當束帶
見督郵自嘆不能折腰五斗耻
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歸歸
而自適于日涉之園飲酒賦詩
其詞益工日暮天無雲心遠地
自偏千載誦之膾炙人口迺知
詩言志此真也若楨伯者其聞
淵明之風而興起者乎余故以
楨伯為高士題數語弁焉又知
詩之真以人而不以官也

萬曆庚寅夏日五嶽山人沔陽
友弟陳文燭玉叔撰

遷園集

嶺南歐大任楨伯

爲園四首

小園秋興頗翛翛七十歸來荷　聖朝自愛菌芝
同雨露可因鵬鷃論逍遙看花出有青藜杖行藥
時過白板橋歲晩山人生計薄不妨蹤跡老漁樵
屛居萬事已皆慵開徑盤桓只撫松池上浮雲瑶
是水窻中飛瀑雪爲峰行歌豈用閒袁鳳隱几惟
能問老龍家出金陵初地近半山猶似定林鐘

一丘亦自足烟霞不以蕭條負歲華草市縱非江
總宅橘洲何論李衡家中山但可求醇酒小隊誰
期過浣花海鴈南飛新朔氣夜來霜已滿蒹葭
赤花洲曲入滄溟屋裏山移碣石青江華坐持菩
薩戒揚雄歸守太玄經三千水擊猶摶羽四百峰
疏好勒銘筋力儻能從父老荷鋤吾欲斸松苓

家弟經季初度日予適還山攜酒爲壽

吾弟知非歲已添藏眞事事總能兼太醫脂[illegible]
中散高士華陀本孝廉君海爲麤通曲踏[illegible]如

伐滿前簷歸來壽汝梅花下玉照茅家二[illegible]

羅懷仁隱居

華蓋山前候小車向予惟指海邊霞已知到溉曾
移石不羡東陵舊種瓜晉室銅鞮公子貴荆州菜
屋隱人家由來尺五歸時論更看城南樹樹花

答左司馬汪伯玉見寄

抽簪豈論七宜休千里偏勞問隱侯書去何能酬
縞帶人歸空自老菟裘東山秀色占君起南岳幽
居待我游他日靡蕪還可寄楚雲飛度歙江秋

靈洲山寺送戚少保還東牟

納節東歸輿自超旂常勳業在　三朝黃金鑄印
頻成鵲白馬鳴鞭慣射鵰去問精廬書帶草釣從
滄海木蘭橈浣花我亦投簪客獨向江村老寂寥
樓船鬱水路初分鵝鸛春洲詎可聞細柳舊逢周
太尉武陵今送馬將軍江南鼓吹歌黃鵠嶺外旌
旗梟白雲一代登壇誰得似中原何日不思君

寄芾斯宗侯

豫章千歲冠洪都忽向西堂溷坐隅漢姓[illegible]能稱

祭酒周家猶得拜司徒鶴來緱氏青絲轡出河
東白玉壺我上羅浮爲君壽肯將鴻寶寄潛夫

夜次羚羊峽口 詰朝爲立秋

端溪泊舟處今夕待秋風落葉江波上啼猿峽雨
中暑將催栁棹凉已到梧桐不用津人識藤蓑自
釣翁

入峽

一峽束江水千峰不可攀廬皆佳氏宅壁似謝公
山有跡游方外何心出世間倘逢乘鯉客明月櫂
歌還

仙花寺逢竺僧堅公

浮海南來已幾年問師何者是單傳法門不二無
文字豈必西天更有天

王憲副宗魯見邀崧臺飲席閣上

閣道透迤百級來名山况是古崧臺江中鵜鶘低
憑檻峽裏魚龍對舉杯兵候尚談司馬法賦成誰
似大夫才與君細數長安日極北風烟首重回

大司馬督府與公名飲端州行臺

幕府邀賓綺席光分庭入出浣花堂鐃吹清江
頭月帳飲秋飛嶠外霜奏曲已逢劉越石注誰
似杜當陽不緣折節相留意誰遣宵闌更進觴

贈大司馬中丞進江吳公 四首

上台星與法星齊尺一親勞 聖主題爲賦建櫜
江左右揭來賜履粵東西開尊詞客猶漳滏吹笛
門生似武溪可及千金稱壽日中朝還待錫玄圭

竹使當年洛下看吳公治行甲長安七閩閩闕書
盟府五嶺風雲護將壇扶木津連南海徼老人星

照惠文冠滄波欲酌爲春酒持向崧臺介壽歡

嚴城晴靄晝氤氳鏃矢彤弓見策勳海截東南秦
一尉關通吳楚漢諸軍蒼茫斗下雙鈎氣咫尺天
邊五色雲盛代疏封推季重豈惟名擅建安文

開府誰如百粵雄遠勞司馬出臨戎詔從洭水徵
安石恩下平輿拜晉公淸嘯每逢江月上新詩多
在射堂中芝苓正有延年祝握管何人解勒功

鄭朱二郡侯邀飲澄江閣 二公皆越人以家讓宴客

下夕邀懽就客居使君連騎與何如行廚有吳

與酒秘簡採來越絕書月出遥津波浩[illegible]虛
閣竹蕭疎東南明牧雄邊徼豈但山城得五[illegible]

梅菴 有六祖井

西來浮海後獨獠起南邦悟得心爲印經行法是
幢拈花看幾葉現月散千江獨有唐年鑿寒泉下
石宗

石室山

雲淺南斗墟朱草半凋疎洞長三花樹山藏二酉
書艮常會不遠宛委更何如縱檢殘編在惟堪老

荷鋤

瀝湖

杖從紫竹洞津口問湖船笭箵收凉雨跏趺向晚
煙隱無郭上宅耕少汶陽田便可移家去漁歌共
歲年

遊七星巖

積金削壁引巑岏洞府誰知日月寬三竺烟光當
曉出九華江色入秋寒天窻漸豁山猶屋地[illegible]
通谷亦盤我欲巖栖星是客不妨人作[illegible]看

泛舟過流霞島遂登閶風巖

洞頻穹窿一島開櫂歌曲曲共沿洄風帆上[illegible]
蓬苑露掌東西灩菌臺氾黛乍從丹浦落飛霞半
自赤城來游人豈解金聲句知有梁圖賦客才

莘兒侍游三洲巖

神仙窟宅在海濱一坡陀獅象銀爲闕魚鼍雪作
波山將通句曲江可上牂牁玉斧從吾後昇眞路
若何

南江口至水瓜營李裕德蘇文甫章弟莘兒

舟飲

望中瀧水郡道是古蠻城篁竹淺猶避薪蒸摧未
平筍葅供客食花布襁兒耕野酌煙嵐裏郵籤問
去程

連灘砦訊羅定風土寄王兵憲索平蠻碑

與盡非關道路難兩山烽息久平安游人茉莉簪
藤帽上客檳榔薦竹盤疆理更開周日月井閭今
有漢衣冠西行不索圖經去願借韓陵片石[illegible]

經羅旁山下

烽火樓前十萬山蓬婆滿摘在雲間凱歌[illegible]南征曲猶記將軍破寨還

王兵憲邀泛瀝湖登石洞再至七星巖

勝游寧但晉東嘉星渚南來又一槎天際雲爲江上樹烟中山似洛陽花何年飛石猶存洞幾處開林不帶霞袞繡亦知難久駐耕樵堪自寄吾家

從海上至香山涂明府汝光置酒

百里神君一見難會稽父老肅衣冠船從錦海洲前入琴聽仁山院裏彈對酒已歡良夜醉種花偏得滿城看歸人漁弋今懷惠何限煙霞隱謝安

題朱履方青藜閣

小侯今秀頡開閣更何如夢已持鏤管名寧滅濯疏校文中壘後給札尚方餘太乙來然火應能問著書

送潘子素游太學

書劍乘春去潘郎正少年賓鴻新起粵圖駿盡歸燕玉浒波猶雪金隄柳欲綿舊游俱在眼[illegible][illegible]赤絲鞭

侯大叅東郊別業

掛冠神武是何年居伯歸來樂事偏未少山[illegible]歲侶共知林下一人賢黃花濁酒秋開逕紫綺滄洲月滿船符嘯來臯還倚杖青冥鴻鵠去翩翩

九日過唐寅仲青門隱居同梁彥國鄧君肅賦得高字

種秫歸來客是滴隱居君亦掩蓬蒿山中此日開荒徑門外何人載濁醪井里東臨滄海近風煙西望漢臺高過從愛有潯陽侶白首籃輿未憚勞

寄張希周明府

西望湟谿欲泝源壽星光燭太微垣賦歸蚤去稱彭澤投老遺安似鹿門靜福山開藏劍石昌黎臺傍讀書園伏生經學曾同授黃髮龐眉道更尊

天尺樓為陳方伯玉叔賦

丹霞縹緲起觚稜賜有絲綸在上層帝杜家聲天最近崔盧門第日方升秘文萬卷題宛委遺草千秋出茂陵湖海未論豪氣在秪憑繩武佐中[illegible]

送楊黃門江庫部奉命校文還朝入

閶闔晴開五色雲勅符南校粤中文九[illegible]宗如
觀樂一奏薰絃答　聖君
青瑣夕郎司馬公雙旌遥度嶠雲紅南中桂樹誰
稱賦江總楊脩是國工
天球翠釜並輝光大貝文犀入越裝遺詒公車隨
計吏漢家今待奏長楊
黃金高築古臺名蹀躞霜蹄萬里行剪拂勞君增
價去一時飛騎滿神京
陸賈何年自粤廻至今漢使館重開鮫魚孔雀寧
堪獻似有明珠照乘來
日射扶桑海色秋西風初起尉陀樓飄飄使節凌
寒入萬國冠裳會　帝州
劍懸明月照芙蓉尊酒離亭思萬重看爾趨朝乘
駟馬不堪南斗望雙龍
碣石談天雪欲寒部中星使向長安懸思五嶺經
行地驊寄梅花歲歲看

後九日小園登閣志感 并引

嘉靖丁未閏九月九日侍先大人[illegible]吾鄉

山水之可游者今乞骸歸復值此[illegible]忘今
昔不勝愴然時萬曆乙酉大任亦七[illegible]紀
以四十字

閒雙重把菊三十九年來籬下酒不至江頭鴈獨
哀身曾隨几杖蹟已落蒡苔惟有河山在依稀戲
馬臺

至後同侯李諸公浮丘遲汪侍御

朔吹聯鑣度曲陂入山寧怨得歸遲二雲淩護朱
明館諸水潛通阿耨池井漬石苔留鹿蹟亭空巖
菊照鴟夷客來豈但霜威促黃髮堪從謝傅期

冬夜同陳大叅鄭先二別駕陳明府陳都護
集陳少叅明佐西第

銀燭銅槃起絳煙寒威不到玉缸前周旋忽共銜
杯夕慷慨何如攬轡年緑綬可能褰薜荔青山猶
得奉櫜鞬卽看蔣詡開三徑豈乏風流二仲賢

同陳大叅道襄梁僉憲思立陳少叅明佐夜
飲陳都護忠甫宅

將軍獵後灞亭寒磬折邀賓與倍歡桂樹[illegible]招巖

畔憶梅花偏愛月中看割鮮僮每持銅[illegible]食兒
能進玉盤沉醉不知霜霰過箜篌猶向夜[illegible]
元夕集朱氏兄弟山下草堂得歌字
寶馬駼驛十里過九枝燈裏麗人多城臨花月春
江曲風吹笙簫子夜歌坐密羽觴行未已醉潑玉
漏問如何社中諸少總吾老猶自牽情洽薜蘿
寄潯州陳郡丞
君求勾漏幾年游關內何如萬戶侯黔北路猶通
郡郭粵南入自憶江樓穩帷乍出湘灘月羽扇會

揮駱越秋信美亦知潑戀闕賦成寧但勝荊州
送王侍御唯吾謫判興國州
千里周阹廣上林漢家詞客幾虞箴麒麟未引朱
門獻獬豸猶馳自簡心下雉路偏臣職遠旅獒書
在　主恩潑賈生不是長沙日莫向沅湘作楚吟
答朱廉憲秉器蜀中見寄
書來聞已入長安馬首西山雪未殘詞賦三[illegible]朝
椎握管風雲一日起彈冠君歌滄海鄰中[illegible]憶
峨眉夢裏看縱有人行那可去衡陽南[illegible]應難

得周使君國雍書却寄
使者巴西雨雪中猶題尺素付歸鴻即看[illegible]明
光近何似驅車峻坂雄童子自能迎郭伋諸生詎
不待文翁他時若問扁舟客秋色江頭萬樹楓
寄吳明卿
別矣金陵歲兩徂懷人落日在江湖游曾太室周
封史賦似湘潭楚大夫澹蕩容余閒矣釣崢嶸知
爾老操觚尺書遠寄衡陽鴈不道天南是海隅
午日泛舟登海上臺觀競渡得峰字

西望湘靈上小舠涉江因得采芙蓉檣前濤白將
千里琵琶裏雲青第幾峰蕭颭羽飛猶似鷁參差鱗
起半成龍滄洲不是昆明日徒倚何妨聽暮鐘
寄鄭武緣
白下一相別俄更五歲華廣文曾學士高密故名
家鬧躡王喬舄知求葛令砂山應藏鬱石江自合
横槎遠浦三湘竹清齋八桂花題詩如問我秋[illegible]
在蒹葭
陳貳府及鄉舊司理吾郡自潯州[illegible]過

五羊送別

載得西來石似冰送君吾亦出支藤法曹[illegible][illegible]都

官署蠻部人歌太守丞竹馬縱難期郭伋蓴鱸何

事老張鷹泉南知有求羊待九日山頭第幾層

費郡丞民益思恩書至

蠻府迢迢折寸心娵隅誰得寄西音雲霄紫閣頻

相憶烟水青谿不可尋坐綰銀章千里隔書來銅

柱萬山深愛君寥廓矜情遠何必金門是陸沉

九日龜山宴集得身字

家園重九物華新濟勝猶扶病後身杖舄偶隨採

菊客烟霞閑作佩萸人開林十笏青蓮社臨海千

帆白馬津一醉藍田還此日不妨魚鳥更相親

趙郭八景爲郭學憲舜舉賦

紅杏春風

種得仙山片片霞蓬萊使者問君家至今九煉丹

砂熟猶似溪頭萬樹花

新橋夜月

華表何年鶴更廻仙人樓倚鬱藍開紺[illegible][illegible]金

叟[illegible]會向溪橋半夜來

大樹團陰

參天黛色忽千尋擠映房櫳十里陰挂崦不知[illegible]

曲遠花源將入武陵深

楊灣漾碧

烟籠楊柳夾隄生渺渺汀洲碧浪平何必山陰道

中過蘭橈堪放酒船行

語水漁舟

禦兒溪泝越來溪舟子鳴榔水鳥啼沽酒夕陽歌

欸乃鴟夷何事五湖西

斜林牧笛

會稽人去謝浮名曾着貂裘采藥行醉後騎牛吹

短笛西林今聽雨三聲

淨寺曉鐘

曙色鳴鐘出檻凭隔林經梵聽山僧宰官身亦稱

居士爲問西來第幾燈

鄔涇暮雪

洛塘風急玉虹飛涇上柴門客到稀春[illegible]南擁

正早馬頭新折一枝歸

題唐子畏二美圖

隄上風柔楊柳斜歌中何處浪淘沙芙蓉采得看[illegible]
顏色猶似江南姊妹花

秋日粵秀山寺禮毘盧遮那佛

地胏引炎隩天池溢重溟靈丘鎮吾粵上應朱鳥
星惚恍聚雲狀吸嶸疎峰形何年起祇苑磴道懸
紫冥古佛溽地來鷲嶺倏所經石從波斯現珠以
摩尼熒白龍表瑞年題有乾和銘孰言梵志遺示

法者闍聽琵居一頂禮商秋旃檀馨悠然慧吹入
忽已甘露零初心本不二至理歸大寧給圖匪云
遠鏤玉玆山庭

綠綺堂聽劉季德琴

調軫拂金徽誰云古道非商飈一以發懸水驟能
飛四壁鳴蟄急千山木葉稀廣陵遺散在自可偃
巖扉

秋夕同梁祠部先京兆陪顧徐二使[illegible]陳
少叅浮丘別墅得時字

吟月清霜鷹鶩池相逢斗酒自難期人[illegible]石栖
山日客及叅軍奉使時坐上可能留北海[illegible]猶
似在東籬吳歈歌管潑陶寫莫遣紅顏笑鬢絲

寄朱宗良

貞松絕巘垂黃鵠青冥徙丘中一士臥四顧莽荆
杍飈沓青霞飛蕭槮白雲起林飈振木葉窓牖蒙
蔦蘿幽栖斷來逕居自遠塵軌餓逢石髓餐散帙
時隱几流坎任吾生磨廰隨所止昔日青門侯今
見於陵子思君同隱懷川途渺千里羅浮望匡廬

倏借王生履因往證菩提悠然共秋水

答用晦見寄

芙蓉園裏幾秋風迢遞封書寄嶺鴻欲問歸來瓢
笠客白頭猶望楚江楓

七十一初度鄧君肅潘子朋李裕德潘仲艮
舟過村居爲壽

住檝溪頭曙色開蕭條門逕剪蒿萊正逢松菊[illegible]
催日況有琳瑯善頌才皇象醴椒供客醉[illegible]遺
蠏待賓來交親欲問長生訣更煑胡麻[illegible]杯

王兵憲宗魯捄水活萬人功在筆[illegible][illegible]之以

詩

梟臺西擁漢旌旗滄水兼持使者麾急峽翻江[illegible]雨過盤渦激石海雲垂河經酸棗今何日堰定離堆似此時　聖主玄圭應更錫卽看持節拜台司

送謝訓先生以貢入京

江門傳業謝家風經術斌斌漢日同愽士自應尊董相明堂能不召申公封軺走送漁陽騎戍角驚飛碣石鴻別後相思持社酒問君誰共醉新豐

冬日園居

江村寥寂閱年華靜掩柴門小逕斜科斗記封茅氏篋赫蹏書餉竺僧家霜彫紫菊深留朶臘盡紅蕉盛放花扶杖秖堪供一笑尚餘彤管老天涯

岡州友人致北到山藥諸種行園視植

藝竹成樅一畝居於陵隱矣更何如欲投白社難忘酒只對青山不著書深灌諸蔬爲老圃門垂五柳自吾盧玉延莫報來禽帖日可霜林出[illegible]鋤

送陶將軍伯玉防海

長沙𨑳世業軍以六州名雪色臨江戍[illegible][illegible]截海營桃花飛探騎梅蕚照行旌文苑登壇久[illegible][illegible]花外兵

寄張羽王

千里一尺素西來烹鯉魚誰云始安郡不似茂陵居天地閒敧枕烟霞老著書相思何以報吾已學眞如

寄梁計部孔適比以崇安令召入

幔亭仙吏人班司十載重來覲漢儀宮鵲尚隨玄武仗江雲長護定昆池青谿把酒游偏洽畫省裁詩出每遲君見白門千樹柳風烟何處寄相思

元夕同陳明佐顧明卿梁少嘉諸子看燈得花字

試燈頻醉酒人家更有明粧出絳霞池上停看烽火樹烟中飛散鉢羅花扇開屛曲歌猶掩簾捲樓頭月未斜歸騎喧闐驚曙色滿城金吹動啼鴉

垂老

金園一出幾經春垂老惟知嬾是眞但[illegible][illegible]曲肱留

盛世豈難揮手謝時人門多翠蘚何妨[illegible]有青
精未厭貧笑殺柴桑歸去客僅能完得義[illegible]身

酬鄒學憲彥吉見寄

滄游吾已謝歸耕何意君先解印行鞭弭十年懷
舊侶蘼蕪千里寄同聲江淹閒就閩南賦鄒湛寧
知峴首名聞道青箱家學盛七經還出授諸生

海上津亭逢張孺覺赴高州

一送廣陵去書從白下開五羊停檝待雙鹿夾車
來挺勁風雲色崢嶸岳牧才高京君到日能憶越

王臺

上巳同社中諸公粤江上修禊

風光駘蕩屬芳晨羽爵臨流引玉津粤社豈殊伊
洛飲晉賢只數會稽人浥烟林竹偏宜曉濯雨江
蘭正及春況是鶯聲供客醉太平欣賞野情新

同社諸公出郊看花至東山寺

報我江頭花已開披榛墟曲與偏催橋從飲馬[illegible]
邀過策向呼鸞道上來春草先傳康樂句[illegible]誰
似惠休才芳尊不是攢眉客記取東林[illegible]迴

同區用孺飲黎惟仁南樓

滿目山川得共游詞人卜築有菟裘林開[illegible]當
侵席風引江聲半入樓筆底誰能酬趙璧尊前[illegible]
自攬吳鈎不妨白首頻相過時繫籬門紫玉騮

答京口陳從訓見寄

一辭神武掛冠歸誰謂田園計未非蘆笋欲肥魚
漸上荔枝初熟鳥頻飛隱從海畔漁樵遠夢去江
頭甲楯稀惟有曲阿詞賦客尺書時肯到柴扉

豫章信去寄朱貞吉

百錢掛杖佩吳鈎海湧山前別幾秋君縱能懷南
嶠客書來何處訪滄洲

答朱孔暘見寄

嶺外梅會寄一枝正逢彭蠡鴈飛時儻問丹成何
日去朱明洞口最相思

答李孝廉惟實見寄

風流何減晉潘安綠玉堂中紫襻冠游息時時[illegible]
薜荔棫題字字寄琅玕海壇晴望千山色[illegible]秋
生五月寒半幅練裙誰解寫欲扶殘醉[illegible]君看

張伯鄰集同社適夏木囀黃鸝時
黃鳥飛飛晝景遲曲江家自有林池烟中[illegible]成
新弄風裏餘音入藍詞臺倚阮公長嘯夕碁殘[illegible]
傅醉聽時朋游何限嚶鳴意桐帽棕鞵更可隨

飲啟丁藕花居
蕩槳酒如泉風亭爲擊鮮小池吾毎過曲笠爾猶
賢林近匡山社溪通鏡水船新荷魚自戲何似在
東田

劉子脩爲李裕德作小景偶避暑園中題之
汲泉煑茗大巖隈虬起長松蔭綠苔六月林間無
暑氣白牛西磵客能來

鄒明府鄧山人約游三仙遺跡亭
百尺梯飈異境開嶠南仙室在崔嵬星看朱鳥巖
頭出雲逐青螺海上來珠蘂夢曾馳紫闥玉函名
已列丹臺匡山社裏今誰主爲報游人亦姓雷

丙戌丁亥連舉兩曾孫志喜
七十二翁洲上村兩年喜得兩曾孫可傳[illegible]晉殘
書帙且醉田家老瓦盆下潠耕惟雙[illegible][illegible]廣川業

以一經存庭階未論多蘭玉長養浚知[illegible][illegible]德

寄區隱君
星高南極斗牛墟中有䲡洲大隱廬賜爵曾[illegible]
序禮藏家半似西陽書鶴栖海樹三花下松偃山
窻五粒餘我亦漢庭貧曼倩西游瑤水約何如

送金計部持甫守臨安
算緡東省才名久此日詞人出牧多地盡中原雄
越嶲江分南徼下牂牁樓前雪照雙鈎色郡裏風
移五袴歌禁闥超遷曾不次銜恩西上未蹉跎

追送陸元量憲使華節亭不及
青山病後出柴門羸馬遲遲條別魂淸嘯尚思劉
越石交情敢負趙平原九峰歸臥馴林虎六月哀
歌斷嶺猿獨有吳淞千里雪夢尋堪到陸家園

朱明洞鶴
我登浮丘伯誰今丁令威引吭鳴欲舞鍛翮會將
飛玉局雲會宿銅盤露未晞上昇如可接緱[illegible][illegible]
時歸

浮丘懷趙太史

學士承恩已賜麻十年曾向此食霞[illegible]因[illegible]國叢生桂種豈東陵五色瓜海上至今留玉舄[illegible]猶自貯丹砂懷君欲折江梅寄春在羅浮萬樹[illegible]

寄王元美

弇山把袂忽三秋自向滄江伴白鷗謝傅故應憐小草張融猶得住扁舟砂求勾漏今非令瓜種青門舊是侯縹緲樓高飛夢遠為君支策上羅浮

送督府吳公轉工部尚書赴留都

仗鉞如霜節制雄軍中新拜大司空即看宅揆三台位曾勒元戎百粵功幕府風雲懸海上鼎門星斗護江東　主恩重有安危寄何限蒼生望謝公

華玉館并蒂蘭花

文藻羅含楚國華青雲今見阮咸家叢蘭縱有江湘色爭似溪亭比玉花

答于朋公益子還季美開社見寄

社事初成賜是冠招邀何以到魚竿可因[illegible]玄度尚有殘書伴幼安玉履并將綸簡[illegible]盤猶向竹林看洛中若待扁舟客欲繫龍[illegible]灘

進艇

商飈昨夕至進艇曉來難灌木秋聲急[illegible]影寒客猶思舊雨書不寄長安聞道鱸魚上惟[illegible]釣竿

答華幼圜見寄

江南詞苑見君難五色揮毫氣似蘭瑤蕋乍從椷裏授白紈新向卷中看春申澗下泉香近泰伯城邊雪片殘千里歸鴻勞寄問沉冥滄海有魚竿

刈稻

合穫在茲日田家水旱憂東皋猶借雨北崦稍宜秋秔秫收堪積雞豚飽易游老夫思食力貧不向河侯

送陳孔信讀書羅浮

橐書兼梵筴往寄佛龕開能挾沙門去還同稽叔來青霞封石臼朱草積香臺欲策桃榔杖雞鳴看日迴

蔡方伯用卿謂余詩輒編成日錄[illegible]報是作

巴歌勞向郢人聽作者千秋大雅亭[illegible]握來蘭
是草中郎書解石爲經緘珠毋喜浮波白[illegible]至惟
看㟴嶂青國有太師今在粵已從江海慰[illegible]

還舊園酬郭学憲舜舉藥洲見懷

介茄溪上一柴門荒徑蕭蕭落葉繁松鏁僅成摩
詰墅竹溪何有辟疆園銅魚使至勞相贈金馬歸
來學避喧持報藥洲譚秇客縱能吹劍不堪論

題曾孝廉醉隱樓

避世君滄隱高樓須酒星浮名逃白墮長嘯落青

冥大宛蒲萄熟烏程竹葉冷𧕿螯持竿共魚艀就
船停痛飲差爲適酣歌不願醒陸廮沈曼倩關可
閉劉伶馬乳誰雲賜鴟夷每蘂㡿竟留千石釀會
上九江舲夜月簾猶捲秋風戶尙扃黃公舊壚在
廻轡敢重經

風木辭 并引

曾君鑑哀姊夫人之棄養廬居有樓焉[illegible]
詹題曰風木余傷夫曾君之心之似[illegible]也
故爲之辭

嗟海日兮嵯峨江西下兮牂牁繼龍蟠[illegible]旒九
派流兮揚波商秋蕭寥兮噫氣愁墜擗葉[illegible]兮女
蘿君有毋兮奄逝祿不逮兮柰何聆黃竹兮[illegible]
靈袂下兮山阿揚翠旗兮孔蓋倏騑螭兮高駝木
驚颷兮旦且夕吾誠不能解君心之若兮而使其
涕之不涔淫而滂沱悠悠兮終古爲君歌者詩兮
安歌

莆田吳元翰見訪

竹下蕭條徑未成君能千里問柴荊衣裘殘臘風

猶急鴻鴈空江浪欲平舟載剡溪招隱興書慚句
曲下樓情中原鞭弭吾今老莫更逢人道姓名

答林叔度見寄兼懷邦介

歷落乾坤一病身爾時誰解念桓倫簪裾隱傍藤
蘿密簡牘交從薜荔新結客紵衣勞遠使名家玉
樹見斯人只今東望風雲氣猶有雙龍在劍津

李惟實枉過旣去詒詩次韻作答

扁舟如屋學張融泊棹清言髮肯同詩友[illegible]推歌
小國賦成君不問司空掣音壇下今[illegible]遠劍說庭

中已自雄一斗糟牀寧少住但能雙[illegible]飛鴻

送葉明府赴召

朝漢臺前載酒頻出郊芳草送征輪何因得借
艮吏此去應爲獻納臣花鳥長安晴自媚衣冠魏
闕氣偏新會稽父老如今日豈必青錢可贈人

郭學憲邀集藥洲

夾隄脩竹對花開改席洲前數舉杯九曜煙光浮
檻出二雲山色入簾來綵毫敢並詞人賦繡斧今
逢使者才海月夜深留客醉驂驔歸騎未須催

送李惟實 二首

纍纍東田瓜葛藟相纏牽自非同根株那能久不
遷愛子莫逆好婉戀尊酒前胡爲互分合復此當
離筵出門忽千里念遠縈憂煎臨岐一揮手踟躕
顧橐韃古交氣誼固松柏保歲寒亮君秉高哲抱
策中贈言

行行西虹橋將送所歡客去矣還鄉園嗟予畢[illegible]
域攜手盼征途須臾已離隔江介多風霜[illegible]濤溢
川濘飛藿離哉嶷浮萍爾何適持觴[illegible]雞鳴
悵行役遠道慨以慷片言重金石遲[illegible]鐘山期願
奮雙鸞翼

送陳給舍懋脩量移紹興郡丞

十年瑣闥伏青蒲封事何如賈大夫一出雲霄容
折檻却令名姓佐分符行探禹穴金爲簡坐嘯稽
山鏡作湖咫尺更逢前席召　帝城春似漢西都

送郭大叅篤周赴楚

中令銜恩久餝戎新勞屏翰過湘東三巴人識諸
儒長十載文稱大國工樓更庾公延落月臺曾宋

玉賦雄風驂鸞此去朝方岳紫蓋高臨赤帝宮

春日

湊春惟有夢茅屋不妨貧合浦沈珠盡衡陽過鴈
新虞翻猶在粵王粲欲歸秦日暮風偏急江蘋寄
遠人

小閣

金膏鍊藥後几榻半殘經石蘚侵階碧窗[illegible]卷幔
青雲停春渺渺江潤雨冥冥載有何人酒[illegible]悲問
字亭

潘仲艮禺南草堂

溪上柴門似漆沮桔槔灌圃小林居隱[illegible]客南禺野讀可荆人左史書蕩壑烟霞雙蠟屐百[illegible]地一蘧廬遺安此日龐公宅且看兒童驷馬車

春日郭舜舉學憲枉過洲上草堂

井逕何來豸繡衣兒童旋爲掃荆扉一江練似吴縣過三月花猶剡雪飛首𦳝佐歡聊野飲薜蘿深賞及晨暉滄洲日日綸竿至誰解星槎訪釣磯

鄧君肅六十一初度

仙人鄧郁宴家園綵服春花五色繁詩自盛名標海岳隱堪華髮老乾坤朱霞半入浮丘宅紫氣先開柱下門我有如瓜盤裏棗昌蒲磵上共清尊

潘魚臺輓詞

久辭薄祿與翛然曾國人思令尹賢入仗但飛雙玉舄還家惟守一青氈會從白傳香山社耕少陶公下潠田十載南[illegible]阡路斷蓬疎木悵風[illegible]

同郭學憲舜舉葉刺史化甫游羅[illegible]

名山遠在粤雲邊使者能來訪洞天[illegible]蓋飛流衝磵石褰帷高樹入巖煙錢唐客是姚翁[illegible]內侯今葛稚川絶嶠縱非函谷路已看眞氣滿[illegible]

自水簾洞入黄龍洞

洞口嶔崟石作閣珠簾千尺更何如樓看建武將軍節山待瑯琊處士居空裏鐵橋還躡屐雲邊玉笥可藏書不須此日歌招隱叢桂青青映草廬

梅花村

路入羅山下春深啼鳥繁飛花餘古樹流水自柴門佳父家何在梅仙市尚存金砂如可學吾欲訪

軒轅

朱明觀承郭學憲胡計部葉刺史雨中過集

得來字

雨過萬山雷雲深半未開游仙時一到望氣客能來上代朱明館中天白玉臺榴花春釀熟倘肯對銜杯

由青霞至石洞訪葉化甫得青字

谷口軒車過尋君路始經星曾窺太白雲[illegible]上空青書著虞卿日玄留蜀客亭似聞羔[illegible]趣未許久

沉冥

同子朋仲艮由大小石樓至泉源[illegible][illegible]

二石樓高晝不扃天門咫尺是殊庭丹光五色浮
林靄雲衛千盤合海靈飛步珮環仙共引新宮日
月客能銘風前幾度瑯笙過只許緱山白鶴聽

登飛雲頂

壁削雲浮萬丈梯淸都近夏尚凄凄滄溟日浴扶
桑外衡石花開建木西望入樓臺知海蜃坐聞風
雨報天雞安期倘有東來約四百峰頭遍可栖

同郭學憲䓁刺史讌朱明館十二韻

海上標名勝東南一壯觀諸峰滄島合二曜洞天
寬展許畸人約帨來野老懽靑牛周柱史金馬漢
祠官松子迎瑶節芝童候玉鞍鐵橋千丈過珠瀑
幾回看苔蘚封巖磴風雷繞石壇客栖猶有館仙
去尚遺丹湲樹春偏豔淸潭夏更寒芧柴盈澗檻
薇蕨佐山盤篆葉符常在銘煙字未殘雲中難久
散此日聚星冠

郭學憲出羅浮有寄用韻和答

登高作賦美君侯遠爲仙山引絳騶亞[illegible]通明句
曲隱幸陪康樂永嘉游龍葱草樹廻巖磴[illegible]亢風
雲滿石樓去矣天南吾自老已期猿鶴人千秋

閣夜

縹緲飛樓夜色澄惺惺猶在白雲層自知木鴈同
莊叟不爲尊鑪學季膺隱几風前江客笛卷簾天
畔海漁燈重溟已息圖南翼九萬扶搖尚未能

濯閒

溪頭圍小水爲磯行汲時扃白板扉百畝縱嘗金

谷勝幾人能向玉門歸荔枝可飽瓜先熟橘子將
成筍尚肥莫笑野夫猶抱甕半生吾已息吾機

聞鄒長孺訃

別來吾自憶侯芭豈意華年日易斜馬策只聞從
檇李牛衣寧及理秦瓜雲霄歲遠靑門路風雨秋
殘白岳花獨有千年遺札在莫傳奇字似揚家

答馬參軍用昭金陵見寄

名都握管可能同一札誰將寄海鴻留[illegible]參軍推
鮑照甘泉作賦待揚雄樓前夜傷胡牀月酒後秋

于越鍔風回首舊游心更遠相思猶在大江東

聞潘司寇以右都御史起治河

蒲輪徵起五湖西金印重勞使相攜不待臨[illegible]沉白馬即看畫壤錫玄圭功存疏鑿身曾歷書勒河渠手自題嶺表遥占安石出明年促　召入彤闈

感秋

青女霜飛醉倚樓得歸偏喜故園秋瀟湘江上孤舟客木落猿啼併是愁

白雲池上

水滿江鄉菰米肥秋風新灑薜蘿衣摩訶池畔鵜羣散無數蜻蜓上下飛

閒游效邵堯夫體

竹冠藤杖兩楼鞵老去閒游學打乖一飯至今仍苜蓿三杯寧得厭茅柴敢期短髮身長健已許名山骨可埋千載幾如彭澤令翛然吾自委吾懷

題梁伯遐臨漪亭

孫登百泉隱長嘯似君閒白鳥池頭水青[illegible]屋上山攤書霞滿席洗殘月臨關客有逍遙論唯應數往還

送梁祠部持伯還朝

近臣肅穆謁明光冠佩行隨鵷鷺行花發掖垣[illegible]視草日邊黼扆待含香石渠早下諸儒詔寶鼎同稱萬歲觴知爾不徒工染翰應逢停輦答君王

答孫齊之吳下見寄

閶闔城頭白鴈聲書來千里見平生我從海嶠游方適君已天台賦早成馬隊不妨猶講肆蟻陂何必但藏名三年欲報相思字惟有梅花驛使行

淇園山房爲潘子遷賦

選勝新開淇上園宛然洛涘似潘安宿煙葱蒨青千畝夾水檀欒綠萬竿游處鳴弦春自媚閒來散帙夏偏寒題詩更過辛夷館爲有叢篁許客看

和答朱駕部可大登鎮海樓見寄

朔雪燕霜是舊游南來今已及淡秋正看浴日通鮫浦忽漫飛鴻過鬱洲奉使不勞司馬檄題詩多在尉陀樓相逢預恐離羣易江木蘼蕪[illegible]別愁

送陸給諫朱駕部校士還朝

炎州萬里漢衣冠六傳飛馳夾路看自昔越裳收
翡翠只今滄海貢琅玕旌旗庾嶺關雲散[illegible][illegible]趨
朝朔雪寒兩省近臣新薦士盡隨春色入長[illegible]

送陳忠甫游南嶽

遠心先寄五游蹤望入衡雲幾萬重已羨向平今
獨往尚憐禽慶未能從星冠夜禮朱陵洞烟策秋
登紫蓋峰去去便應周四岳賦成還及漢家封

答程無過見懷

尺素何來庾嶺軺征鴻南下朔風驕所思歙浦年
頻改一別胥湖路已遥墻凅半荒殘筆札江山無

恙老漁樵愧君猶奉河西篋隱几時時慰寂寥

哭王敬美二首

閶闔天高鴻鴈疎修文君去重欷歔珊瑚滄海千
言裏騕褭中原萬里餘病賦歸來巨阜社欸留消
渴茂陵書寄將一掬南州淚還憶楓林策素車

風起蕭蕭古白楊七哀何處不心傷虛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中散寧復齊如老奉常綠綺無絃歌已[illegible]青山有
劍路空長可堪絮酒天涯去匹練吳門更渺茫

同鄧山人君肅飲梁太守挺豫園池上

杜陵初解郡二仲可能來似向花源入依然竹徑
開檻前魚戲近海上鶴飛迴玉樹偏相傍[illegible][illegible]謝
氏才

同叔祥季美季德道子過花竹淸居

門徑權相過荀陳誼自深芝蘭偏滿室薜荔已成
陰濁酒全生理巨牀出世心非君能愛客誰許數
來尋

冬日同惟仁叔祥季美君璽季德君美道子

虹山賞梅花得園字

館近梅花大樹村葛洪去後幾株存香聞半嶺空
鸞嘯月掛高枝有鶴翻歲暮莫吹江客笛山寒猶
在汝陰園醉來欲寄游仙夢一過朱明古洞門

同陳少原鄧君肅梁丙孺陳于岡潘子遷蘇
叔大僧繼眞集訶林淨社

淨土精修白業長入山猶得問支郎閣懸[illegible]摩
尼色墖湧炎州舍利光滿坐異香分薝蔔[illegible]林祇
樹遍桄榔人天可是蓮華社嗜酒偏容處士狂

浮丘山中鄭祖頫黃用礪入社

風流二客幸同時几杖煙霞晩更移[illegible]白蓮能共社會稽林竹舊相期丹丘不隔珊瑚井明月猶通玉液池扶醉淸秋疑望處西來山色碧參差

雪萬曆戊子十二月十四日

朔雪憑陵旅鴈哀閟寒今見六花開所思瓊樹移江苑忽湧瑤華送粤臺梁客應推能賦入郢人還更和歌來此時蔡杖臨丹壑豈少梅花水部才

劉少脩姚繼貽陳鳴翊三子入社

衣冠洛社日追攀三益能來竹徑閒甃許客游從北海不妨朝寄在東山谷浚縱遣鳴騶入林密惟知倦鳥還咫尺朱明心並遠與君攜手白雲間

伯玉少璋虞卿少功啟明上元夜過

白頭方朔奉恩回田燭村燈社事開花月春江人盡樂草堂煙逕客能來觴行解把銀缸照巾舞寧知玉漏催記得祠膏曾侍從愧君猶道漢臣才

浮丘八景

紫煙樓

冥冥洞壑靑漠漠山煙紫仙人駟蒼斜忽向神霄起

晩沐堂

賜沐有金錢載酒西園暮豈但洗隱侯郊居白門賦

珊瑚井

漲海珊瑚洲潮來通石井汲之鍊藥成丹光二雲頂

大雅堂

桂樹淹淮客椒丘寄楚辭風流滄海上何羨習家池

留舄亭

飛僊辭阜鄉玉舄留斯亭所餐蒲九節磵上至今靑

朱明館

浮石白雲麓西開朱明戶丹梯曾未遥縹緲[illegible]眞路

挹袖軒

珠浦三千里璿房一萬年河車功已畢來此學游
仙

聽笙亭

吹笙伊洛來鳳鸞猶可遇儻得浮丘公接上崧高
去

春日和答姚繼如都下見懷 二首

別來京輦客天末悵離居南國經春夢西臺隔歲
書雪溪勞獨騎江遠報雙魚筆札吾猶嬾何能賦
遂初

一從辭禁省頗得事幽尋山屐更為齒林冠屢不
簪學耕滄海曲投老白雲溪豈必歸來是金門且
陸沈

社會賦得送歸鴻

嗈嗈鳴處荻芽肥客歲霜前下竹磯候暖暫辭滄
海去春溪倏向玉門飛可能戢羽羣栖泊忽漫揮
絃一送歸為爾臨風凝望久上林從此信音稀

和大司馬總制劉公端州見五雲

崧臺東去過巖城虎旅遙看十萬行山帶星光開

曉色日高雲彩炫春情崑崙關外東防壘浪泊沙
邊漢將營平越誰如今制勝由來神武[illegible]先聲

再和劉公聞鵲志喜

海色曨曨鵲翅城軍前授律六師行建牙簷鵲頻
催曉飛艦檣烏正喜晴即覩鯨鯢新築觀不勞貔
虎更分營南征最是波平日笳鼓旋聽凱樂聲

和答王太古見寄

江南雙鯉入春潮客寄梁谿隱更招都講每從支
遁坐賃舂猶在伯通橋檝來白雪歌難和夢去青

山路已遙強欲報君無尺素橘洲空自老漁樵

王伯堅以塘東小隱自著答其來韻因成題
篇

家出瑯琊六代餘塘東避世偶成居秦川少作中
郎客楚相能題孺仲書自有蓬蒿溪息鷃一從濠
濮久知魚地偏可是心曾遠鑿𥚃開林好結廬

送郭學憲舜舉叅藩山西 三首

嶺表儒宗漢使同　璽書授節過河東[illegible]推給餉
蕭丞相人識單車郭令公沙草微茫驅伏兎關城

迢遞送飛鴻鴈門馬邑曾非遠咫尺京臺正鬱葱
周邦方岳冠諸侯賜履今看據上游九[illegible]黃榆開
朔漠五原白草出并州樂非金石和戎日[illegible]以旌
旗校獵秋汾晉征繇聞轉急富民終賴借前籌
行操筆橐事櫜鞬西使聲華六傳前飛轅獨懸秦
障塞封疆猶畫晉山川迎管句注能千里忽厭承
明已幾年嚴助　名還堪計日侍臣如雨在甘泉

陳大叅道襄七十一初度

朱衣白簡侍彤庭名姓　三朝在御屏方伯部中

尊賜履曲臺門下老傳經筵開五月昌蒲碧海湧
三山菡萏青八十汾陽公尚少壽星光傷太微星

答尹崑潤登海上洲見寄

誰期朱紱客書札問抽簪雲夢田非賜王官谷自
潑隱招青桂長禪悅白煙沈君儻還京闕知予寄
定林

寄題茆斯宗侯逸園

天已佚君老園開湖水頭戲魚搏浪日[illegible][illegible]夾池
秋煙際鶯爲谷霜前鴈是洲粱王賓客在作賦幾

時游

劉評事少修浮丘別業社集

乘京出郭命巾車讌客西池艙有魚閣倚[illegible]丘潑
鬈翠觴行流水曲通渠牕間蘿薜紫猶上戶外烟
霞繡不如更向牆陰窺筆硯知君新著茂陵書

輓朱貞吉

帝家仙鳥自迦陵豈但稱詩起中興經在共知劉
子政書成誰似李陽冰天邊客夢爲胡蝶海上神
游學大鵬哭汝不堪還雪涕匡山猶憶十年燈

初夏社集張轉運伯鄰園中得雨

辟疆園傍粵城隅河朔尊游興不孤乍起夏雲團
遠樹郎看京雨散平蕪碧筒杯送池邊石白玉盤
行竹下廚誰道炎天愁赤日浴凫飛鷺在江湖

答朱履方雪後見懷

白雪何來寄楚音石頭渡口未浮沉江橫疊嶂孤
城角嶺隔飛鴻萬戶碪投老地偏猶小隱[illegible][illegible]天
遠獨長吟他時縱有停雲賦東去名山[illegible]更潑

答宗侯文季

億君朱邸傷湖東甲秀西堂蔣卷中鄴下游從多好客夷門車騎毎趨風誰能小友延王[illegible]敢以通家視孔融勞寄清詩不成寐夜深涼月上梧桐

送家姪葆會武試入都 二首

爾去西京都肄時驟張趋距滿前麾築壇儻遇蕭何薦萬一能搴大將旗

秋鷹側目正愁胡賭墅還持丈二殳白首 主恩吾未報家兒得似謝玄無

看奕棋

楸枰對奕向江瀛珍簟朱簾夏亦寒自笑旁觀松樹下可能猶作謝公看

揚民部自韓入浮丘社得成字

勝侶集柴荊名山不入城飛栖惟樂志喧寂自浮生濠上游方待河東賦已成谷鶯啼近客半似和歌聲

贈吉州李玉華山人

白鶴青松下巖栖未定居琴彈梅渚曲[illegible]榨戴山書巾屐游秦徼風烟過楚墟看君西笑日乘興復何如

適西粵江上逢陳梧州

昔別燕臺月重逢桂水波酒船吾自櫂租[illegible]微聞歌玉帳提封遠銅符出牧多濟江君早去星漢夜如何

秋日李家莊同黃大參酌亭子上

繫纜沙邊久行觴及早秋地猶盤象郡江自引龍洲藤梟獮猴飲蘭深翡翠游不知三弄笛肯為野人留

繫龍洲雨泊

江雨亂如麻冥濛滚白沙秋凉不損稼夕潤亦滋花茶竈何妨溼蒲帆故自斜湘漓應漸長吾欲進浮槎

大司馬制府劉公邀飲仙花觀同李方伯何轉運陳觀察黃大參登明吟樓

建纛海上擁旌游宴髙軍中百尺樓酒氣[illegible]薰松石曉星光猶帶洞庭秋予吹小隊多蒼拂舞清歌半白鳩不淺庾公今夕興風流何似在荊州

賀江口阻雨

鷓鴣啼處下鵁鶄驟雨江喧仄枕聽砰[illegible]潑秋搖草木柁樓終夜劃雷霆津連臨賀長含碧[illegible]過南疑不斷青禽尚遠游堪遣與候晴西上一揚舲

蒼梧

城開軍府鬱嵯峨瑣甲雕戈耀日多山引衡雲通浪泊江分黔水下牂牁釣天樂奏今應遠左氏傳經近若何自昔嶠南冠帶國碧油幢外聽夷歌

藤州送姚太守繼如之慶遠

西向宜州五馬行乍辭天北鳳凰城臺郎暫借分符寄騎省先推作賦名遂使農田常積貯不勞征戍遠勤兵藤江揮手頻凝睇經術還徵入漢京

發藤州同黃大參士弘將往勾漏先寄邕州舍弟

蒼梧猶在夜郎東棣蕚空歌不可同解纜鐔津朱鳥外飛書邕筦白雲中詎無石髓逢王烈[illegible]有丹砂待葛洪千里西陵詩早寄片帆何處[illegible]秋風

經漓水寄張羽王

史祿渠通上舳艫極天秋色入平蕪[illegible]尊不見張公千頃橋誰如屈大夫炯札迢迢憑海[illegible][illegible]旗嫋嫋傷江烏漓波千里懷人夢一夜蒼梧片[illegible]孤

勾漏

千年仙令與悠哉鄧嶽留人竟不來我向玉田圭洞去綵雲中鎖會靈臺

中秋夕德慶舟中翫月飲黃大參橘酒

康州津口聽鳴榔月色江聲夜渺茫西去九疑猶未遠尊前沉醉洞庭霜

羅定陳兵憲惟平邀同黃大參士弘飲團練營之南堂

憲府高臨粵徼隅新披戎莽握兵符風雲西引湘山出樓櫓南看漢柱孤夾帳三千猶組練畫田百萬盡氍毹軍麾最是衣冠地更向尊前挽繡弧

蘇叔大龍門精舍

瑣闥高風劍履餘城頭山色照栟櫚入龍[illegible]表新門第駟馬輿懸舊隱居江左諸家虞氏[illegible]南百代史公書問君講德今何似青簡依然滿石渠

送潘子遷游太學

一時淸藍美潘郎西學長安詔太常此[illegible]金莖冷
露下爭看玉樹紫微旁靑雲冠蓋猶子騎[illegible]陌烟
花更萬行最是榮陽才獨步綵毫應待奏明光

送南海段明府赴 內台

畫舫臨江振旆雄使君萬里謁 重瞳尚方賜舄
鳧今入司隸飛章馬正工去聽禁鐘秋色裡行隨
御柳曉烟中願將民瘼從容奏咫尺靑蒲在漢宮

題寧波龍郡丞勾甬紀年

海國頻荒旱廢畬鄭州使者政何如諸村賑貸家
猶粒五井榮雩野盡鋤汲孺可條河內奏董生新
著廣川書郎看鱗鬣東南雨霈作商巖力有餘

陳明佐錦涵春色圖歌

岷山西來江萬里錦官城高珥江水曉日臨湍竹
箭流東風吹浪桃花起泰牛漢石雨崔嵬靑羊宮
倚金銀臺丞相古祠未寂寞浣溪草堂歸[illegible]哉浴
鳧飛鷺迎津筏賈人漁子歌行艓樹[illegible]棧過繩
橋江霞九鎳雲千壘使君何年建節遊虎頭寸管
寫滄洲石室尚留文蜀郡峨眉不訪周益州登君
堂爲君賦解衣盤礴開絹素碧油幢詔[illegible]路至
今春色錦江來四壁溟濛起煙霧

瑤林引 并序

潘子朋家有瑤林倣羅浮之瑤室崑丘之玉
山也謂余曰豫之斯林殆聊勿小爾余褰裳
欲觀之爰成斯作

槐汀迢遞玄圃丘槐眉勒銘三千秋觴宴西池一
托乘苕華四照淸瑤流瑤流南出開林麓崑墟[illegible]

似東暘谷其前光氣發玄礦其下疑膏灌丹木白
昔梅花萬樹曾名村瑢房七十歷歷今猶存河宗
獻寶貝宮上象罔求珠赤水源仙嶠未易攀仙籙
未易言君爲白鶴道入幾代孫瓜山之後爲淸門
藏室萬卷殆鍾陽之瑜瑾著錄子家盡瑜次之嬰
垣亭中瓊醴日應薦階前玉樹春更繁君乎遊哉
其樂不可諼望瑤林兮明霞寄瑤林兮疎[illegible]我居
不遠霄㻏洞爲我一采瑻玗花

公車待詔行送陳任夫北上[illegible]

漢家禮樂中興日南海斌斌盛簪紱太丘華胄尚
書公　帝曰司空朕艮弼君爲司空之□弈代
風雲應時出縱橫錦綺擅才華叅錯璣衡□經術
西行待詔金馬門五色紛綸彩毫筆兕逢　天子
坐明堂延引豪英攬八荒千言射策趨蓬觀七字
能詩和栢梁雨露當春重霑洒驊騮得路偏騰驤
豈惟台入游梁客君今文學稱賢艮此時送君向
京闕一尊且醉寒江月長途楊柳漸成絲到日梅
花尚含雪躊躇珠浦別跌宕金門謁一朝安世誦

亡書看給相如尚方札

園中行藥過秋楓橋作三首

楓樹橋前行藥時學得休糧脚自支三夫敢借官
家力日理芒鞵去莫疑

瘦軀如鶴已身輕欲試行山蠟屐行栗里藍輿亦
多事醉勞二子一門生

龐公不解入州城媿客扶鋤問姓名莫笑□從大
夫後賜歸猶是老田更

齋後嘗酒

蓮花社客葛巾行橫得攢眉嗜酒名彌勒若容餐
米汁不妨蘇晉共持觥

寄張高州

詔賜黃金出　帝州使君名在御屏留篋書曾問
張安世竹馬重迎郭細侯百粵山川勞北望五陵
冠蓋尚南遊袖中簡奉高梁去不是江淮臥治秋

遼園集卷一

嶺南歐大任楨伯著

五懷詩 并引

孫蕡王佐黄哲李德趙介嶺南五先生也國初結社南園去今二百年矣社已廢而園故在荒竹滮池半掩蓬藋其行誼風流猶可想見俯仰異日爰懷五章

仲衍起南海滄波湧明月盪蕩魏晉風草昧人文揭猷畝懷靈荃侍從久未達鵬鷃一逍遙丘園竟

漸沫沈冥古先生詞源在楊粤

河東有寓公王生仲翔伍洞鑿蘊九玄潑心託千古辭笏拜夕年縣車抗風侶蝴蔽屬興運一時穆修矩隱璞縱靡雕自不淪幽土

哲也荔灣君結茅蒲澗下薦入侍書閤扈蹕鍾山駕雪篷囹終道世已微法絓郢斤亡堊質成風幾悲咤惟有南浦篇湘蘭遂雕謝

楚楚李仲德南威服猶繭論都闢洛[illegible]教汎湘轉[illegible][illegible]雲夢拜豈及瓜行鸞嘯遊孫蚕牛瞖習

黄善終古蒿廬中禺陽炳雕篆

伯貞遯世士潑棲向西樵潛虬豈不[illegible][illegible]謝弓旌招清溪撫疎松心遠趣自超柴桑臨流潔[illegible]曲聽風遥邈哉二陶後勤銘奇山椒

夏日同社集鄭別駕祖皡宅

二仲來遊處新開竹徑潑家曾移谷口園自接訶林門外叢蒿長階前積蘚侵社堪巖桂結席愛沿荷臨酌醴蒲猶泛斛泉李尚沉琴囊開石上碁局就花陰清世能偕隱芳晨不廢吟商顏非此日寧

負紫芝心

楊計部肖韓草玄亭

華陽誰許隱居真郫上亭看結構新答詔堪成怡白句解嘲猶有守玄人竹陰沾几時揮翰花氣浮觴日飲醇聞道會心曾不遠頻來魚鳥更相親

贈李山人在璇

沙頭字綠篆猶青臥向龍山養性靈嗜酒客從[illegible]阜社著書家自太玄經頌因祖德開林[illegible]名以儒風表郡庭欲訪戴顒棲遯處幾回南望少微星

閩中程慧父書問再枉并有西粤見寄之作輒報此章

湘臯風雪信來難兩度緘書歲欲殘大令團紈曾在卷中郎黃絹幾回看鹿門竟上家雖遠馬牧洴山老自安千里未能酬縞帶朔鴻猶滯粵江干

初冬集黃明府用勵日新堂

椰市南頭第幾家羣來車騎訪烟霞小山已結叢生桂荒徑猶存舊種花共愛初衣褰薜荔爲留歸櫂泛蒹葭羨君不以東陵貴自有青門五色瓜

庚寅元日立春次庚申舊韻

慶從天上履端辰嵩祝聲中廣樂陳五夜青旂先拂曙千門綵仗已迎春晴光傍檻梅霙照淑氣番軒椰色新椒酹辛盤仍此日杖藜空自老江濱

西館元夕諸公見過月下觀燈得看字

華館燈方豔新年月正圓綵樁雙樹密花綴九枝寒虬漏春猶淺鸞簫夜未殘莫教車騎散留客醉中看

十五夜同潘千朋梁丙孺朱季美集蘇叔大

宅雨中觀燈得陵字

蘇端今愛客促騎興堪乘海國三城雨春筵百子燈銷攢花似洛觴急酒如澠誰信清平曲歌鐘過五陵

莆田程慧父自始安道南海訪余洲上不值

詎得傾程蓋空馳訪戴心鑿坏紆徑遠移櫂入村湲鬱水通珠浦灘江下桂林知君興難盡寧必似山陰

海上

汗漫將何適冥心海上鷗滄波猶洗履落日獨乘舟蜃氣陰偏結鼉更夜不收金銀望宮闕吾得片帆遊

春日浮丘游眺臨酌西池上

獻歲郊坰出悠悠野興饒山通明月峽溪入彩虹橋覽古遵夷陸憑高望遠霄列隠湘浦岫漲沿海門潮觴愛臨清泛棋堪賭墅邀揮絃逢去鴈藉草長新苗委運游方適昇眞路未遥仙人如接引好爲待王喬

環漪亭爲姚太守繼昭賦

麟符辭郡蚤自昔披章才池沼憐幽勝金[illegible]獨解廻葦堤環浦過竹籞傍林開渟水滄江入移山積石來津通乘月舫波繞釣魚臺何限清纓意鳴騶莫漫催

陳太守于喬草堂一石曰浴池玉女爲詠六韻

星精何處西來白一片瑤光列戸庭修竹暮煙憐窈窕落梅江雪惜娉婷九秋不學嫦娥怨二水空

歌帝女靈脉脉此時環自響寥寥明月瑟堪聽洗頭盆照芙蓉色戴勝冠搖綵鳳形奏得琅璈還幾曲遶池飛下鳥雙青

送黃汝綸游都下

長安西笑出風塵慷慨尊前獨往身去以扁舟芒屩貴游惟一劍蒯緱新金莖露色重城曉珠樹晨光九陌春君有凌雲司馬賦公車元只待詞人

雙井濂源作

舂陵天遠桂陽溪井記濂泉曲遶隄席帽山青廻鸛鶴芝蘭湖碧泛凫鷖幽愬積草溢江色明月連城太史題更上漢臺臨百粵白雲何處道州西

佚老堂社集

鏡瀾池上白蓮香代有懸車在草堂星象每占荀氏里雲霞猶識鄭公鄉粵裝寶劍留家槖漢詔黃金佐客觴朋壽也堪陪几杖年年飛蓋滿睢陽

青蘿山中張方伯國楨垂問有答

甲秀天南粵會樓甘棠春色滿炎洲三山湧海風雲合五筦雄邊劍履游太乙然藜猶在漢赤松辟

穀更封留已占衮繡公歸日咫尺縣鸞人帝州

寄林廉州

大廉山擁閣嵯峨銅虎家傳九牧多郡裏干旌朱季領田間舉鍤白渠歌珠還合浦皆明月柱畫分茅更伏波會是十年榮侍從春秋趨對近如何

圓夕

高林纖月落曲沼暝煙平竹密衣裳嫩荷深枕簟清樂天知有命出世學無生豈但持竿去蕭然濮上情

驟雨江漲

漲水風俱挾彌天雨半陰鸕鷀避渚[illegible][illegible]宿枝湲銅柱波猶動金門陸豈沉江邊搔白首策杖一長吟

張仲寶書鵝小幅爲謝敬東題

秋水官鵝浴雨寒黃庭臨寫墨初乾山陰不換瑯琊去留向芙蓉湄上看

夢人問著書

十二經緇藏室日五千言著出關年老夫白首無

文字不是西來第幾傳

聞大司寇王公元美得請還吳中

弇州朱草白雲寒西省尚書早掛冠嶺外不知春已到梅花還可寄君看

題灘江護祝圖爲張博士端孟母夫人壽

灘上護花錦石俠承懽君侍玉麟亭觴行太姥曾孫酒篋貯夫人大洞經曉日正看鵷五彩秋風還下烏雙青長沙燕喜家方慶八翼天門[illegible]　帝庭

初秋爾雅堂社集

蒿徑逶迤過草堂雨餘林色入新涼溪通番畫雙流玉岸匝芙蓉半帶霜近席羣鷗窺染翰諸山明月照飛觴雅游不少沉冥客誰信郊園似[illegible]疆

秋日黎繼薦攜酒同關伯玉諸子過蘧園得停字

荒徑誰來問字亭遠勞載酒滿山瓶池邊魚泳遥相狎林裏蟬吟半未停湘浦風高蘭尚綠洞庭霜過橘猶青曉涼惟有纓堪濯一曲滄浪醉後聽

少司馬省吾林公廉州祠堂十二韻

亞相周圻父征南事業雄建旄江左右開府粤西東詔自天邊下公憐嶺外窮珠官因罷採船使再章攻郡免貂璫虐人知豸角忠百城需雨露萬戸荷帡幪合浦銘恩切經祠報祀崇衣冠嚴俎豆伏臘走村翁澤比桐鄉大壤思畏壘同登歌松桂裏紀美鼎彝中鵬鶚淸羣盜魚麗戒五戎至今秋調在併得頌膚功

送蘇明府解官還江東

一邑官雖左千秋業竟全何妨彭澤日不是惠州

年幕府飛林雪江關入海烟君歸還解擯誰奏
聖明前
送劉季德游武夷
朱明忽甆別東訪武夷君溪曲聽猨嘯壇陰下鶴
羣琴彈滄海月悄入幔亭雲倘問臥游客宗家有
少文
石塘篇壽周先生九十
少微夜燭牛斗旁南極老人歌壽昌黃木之灣扶
胥口三江東滙盤石塘石塘浩滿千百頃銀濤遂

入滄溟長先生鴻冥石塘上家秉槃尚摘文章五
經玉筍開溢曲九姓銅駝推洛陽長翁卦筮易彭
祖胡毋春秋禮后蒼伏生轅固卷傳業今有先生
九袠強漢尊經術周尚齒 帝賜爵級儒林光是
時鸞鵠塘上舞冠簪戲壽咸趨蹌鵾弦鶴笛歌奏
合璚枝玉樹階庭芳入筵自足江鱸膾有子將補
山龍裳辟廱乞言更憲老期頤從此彌安康我來
敬爲先生祝星暉波色年年照映金英觴
酬吳叔承歙硯歌
斫西尺素使者還錦囊什襲妖我關忽割紫雲落
書几已看青玉臨屏山歙西龍尾溪[illegible]蟠形殼
理秋空碧會是嵐蒸露浥來尚澄波蕩星[illegible]絶記
得銘題沐宋時玉堂學士臣蘇軾君今此硯羅紋
光拂拭猶似風字長泗濱浮磬詎儔輩藍田尺璧
差等量青州紅絲銅雀瓦吾家端巖羞雁行金昆
得此硯看子陶泓毛穎權一堂故人淸班㕞丹陛
入千里外懷迢遞磨鉛謂可箋蟲魚滍璧未能成
篆隸何以報之永綢繆芋齋四顧惟蘿薜迂我已

謝子墨卿寄君欲寫華嚴偈
酬朱孔陽寄余蘧園之作
丘樊小築俯江湍豈有花溪引藥欄几閣閑披多
梵筴籬門醉語半田冠揚家酒但容人載班氏書
能借客看愧謝君談園綺日恩波終許老魚竿
黃明府七十又一社中爲壽
江水雙流海石斜城南夾截太丘家尚方賜日是
爲烏三徑歸時菊正花游向函關開紫氣隱從勾
漏覓丹砂尊前歌勸長生酒更有安期棗似瓜

聞邊報貢虜有變

河西烽急羽書馳豈謂昆彌負　聖慈馬市久窺秦障塞鴈關新擁漢旌旗銅符遣將還今[illegible]金印封王詎異時萬里護羌先絕幕胡兒應自哭燕支

答林邦介見懷

霜白日黃江水淺萬家寒色送清碪歲殘不見梅花使人遠空歌桂樹林飛蓋但能懷鄴下扁舟何自過山陰木蘭千里春將至折盡天涯一寸心

雷雨經冬有感

簷寒猶虢虢竹逕更颼颼冬稍行春令臣應代主憂浥匆憐病驥漂粒念饑鷗況是連陰熱何人問喘牛

臘月楊計部草玄堂泛菊

黃花留臘色酒熟與偏新把待宅邊客餐分籬下人壺觴移磵曲雪霰過江濱滿泛頻須漉陶家有葛巾

玉沙草堂陳廷尉玉叔所築命余題句

郢西煙草古城留疎豁林堂日似秋到澱石移分嶽色劉亂沙起入江流門前載酒黃蓬館歌裏飛花白雪樓佩玉只今朝寄重秖應吾道[illegible]滄洲

李太史本寧書至時叅知汴省也代[illegible]却寄

閶門別後悵離居嶺外梅花歲七除鵲起尚馳雲杜夢鴈來忽寄汴梁書馬遷奉使留非滯曹相嚴裝台不虛白首故人還拭目鳳凰池上意何如

程慧父浣花館十二韻

浣溪在何處君以字亭臯烏石鬱葱起靈巖斐疊高星文標斗極海色入滄濤鶴兆今成館魚觀更有濠臨池花並濯植援竹周遭客舍堂猶草漁津水是桃鍜堪楊柳樹泛可木蘭舠掃石鐫新頌行觴引濁醪坐惟管幼榻汲豈漢陰橰學雅山叢桂繙經戶半蒿史尊牛馬走世及鳳凰毛不待江淹夢千秋羨綵毫

黎文學惟仁初度

三山海色送扶光宴坐天中羽景堂新奏琅璈千歲曲頻行玉醴九霞觴紫微郎貴曾飛蓋太極卿尊已佩璫方朔從來非漢吏朱明元是列仙鄉

讀魯仲連傳

俠夫央性命說客馳縱横紛其稷下[illegible]談折徂丘
生齊有魯仲連爵職非所榮幼小諷田巴飛兎賢
已驚畫皆倜儻策高節毋獨行何者魏將軍帝秦
講連衡時已羇韓魏力能脇齊荊燕趙旦夕下聊
睨鞏洛平先生氣激昂新垣拜千旌從容以脣舌
遂却闕西兵死欲蹈東海千金詎辭名咄嗟聊城
書逃隱志竟成輕世一布衣滄瀛藐冠纓

辛卯元日夢中作

元會衣冠歲又逢夢回猶聽景陽鐘彤樓日影三
千丈紫禁烟花一萬重謁者催班趨北闕詞臣握
管頌東封西都漢道今方盛尚有辭榮邴曼容

元夕鄧君肅宅同楊肖韓黃用礪翫桃花得
枝字

度索花偏早先春爲客移月中重碧酒燈下豔紅
枝津晚無勞問園晴不待窺嫣然堪一[illegible]況醉更
何辭

聽新鶯

嶠外初春到商庚應律時嬌音新出谷豔曲半棲
枝洛浦朱絲奏秦臺紫玉吹臨風聽不絕猶自寄
相思

寄袁舍人

紫薇供奉幾經春麟趾書成奏御頻待曙禁鶯千
囀近拂烟宮柳萬條新詔留句曲陶居士詩讓樊
川杜舍人乞得鑑湖遊未倦白鷗何事便相親

送徐廉訪赴蜀右轄

總憲霜臺荷主恩諸生衿佩日趨門擁騶南出

逢新命賜履西行奉大藩益部早占星使入蜀都
今更講堂存偉長中論容臺禮二府名推四岳尊

詠蘭

光風乍汎露華香洲曲雙莖綠葉長咫尺雲中君
欲下好將紉佩寄瀟湘

水僊花

霓裳卷幔月中開羅襪淩波水上來湘[illegible]江妃從
廣宴瑤池西畔玉華臺

花朝陳憲副錦侍堂社集

山帶當牕柳映門堂成晝錦正春暄高陽宅表荀
公里洛下賓游白傅園百鳥新聲頻和曲萬花晴
色待開尊扶攜尚可陪巾舃丘壑能忘[illegible]恩

答游太初草冲舟中望陳村見懷

屏居匪云遠氛稍已疲庶幾存櫟年敢謂潛虬
姿藝蘭隥洲曲植柳樊園垂蓄烟及蔥蒨叢灌聊
蔵猣赤花西枝村悠悠隔山陂鷁舟從何來弭櫂
荒江滸武陵渺無津葦間隱鳧鷺引矚高霞林一
寄蒹葭詩顧我攣帶殘蕙芷遥能遺懷袖豈不馨

薄陋羞容儀溯波托綢繆明璫報相思

李觀察君哲輓詞

大茂甲千峰冲融秀氣鐘一官秦執法五禮漢司
農經學傳韋相才名表李邕陵今稱下馬人拜若
堂封

怡雲閣

波鱗片片起怡悅此中間弘景艮常隱[illegible]洛涘
閒風霆晴出岫霖雨且栖山西榻曾非遠扶藜幾
往還

送黃參知化之赴滇中

千山楚徼渡蘭津星斗西瞻屏翰[illegible]使登玉鱗銅
虎日游逢金馬碧雞春已占璽綬微黃[illegible]向有河
湟借寇恂粵客送君何以贈東風江上柳條新

哭王司寇元美四首

騎箕何日捹烟霞九地精靈上國華筆札漢庭兩
司馬衣冠江左一瑯琊學窮丘索三千載氣奪曹
劉幾萬家欲放大招遥哭汝白頭猶自采蘋花
入座崇班侍紫垣菟裘秋冷弇州園經繙石室芸

編積笛聽山陽竹樹存簪履　三朝心獨苦荊榛
千古道彌尊傳家公比韋賢盛世有玄成在相門
舊德誰如東海生文章何但起西京使求封禪千
年草才冠中原七子名永夜楓杉摧岳色大江雷
雨咽濤聲可堪一代風流盡第五新陪驃騎塋
書郵度嶺下梅關問我朱明日駐顏司寇忽辭玄
武署丈人終隱洞庭山大鵬南徙將何[illegible]率西
歸不可還世絲未忘琴已絕三號吾亦淚潺湲

游大夫朝天歌

粵江流水春波暖粵城官柳鳴蟬遠陸賈輕裘漢
使年華節猶題舊時館書函金鑑繡[illegible]狐冠豸趨
朝游大夫前驅負弩迎行幰祖帳開筵[illegible]闥
廣嚴程不能駐淮徐北指燕州路銅街烟雨滹沱
花紫禁雲霄薊門樹甘泉五柞鬱崔嵬鈎陳太乙
象昭回簪裾萬里駱驛合玉帛諸侯湯沐來　聖
主袞衣御皇極嵩呼喜動千官色東方上壽宮醞
紅西掖奏椷海桃碧大夫被名宴金鑾一日恩露
既醉權湛露載逢周禮樂弁星重覩漢衣冠鈔賜

尚方儼班列鐘鳴長樂辭京闕傳舍吹笳啼夕烏
關河總戀懸秋月游梁入洛盛光輝作賦西征和
者稀梅花驛望長安騎正待江風鴻鴈飛

胡馬游獵行

胡天黯慘胡雲黑朔風萬里飛沙礫旄頭昨夜北
庭高蒼茫不辨祈連色單于大獵初合圍諸部引
弓半鳴鏑倏而毳帳徙漠南雪片吹來[illegible]如席嚴
寒乍聳筋竿勁小隊中分羽旂直大宛之種五花
驄合沓羣驅電雷逼驍促蹄高踏鐵青鬣張駿[illegible]

連錢赤貉帽豬靴大耳兒蕭梢射鹿名無敵跑空
一箭忽向天海東青游落雙翼此時此馬甲胡中
趙家承旨傳真蹟俞公愛馬兼愛畫恍[illegible]汗血從
西極君不見水晶宮前月揮灑神駿不在江都下
中原何限葉公龍誰如匹練吳門馬

俞叅藩士立邀同楊肖韓梁孔適二計部讌
拱北樓

方岳今看賜履遥高樓攜客宴清宵梅銷嶺合交
州部趙尉臺臨漲海潮關月近能窺卷幔江風凉

更送鳴簫醉來直北頻凝望一奏南音入聖朝

送楊計部肖韓還京

雙旌北指路悠哉立馬離亭更一杯萬里別時中
宿過千山盡處太行開花邊劍佩趨燕闕仗外風
雲遶薊臺　聖主恩深前席近漢庭今羨洛陽才

夏日圖南樓成有述

巾屨歸來學遂初林中吾自愛吾廬繙[illegible]解蓮
花藏握管朋窺薤葉書桑落日能供社酒蕙香時
亦釣溪魚蒙莊正待扶搖翼可是天池六月餘

立秋荷花滿池時江水泛溢

凉風嫋嫋水浪浪鏡裏花開照草堂鑑别三千黃蛺蝶池臨七十紫鴛鴦越人湖月秋看[illegible]楚客湘烟晚作裳吹得參差遥騁望涉江猶欲寄明璫

讀大司徒靈璧劉公思成先德狀感題百四十字

猗惟神明胄陶唐裔爲劉綿邈豢龍氏泗亭已千秋定陵豐沛來平岡啟耕疇　明廷薦球玉衣冠表潭洲隱君與贈公競爽傳箕裘贈公早無祿不

絕如綴旒隱君撫遺孤視姪同兒儔和氣所盤礴世德爰作求姪生大司徒申甫翼姬周沐恩及父祖撫孤報何由緇衣主邦教　帝眷方綢繆丹陛控臆陳先志儻或酬高密紹支胤玄成讓封侯棠棣歌孔懷佇瞻賁崇丘

秋日偕同社朝漢臺游眺

鞭路呼鸞上翠微千年霸氣尚依稀蒲桃錦自秦關下孔雀爭隨漢使歸嶺外河山驕[illegible]蘇臺前冠冕拜垂衣至今極目長安日縹緲宫雲五色飛

賦得新凉入郊墟

虛星殷凜色商律發初凉野曠繁烟歛林幽溽暑藏時方催節變景已見山蒼一夕新凝[illegible]千城忽散霜芙蓉彫玉渚楊柳落金塘墟曲披榛淨巖[illegible]攀桂香驚颸搖蕙帳爽氣入荷裳解帙移燈照囊琴掃石張鵾雞猶曉警鴻鴈欲宵翔客有清秋賦郊居似沈郎

答朱孔陽

露色秋偏晚菰蘆十里溪書來橫浦北夢去大江

西陽夏君猶謝譙中我似嵇衰遲仍簡嬾解報八行題

輓同伯宗侯

天家詔老表朱屏大雅如君一代稀苑秘不勞傳玉枕巷歌惟有頌緇衣西池夜雨芙蓉落南浦秋風鳳鶩飛十載臣山修淨土白蓮花下幾知歸

送張方伯入覲

朝正玉帛會羣方遥領諸侯入帝鄉青瑣曉趨雙闕漏紫宸春上萬年觴烟開錦樹鶯爲曲日滿

彤墀鷺作行聞道虞廷咨四岳郎看端笏侍明光

三節篇 并引

左司徒靈壁公傳其祖姑劉氏外祖母徐氏中表妹黃氏之節劉徐已奉 詔旌表黃則待有司奏上也三節并禕婦耳從一而終炳炳烺烺可以風世余爲之歌以俟太史氏釆焉

明月不西升海流不東回吁嗟貞烈一寸心青山可崩城可頹劉也喪夫年二十夜夜青燈抱兒泣

盡折金鈿寶鏡捐雙啼玉筋麻衣溼秋灰教兒兒作儒機絲四壁鳴蟄忌湯溪王傅是兒官恐死報夫在書笈九十餘齡稱未亡 恩光綽楔當門立徐嫁王家處士時條遭流賊破城池紅顏被虜罵不絕七箭三鎗死最悲天乎白璧凜不涅那能復顧投井兒兒生夫在死已矣國典旌門更勒碑黃姐早得朱臯婿朱生殞沒兒三歲翁姑[illegible]嫁車及門入室理粧剪盤髻房湛之女昔割耳文叔之妻曾自劓千秋貞烈事相同辛苦育兒保宗系繡枕羅衾蠹網絲淒風惟有終天淚吁嗟三節並哀酸松栢冰霜歲共寒何事銅臺漳水上西陵烟草總帷看

御史大夫吳輿潞公治河功成 恩授誥命

司水今尊總憲櫂負新楗竹向風烟勞多禹績隨山日恩似堯封錫壤年飛輓軍儲盈百萬河渠奏牘紀三千名歸正協台衡望虎拜行贍袞冕前

題文壽承書蘇武傳後

行持漢節向胡天淚盡邊沙更黯然繫鴈回風曾

有帛牧羝殘雪已無氈上林豈但三千里異域俄驚十九年麟閣姓名雖典屬幾人歸傷茂陵烟

侯大条梁大理鄧山人陳少条姚侍御同登朝漢臺

蘿磴松梯百尺迴秋風還上粵王臺星濤海湧二江入篁竹關通五嶺開白雉今看重譯奏碧油何限請纓才子虛賦似尊前客不數之罘[illegible]儀來

送薛行人侯宣奉使還朝

津亭抗手別躊躇直北長安萬里餘風急畫鷁險

嶺旆雪潑策驅度河車馬鄉西去會狩詔汲黯南
行幾上書悉軾咨詢　明主意殿前歸奏更何如

夜泊江門

嘉會樓西楚客臺小廬岡路似天台可堪四十年
前約猶向江門夢裏來

白沙先生祠

喬木千尋江木濱祠堂崛起冠嶙峋道為先覺當
吾世身與斯文更幾人太史舊承金馬詔右岡終
老玉臺巾馨香蘋藻崇明薦長表儒林一萬春

泛厓門望海

甫里先生汎一船羈浮山父興脩然落星石傍綺
裘坐青草湖通翠被眠紫筍茶新行汲雪胡麻飯
熟欲餐烟答省童子頻持釣欵乃漁翁共扣舷便
有魚龍丹浦上已驚蛟蜃綃霞邊風來稍引帆檣
去濤起須看島嶼連若木西臨津渺渺扶桑東望
氣翩翩屯雲澳口無栖影漾日龍門正[illegible]天滄水
樓臺時作市蓬萊清淺或成田瓊花瑤草三千界
銀闕珠宮幾萬年鵬徙空中生羽翼蟾浮桂裏見

嬋娟遠游此是圖南路誰道人疑海上僊

全節廟

閭闔扶宇宙力竭保孤心山似摩笄盡[illegible]從灑淚
潑詹帷花迸落環珮竹將陰已矣翔龍日啼鵑竟
自沉

三忠祠

乾坤何黲黷閶廣日凄迷填海惟精衛啼山有子
規三臣肝膽裂二曜震驚低一自哀歌後滄波恨
不西

宿大麻田舍

柴門日方夕弛擔白牛溪林密時防虎山深少聽
雞村春瞳戶左漁鼓石蕉西娓似龐居士襄陽老
一棲

晉船渡再至浮丘田舍

歸渡石西崦田家候火頻犬知迎舊客馬自戀行
人斗酒秋秔熟盤餐野蔌新何因來信宿明月滿
荊榛

新寧飲張明府縣齋

遨游何處寄行蹤越絶天南幾百峰官暇彈琴逢單父客來停騎似臨邛清香燕寢秋懸榻明月嚴城夜聽鍾爲政風流誰可比尊前山更見芙蓉

百峰山晴望

霜天晴色散蒼茫虹起西飛架二梁海上諸星朝太乙雲中雙岳引扶桑安期玉舄今何在黃石丹書尚可藏大藥相將成晚歲羽衣吾欲事東皇

元夕同林太史諸公飲蘇叔大玄暢堂

華燈光照綠窗紗蘂竹熒熒一徑斜南陌驊騮雲似錦東風瀲灔玉爲花留人煮茗分雙井愛客觴醪醉九霞誰料西堂今夜月共來青瑣舊臣家

送郭廉憲篤周赴山東

青春千騎出東方憲府高臨列郡長賜履地仍齊尚父賦游才冠魯靈光佐宗半入彤帷月滄海應飛繡斧霜計日蓋公堂上客召歸端笏侍嚴廊

春日同尙化叔大東始憲周稚恭[illegible]永泰寺

四十年來講石存沙彌今已宿稱尊支公幾解道遥論摩詰曾留不二門壇下雨花春樹長庭前積霰夕禽喧誰知白首修心日猶指東山作給園

送李叅知伯英入賀

海邦玉帛向燕州曾是中朝第一流花[illegible]鳴騶趨紫闥露寒飛鵲遶彤樓銅龍刻漏星光曉金爵觚稜月色秋既醉君懽承曲讌也應西拜富民侯

方伯費公卜葬先太夫人有日適自閩遷粵過里襄事蓋孝感也賦詩志之

過家上冢　主恩濃龍耳新阡瑞氣鍾豐碣鏤金嚴㠑㠑空山窆玉聳芙蓉雲霞五色鸞書詔日月千秋馬鬣封從此長沙勳業盛天門八翼傍廬峰

費公熙之嘉靖間從丈人魏方伯受室廣藩署中讀書於此今來藩粵忽已三十五年矣爲紀其事

卜婚千里鳳凰飛玉潤人如衛玠稀日暖渡江持索至春深踰嶺迓輪歸重來鈴閣臨朱鳥新佩銀章嚮紫薇誰似世臣今四岳　君王咨爾正垂衣

十四夜同鄧都閫集費左使省中樓

南開大府控滄流愛客能同此獻酬飛蓋讌游今

鄴下登樓賓從似荊州凉生觥斝孤城夕露滿蒹
葭二水秋明月漸圓人漸醉尊前還欲拂吳鈎

遊蒲澗寺謁蘇文忠崔清獻二公祠

學士來從海上槎師臣家在嶺南州白麻不起揮
雙佩孔蓋高懸望几旒巖寺泉通蒲澗月山庭雲
落菊坡秋榴丹橘綠椒漿碧吹得參差奉讌游

答溫郡丞永叔閩中見懷二首

南中五換越羅衣癘事勞多已賜緋地盡會稽雲
縹緲波連滄海日霏微喜君游載靑翰出念我械

題白鴈飛閩道　璽書徵欲去風流誰似謝玄暉
小結茅齋橙樹陰故人書札問中林醉醒臥有陶
公石礀壑游無疏傭金壁削過雲猶止觀溪喧流
水自澄心報君投老幽棲事瑤室瑢房日漸湊

太保臨淮李公寄扈從諸詩輒和一篇

周南一滯夢遊稀聞道貂冠侍羽旂鯨吼昆池秋
浪起鴈啼汾水白雲飛千官上雍鑾會[illegible]萬騎誇
胡獵未歸却是流黃明月夜湊猶舞紫羅衣

秋夜獨坐

蓮花山漏盡隱几過殘更林密嬋娟出牆陰蟋蟀
鳴青箱猶自檢白業儻能成禮樂非吾事寥寥漢
兩生

海虞瞿元化文懿公仲子也故自儒家風樹
內學過余海上論合輒貽短句

君自瞿曇氏南宗七葉昌論猶持白馬業自擅青
箱禪藻右丞富儒家太史長無生吾欲學莫惜示
津梁

南康蔡文卿見過

通家三楚客荒逕問吾廬世禪虎頭學才兼蠆尾
書涉江詞更麗度嶺興何如尺素他時及青溪寄
鯉魚

答王百穀吳下見寄

江左卜行藏東山五十強難馴龍自性吾讓鴈爲
行薜荔新裁服旃檀不斷香嶺頭梅似雪持此報
金閶

秋日飲蘇叔大逍遙樓

吾土一登樓憑高豁四愁鴈會開岳色鵬自湧滄

流岸霜蒹葭散江星睥睨浮縱因揺落感賦不似
荆州

新開龍池雅社李裕德邀集

東田社裏是精廬石上龍池一鏡虛洗展滄波曾
亦足杖藜名岳更何如赤岡路引茅茨遠紅板橋
通橘柚疎自可雙林修淨土為檝蓮藏貝多書

別盛泰甫

射工何事起含沙逐客天南鬢已華騄脱幾憐齊
越父門藏猶見魯朱家中洲北渚能搴荞末路東

陵亦種瓜握手尉佗城下別不堪惆悵折梅花

寄鄒學憲彥吉王山人大

太白山高表晉陵一時壇坫已同登近來海內為
長句誰似江東有中興羇旅知從吳下客羼提何
異鴈門僧相思欲寄雙魚去十月梁溪尚未冰

聞邊報

折衝倭虜廟謨成飛輓猶勞萬里行東[illegible]高麗朝
遺使西臨大夏塞屯兵魚龍海上遼陽戍花馬池
邊驃騎營絶幕伏波俱此日漢家樞筦在泰京

送黃明府謫判奉議州

握節恩偏重監州念遠黎江通黔部左山擁石門
西民賦收桐布公庭下竹雞殊方看[illegible]何但冉
家谿

田舍視穫夕歸

明農及茲日谷口出荊扉夜柝傳發去秋場穫稻
歸黃雞啼月早紫蟹受霜肥最是村醪急天寒木
葉飛

答黎惟仁

嘉會良不易千秋在俛仰綢繆五十年豈謂一日
長雙龍翼曾乖孤鴻日流響勁風吹浮雲攜手諧
析賞門庭宛疇昔觴斝湲酬暢念當與子游古歡
况吾黨久要義彌敦脅生神逾王松栢夙同心臭
合芝蘭唱明珠解相貽何以報珍既漸老晨星稀
忽復弦與望保茲黄髮期時候青藜杖

王百穀錦帆涇新營所居高丘喬[illegible]名南有
堂

姓隱吳市門嚴耕鄭家谷賞心適淹留衛盧謝栖

宿眷言寄臯橋詎睎梁鴻躅終焉人境喧西溪卜
新築南榮淸樾來亭亭千秋木扶疎縟葉播森竦
修柯矗高丘帶明霞茂林蔭初旭鮮飈[illegible]北牕婆
娑散炎燠吹萬肆所養參一與吾鴨蘊真理琴書
觀生秩叅竹幽貞介于石有斐德如玉緬懷古烟
客山阿貢薖軸

答王司理霖佐高州見寄

高梁鞭弭未能勝臺上行春不共登白雪風流知
郢下青雲車騎憶平陵聲聞豈但西臯鶴搏起還

看北海鵬君自長安難久客封書回鴈且先憑

贈倪節推考績

雲散春城見法星書勞奏最上虞庭萬家雨露官
爲理三尺風霜獄引經何遜梅花開署白任棠蘺
葉照門青　主恩正遣鋒車召瑣闥行看拜夕扃

上元夕同劉季德岑克名劉道子集蘇叔大

小雅齋是日叔大舉長子彌月

去年燈讌蘇端宅又見西堂火樹春丹穴歲能飛
鸑鷟黃門家更送麒麟筵開湯餅叨爲客筒貯詩
書代有人漸長兒童堪置鄴頻來應笑白頭新

人日伯玉少璋虞卿孔章啓薦元光啓明攜

酒過圖南樓

載酒何期草閣開江風東過釣魚臺王春未逐青
幡出人日還將綵勝來游似斜川班共坐飲能金
谷綏行杯霞殘鏤管藤蘿裏客有椒花作頌才

送游憲副太初条藩楚中

熊繹封疆雲夢間青春車騎去難攀客歌獨倡游
時雪　帝時今看賦裏山行部銅鞮臨漢水菟田

珠蘂出荆關別君更待衡陽雁一札秋風海上還

聞司馬葉公蕩平寧夏奏捷

牙璋玉節氣雄哉十月河西露布來歸馬欲騰渾
脫渡射鵰不過赫連臺降如冐頓先聲服縛有中
行靖虜回誰道燕然竇車騎賀蘭山更勒崔嵬

定安四景爲宗伯王公賦

文筆情峰

海上山高巳插天孤峰顈出更凌烟玉堂學士曾
持橐奏對行趨御陛前

金雞春曉

曙色蘢葱萬丈梯數聲咿喔到金閨君看　聖主賢臣日何但王褒祀碧雞

橋頭碧水

滄海烟深碧浪遙魚龍沓起上雲霄至今司馬雙題筆猶在天涯萬里橋

石龍馬鞍

隴首烟雲接海壖日邊金馬玉爲鞍屹然瓊島開奇句常作擎天八柱看

覽古二首

六國割裂日天下惟縱橫秦未出函谷驅鐵勝齊荊揣摩韓魏伏睥睨燕趙平新垣欲帝秦計畫業已成慷慨魯仲連片言折鋒稜從來倜儻策竟郤十萬兵功成不受賞布衣但背征玉帛謝萬乘後有安期生東海非二子誰哉乘蹻行子房擊博浪俠氣不可束迄碭雲始飛中原方逐鹿黃石受書來履將天所卜龍定內蜒謀四海一鼎足扶漢漢已帝讐秦秦已覆尺書召商皓輿就歌鴻鵠游堪壽赤松辭封竟辟穀身隱全始終功高遠榮辱邁跡古無兩炳幾世誠獨賢哉疏大夫能蹤西京躅

詠懷四首

明星照河漢北斗方闌干疎燈耿清夜琴瑟起自彈天末有所思綢惟古壇前冷冷欲成曲幽意托以宣高駝杳莫從何繇寄中悁綢繆握彤管陳說平生言

三更海日出坐吸沆瀣清夜氣湛虛室披衣徙前楹曰余慕遠遊咫尺在戶庭濯足滄海水振策白

玉京覽物悟時變撫化觀吾生年從世運委道以天德凝玄扃仰一叩牝牡忽已盈定性始敦復至理歸大寧適吾申獨往孤鴻竟冥冥

阮公一長嘯還顧望大河牧馬問童子具茨鬱嵯峨我登越臺上興衰古來多零露塗脩阪淒風振曾柯昨暮下崦嵫朝曦升陽谿四時代終始萬象更森羅鵬起九萬摶溟濛闊滄波逍遙君且游毋庸勞商歌

余生百代下騁志百代前馳暉雖暫留嘉木難長妍

壯夫悔雕篆殺士奮莫年自知非松喬且得一日延
尼衰懷夢周聃老始出關百里半九十儒勵金石堅
朝聞不慮夕夕惕仍思懲箴警毋棄耄[illegible]簣成山
實非祕密藏虛無求眞詮幾先見天則庶以明自然

擬古贈林太史三首

浮雲西北來黃鵠東南飛由來是匹儔羽翼何當
乖豈不膠與膝讒言變歡諧揚蛾日以親掩鼻日
以疑良會不可久萬里今在玆出門視顏色風波
更何期

少小冠椒房被服帷綺縞宮中謠詠多棄捐焉不
早濯濯芙蓉花盈盈蔡葹草盻盻羞相憐婷婷自
難好妾不悔蛾眉君恩儻終保
碣石急悲風榆柳日已疎凌晨首往路征鴻並南
徂暸唳朔雲中感之心鬱紆叅商徒可望弦筈當
何如延首宮闕遠顧愛千金軀雙環鏡江月淚下
盈方諸

樵南碩隱篇

梅銷嶺外秦時關西樵以南皆僊山碩人邁軸可
望不可到千巖萬壑溪潺湲虹橋似宴曾孫處龍
湫卽是東甌路台岳飛來一片霞天飈散作晴空
霧樹樹五柳絲山山藂桂枝何期招隱[illegible]但詠歸
來辭白雲洞口杳無極考槃在澗差堪適豈爲山
公高陽池不知丞相平泉石五色清波映鳳毛雙
棲丹穴齊翱翼於陵可濯伯成可耕碩人且蝶樵
中屐君不見汝南袁夏甫身却公車步後人襲漢
三公府君不見襄陽龐德公深居鹿門中有子仕
魏諸士宗碩人隱矣多壽祉夏甫德公亦如此

西游歌寄張羽王

五年之前曾遠遊看山直過東西州布帆無恙經
兩月欲擘八桂尋張侯張侯是時理粵乘山川草
木傳風詠駟亂何限靈鑠懷采蘭不少滄洲與吾
行翁向頗爲群清秋瓢笠不逢君二江水珥鬱林
石九疑峰入蒼梧雲蒼梧太守迎謝屐鑿山一遇
永嘉客外臺大吏擁簪晨開府尚書奏[illegible]夕因過
勾漏問丹砂亦揖阜鄉留玉舄豐巉流霞未盡窺
紫芝黃鶴從吾適沅湘以南灘江津張侯世是灘

山人貽潭莛蘧始安郡洮陽汎濫零陵春眢家洲
前山岸亭羅帶㻏篸良不惡冉谿寧數柳公記廣
信但尊陳氏學洞庭大嶽禮祝融五領[illegible]星繫朱
雀扁舟昨夜夢蘋花蕤縰夙與張侯約以此翩然
更拂衣寄聲先爲掃荊扉老夫大笑向宗炳八十
四游玉杖飛

從軍行

漢家斥候漠東西邊塵萬里暗鼓鼙青海東天胡
雁斷陰山敕勒代馬嘶夕烽忽照甘泉殿苦霧妖

氛沉不見官家秉鉞賜康侯將軍受律出燕句賀
蘭鑿擊嘉峪關朔方扼險雲中縣右地周袪更合
營左賢設伏仍邀戰旄頭直北奪祁連五道分麾
度磧烟三令五申嚴後勁九門八陣集中堅軍中
吹角鳴鼉急十萬長驅誰不前黃沙一夜邊風起
別部昆彌渡遼水卷甲遥搴豹尾旗搜兵蕩掃龜
沙壘憑怒投鞭滄海頭鑿空縱獵之罘[illegible]小堪釁
鼓骨都血擲以膏原余吾髓東師奏凱西未平詔
移玉帳征不庭尺組便能繫老上丈矛頻走收先

零劍揮蓮蕚行間照笛散梅花戍後聽枕戈夜夜
交河月列陣朝朝太白星左揮忘歸右繁弱尚餘
三箭報朝廷誓欲亡胡胡已盡封侯催鑄黃金印
從軍行行樂何如振旅歸來入里閭匈奴自昔無
長策願上君王賈塞書

橫梅行

濤門六月不堪聞魚鱗洶湧屯黑雲雞豬澳起龍
蛇陣烽火寨驚豺虎羣琉球急病書憤懣高麗邊
蕩邦崩分一時薄遣橫海將中原遥出伏波軍倭

居海中閩浙近五畿七道五百七十三之夷郡雁
摩攝摩竺前竺後彈丸耳號令各出不可問包茅
誰得責荊蠻楛矢邪能勤肅慎東南風便憑陵來
箕子周封良可哀蜃氣氤氳失城闕鯨波蹴沓翻
樓臺惡氛雖迫扶桑側玄菟樂浪三韓瀕貊貉雄
哉遼左兵符下九天將軍橫海擁樓船田橫島霧
迷傳燧徐市城雲落控絃秦時明月瑯琊過漢日
飛虹碣石懸旄頭星已中宵滅何可于將空浴鐵
臧纛首飲釁血倭奴醜類濤前絕夜夜梅花玉笛

寒雙吹鴨綠江頭雪

平胡曲

强胡自謂天驕子單于王庭在邊鄙自從[illegible]鸎二千年呼揭薪犂三萬里狠烟忽起照秦雲詔從三十六將軍蓬萊殿頒雙豹驌驦厩賜五花文此日嫖姚奉旄節此時驃騎持鐵鉞風隨代馬蹴長城星逐吳鉤下高闕漠南漠北盡胡沙萬丈天山虜尚遮屬國將降猶轉戰匈奴未滅敢言家閼頗城下蘆笳月蒲類海邊刁斗雪飲器爭捧月支頭

卷旗半帶閼氏血揷羽飛書夾道歡鳴鐃歸奏殘胡滅拜爵應歌吉甫詩銘功不用燕然碣洗兵瀚海且平胡侯騎蕭關塞草枯無復秋風蹛林會不勞夷郎築西都

猛虎歎

虎齧不避人賢豪虎齧不避人賢豪汝巢往薮石巖巖汝食往嗜獸腥臊何來白額今咆哮橫行不在南山坳吾民膏血恣汝饕克汝薦甚潤汝庖嗚呼齧人誰不畏白額猙獰頭面蒙冠幗行行或遇游獵人汝防夜半藍田客

惡風歎

邊海入夏多惡風今年十日五日同闇[illegible]竊竈蕭條後城郭千門黯淡中掀林古柳吹欲盡刮地桁桑折已空雞犬晨號擁敗壁鳥雀晝啄饑僵蟲白波溟濛絶津渡家人斗粟嘗無路先生晏眠被如鐵起窺牕牖半開戶村西老翁匍匐來硬咽憂時貧不恕四方水旱夙飽開五嶺歲時似堪虞東南民力陰自竭西北軍輸久難措往年豫徵今年糧

斗斛取盈例非故春農布種望雨澤十日惡風勢猶怒丁男溝壑即未免老朽骨骸寧復顧獨饑願賜一國食獨寒願賜千家布惡風惡風日不已那得　帝恩廣膏露先生聽此重悄然獨立三歎風益顛租繇煎迫禾稼死老翁何處呼皇天吁嗟老翁莫哽咽村東寡婦哭賣田官家白槃償珠錢

與梁少仲陳孔信蘇叔大遊石虹湖

几席臨漪眺平湖水檻開峽從明月圻溪自鬱洲來雞犬迷秦路荊榛入漢臺高陽雖已醉騎馬尚

能廻

送虞卿游西粤

炎天芳草生一櫂桂林行客似顏光祿□雁沉始
平津郵晴鷓路江嶂夜猩聲下瀨零陵過秋風幾
賦成

午日石岐海觀競渡

衡波急槳賦蘼蕪誰似懷沙屈左徒續命舊須朱
絲縷辟兵猶佩赤靈符天中節序時方豫海上風
煙與不孤楚舞巴歌紛屢進浮湘西憶洞庭湖

咨喻民部少極金陵見懷

紫陌鳴珂溯會期十年吾已謝班司借籌省裏開
文苑督餉江頭領度支鍾阜梅花春雪過臺城柳
色曉煙垂愧君不忘投縞客猶記淮西鼓篋時

馬平莫憲副允升八十

豸冠風節重南州綠野歸時未白頭丹詔新頒靈
壽杖金門曾賜吉光裘謝家玉樹森相向王氏烏
衣樂並遊三逕黃花千石酒年年陽月柳江秋

黃明府公補六十一初度

天邊十五漢星郎綬綰桃花佩水蒼陶令隱從三
逕裏葛侯歸向二樓旁丹砂幾轉藏勾漏玉舄何
年出尚方客有紫芝歌勸酒不妨絲竹□壺觴

憂

饘粥恭三命犂鋤倦一丘無文嗟澤豹不下愧江
鷗窮賤身何益艱虞念未酬柴門垂白叟假息敢
忘憂

復憂

老夫憂不細藿食地偏邊鱗介悲青海鼇黿困赤
霄餉窮農亦病邊急盜仍驕誰爲調元氣夔龍滿
聖朝

題佺英山水二首

千山流水入平溪古木雲深鳥亂啼馬上行行何
處去人家猶在瀼東西

華子岡連竹嶺盤欒家瀨下石灘寒丹青不見王
摩詰且向烟霞輞口看

聞周符卿元孚謫尉澄海

東南一尉古關斜遷客何來已及瓜曾謫鴈門猶

塞下未論湖海郎天涯韓山月上青楓樹揭嶺烟
深白鶴花君自楚臣蘭作佩賜環寧待賦懷沙

答李博士瑞岐用其來韻

白髮林間老犢冠勞君千里寄琅玕南宮掞藻催
行卷西學持經待講壇刺史巳延鄉校久邑人登
薦子虛難遥知賦就公車去賜有金莖玉露寒

鎮海樓寓日有感 二首

干羽皇威在九天晏然揚越萬家烟魚龍徼海三
千岩樓櫓防倭二百年鐵市關非通米艦珠官池

不入兵船一從內澳邀夷餉更有何人論守邊
星羅萬國漢輿圖銅柱秋深草不枯異日尺書收
贊普幾人長戟破林胡蛟螭洶湧滄波轉豺虎縱
橫殺氣孤回首龍驤猶玉節戈船何事會番禺

金門歌送蘇叔大入京

君不見金馬門交疏結綺拱朱軒雲裹天垂丹鳳
闕星前霞映紫微垣岩嶤三殿當空起日華東照
明光裏雙莖露掌直南山片石虹橋臨渭水門開
宦署只眾恩搖佩鳴璫待詔時白虎持經決同異

栢梁受簡連歌詩蘇生珊瑚枝炎小芙蓉鍔刀布
不肯齋自諳太常學蛾習春弦擁蕙帷叢竅冬節
扃芸閣千金狐裘五絲鞭一朝大笑長安槊今
西北是長安驛樓官樹向桑乾驊騮蹀躞風鬃動
鵰鶚憑凌雪羽搏三千奏牘金門入深山蒿廬更
簪簌大官粱肉頻被賜尚方筆札行當給建章騶
牙重櫟新混邪十萬將來臣漢庭莫哂酬歌客也
有東方諫獵人

漁家

鷓鴣漁梁日晒翅漁翁喚婦貰江鰍忽見江頭酒
船至

寄遠曲答魏甫佳甫

君家兄弟名翩翩三張二陸相後先武邑華亭今
可繼一蹴已度驊騮前君在章曲江我在粵海邊
風萍一別二十年中間消息憑尺素魚腹鴈足時
不傳昨者書郵自大庾豫章急槳上橫浦開緘贈
我雙琅玕寫寄離懷幾寒暑百花洲上始相逢憶
別湖烟更湖雨解歸曾過灌嬰城咫尺龍沙未停

觵把臂無由一共君從此相思夢中語我歲垂八
十君未及五旬我不可來君且住匡廬秋月羅浮
春會時懽別時怨風萍何日重相見君莫似東飛
伯勞西飛燕

山櫟篇贈子朋

谿通錦海流山珥黃岡麓壽櫟千春來鬱葱一嘉
木樹且全天年豐灌蕃郊牧積靄遠巘連茂樾脩
林蟲熙陽一以照扶疎布晨旭哲人志高蹈介居
遂幽築松石帶屈蟠芝蘭互芬馥巖阿偃貞遯亭

皐佇遥矚泰初以爲鄰守墨以爲谷虬姿於此潛
鳳德於此卜虛靜澹無爲精皎形穆穆山高壽櫟
青赤松邈前躅

議郎楊孚宅種洛陽松栢冬雪盈樹對客作

涼風十二月蟪蛄鳴且悲中林折枯桑桐摧無留
枝松栢在庭前昔從洛陽移凿雪倏盈尺松栢流
水澌南北風土殊動植各有宜淮水變江橘汲中
無蜀巂羅浮璹玥絶燕地汶篁萎隃領集霰少況
我南海湣君謂通神明誰奪造化司炳眛且適意
偶然君何疑

許靖於交州贈士燮

飛蓬落商秋飄颻從風移浮萍無定根微往寄清
池伊余少艱窘馬磨匪足資遭逢預謀議衆費股
台司肘腋亂無象鴟欽盈路逵切怛慮苟寧揚豫
紛流離吳人睨分鼎江左東搴旗屯險五七奔羅
尉性命危漢地不可見風波溯何之行遘士府君
交南挺雄姿佐命才不乏吳實占前綏吳芮率百
粤竇融保西陲秉節二霸上經學人倫師五嶺輯

疆埸百室存旅羈慶雲垂末景朝陽被光儀遊將
濯蘭沚戢羽栖璚枝薄隨扶摇征圖南以爲期

冬遊浮丘遲藏儀周李芳卿袁茂文三子

落葉蒼苔滿翠陀高樓爽氣晩來多蕭條方外唯
丘壑酣暢尊前一嘯歌西泛鳧鷗何處至東來車
騎幾時過小山不用頻招隱知有幽情在薜蘿

芙蓉溪別業

開堂臨水裔一舫亦吾家罔隱疑華子溪迴似若
邪榜人青柳樹櫂女碧蓮花莫問欹湖遊西風更

折麻

黃元生大酉山房

藏室青冥裏雲霞縹緲間名高文苑傳書似道家山渟水澄為錦疎峰曲作環芝蘭庭下滿猶待謝公還

送陳孔信遊燕趙

十載栖眞七洞天出山裘馬忽翩翩客卿雙璧先歸趙國士千金更入燕月照參差宮樹合雲浮縹渺苑城連秋風羽獵長楊館君去應誇盛漢年

贈制府應城陳公

漢家授鉞詔封泥南極星高執法齊歌裏扶風劉越石軍中盤馬庾征西千山臨徼將銘柱九命酬勳待錫圭嶺表衣冠前介壽兕觥萸菊為公擕

送陳仲憲兄弟入京

漢京茂異滿容臺金馬門仍待詔開幾見過都驪駒色誰如入洛鴈行才二龍宛自千輿出雙璧新從大趙來代有傳經今奏對知君家世冠中台

題灘山圖寄張京兆

神武歸曾詔給苓灘山眞自遠冥冥衣冠世表高陽里羔鴈人來大楚庭游處每占關氣紫書成猶向嶽雲青金芝玉樹君家慶從此天南識歲星

蘇經佐南霍草堂

濂源曾過溢江曲瀟霍今移嶺海間月滿洞臺看白雪雲開天柱賦青山鹿麋引子供游戲鷗鷺為家伴往還錦水花溪篁竹路柴門雖設不須關

懷胡元瑞

十載披榛共雅遊君詩正始見風流蘭陰山下船

船雨瀫水城邊歲歲秋知有諸編藏宛委自堪一裼老滄洲蒹葭不盡懷人意獨送飛鴻萬里樓

寄答區太史用孺

玉署追趨星佩垂看君綵筆冠當時校讐天祿然藜近侍從甘泉聽漏遲昔去五年題璞滿夢隨雙闕望眾恩憑高縹緲風雲氣白髮青萍未可期

馬仲高鄭康明陳寅衷乘舟見訪

倒屣相看見面稀楲詩三度寄林扉郢中酒為揚雄載鏡裏船逢賀監歸津樹不堪頻欲別江鷗何

事忽羣飛殷勤縞帶君猶贈淺薄那能報紵衣

閣夕

踵息吾何有蒿廬似陸沉雙溪流水定一榻白雲深法縛寧言法心空不住心東牕仍曉日容易散層陰

春朝積雨小泊石壁渡口

泊宅春陰早蓬牕望轉遥溪蓀烟濯葉泥荻雨肥苗蝓蠏窺崖竇鵁鶄候海潮夷猶吾進艇且緩木蘭橈

雨夜紀夢作二首

長安騎馬候晨雞風雪催班更早啼高枕十年容倦客五更聽雨海樓西

細雨樓頭夜色寒天涯一夢似邯鄲醒來不問黃粱熟起向梅花萬樹看

蔣明府父母受封

牛斗星光直北遥蓬萊宮闕鬱岧嶢竹冠賜爵來丹陛石窌疏封下碧霄門自諸儒尊几杖家仍七葉珥金貂已占卓令今方起何限忠勳答　聖朝

社會飲陳太守于喬宅賞海棠

海國花開錦石欄星橋火樹並留歡紅霞夜向朱簾落赤瑁春停翠袖看定惠院邊酣未醒沈香亭上睡初殘使君絳帳如南郡不畏東風料峭寒

答梁彥國懷西樵見寄

天峯七十峙南溟尚憶清秋佩紫萸苔蘚石門窺窅窱藤蘿烟壁上虛無曾攜居士青藜杖幾醉仙人白玉壺君向名山懷舊隱可能高枕著潛夫

梁封君六十初度

拜老初逢漢詔優正歡六袠海添籌管寧皂帽雖深隱葛令丹砂不待求鍾鼎素封千樹橘江湖清夢一沙鷗九苞今已飛雛鳳紫誥榮光在　帝州

鄧都運六十初度

簾卷朱霞拂翠蕤九如堂曉映祥曦山中桂樹初歸客海上桃花正熟時十載鵷鴻朱紱貴千峰鸞鶴白雲期琅玡一曲長生酒不羨商顏賦采芝

答朱孔陽早春見懷因寄胡孟弢王永叔

春草萋萋寄遠辭報椷猶及雁歸時不堪顏范離

羣久儻見羊何共和之書去江陽看咫尺劒分斗下憶雄雌重逢擬進溪頭艇滄海浮雲渺未期

胡元瑞朱孔陽同日書至聞吳參知明卿汪司馬伯玉朱中丞秉器朱中尉用晦俱逝

把看尺素一霑衣朋舊中原日漸稀鄂郡雲愁黃鶴去歙亭星暗白雞飛書藏郁木人何在丹熟芙蓉客不歸一代風流今頓盡瑤琴何處寄音徽

答莆田陳秀才季狂

招隱高歌便一遊豈期乘興遠相求溯波尺鯉頻

勞寄遡渚歸鴻不可留綿雨烟霞邛竹杖滄江風雨木蘭舟雙鈎已識交龍氣正及東南萬里秋

送賈太僕熙之赴留都

庾闕北去望旌旆卿月遥看滿　帝畿瑤水方明周贊御昆池九遂漢驂騑玉花曉色三千入雲錦秋風百萬飛台鼎門高天最近栢梁臺上侍朱衣

都下贈言錄

同邑盧師孔達

贈李少芝

蛟門沈一貫 大學士

兎絲雖不屬托根仙苓塲柔藤蜿蜒舉附喬亦自長老松虬龍古小松鸞鳳翔龍鳳人九霄蜿蜒有輝光短褐袖風塵之子懷珪璋但令藝九畹幽谷豈不芳

五峰文伯仁 山人

靈芝本瑞草所生不擇地儲秀忽長成何曾有根蒂嶺南李生稱少芝給役僃書善詩句恂恂渾似不能言蹟沉鴛鴦別無異聞人贊嘆亦不喜默默低頭領其意吾聞古之避世者季布申徒無乃是觀詩躭貌重惋惜心動神馳締深契牛衣人子亦何人青萍結綠須品評要知異物非虛生芝乎芝乎寶連城

荊溪朱永年 知縣

禾黍秋風動天寒日暮村有客時乘月淸風訊扃

言雄飛常抱屈失意向誰論偪爾終憔悴憐余久避諠

其二

高才常不偶混迹久沈淪羽翼嗟摧屈昂藏悲莫論龍蛇遭世路鴻伏傷朱門自附青雲杳能㴑白璧恩

邵正魁 國子生

之子嶺南俊風流世所稀多才憐白面混俗有青衣詩卷乾坤在浮生歲月違長吟懷古調爲我播音徽

湯池吳邦治 山人

李生年復少眉宇照人淸白托梅花主常懷芝草盟臨池翻帖古學劍報恩輕邂逅多唫咏平原養士名

蔣啟賢 江都庠生

南國詞章世所宗君今何幸亦登龍崑岡有玉皆爲寶粵嶺無山不作峰宇宙何人知我輩風塵未必老書傭少年正好開千卷莫學歌魚怨未逢

古邪許昌言 寶應庠生

棲遲時稱屈才名已大家兩都驚麗藻五嶺毓英華解劍分雷煥攜琴向伯牙淮南堪卜隱知爾愛烟霞

讀李生集作此勗之

天目徐中行 江西左布政使

朱家何處得靑衣廣柳車中似爾稀縱是傭書稱下走終當斷席化雄飛能詩況在方回上戀土寧言穎士非萬一地餘名姓變蒼梧千騎自東歸

乙丑四月九日同諸君夜集省樓賞牡丹贈李生作

郢中曾省吾 大司空

不是平章宅丹葩接紫雲扶疎渾異態蔵蕤自成文色作金莖似根從上苑分明珠出南海當夜共氛氳

席上和李生賦明月

黎惟敬

舉入高樓闕凉生翠袖寒淸光將欲滿還共主人看

吳約卿 諱守 御史

光搖越女扇凉入楚臣衣對酒不成醉誰能騎馬歸

曾以三

茂陵消渴日狂客幾啣杯佳句憐文史何當夜夜來

李 英

光分驄馬色彩散侍臣衣飛蓋還高會西園客未歸

初冬日吳侍御約卿黎祕書惟敬見過賞菊因與李生聯句

曾省吾

花開逢上客 李 酒伴發淸音 吳 剡水堪乘興 黎 高齋共賞心 曾

都下贈李少芝

西樵陸本仁 山人

學劍嗟余晚傭書柰爾貧尊中燕市酒夢裏日南

春旅食從爲客長途莫問津不知滄海淵時復有
窮鱗

昆崙王叔承 山人

百粤有靈異李生還好險騷情余故劇離思爾何
深海樹嶺雲夕梅花明月心逢人乞詩句應是媿
黃金

始安張鳴鳳 順天府通判

吾觀古窮士不惜以身徇俯仰眞無策名賢信可
從苦險窺韻和將命向人恭且莫白頭慮春山今

正濃

吳門姚從周 醫官

李生年少好長吟都下賢豪意氣深燁燁紫芝疑
秀色蕭蕭修竹弄清音手標凝擬誇南粤翮羽還
期振上林宇宙窮通應有自佇聆金石見初心

五嶽張仲華 山人

歲暮游燕市相逢盡旅中憐余雙鬓白愛爾一囊
空對月霜初落談詩句亦工忘年諾知已不必計
窮通

沮吳管稱圭 庠生

偶向長安識李生探囊猶喜得陽春懸知闕下承
冠羨短褐蕭蕭嶺外人

白鹿洪孝先 山人

矯矯憐鳳雛錦心著文縟儒林擅清芬詩壇騁珠
玉相逢燕市塵遐思洞庭曲公輔與同游終焉得
中吿

見源黃一正 國子生

嶺表多才彥李生能好奇廚藏韻愷書帙有少陵

詩春雲分意氣秋月共容姿留滯風塵早愁心空
自知

四明毛　曾 山人

嶺南淹俊逸相與盡時髦筆底龍蛇古胸中議論
高新詩傳　帝里舊酒憶江皐雅會知何日春風
醉碧桃

繼塘陳　庠 山人

李子初荆識清修頗不羣坐中烟霧色筆下走龍
文燕市唯孤劍南山幾夕熏丈夫知大數一笑大

江濆　　　　太一張嘿山人

南海有逸士飄零真可悲直憐投暗璧何異處囊

錐夢裏梅花嶺愁中金屈卮嗟余未相識展冊寄

遐思

題芝林圖送李生南歸　　　海方張昂山人

鬱彼芝林秀丰姿獨羨君傭書甘晦跡得句自超

群旅思燕臺月鄉心粵嶺雲別離無所贈蘭佩已

清芬

清涼書院逢李少芝　　　仲交盛時泰應天府庠生

喜從江左挹清芬知是前身鸛鶴群繡句久因賓

客見玉霏今向竹堂聞蕉青紙解看丹火便了空

能望白雲誰似海鷗多勝事只將牘板勒新文

長橋餞送李少芝還維揚即席對月聯句爲

別　　　　白門姚之裔山人

明月滿長橋姚春風洒一瓢喜逢高士集李況有

美人邀歸思瓊花色姚離心玉柳條白雲回首處

李芳草路迢迢姚

廣陵酬別少芝　　　海方張昂山人

送別煩高調憐君無限情蕪城秋夜月還聽紫簫

聲

秋日贈少芝還維揚　　　樵湖歐大章山人

驅車重到廣陵城莫道江南尚請兵遙想隋堤楊

柳色微風披拂似相迎

送李生往維揚歐楨伯所　　　瑤石黎民表秘書兼參議

千里音書寄塞鴻挂帆明日是江東莫言紈扇恩

情斷哀柳長堤入夢中

重到維揚逢李少芝　　　卲正魁

青山何處可容身總是天涯落魄人莫漫相逢怨

遲暮世途元自有風塵

廣陵送李少芝之光州

陸　昺　山人

長安一相見詩律爾能精斷席寧同借傭書總匿名雪消桐柏水花發洛陽城白髮風塵異飄零忩

陸生

五游郭　第　山人

君看馬首白雲生嵩岳峰高夢裏情欲采西來貝多子他年與爾共吹笙

其二

風流李善復能詩東閣梅花酒一巵無限別離君解否陳蕃門客最相知

江東王叔承　山人

君不見衛青起自廝養卒衆中獨有封侯骨一朝拜將尚公主功名回首驕平勃貴賤反覆那可知男兒但使風格奇郎如文章爾難測歐家童子能新詩昔與歐生談俠時此兒把酒垂青衣詩成已滿縉紳口見余旖旎猶含輝東京李善豈汝祖不然戀主何依依一鞭又渡黃河去珍重泥塗莫匆遽君不見乾坤黯慘時不遭孔公尚欲爲人御從來幽隱名常易又恐傭書聊自匿俠心有日竟飛飄歸向崑崙是磨勒

雲麓君弼　貢士

結束去翩翩新詩復妙年獨逢劉尹賞轉見郗公賢旅騎漳河雪雙鴻庾嶺天西園賓客在應得與周旋

浮光除夕李少芝見過賦贈一律

江東吳守淮　山人

青山看歲暮爾過重含情劍識雙龍氣裝俱萬里行杯盤還異地鼓角滿荒城莫漫窮途哭堪憐對友生

庚午秋日少芝捧崙山先生書自光州至京口存問因作此送之

京口茅　溱　鎮江府庠生

天書珍重到江關又逐風塵疋馬還回首中原懸落日一川秋色萬重山

讀少芝集賦贈一律

張儒心 光州庠生

詩仙江左著聲聞何事疎狂得御君南嶺香芝使坐客百篇麗句遏行雲逃名似爾應難比適趣還誰更出群幾日花開春酒熟一尊重與細論文

李少芝英歐楨伯青衣也馴雅能詩爲徐子與稱賞予見而悅之賦此爲贈

汝南張九一 湖廣參議

擊筑人間有大名酒酣燕市不勝情漸離自抱陽春曲流落聊依宋子城

光州送少芝還嶺南

吳守淮

少年辭筆解論文窮跡偏書爾不群長路風塵誰在席大河秋色劃中分詩邀嶺嶠天邊鴈帆挂牂舸樹杪實歸去梅花應有待可能尺牘一相聞

於貞吉王孫竹在亭同孔陽夜坐寄懷李生少芝分得開字體得七言律

陸防

竹裏幽亭一徑開每勞下榻郎遲迴風期況是初寒夜星聚頻逢濁酒杯南國家家砧杵切中天處處鴈聲哀談詩爲問傭書者佳句能追白雪才

分得燈字體得五言絕句

朱多焔 江藩

何來成聚首相與對寒燈說著唫詩使英才自李陵

分得花字體得五言律

瀑泉朱多炡 江藩

亭竹暝棲鴉寒燈半吐花一尊還信宿明日各天涯斷袖恩如此青衣賦自嘉薄言如往想不愧鄭玄家

秋夜同諸子雅集城南樓因與少芝氈月分韻得東字

歐大章

月曉樓頭起暮鐘何來今夕五城東酣歌擊筑心俱切倚劍談天氣並雄砧杵萬家愁旅夢鬢毛一夜感秋風青衫十載慙吾拙蹤跡空憐過鴈鴻

訪少芝溪上居題贈一首

吳郡陸　昺山人

獨木橋邊白板扉荔林遠近綠陰肥數椽斗室堪容膝書罷何妨更採薇

贈李生北上

歐大章

征帆朝發越江邊離袂銷魂倍黯然後夜家鄉明月裏不堪翹首白雲天

讀李生集賦贈一絕

匡南禾拱樋 江藩

李生新句已翩翩不比方囘也自傳猶伴青衣佚筆札詞壇更見主人賢

贈李生

貞淵朱多熕 江藩

佳句翩翩指掌論也知脫穎自平原窮來一灑鮫人泣顆顆明珠為報恩

原柏吳　淮

白傳南游紀采真玲瓏歌曲奏陽春手神怪得清

如水元是梅花國裏人

別李少芝

朱多炘 江藩

落日還南浦扁舟自五羊離情那可遣岸岸是垂楊

其二

飄零湖海日俠氣汝何豪一自靈均後誰人續楚騷

賦得古劍贈李少芝 有序

少芝嶺南歐君典記室史也善稱詩萬曆乙亥春歐君起官博士取道謁白岳訪二三舊知余因歐君得覯焉異其服義恂恂雅有士風故以古劍擬之賦詩為贈嗟夫世之貞夫逸士秪行遵道名湮沒而不稱者可勝計哉今少芝顧得馳聲譽薦紳名士間夫非歐君之故歟

二岳金　薦山人

攜來古劍凜相看錯鏤龍文土尚瘢向使鑄非歐

冶子何能光逼斗牛寒

贈李少芝

東麓李　敏 山人

不學狂游諸少年蚤從歐冶鑄龍泉李君旣得覲爲御孔氏當先願執鞭自信平生重然諾相應勗業在祁連錦囊亦有新詩句正派旁流好並傳

南岳鄭應奎 山人

珠履何殊托孟嘗絕憐漢月傷文昌禿衿擊筑聲堪壯短褐揮毫氣自揚賴有才華高庾嶺不妨落魄在皐廊秖今多少誇威鳳未必毛衣五色光

程太中 國子生

何物曾朱家能容廣柳車十年詩句老一見故人賒禮數諸公借風塵壯士誇江流餘潤在不朽是生涯

新安逢李少芝

句餘王元象 山人

浮光分手五春秋忽漫相過憶舊游我自他鄉淹歲月君今華藻擅神州家貧媿乏雙珠報知己安能十日留折柳慇懃聊把贈故人別思總悠悠

再入都下贈李少芝

邵正魁

相逢秖短褐何事入長安世難謀生拙恩深欲報難東山閒蠟屐南海遲漁竿未了風塵債無須問考槃

淡齋譚景伯 國子生

解題金井葡萄句會賦朱門竹馬章永矢此心隨穎士時將片錦襯詩囊

過繡佛齋贈李少芝

品嵒田藝蘅 博士

何處訪幽棲禪關復向西花前曾把臂李下自成蹊眉帶山人色詩分俠客題風塵空念爾馳馬玉河隄

問李生病

鄔佐卿 貢士

落葉初聞鴈薊門天氣清禪心逢惠遠秋色臥長卿病起思鄉劇名緣問字成廣文官尚冷瘦得爾

戶輕

酬李生病中見答

禪房此棲息寂寞傷青蓮一鳫時獨叫孤燈自可
憐空門親藥餌故國阻山川媿之枚生賦令君起
霍然

問李少芝病手繡佛齋六韻

中州李 蔭 刑部郎中

念爾經年病羇懷竟若何青春虛作伴白石漫與
訶詩草扶筇廢空華伏枕過乾坤同寄泊寤寐豈

滂沱短髮當顱攘孱顏攬鏡多文殊承佛旨曾否
問維摩

都下重陽前二日過李少芝

吳興孫 榮 山人

留滞無知己風塵有此傭千秋憐附驥五字解彫
龍白鴈將心遠黃花作意濃主人郎署老幾為客
先容

寄贈少芝大雅

桐柏朱子厚 南陽府宗室

飛書迢遞薊門途雨雪黃河尺鯉徂一自崑崙登
汝傲遂令燕市重吾徒匣中龍劍甚爲寶海上鼇
人獨泣珠屈指冠軍麾下士一時旌鼓似君無

寄李少芝

湯谷方永叔 南陽府庠生

未識李生面相知獨姓名千秋詞賦客幾歲秣陵
城黑髮雪霜改青萍風雨生聞君重然諾應念薜
蘿情

早春得少芝詩卻寄

朱子厚

孤城初寄落梅春愁啟商歌讀更新綵筆鄒枚無
白雪布衣京洛有緇塵名從李泌稱居士恩許如
姬報主人鄴水風流應待汝何年握手對情親

都下送別少芝先生

蒲阪張循占 大名府通判

隱君蹤跡半堪疑似恐風塵上鹿皮客裏漸看雙
鬢老人間應許片名垂芳洲綠樹聊相送流水閒
雲不可思南去若過小史港須教李白更題詩

金陵送別少芝李君從歐虞部還嶺南、

華亭沈紹文 邑子生

海門天濶片帆高秋湧西風八月濤我向霜前心半折爾歸菊下興偏豪劍餘俠氣干歐冶囊有離歌傷楚騷千載聲名應自振莫將蹤跡老江臯

葉 幹 山人

滿天離思海雲愁把袂離情不可留鄉誼有懷勞綵筆關門無計共靑牛牙檣影浸江城月杜若香傳水國秋莫向船頭歌浩蕩有人長倚仲宣樓

俞 策 山人

浮沉聊涸世蹤跡任披裘食豈隨鵷鷟名甘托馬牛翻身歸舊谷舉手接浮丘憑取烟霞具何山不可游

謝 陛 山人

家本長庚後藏身不近名才堪懷穎胄詩實受康成去去梅花興勞勞芳草情邪堪翹首處嶺上月初明

楨伯先生舟中賦贈李生一首

蘭亭陶允宜 刑部郎中

歐公騷雅獨專門任爾相隨細討論遂托家聲宗太白不憑劍術擬崑崙官辭水部人俱遠書在金陵語自溫一路江山堪載筆重來名在主人尊

李生自白下歸隱賦贈一首

白泉黎民褱 貢士

之子推英特論才天寶餘澧蘭應有賦禱杌可無書世事悲塵劫玄𣏌薄太虛昔人傳道處明月滿精廬

訪李少芝

艮常黃應宸 庠生

蜀客遊梁返故廬黃金詞買又當壚狂來白社詩千首飲逐高陽酒百壺霜落鴈聲飛蕩漾潮平寒色下蘼蕪相看竟作裘羊侶曾憶當年蔣大夫

贈李少芝三首

伯輿黃積中 太學生

十年京洛重英雄今日依然隱越東生計漁樵俱莫問高情只在酒杯中

奇才久慕李青蓮近得新詩喜共傳我亦海西曾授簡慙無一字和瑤篇

酒肆由來可避名醉鄉何處不陶情時人共道當壚客文藻風流似長卿

中秋後三日少芝夜集小樓　黃應宸

待月南樓思不勝闌干倚遍海雲平光來不滅中元色缺後還能分外明三徑悲秋惟宋玉四愁今夜得張衡酒闌何處吹毛笛風送關山戶外橫

贈李少芝歷游歸隱

彥家吳伯禎　庠生

海上仙翁鬢似銀生涯消索舊居貧遨遊南北衣冠重隱遯烟巖歲月新入社可知詩罕敵延年只與酒爲隣好朋金谷催盃興占斷風流萬斛春

寄李少芝書

成安王家瑞　戊戌進士

前承佳章誦讀一過眞親見七子之風而與之頡頏者帶至惠陽覓刻苦無繕書及雕鏤精技坐此

不敢輕易罔省數日卽束裝北上匆冗之甚不獲走使邀足下話別嶺雲海樹至今悵然將徃歷下此中有邢公子愿近日詩壇名將當求序之于臨淸覓刊匠親督其工須俟便人寄覽耳足下倦游久樂泉石量無四方之想儻一二年間便風吹過齊中多買佳釀共醉于鱗白雪樓懸切懸切方今海內知音如足下者果無幾人願惟愛重區區不盡馳念丁未冬日家瑞手勒

敘李英詩

南海歐先生以詩名海內李生者李英也故以青衣給事先生又能學先生爲詩於是與歐先生游者識李生又稱李生詩自是李生有名藝林录亦從歐先生游識李生愛其詩故敘而傳之李生字少芝亦南海人隆慶己巳夏六月望大岳山人郤正甠題

讀李生詩作此勗之

朱家何處得青衣廣柳車中似爾稀縱是傭書稱下走終當斷席化雄飛能詩况在方回上戀主寧言穎士非萬一地餘名姓變蒼梧千騎自東歸方回

葢指昔人也若今日主翁又高出方回萬倍矣詎可便上之耶一笑一笑

嘉靖乙丑九日天目山人題于𢢀然堂中

集中七言律如九霄日暖山雲碧萬國春回海樹青可堪時序愁中過嶺外歸鴻只自聽暗數郵亭損客顏楓葉共飛遊子夢梅花不見故人書萬里河山遊子夢中原涕淚故人心一片鄉心對落暉五言律如世事看年長生涯作客貧松偃若能上山高日易沉猿聲千澗落雁字五峰過浮生海岳前烟散魄中樹京生雨後天𢇁上明月一首咄咄逼唐人矣卽此便當刮目可稱吳下阿蒙耶集中佳句殊多此特專車一骨耳豹見一班糕窺半面殆謂此耶一笑一笑

天目山人湧書

初去故園留别諸友

風煙一以別把酒戀同遊人去江樓晚帆飛海國秋青山馳遠夢黃菊動離愁曾是滄洲客能無念白鷗

曉發五羊驛

舟發五羊城西風無限情海雲開曙色江鴈渡[illegible]聲目極秦山遠天低楚樹平柁樓回首處萬里是王程

臨江趨陸過瑞州馬上晴望

古舟蕭水驛徑催遥望西筠霽色開一片鄉心幾行淚楚天無數鴈飛來

過廬山宿東林寺

投策前朝寺空門積雪多猿聲千澗落雁字五峰過白社誰同醉青山只自歌遠師能愛客禪講夜如何

登汝南城樓

漢江東去渺烟波鶩鴨城邊思若何萬里崧高不堪望西來山色白雲多

初至燕京宿報國寺英上人禪房

驅馳萬里至燕關下馬投居野寺間上界淸都連北闕中天禪院近西山臥聽齋磬逢僧話暗數鄉程損客顏此夜思鄉人更遠天涯何處問刀環

登樓懷友

故人何事各西東萬里登高恨不同絕嶂浮雲連碣石諸天佳氣滿華嵩長城驛路遥看處故國音書浪望中獨有歸心南海去不堪斜日送征鴻

十月京師紀事

蕭關風急馬頻嘶四塞河山動鼓鼙獨立高臺望烽火胡笳多在薊門西

送陳子南還

故人天上别相送出雲間海樹藏官舍江帆過楚山遠程隨雁去生計伴鷗閒若到家庭日對書頻早還

寒夜懷羅岐

客舍淸寒處悠悠動所思故人經歲别尺牘隔年

期杯酒誰同醉梅花獨賦詩寥天鴻雁盡霜月夜
眠遲

夜過張氏諸子館

天涯同作客良晤每難期星聚逢今夕風流自一
時禁烟籠樹密海月到牕遲對酒吟芳景還攀碧
柳絲

席上賦得明月

光分驄馬色彩散侍臣衣飛蓋還高會西園客未
歸

長安早秋

淸宵玉露下金溝草色凄凄倦倚樓鴉鵲雲中雙
闕曉芙蓉天外萬山秋文園獨抱經年病杜曲誰
憐遠客愁此際不堪勞極目大江南北路悠悠

都下逢王宰三黃廷翰

憶昔盱江話別時天涯此會更何期夢歸滄海靑
萍在書寄關河白雁遲萬里浮雲聊獨望三秋明
月正相思燕歌喜得懽今夕搔筆還堪一賦詩

王黃二子將有行期過訪客會

風塵倦客不勝悲把袂三秋問去期枕上不堪千
里夢尊前又賦四愁詩西風雁過華陽館北極霜
飄太液池金谷黃花還共賞天涯誰許便分離

中秋周氏園中沈氏諸子登臺玩月因話西
湖風景有作

淸光搖動暮雲收竹下幽期此復留濁酒共看燕
市月新詩曾記洞庭秋江鄉只有餐霞興世路空
慚把劍遊回首錢唐心獨遠却令飛夢到滄洲

歲暮旅懷

天涯留滯歲將除短髮蕭條嘆客居楓葉共飛遊
子夢梅花不見故人書雲浮關樹千山盡夕照江
烽萬里餘回首旗亭心更遠每看征馬一躊躇

雪後過訪林氏諸子因留飲

歲晏憐羈旅尋君過竹林梅花殘雪夜杯酒故人
心雅暝迷宮樹雲愁斷塞砧相看能一醉誰復問
黃金

乙丑元日闕門瞻望

宮殿雪初消蔣光滿　聖朝千官鴛鷺集百樂鳳

皇州曉靄樓珠樹冰花散玉橋中天回首處御輦駕雲霄

送鄉友南還

翩翩旌旆去如飛獨立河梁對落暉皂帽不堪爲客久青門頻送故人歸看雲經歲鄉書絶臨水傷春樂事稀燕粤迢迢萬餘里塞鴻聽盡思依依

楊柳霏霏鎖綠陰薊城春盡落花深琴尊羡爾能雲臥書劍憐予尚陸沉萬里河山遊子夢中原涕淚故人心别來握手知應早預想秋期在竹林

答黄侻可見寄

故人久别益悽其誰遣瑶華慰所思丹鳳城頭不堪望五陵春草滯歸期

夏日集毛山人館

消渴憐覊旅相逢意若何交情唯筆札歸計在烟波桂玉慚書劍衣裳憶芰荷非才猶自愧難報郢人歌

送馬邦立南還

一片鄉心對落暉風塵去住兩相違自憐燕市長爲客又向河梁送爾歸

贈管生

天涯誰骨肉歲月爾相親執手仍談藝交情不厭貧倦遊三輔日長醉五陵春更擬滄洲隱持竿共釣鱗

送畢國美之吉州

章江秋色早君去意如何二水青螺出千山紫氣多登樓窺竹月把酒聽漁歌遠客題書尺還能念薜蘿

秋夜同葉文信步月過劉汝賢高齋因望西山作

秋風吹白露寒色滿皇都海樹浮雲盡江天明月孤疏碪連北塞群鴈過西湖愛此瀟涼夜黄金一斗醉無

中秋夜同陳張二子集蒙子館中玩月

西山落葉滿長安把袂蕭條一倚闌霄漢月明雙闕迥胡天風急九關寒望中邊塞烟塵淨笛裏梅花道路難此夕尊前君且醉明年秋色共誰看

同李時芳遊六慧寺

函期出郭不辭勞野寺雲凝共爾曹白日西飛秦樹杳清秋南望楚天高昔年故國愁烽火客久中原有佩刀莫動鄉心且沉醉風流誰道五陵豪

秋夜

秋風一夜度江干月滿西樓十二闌金馬門前霜氣早白狼城北角聲殘尊罏偏引江鄉夢裘帽翻憐客舍寒萬里家山雲樹裏鴻書誰復念長安

秋思

曾是滄洲舊釣徒西風落魄寄江都望中故國千山阻別後經年一字無庾嶺烟霞秋思遠楚天風雨暮帆孤誰憐飄泊他鄉客不為江蓴滯五湖

九日旅懷寄舍弟

蕪城搖落雁南飛陶令花開客未歸荊樹堂前離別久芙蓉溪上信音稀鄉關迢遞風烟異衣食驅馳生事非終日此心思問寢相將負米向庭闈

李英詩終

餐霞集序

明興以來嶺南之談詩執者首稱五先生嗣是隆世不乏人而名不及見逮梁比部公實黎秘書惟敬歐虞部楨伯出與中原諸子並駕齊驅始得鴻乎盛而嶺南之詩稱籍乎時至李英字子芝者歐先生同鄉產也穎悟夙成怡寄墳典家貧無以自資乃以青衣給事歐先生于是學先生為詩從先生宦遊北之幽燕登黃金之臺東窺齊魯南浮江淮而詩名日與賢豪爭後先至前所出李英詩已增洛陽紙價及歸海上結廬賣酒有臨邛之風著當壚集第其家愈貧而詩愈工益放浪水石槃傲睨莊或紀興或酬贈浸得成編名曰餐霞夫子芝之始出歐先生所是即為人肅保匿作而明月一詠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則子芝所遊盡賢豪長者相結而風晨月夕對酒酣歌則旁若無人且沉深樹節義不苟合陸空室蓬戶褐衣蔬食將終

至身而不屈即其論其詩之了以
踔嶺表軼中原追大曆上繼三百
篇而其為人也又當自古人中求
之矣是為序

萬曆辛亥九日趙山人良仍幼
雲父題

餐霞集前序

士多藉雲輝霞錦以置身棘槐楓
柳間希借栖金樹次者乞步兵以圖
暢懷居終南而要捷徑屈指五之
二三別有特達磊砢之夫又抗志
埃塵之表朝呼夕吸者雲顥氣以
為龍虎兆壯長生藥硯軒冕若弁
於乃朵頤刖者之屨無為愛之識見
清廟犧牲何如無用樗櫟焚林齒象
孰與援尾函龜其材具至年存而
名終不藉藉于世也吾鄉李君少
芝稽古積學負該雲器於困世

其莫不倚竟以筆石倩歐虞郝儒書附進風過都遍遊區宇所得詩文雲蒸霧布煇炳爍煥今人仰觀而駭觀者大都毀岳瀆之精華飲陰陽之淵景秉氣代以樂乎暢舞雩之歸詠晚歲成軼名以繫霞志所去也間過峯山居出卷相示曰請為吾引之余嘗師虞部先生得並昔少並之子習其行事而察其所安因歎言小可以喻大觀過斯知仁矣徐方伯嘗諷之勸席變姓望其千騎東仍而李不肯為子與雲龍者跡其心口所吞吐五內而韞藉固知盈精埃溢之緒終賦多用無襟褒彌子衛殷弊屣之耳乎之豐其天乘老於文錦犧牲齒象執軒輊是自償之金樹奚益大倉一米禁鼎一臠也然而以論少並之越能論少並則可與論繫霞集矣

旹

萬曆辛亥仲穐邑人何體性書

南海李英少芝著

丁未元旦

人世生如寄遨遊孰有神少從天下士幾醉洛陽春大壑今爲隱青霞適養眞朝元開鳳曆何以報楓宸

人日過鄭宗先晚酌賦別

桂林幽隱處十里過龍津首聚星爲客萍逢日是人行雲流水渺疎柳淡烟菥別去情難盡蒼葭兩地春

訪蘇茂才文初

才華蘇仲子一見慰生平雅洽尊常滿絃揮調轉清蓮花方結社白雪幾同聲念我貧猶老懸懸萬古情

社日

燕自南來鴻北飛田家社飲醉扶歸月明水閣橫吹笛風送梅花入翠微

酬陳子見

嶺海傳經客酬余招隱篇側冠初識面倒屣一談玄萬目春山外探幽水竹邊絲桐爲君奏明月滿江天

花朝

深徑孩童鬬草怯老人閒坐小茅堂花紅柳綠芬芳處蜂舞蜂狂過粉牆

訪何隱君其睿

小阮高蹤幸識荊龍吟劍合敘幽情春分海燕從南至日暖江鴻盡北征儌倪青山堪作賦相依白社好齊盟尊前意氣求千古雞黍交期念李生

春汀曲

持竿垂釣頂笠披簑蘭舟桂楫滄海烟波得魚沽酒邀月謳歌蘆林深處食宿婆娑

上巳日陪歐黃蘇李諸社長集海西臺同賦西字韻

上巳追遊賞登臺望海西粵山鍾秀氣才子集雲霓修禊懷終古風先郎會稽不禁飛輿劇回首夕陽低

臺上卽事

春深花卉鬬芳菲日暖烟濃鏁翠微結伴流鶯鳴岍柳逐羣游俠試羅衣沽來美酒尊同倒佩負蒼龍劍欲飛萬里東風潮水漲滄浪遍浸釣魚磯

寒食訪潘茂才子科昆季書館夜坐同賦家字韻

寒食暘花似雪花分題賡詠惠連家呼童好鑿匡山石新火敲烹雨後茶

對雨

風雨蕭蕭江水寒釣魚不餌懶持竿朱絃古調焚香奏滄海丹霞着興發臺榭經春多秀氣人情處世若波瀾光陰迅速難爲論天地山河快一覩

春日旅寓霍成章芋城酒館馬春元諾若兄過小酌因題壚頭謾賦 二首

醉鄕深處柳如煙花落花開春可憐只爲風騷躭市隱相逢都是酒中仙

飛來黃鶴舞蹁躚瀟灑壚頭酒似泉憶我太公爲飲者謫仙風雅至今傳

對妓

百歲光陰不久看人生幾度十分驩琵琶一曲顏如玉月下花前勸酒乾

生日

虛度六十五春曾游燕趙咸秦所覩後史前史偏憶今人古人

泛舟

滄洲浮小艇獨載我之身頭白心何老囊空道未貧漁謌隨日唱鷗好逐時親不爲文王幸披裘把

釣綸

訪黃隱君元襄兄弟新居值雨晚宿

對雨論心夜聯床荊樹堂躭玄投大隱取醉卽高陽俠士顏如玉狂夫鬢似霜不妨同信宿蝶夢五更長

訪李茂才瑞玉兄弟 二首

日出扶桑四望寬提筐跣足躡雲端山中採藥歸當午又踏芒鞋訪二難

瓦窰橋下一茅堂函有驪珠照乘光閉戶讀書無

俗慮蓬蒿三尺坐清凉

暮春遇盧達章諸君

武陵春暮返照西臺風搖蒼翠花落深堆羣儕取
會擊筑傳杯玄交道合不厭蒿萊

訪黃茂才伯守留飲偕廼兄弟同賦體得三
五七言

白鶴身白綸巾偶訪雲霄客偏憐[illegible]州人西池聚
首情何洽北海芳尊醉是眞

李山人裕偉游金陵初歸趨訪留飲

浮江一葦秣陵歸萬里輕裝似[illegible]機下楊龍池開
舊社趨庭萊綵拜慈闈朱絃奏調知音少白雪揮
毫和者稀握手談交頻進酒沉酣猶自愧靑衣

訪陳山人性偉 二首

三山山下碧江橫杖策丘[illegible]覓友生草榻芳尊驩
聚首浮雲疎雨不勝情

沙堤楊柳綠陰凉傾葢華堂盃幾觴潮漲浮槎歸
路渺滿天離思度滄浪

留别周氏諸君子

津亭折贈柳條新挂席東風度海濱别後滄波遥
引望雙魚須寄鶴樓人

黃[illegible]舍伯與將游太學 過小集偕廼兄弟
同賦林字韻

盟諸無論抵萬金楊花似雪[illegible]同吟百年會合依
蓮社一代風流在竹林白鹿[illegible]翩霞作佩靑萍共
舞酒頻斟知君欲奏甘泉賦[illegible]漢遥馳魏闕心

夏日園亭獨坐

簾捲颸飄夏日晴薜蘿深徑海雲平七絃奏罷鄭

音少燕語鶯啼似友聲

晝卧

婆娑小洞一漁翁竹院莓苔謝客封卧對三山幷
五岳依然綺愷畫圖中

吳茂才彥家生日名飲偕談何胡諸君雅集

北園詩社

淸溪流水繞城邊夾岸垂楊繫客船初度喜逢河
朔飲高歌都是竹林賢交期雞黍輕千里玄契烟
霄重百年盛世羣才誇獻賦靑春綵筆奏甘泉

初秋訪黎繼騰書館得天字

西林有勝緣行樂荷蒼天社會憐今日霞棲愧老年芳尊余自醉白雪爾名傳况值新秋候高齋益爽然

方隱君招一招游芙蓉別業喜食波羅蜜偕何李諸君同賦玄字韻

高人修社會洞壑有良緣盆薦瓜如蜜尊開酒似泉披襟仍索句揮麈漫談玄返照尋歸路滄潮一泛船

七夕立秋曾艮明見過

聖水烹山茗玄談啓石亭井梧飄一葉橋鵲度雙星骨立肝心赤衣披爾我青節期雖聚首絲管夜同聽

聞方長公入粵因承存念賦此寄懷

辭祿榮歸老大夫閑居不但鏡爲湖問津乍別東山隱入粵非貪合浦珠眼底滄波飄逆旅匣中寶劍是昆吾江關紫氣勞瞻望獨倚闌干海月孤

早秋東趙山人幼雲兄弟

四面山光思有餘芙蓉江上世情疎坐揮絃韻驚林鳥行把綸竿釣海魚散帙每看高士傳朱門肯曳野人裾仙蹤鶴駕徒勞夢一夜西風吹草廬

壽歐季公

詩仙放逸嘯青鸞伯季同登赤幟壇如此身穿荷葉服不妨頭戴竹皮冠餐霞別業長爲主繡佛幽齋只佩蘭鶴髮蕭然偏樂道家徒四壁有琅玕

夢中游天台作

裹藥囊琴度嶺來乍辭滄海訪天台雲連邛杖能扶我石引名山豈用媒古洞酒醲初下榻玉壺仙女共登臺游魂彷彿漾茲起月浸桃花一櫂迴

送顧別駕楚還姑蘇

佐郡承 欽命炎荒有政聲秪因驚歲序難阻憶鱸情地僻游偏倦官清裝自輕東山須早出 國計借長城

中秋翫月扁舟小集

叢桂花當發良宵月正圓旋沽郵店酒勝賞木蘭船老忘爲漁長鷗羣以我先秋江頻下釣豈好總

忘年

用韻酬悲山人君寵

水石橋邊隱逸人四時頭戴白綸巾修成竹徑方爲社尋得桃源豈避秦爾伴青霞偏愛儞我羣黃鶴幸相親由來粵海多靈異老蚌遺珠席上珍

對劍

劍氣光芒射斗牛少年曾佩上幽州人龍去住八千里猿鶴睽違二十秋拙計只今憑馬磨垂綸依舊着羊裘西隐昨夜躭高枕夢斬樓蘭羯虜頭

山居

風餐水宿傲雲烟煉藥茅茨大壑邊羽客山僧爲社好日中說法夜談玄

九日

老大登高陪少壯芒鞋荒徑步行遲酒闌人醉風吹倒好似參軍落帽時

重陽後一日梁懷琮見過

搖落粤江東蒼茫夕照中黃花開令節白髮怯秋風萬事吾何有一尊客與同青山勞極目高閣送飛鴻

四會程三尹虞仲奉藩司委解料北上偶遇羊城賦贈一首

薊北分攜三十年何期此會粤臺邊藏眞洞壑慙余拙爲政風流美爾賢萬仞峰頭占紫氣五層樓上嘯青天飄搖旌旆難爲別嶺海寒飈送使船

寄程光祿無過

光祿燕京舊有名銜恩遥出豫章城才華佐郡多清灑指點西山放逸情飛夢終宵依劍舄登龍何日慰生平楚天搔首相思劇雙鯉滄江遠寄聲

立冬客館病坐

羈旅立冬時淒風撲面吹病多絲髮短愁怯雪霜欺人事頻如幻縱橫一似棊寒暄何足問天地總無私

苦雨二首

旬日嚴冬雨行人各斷魂朔風吹粤嶠猶自掩柴門

商祈千日晴農望四時雨要得萬姓驩天公猶難

處

小雪壚頭口占

蚤起茅簷挂酒旗生涯蕭瑟竟誰知當壚愧乏驚人句游俠胡來索我詩幾口食貧猶色笑一身飽繫謝桐絲籬花雪下開將盡乍看江梅又發枝

雪夜賦酬周山人盆泮諸弟姪見懷

小小茅亭住海邊朔風蕭颯水連天獨看瑞雪愁難賦相對寒燈夜懶眠度嶺紛飛沙漠雁臨流欲發剡溪船所思羣從幽栖僻日有霞餐不費錢

訪趙隱君裘卿

逆客閉居勝寒溪九曲深苦吟雙鬢白傾盞百年心行樂堪杯酒清修在竹林釣竿隨所適烟艇五湖陰

訪劉公子孟羽

濁世佳公子同餐粵嶠霞朔風吹木葉雪色點梅花飄泊羊城客淹留剡曲槎放懷忘逆旅長醉不思家

訪趙山人爾真

望之不盡滄江水餐得無窮絕嶠霞短褐逍遙長獨往桃源深處訪君家

梁繼先召飲

夕陽停櫂錦㟷隈新好招攜酌我杯叢菊花殘觀賞罷登樓初賦雪中梅

冬日閉步龜山晚過虛白齋遇慧上人

尋幽扶竹杖徐步白雲端蠻語況吟處山花帶笑看逢僧披大衲拉我坐蒲團仰面觀天象青霞許共餐

冬至夜坐

丈夫失志爲黃金採蕨歸來返照臨食息苟存憑短劍貧居如洗有孤琴籌燈永夜渾忘寐抱鄰峽胸只謾吟長至寒梅花正發雪中清賞慰愁心

小除夕懷康茂才思衛

寂寞小年夜人龍不可羣堆胸多落葉繞徑有飛雲鴈色江關起猿聲洞壑聞憐余貧病冗消渴獨懷君

歲暮山中哭子

父存兒已死矢節有誰存不念身無後堪憐死是
歸西山時日短南極夢魂飛大聲餐霞處哀號坐
翠微

餐霞集題後

夫河納之際滃渟之交蒸而為霞飛
騰夭矯𨘷𨘷佚高之幽致彼其採石
漱流刷脊一段泉艸煙霞風味故或
溲之穀詩皆竟籟直鳴適咏壺調山
人李英晚半唳傲深得於此故諸集
而外以餐霞名是編焉余謂世味之
可餐者望多何獨拾霞而取之其濠
濮間之想耶其羲皇上之思耶讀其
詩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龍江釣客康叔謙書

歷游集序

余里中有歐虞部少之李沱宮英者以青衣侍虞部游垂二十餘稔逖江淮之會稽登泰岱俯黄河走燕趙歷鄒薛趨墟過梁楚以歸隨所至每攬景眷心即事遣興紡若

登臨躡羅以詩凡若干首因名其稿歷游云先李沱宮者少攤出事好弄柔翰尤工五七言近體詩稍喜酣暢使盃觴拓落無所俚傻其所自娛快者詩耳其始有李英集帋之賦明月傾長安中諸貴人無不極口嗟賞繇是詩名

日穠其京洛間比久之復有今集或五七言律或絶句霏霏綺儷綿綿淒厲一時矣迨今丁未孟脙李記宮髮忽種種乃衰其曩所游歷詩過余艸堂命觴酣因噓而前曰此嚮者侍游虞部走之時所為者英出平私自娛快者也李穠

一言弁儲首聊以志英之游志游之詩者如此若昔之江淮會稽燕趙梁楚之墟回首京洛寤寐河山不悅皖神爽耶或謂李記宮非蠅附虞部之烏能致千里余謂非記宮之才又烏能榮閃至是以彼宏韜其之聲舞則以詩其所自娛

怏則以詩若李記室之詩真可以償其游膰云

沓

萬曆丁未仲夏蘊璞岳經佐父撰

潘子居書

歷游集卷上

南海李英少芝著

三水晚泊

西風吹不息朔氣共蕭蕭樹暝投歸鳥溪深促去橈漸聞鄉語異轉覺客程遙且傍漁燈宿寒江夜聽潮

登飛來古寺山頂

峽山古寺倚青天殿閣岧嶤紫翠連日暮薜蘿千嶂合猿聲多在白雲邊

過韶州宿芙蓉驛

髮宿滄洲上離鄉已幾宵海風秋颯颯江月夜寥寥歸夢青山遠緘書白鴈遙誰知羈旅客終是戀漁樵

吉州夜行

西風鳴櫓動輕颺章水蕭條送客舟何處江南望江北楚天明月夜悠悠

吉水道中

[illegible]嶺雨霏霏關河鴈影稀鄉書何處達歸夢逐雲飛

壬戌除夕寓九江官舍

臘盡長途客官齋度此宵思鄉千里外歸夢九江遙海樹春將到溪梅雪未消問程心更遠惆悵路迢迢

江州元日

獻歲天涯賦獨醒東風旌旆滿津亭九霄日暖山雲碧萬國春廻海樹青匡岳有懷頻倚劍江湖作客卽浮萍可堪時序愁中過嶺外歸鴻只自聽

麻城大雪趨光山

匹馬衝寒客未歸飄飄片雪滿山飛荒村古驛知何處回首雲深鎖翠微

登真定城樓

高閣岧嶤倚碧空漢關北望幾千重翩翩歸鴈西山外又過春雲萬丈峰

初至燕京寓報國寺登毘盧閣

寶殿凌霄錦繡中倚闌南望楚天空思鄉淚滿傷春目鴻鴈飛飛路不窮

送胡子南還

江南春盡杏花殘送客長亭欲别難握手分岐君萬里　帝城明月共誰看

夏日漫興

炎天獨坐晝偏長游子燕臺憶故鄉寂寞齋中誰共語愁看雙燕話雕梁

游鄭園

挾彈章臺路閑尋鄭谷邊看花隨曲澗倚樹聽鳴蟬濁酒雲林下浮生海岳前影纓何處客猶詠

帝京篇

中秋對月

白露滴梧桐秋聲滿太空賓朋金谷裏歌舞玉樓中明月千家色清尊幾處同那堪滄海客猶自歎飄蓬

秋曉漫興

長天萬里曉煙分塞鴈南飛度朔雲落葉淒淒寒色早城頭悲角不堪聞

送何少積還秦中

秋草正萋萋秋雲逐馬蹄鄉心須對酒驛舍但聞雞路隔千山遠雲浮萬樹低題詩相憶處回首玉門西

九日登宣武門樓

九日周南客千山薊北樓高雲扶殿出紫氣抱城流海樹含斜日開門送晚秋不堪風景異吟望思悠悠

十月京師紀事

朔氣蕭蕭落木聲邊庭飛檄到秦京將軍轉戰天

山北萬里胡塵一掃平

客至

旅館初春夕天涯上客杯梅花開欲盡騎馬幾時來

雪夜懷黎國輝

空齋飛雪夜愁思共紛紛魯酒那堪醉邊笳不可聞雲寒迷月色風急斷鴻羣寂寞同為客裁詩一寄君

甲子元日曉望

長空耿耿斷鴻聲曉日春風滿　帝城沙漠浮雲千樹歛薊門積雪萬家明他鄉客舍南歸夢故國親庭北望情自笑誰如班定遠偏書猶得就功名

上元日遊西苑有作

冉冉春聲度綺羅相隨行樂意如何花開上苑東風早日落中原北鴈多煙煖晴光浮碣石雪消澌水下滹沱建章燈火誰能賦惟與郗人擊壤歌

立春夜對月懷李時芳

門掩琴書靜懷君對月明煙雲開暝色鴻雁落春

聲獨夜多愁思清尊少客情燕歌吟望處空復旅魂驚

十六夜同黎國輝過集李時芳館得開字

長安明月綵雲堆絲管東風幾度來燕甸雪晴三輔曉薊門春動百花開胡姬市酒連宵醉蠻語聯詩豈論才交在一時豪俠地貂裘忘却在天臺

送陳子問之汴梁

薊北論交日相看意氣深驅車千里別把袂百年心草色連長道鶯聲滿上林憐君睢水去明月共誰吟

送黃世達還潭城

濟南君又去分手　帝城邊東海秦雲盡西山薊雪連玉鞍馳驛路金柳拂江煙一别成千里芳春思黯然

春日臥病有作

芳春將已半猶自掩山房雨過流塵淨燈懸暗壁光苦吟雙客鬢久病一禪床明日新晴好尋花向草堂

游西山經玉泉池望西湖

野外塵氛絕諸天望不迷溪深春日淡煙重綠楊低石壁僧同賦山園鳥自啼扁舟乘興地誰共泛湖西

香山寺

古寺名山上長歌且漫游夕嵐迴照入春壑斷冰流遠鴈翩翩過殘霞片片浮五雲回首處佳氣滿皇州

碧雲寺

古刹何年啓禪堂倚碧霄烟深千樹密雲斷衆峰遥客過聞山磬僧來候石橋何當塵世隔丹壑路迢迢

宿金山寺

高齋何寂寂梵落半空聲蘿月窺禪榻松醪慰客情冰霜千澗合鐘磬一溪清勝賞渾忘寐長廊只獨行

游弘法寺

久客滯燕州時尋寶地遊幽棲隨鳥入徙倚聽泉

流林樹籠禪閣煙霞繞佛樓高僧同一笑何異虎溪頭

送陳子之閩中

都門頻送別此別更躊躇閩海諸天盡燕山萬里餘鶯聲情不斷春色意何如後夜能相憶殷勤一寄書

旅館初度書懷

三月今將半韶光轉眼頻飄零悲短劍意氣竟何人世事看年長生涯作客貧鶯花曾幾醉又過帝城春

送黎悅勤之嘉興

結束向南州江城暑氣收山連吳會郡溪送越來舟烟柳藏官道江鷗伴客遊西湖知有賦應寄蓟門秋

同吳子福訪黃山人不遇

步歷城隅路相期一訪君竹迷深徑轉鳥向隔溪聞石磴延蒼蘚柴門掩白雲亦知非避世何事去人羣

夏日游永光寺

石徑經行處禪堂愛客吟殘花含雨落新竹入園深松偃苔能上山高日易沉僧來同把袂半偈去塵心

夏夜對月懷吳子福

山房塵慮絕寂寞亦堪憐明月高樓笛青𤦲獨夜眠礎聲連漢苑竹色淡江烟竟夕難成賦懷君益湫然

喜雨

忽聞靈雨至蕭蕨暗飛聲風急搖泰樹雲深護漢京樓前千嶂合天際百泉鳴頗愜漁樵計滄浪無限情

伏日臥病書事

伏枕天涯病未消鄉心千里夢迢迢一簾疎雨春花盡深鎖柴門卧寂寥

送蒙士賢游泰山 三首

病裏憶行蹤征車不可從知君回首處天上二茅龍

日觀聞山鐘風煙幾萬重飛儴如可覓眞躡白雲蹤

爾去歸何日烟霞意氣同為余談勝事秋色萬山中

寄黃國銊

津亭一別阻雲霄萬里關河白鴈遥世事紛然無苛道江鄉秪自憶漁樵

送蒙于湛之繁昌

匹馬蕭蕭度漢關孤城獨眺謝公山薊門秋色期君賦客路風烟早策還

鷲峰寺避暑晚過水塘菴

珠林行樂地乘輿一追攀曲水通諸沼浮雲斷九關銜杯吟白雪說法問青山莫向風塵客影纓看往還

游周園

垂楊一徑轉徐步到城邊煙散窓中樹凉生雨後天筆牀封積蘚石磴瀉鳴泉回首高臺上秋山更可憐

客舍秋懷

天涯長作客搖落又逢秋霄劍丹心苦朱顏玉鏡愁片雲飛大澤尺牘阻滄洲畫角邊聲急西風獨倚樓

九日時芳攜酒邀集國輝館賞菊

憐君一尊酒把秧故人家况是他鄉客同看九日花輕煙迷遠樹孤鴈度殘霞回首千山外長城起暮笳

重陽後一日庭前對菊因寄舍弟

重陽又一日客子尚天涯大被連年別東籬幾度
花浮雲飛大漠征鴈去長沙欲寄江南信何時可
到家

重陽後二日出游善果寺因寄鄉友

梵宇何寥閒西風野客遊靑山當落日黃菊過深
秋把酒曾開徑思鄉獨上樓懷君心更遠落葉送
離愁

宿歸義寺

明月滿珠林僧談夜已深雖云車馬地獨有薜蘿

心客枕能高臥禪房寄短吟風流蓮社在陶令許
招尋

金門瞻望

幽燕直北是皇州寶殿遙瞻御氣浮五色雲中
秦樹暝九重天上漢宮秋霜淸象列金門裏日出
鴉翻紫閣頭歌頌太平慙草莽不知何以奏宸
旒

送客之江南

江南千里道君去驛途勞山遙關樹暗雲盡楚天
高秋風吹客騎朔雪滿征袍自憐經歲月何處望
亭皐

晚登毘盧閣

上方高閣倚靑天閶闔雲中紫氣連萬里關河吹
雨裏幾家砧杵亂鴻邊庭前祇樹飛秋葉竹外寒
山起夕烟把酒不堪人已遠粵南燕北思綿綿

冬至日游天壇李道士館

香煙縹緲絕塵氛仙院欣逢羽客羣雪色乍迷三
徑轉鶯聲多傍九霄聞書廻玉殿傳靑雀齋罷松

牕掩白雲此日南郊紛侍從長楊誰奏馬卿文

送姚千才還金陵

匹馬出皇州燕歌不可留相攜憐楚璧贈別惜
吳鈎旅食三秋夢鄉書萬里愁看君衝雪去獨自
下西樓

贈張文學汝成

爾本雲霄客余慙草莽人風塵悲短劒意氣惜芳
春綠髮新詩早靑燈舊業貧甘泉誇獻賦應繼漢
詞臣

雪中過靈濟宫訪黄山人因留酌齋中賦此

幽棲堪避俗步屧好追攀雪裏開孤徑城中見五山鳥聲迷竹浦寒色掩松關共貰新豐酒陶然一醉還

贈李少成

薊城風土異冰雪又將春旅食鄉同遠泥塗客共貧交游誰意氣兄弟爾情親白璧輕相贈何能報主人

寓西長客舍對雪有懷

江城一望雪漫漫楊柳蕭疏萬戶寒玉樹祥雲飛太液金莖佳氣滿長安飄零三徑今虛遠流落孤懷强自驩却憶舊游溪上客此時開閣正憑闌

送張汝成歸省 三首

邊城雪後歲將殘張翰思歸不可攀此去驛樓今夜月相思空望太行山

東歸羨爾去承顔送別長亭忍獨還到日故園多樂事應憐王粲滯江關

題詩吟眺白雲閒昔日緇塵憔悴顔上苑鶯聲期爾賦乘春須早入燕關

除夕同麗景元過飲李時芳館時景元將歸

竹林行樂且相親雪滿河山莫問津邸裏共驩除夕酒燈前俱是異鄉人世情曲折交游在客況蕭條歲月新却羨梅花千萬樹天涯明日又逢春

人日

風塵悲獨客飄泊忽三年多病逢人日歸心度楚天暝雲千樹失殘雪萬峰連極目長安道春江思渺然

春日道院詠雪

臘盡梅初發春光鬱未開六花飛漢苑三白滿蓬萊天濶銀成海山高玉作臺寒驢猶索句孤眺思悠哉

送麗景元南還

九陌晴明積雪光郵亭南望路偏長謾將書札投征騎愁把梅花憶故鄉燕甸浮雲垂碣石楚天歸雁度衡陽那堪芳草三春別握手何時慰斷腸

元夜旅懷柬國輝時芳

客中憐此夕燈火自相親梅柳故鄉夢風煙上國
春年深容易老道在豈言貧爲問青山約相將寄
此身

寄倫惟伯黃悅可

江樓一以別書札若爲傳滄海空相憶緇塵只自
憐窮愁三徑月歸計五湖天把釣烟村晚漁歌取
醉眠

張汝成自東魯至過訪邸中 二首

下馬長安道相逢慰所思可憐雞黍約不負竹林

期世態看今日春光正此時子雲方寂寞三徑莫
來遲
憐君東岳至把袂值三春上苑鶯聲動千門柳色
新江關趨紫氣邊塞淨烽塵斗酒那辭醉論交有
故人

春日訪客隆福寺

萬里春廻漢苑西禪林獨步訪幽棲雪消石磴流
漸急雲盡柴門落日低歸鴈每從南浦見新鶯多
在上林啼清尊且約尋芳去匹馬西山路不迷

送黎國輝南還

燕市浮沉日論交獨有君此時一爲別何日復同
羣嫩柳已堪折新鶯不可聞天涯歸去好敢怨路
岐分

送鄒子南還 二首

燕山晴色照千門朔塞春鴻度禁垣此際送君江
上路翻敎芳草怨王孫
郊門餞別一尊殘萬里春山馬上看憶爾音書兩
行淚莫因歸鴈寄長安

次韻酬倫惟伯見懷

多年萍迹自浮沉江海空馳萬里心九陌繁花春
夢裏五湖靑草暮天陰懷君寂寞難成賦撫景蕭
條漫抱琴欲寄尺書緘別恨新鶯偏似故園音

答黃悅可見寄

日南天盡粵王臺猶得飛書遠寄來何事關山八
千里暮雲春樹思悠哉

暮春有懷 二首

九關北望淨風塵碧草萋萋柳色新却愧文園猶

卧病落花飛雨怨殘春

天南天北暮春時徙倚空憐御柳絲雲掩碧苔人
寂寂數聲啼鳥在高枝

廣德寺觀牡丹

徑轉西園窈窱通尋芳步屧到禪宮池邊風卷千
絲密檻外煙籠萬片紅上界香飄雙樹側曲江春
在一亭中松門不厭緇塵客騎馬攜壺興未窮

雨後過集徐氏諸子館

海內論心必塵中孰愛才可堪風雨後能過竹林

來去住憐孤劍飄零且一杯長安留滯客懷抱待
君開

懷區邦敎

客裏悲生事蕭條獨倚闌片霞垂碣石斜日下桑
乾紫塞檄書少青樓歌舞殘懷君不可見空向白
雲看

立秋

千山當落日一葉又驚秋未解相如病猶增宋玉
愁行藏羞短鬢漁釣憶滄洲何事長爲客西風獨
倚樓

送友人南歸

登樓萬里望鄉關倦翼江南不可攀易水寒波飄
木葉楚天秋色滿河山城邊征鴈千群起驛外歸
人一騎還獨客此心君不見風塵何以慰愁顏

出京潞河別吳子福

東風吹曉日春水下江湖潞潞勞君送燕山別夢
孤輕煙籠翠柳細雨灑平蕪解纜飄然去前期萬
里途

登岱

岱宗猶有漢雲封瑤草金芝事事空萬樹蒼涼丹
壑裏諸峯迢遞碧霞中雙龍尚見泰關氣疋馬頻
嘶越觀峯自笑登高不能賦古松蒼栢思何窮

日觀峯

巑岏萬里岳雲長日觀峯前接大荒獨立丹崖勞
極目不知何處是扶桑

過曲阜闕里謁孔廟

闕里摳衣地中天紫氣舒自憐草莽客幸禮聖

人居追在千秋白功成六籍書金絲猶可聽俯仰意何如

立春日渡江過濠梁

落日滿濠梁中原路已長暝雲通泗水歸雁度瀟湘柳色爭春發梅花滿路香南行家漸近登閣見江鄉

春日登五羊城樓眺望因寄溪上友人

翩翩歸鴈過扶胥獨客登樓俯大虛漲海波聲天外盡平原烟色柳中疎浮雲越嶲千峰迴覇氣秦

關萬里餘却憶故人南海上相將騎鹿訪茅廬

丙寅二月新婚有作

却喜佳期至東風柳色新深杯銀燭夜明月洞房春夢寐千秋事驅馳百感身起看天地裏問寢在茲辰

題醉姝圖

玉壺春酒暎顏紅翠黛青鬟柳色中何事旁人扶不起醉來無力倚東風

端午同友人泛舟游大通寺

中夏值端陽來游曲水旁落霞侵殿閣芳草過林塘競渡歌聲亂開尊客思長陶然同一醉明月在滄浪

七夕

月殿桂香飄雙星渡鵲橋佳期憐此夕分手恨明朝機杼丹心苦烟波涕淚遥百年悵靈匹懷抱幾時消

月夜同歐黃諸詞客集城南樓得凉字

江城明月夜幽賞思偏長笛弄梅花落尊開竹葉

香淡雲籠樹色荒徑散秋凉好覓漁樵去扁舟賦水鄉

中秋江村郎事

鴻鴈南來急秋高萬木殘一輪明月滿况在故園看滄海驚烽燧烟霞失釣竿終宵把長劍江色不勝寒

秋日山中寄懷燕京諸友

關河遥望五雲長巾舄翩翩劍氣光萬里青天飛紫霧幾家紅樹散秋霜憐余蘭苣垂丹壑憶爾鴛

歷在異鄉此際南來燕塞鴈可無書札寄山房

月夜同歐黃闞諸詞客雅集

蕭蕭朔氣滿江津明月西園集上賓白眼相看雙劍合清尊潦倒片心眞望中海樹飄紅葉江上秋霜莾白蘋却羨芙蓉煙水色可堪攜手共垂綸

初冬至凌江旅寓同何尚錫鄺建弘何尚禎丘朝仰黃汝艮月夜宴集

短褐西風愧旅遊商歌一曲甓淹留異鄉尊酒論心夜明月天涯作客秋驛路凌江雙水合望中庾嶺片雲浮明朝又是梅關別匹馬斜陽處處愁

橫浦驛別梁景懷何尚賢歐允亮

萍梗飄零笑此身十年覊思不堪陳誰知南北章江水又向河橋別故人

臨江道中遇鄉友

孤篷千里外途上喜逢君傾蓋憐覊旅開尊醉白雲心馳章水遠路入楚江分共是飄零客秋聲不可聞

冬夜旅泊南昌

撫劍悲行役看山計去程鴈飛滄海月客問豫章城樹色蒼烟出秋聲畫角生關河不可望千里若為情

發南康[illegible]陽湖阻風

西風湖口歎飄零獨倚篷牕思渺冥一望秋濤千里色青山何處是宮亭

過留都訪何尚爵客館

萬里飄蓬歎異鄉故人握手慰愁腸登樓共醉金陵酒擊楫還衝楚澤霜目斷江城秋樹迥心馳淮

海暮天長別來勿謂關山阻待爾鴻書遠寄將

金陵旅夜

青山何處可堪留雙屐重來白下游蕭瑟西風吹客鬢婆娑明月滿江樓玉簫斷續秦淮曲畫角淒清漢苑秋湖海萍蹤人又遠尺書誰更問刀頭

送羅汝續南還

把袂離杯惜共傳君家白髮最堪憐漫游湖海三千里旅食風霜二十年明月心期滄浦上白雲家在粵江邊淒淒又向維揚別落木寒波送客船

送傅應秋南歸

送幽遐家我獨留覽時尊酒共登樓舟行南國迯江暮帆挂西風萬里秋歲序飄零憐越鳥天涯去住惜吳鈎可堪相見仍相别水遠山長寄我愁

雪夜寄懷溪上友人 二首

高閣寒江獨眺長天征鳫孤飛故人千里難見客子三冬未歸

一見樓前雪色因思溪上梅花滄海憐余作客何時共爾餐霞

雪中送縣黃氏諸子北上 二首

送君北上黃金臺淮水征航曉日開今夜飄零何處泊竹西亭畔笛聲哀

江淮飛雪滿河東爾去長安賦漢宮到日西山春正好高樓明月醉東風

揚州丙寅除夕

歲月催雙鬢浮生又一年鄉關渺何處書劍益凄然雪積千山暝雲深萬樹連憑高仍引望離思滿江天

春日游上方寺訪竹塘上人禪房 四首

步屧尋江路隨緣到上方日高丹鷲嶺心遠白雲鄉草樹含芳潤風煙接混茫隋家堤畔柳春浪沐渠長

披雲游古剎問偈欲棲禪共倚梅花閣因翻貝葉篇青霞吾道在丹壑此心懸何事勞形役塵蹤只自憐

春草正芳菲禪關隱翠微古堂僧定後荒徑客來稀煙散千山遠江空一鳥飛坐聽鐘磬晚雙樹思依依

徙倚蜀岡邊探奇思渺然看碑尋古井揮麈賦新篇野寺多逢客山家有勝緣倘成蓮社約何異虎溪前

泰州光孝寺留别法輪上人

十年萍迹歎浮沉此際因憐靜者心明月獨堪裁薜荔白雲猶自戀衣簪疎鐘隱隱千峰碧高閣重重萬樹深别去江淮淸夢遠他時書札復相尋

友人何于參自嶺南北上過廣陵訪余客邸

共宿十夕而别因賦此為贈

廣陵驛下大江干誰遣西來十日驩落魄憐余羈楚甸連翩送爾入長安分鑣自覺酣歌少仗劍休嗟行路難到日俠遊多樂事上林秋色月中看

中秋

千家疎柳送鳴蟬秋霽長空月正圓山勢北連平楚外海門東望片帆前坐聞戍角臨城起愁聽鄰礁閑閣眠借問淮南叢桂樹何人還賦小山篇

秋興二首

邗江秋色對躊躇五嶽年來憶著書多病已拋滄海釣窮愁惟問白雲居掩聰有夢頻成蝶彈鋏高歌不為魚強欲解嘲君莫笑寂寥半似草玄廬

兵戈世路感離憂（嶺外時有兵變）江國誰憐遠客愁談笑便能投筆去功名寧負抱書游疎礁城郭家家月落葉籬門樹樹秋莫向淮陰吊韓信漢庭元不吝封侯

[illegible]壽延樓遂登平山堂

隋家東剏汴渠流錦纜牙檣向此游玉殿淒凉鶯

淚夕丹楓搖落石鯨秋塞鴻南度經吳苑淮水西來下楚州莫向池邊歌九曲暮鴉啼處使人愁

游大明寺

平山堂在蜀岡邊松下清泠第五泉梵宇鐘聲千澗落江門秋色片帆懸題詩舊社人何處揮麈高齋客共禪更欲與君期出世歸心多在白雲天

送余沈二春元赴進士舉

四明才子最風流雙璧開函萬里秋落日悲歌辭易水青春獻賦上瀛洲雲浮五色聽臚唱花簇千門策馬游正及　聖朝新氣象追趨東觀侍　宸旒

贈許秀才

之子江淮彥高歌俠氣雄孤燈懸雪屋雙翮待秋風木食慙余拙荷衣得爾同邗溝一長嘯離合感飄蓬

金陵春日雨後同盛姚諸君子出游城南諸[illegible]寺遂登雨花臺

梅岡新霽後猶似雨花年說法空山頂齋心繡佛

荊江邊六代寺城上五雲天欲賦長干柳蒼茫起夕煙

過姚洪臚市隱園

中林一歸客行樂在茅茨水石今爲主烟蘿舊有期草玄芸滿徑舉白月臨池莫與公榮飲春山爽氣時

訪無着上人因題青蓮宇

東林池水淨何許種青蓮精舍開三徑幽期駐七賢經行明月下趺坐薜蘿前我亦尋支遁摳衣一訪禪

戊辰二月自金陵過京口遇雪有作

飄飄何處客乍别鳳凰臺爲憶三山勝寧辭百里來夕帆過海樹春雪點江梅卽此堪乘興猶如訪戴廻

游金山寺

久憶名函勝春風泛艇游巨濤吞寶刹朗月湧江流啼鳥窺禪誦飛花過石樓上方鐘磬晚天樂起峰頭

游甘露寺

甘露何年降儼然古佛堂老僧不說法童子自焚香大地慈雲合諸天慧日長一庵藏海岳空憶米家在

游焦山因謁漢隱君祠

冥心歸淨域幽賞且高歌泉石留人處煙霞奈爾何諸天開福地落日滿滄波爲訪焦君隱春深長薜蘿

初秋登迷樓

倦客開山萬里遥清尊頻爲故人招因憐芳歲留蓬鬢又見秋風到柳條淮水北來天湫湫岷岡西上雨瀟瀟隋堤舊是官河路莫向高樓怨玉簫

思家曲四首

鄉關迢遞樹重重尚隔巫山十二峰夢去不知江上路滿天秋色散芙蓉

愁來雙鬢似潘郎尺素無由寄孟光獨向高樓看破鏡夜寒猶自照西廂

飄零何處問刀環回首羅浮霄漢間莫似賓家頻

纖錦秋風西寄望夫山

闌干十二月如霜玉笛淒清客斷腸莫把彩毫寫

新恨只愁無鴈到衡陽

酬姑蘇張太學見贈

江湖落魄獨憐予鐵硯生涯自索居入洛幸逢張

太史游邛今見馬相如清秋淮海看停轡舊隱吳

門憶著書良晤不堪仍賦別白雲東望一躊躇

暮秋廣陵驛下送別王氏兄弟南歸

關河此別思依依淮甸秋高落木稀南國驚看魚

鴈杳西風愁送鵓鴿飛千行衰柳籠寒色一片征

帆向夕暉知是故園花滿徑應憐客子未同歸

歷游集卷下

南海李英少芝著

泗水驛樓晚眺

策馬淮西路飄飄作遠游闗山頻擊柝疲病獨登樓河繞龜峰出天連泗水流不堪羈客思吹角送殘秋

小除夕寓濠梁官舍對雪

奔走過殘臘辭家似管寧淮淝天共遠風雪路重經萬國會王會中原一客星此時無斗酒何以慰飄零

暮春泛舟游玄湖 二首

郭外玄湖勝風光欲暮春扁舟聊寄興泉石偶相親萬柳飄絲密千鶯轉曲頻滄浪還指點烟景與游人

行行三徑曲禾秀繞湖濱山鳥能迎客潭魚不避人緣蘋依水淨紅蘂梟烟新半醉淮西酒浮沉又一春

贈新葵張山人賦得書字

汝南天下士龍卧意何如玉樹春偏長金尊夜不虛持竿桐柏水問字竹林居狂客思瓊玖君能一報書

伏日同吳虎臣諸君避暑玄湖

海燕飛飛西復東幾人釣艇石湖中天邊珠樹三峰白鏡裏荷花六月紅落羽獨憐游洛客問奇時傍灌園翁煙霞處處堪招隱誰道淮南有桂叢

潢上釣魚得四十九枚戲成小詩

偶結西河叟朝朝駐水濱誰知麋鹿性還與白鷗親草伏情偏劇風餐歲更貧因思游北固曾作釣鱸人

寄郤山人長孺

昨見淮南使知君近著書隱同稽叔夜游似馬相如芳歲銜杯過浮名與世疏堪憐留滯客汝水憶烹魚

聞陸秀才無從游武夷山賦寄 二首

南征閩爾武夷游藥裹琴囊一葉舟此去曾孫迎太姥幔亭車馬莫淹留

吳鉤萬里美雄飛海內才名自陸機大隱屏前攬
秋色七閩詞賦益光輝

寄蔣秀才子夏

負劍西行入汝來別君當日臘梅開陸沉自笑泥
塗客淸夢時時傍琴臺

早秋郊園

蹉跎猶作客爲愛辟疆園漁浦亭臨水人家艇到
門白雲屯大澤秋色滿中原欲賦思歸引江蘺傍
酒尊

渡淮

西風淮右過客子意如何夕照長隄出秋生平楚
多衰楊連古驛落葉下滄波挂席飄然去誰知鼓
枻歌

寄郭山人次甫

三茅雲氣海門浮貞白年來不下樓客自巴邛供
一杖人從天地寄扁舟月懸方丈娟娟夜風起滄
溟颯颯秋淮上桂叢子樹發幾時招隱到山幽

贈朱明府仲開 二首

何年彭澤賦歸來未少柴桑酒百盃藍輿諸生今
又至不知西去幾時回

文詞高已嬈皇墳海內風流爾不羣多少侯芭來
問字柴門何但似揚雲

過京口訪茅秀才平仲

暫繫江邊艇尋君薜荔居白雲三徑菊落葉滿牀
書縱酒疑元亮傳經似仲舒慇懃還握手別去憶
雙魚

贈吳山人虎臣

千里翩翩獨往情應知嵩少有幽盟由來任俠如
長孺不但才華似士衡入社每懷匡岳約還山嘗
擬鹿門耕嗟余落魄風塵色笑解吳鉤贈爾行

春日出郊游鄢莊 二首

馬上垂鞭問竹扉東風吹我薜蘿衣郢中誰道陽
春曲此地楊花似雪飛

載酒春山路不迷平原千里草萋萋看花深入花
源去無數黃鸝傍客啼

寄劉仲光

隋家隄畔柳如煙玉勒金羈俠少年　闈道劉生能
結客春光應在酒壚前

留別吳山人虎臣

雪色雙龍劍誰知又解攜余歸思問寢爾去尚羇
棲涕淚天俱遠河山日易低依依今夜夢猶自戀
淮西

普惠寺飲餞郎席留別王雲卿

中原馬首白雲開雙樹林邊盡此杯明日過淮還
憶汝西風搖落景夷臺

重過虎溪因憶胡氏諸子

遠遊曾共此棲禪蓮社題詩已十年舊客重來僧
易老相思殘雪滿山川

清遠客舍春宜對月感懷

十日家何在驅馳度此生苧衣江鴈信菰米海鷗
情迢遞川空迥徘徊月自明山城春草綠愁殺杜
鵑聲

陸山人華甫見過山房二首

迢遞楳花國憐君向此游征舫能二葉行李秖雙
鈎白髮滄江夕青山鐵笛秋稚川今度嶺真不負
羅浮

汝水分攜後余歸又二年停雲勞夢寐玆夕共周
旋梅蕚沾山雪芝枰引石泉釣竿吾欲荷一泛五
湖船

重赴京師留別山中親友

結束事行役扁舟欲問津秖因游俠去不爲仕山
貧飄泊憑孤劍驅馳愧此身別君多慷慨相憶白
綸巾

爽臺詩應教

大江江畔是平臺猶有西山一片來爽氣乍從千
里至白雲曾傍五城開人推大雅標詞苑春逐清
歌進酒杯幸得追游逢賦雪侍臣誰敢並鄒枚

浮梁大雪過祁門

鴻鴈盡南飛山山落木稀鄉關何處望鞭弭幾時
歸雪色催征騎楳花點客衣新安江上水莫遣送
斜暉

過休寧訪邵長孺

河上三春別鄣山千里來長途初解繒獻䄂一銜
杯我自緇塵客君稱白雪才莫教分手易相憶在
燕臺

雪後遊齊雲巖

棲眞十載夢天都一入名山似玉壺上帝宮庭雙
鳳下羣仙樓閣五龍趨雪飛白岳紛零亂雲過玄
洲乍有無欲向闕門瞻紫氣流沙西去此身孤

游吳舍人園

禁闥辭歸日靑霞道自尊翛然叢桂隱何異辟疆

園大隱今逃俗高林已遯諠飄飄南海客短褐一
登門

過長源訪程子虛

識面雖相得勞勞念倣裘天涯余浪迹海內爾名
流鄣郡稱詩客甘泉獻賦秋他時還把袂策馬入
皇州

過溪南訪吳虎臣

汝南分手各淒其屬字何由慰所思嶺嶠驅車莘
大隱煙霞披褐赴幽期孤征欲賦懷空壯丘壑山

逢賢已係飄泊風塵那可道報君惟有白駒詩

贈程生

滁器臨邛客千秋事可同釀成新白酒種得嫩靑
菘混倫壺中叟壽師河上公應知深寄迹巾舄復
西東

過滁州游瑯琊寺

滁陽尋福地江上早春時談塵僧開閣揮毫客賦
詩諸天殘雪暝雙樹白雲垂欲學無生法皈依尚
遠師

再至京邸春日書事

五陵游俠地春曉獨徘徊御柳層烟散金隄一騎
廻晴雲飛碣石殘雪照燕臺十載周南客公車此
復來

寄顧使君

錫山家慶日賓客滿華堂五柳當門色雙珠照乘
光祠䨇憐白髮持釣愛滄浪世業靑箱貴承恩在
建章

周文學見過

爲客依僧舍西來兩獨臨徑開黃葉積牕掩白雲
深落魄憐生事俵遲兒素心朱絃能一奏豈是爲
知音

都下遇邵文學長孺有贈和答一首

傲倪薊門下重逢感慨多奏書君未遇彈鋏我能
歌燕闕頻車轂江鄉有薜蘿壚頭堪醉否容易隔
山河

丙子早春送方元素還歙

郭生臺畔柳折贈正逢春去矣江南客淒其薊北

人東風吹大陸細雨溼征塵未許辭楓陛黃山作
外臣

送羅范陽山人游嵩山

長安送客處把袂思悠哉馬[illegible]雲盡關前岳色
開飛鴻過大澤積雪滿平臺爾采三花樹何由遠
寄來

答田博士

風流田國士江左自翩翩似是居𨁥客今逢入洛
年甘泉秋獻賦碣石夜談天愧我雙釣色蹉跎傍
日邊

丙子除夕

窮愁一歲過何事滯燕臺栢葉觴仍舉梅花使不
來銀燈寒影照玉漏夜聲催明日南樓望江鴻漸
欲迴

贈別郭太學建初還閩中

君今天下士更有古人風俠自留燕重才因入洛
雄星辰憐聚首江海歎飄蓬別去傷春夜閩山在
夢中

送王體仁之豫章

上林春似海君去莫能留御柳千絲密黃鸝丁吽
秋山青廻夕照雲白度江流到日燕鴻過題書及
蒸少

秋日臥病顯恩僧舍承鄔文學汝翼貽詩枉
問賦此答之

寂寂掩松蘿秋聲蕭寺多勞君傳七發爲我起沉
痾書似文園病貧能杜甫歌京江他日夢迢遞阻
滄波 時文學將歸末二句故云

送潘上舍子朋南歸

臥病難爲別君今問寢還秋風吹潞渚幾日過秦關照乘滄池月藏書白鶴山重闈方健飯須早入朝班

送陸山人華甫還吳中

抱病憐君去銷魂不可言飄然歸茂苑念我臥祗園水國蓴羹美秋陰桂樹繁扁舟還有約江上訪柴門

齋中對菊懷靜修上人

病起逢搖落黃花開幾枝獨憐居士屩曾誦遠公詩斗酒難成醉緘書有所思脩然雙樹下明月與君期

歲暮

薊北歲欲暮蹣跚步不勝天涯雙白髮客舍一青燈浪迹已如此崑棲尚未能梅花千樹發心寄嶺雲層

自述

鐵硯生涯老鶡冠煙波三載負魚竿梅開薊北孤颸令鴈去江南一字看醉哭窮途非阮籍高歌長鋏愧馮驩自憐落莫風塵際多少關山道路難

丁丑除夕

爆竹京臺夕浮生客似星風塵憐馬走天地寄鴻寘易水迎春白燕山送晚青所思千萬里飛夢下煙汀

送李上舍南歸

少年游上國名冠魯諸生惜此三春別飄然萬里行承驩懷綵服奏賦望金莖歲晚吾將去山田欲課畊

送邵太學使江南因歸省覲

一軺南去日銜 命出西京山驛占星候江帆帶月行闈居潘賦樂奉使陸裝輕綵服來須早金門待長卿

答李明府緘遺葛屨兼貺六韻問病二首

詞人能解贈黃帽與青鞋抱是煙霞疾淒其土木骸短藜扶蹇步芳草動歸懷誰道緇衣館偏憐破硯齋

白馬長安令投余大隱篇封緘遺側陋懷袖奉周旋嶺嶠青霞上關門紫氣前流沙他日去稽首著書年

贈姚太醫

吳下醫名大人推鮑太玄家聲千卷在儒業一經傳賣藥能供酒持節不挂錢相如獨消渴願乞上池泉

送蒼雲上人還金陵 上人善畫竹

滄波秋色遠一葦渡江東別路風沙外還山幻住中碧雲詩欲擬蒼雪筆偏工去矣成千里緘書寄塞鴻

送王鴻臚歸養

詔許潘郎去秋風畫錦歸楓江辭魏闕菽水奉慈闈禾秀太湖石棲霞白板扉長安西笑日莫遣滯漁磯

都下逢孫伯遠時有嶺南之行賦此為贈

多才憐小阮不但語驚人偶作并州客悲歌易水濱雙鈎狂自舞十日醉為真別我羅浮去梅花萬樹春

送靜淵上人南還

折柳仍南渡拈花自北歸紫衣看獨往白社又相違江練春題句山罏夜掩扉思君何處夢遙傷楚天飛

送程太學無過歸自新安 二首

談經名冠魯諸生俠氣翩翩寶劍橫何事今朝成去住五陵芳草不勝情

承顏歸去意如何白岳黃山隱薜蘿此日江淹猶賦別太行飛去夕陽多

送程上舍虞仲歸省新安

春鴻飛欲盡何處望新安送爾揚鞭去還家戲綵驩山霞裁作佩陂竹選成竿吾亦將歸客滄洲老鶡冠

朱博士以禮上人畫竹索題 二首

南來長千僧解寫江陵竹有斐德不孤為君誦淇澳

高閣日盤桓來從雪裏看誰知廣文館偏有翠琅

玕

訪何元貞不値馬上口占

萬木凋零夕照間蕭蕭朔氣下邊關雪中騎馬咸陽客猶似山陰訪戴還

題張光禄紀游畫卷 六首

瓊樓觀海

遼陽使者日臨關公子趨庭望海山倚馬揮毫銘已勒恰如張載劍門還

曲江游眺

漢家宮殿曲江頭更向慈恩寺裏游應是金錢曾詔賜玉莖瑶管醉高秋

皐蘭觀獵

白草黄沙羽獵齊將軍鏖戰馬頻嘶籌邊已斷匈奴臂百萬蒐田大夏西

金陵懷古

誰似南游美少年扁舟桃葉渡頭煙烏衣朱雀今何在惟有長千古寺禪

虎丘訪僧

呉王宮裏樹啼烏伍子祠前草亦蕪頭白山僧忘說法劍池西畔梵堂孤

仙宮祝壽

稽首清都寶殿前五雲晴日麗中天三呼猶似嵩山下長爲　君王祝萬年

送王運使赴長蘆

冠蓋肅驊騮仙郎賦遠游玉珂辭　帝里朱戟過滄洲海色千門曙春煙萬樹浮早成鹽鐵論國計借良籌

歲暮訪楊茂才客館

星霜老却一荷衣回首窮途萬事非旅食逢君憐歲序羈棲久客待春歸孤琴短劍寒相傍白石清泉夢自飛豈但呉門容市卒江南還有釣魚磯

庚辰人日書懷

虬潛懷舊隱鳳宇久沉冥又値人爲日堪憐客是星窮愁雙眼白下走一衣青木榻誰相問遼東愧管寧

酬楊茂才見訪

上苑春初暖重逢話故山傭書君自匿投袂我將還馬磨頻資客牛車待出關飛雲高絕處他日憶躋攀

答傅生

昨得南來札開椷字字愁蒼茫關樹盡迢遞漢江流朔雪家何處秋風客買舟輒思雲卧好焉敢負羅浮

酬容彥存見訪

乘興誰知是子猷過存意氣忽千秋邊歌雪後空

蘆管客計春深尚荊榛何事乾坤多感慨自堪閒里共沉浮酒泉不似傭書日莫向班生論拜侯

贈聶丈人 二首

何來長嘯躡雲煙囊似韓康賣藥年自昔灞陵無二價相逢誰解識神仙

山中大藥幾時成黃帽青鞋入漢京休怪兒童驚異貌共傳三耳是先生

七夕

風塵六載客京師寥落丹崖桂樹枝七夕每逢長卧病雙星何事怨將離多愁宋玉難成賦短鬢潘郎漸有絲江漢蒼茫秋色裏閨門猶自滯歸期

秋懷

荒齋客已六年逋故國山川夢寐俱雙膝每勤參大士一編寧解著潛夫誰憐久病癯如沈獨有交游俠似朱却望秋江南去路烟霞堪自老頭顱

酌別友生

新豐市上少年場握別壚頭憶故鄉莫謂李生貧

徹骨贈君惟有劍如霜

秋風

故國椷書絕塞鴻關山何地不秋風軍符南入兵戈裏虜騎東來涕淚中（時詔勦南賊鉞時秀土蠻窺山海關頗急）拙計烟霞思東楚浮生滄海歎飄蓬登樓頗似荊州日王粲淹留賦獨雄

酬朱子厚方永叔二公子見寄

公子翩翩氣自豪梅花雙使念綈袍何來樂府傳魚素並向詞林識鳳毛家出南陽連知郿名標北斗起風騷樞衣一望三千里嵩少崚嶒月色高

與黃表兄夜話

高樓玉笛朔風驚落魄長安弟與兄中夜飯牛羞甯子幾年投筆學班生天涯已倦驅車走海上將歸把釣行搔首鄉書遙阻絕漁樵何日罷談兵

辛巳元日對酒作

鳳曆初開日春風寬客懷浮生元草莽縱飲自茅柴落羽八千里行歌十二街飄然吾欲去丘壑躡芒鞋

再酬朱子厚方永叔二公子見寄

青雲桐栢臥烟蘿二妙芳名謝氏多南陌看花應並駕西園飛葢共高歌聽鶯尚待華陽館械鯉頻傳易水波以我俠游消歲月江湖偏自憶漁簑

訪曾叅軍留酌遇馮朱二山人同集

叅軍高興劇醉客酒如澠意氣論千古風流冠五陵朱家名自俠馮衍賦偏能不厭貂裘敝恒陽共一登

哭芳弟 二首

荆樹庭前別北來音信稀無論生是寄只道死如歸鶴髮家何在鴒原事已非關山燕粵隔憶汝但柴扉

骨肉傷凋謝泉臺杳奈何逢時仍夢寐葬地且烟蘿明月三江水扁舟一釣簑凄其憐大被夜夜淚痕多

出京留別諸君子

一出關門誦五噫山川迢遞欲何之不堪獨客牛車送秖為雙親鶴髮垂白社解攜行復戀青春作伴去無疑別來倘念羅浮隱須托鱗鴻慰所思

德州晚酌

岳色晴堪望平原夕照長沉㝠思曼倩縱飲問稽康何處緇塵客還山薜荔裳河船魚鳥近搖筆賦滄浪

徐州覽眺

汴泗千秋地飛艘向此行河更春漲起山隱暮雲平疎柳南歸夢征鴻北望情天涯勞尺素迢遞隔神京

淮陰夜泊

河水日悠悠南征達楚州荒凉何代郡飄泊此時舟漂絮曾施食持竿亦拜侯孤城欹枕臥一夜聽東流

廣陵贈陸秀才無從

憐君偃蹇老諸生海內論才有大名白雪一時稱寡和綈袍終古見交情山居歆世稽中散道路還家阮步兵十載舊游重把袂竹西亭畔楚雲平

渡江

長江那可渡白浪澂秋烟歌後猶持檝愁來一扣

舷飛帆晴樹外歸鳥夕陽邊飄泊知何處漁燈傍客眠

金陵客館秋日寫懷

西風颯颯白雲秋病後飄零感敝裘一騎乍從燕市下十年仍作秣陵遊移舟夕酌壚頭酒問月頻登江上樓喜得南來家漸近不堪歸夢過羅浮

九日陸山人華甫見過夜集得歌字

雙劍頻能合羈栖思若何佩萸酬令節酌酒一高歌馬字秦關遠牛衣洛下多燈前君且醉行樂在煙蘿

訪無着上人

吳市吹箎客閒來伴衲衣似因玄理妙益覺俗塵非落日停滄海寒雲擁翠微竹爐煨芋栗談笑坐忘歸

答方永叔見寄

齋署青燈下飛書見遠情登樓瞻岳色隱几聽江聲明月雙鴻過西風孤劍橫憶君多慷慨千里結幽盟

得朱子厚書却寄

迢遞南陽使慇懃報尺書仙山君駕鶴賓館我歌魚風雨青萍氣烟霄白水居西園高讌日飛蓋更何如

白下逢張太學幼于

淮南一別不相聞茂苑深棲最憶君龍臥劍池藏紫氣鸞飛鍾阜嘯青雲乍驚蓬鬢飄霜色共向茅齋坐夕曛自昔才名稱綺歲風流何但漢終軍

普德寺尋悅上人不遇

此中懷淨土猶隔幾塵沙金界風烟色珠林日月
華悟來雲是影講後雨爲花何事支郎去疎梅一
樹斜

游報恩寺訪恩上人

躡屧登金地逢師一語同此生元似幻無色不成
空慧日開靈境慈雲護法宮未須談六代禪藻在
江東

夏日卽事

無家吾已慣豈但似山僧延客不沽酒呼童或爇

冰茅齋空四壁蒯劍照孤燈獨有羅浮夢依然在
曲肱

懷靜修上人 二首

支郎詞賦不羣才雙樹林中白社開匹馬解攜江
左去相思多在鳳凰臺

溪頭三笑別時情薊北江南萬里程獨有八行憑
塞鴈心隨明月過西京

贈萬山人未夫

海內論騷賦君如楚大夫馳驅稱上乘名姓冠西

都夢與湘江遠身隨漢月孤袖中雙劍在人識是
昆吾

將發金陵逢盧部掾達成飲別

世情何必論炎涼巵酒君能典鸕鷀久向粵南懷
陸賈偶來江左得周郎功名尺寸烟霄外桑梓交
游水石傍磊落泥塗唯我拙歸心今在白雲鄉

度嶺

舍舟橫浦度梅關匹馬驅馳萬仞山却憶鹿門妻
子在犂鋤蓑笠待人還

溪上

溪上西風吹鶡冠家貧歸計强承驩誰知闕下傭
書者又向滄浪理釣竿

游浮丘

一叩朱明戸天南此地孤白雲開薜荔秋色散蘼
蕪蒲礀誰名漢訶林不屬吳賜歸榮秘監何但鏡
爲湖

中秋德慶舟中同歐黃蘇諸君子翫月

漓江水南下海甸月東升野客坐仍立林猿牽欲

騰團圖愛光景萍梗戀良朋念此綢繆夕枕樓沉
醉凭

入南江口至羅定值病遂東下

西游忽兩月何事滯津途牛馬身空老烟霞病未
蘇朝餐足野蕨晚酌覓江鱸值此西風發扁舟過
五湖

泊厓門吊古

宋家飄泊到厓門終古令人一愴魂此際征帆不
可渡滿天風雨下黃昏

初至大麻山中呈歐黃陳趙諸樵長

褐衣猶愧老明時骯髒何人念鬢絲滄浦釣竿今
甓舍麻山樵斧復相隨入林猿鶴迎新侶到處烟
霞似故知躡屩憑高一長嘯蒼茫秋色海天垂

戊子春日督學郭公招遊羅浮值患足瘡不
及往悵望賦此

敢云禽尚婚嫁畢五嶽以下擬游從虛度一萬六
千日（時英四十五歲也）無緣四百三十峰只今浮江望綵
鵠憶昔登岱佩蒼龍值此春光未能往悵然海水

心朝宗

得王使君裕叅書却寄三首

使君風雅世間稀薇省芳尊醉布衣綵筆題詩辭
粵嶠至今山色有光輝

陸賈裝輕亦漢臣五羊人吏送江濱量移　詔下
趨東郡司理扶風第一人

塞鴻南下過秦關萬里緘書慰老顏欹枕松窗明
月夜夢雲飛繞太行山

歷游集後跋

大父與虞部君同官又相得也余髮未燥耳虞部名想聞其風采無何虞部化爲異物大父相繼喪逝中郎之籍誰付玉樹之埋已灰高山景行情何能已尤將愛延于屋烏敬屬於虎賁李英其舊記室也有清才能附驥起舉從虞部終身北走燕趙弔烈士之踪西過淮梁感夷門之恩東歷三齊起彈鋏之思名山則岱宗會稽靈川則黃河雎洛往還吞吐遊亦勝矣英實有濟勝之具若歷游集能

出入唐名家工五七言近體長安諸貴人多與遊虞部倦遊歸英益貧窶席門繩樞無以御風雨沾販無以具饘粥英已二毛種種使有鷦借一枝寧至滌器當壚詩律亦應細也余過李英英道少年事雲泥虎鼠蒼白頃刻變耳因泣下淚淚沾襟嗟夫自龍沒延平鶴歸華表更無有以國士待英者使英詩技止此青衣混俗將終其身才人折挫置其然乎英幾與虞部不朽余謂英固囊錐以割痏而益顯虞部固詩祖得傳法沙門不翕張吾三軍哉書之集後不特志英能讀書壓倒流輩一以志夙世通家爲懸劍空壠恨也

萬曆庚戌嘉平南海周光祖叔譽跋

當壚集序

吾鄉自歐虞部公與從伯元史輩結社海雨而龍津詩學赤幟嶺南矣李英以青衣執御虞部公學虞部公為詩向所唫詠已膾炙都人士口一時名公鉅卿無不重李英詩并重李

英矣及虞部公賦歸來李英亦隱居小洞結酒肆以蔵名焉日與四方文雅之士縱酒長唫或贈答褒思登臨遊適寄託遐緒發舒懽悰無不聲之長歌短句以展其倘徉自得之趣其于詩可謂老而不厭窮而益工者雖然為

讀李英之詩曰以憐李英之才而猶寃李之遇也夫士固有皓首工詩而不遇孫陽終困伏櫪李英一旦奔走青雲之末而貴倨賢豪咸願把臂反懽以為足償一當之遭際矣即浮沉綿落而長者車轍酒人篇什猶時不絕於吾謂

酒壚流亞有李英猶越之雪蜀之日耳若其情興所觸飲輒醉醉輒歌旁若無人則庶幾有俠者風吾愛其詩之足以成其俠而爰壽諸梓以布同好

萬曆甲辰閏九日黃積中伯典甫撰

覺吾山人潘子碩書

當鑪集詩引

此李英詩從執御先伯兄致水部政
歸南海以後所為也詩幾二百篇乃
取拔其可〻與鄭廉成家之蕭穎士僕
役與夫衛青盲為僕臣同轂者得一
百五十首名之曰當鑪集其志於詩

大篤矣李英執御伯兄宦二十餘載
伯兄翰觴夕詠一詞落稾輒命就書
寫校讎案牘常二更賈火少寐且與
入詩金馬門李英率僕隸先凡韶之
士交歡先楨伯亦顯交歡李英其詩
進〻在韶之士口所與輒贈其篇編

高高屏綏幅一海內鉅卿名公傾蓋
酒之篇什令諸詩其在海上流洽之
間臺榭肩船之中無不誦牛童馬走
之口嶽不適不有託根其能滋蔓李
英未為不遇也秣陵王典客彥語選
李英韶下詩二卷海陽鄭其孺太原

王壓閩海鄭性之序其槩且也李英
詩得之伯兄漸漬篇章寢淫詩雅開
元大曆風氣橫流不必當鑪集所可
傳矣夫當鑪集者適其家于小洞水
口幔張酒肆盲謂卯辟等其卿消渴
等其卿傭保雜作等其卿第不知當

鎦人等若不故畀詩髭墨蒼謳唫論樵問曾是李英龍鍾語是亦足喜李英酒鎦得意答之燕趙慨慨涼楚追遊鄉又一時也楊太史用脩謂韓退之詩若文力量不配魏晉魏晉不配先秦前漢明矣若以最所謂鄉相名流集贈王風雅頌之音爲鎦前鑄寶從此爲可畀可以名當鎦冠畀可將與詞人雅士政之倡鄉髭髭之言爲不謬也

甲辰九月朔後四日樵人歐大章識

當壚集

南海李　英少芝著

同社盧師孔達成編

初開酒館承歐黃蘇李諸詞客過存篇什酬答一首

堪憐六十烟巖老憶昔西游舊故知入社久從詞客賦談天曾有尚書期敝貂歸臥貧無似滌器當壚胡所爲但有羣才題下走風流不減五陵時

元夕旅泊石灣楊明壯攜酒見過舟中

江鄉晚泊歎蓬飄載酒勞君慰寂寥總爲生涯羈逆旅共看燈月慶良宵笙歌到處人同樂春色盈津榔獨驕草莽山林當盛世清泉白石老漁樵

春日游永泰寺

東山開寶地方外有良緣偶與許詢輩來茶支遁禪晴光分翠岱春色滿諸天不盡貪幽興松林鎖夕煙

清明日謁先考妣墓

獨抱終天恨思親淚未乾墳塋一沾灑風木幾[illegible]

殘日落猿聲急雲愁山色寒泉臺封閉後形影[illegible]中看

題青白萊圖贈鍾生

傳家青白凜寒冰種得畦蔬積雪層聞道二公曾不屑灌園何但似於陵

題崇恩茂異卷

逸士名偏重風流似鹿門一時推碩隱萬里拜皇恩白髮家多慶青霞道自尊高堂榮綵服須客滿前軒

送盛泰甫還無錫

浪迹大江湖長安舊酒徒散金交態盡抱劍客情孤張翰思歸切虞翻感滯無明朝關外騎飛夢到三吳

送李上舍謁選入京

翩翩公子謁金門元是忠貞太僕孫自昔西京功業盛赤心知爾報　君恩

酬關歐諸君子見訪壚頭

王謝多佳士冷然調絕奇無懷能道俗有酒即[illegible]

知市隱身何在盤餐老不疑獨憐生計拙雙鬢白如絲

贈黎道士文登

祗壇深處集大法未空傳世界看成幻沉冥卽是仙河山千古夢星月一壺天老魄承玄賞論交不記年

黃山人元良見過敘㵎故韻有作

壚頭一見病懷蘇猿鶴相依謾喚呼轉眼韶光容易老三山清夢未嘗無

端陽日同歐黃諸君子集海西詩社得情字

詞人雅會酬佳節酒泛菖蒲及我情落魄無論形似鶴放懷眞得飲如鯨綠荷荏苒憐霜鬢絲筆縱橫負友生何限風光看世態江鄉惟有白鷗盟

夏日承何梁歐七君子過集得煙字

翠竹蒼松舊有緣尋芳載酒一陶然龍津流水通三徑仙洞幽期駐七賢市隱憐余栽薜荔海門極目靖烽煙相逢總是忘機侶欲唱菱歌上釣船

伏日承歐梁黃關何諸君千過集得逢字二首

何意旗亭會高人不易逢藏身非大隱生事似孤邛白雪難爲和青霞好寄蹤羅浮堪寓目將去踏諸峰

水邊堪避暑對酒一狂歌高適應酬李羊生屬和何亭開荒徑遠客過竹林多竟日從驩賞幽盟在薜蘿

訪歐隱君少玄留飲偕何梁二文學同賦壚字韻

十年憐此會搔首二毛餘酌酒頻彈鋏高歌不爲魚參天深徑柳捲幔滿牀書客過多羊仲風流在草廬

早秋述懷

海上秋風不斷吹依然爽氣入茅茨滄波有約鷗同適古道無人劍獨知老我力貧何借託撫兒閑懶忝愚痴嶙峋丘壑容雲臥不似咸陽作客時

關黃歐三文學枉過時陳二山人所寄贈詩率爾酬答因訂中秋之約

秋色蕭蕭楓葉丹每聽砧杵輒憑闌爐頭濁酒[illegible]
三益嶺表高才美二難風雨何時龍劍合[illegible]
夜鴈聲寒臨流欲發山陰棹明月滄浪把釣竿[illegible]

黃氏諸君子過酒肆

謝家兄弟好傾盃酒杯中今雨情偏洽罡風氣更
雄海天飄白露秋水接長空不異桃花路歸舟趂
晩風

中秋後二日承李少思蘇仲輅歐仲岳蘇四
郎林覺菴李少似李少修蘇虛白梁小鸞李

伯玉李季玉十一君子攜壺榼泛舟見過酒
館遂登海西臺得杯字文字

滄水堪乘興移舟閶下才幽期秋霽爽散步竹林
來慷慨看雙鬢慇懃飲百杯壚頭憐此會賡詠思
悠哉

南海稱多士騷懷竟不羣登臺同覽勝揮麈一論
文絕巘生秋色滄江下夕曛陶然河朔飲彩筆賦
如雲

答蘇秀才履周愚公 二首

蕭瑟西風嘆敝裘蒼林搖落片雲浮海天夢斷清
山暮江國書傳白鴈秋却憶孫生今閉戶可堪[illegible]
粲獨登樓芙蓉碧水頻搔首欲上龍門一泛舟[illegible]

寂寞荒齋漫抱琴焚香兀坐憶知音倦游垂老滄
洲隱消渴將期白社吟巖桂芬芳秋氣早海波迢
遞暮雲深水村十里人難見清夢時時到竹林

霜降日承盧逵章鄭宗先盧啓祥見過得尊
字

十載歸來隱故園交游頻得話寒暄披襟漫爾情

何極往事淒其舌尚存竹杖隨緣丘壑勝貂裘無
那雪霜繁明朝白社枌榆會好向高臺更一尊

壽儀部冠帶歐元濬五十一初度

閃閃幔亭霞鋪筵作玉華極南星入部初度壽名
家從事尊餘酒陶公徑滿花未論眞出處鶴氅表
烏紗

李山人裕尹見過得橋字

巖岫桂香飄逢君渴病消似憐羅黍約不惜馬蹄
遙采秀懷丹訣尋眞度鐵橋滄洲吾道在誰肯[illegible]

漁樵

答吳門王百穀 并引

百穀詩哭王公虞部書中詢虞部兒男兒弟若而人皆克紹箕裘否後及李生消息故云

荷衣鶴髮老滄波尺牘遥傳念釣簑目斷天涯秋月滿夢飛江左暮雲多新詩古調難爲和叢菊丹巖只自歌海内才名珍重意著書終日掩藤蘿

九日同歐黃諸詞人登海西臺得山字

高臺令節一躋攀未敢題餻大醉還白社羣才騷興劇堪憐落帽似龍山

重陽後一日過訪蘇惟奕書館黃宗賦攜酒檣復登海西臺因訪惟奕九日韻

幽人把臂海雲間十日重登賦小山臺上且看離菊綻酒中那計杖錢慳扁舟遠水仍同泛白鳥聯翩頃過關樵采舊游酬酩酊夕陽西下躡雲還

同盧達章訪蘇惟卿留飲得居字

遁跡思何如琴尊樂有餘論交難忝約愛爾鹿門君檻外千絲柳牀頭幾卷書青霞長作伴吟詠傍栟櫚

送潘光祿子朋使汴還 朝

仙郎封事奏彤闈策馬關門去似飛不但前驅擁負弩還 朝侍從有光輝

同盧達章訪霍衍榮酒館步黃山人韻題一首

黃鶴樓中蹔寄身躬耕何異鹿門人交游不厭頻來往縱飲狂歌醉是真

題南霍草堂贈蘇文學經佐

日南珠不現東閣未招賢卜隱青霞谷長吟白雪篇登臺標岳色捲幔散秋烟拂拭凌雲起行看獻賦年

訪梁蘇二文學館中留飲得秋字

二妙青雲客勞勞念敝裘開尊情繾綣撫景甕淹留水國魚龍夜山齋桂樹秋無論生事薄吾道且滄洲

游小金山龍峰寺

空門幽絕處繫艇一登臨壁削江浮玉雲垂地斷
金斷碑穿竹徑揮麈坐松陰千載峨嵋客回看[illegible]
世心

送歐春元入京赴進士舉

平陽蘗蘗擅名流白璧黃金萬里酬雄劍龍吟過
易水青霄鸞翼發靈洲殿前五色聽臚唱花下千
門策馬游邊海窮荒疲困久為疏時務奏 宸旒

送歐四公子倒入儀部并從適兄北上禮闈

少年游上國名冠部儒紳惜此三冬別依然萬里
人天涯同大被終古見情親總是班行侶明時獻
納臣

初冬日梁歐黃馮諸君子過集得詩字

客似高陽會茅柴醉不辭黃花堪縱賞綵筆更題
詩海甸當搖落田園亦暫期相隨猿鶴侶釆秀欲
何之

歐雷二子往游西粵見過宿別賦贈二首

罷釣歸時獨掩門客來肯對濁醪尊夜深宵[illegible]
堪煑自昔田家老瓦盆

月照牂牁江水長扁舟明月度端陽遠途無數[illegible]
征鴈好寄西來字八行

訪陳隱君如初

隱居君有古人風傲世煙霞俗不同自愧登堂非
孺子誰知下榻得陳公高歌斗酒情何劇起舞雙
鈞氣並雄念我貧身猶可笑持竿日向海門東

訪關山人少璋

只今文學老栗里是淵明菊植東籬下尊深北海
情披襟惟意氣彈劍薄功名不厭過從數綈袍念
李生

[illegible]茂修見過

故人憐久別握手慰生平短劍三江約扁舟萬古
情牕前飄木葉沙際落鴻聲且醉壚頭酒何如阮
步兵

余茂祥見過

廿年如一日戀戀見君情蒯劍驢相合松醪且共
傾解衣無范叔把釣有韓生不用悲淪落惟知[illegible]
姓名

步韻酬答吳秀才彥家

一瓶高挂白如銀司馬當壚秪爲貧巖下拂雲丹
桂發籬邊傲雪菊花新青山憶爾能招隱猿鶴[illegible]
余偶結鄰折葦渡江將入社平原十日飲爲眞

步韻酬答鄭秀才肖筠

何事披書臥竹園新詩贈我古玄言相思兩地孤
琴在徙倚高齋四壁存剡曲浮槎吾欲發隴頭飛
雪興猶繁搖心聞落梅花弄能使壚頭倒玉尊

順瀾詩賦贈曾艮明

披簑頂笠粵江干沽買炎凉道轉難汝爲生涯羈
大邑每從仙舫泛洪瀾茅柴招飲多酬醉菉菊幽
期幾度看追憶齊王當日事淮陰曾把釣漁竿

冬日酒館即事

朔氣蕭蕭遍海濱寒梅瑞雪隴頭新五花騎至高
陽侶一葉乘來剡水賓雞黍無忘中散約交游不
厭長卿貧荒凉四壁琅玕密所得詩人共酒人

酬梁文學義年

日落寒江罷釣回食貧懷抱若爲開相思黃鶴[illegible]

前月獨對丹丘雪裏梅舊業聞君當絕唱新詩[illegible]
我見高才誰知昨夜燈花焰尺素勞傳使者來

來鶴洞中訪雲卓道人

老却滄江一敝裘同聲奉引醉鄉游霞棲每憶山
陰客雲霽頻移剡曲舟傲世洞中歐似阮問奇門
下李如侯誰知法海多靈氣風整應難下雪鷗

寒日過伏龍洞草堂歐隱君乂玄席上賦贈

梁文學義年歸省

水村市上臘陽天長傍花邊共酒邊漁艇棹歸餅

釣侶龍池星聚遇詩禪高歌北海尊同倒遙望西
枝月照圓方外雅游憐去住竹林社會又明年

癸卯除夕

窮愁憐此夕秉燭坐更闌歲月催人老生涯濁世
難枯腸甘淡薄霜鬢易摧殘風木親何在牛衣只
自寒

甲辰元旦（余生於甲辰時行年六十有一）

曆書初啓日花甲又重逢文字參詞客青山伴老
農東風吹薜荔春水浸芙蓉夢寐飄然去羅浮四

石峰

六日承闕歐黃諸君過李英飲栢葉酒

何處春山不可游雪消澌水下滄洲野人垂老藏
丹壑詞客高懷念敝裘栢葉杯傳知己飲魚腸劍
合拙機投夕陽西下趨歸路乍看梅梢月似鉤

人日承歐山人仰德同廼郎長君見過雅集

因懷梁山人啓元

玉勒金羈探早春何勞喬梓訪荊榛初開社會尊
如海漫賦風光日是人無恙柳條當眼嫩蕭然白

髮滿頭新五噫歌在懷之子共擬乘橈一問津

元夕觀壇燈

紛紛冠履護星辰魏紫姚黃樹樹勻五夜昇平驩
醉月一方饒樂逐行塵香煙近海羣靈集淑氣回
春萬戶新風土年年還此會燈花紅照俠游人

春日過黃文士伯興爽然堂聽倫文叔鼓琴

午玉蘭花下

短褐逍遙問仲宣山齋習靜坐談玄廣陵調絕誰
傳散茂苑香移自爽然萬壑松風吟膝上一枝蘭

玉撲尊前同懷借得同幽賞勝事能無記往年

訪歐文士子敬說劍齋

芙蓉溪上絕塵埃烟水蒼茫一徑開大曆工詩猶
善酒高齋說劍識雄才少年氣色冲星漢上駟桃
花笑駑駘海闊天晴沙鳥過不張弓箭許重來

過韋涌再訪方山人際明不遇 有引

方山人素雅厚前歲臘月專訪不遇因逢
莫文士深酌而回今春再訪又不遇偶逢
張道士醉飲乃歸歎會晤之難悵然賦此

春早憑高望大洲棕鞋桐帽過江頭問津何處尋
安道挂席東風送子猷幾度關門占紫氣再來巖
壑覓青牛白雲深鎖人難見興盡空回剡曲舟

對酒

飲者之名歷代傳劉伶李白酒中仙六旬花甲須
臾事人世幾何享百年

何奕猷洗于覺二子閑過

老人生事只隨緣交得詩禪更酒禪雖是出家
握髮何如不笑虎溪前

歐盧二社長見過得雲字

二子情何洽風騷與我羣盟交傾濁酒世事若浮雲鶴唳樓前舞鶯啼徑裏閒酕醄歌一曲海岳駐斜曛

訪張子覺留飲賦此贈之

獨憐張仲蔚遁跡掩蓬蒿絃奏餘流水杯傳醉濁醪貧存司馬璧佩有呂虔刀且莫悲生事春江共釣鼇

李茂顯見過

烟水寄浮萍琴尊幾聚星二毛憐爾白雙眼爲誰青高誼非陳重論交得管寧霞棲良可適海上老傳經

仲春日承歐才伯俶德仲瞻過飲李英壚頭得人字

縱飲狂歌六十春風流諸阮幸相親舊游闕下傭書客老作壚頭滌器人雲臥霞餐懷古誼鷗盟漁伴絕囂塵清泉白石頻來往到處鶯花照眼新

譚從事火明往游中宿見過話別索贈賦此峽山鍾秀氣合浦現明珠誰知一俠客佩有雙昆吾君今安遠游戀別高陽徒深杯壯此行出關棄繻無

酬黃山人元光

仙洞橋東寄病身花溪多憶武陵人富春曾不辭漁長中散何如嗜酒真旅伴烟霞貧樂道懶依麋鹿好爲鄰寸心何以酬知已慷慨憐余白髮新

甲辰三月初度自述

蕭騷老矣芰荷裳日日持竿釣水鄉翠竹蒼松爲

伴黨清泉丹竈度星霜不辭美酒百千斗已醉韶光一萬場一子愚痴無所望只憑猿鶴慰愁腸

贈先子覺

之子稱騷雅芳年道自華滔虛憐白業作伴有青霞不盡山陰興頻移剡水槎尋游偏戀我將去訪丹砂

夏日同歐盧先諸社長訪杜四隱居賦贈二首

海西臺上結幽盟聯步溪陰訪杜生聞道火陵爲汝祖風騷終古有家聲

淸泉隱逸老工詩自釀松醪熟幾時掃徑倒迎文
學士登樓問月醉歸遲

黎梁何諸君見過得歌字

新知感艮晤酌酒一高歌念我棲巖壑生涯總釣
簑花開仙洞景客泛佛溪舸雖黍能無厭仍期結
薜蘿

贈別雲卓道人方外游

佩刀憐獨往鼓櫂別溪陰每吐驚人語長虛出世
心浮生傢五岳結客散千金策馬咸陽道能無念

竹林

歐武士紹恩見過索贈

一時任俠道旁名邊塞他年伲請纓馬上青山聊
傲睨匣中寶劍有悲鳴杯行訊急巡兵合觴令深
嚴斬將成姓字莫通俱酩酊衛青行陣是君兄

訪方台卿黃玄通李廷叔三友留酌

藏修兟閟寂淹貫有羣才欲結蓮花社追隨竹葉
杯因知如管鮑相見卽陳雷況此高陽會焉能不
醉回

臥病紀事

吉也無終始通財負我恩兒曹痴不學老病總銷
魂計拙囊羞澁愁多淚暗呑冥冥將永去三島有
乾坤

初秋承黃伯安名李英飮偕蘇黃諸文士卽
席同賦先字韻

新秋爽氣粵南先逸士披襟水石邊白晝飛來雲
滿徑淸陰坐看竹參天分題立馬態枚叟作賦冥
鴻美仲宣豈爲知音情故劇邀歡不盡酒如泉

酬黃文士元玉伯安

憶昨長安護劍歸關河回首駐斜暉久從主父持
鞭弭已有公卿譽布衣月下彈碁尊似海霜前校
獵馬如飛圖南竟作漁樵侶鐵笛橫吹坐釣磯

中秋後三日訪黃茂才君甫留飮元玉伯安
偕李英同賦

偕赤楓秫久鑄頽桂蘂招隱幾同攀酒酣起舞雌
雄劍賦就凌風大小山嶺嶠曹劉推海內異時王
謝大名間等眞一問朱明館江月天風吹珮環

九月三日承黃茂才君甫元玉伯安攜李英
登海西臺

社會追歡逸興頻飲如河朔醉爲眞頹酬令節登臺客先笑王風落帽人竹杖扶行荒徑遠菊花採揷滿頭新鴉飛夕照歸舟促月似銀鈎度海濱

訪黃山人元性蓬蒿別業留飲

多才翫世隱江皐遠步尋君不憚勞揮麈高齋吟古調奏絃終日掩蓬蒿丹心骯髒憐霜鬢玄草虛閉醉濁醪老醜亦知無可道不禁飛興洽波濤

紀興二首

每日頻開竹徑清修獨愛談玄交游方外騷雅都是詩禪酒禪

所爲三敎弟子長吟社結蓮花繡佛尊前頌酒不妨在家出家

梁季叅見訪詩以贈之兼憶黃惟讓

梁鴻稱穎士俠骨有清奇濁酒論交晚黃花輒賦詩每隨儴鶴侶深戀竹林期擬會公榮飲柩衣尉所思

秋日歐盧二社長見過同讀鍾茂才秀貞詩
集賦此寄懷

千年清夢憶高蹤明月瑤臺不可逢自昔袁宏元倚馬只今御李亦登龍雄心每對二三子丹檢常懷四百峰霜後授衣憂歲晚秋江一泛採芙蓉

贈林祥雲爲書當壚集

君擅鳥跡書爲余表酒壚筆精牋素外目遍錦文餘仰視先天象旁窺歷代壚袖中字不滅此意等璠璵

霜降日同馮歐諸君子登西臺

海燕回塞鴻來千山蘂桂發三徑菊花開逸客招攜頻載酒聯鑣乘興共登臺

杪秋黃茂才君甫偕元性元玉元佩伯守伯祥伯安伯任諸文士同賦菊花天分韻得花字

滄江寒色落蒹葭謝客羣游感歲華無那霜風吹白髮不妨尊酒對黃花揮絃流水期鍾子滿坐知音是伯牙松韻宜人情最愜淹留日暮醉還家

贈別馮文士緝倩
文星昨夜駐江濱一日襟期卽故人惆悵孤舟容易別桃花潭水送汪倫
閏九月八日承茂才元生偕廼兄弟姪諸文士攜酒見過因訂九日之會
陋巷聨綦履臨風一賦詩羣才俱上客高會卽西池意氣看蘭玉盤餐有栗梨百年同幾醉九日又相期
閏九日同歐黃倫蘇十六詞客雅集伯輿嘉樹園賦得並蒂芙蓉兼贈蘇文士廷甦得臺字
溪上芙蓉並蒂開酒入採折贈多才一羣總是高陽客閏九重登舊社臺蘭佩笑談方外事菊英滿泛掌中杯半輪新月兼霜白無數征鴻度嶺來
十日過黃茂才君甫宅留酌偕梁歐黃諸文學同賦黃字韻
探幽扶竹杖徐步訪山房塞鴈銜寒色籬花傲雪黃初冬明日立凉夜五更長滿坐靑雲客分題共擧觴
十一日同梁何倫黃諸君子集爽然堂鼓琴賞菊
日逐少年場相依麋鹿旁朱絃揮古調流水滿華堂几席花如錦杯盤橘正黃淹留歸路晚踏月又銜霜
十二日遇歐四君子飲壚頭
忼慨稱諸俠沉酣倒接䍦偶逢非所約不醉是何爲理釣常浮葦披雲欲採芝漁樵容我拙烟水有幽期
十三日歐隱君元章見過黃茂才君甫偶至同集
知己相投道誼眞茅齋促膝慰吾貧笑看籬下千枝菊快食盤中一味蓴說劍多年雄是玉隱居高士髩如銀杖錢沽酒須酬醉百歲光陰見幾人
十四日立冬雨夜過宿黃茂才君甫書館
一夜初冬雨蕭蕭枕上鳴故人同大被信宿見高情蝴蝶三更夢烟霞百歲盟天明橈釣艇別向海

門行

十五日過黃文士元席宅訪吳茂才子贊留宿

老大忘貧賤扶筇欲問奇追尋侯子輩趨訪董生帷石磴窺霜月瑤琴奏竹枝匡牀同一宿枕上夜聯詩

訪盧紹倫隱居

過訪樵山老高懷兩鬢絲榕陰同酌酒菊徑一鼓慕問寢承懽日投簪戲綵時藏眞深洞裏蘭桂滿庭墀

贈張醫士君恒

雅愛通玄子多才又善醫沉吟陶令菊長醉習家池市隱多方異眞心對故知騷懷誰得似丹煉是吾師

壽羅叔可七十一初度

七十優踪髩未皤百花深處一高歌兒孫繞膝稱觴日戲綵斑斕樂事多

過歐隱君君佩宅遇陳山人懋節因憶迺兄惟彝志昭二公

石室徵君宅陳蕃偶再逢幽盟追舊社念我處臨邛綵筆題詩句籬花泛酒濃寸心懷二妙卽欲一登龍

題大酉山房贈黃茂才元生

工詩忘宿食朝夕閉柴關抱道靑雲士藏書大酉山鹿羣期出俗鸞嘯隔塵寰若待公車詔吾將執轡間

介休四尹盧達成解官歸養過訪留飲賦贈一首

佐縣無論祿米微介休萬里獨驅馳承懽正好辭官日抱道寧須課子時杖策西樵盟舊社尊開北海賦新詩弟兄三四忘形役海岳優游百歲期

初冬日承黃四茂才君甫元生元禮伯守黃蘇歐八文士元昌元玉元佩元庸伯起伯安廷魁裔能見攜李英偕赴吳茂才子贊之約卽席同賦輕字韻

陶徑憐高會群才誼不輕同傾桑落醑一泛傲霜

英薊劍時相合絲桐調轉淸沉酣忘爾我深快社
中盟

同黃茂才君甫登海西臺沽飲霍演槃壚頭
之酒偕廼兄姪濬甫元聘諸君子同集

登臺縱目望羅浮臺下飛來二鶴樓君自解囊邀
我醉踏歌歸去卧丹丘

訪李隱君裕培宅留飲偕尖魁珏甫艮甫諸
茂才同集

潮平罷釣過西池登訪玄亭爲問奇捲幔共看凝

雪粥揮毫同賦侑觴詩山人澤豹潛高隱國士雕
龍冠一時蓮社交游行樂地放懷沉醉步歸遲

梁稅課用修自白下轉官柳州巡司寄懷一
首

聞君江左再移家擊柝微官署種花甃寄柳州供
柳史堪從丹府覓丹砂浪游憶昔登東岱樵采胡
爲飯小麻司馬生涯歸故里鶴樓風月夢京華

節孝徽音卷爲李隱君裕培賦

鳳去煙銷路渺茫孤鸞貞守覺淒凉依然松柏看
人老愁對粧臺滿鬢霜伴讀一經爲教子夢飛三
島不逢郎旌門拜 詔承恩日蘭桂芬芳繞画堂

過黃文士伯輿爽然堂閑坐遇吳業伯冼華
甫羅載相三山人攜琴偶至雅集

南州榻始下三盃抱琴來席上娛流水花前笑舉
杯知音憐絕調終古見高才幸遇同驩賞夷猶半
日回

過江頭李宅拉月野山人再訪菴朴隱君因
慰珏甫茂才喪內之慽留飲鳳藻軒偕重甫

艮甫諸君子同集至夜宿此

只尺江頭路不賒追尋詞客共餐霞詩題黃菊開
三徑社結靑蓮是一家笛咽絃崩情自遣山移水
恨悵無涯遲廻日暮忘歸去卧對銀燈數落花

過黃宅書館吳子贊黃君甫二茂才黃元庸
歐喬能黃叔和雅集同賦之字韻

白頭游不倦曉起獨垂絲小艇無拘礙滄江任所
之役閑陪雅士博笑赴圍棋消灑東籬下飛觴侑
便詞

吳茂才子贊偕黃歐六文士攜酒見過雅集

攜琴仍載酒命駕枉蒿萊木榻千秋誼陽春七步才霜飄籬下菊夕照海西臺不盡登臨興旗亭一醉回

同林絡進夜坐因憶倫耀南

羞貧長閉戶木榻坐將穿楓葉兼霜落銀燈照劍懸孤懷愁不斷四壁苦蕭然獨憶傳經客難酬白雪篇

訪黃山人希旦留飲得杯字

十月尊鱸美盤餐許我陪當門聊繫艇窗坐一銜杯夕照歸鴉促天寒過鴈哀敝貂無所適閑傍竹林隈

贈歐文士元蘭

雄才方弱冠拂拭雙吳鈎大笑當天舞長懷出塞游堦除搖玉樹龍洞鎖書樓好學淮陰子垂綸得拜侯

懷蘇隱君文甫

所思勞夢寐夜夜碧江飛只爲雲山阻能令鴈字稀炊餐惟苜蓿避席掩柴扉聞道躭幽僻行歌對落暉

訪黃隱君亮伯

白下論交昔有君今朝溪上挹清芬銜杯欲共羅浮月四百峰頭躡白雲

酬陳山人出潛

何來投轄見陳遵搖筆題詩郢調新大雪扁舟猶戀別梅花消息寄江濱

雪日歐山人仰德拉訪盧介休達成廼弟達章留飲達和酒館偕達賢諸君同集

三萬六千無幾許頻來酒肆逐荆高放懷竹下狂如阮笑酌籬邊飲似陶風雪丹舁依麋豕潮寒滄海躍鯨鰲梅花滿徑芬芳邑白髮萍逢愧我曹

長至日偶遇歐隱君于眞見邀李英飲壚頭之酒

長至逢高士篇詩飲幾巵寒梅花照眼老叟雪蒙頭散步登山屐頻移訪戴舟呼盧村市上深戀酒爲儔

屌韶再贊黃文士伯輿婚配之喜席上賦

合巹杯傳夜未央洞房銀燭照紅粧佳人才子鴛鴦匹好似梁鴻配孟光

黃山人元光侍養廣城寓館趨訪一首

潛幽城市掩柴關菽水承歡慰母顏身着綵衣長繞膝緣鮵大隱不歸山牀頭雪色橫雙劍眼底風煙盡百蠻別汝十年追一面陽春酬贈鄙生還

對鏡

廡下生涯老賃舂五噫歌亦繼前蹤人群處世猶如蟻子性癡愚不似蜂社好無論青白眼鏡光愁看病衰容六旬之上 胡稱壽公道超然雪鬢蓬

與黎紹聰話舊

齡齡聽下共寒燈看面催藏似老僧得意紫霞堪作伴神馳五岳最崚嶒

步韻寄答何山人敬熙

燕市歸來構酒樓溪橋流水武陵秋尊前適興疊黃鶴海上忘機伴白鷗投贈華槭題古調何勞遠使問貂裘木桃酬報非心事長至梅花寄隴頭

雪中同李二山人裕詔艮甫過集歐公子孺吉禺南草堂得詩字

將軍新主第擁褐聚星時鐵笛風前弄梅花雪下吹野夫惟嗜酒才子輒談詩又訂龜山約扁舟泛海湄

訪李茂才

南國稱才彥高[illegible]酒狂呼童沽白墮開徑坐華堂蒯劍雄星令[illegible]璧月光館嵩多秀色結綺興飛揚

小除夕訪黃隱君言甫留飲

飄盡梅如雪尋君一杖藜憑闌滄海近繞徑暮雲低白阪稱江左青蓮愧隴西新春仍結社花月好招攜

羅象先談萬宇見過留宿

歲殘雞黍會二仲鳳山來剞劂簧中調（二子為余梓拙集故云）驩娛燭下杯潛踪驚令序偃蹇臥蒿萊風雪明朝別滄江一櫂回

酬歐文士嘉潛解衣相贈

綠髩姒才郎高風古鴈行綈袍憐范叔交誼見嵇康別業烟霄外幽棲水石旁讀書長閉戶結客少年塲

乙巳元日訪歐文士宜麗

小阮芳聲重谿山逸興同雨前金柳嫩歲首杏花紅劇飲忘余老虛心見古風椒漿憐此會春色滿簾櫳

獻歲六日歐關黃諸詞客初開海西社會午後見過李英酒館雅談賦此

龍津百舟競繁華風日晴明淑氣蒸北海芳尊壺竹葉西臺深處碧桃花騷人獻歲初開社白雲陽春幾大家司馬壚頭消渴久何勞長者一停車

元夕過黃隱君言甫宅訪康茂才思魏賞燈醉飲留宿

燈花酬令節載酒過玄亭社好元無約萍逢偶聚星相看龍劍合不放羽觴停潦倒聯牀宿春霖夜共聽

春日同元章隱君過集伯鱗伯羽二文學結

綠齋賞菊得生字二首

驚蟄雨無晴追驩泛菊英淹留酬酩酊不必論浮生

謝客憐高會西池春草生誰知深洞裏還共聽新鶯

當壚集後序

夫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遇阨而名益顯身窮而技愈工其李英之謂乎李英字少芝少侍歐虞部公若季布之為朱家然虞部公見其天資俊穎啓口成文奇愛如子置之左右追隨數十年養成其才夫虞部公以詩起嶺表接軫何李鴈行七子侄遊荊吳沉吟燕岱一時詞壇宗匠相與主盟中夏李英

附驥以故蹟海內交遊日增聲價前出李英集國雅集膾炙人口乃館閣名臣秉筆國史彙大明詩選示
宸章鳥藝鳴國家之盛當斯時即老於章句唇腐齒蕩言不當棌而李英登三製焉取其有補於世道云見史不以人廢言也自是李英客倦歸甜桑梓隱居龍津選勝佛潭仙洞口笑傲煙霞附西臺詩社不忘故步行李蕭然安貧樂

道若歸去来詞風標築一酒肆效司馬相如生涯故事交遊一時之彦是壚頭也前仰西樵户俯清溪，白水以示言臨青流而賦詩亦足以藏名矣夫相如奏大人作長門諭巴蜀李英振藻詞林同工異曲流連觴詠怡然適也翰墨之士莫不慕其高致近則載酒問奇遠亦扁舟乘興所著有當壚集皆與吾同社相唱和者間或燕中舊遊寄贈與予騷人席上韻次掇

其尤者附一二以侈壯遊是集也方軼薛蒿之内記而信康成之教為不誣李英之名將與虞部公同不朽矣

旹

萬曆甲辰長至日同社黃山人應宸譔

隱秀軒集三十三卷

〔明〕鍾惺撰

明天啓二年沈春澤刻本

刻隱秀軒集序

伯敬先生既以視閩學政出裒其新舊所撰著詩文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隱秀軒集自先生之以詩若文

名世也海内無不知有隱秀軒者而隱秀軒之有集也鍾先生之所撰著不止于集之中亦不盡出於集之外也鍾先生既巳自定

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可以傳矣夫不可傳而求爲可傳者世方不佞是藉焉不佞何藉此也故夫序之可以已也鍾先生既不

欲世有序隱秀軒集者世實亦無有能序隱秀軒集者抑澤也支離憔悴人也於梓是集也竊有志焉無名之名不文之文以糠粃

爲珠玉導可乎蓋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

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澁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

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嘉隆之作者幸而裙襦獲全合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摩肖冠帶波流風靡此倡彼和

有識者微反脣于開先創始者焉則何不取隱秀軒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參之子輔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

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
辭約之以格無促絃無窘
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
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
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

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
不能摹者而一二字能摹
之披文相質眞所稱日新
富有變化無方者也故不
聽鈞天之奏不知擊缶之

爲細響也不覩鉄衣之彩
不知被褐之爲粗陋也唐
齊巳好慕韋蘇州效其語
以贄一再讀輒棄去不省
覽後乃徐出其故草以進

大加賞識曰子柰何舍故
吾而學我人之針芥相投
臭味相合大抵在風神清
濁志氣通塞必不在章句
聲韻間今世之爲齊巳者

政復不少先生其何以待之余之梓是集而序之也非序先生之集而序世之學爲先生集者也先生爲人落落穆穆涉世自深出世自遠意不可一世而獨屈節好余卽其好余也其爲落落穆穆如故也如先生者徵獨其詩若文卽其人亦眞能爲空靈者也昔

有人精持內典常以手指畫空中書寫文字人去而經書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古德猶惜其中滿字化爲半字嘻斯可爲空靈之極矣知此義者乃可以序隱秀軒集也哉

天啓壬戌六[illegible]望虞山

沈春澤撰

隱秀軒詩天集目錄

四言一

隱秀軒詩天集

竟陵鍾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四言一

維東有阜十章 有序

壬子閏十有一月予與商子之燕譚子送之以詩予作此答別譚子也

維東有阜維南有湖阜則我宅湖則我居予無所往我無所徂我室予室予廬我廬

其二

予歸自官予南斯行予歸自客予北斯征聚散無言舟車有聲維此舟車爾獨何情

其三

自南爾歸有懷不一予三適我我不予即予之適矣如予之即矣

其四

自南爾歸有言不同予三逢我我不予從予
之逢矣如予之從矣

其五

駕我四牡肅我衣裳彼其之子不與我偕行
惠我良朋共此雪霜維予心則臧

其六

肅我衣裳駕我四駱彼其之子不與我偕作
惠我良朋共此饑渴維予心則若

其七

我之云邁念予無儔亦莫我留昔予之南予
其敢曰無儔挽予之舟

其八

我之云邁念予無依亦莫我追昔予之南予
其敢曰無依反予之綏

其九

自南自北莫同匪天各處其末中有山川山
川何有蒼蒼淵淵瞻言共之心目其間

其十

勿曰我出勿曰予處各有朋友各有言語及
彼威儀爰各有所庶幾夙夜雁予與女

憫溺五章章六句 并序

甲寅正月二十七日舟泊濡須口大風
江中小舟渡者覆焉可二十人皆南岸
窶人過江傭作舟子以風故索加錢人

一文不可得因守至多人時久舟重風
益張而致溺也急揮官舟救之從者數
舟得十四人而還餘莫及矣予與林子
見之憫焉各作詩

山鳴江怒渡于何所我食焉取彼君子兮我
阻亦莫我予兮斯豆斯簠

其二

招招舟子取盈則那從其匪盈精則我多精

不我多舟中人今柰我何

其三

維其多矣烝沒于波矣沒匪不出伊誰何矣立而聽之家滂沱矣

其四

索掎沒之杞死出之同茲舟人孰罪福之孰罪福之暇之卒之

其五

有邏者舟泄泄偃仰溺者巳歸救者徐往敢

告津吏厥有刑賞

水簾題石聯句 遊太山作

晴雨所覆惺白雲之上吳惟明冬愛其原林古度

厥流斯養惺石穹其中吳惟明俟時而響古度代出寔

為之惺勸登弘奬惟明

隱秀軒詩天集

隱秀軒詩地集目錄

五言古一

隱秀軒詩地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古一

乙巳臥病作

沈痾忘故吾情形日幾變有時如嬰兒饑寒仰母便有時如老人奄奄息如綫過去未來身一日遊屢遍真身宛自如光明時隱見

又

周公班爵祿孔聖立文字終古英雄人老死遭磨勵進退類羝觸前後終狼疐窮交思援汁妻子望沾溉天生七尺軀豈爲爾曹地性命狗他人勞勞成底事舍我衣中珠苦何驪龍睡安得同臭人親疏走相避達哉周太常不齋時一醉

邸報

曰余生也晚前事未睹記刻乃處下流朝章
非所識三十餘年中局面往往異氷山往崔
嵬誰肯施蝜蝂片字犯鱗甲萬里禦魍魅目
前禍堪怵身後名難計邇者增諫員鞀鐸咯
已備褒誅兩不鬪人人爭慕義請劍等尋常
折檻何容易撩鬚料不啞探頷何須睡衆響
忽如一一辭申數四巳酉王正月郵書前後
至數十萬餘言兩三月中事野人得寓目吐

舌嘆且悸耳目化齒矛世界成罵詈嘵嘵自
嘵嘵憒憒終憒憒　雄主妙伸縮寛容寓裁
制並廢或兩存喧墨無二視下亦復何名上
亦復何秖議異反爲同途開恐成阱機彀有
倚伏此患或不細遘茲不諱朝杞人彌憂畏

遊齊山

百里叩九華齊山未寓目歲暮懐冥遊積陰
忽晴燠十步識山面二里躡崖足裁形准石
隙避就費紆曲展施忽遽篨支離頂踵蹷蹈
虛慮危墮踐實防罣觸步疲手倦扶日中至
朝旭不知行幾里寅緣窮往復出洞睇故徑
相去曾幾躅隧中靈威行峰頂長房縮總此
一齊山中外異延促

五月七日吳伯霖要集秦淮水榭是日
雨

五日棹秦淮水閣曾未歷頗值風日晴雨意

殊未悉我友越宿招明朝宜小集晨挑引擔
聲微茫承霤滴怏茲烟雨趣遠山蕩如滌畫
舫如晨星簫鼓非前日鷁首晚偎倚鴛鴦戢
其翼人情自寂囂景物胡欣慼四座三方言
音殊旨或一想昔舟行時樓榭烟外積遠近
閣中人猜視坐行立輕舟疾於鳥過眼雲烟
失今茲坐綺閣閒閱舟遲疾從舟覡閣中延
望當如昔

再過燕子磯作

夏五泛舟游清夜以爲期豈悟適維揚停舟踐前醉匆乃值清晝不復睹夕霏霽景媚澄瀛夜光鑑廣陂光明應如是蒼涼乃遜之一峰一珊瑚千波千琉璃雜樹綠厓壁點染若苔衣巖紆雲度艱墮地力已微及茲毘陵還已復流火晧石意本孤峭不秋森已威蒼翠與紺碧綢繆以參差往還閱涼燠江山變穠

凄感茲燕子去再歷燕子磯登頓快遐矚節物翻令悲

秋日舟中題胡彭舉秋江卷 并序

已酉秋予將由金陵還楚胡彭舉爲予寫秋江卷爲別衰柳寒汀遠山細浦而孤舟片帆汎汎其景於空青遥碧之間隱見滅沒初不見水覺紙上筆墨所不到處無非水者使人常作水想越數日舟過[illegible][illegible]天來積米殘[illegible]如煙予亦指空濛遠淨者示弟快曰是非彭舉卷中所餘一片閒紙乎卷首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爲焦弱侯太史書彭舉自書七言一律於後彭舉名宗仁金陵人八月晦日秦淮歸人鍾惺書於采石舟中仍繫以古詩八句其詩曰

瀟遠寫秋江秋意無起止何曾見寸波竟紙

皆秋水煙中過寒山江淨翻如紙空色有無間身在秋江裏

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局中片時間世上幾代傳嬰下片時間夢中幾十年仙齡亦已促夢境亦已延誰明修短故疇司伸縮權

六月初五夜月[illegible][illegible]之

長夏不肯[illegible]既晚亦[illegible]涼涼色已堪悅[illegible]

纖月光初生如新水清淺半東墻尋常如笑見悲喜觸中腸對月本佳況鄉思亦無方且復共明月無爲念故鄉

夜閱杜詩

東髮誦少陵抄記百相續閒中一流覽忽忽如未讀向所靚面過今焉警心目雙眸燈燭下烱烱向我矚雲波變其前後先相委屬淺深在所會新舊各有觸一語落終古縱橫散屢足

六月十五夜

明月眷幽人夜久光不滅良夜娓佳月月殘漏愈緩未秋已高寒秋至更清遠逝將齋幽魄照此夢魂淺

七夕雨次夕復雨

秋來一夜雨就却一夜月乍喜滌煩蒸又乃成凄絕前期有宜雨胡爲值令節別乃過此夕連綿猶未歇秋月亦易悲吾意賞高潔儻能破晦條子寧耐殘熱

經觀音巖

洞巖但如此今來較不同泉石稍差次遽覺心目通峰氣值殘齋往往變蒼紅曲屈失故徑層深翻得窮向者攀援處乃在頫視中安知所蹈歷其下非嵌空何心覓前源徑盡忽以逢水木發秋籟而非谷中風惘默觀因應悅焉如發蒙

九灣

若非蹈令途昨日險亦足果然備層峻蛇兇猶躑躅兩崖窮登頓相對不去矚稍焉歷其巔許身已平陸俯仰前後覩乃知多岸谷足跡信延袤目境自蹙縮鴻飛已青冥背翮猶遭觸深薄警營魄幽幻豁心目

雨發九灣至歸州

齾山無清曉雲水但稠濁累日行重巖叢密何由豁安知茲壁外不有朝巘躍頹雲初離洞流止將焉託嶺半一人家如鳥巢阿閣人語響空濛煙火出冥漠隔江望秭歸殘陽見井郭胡爲旣濟後昏暮猶墟落

雨行巫山

我行近巫山欲識巫山面此峰名十二一峰了不見白雲如積水懷山浩以瀚雲滿谷皆

波兩崖纔若岸

朝

蓐食初戒徒新賜淡寒岫光薄始著林映帶自先後日盛宿煙避遠見山水候我行久出峽始得覩清晝

瞿唐

至此始稱峽岸束江齟齬江勢有往還前山淺茹吐兩崖何所爭終古常相拒水石日夜戞無所觸而怒瀧瀬根孤危悍流不能去立石如堵牆中劈才一縷岸迴不見江舟行無乃近舟過其隙中乃知此其戶還顧始自失憮然警徒旅

巫峽

瞿唐隘已甚而匪三峽列不知三峽者當何如峻迫舟經巫山下川谷信軋茁仰眺已恍然焉敢言登躡巫山峰十二歷歷在眉睫猿

鳥向人言雲煙影已滅急岸辭迅流如矢離弦決異哉江如豎灘下已數折覩前歷歷峰忽復逢巖缺

歸州峽

茲峽乃名歸歸期諒非遠誰知下峽途自茲始云險蜀江不愁風颯沓水亦卷石逼樓觸實湍仄舟過淺向歷虎鬚危（虎鬚灘名在夔州）未覺精魂斂張年至茲戒心手目俱勉水舟細意

嘗稍肆侬焉外曲巷夾我舟戈鋋立剡剡怒
濤跳臼中倒石日夜碾努力過新灘前期自
可展

新灘

三峽險匪今茲灘成近世所以名新灘舟檝
往往躓伏石激橫流以待舟相值天意非人
力工亦有鈍利利者每批隙審擇而趨避其
間不容髮失非惟恐泥三峽歸峽劇三灘茲

灘厲巍巍神禹後鑿山有望帝連亘七百里
疏決成旣濟片石距通津智勇莫能計吁嗟
平陂理眞宰難思議

西陵峽

過此卽大江峽亦終於此前途豈不夷未達
一間耳辟入大都城而門不容軌虎方錯其
牙黃牛喘未已舟進却湍中如狠蹇其尾虎
狠尾灘名當其險夷交跳伏正相躊回首黃陵没

此身才出險不知何心魂禁此七百里夢猶
入鐵圍醒猶忘在几賴茲歷奇奥得悟垂堂
理

出郊

閉戶成窮冬出郊知有春耳目乆不接熟境
亦覺新芳草如欲暮桃花忽以晨偏何多氣
候物色紛然陳春雖深未闌動植方怡神

識譚友夏所寄書語

逆遊接新知新者難遽陳乍歸逢故識故者
沓然新耳目善自易庸人亦異人嵇公通此
術可不厭囂塵有何七不堪而爲時所嗔

贈羅童子國香

流水無巨細所貴者清深羅郎互鄉產眉宇
乃蕭森頼無師與友宿物未入心發語自空
靈時時出妙音辟彼湜湜沚安流石澗陰對
之悅心目其源不必尋東西在所決勗哉須

酬謝

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寄和之

每一接君詩知君愧不盡往往定慧心見之賦比興扎云苦吏牘俗與勞相併何以塵務中穆如清風詠乃知寄託殊形神本淵淨以茲暇整情何紛不可定

又

俗本非一情復何關吏牘俗亦不必逃君情

豈易俗盤錯鍊神明往來彌幽獨出茲慧寂心恤此一路哭朝廷與四方標本相離屬急則治其標標濶本亦沃民例邦之本易動患遲速厝火積薪下徙之賴良牧素食長安中手口皆拘束豈如當一面猶可舒臂足賤子本薄劣斟酌才與福調燮力不勝樞衡年已促矢心在一麾犬馬猶堪服君才難如此例乃予樸樕諒秉翼翼異心如臨淵集木

夜坐

闔門月自遠未見神先清況復巳秋盡寒意不我驚微風交庭影偃仰以逢迎忘與二三子共坐至深更鐺鑪靜夜語悄然作秋聲

讀豫約

李老未忘骸死前營夜臺自謂出家兒身世了無縛灌灌身後謀一㙮申豫約色身委圜扉子神竟焉託世無知我者能殺亦云樂偏

逢高趣人焚琴而煑鶴

山月

山于月何與靜觀忽焉通孤烟出其外相與成寒空清輝所積處餘寒一以窮萬情盡歸夜動息此光中

送鄒臣虎年丈南歸

天淵亂魚鳥不待虞羅施四牡雖蹷蹷不恣不驅馳何必求其故世久欲君歸寂寞嘗才

士恬跡自茲時周防亦已晚矜忿非所宜辭
榮蹈刃易中庸不可幾天人方未定君子敬
其儀

送馬仲良榷吳關 時孟和別予從行

燕地信風塵俱留反成趣吳門自清華獨往
意反梧以茲分素交征途共朝幕維夏癸春
明舟車何時駐荷蕩千人觀楓橋六月路同
游景事佳徘徊中反顧兩度居燕中君皆先

我去此行別兩人悄然生百慮

廬江訪章甫親家翁感贈

巳酉秋還楚是君之官期甲寅春還楚是君
歧成時別君戊申歲七載迄于斯人生幾七
載運事不容移計茲官始終聚散時可知兩
過君土地何有不相思昔苦客路晚今幸王
程遲不忍見君面其如久別離柳情回我舟
行行纚谿涯相違朋友戀相見兒女悲人更

覩歡宴寧知心所悽冠蓋日趨榮鬚髮日趨
衰迨茲皆未老秉暇覩光儀久聚歡怨多吞
聲似欲辭予非不慰留意滿拙言詞天人多
舛迕盟好空爾爲林泉取無禁匪匪當愁遺
少同筆硯苦老共丘壑怡恐子懷遠略白首
忘所歸

題茂之所書劉昚虛詩冊 并序

每見古人終身於詩究其所存不過一

帙或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裁也精於
裁必審於作慎於示人乃其高於自處
此予所謂選而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
也甲寅早春舟中閱唐人全詩畏杜審
言之少而昚虛止十四首其嚴冷之意
尤肅如不可犯篋中有高麗妙繭八紙
將索茂之小楷偶閱此遂以授之其繼
不浮於字意似皆有所裁紀之以詩

只玆十四章鍊氣已成液如何平生勤云螢
勿苟盜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不受人去
取孤意自先立何以莊嚴之妙藹與良筆何
以展對之新柳及初日所貴如其詩意皆存
簡寂

雨宿會聖巖 游浮渡山作

燈光入幽薄金碧照石土夜雨間流泉風竹
連晨鼓意象了不鬪相與無相與空山獸臥

人虛懷而聽耽

宵步石廊燭觀於巖壁 遊浮渡山作

古人負奇情題巖必幽獸豈以山水心取供
人耳目衆遊或失之冥討須執燭天風醉花
鳥句 雷經 此語無必讀

總巖 方廣計數天縣孔甚多每孔刻巖名亦捲浮山之數

須彌無邊際宥塒藏芥子所以一卷石具三
十六體內函穴綦後宮關彈丸裏孔以寫眞
形刻以著經紀聚寺山始終圖經備於此虽
請易其名其名曰石史

予有古鼎茂之賞而賦焉和之

寸花壓火光誰辨鼎湖液雖已滅鑪錘隱然
見心力情文無所苟彌想入心質神理驚幽
昧魍魅不能立今人耳目玩古人充飲食意
惟不近人予益與之習

省鶴 示茂之和

物生既孤遠秉尚必落落意不可食飲肯輕
訴饑渴雙鶴亦何期怨焉于我託暫籠置舟
中羈羈良自怍耻受世人寬寧爲曠士縛終
知得所歸形拘神或豁性情忝夙知倉卒孤
可奪魚匪不在水有口不苟攫水匪不近舟
有羽不苟濯金庚全志士多寡須斟酌夫苟
傷其心屏食徒爲虐辭受視其人臧獲手難
着响沐近小仁愚爲此物慘所以躬撫視旦

暮仍審度

潯陽經曹能始廬下懷寄兼貽梅子庚

我北鴈南來我南鴈北歸有似所期者後先與我違築室匡廬側舟往返由之入室見茲山其人則遠而山水存乎人匡廬空爾爲匡廬邇不至而非心所悲梅生從予處六載今乖睽寄書有無鬧鴈途矧參差且更作一想以豁今所思如我在燕楚曾未至於斯如子

在閩蜀尚未卜居跡

到家二首

舟行起秋末到家維夏初雖未遂林壑暫喜見里閭嚴親暮遠適入門悵焉如弟姪守園徑猶未甚荒蕪場鹿識故主籠鶴欣新盧開篋檢故帙如獲未讀書故人驚顏面不與新知殊攜幼慰幽獨尊酒適有餘

其二

所親自去年已望行子反今雖期逝歸情言亦款款既皆惠然來報之寧可緩始歸悉聞出雖近意亦嬾骨肉易遭延不覺爲日遠不自責其疎頻望怨我簡反訝我客交偏何來甚晚

與弟叔靜過友夏兄弟寒河居（盧非敖　王明甫）

至

我遊凡兩歸訪予不能再徙記予門前與

寒河對今遂幻其涂河流不在外欲知來往生但覩門向背久憩尋初跡心目猶映帶鳥聲在殘雨烟物發其霽兄弟友朋并來如風雨會語嘿如一人悠然了無礙

寒河詩爲友夏賦

子居在河干河水寒其聲而我來五月颯然形慮清乃悟秋冬意不從霜雪生動植沿洄之欣欣無不榮肅然高寒內貴具天淵情

將入城示別友夏

累日皆言笑兀然無所思妙想始觸物乃爲動者機水泉春初引端委甚希夷雖然寂無搆紛如中感發明旦別子去厥緒復惟微吁嗟動靜理匪以寂喧爲非無萌蘖生朋從中斷之憧憧往來內是予機息時

竹月

凉月白夏夜意本貴孤踈何爲竹影之反益

其靈虛物有時貴多顧相得何如

又

竹日處庭中月偶影其外又云此奇光微爲影所礙物論每如斯二君則不怪

伏日頗熱友夏寄近詩有雨甚寒甚不敢快幸語異而作此

共玆三伏內百里殊凉熱我居高則寒子居卑以濕六月秋在水河上意先洩瞿瞿稼穡人寒早實難結此時山中士引領望凉節峨眉五臺巔盛夏積古雪在地自爲夏高卑有燕粵頗疑元化隘氣候近而矧寒暄有倉卒時地焉可絜

糴穀

我官已五載田無數口餘於爵古中士食愧上農夫豈惟廉所致治生術亦踈則知不經濟理人將焉如今年春不雨有田尚可虞金

錢今雖澀敢不爲豫圖八月已涌貴復如三月初富兒利秋旱氣驕色踟蹰富者盜所寄此輩壹何愚俯仰猶缺然窶僕尚我需無僕身不逸無窶心不娛吾寧捨口腹黽勉充爾虛爲備不暇遠明春多在都餘祿儻可接舉家半就餔三黨猶嗷嗷臨食獨何吁

隱秀軒詩地集

隱秀軒詩地集目錄

五言古一

隱秀軒詩地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古二

秋晚荆門道中抵泉寺宿

向晚秋如何輿馬行鴻濛動植猶在野木落氣先空平楚遠難靜秋聲當在中鳥歸赴殘霞千山紅未終洞巖寂寂後感遯生衆容戒徒息泉寺喜與泉徑通水木爲秋天至夜同一風二水無靈昧焉分惠與蒙此時無聽觀孤磬發深衷

再過夷陵爲諸同門覲雷先生後事題其閣上

夫子意豁如細故不肯著後事聽其徒彌見子落落山水翰墨事一過情自若刱乃前與後足嬰子寥廓獨念子純孝拜母五情鑠百

一足仗羣力是予心所作哀蕭動門生子神所
磅礴祭養荅衆心營營予所薄存亡聊復爾
意或別有託志曰神歆類類豈必同朕與子
兼師友形氣久已略三年訪精神夫子在斯
閣

與夢

衾枕寡寧寐與寢何翹翹微息寄肩項數動
魂亦勞平陂在其趾神與之低高因想失次

第耿耿隨所遭艸樹拂油衣耳根行風濤頗
記常舟卧鄉夢多招搖

蔡敬夫仲冬書至云辰州十月已見梅
花寄詩三首予未之荅及茲再遣書使
已是獻歲三日此地梅放未匝輒書所
見以報前詩

君使發冬仲已寄早梅詩此地未見花以何
潑清恩低徊不成報待此花之期再辱驛使
玉獻歲春前時是時閩園梅珍重不數枝何
爲共歲寒寒花獨參差君言辰酉暖花亦有
所私天疎地則親花時聽土宜有似我與爾
同枝而早遲詩予花粲粲是予葉紛披花葉
不相及又若同心睽以此早春秀荅君晚歲
遺凡物貴相代豈在同榮衰與君爲久要共
此實纍纍

飛雲巖

吾聞山出雲巖則雲之室茲巖雲所爲雲與
山爲一山雲老亦堅浮者化而實初至怯空
遊梯磴乃歷歷下上於其間步步可遊息石
以雲爲神雲以石爲質石飛雲或住動定理
難詰草樹過泉聲尋之莫可就

黔還至辰溪懷蔡敬夫既見贈詩

去子不百里我懷彌鬱紆川陸莫適從顛倒
問舟車五載別何易一日苦難需不知此五

載爲心當何如秪役過子部心迹多所拘此
時不悵然明知有歸途歸途未卽見離緒劇
於初萬慮開乃生情事方崎嶇

又

去冬予家食寄我早梅篇今來屬秋殘乃在
梅花前沅江多芙蓉遲暮非其年芙蓉不肎
後梅花不肎先今予欲贈我何枝可折焉每
得君所寄思理如雲泉及茲獲言面意滿俱

默然吾寧相對默不願頻寄宣

欽山漁仙洞尋龍君御所住觀其刋鑿
之迹

楚人事黔役能無山水情所得乃在楚特以
黔爲名如彼蜀三峽其險半於荆陸行問桃
源靈奥寄水程所以起辰州三日聊舟行穿
石望而足水心恨未停晩泊欽山下獲與幽
願并靜者領斯山意匠妙經營摉抉畢智勇

虎穴不得寧煩負康樂才要與陵谷爭靈怪
爲之遜吏民適不驚停舟山雨內舟停山亦
晴榱桷與巖巒左右煙中生屈曲行螺中子
所謂甕城往往意所息輒値隙之平數折聖
珠洞獸跡所縱横如何有宋刻筆體老而清
可見虎穴先穽者之戸庭古來幽奇地人獸
居相更賓心觀去住鳩鵲開其明

贈别朱無易郡侯計事畢暫還成都并

答前見贈之作

與公同北首雁行略參差公不靡餞送贈以
孔碩詩不自恤霜雪念我行冰澌執殳備前
驅我先公則隨玉帛太平色車閑馬既馳藹
藹王吉士胡不呼載之（指友夏之不得計偕也）時哉有
難言與公同腹悲先至卽居者主人焉復疑
佳山與佳士用爲餉客資往往無意逅能辭
夙所思感公好士意輒敢舉所知諒公愼交

心雜客為公辭王郎與馬子文其不在玆輪蹄酒食場良晤稀復稀胡公獨無冗宴詠頻相追唯公不泛愛所以多暇時芘媿主人禮猶從西山期今遂出都去暫取棧道歸棧道勝峽中見聞多所怡青山無冬春非以竹柏為別玆二三月鶯花方離離送者二三人不似諸侯儀所送則朱公二三人亦宜

四月三日楊脩齡侍御遊宴海淀園

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寒此時方妍淒豈曰桃李後遂無鶯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郭外自多勝城居豈得知泉石雖云借盡日君有玆一座四方人趣不甚參差能使孤衷士酬對亦不疲則知不草莽於物有調劑流峙周結搆為君娛客資物力苟據勝山水亦聽之舟席歡則代苦石凡屢移清泛隨孤光動植沐晨羲吁嗟綺麗地情理生幽奇

七月十五夜月同茂之賦

首秋夜十五是為月之時暑退猶有存願與風露宜置身此光上不能添我衣廣庭化為水何者中間之衰枝作庭影影反妍於枝虛懷侍清光魂夢亦相隨

南歸柬別劉貞一侍御獄中

古無三十年地天成扃鑰神龍寄高深聲臭

不可度理數似無權莫能使鳴躍天其垂異象　皇心駭而作都哉御　慈寧外斷中斟酌天日既巳覩巷牖非不豁妄意諸小臣聖衷疑且滯其於所尊感體貌自溫恪苟能中機宜匡順固綽綽吁嗟失斯時何由更納約侍御班雖後於義忝鞨鐸四顧既無望直前安敢卻微官易得罪倉卒風霆落致君有今日實以盈庭諾謂宜面引咎後言胡救藥

匪雅語默爭已失後先着終始揆斯事誰其
司斗杓於君獨嚴譴猶知君譽謗差賢於泯
泯誅褒兩寂若君曰是何言徒增中懼怍有
言恨未中何取身囚縛看君負玆意空名耻
爲博吾聞古直臣退居皆閉閤項來鳴立仗
大豈不獄嶽中情既難言末路别有泊或使
忠諫途反爲世所託屈屈抱幽憤待君一灑
灌

觀朱叔熙所藏唐榻雲麾二碑顏柳白
傳諸帖及米書

人情固貴遠魏晉猶下風紙墨出三唐已與
金石同借觀瘵寢食心目行鴻濛物苟詣其
至中古具羲農一字一氣運道從而汚隆節
義與風雅顏面見數公

入舟　八月廿五日

勞勞人我際歸路即休期所畏更車馬風雨
以驅馳川途閱屈曲行止安能知厥身天與
水物役不我隨而我此心目又能閱四維秋
深氣苦肅太暄亦失時涼雨未至寒適與動
息宜夫既利其暇焉敢復憚遲楓橘與煙霜
所至非有差努力及前路齋意欲何施矧玆
歲月内不能無所爲此中苟有獲即我性情
資

舟月

秋深夜苦多月與之終始萬情俱顧息流光
獨不已夜亦有盡時波間方屢起

又

水月非不接煙乃在其間非惟無所累孤光
如更閒共此一秋色以類相往還

又

水夜獨有月秋亦難爲清光輝積而盛衆有
莫能爭夜亦自有色非皆因月生

贈徐象一年文并索其畫

吾友徐水部文心本塞淵比來於畫理自言心力專文事子處後孰能爲之先乃知文章道世多草草焉精神久寂寞盤薄見其天以此悟爲文贍之巳在前能使今文士内省思其徑許我作數筆鄭重至經年知子不宿諾以待神之全古之耽畫人宿生山水緣胸中有高深子筆我則絃卧遊在爪指意各不能傳有時四壁響峩峩決決然

登岱

茫茫何所祖先物而稱宗衆靈果奔赴如水無不東似已見太始猶疑不鴻濛形氣錯人鬼結搆未免工日月生没際金火光熊熊是諸種種象煴然鎔其中暫時觀混沌下上歸一風天非但蒼蒼無故生衆容我處元氣上玄黄反莫窮

無字碑

如何季世事反近結繩初民不可使知亟亟欲其愚隱然示來者此意卽焚書

尋西天門

石何時起立中闕爲雙闔人力所不與因而曰天門石勢如風雨内外相崩奔虛無纔倚墜煙日以爲根吁嗟不自必落落幸而存予欲鑿越觀以達龍峪源夫惟或隔之所以幻

心魂

宿頂候日出

朝旭不待朝來宜先於旭去地四十里曜靈異所燭不應此天海如是近而促一嶽隔元化日月有淹速至此巳無山此物冀先矚託宿最高寒神鬼始曠蕭風霆搖夜夜下方人事鬧吾聞登岱人奇光有時縮根或有靈鈍志氣各感觸居處敢不變亦以告虔篤

降自孔子崖循黄華洞止焉

山有挾而勝不專在高寒粲粲黄華洞聲光夕陽開萬松裏泉石往復多其端泉不壁而瀑松不風而濤層巒或湶之偃仰生微瀾巖壁不自主煙日靜而安蘿石相磴棧屈曲自糾蟠雖無人上下其勢若牽攀以其處山半末力厥維艱遊者曰登岱遂不復降觀

傲來山

望者遠而略然得山之全近郭岱巳具入馬欣雲煙牒牒達天門天門非一天向所指為岱岱曾不與焉乃知是傲來相顧而爽然察所由起止與岱相周旋扶侍效媚茲詭激而便娟雖為岱疏附其它不苟連升降殊所親去來情屢遷於維岱曰宗理氣資節宣

再憩朝陽洞泉上

吾觀岱前後泉石相循環聲情啬幽阻人所不往還茲得再眺聽以處嶽路間昨登後石屋覩此邃而寬低徊欲居之惜茲泉妙殘其實不甚隔揆勢皆半山水木風同響孰先發其端

岱草既定讀友夏南嶽記及詩

曰共作恭遊諾諾歲月内于之南嶽心猶我覩東岱真遊良有關焉保無拘礙我代子則衡豈云非意外文章山運數天人有所愛自

予記南嶽嶽不自靈昧我未登岱時讀之神内戒令自省所為覩子猶未憊妙言生興願泒淺機緣會勿各矜所獲且用交慰快同遊古不無未開由預待

三月三日新晴與客步看所在桃花

所寓在郭外出入難一城意但取居止頗為花鳥營花辰多在雨春亦莫能爭恒恐桃與李汶汶過此生何意留佳霽上巳連清明數

步卽花事聲香中外行始悟居近郊有遊人
我輕花開無先後貴與遊事并出門花未落
今日看花情

牛首道中看人家桃花

桃花沒人事青山又周之花能紅幾日春山
青無時恒暫雖異數幽艶理相宜亭檻聽林
水高下不難施繁花裏心目形神無以爲感
彼榮落候同茲風日斯竹栢風前後謖謖晨
夕吹

舟過郭聖僕范漫翁二居士

輕舟隨風日吾意有所尋眺聽在其内林水
方蔚森沿洄凡屢變所至爲霽陰新流周我
趺不必廣且深伊人寄靜外奇尚而素心衡
宇異郊郭雲煙接一林

宿烏龍潭

淵靜息羣有孤月無聲入冥漠抱天光吾見
晌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潤飛
瀞中宵萬象濕損益難致思徒然勤風日吁
嗟靈昧前欽哉久行立

七月十五夜登雞鳴寺觀懺度

地高秋不測悠悠但一光不須借風露自然
生微涼陰物乍離暗視明猶彷徨戒僧登座
說此是日月鄉皎然聲影下悲歡如迴營潮
山一以去天野何荒唐

歸至雪浪菴看紅樹 是思公故居

年貌已云晩起止亦有涯有情念其盡何異
惜春華客言此中勝一歲在桃花寒紅破浪
出三月秦人家不作榮衰想春夏何以加登
涉誠有際棲息則幽遐歸途有如此所得非
不奢僧寂留生具我見不洛嗟學徒幾人是
威儀疏與茶何年霜露裏紅影不横斜

贈曾佾暘母

歷觀眞佛子誰非慈孝人悲哉爲法故乃欲
忍其親所賴毋有志明信同宿因斷臂獲法
寶此眞不失身何況戀甘脆區區拔水仁多
生固眷屬斯須作天倫娑羅有此毋三途免
苦辛

正月初五日岩城看殘雪作

積雪何所似白地一明光於何見剪繪落落
綻微暘存者去者半鱗次表低昂存者反作

質去者錯爲章質文難思議高處辨其方是
時尚冬序春物猶蓋藏人意有所向岸草與
隄楊已覺耳目際先有一青黃白寒在林壑
不以爲氷霜

採雨詩

雨連日夕忽忽無春採之論茗色香可
奪惠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繫其四
角而石壓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
甕中庭受之避霤者惡其不潔也終夕
緦緦焉慮水之不至則亦不復知有雨
之苦矣以欣代厭亦居心轉境之一道
也作採雨詩

連雨無一可不獨梅柳厄可助茶神理此事
差有益置甕必中庭義不傍檐際豈不速且
多汙濫亦堪擲志士羞捷取先難而後獲網
羅伎匹素承藉敢言窄取盈亦人情反喜淵

聲積遣婢數持燈驗其所受跡用獨苦雨情
聽之遂終夕

丙辰江西大水故憲副太和臨皐楊公
在殯其弟貞叔負其棺與水出入得免
予友楊武部邦隆憲副公之子也泣道
其事鄒爾瞻先生作風木樓紀述其事
親始末鍾子讀而歎曰貞叔之爲此有
本也紀之以詩

祀怙恩父母來乃及族兄倜知至性以孝友
同一榛古有伏棺者入火神不驚彼子君則
弟易地無重輕吁嗟志之壹乃與水火爭竟
亦獲既濟智勇根於誠備觀君本末純孝通
神明存沒急難誼一一由此生世皆誦奇烈
君視實平平移此於君友豈曰非艱貞再拜
書於策人倫著紀經

歲暮送姪昭夏還家兼示弟恮等

汝父齋志日汝生四月餘今見汝作父予身
爲獨夫歸衰覩子姪敢復問賢愚兄汝能念
我至性輕長途久侍忽言別情劇未來初此
時吾念汝不獨爲孤癯問予此二載何以慰
南都憫默不能視中懷各焚如亦知汝有無
不敢言倚閭恐傷遠人意予懷彌崎嶇官無
九里潤子母猶饑劬親見我近狀不嗔薄且
迂共茲秋冬肉愛擁簪課疎廣汝以山水靈

汝以圖書此事勝誦讀有所開悟無以此爲
實歸此來亦不虛汝叔近落羽文章又失圖
榮利繫忠厚館路與鬼俱但令各有子耕學
亦可娛豫營人外計饑寒不暇虞兄弟息俱
遠家務則在渠富貴不敢覬要爲幼者模爾
勿恃周親悠悠忘爾孤

隱秀軒詩地集目録

五言古三

隱秀軒詩地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古三

補和楊文弱年丈書德山讀元碑見寄之作 并序

萬曆乙卯閏八月予以典黔試竣還過武陵候年伯楊侍御脩齡先生與文弱

道予遊德山登覽之次覩莽中一碑闇然如礪有文可按迹之爲元丞相姚雪齋送僧歸楚詩詩甚雅草書有右軍筆體因輟遊事各竭其心目之力由偏傍得字由字得句由句得篇思者退聽得者競發脩齡先生命予紀其事未果久之文弱爲詩寄予深妙渾成已獲其珠予耻於鱗爪單而未作今茲寄予全幀

再覩此詩因追和之在巳未正月十週

杅渚猶脩竹淸湘多古烟坦步輟思詠靜得
文字緣精神超礫莽文質中塞淵心形忽而
止遭異同所虔作者標勝國未窮金石年剝
蝕增時代曠如遂古前虛懷候其至蹭蹬如
恐遷當其泮渙際意滿莫能先思理蘊殘斷
不爲鈍者傳離合不可强以待慧與專誤書
思即快不必得其全一靈散羣慮半者有時

圓逢舊如創獲字句忽以篇數載憶斯日願
力亦云堅

己未白門喜周伯孔至讀其詩記前會
在巳酉歲

一士才德成天人幾交醜勿曰兼人資後遂
不可量閱人久且多本末自殊狀風日損不
知驕吝美已喪能使好德人十語九成妄見
君白門日弱冠神內曠如彼岸未登意也雋

人上敢自負人倫秉彝不能怠人多惡其狂
利予終易向予雖不謂然口嚳心兼劌今茲
後我來再見君已壯安保十年外前途副遠
望交相勞苦言不暇道無恙舟近察其人豫
覩淸實相拜手誦淸風穆如表靜斿巖言庶
有試今懷始獲放感予不相負非因來破浪
默思昔搖搖爲予肩疑訪愧予當予年事事
遠相讓雖云根器殊亦緣心目障倘有他山

石如我於君嚮何至老大時衰劣猶悵悵乃
知賢愚分運會默相伏

得韓求仲書幷所選文二編感而有寄

十年明一冤人生年幾十可見始稱人爲諶
亦不失左官無明條聊取前事畢素心如諸
生寵辱安能及諸生如之何屹屹事經術繙
校非苟然血誠散卷帙可以有感通匪惟存
矜式笑向冥理游淵淵神內實各思看花時

少壯意難戢今來是再見木難應可抛

題徐生山居圖

古之歷落人人不可衣食又況可得居一枝如烏息愚公庇天下不苟德所識徐生雖相依雅亦能自立宵於汎愛中求分萬間一愚公獨重之幸舍與棲集既貴長且賢下交無倦色生亦安廡下以明愚公德張公畫隱人長者年七十高愚公古誼圖之以特筆

冬日登虎丘

一丘但清妙霸氣如暫銷層層不覺上心目隨所趣吳天多在水澹澹不能高歌吹石留響精靈潤泬寥柔艷輟秋冬溪山多後凋以茲嚴枯內彌想其夭喬暮煙看羣動去人抑何遙

將訪若雲許中祕迎於金閶導往先過共甫里所任有皮陸遺迹

鴻漸生竟陵茶隱老苕霅最美亦竟陵甫里有遺轍予忝竟陵人懷古情內挾十載吳越心風煙未遑接誰知苕上路可用甫里楫迎送非俗情山水分夙業吳淞始有江天遠流漸歸未揖桑苧翁皮陸迹先躡苟可添佳遊取途何必捷二公居遊地一身逝將涉

遊梅花墅

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動止入戶分傾返

有妙理脩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從來看園居冬日難爲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何以見君閒一亭一橋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爾

將至吳興訪韓求仲年丈雨中舟進暮泊城外言懷

出門武林心中閶若雲艷移帆暫先之初懷有時變豈知湖山外別有深緣驅伊人本一

方廣盟圖再見山光十里來濇爽如君面自
許今夕言從昏至於旦風雨不共難進止斯
須亂揖酒拜栩人黽勉幸勿倦舟泊雨晴初
月生更來半微照接離緒烟霜亦婉孌

訪趙凡夫寒山所居其先墓在焉賦贈
二詩表其山志

不謂入戶久身始行山中水石凡幾里坦步
得始終此山廿載前無人山月空居士開山

意一以孝思充人所美丘壑君作桑梓恭高
下奉先志疏鑿敢不躬吁嗟志氣壹思理爲
之通天人有幽贊靈昧無不從積歲殫頂踵
既成仍鴻濛久任覯剞劂巧力亦既融大哉
風霜權能滅斤斧蹤心力亦來許豈曰非天
工

又

天衷至性人酬之慧與福慧亦有聖福亦
有榮辱君秉清淨根餘因及眷屬與婦友逈
妻閉門一佛庵共資津逮愍雙脩報鞠育昏
嫁累不多有子兼式穀空山焚誦聲聲在
風木誰令丙舍傍豫爲置澗谷地既煩表章
人亦遂遍軸嶺誰名涅槃應待君卜築何哉
一朴心經營妙伸縮

詠古玉刻嬉子御蜂

刻玉作二玉子母願何堅有絲不忍縛厥意

在纏縣有辛不忍螫含飴相愛憐吉夢乃生
男朱芾萬斯年漢皐豈無珮徒結燕婉緣

始晴　二月二十一日

入春已五旬春從今日始冉冉梅花年奄忽
接桃李常年新柳來淮流不濡軌今年新水
來依依黃幾里相值亦偶然彌覺風烟美三
月城南遊輟入淮流裹仍作閉門人清興未
退也

秦淮晤別詩 晤徐元歎別吳去塵

予來望之夕楓月照新涼是時予見我空綠
猶霑裳今春約過予梅花不可忘蹉跎遂首
夏各道梅予黃予心自水雪如携鄧尉香曰
予往不易予來焉可常所寓近淮流可以日
舟航如何四月望忽忽欲端陽有美得吳子
况皆婉清揚復有何異同良晤猶相商淮流
三十夕夕夕明月光今雖屬晦夜積暉如清

湘吾弟共斯羿我舟弟刖林可見佳情事意
外多所妨予雖來十日但如始至觴吳子諱
言別引衣已欲裝予又云此後別予隱石梁
此夕暫復暫前後一何長汨汨百念至未暇
及文章

予乩先北上過白門持同年夏祠部正
甫書相訪策遼事賦此贈行

承平一事起百千功名人建言無覊縻疏賤
亦得申兩載非遼事出語遂無因口耳遞出
入茫然孰爲眞聲盡鳴亦止不必中苦辛雖
無出位罪未闕用其身予公慷表餌往往言
中倫致身別有術匪用千要津迂遠謂今悲
不銳在虜虐假使遼遂伏標本難具論豈云
焦爛後遂無可徙薪君地文武彥蹻蹻多力
臣我友夏祠部况君之周親君宵作狂腐胃
昧先叩陳

梁無他水部自滁景升處投詩見贈賦
答

性雖不適時索處亦何獲况復本寡昧能無
藉三益數載見人情旦暮有今昔平時曰知
慕過門馳短策亦有下問者不招造我宅未
忍相誑談古道共尋繹而從久不堪反脣見
罪譴加以嚴冷名初心彌躑躅以茲每自安
容居半屏迹區區好德心幽明庶可格同心

在四海閉門原不隔婉孌粱水部虛懷忘我
儕緘詩不通音聲疑猜未釋必也笑相視乃
各覩肝鬲我友一片心懇懇爲騎驛

王文肅公尊祠詩

君臣共元化宰相尤樞軸今之師保傳於古
曰三獨以親則心膂以尊則伯叔豈曰猶夫
人無故叨簡錄剎乃不世君豈能覩庸熟聖
主責愚相不得共覆餗以茲輕且疑積而成

躑躅三四十年中吾見王文肅　御札藏公
家悝也曾跪讀每於點畫內尊禮意堪掬致
此非苟然才誠妙伸縮嫌怨盤錯問微泫爭
倚伏業已忘非譽豈惟壓寵辱　九廟實臨
之貞心照霜旭外人寧得知　聖主獨鑒燭
所以越庭推金既黙有屬險人與腐儒大奸
之骨足謠豖不自由犬吠驢鳴續於赫哉明
綸竟以此曹束邇者舌耳敝強半爲杖朴

宸聽歎天淵幾成道傍築那知　恭默中痛
憤於此觸庚寅歲召對巷臚公敉沃此後多
靜攝臨軒勞補牘正使日三接羣情彌窘促
乙卯庚申事可以見碌碌安得公其人　清
問堪反覆乃悟再召公宸斷超流俗年來朕
國人巧於逃大戮不居權奸名猥以庸自壙
大臣係安危庸郎同凶族醫以斯殺人參苓
等鴆毒安得公其人黙定紛紜局國本竟其

用身後蒙尸祝吁嗟蹇蹇心此事非所欲瓜
以瓜來者頑懦有私淑

錢時將自吳過訪因謁梁水部於蕪湖
友再見予送之歸吳

士能苟讀書無文亦自可編章日日傳吾知
腹未果錢生學道人著述不妨夥案之皆精
庾孔釋如觀火別予謁梁公友不忘見我離
久如初逢去鶴空中墮歸吳卧冰霜經籍以

白裹

病中買得一侍兒名曰靈光因憶庶人有新姬侍疾之作戲和其意

買婢亦偶然何當因病眦女子稱薄命低回向父母雜香照火臺幃燈孤未吐中有枕衾人叨作羣艷主未及辨時地傍列人三五何假自言新默然入儔伍錫余以佳名傳呼別衆女覩實明日來推排避無所君言蒲柳姿吾衰良負女自有生平顏來晚未及覩毀容傷君心隨例成眉嫵察君雙眸光烱烱能識取偭勉待君鍵精神照窗户只作初相見飲食重歌舞况非旣嫁身良時猶可補

五看雪詩 有引

雪無暘於庚辛之冬春者看雪無冉於庚辛冬春鍾子之在白門者由今想之於木末亭於雞鳴寺塔下於烏龍潭於孝陵於秦淮之舟次要木末之雪秀秀於木於烟雞鳴寺眺後湖後湖之雪曠曠於潤烏龍潭之雪幽幽於潭亦於木於烟孝陵之雪雄雄於陵秦淮雪舟前此未有也雪則蔣山蔣山之雪活活於從水看山退尋追賞作五看雪詩

木末亭看烟雪

羣動無漸次同時被萬光平楚出其端烟杳生下方若非寒悄悄已是春蒼蒼始知原野秀或不藉青黃亭臺不足言當觀於大荒

雞鳴寺塔下看後湖雪

日日玄武湖今朝矚眺廣波不在湖中白非生雪上明明忽如月堪作清夜想奇光不可各茲茲從此往

烏龍潭看雪

天淵但一深初無陰霽殊身處孤光內乃知

積雪餘寒照無遁情動蟄難爲居此時同一
覺靈者獲其珠

孝陵看雪

王氣養晨寒積厚光亦融松楸自森蕭陵谷
乃鬱葱一白難思議萬象無始終鞠躬向山
爽六龍在其中

秦淮櫂雪

淮流與蔣山雪期若難共臘雪忽過春意外

流澌送山中所消水還爲看山用寒影本卓
然隨舟或蠢動從舟見諸山舟輕山則重

靈谷看梅

一雪達冬春萬花生巷陌嘉祥久且多物情
反成數霽後速我遊春物宜甲拆空濛烟靄
中郊原胡以白得非消未盡餘霞猶狼籍何
知是寒梅遥香來韵格澗松暫輟聲留風吹
素魄氣如可承攬光真難採摘孤蹤有木性

花煩終不積感君開較遲來晩及芳岸折枝
愧區區聊志私所惜相延歸索笑勿詞瓶中
窄

賦得陶士行母贈姚孟常母文太孺人

截髮一何苦結友如不足所求在宦達未能
超寵辱不應如是母教子以千祿三讀陶公
傳悔此論未篤晋室何等時首足已翻覆亂
頭養望人何關於剝復區區陶長沙大厦之

一木其母知是子才誠堪補浴猶慮狃近圖
有負於鼎軸一片截髮心感勵等慟哭所以
惜寸陰孝哉守母勗如彼仗劍人劉項運已
卜死生雖不同各具興亡目非無匪他志足
以樹儀鵠別有尊攘懷自隱於膏沐尋常栢
舟言難爲此母讀

城南古華嚴寺半就傾頹奇爲淸崎同
一雨法師徐元歎陳磬生往訪詩紀寘

遊乘勸慕復

六載秣陵人自許遊栖熟所愧城南寺前此未寓目懷新快初至詢仰得前躅數里聲香中人我在空緑金碧感廢興林岫增幽獨佛事寄花果僧意安木竹微雨灑新陽羣有俱膏沐淨地不必言亦可備登矚先往勸同心靜者來相續庶借奔悅情共爲信施勗

遼陽陷後聞友人張任甫先赴恭謀之

召得書詢知尚未出關欣慨交心勉其後圖

君有吞胡志時無御衆才無故驅出關委敵亦足哀頻年壯士去君見幾人回犁庭名洵美譚實受其災爲兎而忌狗洲自有覆培騎劫代樂毅賊喜士氣頹預知有今日不待敗音來城亾義軍死寧止四萬哉聞君方被檄引衣就行伎非不欽壯志巢卵恐同摧捐軀屬無名爲君中徘徊智勇生有限疆土猶可恢書來知遼陷君猶在燕臺從此宜審擇努力收餘灰

遊茅山

山以人得名去來闕隆替犯雨訪句曲諒亦有宿契依夕忽如朝興步踏殘霽天乗百靈府山空衆響厲嶺上自白雲眞人已天際始悟洞壑迹祇是眞仙貌按圖窮物隱歲晚冰

霜閒

觀顔魯公所書茅山玄靜先生李君斷碑

世人觀神物不賞亦不忌一落名山中衆靈必驚異所以金石文往往半完毀遊救雖不同珍惜理無二吁嗟唐以前此山無一字崎嶇平原筆摧折亦數四殘光照灌莽去留不無意逸姿寄典刑妙情超勁氣如彼蹇蹇臣

反見爲嫵媚此在顏書中間警最滿志中分
寺兩存延津合亦易不然或收之斷者曷能
覬

隱秀軒詩地集

隱秀軒詩玄集目錄

七言古一

隱秀軒詩玄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七言古一

題林茂之畫壁

胸中既有真山水壁上何知非絹紙約畧山雲膚寸間汩汩俄焉潤圖史意所幾見筆輒追不然過眼將失之有時伸紙乞君筆未必

風神能若斯

題張金銘紙帳

搗繭成帷古香裛入秋須此獨何急君言答理勝輕容容易秋聲不得入果爾不入秋聲悲幽夢應無關出時

送鄭季卿之金陵兼寄書南中所知

昨者看君無去意朝來忽定南行計遠別應作數日惡君今發口何容易金陵故人無親

聽一日二日難作書書札有無意恐殊欲作不作中躊躇君言傳語終泛泛隨筆數行自有餘君欲買宅秦淮老爲君卜鄰難草草左方幸虛一笏地遲我數年移家至

將移居題別畫壁

屢欲遷居向他處念此數回不能去山水無人秋作聲一窗烟嵐白朝暮畫壁本圖當臥遊誰知終亦不能留此中清景消不得況乃

羈身林與丘

八月十四夜集別張金銘年丈暫假歸沐

今夕與君同杯酌君言不如歸家樂歸家各有索居時晤言今夕成今昨長安忍作終年遊苦死難爲明日辭明日不留吾不强途中豈可値中秋滿口留君意中闌自慚今夕滯長安思歸轉挽將歸客但覺臨岐罷語難

上白帝城望杜少陵東屯居止遂有此歌

白帝山水何參差欹側升降相蔽虧拳石勺水細已甚無有不歷落嶔崎杜陵野老雖間關不肯卜居不絕奇胸中眼底足相發其人其詩皆似之天生夔州此山水不住此老欲住誰

曾駐夔州詹郡伯黃楊二司李招集白

帝城戲柬三君皆楚人

人生客遊何者美其一友朋一山水山水難逢白帝城友朋況値皆同里四牡雖羸忝使臣昨朝過此坐生塵今者舟輿太供頓何可游山無故人三君肯分置三處客中快度三朝暮

壬子四月六日送春于野

百日春光亦已倦來時不迎去却餞前者寒

食一月前郊行才識春風面鶯花就人人避
之遠于將之空戀戀送春不必送花鳥首夏
鶯花正繚遶二月花時空復名風雨如秋寒
悄悄從茲不作閑門人青山無田無春聲碎
彼黃花說重陽重陽曾見幾花黃

吉祥寺松下夜歌和友夏

報國松勝靈谷松權奇屈曲如巫峯物神往
往失本形蒼影濤聲皆已屑苟不貴形直取

意今見此松貌亦恭是時宜月待不月有意
幻昧其聲容一枝每具一丘壑風泉奇泄如
木落以此彷像報國松辟罷盆石當五嶽

玉泉寺鐵塔歌

五金惟鐵最愚劣化爲浮圖萬象列立山水
中精神子瘦幹高莖疎其節日星散氣冰霜
結佛數恒沙萬生滅蛟人出波鱗介別商周
畢玉漢凹凸似非鑪冶出鐫鏤臥蚕盤螭不
瑣屑元氣淋漓取精端阿育之鉢藏敢泄鬼
物司之莫能竊其中出入風雷截流出我眉
神僧擊斷係運數汙隆擲照光送景大地梟
摩娑情文耳目悅如几案間可摧撤巨細靈
頑理難絜勿云巧力傷樸拙請循其本仍古
鐵

隋大業十一年鑊歌

大哉形神相亭毒金鐵斯壽衆形促若將神

氣視金鐵金鐵猶爲有形屬大業之鑊到於
今水火退盡存者金以置佛前配古塔後人
不信爲釜鬵天道三十年一變後人前薪不
相見一鐵萬古此聲色宛對鑄者刻者面自
唐以後諸不朽有此鑊時皆未有吁嗟形反
能不化不以精粗爲近久

鄴中歌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

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予英雄未有俗留
平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
流芳本一身文者神者氣豈能苟爾化
為塵積流築臺拒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
有漸入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
見奴嗚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聞知非有欲
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欲
冀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

書生氣

贈李長蘅

題君三絶君未領看君意色何淵永若登絶
境已無餘自茲以往復焉如興來與止性情
真有意無意如其人予家畜子寒林圖秋冬
之際予精神乞君再作無所挾予意其當無
苦物

寄題友夏紅濕亭

落日在湖沈紅濕日日湖中見未及予亭其
上朝夕之朝見日來夕日入日光水光相原
委紅者非日濕非水偶然過眼或失之不及
要人時自起予住寒河未有亭寒河水日何
當停日光水光欲示予予登亭時恐不如

章甫贈雙鶴歌

至人耳目即霄漢鳴舞庭中豈近玩支公放
鶴鶴肯去意者孤棲求其伴若使雙雙如友

生在庭在野同共情所以君今同損致不使
異處分飛鳴予家隻鹿不我遠（予有一鹿放之不去）豈
有雙禽苟爾飛此物求友亦擇主惟我與爾
終其依垂老期君共丘壑養成頂翼待君歸

登浮渡妙高峯歌　茂之題名

浮渡無峯亦自可有巖三十六右左妙高峯
妙殊不高三十六巖已在我大通巖瀑出天
門振衣忽向天門坐向者首楔高云阻才坐

石獅皆可瓶石獅口吐石鸜鵒上者吼今下
者語樹苔純駁藻一山雲日凄妍煙衆數居
高臨深領其要洞巖磥磥誰能数笑我蠅頭
二千字君但大書三十五

舟屋茂之所居敗以巢鶴歌

勿逝我梁發我笱物情往往恤其後鵲巢寧
保鵲終之但慮來者非吾偶子去子居何忍
收維鶴與子終其儔後有斯物前斯人猶勝

爲巢讓與鳩鶴處籠中鞠其卵察子形神爲
之愁我欲客爾鶴亦樂爲我與爾忍拘縛留
君君去君不居維君亦念鶴無慮君無所恤
鶴不辭代蕭者曹何遂爲月明江空時一鳴
是君中夜長嘯聲

觀日歌

濛濛萬象未勾萌居天海間發其英殷勤照
我三萬卧何惜一朝觀其生已非昨夜特未

飢去天趨親海趨遥一碧以上冠萬光光以
内外星搖搖此時星如不欲落氣之所至星
光躍人指萬光作日光良久日從碧中躍新
出於浴未暇圓水風厚今日猶薄蹭蹬拍浮
光無玉火金與水相子母遵養時晦諸氣中
赤黃去盡白始吐目中空華誰所爲問日不
知目當知元化中邊無定理人各言其所見
爾不然此光以往天尚多此時東西影如何

揷戴詞

昨日見人初不怪他家女郎皆出拜俄聞揷
戴在今晨得無昨事遂爲眞風俗重此勝花
燭此番喚出始怯人牆頭簾内集聲影唧唧
如聞未露身掌中嬌稚乍悲羞徘徊約指與
搔頭約指搔頭鏤金粟欲近髮膚未忍觸要
知禮義女兒身非惟細意拭香玉無處驗郎
有誠情手着儼時指爪輕

見姬人臨妝看鏡中臘梅花

有花非梅目以梅蘭蕙雪霜共體救色香自殊花同時稱名稍以臘別之此花雖負梅之名覺此梅花又深情寒素能不廢柔艷不與同苦同其清呼儂梅花儂不應笑指此花是我生朝夕與之共言笑安得鏡中不同照今晨邀與共爲妝照色照香誰最妙花在枝頭不感人有時憐影勝於眞將身入鏡伴花影

忘却外邊花與身

又

同向冬春爲色香以臘爲名名獨彰何意邂逅承嘉運歲寒同薦君子房邂逅同房非偶然君有玉臺不敢專人道入宮易爲妬儂言臭味易相憐相憐一向同雪霜今晨才共明月光人與花枝共明月聲香欲盡清輝殊清輝非神亦非肩花影反憐人影殊寒花有情向人語我見猶憐況老奴此意不但在君前看君出門然不然

新姬手植盆蘭引

平生憐花如自憐未必花花儂盡然國香本自房中物歲植牀邊獨浣拂今歲人情始學分但看入手孰芳芬物生有命在時地亦關心力勤不勤難情纖纖暫同涅情知手與花終潔郎言此花名宜男郎今且莫向儂說此

事應亦有人知儂去女兒今幾時

元旦臘雪歌和蘇弘家符卿

時廷尉董公光祿周公各以朝正　孝陵有詩紀之

冬春寒甚同一雪人事天時休咎別氣能壓蝗春則否去年南北事尤切年來邊腹不可言事事默恃歲無孽人亦有言重民危標本之動始於饑饑即其病食即藥病者安穀亦

過期猶記楚中歲戊子斗米二百錢末已爾
時糴貸反能支未見確然皆餓死後一紀餘
斗百錢滿眼郊原骨拄天可見公私錢漸空
有年難於昔無年況今又過一紀半事可憂
者非目前且看辛歲野無卧二公剝負陰陽
責天爲今年特展期十日以内猶爲澤是歲以正
月十一日立春何如一雪達冬春屈指元旦自元夕
未離冬氣易爲冰一夜陵園堅幾尺各揀長

寒隹氣傷首將歲事薦　高皇歲内旱蝗臣
晝瘁萬一微誠補天地尺寸無多運數寬議
竭議折非長計京兆親民嘗服勤救過不暇
敢言勲令得移將別補奏精神免爲捕蝗分

自題畫贈商孟和

計君別我六年矣予之學畫今年始嬾衰事
事減於前却有閒心到畫理久近工拙不必
言別來新事添驚喜七隔三日當刮目意外

他長賓止此授我蜀箋誠自作恐負佳紙筆
未落交情雖復意欣然心手從違亦斟酌數
撤枝柯不敢多蕭疎乃反得婆娑中年服官
始作畫勢亦不能復求苛君言貴具文人氣
正於離處察其意熟後求生穉求老再瘂君
時方許議

桃花澗古藤歌

吾聞藤以蔓得名身無所依不生成看君偃

卧如起立雅負節目不自輕昂藏詰屈自爲
樹傷有長松義不附春來影落澗水中不與
桃花同其去

禮牛首畫　祖像歌　并序

牛首舊有畫各祖及諸禪師像凡百軸
今存者八十餘軸其他皆不可問東祖
達磨北地法融亦與焉歲久絹墨非故
惺爲蹤募裝之仍自書各尊者出處於

首好事者補之滿百偶與福清林茂度
同邑譚元春湘潭周楷同遊於此瞻禮
之遂作歌并記其存亡新舊之數以付
守者時萬曆己未六月望日
畫家身手佛心腸妙緫異同變無方寫示各
祖次羣宿鉢緣欲盡燈始張邀歸縑墨無先
後要使諸燈共一光縑墨壽匪金石匹筆端
願力與之一早知像教劫殘時便是賢愚與

感曰悲喜敢云惺也始佛化世人先頑鄙一
念或爲動者機衆力衆情同起止衣履須眉
隨所挹敢以語言自添入直書共事待信心
爲佛爲世標性習東祖菩提牛頭融何可山
中無此翁僉謀補之或曰否二祖神明各祖
中

隔雨聽鼓吹歌讌俞仲茅駕部水榭作

池水濇濇秋颼颼夜中聽視寒相周主人哀
樂本異人喧靜不同同其幽有聲落葉哀蟬
內難向葉聲蟬聲求池月倦來簷雨代燈光
欲去去不收始知雨外有繁響化爲寒雨鳴
中流一雨秋薄巾難障鼓音入語出兩頭此
時地天人一籟悲哉隔雨不隔秋

范漫翁畫山水歌

山水不言示以天每聽詩家畫家傳性習所
至筆或後筆亦時過性習先點染何嘗不求

似似者有時不必然迂作精神漫作形虎頭
半處即其全四十以後始盤礴身世之外自
起落自許波瀾已老成視之反似學人作吾
聞老子能嬰兒恰是至人神化時

詠畫蘭停筆

畫蘭先畫其勁質意定須以膽行之亦有深
情如恐竟欲開不開使人思要知香色勾萌
處多在筆墨踟躕時心手相商拔意態眼光

竪影立離離間待朝來重補足今朝同夢辭
先續

觀周令滋米趙二石歌 有米元章趙千里勒字茂之榻爲同觀者周安期安仁劉公亮

山水千秋照冥莫影結爲形成片石高深墜倚各似之寫其精神與膚澤杖笠遍尋限時地圖史臥遊終格格此石縮之作具體以待山水倦遊客形色以外添清響煙霜相戛寒

淅淅米趙好遊始寄此爲與山水中無隔拜手勒銘敢言玩敬告來者幸無斁君愛二石并其人摩擊之間成莫逆模榻自是登臨心豈但鑑藏珍妙蹟是時主客凡六人己未仲冬十之夕

贈錢丈

子膽釀酒亦蓄藥身無所與樂人樂意廣雖無人我殊主人本領亦覺陳君負高懷術復存一身二長兼有之使世不病復不醒而我能飲又能醫疾者在門客在席憫悲歡喜顏常集飲酒長教歌舞佐施藥仍將衣食給問君何利乃爲爾自適其志适他及賢吏造請時一報偃室澹然如未入

詠古玉刻蟢子得蜂 并引

六朝子夜讀曲歌吾曰梧思曰絲憐曰蓮蘂當時委巷自有此口語采入作詩

今繪刻器物借聲雙關爲吉祥善事之兆如燕喜爵祿之類事近不經實始諸此則其來亦久矣萬曆己未臘月初三日偶步吳門購得古玉刻一小蛛撲得一蜂蛛大於豆蜂小於葉俯仰避就奇有情理翼股須目欲動取喜子得封之意適內人有以此月八月生者舉此爲壽作新體侑之以代徵蘭之賜

蓮卽憐絲卽思借字吾閩諧曲詞吳市偶得
漢遺佩古人製器已先之世云蚌者珠之母
今知玉以螭爲兒觀物含義但取聲爾公爾
侯微在茲

沈雨若以朱白民竹卷贊予畫戲作此
歌

顧源山水朱鷺竹吾愛二公皆不肉見筆墨
身而說法豈以一石一枝相逐逐吁嗟顧公

吾未見去年曾識朱髯面問他行徑曾不言
袖出朱墨竹一卷予然一身萬里足五嶽貫
櫓惟筆硯其時悔未助山貲此君交臂遂失
之歸覩顧公煙雨圖朱畫一竹竹可愬沈郞
愛竹何共爲買萬琅玕歸一束墨氣到紙無
後先一雲所雨同斯綠應以如來藥草喻而
爲胷中之成竹竹在朱君猶可致已入君手
安敢覬忽取贅予畫山水知予好此特相畀

顚予作官兼賣文以畫作誑自娛

五色蘭卷歌 有序

萬曆己未十月初六夜毘陵舟中夢與
內人吳孟子同種五色蘭以爲男子之
祥許爲予圖之以畫蘭施色不剞珍重
未成天啟元年秋忽作墨蘭至八本正
側委垂意態不一持告予曰向所謂五
色應是五種也此八本中豈不具五種

佩予予是其說紀之以詩

蘭譜前無五色名應是同時因想生吉夢胡
爲久未踐遐同待翕罍花成國香皆秀是何
物昔以青黃輕黑據忽然意到得數株偃仰
風月意各殊從傷觀者試擇之就中五色亦
非無吾聞五帝不盈五恰逢劉季公然補故
將五種缺其一有意待予閒與數畫蘭人本
解語花吾將添作幽香主　詩玄集

隱秀軒詩黃集目錄

五言律一

隱秀軒詩黃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律一

懸牛

聞道邢司馬懸軍駐島夷聖人寬外懼小國望王師休戚關何事恩威在此時爾邦全仗漢供億莫言疲

贈熊牛

家破猶存舌身餘幾剝膚解驂慚越石彈雀愧隋珠鴻豈能因熱烏今且集枯少年多畏路就宿好躊躕

春日課僮編籬訖成何

事到山中減春偏雨後濃縛柴成虎落澆竹次龍鍾新旭山山意遥煙岸岸容植援功不細減米餉諸傭

哭魏太易

降謫矜同籍孤虛怨共辰不然予哭子豈合爾喚身後事煩知已高文諫替人志成焚告女商校夢中親（太易與余同生辛之年余實長男肆夏歲也）

又

爾已先知我文能取稱情素交言懇痛才鬼竅分明世所悲奇數君翻就盛名（太易羅諸生後作六等吟二十章人蠱慕之）慕辭心已許鄭重敢寒盟

又

卓識驅先入新裁陷舊聞如君寧得老而我孰爲羣心徹神辭去才多鬼欲分終當尊治命墓道署遺文（君自題墓曰明遺文魏長公卯）

三月三日雨中登雨花臺

去年常上巳記集寇家亭今昔分陰霽悲歡異醉醒可憐三月節和了六朝青花作殘春雨春歸不肯停

烏龍潭奐太學林亭

城午亭先晚園春水欲秋蜂狂花約束鶯過柳遮留雲氣能香石潮陰半壓舟良辰多下鑰門殺此林丘

五月三日秦淮即事

踊貫絲兼肉爭先步與輪半簾虧蔽面一舫共來身密葦驚翹袖飛花到葛巾含情相日處橋外閣中人

又

嵐滅峯文細潮生水步懸薄陰停障面新暑試輕容煙閣晴背綺山船晚似縫火城波上下扉渚影重重

早夏集米仲詔園

門肯當三月遊能共幾人盆山青欲暮池草碧猶春入戶榭成野穿林似有津歸來逢我友半日慶閒身

西山三首 同馮仲良 湯去執

往往聞名勝遊踪到始知茲焉隨覽涉若處得幽奇花鳥春難晚林泉夏每遲最憐幾山郭曲曲見淪漪

又

屢有看山約臨時半去留大都隨意往翻得盡情遊曲折無三里層深巳數丘石苔非一致潭水各能幽

又

過橋微徑暝稍不辨峯文月散將殘雪煙迎欲墮雲洞巖窺氣候水木悟聲聞喧寂皆何往空山方夜分

喜林茂之至燕

白門還故山無意入燕關以我到難必況君來更艱偶然今夕話是否別時顏客計兼歸緒于焉且暫刪

又

相違曾幾月心口欲千端見爾遊能遠知今病稍闌喜開朋舊劄兼悉母兄安問答尋常事翻同意外看

集淨業寺水次再過十方菴看荷花因宿其中 韓求仲 稿

如此匆匆際禪棲肯再來曾無三日隔又見數花開童負桃笙至僧籠菓甲回出門揖一宿無復候人催

又

每憶經行處重遊勝昔遊往來能漸熟耳目自多幽水氣窮昏旦林聲閱夏秋晚花不無意客散獨相留

夜歸聯句

落月下山徑卓堂人未歸 林古度 砌蟲泣涼露雞犬吠殘輝 惺 霜靜戶逾皎煙生墟更微 古度 入秋知幾日鄰杵數聲稀 惺

八月初二夜雨 示金銘茂之

茲宵非月夕即雨亦何妨但覺秋聲劇能令遊子傷衣裳蟬背葉書信鴈頭霜共作長安客東西各故鄉

補七月二十七日生日詩

憶前初度日含意不能題入耳歡相勉驚心感自悽閨人怨弧矢宦子倦輪蹄媿殺陶居士茲辰返故棲 元稹歸田詩有陶公三十七結綬出都門句元府亦三十七

八月初六夜小集聯句

睡起理殘夢 張愼言 須臾故國身好秋難作客惺 新月易辭人 愼言 露咽蛩聲斷 韓上桂 天低鴈影親 惺 空將無奈意砧急任西鄰 古度

白衣菴水閣 同茂之金銘

入燕欣見水況復是城中鴈帶他村印蘋生

別苑風暝兼沙草碧秋借渚花紅肯待空潭月移時已在東

微雨

定欲歪陽雨方成此歲秋雖疎終助冷非久亦生愁出戶纔能見經枝似不留少焉如昨夜片月已墻頭

送韓孟郁孝廉還嶺南

送客歲將盡別情能勿窮題詩何所道對語

不堪終嶺樹冬難雪河橋晚易風同來君最久亦已返山中

送茂之南歸

不謂還家決題詩送子遲言歸雖累日賦別必臨期明夜成今昨他鄉屢合離遙思初去後當似未來時

又

客程容易改遲日意何如無那親相待兼之歲聿除朋尊須夜半子舍及春初欲寄南中訊含情畏作書

庚戌除夕

除歲他鄉夕今年屆指三關心存與沒開俗北兼南燈火看相似杯盤對不堪自憐疎野骨此日候朝參

玉泉謁關祠

義勇歸何處凄然向此中始知真佛子即是

大英雄丘壑延神理機鋒豁怨衷厭聞懷古者祠下說孤忠

夷陵道中

曾聞巴蜀道至此稍稱夷茲路險如此前途難可知巖巒當雨閉水木到秋悲況值懷諸感州西和策時（時哭雷何思先生）

巴東道中示弟栓二首

山中木必雨雲起已生愁峽窄天多蓄江高

地易秋連朝皆陟巘茲路獨臨流欲盡瞿唐
勝歸途定覓舟

又

一帶高深處明朝次第行且從人指點未必
客心驚此去皆山水同遊況弟兄爲誰忘遠
道所賴共幽情

暫霽

重陽無不雨況作蜀山行已歷諸峯險剛逢

半日晴峽寒偏著色江晚自多聲雖復終陰
曀心魂亦暫清

月

蜀月清如此誠宜數見難尋常秋易沒十六
夜初看岸迫銜江淺山紆出峽殘今宵同宿
處記取在雲安

次巴縣傅仲綸年丈招飲江樓賦贈

縱無樓可上此地已高寒夜爲今宵永秋憐
數日殘淹留隨處有簡易故人難漸喜成都
近王程亦暫寬

十五夜月

峽夜何曾月巴東偶爾圓向來經驛路那似
宿江天霜落寒流外煙生遠映邊清宵亦何
意獨值未歸前

哭雷何思先生十首 并序

鍾子以先生卒之第三日入蜀道夷陵

欲爲位哭焉不能且不忍至自蜀始書
千五百餘言以告先生所可讀也言之
長也乃復爲五言韻語十章使讀者易
終聽者不倦付其家嗣仍語曰鬼不必
時至家必時時誦之或令侍子知書嘗
司筆研者誦於所嘗遊息處以達其至
鍾子歸亦且爲位祀先生朝夕誦此招
之記曰其神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是以誦於家以冀先生之一至焉
人言師與友吾直惜其人世事有今卧我生
何不辰他時思柱石後進失陶甄豈意登堂
約翻成築室身

又

十役亦王事迂途意為誰茲來覺無謂獨反
欲安之曠十友為命奇人世所可感恩知已
外別自有吾私

又

斯人天遽奪似欲重羣疑弟敢稱師美人其
謂我私十年官幾日半面友同悲朝野思如
此平生品可知

又

忽忽悠悠體惓惓亟亟心攢眉别有念抱膝
豈徒吟局外觀之審開中得者深感知忘自
鼠還欲效砭鍼

又

必有眞豪傑斯無僞聖賢（二句蒙括先生語）茲言猶
在耳自待豈徒然膽識曾相諮機鋒果孰固
會當須見定密坐義重宜（先生曾問予膽識二字孰先予對曰膽到中亦能生識先生曰恐當是識到處方能生膽予曰初無先後但到處自能相生耳先生然之良久首肯）

又

側聽平時語恒稱趙大洲及予窺述作似不
異源流各負匡時氣同懷出世謀惜哉殊秀
實易地道相侔

又

乘化忽焉去遺書不一存分香非所屑易簀
可無言忍遽隔生死時猶共笑喧往還三月
路半信始招魂

又

每於偶爾處言下察其微一一往多寒色將無

近殺機眞人皆氣骨道體豈脂韋理數尋常
語難參意外幾

又

惺也燕中病諄諄寄子聲有書言後事無字
及私情豈若盡忘語尤爲眞達生聞兹應悶
我來去孰分明

又

早知八月至猶得暫周旋予獨靳三日人皆

忝百年半生興盡矣一晤數存焉始悟長松
下微言不偶然（庚戌六月先生坐報國松下與二三子譚有爲之教出世之旨）

松滋泊風

舟經諸峽盡水宿四旬終葉落千村月松滋
一夜颸寒江從此闊冬野自能空憶昨頻經
險何如滯此中

懷諄友夏時在金陵昨夜夢寄伊書談
使事及詩兼徵其近作

寄書與對面已自不相同況以數行許託之
殘夢中新文知各異密意或能通別緒兼遊
蹟諄諄語未終

吳彥先自金陵過訪兼致諸友人書感
賦

索居敢厭客況有故人臨檐鵲非無識江魚
果致音淸華衣履氣淳古鼎彝心各道經時

事關情自淺深

新凉柬彥先

氣變中宵後秋驚二口餘新凉聊取適殘暑
不遑除雲澹河逾淺風輕木未疎問君覩前
夕旅況較何如

又

秋亦非無暑凉從此漸生天淸何必夜林靜
偶然聲好雨能先月輕寒不礙晴共兹流火

夕誰勸授衣情

寄吳康虞

舊識南中半公還自古人意於林壑近詩取
性情眞譚子多幽鑑稱君有遠神友朋山水
理言下特津津

寄胡昌昱元振

兩代傳山水形神各自工從來眞有識未肯
苟爲同惟不看家譜方稱有父風請觀君伯

仲丘壑寫胷中

寒月同友夏叔靜作

清切山中月依稀水際看入霜惟覺澹過雨
自然寒夕淨來無累意深到已殘添衣須一
出此後對逾難

佛燈

寒照星星內能通靜者機幽明歸一點情理
任餘輝欲續何曾盡將殘似有依此中如悟
得膏火已皆非

初陰

入冬晴夜夜薄晦卻從今霜下暮寒半鴉翻
山氣深惜哉不能雪聊復暫爲陰耳目一燈
際殘更人外音

讀林茂之所藏陳白雲五言律七百首

追贈 翁諱昂字雲仲莆田人避亂楚蜀窮死金陵閩人誦其詩輒從傍哭

落落含毫際熒熒織屨翁一生窮老裏五字

險夷中耿矣置心眼淵然具化工似聞君痛
哭屢讀不能終

之燕留別茂之時孟和偕予往茂之南
歸

南北路皆寒之情非一端同來有聚散此別
最悲歡主反先賓去君今送我難叮嚀弟與
姪看爾發江干

又

別家兼別客之北且之南此後知何似斯時
已不堪往歸情正等辭送事相叅感爾分良
友征途共夜談

新樂始雪

臘殘才有雪此事北來稀氣結原無瀚寒添
幸亦微土沾行欲動塵嬾不能飛明歲重過
處泓途二麥肥

雪夜同孟和作

屈指王程盡驚心歲事終三冬無日別一雪
此宵同食息思南土衣裘試北風朝行能霽
否片月曉寒中

慶都早發望晴雪

親朋曾慮我栗烈薊門行豈意今朝雪先從
昨夜晴半林初日上幾樹白雲生曉看征衣
色輕寒亦有情

雪後保定飲同年夏正甫司理

往往經河北奇寒早着人嚴冬行數次今歲
似三春雪罷能爲丹宵中欲向晨因君風韻
勝池閣亦清眞

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傲
月

不見長安月那知近二年卜居惟問此對影
已欣然光在更深後圓當我到先清寒眞可
傲絕勝買鄰錢

趙孟和蘭石畫扇贈魏士爲年丈

片石何其介叢蘭但有幽自然能臭味不復
異堅柔竝立原無附相憐不待求同心誰證
取疎竹數枝秋

喜吳伯霖至兼逢馮宗之

伊我南來楚當君北到燕幾三年不老每一
見相憐理數俱無說文章合有權以何酬未
足奇事定須傳

春日集韋氏郊園 同吳伯霖方孟旋張紹和李長蘅鄒孟和

聞子將

城中諸所見到此已皆非時至花難後煙深
柳背渰禽魚太無事水石自爲機遊與今方
起殘春未可歸

又

聞時誠不易抑亦在其人地有何常主花非
無故春琴尊皆勝友山水況佳辰物候參差
好重來想更新

別孟和從仲良之吳門

臨期寬一宿猶勝即時行不覺已明日居然
是遠程稍能爲北計豈至又南征莫謂官貧
好今朝媿友生

僦月軒後竹

僦月選兼竹深知所取饒月明無夜夜竹好
得朝朝以爾爲朋友何曾有寂囂誰能風雨
後聲影共蕭蕭

寄友夏書

人海歎離索之情予信予欲聞別來事難盡
即時書手已非心口言遑及起居封題送使
後重億不無疎

又

作客居家趣俱從朋友生知君遠遊念即我
欲歸情玄嶽須相待金陵莫便行文章山水
事去住不宜輕

代愛妾換馬

功名仗驥足志節咯蛾眉不貴此時意難於
無後思疆場方有事閨閣亦何爲忍向時平
日明珠買侍兒

隱秀軒詩黄集目錄

五言律二

過淺

舟泊雲龍山下

彭城開船

舟至呂梁洪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有序

射陽湖

入江

登金山同君倚

郭景純墓

北固夜歸

至金陵過林茂之宅

雪集茂之館

過胡彭舉

立春日同商孟和弟居易集于丘茂之宅

除夕守歲于丘茂之宅時于丘與孟和

居易至自吳門

元日集鷄鳴寺塔下亭

攝山道中

白鹿泉

疊浪巖尋繳山和尚不值遂登山頂

天開巖

攝山頂

贈凡公

贈蒼麓老僧

攝山歸過靈谷

舟發金陵留别諸友

須濡口阻茂之别二首

賦得不貪夜識金銀氣

途中新月

紅葉

夜觀蒙惠二泉

隱秀軒詩黃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律二

入舟同姚君佐

昔來冰未泮今去露初殘往反非前路舟車共此寒圖書閒處得侶伴衆中難一水秋冬色同君累月看

泊潞河九月二十四日逢立冬示君佐

水行亦云逸野泊乃生愁北土寒無樹南人孤似舟一身猶共予九月已非秋安得移兹日前途住處留

舟曉

久泊非無曉今朝如此天鴉鳴半樹日鳥亂一汀煙物役疎星後孤情爽水邊客舟雖故處不遠亦欣然

舟晚 九月二十七夜

水天夜無色所有者蒼蒼細火沽林露遥鐘
過浦霜離秋猶未遠向晚只微凉此外還堪
着清寒月一方

欲泊

所見平平岸舟移未覺非汙莱何以別井竈
大都稀是物皆冬氣羣情似夕暉今宵家尚
遠有夢不還歸

泊天津

流向南初豁舟將晚始多魚鹽商異路涇渭
水分波同流異色清濁如淸孔道行裝雜虛名應接苛
北途車馬客未信此洪河

天津早發

蠕蠕羣動起冉冉五更窮去岸何由記歸帆
不約同舟行星影下人夢水聲中計日從流
上朝朝仗順風

舟雨

昨宵猶白露今雨似非宜積晦來無候高雲
動未知渚花昏岸岸烟鳥白時時頗訝添衣
驟矜寒水所爲

雨泊二首

水程元有准舟雨若爲增去市猶三里依村
只一燈屠沽崖戸少豆麥野人矜靜海容刀
路經旬到未能

其二

旣雨兼之晚孤帆莫適從閉門煙際寺篝火
水邊春稻蟹舟人夜風濤客子冬暫將鄉思
放動息亦從容

舟雪

稍厭終宵雨今辰雪反奇晚寒聊一變朝爽
遂如斯洲白沙相似烟青鳥不知十帆同此
泊片笠去何之

舟中十月初五夜

每句無不見每見輒云新可月何曾異形神但覺眞入舟如好友在水更宜人別我更初半孤燈又一身

靜海縣

此縣已名海我行將近齊兩旬三百里八口一舟棲積水天同側晴冬野亦迷前途正歲暮霜雪莫凄凄

見月得起句因而成篇

寒月照歡處清川流盛衰泉形各自取眞宰亦何知鍾應山摧後渠成水到時此中機發幻未易使人思

青泊

岸曲風難順沙寒日易昏樹無黃一葉雲有白孤村酒脯遠趁市漁樵開閉門晴天有如此雨雪不須論

風止

如此風猶定披衣驚所聞霜村晴一半煙水曉平分天遠鴈無字波閒鷗不羣江湖陰霽事行止屬紛紜

滄州發夕

掛帆猶不息天水去安窮寒月歸鴉外生煙閉戶中孤情前路惑羣力此時同可補經旬泊共功比快風

暖　十月十一日

今朝寒似止昨夜月先明風皆和夫力舟兼兩日程地晴生物色冬暖見人情但覺同舟處征帆一路輕

德州戲題

地曰平原嶺行愁十日滯十人出有故驛路進能兼庖廩隨前例魚蔬存小廉雖云聊復爾童僕不無沾

夜 十月廿五夜舟巳過德川泊猪林作

天寒無不深不獨夜沈沈難道潮非水何因風過林戲枯生滅候靜閑寂喧音到眼沙邊月幽人忽會心

十月十六夜

離都二十日行路未千餘從此夜難永如今冬匪初韓婆風幸免是日風楚俗謂之韓婆風楚客水能居已是還家候斯時止得書

有所示

僅僅知文字時時自晦沈全身羞婢只事主五湖心筆扎師予便質求託爾深肅征安厥命且莫怨稠衾

深夜舟進

可以維舟處舟人不肯安今宵晴景好數日上流難寸進賢於巳舉心勇亦覺月明無涯埋乘此盡情看

月暖

霜天非不晴晴亦自凄清茲夕維舟艤猶堪出戶行水明如夜氣只暖是冬情似覺頻頻唬關雞凡屢鳴

將之青州由東昌登陸呈馮羽明年丈

既水復之陸多寒惟少晴山川此生慣舟馬數年魂清世主人簡窮途地主尊從君借風力六轡始周爰

經聊城魯連射書處

火牛難再出嵎虎已垂窮危矣強弓末微哉一矢中城亡終去殺將死亦成忠所以為排難非他策士同

金嶺驛與主帶如年丈夜談

久思今夜話斯意想同然屏騎予宜往攜尊子肯先見聞生一別師友異三年促膝驚心事茫茫秉燭前

沂水道中風

北野樹無枝風過處不知衣裳前月盡舟楫與途疑八口水霜外三冬水陸時宿遷雖有約未易遠如斯

沂州王右軍故宅今爲普照寺有洗硯池其地無右軍書

江左君家巷瑯琊復有廬不聞天下士定認此中居舍宅翻留蹟臨池未見書古人少年筆晩節自删除

彭城入舟後候淺三首 自十一月初七日至二十三日

河水未生處煙帆仍泊身斷籬冬藏藥方祭夜甦貧討晩尤官吏情危聽鬼神巫言明日濟聊欲慰吾人

又

氷腹寒猶解河身下反高所爭惟尺水厥利在千艘委壑金錢易籌踰吞鉡勢舟航今日虛未暇及風濤

又

鄉子偏難決桑田恐易成道傍朝暮議舟外喜憂情有盡薪兼土無靈璧與牲運艘猶未過官船莫先行

過淺 十一月二十三日

寂然舟共水中夜忽同聲里鼓不追報岸歷無故生半旬羣策屈一間萬夫爭前後終當濟先人自物情

舟泊雲龍山下

羣情仍一寂舟與水俱寧兩岸冬惟野千帆夜共星鍾聲收廣莫人語警空冥喜就佳山泊重來放鶴亭

彭城開船 二十五日

泊久舟重發翻如始入舟後時偏過望前路不追憂鳫喜人南去鷗從我下流低回獨何

繫未易別黃樓

舟至呂梁洪 二十六日

半月徐州住今朝下此灘初暘波一分積氣野無端人涉何其便魚遊似不難變遷川谷理天險亦安瀾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 有序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僕役而加國士若子弟之應父兄亦倨亦親非眞非戲

蓋語盡於授書之後者淺意藏於受履之先者深行徑頓殊機鋒相逼業已道存於目擊豈惟氣折而心開乃云強忍相從初尚愕然欲歐夫乃以市中年少之腹而窺圯上英雄之心乎淺哉太史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途感事懷人賦詩用抒斯衷兼訂昔惑云爾

警醒秦皇帝溪橋老禿翁脅椎羣力外進履衆人中智勇皆何徃天人有所通英雄闕遠數授受不相同

射暘湖

清深流數日俱是射暘湖湖響亂如一漁燈遠不無寒逾知水月天漸入菰蘆此去邗溝後東南舊日途

入江 十二月初九日

所歷皆河海今朝乃見江天淵同積氣風日

變寒瀧魚影眞堪數鷗羣不易馴三山雖伯仲意總未相降 金焦北固

登金山同君佐

兩度遊皆略猶賢於未看見聞江四面行坐石更端薄暝風煙亂深冬水府寒妙高臺上月共待亦非難

郭景純墓 在金山江中

奇人萬古宅不肯不噓嚱以此江中月爲君

地下舜山川因爪髮神鬼守緘縢危石憑何力飛流未敢崩

北固夜歸

遊遲畏晚天晚際反凄姸好月下山路順風歸浦船雲濤孤棹外市塢半燈邊回首蒼蒼處金焦在亂煙

壬金陵過林茂之宅

畜意在相見既來無所爲風波登岸處雨雪

到門時地自一茅宇門多數柳枝細觀此情事昔別若先知 壬子茂之别予楚中有明歲重銜命江南儻路中之句

雪集茂之館 同胡彭舉吳康虞王相如黄九洛

白門三度雪皆以待幽人閒理閉門事堪邀見客身澹然相語嘿別自有宵晨竹石殘冬裏清寒見遠神

過胡彭舉

五載未曾到庭中如昔閒所添惟一石何異在深山懷值秋冬際人來水雪間自然當幽意永夜不能還

立春日同商孟和弟居易集子丘茂之宅 十二月二十七日

良辰復佳晤皆值此寒天雪與冬終始春居雨後先新詩茶酒內密意燭燈前共待梅花霽歸舟又隔年

除夕守歲子丘茂之宅時子丘與孟和

居易至自吳門

好住雖君宅終爲客子身所欣來遠道各自有周親盡室廉邊夕明年江上人秣陵才到晚便已歷冬春

元日集鷄鳴寺塔下亭

發春雖一日萬象不能扃汩汩風煙動冥冥草樹靈餘寒一以素欲霽自然青百步城中地湖山積此亭

攝山道中 甲寅正月二日同吳康虞喬孟和林茂之

出郭心誠暇俄焉應接分湖山春格韻草木畫情文半壁深留雪千林遠共雲齋鐘不知處隨意示聲聞

白鹿泉

半嶺尋源上寒泉閉戸中餘飛難作雨輕吹不關風梅影過橋立苔文與石同早春流尚細澗脉未能通

疊浪巖尋徹山和尚不值遂登山頂

山僧下山去終亦不離山客到縣巖半身如亂水間輕裾雲氣共孤杖澗聲還歸路君當在愁君閉竹關

天開巖

初不容思議中天忽削成寒松通石魄幽竹覆泉聲蘿薜多無緣冰霜別有情高深巖洞理潛玩長靈明

攝山頂

即論茲山絕登茲者亦稀定須尋磴遍宵不見江歸遠色何由正羣形妙在微下看巖塔處來路似皆非

贈凡公 公年五十六出家未三年

猶是新披剃頭顱已颯然悲歡與願片五十拜師年地若曾來後機懸未到先遊棲關志氣相待不無緣

贈蒼麓老僧

逢君亦不遲已是再來期猿鶴曾無恠巾裾有所疑人天中國老鬚髮外真師好記今年夕空山初月時

攝山歸過靈谷

歸途即靈谷同日往非難客在梅前到春當雪後看澗廻流木遠野淨夕陽寬物色晴尋起深松不肯寒

舟發金陵留別諸友

四年中北邸一月內長干再見如初至新知及故歡無能頻几席未免爲[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春江楫垂楊不可看

須濡口阻茂之別二首

題詩似別我我且未之看莫道同行樂卽今相送殘家無好山水友有夙交歡以爾閉門日往還殊不難

又

舉家闔欲去數日不能言知我獨還里無君難杜門豈茲僅存骨尚有可銷魂暫省斯時別形神且勿煩

賦得不貪夜識金銀氣 少陵此語蓋闡道之言讀者以爲不可解解則失之而實術至理謂有不必解而至理存者此類是也知其乃可與言詩予既賦此以通其意并示友夏及弟叔靜同作焉

奇光深夜中志氣若爲通不覺川原秘森然星月伺居心無欲惡觸物自清空山鬼窺幽獨欽茲靜者衷

途中新月

馬上路殘處山中月出初方將行未至豈可照無餘光作長宵始消惟新水如家居人不覺寒火半扉虛

紅葉

蕭蕭猶未落在樹幸能紅薄暮初霜進近山寒燒同光輝翻寓殺幽豔屬成功秋色兼春事含情并此中

夜觀蒙惠二泉

水從天一生到地二泉并深夜積秋氣初寒流月明幽靈如不隔聲影敢相輕燈燭散空適中含風雨情

羣山萬壑赴荆門

茲爲楚蜀門喉舌古今存陵谷於焉始高低

相向奔衆靈難自住三峽爾何尊也學江流
下滔滔歸一源

贈劉玄度孝廉爲雷太史同年好友

精神堪警俗耳目不知喧就此機鋒裏窺君
靜慧根敏皆從好學中豈厭多言益見交非
泛吾師卓識存

磁州雨

長路惟愁此暑行殊不然濕光崖草動凉信

筍衣傳蟲亂水烟上畦喧風雨先北方農候
晚物土幸無徵

選蔡敬夫詩范寄示三律

君庸不自知必待我商之要以古人眼深看
今日識直期於見道汙豈至阿私亦自關吾
識安容苟爾爲

又

自處不能恕於君敢二焉即今予所命猶使
世堪傳甲乙倘關俗春秋頗責賢細觀新舊
作損益有由然

又

去取了無忌惟君知我誠匪徒文字理要自
友朋情藏亦何妨出多當不易精留茲嚴捨
意事事與相成

丙辰初春寄張金銘

椒盤壬子歲寒燠四回新別後無除夕筵中

少此人雪霜頻犯暖梅柳不知春負爾非他
事緇衣京洛塵

又

自君今不至予罷水邊行花月倘顏色鶯燕
寡性情乘閒猶有日選勝頗無名軟草垂楊
路重來恐漸生

[illegible]月來九日雪是立春次日

臘去人思暖迎蹤亦快哉誰爲春雪始尋作

歲光來累日無遺憾空齋行幾回不知花五
六一月内誰裁

又

又雪敢言寒今年有此難何知天意在要取
物情安野潤全非濕煙新只似殘若無沿路
餓也好出門看

秋夜與茂之閒坐

同君閑搖落今又在燕山月與秋俱淺雲當
晚亦聞蟲鳴惡可已鶴警復何關已是聽觀
外猶然庭戶間

贈陳荆生

吾子自稱詩人皆曰畫師此中深有寄其意
莫能知筆墨非徒爾親朋隨所之古來負絕
技隱德類如斯

八一泊九朔姊日

勤止姑從衆安危未敢言居久歸有處旅泊

近何門寒日能紅樹凄風欲白村野稀舟弃
按擊析共相存

風阻蔡村念吳康虞候於前路九月四日

致予久於待因予先有期陰晴非任我川陸
不相知未覩舟同阻應嗔到獨遲若過重九
後更是月明時

汨流河驛

葉減秋無幾流深月不難沙星疎欲活霜火
濕亂殘天水羣情定禽魚積氣寒病身多閑
尺慙負此光寒

九月十一日喜康虞入舟

雖有事前約堪同意外逢友朋相聚會舟楫
最從容途既經齊旬遊常了岱宗生年來幾
度如此一秋冬

仙人橋觀於舍身崖

不獨高深理河山之所盤爾時諸嶺未如雀

二流端日月氷常畀煙霜上亦難片光誰蓄
泄元氣此中春

岱歸後示泰安州守侯君

岱宗固常在主者待其人覩爾神情異證予
鬪見眞歸堪言所獲傳不患無因一片古今
意相煩致嶽神

十一月初二日雨

冬遠秋只霽霜力不能寒一晦非無謂新雲

反似殘河聲胡損荅雪事轉艱難且愛蒼蒼
外煙林相與寬

十二月晦夜初雪過潘稚恭江閣

入江初見雪近臘乃知寒以我爲情久過君
及夜闌晚才依水白力不待風殘値此冬之
晦聊同片月看

隱秀軒詩黃集

隱秀軒詩黃集目錄

五言律三

二月二十四日雪後沈宗伯招集高座

詩

夏梅

秋海棠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 三首并序

送商孟和秋試後歸閩

杪秋宿牛首欠日歴祖堂獻花巖 二首

早冬游攝山 二首

臘月十五葛震甫要集齊王孫山居

春事

仲春程仲秩要汎赤石磯

雨中柬茂之病

問茂之病

又代秦淮五日試得投詩贈汨羅

在白門喜譚友夏至相見有詩感答其意

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往

過王永啓小閣同友夏時永啓病後

和友夏拜客觸暑就茂之舍休焉忽伯敬亦至之作

月夜于太古要汎秦淮同友夏

送五弟快還楚迎家尊赴吳中教職

歸舟月上

送王永啓歸省兼示董崇相

沈雨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止有虞山看紅葉之約

至昆陵訪鄒臣虎年丈

贈鄒太公臣虎尊人

譚友夏自越歸晤別于錫山

訪王德操居士

汎吳興碧浪湖夾山草蕩漾 三首

舟泊吳江步尋周安期安仁

隱秀軒詩黃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律三

正月初二日大雪同王永啟林茂之集雨花臺 是歲元日立春

雪既貿花名非時諒不榮恰逢春次日用紀歲王正期過偏能暢光深如欲睛誤驚梅放遍先往近郊行

靈谷寺看梅 正月二十八日同王永啟林茂之

好春無一日花事有難言至此始成朶從前宜閉門雪霜非在地香色欲爲林不盡開新霽精神寒亦存

看梅送何玉長入楚

今年梅後期君去及花時鄉信正煩寄行舟莫又遲春風柔有待江水駛相宜討聽樓邊

留還當存幾枝

長生館詩 有引

佛家戒殺厥念惟悲儒者好生其原在樂然不引之樂處於以預達其生機卽徒發乎悲心何能逆折其殺趣長生館者湖惟玄武山則蔣陵焦漪園先生倡衆置館於其中焉每於月之八日與客遊棲聽僧禮誦漁獵何曾厲禁不過寄

意於湖山天淵共爾慈心業已移情於魚鳥聞荷香而斷罟蔭樹影以投弓事不相蒙緣有交湊慳幸與茲會尋而爲詩

湖山於此積魚鳥欲成圍是物皆生趣何心無善機來惟言眺詠久乃共歸依頗悟困緣眞其中導引微

十月朔五夜步月 同胡彭舉許無念林子丘茂之

別自爲清夜非惟晴使然與秋同一靜未望欲先圓積氣歸孤月深先作遠天此時無不息關者反遲眠

十月二十日往花山雨宿途中 同吳康虞林茂之

有約愧頻止猶賢竟不行冬方云久霽月許到深更風雨臨時事江山一歲情從來遊者理貴勿預期程

又

屢失清和日因言雨亦佳良辰猶可待靜侶最難偕有此秋冬感彌深遊止懷安知山澤候妙不在陰霾

寓白門寄朱叔熙比部

此地去君近彌令消息難始知思往日却悔別長安輿步情辭核圖書職務寬天涯良友聚未免藉爲歡

夜過胡彭舉

良夜即相過況今將盡年冬晴非可必月好莫徒然杖履人眠後琴尊客到先看君安性命一石嬾如前

范漫翁復自東郊移至城居故處

殘客誠爲累離羣亦寡歡寂喧無可出去住已更端豈必謀皆是姑從意所安琴書能戀主不道屢遷難

又

總不離郊郭回環得故棲隣皆無改井樹未暇成蹊書每私良友齋常聽逸妻存茲人外意動定理應齊

臘月二十三日伯倫招集木末亭

是時能共到可不詔閒人候雪翻愁霽探梅似賞春煙畫林欲動風遠花初分遊事年別始亭臺識此身樂

除夕喜雪

雪期爭一夕要以臘爲功幸不過春後非專報歲終新茶泉脉至宿麥土膏通無限天人事災祥在此中

元日雪過康虞彭舉茂之不值

誰不憐新雪能無各往看以予到門早知爾在家難天地何共近風煙但一寬晤時矜所得肯道向來寒

雨後靈谷看梅花同康虞漫翁子丘茂之袁公寥在二月初八月

花時同所惜各有看花情念我三年客於茲兩度行孤心多在雨衆意但言晴水雪成香國知從何樹生

又

日爲梅花至松陰先看出此懷難以喻其事有相關共在香光內分行淵壑間却思人散

後寒月守漏深

二月二十四日雪後沈宗伯招集高座寺 劉許伯倫 胡仲修

一雪送寒梅梅殘無可摧似將花五出移向樹重開風物均調事江山眺詠才新晴春欲娘日日好亭臺

夏梅 和董崇相

花葉不相見代為終歲榮誰能將素質還以敵朱明坐臥已無暑色香如尚清始知幽豔物不獨雪霜情

秋海棠

墻壁固吾分煙霜亦是恩光輕偏到蒂命薄幸餘根笑泣誰能喻榮衰不敢論年年秋色下幽獨自相存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屢以八月廿五夜要同李本寧先生及諸詞人集俞園

并序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涼芰荷衣上歌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生之乘與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之睠焉興念勉爾為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豈作尋常履舄雜遝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爾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講席兼陳樂年年此願慳自攜供帳遠暫寄客亭閒月靜星辰內秋深煙水間從公無小大皆不自言還

又

中秋時地有今夕主賓稀歌舞原非借林亭只似歸浮凉池鳥醉空影砌蟲依頗悟歡場裏高人有靜機

又

夜與水相得秋惟月最親留都洊絕地祭酒老成人道廣周旋恕情深領察眞與刑欽在坐游詎荷陶甄

送商孟和秋試後歸閩

數千里就試却向榜前歸率爾爲來去看君無是非江花搦酒近隄柳泊舟稀不敢便言別回帆紅葉飛

杪秋宿牛首次日歷祖堂獻花巖

開隨新霽出風日到牛頭松作山中夜月留泉上秋心魂凡屢止人我幸同幽引客栖尋熟于今是後遊

又

山光領其一又復及他峯回見雲煙變彌增丘壑深昨宵有明月必照此疎林一片融公石弘慈古佛心

早冬遊攝山

每來生節物又值早冬時澗石峯巒具岩花氷雪爲空林行有得靜夜坐方知一宿聽晴雨皆於遊事宜

又

地非難一往客未易同遊每以須良友因之失好秋山寒晴不重林氣月彌幽愳負歸常早頻來當久留

臘月十五葛震父要集齊王孫山居同郭聖僕林子丘茂之

頗怪知幽徑今年到已三竹寒猶可借梅早不須探雪月時皆是冬春情未堪半窗人事

春事

春事盡於雨遊期多在天聲香能幾月花柳已今年塵務況居半勝情寧得全我生將五十所感有由然

仲春程仲秩要汎赤石磯 同王永啟王太古彦俞林子丘茂之

城中今可汎君愛出城間春物沿洄外煙光

動止間逢花頻歩岸返棹亦看山共計陰晴日各憐遊事艱

雨中柬茂之病

不出畏生日却云風雨宜君雖私藥物衆亦負花時臥只如高士愁偏及靜思留春應有待清霽故遲遲

問茂之病

君病年年事尋常漸不憂神明安可恃朋友代相謀藥價貧偏貴花時好未酬因思南郭外不易是同遊

又代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是君臨命日不敢賦牢愁緩舞迎神併新聲託楚脩淮流何澹澹湘水共悠悠似見來酬答風生杜若洲

在白門喜譚友夏至相見有詩感答其意

勿日生同地相離即異鄉六年人倏忽千里意尋常述作交爲慰聲華不敢當淸淮明月下暇豫荷恩光

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往

不合君幽處到來心始遐未離城以外相導水之涯僕妾道人侶敦桑貧士家清齋微識却坐久進茶瓜

過王永啟小閣同友夏時永啟病後

亦自登斯閣今朝擴共賞當花當病起風日有朋來如入城中穴兼臨江上臺佳情原未厭戶內可徘徊

和友夏拜客觸暑就茂之舍休焉忽伯敬亦至之作

君能嘲熱客自出果何心難免逢迎事彌慙剝啄吟望廬圖一慰解履見同尋況得主人靜閒言生夕陰

月夜王太古要泛秦淮同友夏

盛饌須高士幽懷就好天舟移山色內燈起漏歌先月冷因三夏河深在泉煙各無言路晚賓主一橋邊

送五弟快還楚迎家尊赴吳中教職

數往慙吾弟微官累老親公私言浩蕩俯仰事酸辛壯齒輕諸役全家就一貧孤舟兼孝友勉矣服勞人

歸舟月上

欲雨偏生月熊熊日出初秋移三夏裏涼借一光餘待爾歸常曉驚人見似疎拾舟情事始覺夕有盈虛

送王永啟歸省兼示董崇相

已俱忘是客先別我還閩館倘能存道貧令可見親非無逢世術難作負心人有友知君孝全歸不失身

沈雨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止有虞山看紅葉之約 時喜得錢受之書

見君疑舊識不必故入書所念久離別欣聞近起居朋來鴻雁後雨止菊花初得問虞山樹寒紅三月如

至毘陵訪鄒臣虎年丈

此行雖定省過訪約先城門徑欽孤性闊書寄獨知親能安善養友不至阿私抗疏言方

中溺深感事悲

贈鄒太公臣虎尊人

以予識其父於翁姝不然在家羞教調去國
幸歸全一命心忘却三牲世有焉未知忠孝
事論定果誰賢

譚友夏自越歸瑭別於錫山

衣邊秋未去霜氣自湖陰凡予吟能及皆予
夢所尋分風來往路計日聚離心各指梁溪
水寒煙共一深

訪王德操居士曾瑭於鄒彥吉先生莊
居

以爾知音者猶存人外踪溪聲當薄暮門徑
似深冬雙檜自今識孤舟非乍逢讓鄉前夜
語有約許相從

泝吳興碧浪湖來山草蕩漾蔣求仲[illegible]舟同林茂之夏長卿弟予試

衆妙從流去層巒著處生入天湖有瀲灩地
漾何輕蘆渚如秋夜桑村在曉晴一舟空曲
後寒火落分明

又

湖山深更深導引主人心以爾能無倦同予
得再尋煙寬鷗失侶天靜雁留音往返虛靈
內形神有所欽

又

林巒同作水風日不離煙清照難留物寒遊
頗用天飛潛終日竟心目一隅全返棹憐聞
石水霜影默然

舟泊吳江步尋周安期安仁

停舟非夙約信步即君家沿岸携初月登庭
及暮鴉燭燈如有待蔬茗自無加也說明朝
去晨星在戶斜

要東訪尹惺麓先生

進退稱維谷人皆恠一官機緣無此妙遊訪
得相寛建業天初霽婁江月未寒三冬來往
路風日最爲難

又

卽論金陵別于今歲又除苦無多聚散銷得
幾居諸約在歸衙後來當退食初一燈師友
話壯老十年餘

又

無友無家者因官寄白門時情多可慮客意
自難言文武公爲寔安危國有藩放情圖史
外樂事拜餘恩

弇園憶贈王元美先生四首

道廣無邊幅爲園亦復然一鄉千里近萬卷
百城專稍冷曾踞地彌高木石年徘徊尋履
迹緩步惜寒煙

又

天生人與地用貴稱其宜文獻非俱乏删脩
或可爲有詩滋異議無史答明時賴此千秋
後猶存未竟思

又

文章如無論交道達神明至性能風世餘因
不愧名死生千里路七十兩番行竹徑留遺
迹堪思命駕情（吳明卿兩過此園）

又

承響誠無恠皈心亦有因吾聞公長者衆謂
世文人大度推揚急虛懐吐握眞茲園如散
處四海少孤貧

贈徐元晦

雖復未相見十年知有君端居偏致客任俠
况能文難與令人道嘗聞我友云昨逢賢誑
使首問爾殷殷

又題畫蘭

日日弄香色靈明瓜指生近來添竹石益以
助幽貞熟後翻新譜閒中換妙情讀書諸務
輟筆墨亦輸卿

贈程彥之

歲歲君如此相憐何日休亂身時地少失職
友朋羞窮豈皆詩罪饑仍爲醉謀贈錢聊僦
用前路不堪遊

過文文起孝廉藥圃賦贈君與啟美爲徵仲先生曾孫

貧者後如此何如親炙情況非貧祖德自不
愧時名一語足文獻二園難弟兄扁舟吳越
路似後爲君生

虎丘贈別徐元歎

出城不言送猶只作閒行寒月虎丘路孤燈
明夜情眞文關世運幽賞略時名吾子尚良
食前途勿自輕

毘陵雪夜別茂之還金陵

出在三秋末歸當再雪餘一寒分去住明日
念舟車此別時無幾相逢歲又初中途情事
異聯步有離居

隱秀軒詩黃集

隱秀軒詩黄集目錄

隱秀軒詩黄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律四

毘陵家慶畢還白門道中作 正月五日

秣陵雖久住吾土是邪非新歲此初出征途亦曰歸有親仍告別留弟與相依節物家家鼓郊原人事稀

瓶中梅影映壁上畫梅影 和葛震甫作

一花分合處形與影邪神雪月來誰識香光借亦親暫依俱幻相別並是眞身此際難爲喩羅浮夢裏人

上巳過牛首山莊看雲池王翁桃花翁先約往四年中凡三至此矣

今日是脩禊山中尋爾家何嘗不臨水况又得看花積雨晴朝貴新煙春事加 次日清明 笑他

武陵棹再往失津涯

又

高年重光景隔日約遊人翁時年八十有八歲作桃花玉天留竹栢身紅多成世界香久結精神好待山生月同時照暮春

月夜過胡彭舉

一春多雨夜見月好懷生未及先相約遙知亦此情素心朝夕近僻徑往來清恰值君無

事開扉如出迎

月下新桐喜徐元歎至四月十五夜

是物多妨月桐陰殊不然長如晨露引不隔曉霧天綠滿清虛内先生幽獨邊懷新君亦爾到在夕陽先

白門病中送親還毘陵

客子病猶爾老親還豈安祗堪添一別却似未來看有手不能執於心難更酸我生非小

可笑命足相寬

又

去住不由己難將骨肉牽一官天性隔萬慮旅愁遙遇難思先德防身悟宿愆何時筋力健歸養學耕田

病間贈錢振河

雖復情相係呼君君豈知無心身到日有幸我生時榮衛因人付恒奇不自為敢云輕性

命小愈忽良規

感歸詩十首

微官今日至萬病一朝來罪福誰司計乘除已致災性情良自審命相久相猜不死多時地行藏聽所裁

又

弱骨當緜疾安危不自知客中憂老父意外賜名醫得步庭階日堪成止足時如茲猶過

望幽譴或相隨

又

居官頻道去此語未爲新事小皆由我情真豈告人暗中營退步久後信閒身猶以貧而仕無辭對老親

又

五載白門客歸心漸不生江山皆識面童婢亦知名住久愆難免交深怨或輕故鄉雖朴

略事少稱孤情

又

才入儀曹署於中處處違因之生一倍過此可成歸羅雀心方息焚魚累始稀世人添感慨翻似悔忘機

又

踈僻居鄉井招尤亦有時不因官自護終免世相持催謫豈無已親則皆我知遠交多復

久恩怨暗中移

又

曾作終年想圖爲遍地遊豈徒新識樂欲寡久居尤此自快心語而非若脚識頻來惟一弟破涙亦堪憂五弟又來看

又

窮兎歸依路愁予但口談徐元歎書來云云得生輕寵辱用死勝嗔貪悟晚終無退心堅在一慙

鈍根磨正厚愛我者相參

又

謬云名與實官不當微躬三月一瞑後諸緣皆夢中除醫無切脉學道有宗風捨宅聞吾友歸懸尙築宮元歎近事

又

文人而學佛恐哲或相兼自有抓軍入非將結習寒暄須飲水夷險在臨巖何夜寒河

月金針面語括（諱友夏作書謝予以聰明妨禪語多影響）

春日過沈雨若問病并訪唐宜之

人事亦云遠春光非不知孤懷如有告一病豈能爲梅又待明歲柳方垂此時柔條莫遽長吾意愛絲絲

又

病非難習靜何以着身心幸有友相警況爲予所欽讀書賴花鳥閉戶富登臨已愧見時

少幽居莫更深

夏日遊攝山同王惟士徐元歎胡元振

昔夏成茲往入春同此心鶯花相待滿林壑至今深宿處逢山雨歸時記澗音連朝陰霽裏有意便栖尋

趙書送沈朗耀入廬山兼寄憨公

猶未除鬚髮先能斷肉妻晨星驚老宿秋色引遐棲瀑過層層樹橋藏曲曲溪杳然雲樹

裏齊悦漫成迷

又

泉石寘遊跡幽明默護身出家超將相度世答諸親水觀神三界山行影一人遠公迎汝處虎月石門新

鳳秀軒詩宇集目錄

七言律一

送人游匡廬九華

丹陽夜泊時將過訪張楊二年丈

江行俳體十二首并序

碧雲寺早起

夜坐

辛亥元日早朝

白沙驛

合江舟中早發

忠州霧泊

還至歸州

寄荅尤時純

寄譚友夏復招之

復雨和友夏仍留之

山夜聞鵶同諸子分韵即成

友夏再至晤商林三丈與予兄弟山居旬餘將歸

孟和茂之將過友夏河上至與定

暫駐涿州抵良鄉再宿

丘長孺宅看暖室梅花

早秋

秋曉

汎江尋三游洞降觀于峽

雨發裕州

丙辰 聖節前 東宮出講蓋八月初四日也恭譔二律

十五夜同林茂之過俞仲茅步月

九月五日天津舟泊和茂之見岸女髻菊之作

泊頭逢虞伯醇孝廉同康虞茂之過飲

隱秀軒詩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七言律一

送人遊匡廬九華

晚遊匡岳亦非遲囊有輿形畫有詩（君善詩畫）置我一丘差不惡憐君三絕獨無癡心諳勝蹟如曾到山喜清人似故知叩罷彭郎逢九子寄言余欲往從之

丹陽夜泊時將過訪張楊二年丈

城裏溪橋曲曲源依稀桃葉渡邊村一汀雲影流虛響半岸蘆花覆夢魂江月林風遊去作虹聲烏語作寒溫故人儻作臨邛宰旅況細愁與暫論

江行俳體（并[illegible]）

友人譚友夏作竹枝詞近百首余曾賞

之皆舟行詩也其體則七言絕其所採民謠土風自江陵至吾邑上下二三百里耳乃遂能至百首矧余舟發鄂渚迄於金陵歷吳門荆吳俗遙冬春序改縱其目覽口傳足涉手書所得寧當止百首哉於是難其事廣以七言限以四韻拘以俳比聲偶要使體諢而響切事雜而詞整氣詠而法嚴令才有不必盡而

意有不得逞亦蟻封盤馬意也范蔚宗有言吾於音樂恨不精雅聲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此難為拘儒俗子道也夫今之樂猶古之樂千古聲詩秘諦子輿氏一語拈破妙遂此解可度厖千萬刧詩文苦趣偶因一端而併及之

五載前曾說此遊問程結伴幾春秋艱難水陸千餘里大小關梁六易舟畏路剌船頻裸體乘流開柁撥梳頭順風一日行三日莫待依灘怨石尤

又

虎船也復戒偷關枉殺西風盡日灣舟臥夢歸醒見水江行忽泊決看山弦半半自儒生出餞虎空傳稅使還近道計臣心轉細官錢曾未漏漁蠻

又

巴舵吳榜簇江干市儈郵娼半倚灘繫籍慣扱鄉閭閱投單例辦敝衣冠女兒編竹成長纜乞子施竿覓剩盤小釜羣炊如候代奚奴亭午未朝餐

又

江鄉漲後指荒郊木杪魚罾俯雀巢處處葑田催種麥家家竹屋代誅茅岸容霜老菰蒲秃水氣晴黏草樹交秋舫餌波纔寸許急流

底復怨舟膠

又

日日移家處處隣吳頭楚尾半波臣咼師嚼米餐烏鬼舟僕偷錢買白鷴鴉食肉能謀底事獺銜魚欲祭何神黃頭見我祈瀏歩笑是潯陽始過人

又

着從孤鼠叙行踪隨例輸錢買印封半月員

程過一月杪冬孤艇發初冬持符官卒尊於吏附船儒生賤似傭佔客孝廉陽不問胡牀指顧太從容

又

郵煙城樹遠依依解指青溪與翠微風送白魚爭入市江過黃鵠漸多磯家從久念方驚別地喜初來也似歸近日江南新澇後稻蝦難比往年肥

又

小聚星晨屢斷連山椒一縷露人煙土音偏不移雞犬市暨通行雜鈔錢澤國火耕兼水耨霜林棗地接楓天時艱夜禁明書楔撥剌更更響釣船

又

土風何異竟陵城水代平田網代耕放去鷺鳧偏認主教成馴獺聽呼名狂書鳥過沙留諾囈語烏眠夜作聲奴子入吳學細啞儂音漸舌字全生

又

千門市火亂漁燈衙尾官艘也繫罾崖屋乍隨春漲徙灘舟專候早潮升清時閒左衣形緩儉歲江東米價增從客諱言新入洛自稱前度到金陵

又

潮褪金焦岸稍巉斷虹嵌壁劒雙棱嵐拖積翠深藏谿雨隔殘紅半露巖近海蜃晴朝列市乘風魚背晝張帆新荷香遍吴江水思製瀟湘隱士衫

又

鳴榔打鼓暮乘潮借得官舟勝客船奴子暫時聊意氣朋從此日也逍遥公然鷁首横銀牓無數漁罾避晝橈睡醒却詢瓜步岸長年

前指廣陵橋

碧雲寺早起

人語翠微僧啓門離離殘露濕初暾行經絶澗數花落坐見半山孤鳥翻月去寒潭林影悦雲依開砌草頭溫與君莫厭頻移榻晨爽秋陰非一村

夜坐　與茂之同用起句

愁裏不知秋淺深高城幾處寄清砧悲愉未敢關鄉信榮落徒能感客心永夜鐘聲非遠寺空天霜氣況衰林砌蛩籬竹皆情性咽露摇風各自吟

辛亥元日早朝

火城漸簇大明宫隨例嵩呼歲歲同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烟半樹信柔風金支縹緲春陰外碧落參差夜氣中却憶庚寅元日事廿年天語不曾通

白沙驛

鳥墮猿迴半楚關却云蜀道古來艱高源瀕盡仍逢水絶壁攀窮始見山天欲似多青嶂路巖空長待白雲還盤旋恐亦無過此不信前途更九灣

合江舟中早發

月寒流次第明開牕剛見半江晴迎舟亂渚如還往隔水羣峰互避爭不覺鳴榔先午

夜怪無聲析續殘更披衣驚失舟棲處百五
飛湍夢裏行

忠州霧泊

漁艇官舟曉泊同蜀江愁霧不愁風煙生野
聚汀寒外雲滿山城水氣中曲岸川廻黯似
盡遥天峰沒却如空依稀往日丹楓路稍見
霜前遠近紅

還至歸州

最喜茲州喚秭歸歸舟聞此各依依不辭過
峽三聲苦且與征途九折違問答漸聽鄉語
近逢迎寧計主人非獨餘一副酬知淚忍向
西陵道上揮

寄答尤時純

空邸家居數見貽三年千里夢相隨高情怨
我嗣音少畏路憂君作事奇滿腹精神堪獨
往半生氣俠諱人知行藏亦自超流俗七所

當爲未止斯

寄譚友夏復招之

也知物論乍難平素負高懷諒不驚如子自
無煩富貴旁人未免重科名暫因意外升沈
事默證胸中靜躁情遥想扁舟當此際出門
無累往還輕

復雨和友夏仍留之

冬雨連宵亦不晴當茲欲別却相宜留經幾
度辭彌拙聽過三更意漸移夕吹聲中殘葉
快山寒來處客衣知看君原不勞維縶又借
愁霖自改期

山夜聞鵶同諸子分韻（仰成得明字）

亂處高飛舞影驚出林誰是最初鳴幾千萬
點孤村遠過兩三聲片月明山晚後棲須好
似天寒尋影見慈情關聞亦復關何事能使
空齋容思生

友夏再至晤商林二丈與予兄弟山居旬餘將歸

計爾南歸三月餘十之五六住吾廬此回良晤尤非偶前度奇談亦不虛賓主豈能同世法眠餐直欲作家居頻來久聚渾忘却只記明朝又別予

孟和茂之將過友夏湖上

與共經旬住小園何須更往扣渠門義宜拜母兼兄弟趣必由山及水村縱去猶當寬信宿即留寧得幾朝昏行行予欲之官矣此際情辭不可言

至真定

偶隨計吏北之官一月嚴程七日殘文物清時王事易風霜遠道客身難每來幽薊多逢臘此度滹沱獨不寒朔氣最高冬未雪豈宜春近土猶乾

暫駐涿州抵良鄉再宿

長安近在舉頭邊何以逡巡屢不前百里情多難九十半冬途未了三千憐茲驛路寬朝夕幸我程期可後先京邑故人相待滿轉於將至意紛然

丘長孺宅看暖室梅花 同馬時良仲良商孟和

臘盡寒花未可尋見花偏不必寒林移當密坐人同遍開值他鄉意獨深一室冬春俱在暖數枝遲速頗經心冰霜祇隔軒窗外似惜幽貞不忍侵

早秋

次第高城生遠音離離清露報疎林微凉不待晚先至積雨能令秋易深數載獄魂惟有夜九邊兵氣半爲陰悲哉觸目多情事漫道徒驚楚客心

秋曉

清秋但覺曉尤清起趁空明遶砌行在仰露沾星下影出林鴉帶夜來聲烟隨歷亂孤光去人語稀微衆動生高枕倒衣皆此際紛然喧靜各爲情

汎江尋三遊洞降觀於峽

溯上西陵江不開棹隨高急去疑回灘聲過洞杳無兒峽影銜天皆欲來古壁蒼沈非草樹寒巖秘竅或風雷潦收石出才如袱看作瞿唐五月堆

雨發裕州

歇馬驅車每夜分開雞曾未夢中聞雨餘殘月去塵久露下寒星照客勤蟲自亂鳴非屬和鷗於相佮偶爲乘生來濩國安卑濕連日觸行皆水雲

丙辰　聖節前　東宮出講蓋八月初四日也恭譔二律

儲幄塵封十四年以人測海與窺天嚴慈要使羣情豁講讀須教盛事傳意定　宮庭宣諭後禮逢中外　祝釐前竟從攀檻累臣誤難道　皇心不曠然乙卯五月上御慈寧劉侍御以奏對失次下獄

又

師儒圖史立森森可但三餘自討尋溫室晨昏知有家廣庭耳目貴常臨皇家絳帳書生事父道斑衣赤子心無數孝慈難出此前王作法意高深

十五夜同林茂之過俞仲茅步月

每有佳期共亦難屢邀與自見君閒孤光多在煙霜後積氣如行天水間是夜於秋偏易好何人與月最相關殘砧步步不知處能帶寒岸隨我還

九月五日天津舟泊和茂之見岸女簪

菊之作

常時九月上旬前未必寒花在酒邊插鬢想他開已久驚心羨爾見能先數枝紅似霑霜氣一路香應照水天買置舟中伴蠻素欲成三婦各嫣然

泊頭逢虞伯醇孝廉同康虞茂之過飲常充符孝廉水樓留贈

偶爾停舟道姓名逝栖事事若先成主賓妙在無因合歌舞初非有意生月與水煙秋一線花添樓榭夜多情知君別後思今夕愁見他帆煙外行

岱遊告成示康虞茂之

岱於五嶽領圖經雍穆無言具典刑灝氣自然歸一朴虛懷隨處見羣靈泉中耳目壽常過塵外情文咫尺屬淶感同來俱靜慧能將願力答真形

贈焦弱侯太史

始見圖書鐘鼎人後來典則古精神惟予敢謂尋常事在爾行將八十身學禮於周兼杞宋垂文自魯遠關閩不須更問蒼生意要使清時有鳳麟

宿浦口周茂才池館

江邊事事作山家復有山齋著水涯一壑陰晴生草樹六時喧寂在鶯花潮尋故步沙頻失煙疊新痕嶺若加信宿也知酬對淺暫將心迹借幽遐

訪陳眉公於舟因共集俞園

州逢各不愧聞聲一揖舟中見一生名士去來關耳目高人語默遠機情禽魚於我心無隔筆墨窺君道甚平自是出山時最少開遊未免致將迎

九月七日蘇弘家符卿要集靈應觀

節物催人昨夜霜先來高處待重陽深秋欲盡偏能好積水無他但有凉草樹層層生晚霽亭臺步步上清光歸途不定風煙外初菊殘荷共一香

秋夜集俞伯彭園池

閒園無意作衰天水氣花陰事事然霜後芙蓉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煙魚龍夜惜殘秋去烏鵲寒驚片月遷四序棲尋吾欲遍愛君不獨在林泉

花山禮銅殿 是僧妙峯造

一路陰晴屢不分山中風候易紛紜村過數日無紅葉江近雙峰似白雲蛇虎夜深求懺度鼓鐘人定示聲聞可憐世外僧經濟金火須臾歷劫動

歲暮喜董崇相大理至白門

舟車多故敢爲期相見雖遲勝遠思蓄意欲浮成塞默作書未寄恐參差對君又在佳山水幸我兼當暇歲時可謂此番非望外幾人有約尚天涯

夜詠彭舉燈下水仙花

紙窗花石自層層香色團欒共一燈不欲上天聊在水 水經注方丈在海中羣仙不欲升天者處之 只愁經雪乍爲冰先春似避寒梅妬入夜如嫌素月憎道是洛川神未信火邊波影有誰能

臘月十五夜攜酒貧約茂之過集彭舉齋中

斗酒家中自不無就君但覺主賓殊歲過此夜誰能再月比常時欲更孤燈火半窻年事在圖書一室古人偶出門看共閒行地盡是明朝車馬途

董崇相要過金陵寺登所構遂有亭 同許伯倫林茂之

金陵面面蔣山靈偶㑹孤峯直北亭數笏軒楹廉所積一窻林木静堪停稍離耳目曾經處但覺煙霜亦異形歸路却尋殘照下回看鍾梵在青青

隱秀軒詩宇集

隱秀軒詩宇集目録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七言律二

戊午元日

時萬曆四十有六年也過嘉靖曆一載矣惺生於萬曆二年甲戌感而賦詩

尺寸　今皇教養身叨爲四十五年人地開

拜手書時日官缺違心守俸薪（予時擬部猶支原官俸）一夜雪分花五六玆辰歲界節冬春敬推祇曆周當始靜聽天淵　聖慮新

婁山中題壁有石引長松天一笑之句起而足之往索彭舉畫

空山雞犬夜無驚靜者深深獨往情石引長松天一笑橋迴寒瀑月三更雲林轉覺幽懷上冰雪能令慧業生說向高人資畫理比來漸喜夢魂淸

春莽看桃花宿王氏山庄作

春遍郊原恐易終人情爭向數朝紅曾經詠賞心尤戀未接香光魂早通山月一更風雨後斷花半日霽陰中忍看歸路飛飛處較昨來時已不同

白門逢范長倩學憲賦贈

浮家氾宅偶逢君各有淸機副所聞身是今

人疑巳古妻能偕隱不妨文墨花舊灑炎方雨囊草新霑震澤雲愛爾山中雖欲到携來煙水暫相分

正月二十四日始見人家瓶中粉紅梅

塢邊梅信反遲遲珍重瓶中始數枝爲負紅顏成異種故超素質得先期愁同桃李春相見幸託冰霜晚自持一段神寒能立俗豈因微艷損幽姿

再登淮口王茂才山樓望石武庫滄寧

所造新城

水上樓居忽有城重來翻覺類新成鶯花每次逢長夏風日無端劚乍晴山對層檻還自若江添睥睨倍多情亂帆屢向煙邊沒去遠參差却漸生

九日携姪昭夏登雨花臺

節物登高雨未成閉門聊復愛其名客邊難見重陽好郭外剛傳此日晴子姪漸親知老至江山無故覺情生悲秋欲問秋何處絲肉叢中一雁聲

三月三日再泛赤石磯勅詩於石

又乘佳日泛餘清昨夜猶聞風雨聲一水恰周城内外三春半付節陰晴舟經花鳥兼山趣岸寡亭臺稱野情珍重磯頭千古石今年上巳始題名

六月十二夜吳康虞要汎泰淮同諸子

分賦得舟字

不獨今宵可共遊偶因清暇念淮流殘陽漸去方知水美蔭非多却在舟風露半更天盡月樓臺三伏夜為秋一凉以外全無待朋侶溪山得自由

夜出安德門往牛首道中作

出郭千門半欲關往遊多用此時還月離樓樹翻能滿夜在郊原始覺閒草際螢光如曉露葉邊蟲響作秋山一泓清淺滄然去昨夕身行煙水間

六月十七日汎溪就青海宗侯水榭看

蔣山令弟渤海具舟要往

城中却得蔣山全始愧從前十數年不信遠峯平地是有如登閣出郊然隔烟柳色先秋事待雨荷香欲暮天取次高情生一朴兄家

園館弟家船

七月十二日朱獻孺招集茅止生烏龍潭新居 同潘景升林茂之譚友夏

別有寒流四序深清光片片化爲陰天淵一氣何時已風日同香不可尋幽岸秋堪添短筏斜陽月久待高林賓朋亭閣俱無故情事頗生靜者心

白門逢周明卿大司農誕辰賦贈

進履今年北斗邊國稱元老里推賢人欣私願尊親合天篤公家理數專魚救他鄉三黨會桑蓬夙昔四方綠蒼松莫道風霜蕭處處垂陰歲歲然

再過錫山訪尤時純

愧近君家到未能塔燈南郭見層層十年驚換新兒女再別濕知垂友朋風味漸親胡慧水夢魂先報夜兒陵時危各作山中計此興從茲豈易乘

夜步長橋

去愛長橋似大隄歸途猶未甚嚴淒月過晦朔方能好日見賓朋以次齊豫惜埔大舟信宿果逢清夜水東西寒城内外斯須遍一棹光中意反迷

訪王閑脩年丈

一棹茗煙返自如泓洞數息得幽居新携登汎情無已追味溪山話有餘別後欲窺人外意到來先覩案頭書問君婚嫁垂終日可許當予作父初

過文啓美香草垞

入戶幽芳小徑藏身疑歸去見沅湘一廳以後能留水四壁之中別有香木石漸看成舊業園書久亦結奇光君家本自衡山出楚澤風煙不可忘

虎丘訪章眉生看殘雪作

婁門雪未達明朝到此冷然尚動搖竹半夕
陽隨客上巖前積氣待人消餘寒入臘留相
護遠色兼晴坐可邀想爾昨曾登望處紛紛
親見下層霄

讀元歎詩不覺有作

詩云豈遂絕眞詩喜得其人一貫之怒罵笑
嬉良有以興觀羣怨想如斯禽魚鳴躍叢淵

下草木勾萌雷雨時巧力非天亦非我後先
機候可能恐

贈丹泉周翁 時年八十二

聞名久不信同時敢謂今朝眞見之萬石轉
丸如未動羣賢落筆即相知兒皆白首身無
恙意在靑山夢亦隨豫指餘年卬後賭勞勞
飜慮我愆期

還至無錫再晤鄒彥吉先生

歸帆猶帶別時霜道路無多計日長遊盡來
殘山雪影到遲堪待澗梅香念予寒夜舟何
處對此良朋水一方但記去來皆見月中間
陰霽亦相忘

二月三日重過靈谷看梅王觀宗招同方孟旋諸子

常年花事不曾難今歲重來始得看風雨半
春留好日香光二月出深寒叨陪索笑遲何
憾共念攀尋滿欲殘幽賞先教聞見靜澗邊

步步踏松湍

陳中丞正甫自晉貽書白門極爲相念感答時將以南少司農蒞任於此

十年遠漸陸沈間屢見時情國步艱如某一
官何足道惟公千里亦相關圖書頗愧封疆
苦花鳥微需歲月閒垂地安危元老在暫容
流寓不須還

題小東山贈王士翁 翁新買此山其子構亭其上

三十年前解綬還今朝才有小東山四時花月寒暄裏百里耕桑坐立間微祿買山言未易佳兒扶老命維艱所期杖屨長無恙歲得從君一度閒

題葛澹淵廷評署中巢居

古查覆木郎巢居流影交加荇藻如魚鳥不爭人事外天淵無恭吏情初澗有早燕來稱賀拙引春鳩與共廬俯罷敲音何所寄釣磯仍借一枝餘

喜湯嘉賓司成至白門寓宿燕磯舟中　同潘景升

默然對揖已無窮何似音書日日通十載形魂凡屢定一舟情事不堪終別經覆雨驚濤後見在清風朗月中幾欲過從托心口君來子件亦相同

白門病中送尹子求先生解蘇松兵備任歸里

舊帆又汎石城津出處殊途隔歲身師友剛離逢病卧邦家多故羨歸人自來薄俗生文物難以孤情久世塵一貫未成聽君去東南後慮不遑論

章章甫自中州至白門過訪行及一月聞有言予死者

意外崎嶇命駕身幾爲白馬素車人雪霜路不密千里生死情先亂一句尊酒由今思往日篋詩自騰到新春重逢豈必論他故一別如茲巳愴神

二月初五日重看靈谷梅花

依然松外澗邊梅十日之中兩度來晴雨莊嚴孤格韻冰霜呵護萬條枚容予無事頻頻看浴爾多情緩緩開猶恐幽香尋未遍嫩因迷路得沿洄

冬夜集吳體中中丞西園觀劇同顧士為潘景升

歲寒園古自蕭森隨意烟霜水木深城裏慣
看山四面冬來初見月千林佳人文士皆幽
低歌板禪燈各道心六載白門將去客後庭
審賞却從今

隱秀軒詩宇集

隱秀軒詩宙集目錄

隱秀軒詩宙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排律一

觀象臺銅渾天儀刻漏

製出何人手年標異代君篆存科斗跡班上鵰鴞紋古死棲朝露孤楹抱宿雲九金來禹牧七政準堯文候較吹葭審躔從累黍分當

時甘石輩心目太精勤

送湯去執從程時鳴明府之鞏縣應其館聘兼柬時鳴

不忍舍君去胡爲復勸行暫緣俯仰許强割別離情所賴賢明府伊予舊友生依人占識鑒食力見幽貞明發即千里今宵坐幾更不知背記外暇日亦何營

北郭十方菴有荷數陂列樹垂陰日中移坐月出始歸

稍入清泠國身心濯衆香野穠魂欲醉池靜影堪涼葉際窺千佛花前對六郎好風微報月空水薄如霜湖晚收殘暑林秋戀夕陽淨居非郭外歸路不深防

溪晚

浩渺秋難望平林但遠烟山楓紅隔寺谿水碧迎船寒犬喧疎店驚雅亂晚天僧歸殘雨

外笛散夕陽邊幽思宜孤往高情多所捐不知吟眺後何事亦淒然

送龍君御觀察再之湟中

戎馬湟中地如君往詎宜從來要害處特用老成爲天欲優文士途方啄屬夷輕車原熟路緩帶且荒陲簡練屯田議悲涼出塞詩朝廷倚充國枕席過王師

睛

積陰時亦豁敢作喜晴詩秋雨愁人慣朝撤恐我歎嵐收皆有漸山霽或無疑悄聽雲安近尤宜日出遲坪暄行蟻逸江暖浴鳧知半月成都路從茲諒可期

舟晚

舟栖頻易處水宿偶依岑岸濵江逾遠天寒谷自深隔墟烟似曉近峽氣先陰初月難離霧疎燈稍著林漁樵昏後語山水靜中音莫數歸鴉翼徒驚倦客心

夔門即事十韻

井邑經夔府川途盡蜀徼山容皆鐵石民事止漁樵竹柏巖喧寂雲烟壁晦昭江流天欲去舟過峽相招岸遠猿投礫枝危鳥掛橋菑畬穿石際籬舍繫峯腰積積居難定頹沙土易燒冬衣資野葛晚爨就山條燒圃蔬爲果烹泉茗雜椒惜哉形勝地風物亦蕭蕭

入邑往還宿徐乾之北庵皆不值

此地經來去空庭廢送迎三人猶共宿時與劉艾二生偕一月再經行主客皆無意眠餐較有情蛙喧終不俗鶴病自然清感寂幽人性中邊靜夜聲向時初吐月重見或殘更前宿以五月初七夜今爲二十六夜

夜汎

始來驚晦靄久乃快森沈月迴頻生浦霜輕未滿林孤光澹何止萬象窈然深烟水開人意秋冬警我心滅明波異狀喧寂夜同音但見扁舟入無由識所尋

課除後園艸屋容孟和茂之二首

園荒吾且廢君曰可幽居愛此山川意兼爲朋友廬幾因稱賞後稍事掃除初竹樹行將乞榛蕪以次撇繁宜先去甚淨亦自成虛到處有衡泌游棲常晏如

其二

爲此巳云晚從今漸亦淸亘編籬有法頗去草無各居僻交宜恕明來邇共生牀移庭是淨杖疏樹初晴疎客因時耳縱横各意成閉門幽豁處山月不難明

臨穎署中和商孟和看含胎牡丹之作

商闢人闢鮮此種

國色多珍重尋常不入闢洛中生長慣炎服

見闢新恐豔過寒月留香與晚春避藏含意處矜慎待年身幸爾相逢日當他未嫁辰郜華雖少小情貌巳淸眞有似南君子驚看北婦人等閑難壁物易作魏姚論

宿閭城店同孟和作

可緩今宵發無多二日程一眠安苟且有友不淒淸雪曙先於月霜繁後必晴餘寒浮欲出積氣靜初平僕馬勞堪息與居簡自輕縱

非前路暮春意詰朝行

癸丑春將別同門諸年丈感贈時在都者爲斷

不揣鄙臣光葉讓卿與子八計者爲何鼠誤徐君大文天瑞張爾荷史敬勝

蘆瀟師友別二十一人全列職俄中外浮踪槩後先蓬飄不必論木折獨淒然重晤非今夕難同是此筵昔遊無半與相去祗三年又復紛紛往天涯若箇邊

五月十六日集十方菴水邊同尹孔昭魏士爲謝

耳伯繆當時羅玉檢陸君啓王貞含

一回來憩此景事一回加園果開中子池蓮意外花茶瓜僧地主烟火寺人家蕭葦風皆去鷗鳧浪與斜坐頻過好鳥歸定准昏鴉山雨殘陽後幽香發水涯

秋後五日題東長安諸友

立秋在六月是以不知秋似見木微脫才驚火欲流辭家爲客幾半載四時周一鶴吹幽

獨亂蟬鳴旅愁良朋偏易別薄宦亦何求積雨涼無漸空階潦未收高寒燕地改早濕楚人愛故園方鷄黍胡爲各滯留

檣山 在浮渡山前如舟之檣一曰天柱峯

一柱何其外分形應衆巖身經千正則峯只此巉巖但自離金谷皆能覩石函居中人笏立忽斷鬼斧劃山以浮而渡檣如動欲攙蜿蜒龍作纜山有石龍峯瞻顧屢回帆

小孤山

是峯殊而特名曰小孤宜石筍何曾帶盆蓮秖一枝禽魚殊所覩形影共爲疑水與之周始烟無可蔽虧登焉堪四面過者不多時流峙相持處舟航未敢遲

九日至玉泉與友夏居易登覽宿於寺

人生重九日幾度集高深下馬登臨事出門山水心再來同節物善息就森沈積鐵存文質寒鐘臥古今月遲終一照源幻異初尋澗晚多精感林秋寂近音遊人皆此賞靜者自然欽幽聽虛無盡巖星響碧陰

友夏見過與予檢校詩歸訖還家

予有予當務安能禁子歸茲來眞不苟所得頗皆微孤意相今古虛懷即是非周之東可反檜以下無譏删贊心如此風騷事庶幾一辭才許共衆慮始知依暫別尤交勉新問幸勿違何如日相對心月發天機

黔闈事竣示同事者

勿云黔士少相士者何如寡昧叨衡鑑公勤答簡書百靈燈燭後一字胃腸餘心力猶棋共恩私不自居毋于經目處各念致身初掛漏吾知免諸公遠勝于

贈楊太公

父子孫三世文章富貴仙唯其無物累乃可

調天年理數俱逢獨钟人特與全落花隨所値修竹至今然濟勝寧須杖尋幽屢捨船翻嫌天上苦長乞住桃川

十二月十一日雪

長安雪無候昨夜月方明所見倏而異終然同此滿沾沾動植喜汩汩水泉生天地別爲色冬冬春才有情尚期能累日莫遽報新晴驢上橋邊事難言不出城

二月十五日出郭集慈壽寺

若是南方地鶯花事欲闌今年暄晁晚只作早春看新水分冰半孤烟出樹難堤楊黃可必池草碧無端務寡客談求道高僧步安遊期從此數節物爲人寬

夏冰

清冷不必論所貴在虛明大火同時事重陰隔歲情啓藏王政備慾伏帝心平冬冬夏中旬物風霜外有精水應無此靜雪固護其貞祭非誠爲重浮瓜祗益輕一寒誰所護六月儼初成似與暑相得翻嫌秋早生

戲題燕姬新入舟

蘭舫攜初入堪憐未解驚依然形性習慚爾見聞生侶伴曾無改房櫳似宿成問人沙外影觸類夜中聲憨豈知津妬嬉偏厭水平所矜非有異相候謬推誠岸巳移令處村仍指

舊名乍聽鄰鼓動始悟共川行以此爲開緒因之綴旅情蕩舟舟自若私亦羨身輕

舟次喜康虞先寄載酒醯諸口物到戲爲六韻

行行望意氣果以旅珍從許我分三月知君計一冬倉胥方步送驛使有舟容製嵩功非易緘題禮必恭挈瓶親檢校染鼎快遭逢朝飽誰能待今宵試佐饔

恭謁闕里

聖道求斯在人情敬所居瞻依專有爵登覽
又其餘夷夏爭相效賢愚耻自疎面顏開嶽
瀆衣履示圖書檜楷知何巳風霜想厥初山
頹翻更壽宅壞竟難墟帝力司呵護神工職
掃除威儀王備物請問素焉如

吉祥寺有梅一株次日往看同焦弱侯黄貞父

秣陵梅最著靈谷近千株物以多爲貴神雖

清不孤我聞生也巽所處自無徒松檜高嚴
骨冰霜綽約膚寒偏開向暖艷不累其癯各
作花思理初無繁簡殊

墜蟬有羣蟻共持之茂之解焉

神潔誠難辱居高未免危又非逢臂怒遂致
折肱悲蛩嚼能無廢隄防似亦遲幸災羣小
急感遇一身知命巳看如蛻心猶惜此緌結
纓懷鄙志捎網荷弘慈弓餌煩相警環珠耻

見遺寒宵深抱葉賤子報恩時

再至棲霞寺前遊在甲寅正月二日

却記曾遊處于今又四年經行才及半聲跡
巳如前存沒僧皆去登臨伴不全水風諸感
集巖澗六時然青入無窮內紅爭未落先昔
來春物淺翻讓早冬天

姬人剪朱櫞作燈懸臘梅花下詠以新
句

以意爲重餤多情照一香夜生溟海日寒帶
洞庭霜何惜燒微質貪持暖薄妝精神無可
譬形影暫相當素欲成酡靨丹原具熱腸不
離花實外別自作奇光

又

霜質生寒火圓明見寸靈中邊歸了了香色
藉星星花有神相感珠當夢乍醒於茲垂末
照知子惜微馨薄命非因熱幽懷耻向冥過

淮終勿吹遲暮鑒娉婷

章晦叔至白門逦其行卷

衣帶金陵水君行豈易哉精神隨處始願力有生來以此縱心往不然中路回度人諸祖事入世列仙亦師友交由命山川去藉財雪中貧杖履幾見近郊梅

拜林初文先生墓

先生諱章閩之福清人詩文有異骨不

爲嘉隆人聲習讀之知爲豪傑亦恥作文士好倜儻之畫策竟以奇爲異已者所中齎債而没葬金陵牛首山之高村有子二人曰𣗥曰古度皆以詩世其業𣗥即子丘古度即茂之恭先生没十年而恨獲交其子又十年爲萬曆戊午三月十一日乃拜其墓贈以詩今墓道稱林初文孝廉者以先生曾舉萬曆癸酉鄉試也

亦是閩中客終難有此人異鄉三尺土在日四方身羸搏從吾好婴離不苟鄰文爲生性命俠作死精神直以聲相友非緣子拜親骨埋良有故勝屈豈無因炯炯今堪古存存夜向晨眼光猶未落屍視是爲真

郭聖僕五十詩 在五月五日

世多同面目子獨具精神癖貴居心淨凝多

舉體真每觀三代物用養百年身長豈嫌齊戶孤難在卜鄰無生方是壽與我自相親法界留君住寥寥予數人

秦淮隔舟

情事良非一層層向此生重陰藏暗語亂火照歌聲傍願波常定窺姚月太明香光成寄感心耳效微誠人以遙斯貴時因暫不輕沿洄雖易過歡惜反難平投佩中他夕留衫到

五更寄言同坐者漫道意相傾

送董崇相子告還閩兼東曹能始

見若來歲暮今又道歸閩終始須　明旨行藏匪小臣一腔憂國念半載杜門人自有施于政非無著此身閒尋巖洞舊靜閱奕棋新寄問東山伴流寘意果眞

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湘纍千古去意氣久當平所以懷沙賦無煩

激楚聲佳時神易下幽感目先成舊俗猶歌舞新詩即杜蘅思君心窈窕臨水聽分明欲共滄浪語休爲澤畔行形魂常夢寐酬對若平生因想岷山事悲歡亦此情

訪友夏不値自朝坐至暮始歸

名士身難靜幽居事漸稀約曾煩折柬到尚喜留扉敢以偕來衆而疑先去非階庭如有待筆墨得相依熱客尋聲返寒吟抱影微勞生分暇日畢體在清機乍雨疲塘氣浮涼草樹暉此時堅坐意不爲遲君歸

送雷賓先以京兆司李遷滇中郡丞還楚

一身三作令十載兩爲丞直以投荒去猶將晉秩稱留錢諸叟記載石後人懲盜止輕張敝感伸忌李膺孤舟辭建業初服在江陵時論何須定君心本不競

送南大司馬黃公移督戎政時有遼警

治極思軍旅才難見老成主憂臣子辱師吉丈人貞箸在前籌近車從熟路輕據鞍令壯志橫槊舊閫情堪豈仍言讓閫宜即戒行臨秋方肅殺會日可清明戎以何爲政京徒尚有營守攻須早計調募忍相爭體國寧推命安邊耻得名勇謀疆吏事廟算仗精誠

訪鄒彥吉先生於惠山園

青衿稱弟子白首拜吾師隔歲雖相見登庭亦太遲煙霞身羽翼松菊地威儀鶴引舟尋勝花因客展期選聲窮靜理結構換清思泉響宴無著山情月所私遊栖非偶爾緣願或先之福德衡門在頻來自有時

詠求仲家紅鸚䳇兼有所贈

毛羽自成族聰明且勿論氣堪銷朔雪光久沐朝暾照水常愁指離鄉况斷魂朱衣官幾命紅粒主深恩因熱心無著藏身舌尚存歸依惟念佛清淨火中言

遊天平山范長倩園居

始吾來此地祗作范家園是日登臨半玆山本末存天將全物與人許夙懷攷徑借廊汾合巖隨樹吐吞會心頻拜石尋響或逢源孤月照登陟千峯生閉門高深如一氣墜倚互爲根自幸遊皆靜秋冬事不煩

喜錢受之就晤婁江先待予吳門不值

不敢要君至既來彌辭旗友朋相見意形迹亦何關兩度來迎候孤舟貫往還可知心過望正以事多艱學道身初健憂時神頗孚浮沈十載內毀譽衆人間試看予流寓何殊子入山機緣如互湊述作有餘閒

吳門悼王亦房

三度吳門路而猶不在玆地曾煩屢約主反問新知未及交其父（君百谷先生第五子）云胡奪此兒匪予來太晚是予去先期漸近詩方始無前意所之驢鳴聞與否麟死獲何爲賤天仍艱嗣圖書又付誰遺文人泯惜喪戶婦難持酒色藏孤憤英雄受衆疑傷心湯氏餒（謂湯因）歸骨范生悲（謂范汭）敢問辰安在同遭數太奇愁霖頻欲和今乃悔遲遲（君有苦雨詩見柬之作欲追和未及）

訪元歎浪齋

讀詩交已定相訪庶無猜室與人俱遠君攜
我共來庭空常肅穆樹古自低徊積學誠關
福居心亦見才棲尋欽舊物坐臥出新裁寒
事幽堪媚冬懷孤更開鳥聲園所始燈影漏
光催靜者方成悅氷霜照夜杯

梁溪寄井陘兵備朱無易託友人眞定
守朱叔熙郵致

相晤書書及言歸歲歲空可堪魚鴈地漸作

馬牛風前後思良友榮枯庇我公謂友夏叔熙不
愁三輔隔與戴二天同木李儀曾報梅花使
未通高流羞薦牘遠道藉郵筒昔荷君民寄
茲欣上下融況皆存體國豈各愛輸贏離合
情伊始寒溫語詎終井陘今夜月亦照錫山
中

讀馬冲然民部詩喜贈

本以意開物豈惟才絕羣每斷飾澥德蹴幸

友多聞一日知姝淺千秋誼共敦富寧甘作
幸書且欲歸君識力權今古辭情具質文借
名心未屑請益禮何勤鞭影但非矣榫香舉
似云不須窮所至言下已欣欣

題吳孟子念佛圖

女子難於感斯言始雪之看他與願日先我
發心時佛不輕新學君當作導師欲令常白
見未許老夫窺面目眞開示巾裾儼受持宸

羞稱小婦久誓覲弘慈水月楊枝證清涼藥
草知林泉閒步立三七內思惟但以因緣事
仍祈福慧兒不然凝眷屬長此亦奚爲

自題畫贈陳子素考功

時復自揮染天機疑未深感知生喜悅命意
到森沈以我雲烟筆傳君丘壑心無人山路
遠不夜水亭陰妙借空齋氣君有妙氣齋清添四
壁音可言幽曠內未有客栖尋

得魏士爲書却寄

識合分功罪浮沈慨暫殊滔滔今若此咄咄豈能無性不堪同濁身寧免集枯圖書親往哲義命豁前途交久當由寡情多不礙孤靜覩山鬼寡瘠借道心腴（時居內艱）謬矣窺君子淺之爲丈夫白門聞有約翻使意崎嶇

張金銘有幽居在虎谷問胡昌昱言其意影畧寫之詩寄所懷

别來忘歲月未暇念升沈千里夢魂路兩人泉石心買山兼不貲取徑大都深何處可藏屋此中堪入林雲流先有響木落尚存陰問罷曾遊客重將筆墨尋

寄賀周明卿太宰加宫保蔭孫

稠疊看新寵殷勤昇舊人欽哉三獨坐咨爾五朝身譬雨方滋旱如星欲向晨豈惟優報稱抑亦望調均虎拜承天語蟬聯作世臣文毓光蔭胄買亞續絲綸大禮辭謙讓孤懷倍苦辛時危兼主幼俯仰自逡巡

隱秀軒詩宙集

隱秀軒詩洪集目錄

七言排律一

隱秀軒詩洪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七言排律一

徐元歎再至金陵過訪將歸吳門送之

已非碌碌舊吳蒙，神宇今番又不同。愛我門庭仍似水，看君衫袖欲從風。爲期珍重冬春後，相昭蹉跎花鳥終。每夜坐皆邀好月，兩年

來必值新桐。主賓蕭若高人福，語默冰霜靜者衷。生死到時思善友，倡酬忘處見名通。靚顔翻作難遭想，刮目常生屢別中。但使重逢各精進，莫悲岐路暫西東。

隱秀軒詩荒集目錄

隱秀軒詩荒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五言絶句一

友夏齋中看折枝海棠

速睡辭新壘含顰憶故枝一番濃額意絶似馬嵬時

嬾石 爲胡彭舉賦

片石能飛來舉體似不情飛來不肯去名嬾亦自可

又

舞蹈理袍笏端坐不答拜爾顛予亦嬾同病了不怪

題范素容所作孟和蘭竹畫扇

南國多蘭竹風煙寫未真沅湘魂一叚消付管夫人

至巫山

不歷巫山曲焉知楚塞長巴東行二日纔到古高唐

茶詩

水爲茶之神飲水意良足但問品泉人茶是水何物

其二

飲罷意爽然香色味焉往不知初啜時從何寄遐賞

其三

室香生爐中爐寒香未已當其離合間可以得茶理

前懊曲

錦衣亦有寒肉食亦有饑安知怨曠叩不在合歡時

又

畏君知儂心復畏知君意兩不關情人無復傷心事

又

所願謂儂癡所願謂儂薄剪刀斷君情歡怨無由作

後懊曲

女子推一身丈夫百爾思星中露中事來問儂底爲

又

郎自志心人不用頻齧臂儂命郎所爲好醜作儂計

又

竊玉移花事臥薪嘗膽情保郎無得失天知郎至誠

自題桐陰圖贈北若侯明府其尊人鶴坡子同年

高低不作林烟雨自深深託庇名高士濃陰
兩世心

隱秀軒詩日集目錄

六言絕句一

隱秀軒詩日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六言絕句一

諾詎那尊者巖偈

有僧入竹頭寺寺僧禮之臨去遺一鑰曰持此至中巖扣石笋即見我矣久之低頭佛失珠僧追乃憶前語持鑰扣笋笋開爲三得盆珠還

偶爾喪珠復反急將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

其二

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游戲不管山僧往來

七言絶句一

隱秀軒詩月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七言絶句一

秣陵桃葉歌 并序

予初適金陵遊止不過兩三月採俗觀風十不得五既歸見記憶雜錄成歌此地故有桃葉渡借以命名取夫俚而真質而諧猶云柳枝竹枝之類聊資鼓掌云爾

覆舟春半望雞籠玄武青青隔雨紅古寺夕陽流水外遊人不信是城中

又

女兒十五未知羞市上門前作伴遊今日相邀伴不出那家昨送玉搔頭

又

朱樓畫舫隔垂楊各任兒郎各女娘不知河房看船上不知船上看河房

又

麥苗春淺互高低滿目青黃望未齊畚土挑來錢四十丁公墓扢上河堤

又

四月鰣魚不論錢千錢劣得一時先河邊挑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

又

千金舊院博嬌歌市馬輸他狗洞多阿母私嗔門冷落埋名偷住上新河

又

小合輕囊貯甲煎自溫舊火試新煙休論爐底名香價一碗爐灰買百錢

有嘲

閱盡朱門與狹斜綠珠弟子舊名娃縱懷玉

遂他家去忍聽尊前說石家

僧至自五臺得座師雷太史書

悔從暇日負名山接得涼雲片片閒向肯相
隨拚一月此時應共此僧還

又

渴筆摩崖幾處枯山僧去後解莊嚴歐公自
寫遊山記不必銀鈎借子瞻

蜀道九日

累日登山不記重峽中九日客中逢只今輿
馬平平處何止家園上上峯

早發成都出西郊

萬里橋頭稍稍西雞棲虎落信高低沿城一
泒青青路昨日從茲問浣溪

又

細水平橋著處宜薄煙疎竹曉離離野人置
屋溪流上身任仙源知不知

喚魚潭

澄潭釣餌自來無慣聽沙彌拍手呼亦是遊
魚耳根鈍千年長被俗僧愚

七夕

一局殘棊運幾終仙凡甲子不相同安知河
漢經年別不似人間一夕中

次夜

秋盡山寒尚不生月明尤自益秋清不知昨

夜游非偶請聽今宵暮雨聲

答彥先雨夜見柬

蕭然形影自為雙旅況鄉心久客降歷盡嚴
霜如落葉聽多寒雨只疎窗

其二

漸無存沒鄉中夢慣歷寒溫客裏身一片猶
肝稱地玉去留如此易依人

題李長蘅寒林圖

蒼然一片深寒裏幾著蕭疏四五株但作千林風雪看淒凝遙影不曾無

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別友意欲勿生壯惋之餘和以送之

曲突何曾勸徙薪烽烟桴鼓重邊臣全遼三五年中事爛額焦頭半楚人

其二

近來宜大報粗安封欵羈縻似不難火食屋居非一日此中難作卜畬看

其三

自顧平生稍稍酬不須更論及封侯只茲拚死輕生意洒盡膏粱筆墨羞

其四

一着戎衣事事輕 君恩除却即交情看君已斷身家想猶記留詩別友生

其五

借著前籌戰守和較君當局意如何豈應但作旁觀者預擬鐃歌與挽歌 長孺有諸君熊筆懸相待不是鐃歌即挽詩之句

答友夏問伯敬南姬生子消息

親捧明珠早付郎置身何異在君旁却教天上徐徐送暫緩人前喚阿孃

其二

照水桃花不肯寒貪看結子畏花殘那知今日纍纍後仍作春花二月看

歸經玉泉

猶是山中九月秋來時流水夜中幽泉聲不在有泉處曾向林蟬嶺月求

歸經蒙惠二泉

始見山前光滿林泉流秋氣月邊深依然寒照此流水再踏孤光何所尋

至京山與友夏別

八月出門冬已臨別時未滿共遊心憐秋不欲言秋去但指山山秋色深

桃源洞

商山海上半秦民何獨桃源是避秦漁郎仙人○漁子都疑漁子是仙人

又

桃花一水出何期一日驚聞所未知歸問漁郎洞中事桑麻雞犬甚無奇

沅州見芙蓉

來日初秋秋已周依然殘燒在汀洲南荒寒晩看應發肯讓芙蓉紅一秋

畫蘭詩

在鑿胸中又筆端每從捧研得相觀縱然寫就疑郎代別出心情學畫蘭

又

天然向背不求工風日陰晴阿堵中香色各隨人所近有情難與衆花同

又

曾賜宜男草自滋國香夜夜夢中來精誠再託聞揮染應結今生筆墨胎

又

幽心無改貌推移歲月寒温不可知今日微芳難記取自傳粉本待他時

題凡時純農服小像

襏襫祁寒暑雨身別將憂樂寄精神記從何處曾相識七月幽風內一人

冬夜茗溪看雨後初月兼有懷贈

茗溪夜夜可言秋雨止晴初但一幽一縷遠山中有幾半爲光豔半爲愁

又

怯寒喜霽一痕移早出姍姍反似遲君自午看兼後至惟人藏露不多時

彦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

獨絲抽半琯灰過四坐寘寘但有歌一縷風
中香欲去燭燈影裏占無多

又

乍見聲聞好女身寒空一葉下無因可知今
夜登場者却是前生顧曲人

題畫 有引

向寄友夏寒河圖多其位置竹樹陂岸

不寒河不已病起偶得佳紙作一古樹
不覺高出於紙茅齋之外不益一物空
處忽露半舟曰此寒河也戲題而寄之
作文之法亦如此

孤樹何曾近寸波偶添舟影即寒河高人宛
在茅堂裏却悔從前點染多

桃花下見盆中水仙花開獨妙贈以四
絶句 予曾詠水仙有先春似避寒梅妬之句夫避妬誠有之能保春時不與梅何花哉花在梅後仙乎仙乎吾知免矣前二首梅予衍之跡也

偶向殘冬避洛神孤情只道立先春今從九
月過三月疑是前身與後身

又

物値同時妬亦宜梅花今見子離離相逢洞
口千紅裏素影當前君不知

又

萬花如靄柳如煙常恐水納畏不前曾在水

邊衣不濕可知入火不能然

又

每笑梅花太畏喧一身自許歷寒溫春風特
念水霜後邀與春花共慰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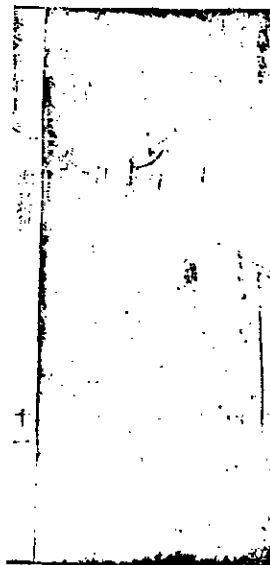
新月要彭寒試茶辭以睡有詩自嘲和
之

香色封題爭好春濤聲來處月痕新高人祇
當前宵雨猶作幽窗臥聽人

戲題蓋

紙墨初乾米酒隨此生醉飽不須疑雙荷葉
兒先收去共待添丁晢忍饑

隱秀軒文盈集目錄

賦一

隱秀軒文盈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賦一

燈花賦 有引

庚戌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蓮卷離奇之絳燼兮乃從寒焰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盎兮瀉蘭膏而作渠榦寸莖之柔心兮。儼碧筩之從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萃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搖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藥珠之流耀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淸乃恐微竊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悶警倏而落英背檽隙之商

颸兮慮乍定而忽驚俶魄甦而栽生兮終然
華爍爍以敷榮悲彼寒蛾之貪明而寒芳兮
夜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
[illegible]繁帶上下委蕤乍蔽乍虧若離若續菰蘤
[illegible]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灌夫若枝散幽
藹而結孤秀兮宛翠眊與金支綴春花於火
樹兮豈若獨蓮之秋旃然青藜於杖頭兮焉
見夫夕秀之垂垂炎爛諸以獻笑兮怪夫燭

胡悲而淚滋重日微輝吐欲壺以樓兮寸宵
槃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縣兮日有遠
期晤言適兮

鵲巢賦并引

繫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
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
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
木而蚩之蚩蚩並育之意惜然著於動
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
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膠以綢繆飛鳴
拮据倦形瘁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
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蓊巳
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
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旧覩巢卵之相為命兮
羌更意而憐傲日了日室匪木曷據曰葉曰

伎其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
薪之不慮碎彼伯鸞之借枝於廡下兮梟客
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
禦夫既或惠我以夷險兮胡不報之以雨露
乃人心之動於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
有柳依依有鵲棲棲嘻噂善氣嘻遏殺機生
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術本靈慈同歸人天
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私探彀折枝

秦淮燈船賦 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隻刷以雕檻覆以翠幙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首尾有若一舫火衆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星雁縈珊波間望之皆出於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撁散則鵷鴉之作陳兮羌左右下上於其間覩其蜿蜒與喋唼兮被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於鱗砯之内兮樓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惝怳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廻環嗟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晴瀾壓兮照幽沉兮潛怪怛兮梅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鬼兮究滯谿兮

隱秀軒文盈集

隱秀軒文㬅集目録

隱秀軒文㬅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良鐵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藪諸書爲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關識妍醜關趣徤弱關力偏該關學正傍關泒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

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
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滅書畫嘗聞顏魯公
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
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
想於印章亦然貝乘曰善於明則有之始文
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
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
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章

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
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
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
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
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麂珠之購蘭亭
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
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於遇遇者期於得是
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池
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
半某石某玉某銅出某所某爲何所人作而
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
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取諸書而質半取
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乎貝乘
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
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
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

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
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即多
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姑取通
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
古侯王之後化爲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
離人間爲傳器即其章不復存而印識於紙
者寒暖或得而睹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
而金石之壽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辟之墨

蹟在紙則欎欄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賞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頗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

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栝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倣於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斷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柰何不

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於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於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爲之計

而預爲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於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累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跅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況 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

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於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

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眞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

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眞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

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己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於大學文王周孔之於易以至左氏公穀之於春秋皆

注也凡注之爲言依於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所注者而猶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於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爲書則以古人重於覩其述而後人輕於覩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於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

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於三子世焉何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則其次覩前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矣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御爲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於所以爲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審爲智者之所不

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下衆強半仰於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若中於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浚積引浚則見引復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用全以御奸民私吾楚滄孺袁君佐計大農爲疏理十議大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期十年套盡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郎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沈痾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舌上鑿鑿必可經驗有如衆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中撓之君不爲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於趨而或苦其多於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畫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引聚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令使之散行於二百餘萬超掣之商不如於害之中附之以利妙於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而其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illegible]

莭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
六斷邊商得新價四十萬衎楊呼譽不聞於
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利如
水走下非民之樂於輸利在輸不在逋則令
逋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何謂其
不可爲者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
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蹶爲
程今貴人而抱疣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

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
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產
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
致之者耶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
久費之不吝而不以罔醫酬之也豈有是哉
大抵人見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
人第憚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
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

一一古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有不出於極
深寄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所共
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
所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獨鹽法乎
哉抑聞之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
顧躊躇乃在遊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
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
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之後也難

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獨鹽法乎哉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
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横
則名法於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
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俊高逸之
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於天地之間也使戰
國人舍其所爲縱横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

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於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

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卧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

於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黜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眞學問眞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諤諤然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況已所欲言

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於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卽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之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

予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遠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微諸田畜微諸牢鮮微諸陂果與蔬微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具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

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蠏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瘧不經見故也而洞庭白小風俗以當園蔬閩之窶人啖江瑤柱蠣黃與魚蝦無異也茂卿舉孝廉不仕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胷中暇整出其餘地蓄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於海猶之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讀茂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夫廣貯迂搜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類宜滯化腐通彼我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蓄有通識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兒見貴客至傾筐倒庋前砌餖飣几案陳嗽而來客之氣常見於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常滿妻妾僮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而門以內常覺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

此暇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煙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

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游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

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擇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併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予也能使縱橫取予極穿揷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雖

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於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者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人無所

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眞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乎蜀可也

二十一史摭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於旁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微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

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於千百之中非
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埒日之閒而
窕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
大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
伭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
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
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
乘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

緝之難於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
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
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
其事辭之出於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
又無所刪潤尋常耳目忽成異觀此合迹作
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今所謂采緝者
餖飣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
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仰倖

而躐取之雖賢者決不能行其志況竊位苟
祿驕人肥已者乎惟讀古人書於其正者則
覩其所以居身入世進退出處之跡夷險昭
晦之故眞著述猶愈於僞經濟此非空言正
爲實事而於其奇者若事關妖祥爲國家興
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錄之成書傳之其
人此亦有深心大用焉非旁史稗官之屬而
已余比多暇嘗數士大夫處君臣朋友之間

多不得其道者半由不讀書又槪古之小人
無不讀書而今之所號爲君子有不識正史
時代者以此不敢自虛歲月流覽二十一史
欲節錄其正文附注已意作諸史詳略一書
心力未遑約之爲史懷若干卷僅標已意而
已其於史家之正處既未能窺其大意而一
切奇處可喜可愕如心石所撮若從來未經
于目者以此媿予之暇整精該萬不及心石

之一而撮之時義未易言也

隱秀軒文昃集

隱秀軒文昃集目錄

序二　詩文集一

隱秀軒文昃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二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

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遠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淸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遠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靑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孑而羣之則逖心瑩而貌諧之則諠也欲傲而中躁則紛素恬而聽譁則示隙夫詩淸物也才

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遠心淺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嫉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嫌之非詩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共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弃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

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

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名曰韻詩辟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則白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游戲棲託之意者也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缺補湊難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川覽冥搜孤往高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爲彭舉夫風雅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諸體詩轄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居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繇長

史工射而繇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晦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繇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自命爲知彭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齋集顧太史太初序之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若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

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幾一操觚便特特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

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庚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韵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煑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詩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遺愁若善權者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特特稱說袁石公即不甚劇心然亦

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袁門博浪之椎椎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真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既不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偏強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特或發於袁門博浪之椎其

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歎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顙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予不

剟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若讀唐以上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予細檢吾詩某處爲唐某處爲近人爲近人者抹殺之某處乃爲伯孔于序吾詩序其爲伯孔者而已予益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者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

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爽門佣泯之椎能奮於嘍啃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之以子弟臣隸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假日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

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柬招譚郎視予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明人而口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予曰予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予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石公鍾子者

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
不與人意願于廣之伯孔笑不答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
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
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
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
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

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
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
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
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
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
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縕藉頓挫沈着出沒幻
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
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
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
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
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
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
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
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予
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章章甫詩序

庚戌予舉南宮時禮俗如蜩座師雷何思先
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顧笑
吾以占予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予媿
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
爲玩物適景而以爲消閒習苦之助然予聞
曹耳予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
不人歷試奇蹇去而爲廬江令精力於職見
以爲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頎不廢詩能舉

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婧之故爲秀才則妨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於淫靡浮婧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冤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

於胸中者而能精力於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慨於天下之莫己知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謂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爲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

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爲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舍金石草木而爲藥可乎雖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列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爲富有日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和竟爲此不爲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

知巳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問予予亦不能答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爲刻矣晦叔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

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㫁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玄覽集詩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覽於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泰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奧幻眇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

之言曰玄泰山奇過五嶽而名位遜之則玄之爲也不佞楚人官以行爲名其於遊頓便乃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栓及友人譚元春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蓋猶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間於山水之爲六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柱下之言或泂漢而未之及也古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

也馬公爲楚文章司命公之文章出於山水而其爲山水也出於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若文若賦㮶而名之曰玄覽有味乎其言之也始吾友蔡元履遺予泰上草其言曰吾與偕學馬公蓋先後覽茲山焉吾之爲茲草也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既其理今年春公始寄予玄覽集伏而讀之匪惟無車馬氣並無粉壁氣匪惟無粉壁氣並無宮觀氣匪惟

無宮觀氣並無泉石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哉始信不佞之不得至於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近而神與之遠不佞要譚子遊以去秋詩曰八月氣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不果遊又曰巖泉逢靜者靈脉必生愁則若專爲馬公斯集言之也客曰子六經儒人也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其可也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興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

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

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屑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閫取已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剏獲晩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剷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爲

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爲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時而始爲序不已晩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爲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爲茂之一自序可也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之嶽曰衡曰嵾衡較遠至於嵾與譚子無歲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嵾而不予待者一待予往嵾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

嵾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期往復之言求信於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讀岱集而喜妙緒佳言眞不盡於一人一事也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予其何敢忘舟故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記及詩在其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

首合刻之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終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乇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

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鑊乎三遊洞之峽乎觀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盡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逸始放之義何居曾中眞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仰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

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謂辨也辨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隱秀軒文昃集目錄

序又二 詩文集二

隱秀軒文昃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又二 詩文集二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於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鷙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欵媚能振世其氣宇開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

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巳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為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巳傳於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為詩則欲有詩

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趣與其所矯以為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巳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　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為名無損益於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為之不虛而力為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巳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為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於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於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為詩者所以至不至之

故皆不出此闇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而瑟識古貌而深情所為詩似其為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於同能而兼長者遜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於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擣穴斲枚宵征業巳過之猶自以為不及獨往不巳寧

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爲詩不能有名於世則已幸而有名於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爲之深省内愧焉於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黄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於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

無踰於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詩其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人情私於所至所見而不能違於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於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於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黄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胷中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仰於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於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胷中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中而其心日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今眞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

其遺物悼遷序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冲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於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於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於白門而欲遊且止於斯也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適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於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於古人今之所謂熟者如是而已予則

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達於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於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

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敢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於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覩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

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於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於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水汨

没山林皆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逌然使使詔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爲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

才而眞自達於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於二子者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奸奸佳佳之、者也

潘穉恭詩序

予己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剌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眞州訪之於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脈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

曰鍾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踧踖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於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於警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頗穉恭詩

元長請爲削此竟陵之名與迹予序予詩以報子稱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稱恭生新安居於眞州眞州爲燕齊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酬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屨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閱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

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酣而稱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以交資稱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稱恭富有日新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

今之嘉樹林則稱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眞州也横山社則稱恭之横山社不曰新安眞州也燕遊草則稱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眞州也予以一帆從稱恭後請告元長爲削竟陵之名與迹而日孳孳焉稱恭許諾

徐元歎詩叙

惺論詩人罪其苛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斯之謂苛

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恕於巳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爲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巳唯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爲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予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

求侯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于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予亦何嘗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

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爲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也其故可思也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壻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玄度並稱予過錫山

不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生所爲志銘者即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者即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始竟竟而歎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即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而獨有年

年而得符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曇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曇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興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

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然生別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滯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

以持其名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人有成耳如曇生之文章器業不待年而成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長曇生一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際忍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獨一生詩文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兒曇生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予之讀曇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竟竟而歎焉有以也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體用兼華實之言惜今人於所謂立言不朽者直以詞賦之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

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也不講於經國二字之義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於事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文[illegible]足道也世不有已見於事又能出之爲言[illegible]所已爲手能追之足所既至而能道之眞[illegible]

暘達按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謂用世者
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其
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
者今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
之事因而有兩爲令之文巳爲南考功典計
稱平而核有考功之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
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有光祿之文其
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爲記爲

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類
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槩原本舊
章錯綜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
之駁必有所捄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
之非文既巳謂之文矣而終不敢直以爲文
愚嘗謂文莫盛於漢[illegible]有兩司馬今槩以文
人目之者長卿之[illegible]所直以爲文者也至
於子長之史論河[illegible]書封禪以及春秋[illegible]

國之用兵衛霍李廣之禦虜本末原委今之
職其官當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
者乎今槩以其文讀之其最枉者平準一書
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相因相
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生財鬻爵
鬻獄而不效鑄錢制幣而不效酎金勸輸而
不效以至平準巳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
傳收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

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
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
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於富厚也豈不謬哉
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或巳
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
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
業爲不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
旣見於事又能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

人與此一種之文於以紓經世者之氣而服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錦以飾婢工於嫁婢而拙於嫁女金錯以飾櫝明於售櫝而暗於售珠若夫女如尹姞何妨於文錦之婢珠如隋卞何妨於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文止此乎未也公之事聽於官其文聽於事公為京兆有京兆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多故嚮用方新由是而之焉居是官則有是

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有已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為詩也猶粵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為異而不能不為詩非真能詩也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為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為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異程惟德之詩無時而不為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持其詩陸

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為詩矣又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為異之故起而為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為之致書於予曰惟

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歎矣徐元歎者吳人徐波予己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胸中挾一徐元歎以來謁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前事也士隔三日時勢與願為之一變況三年乎卯友夏此語似為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為詩也且非獨予不為詩而已也去年予弟恮死其秋予病亦幾死元歎遺予書以生死事悉

戒予爲詩而勉予學道其言絕痛元歎悲怨人也戒予爲詩必以身先之元歎之不爲詩也必矣而予又安能序元歎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序也

留臺奏議序 代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咨中所選南臺諸臣奏

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茲歲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於今庚戌咨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於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選隨俞隨就列自 神祖末年鄭重遲迴幾與歲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謂 上實有所疑知者曰 上實重此官而慎之如不得已夫疑之與重之九天之上光淵難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止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顧在留臺難言之矣留都與燕京並稱其於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匪惟九閽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周而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

京都之名而形近於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勢疑於外吏卽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智中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今觀庚戌咨中之在留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篇近自宮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故事之脩廢言人人殊其閒冰火之相濟而琴瑟之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以不敢自

之品自不可掩於筆舌之中而或可得於語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寫之者雖然爲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臣尤難故其於序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府草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

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人不詩矣即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者幾人哉定如於其時退然不與爭默然若有所待及向老爲詩者與盡而返屬纊然自此寖如日歲進登作今而陪都儀部職務

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賓朋之婉孌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皆之始予言詩定如虛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俊不可以爲詩予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朴人也於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

世固有不必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於靜與厚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爲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於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自廢其興其廢不出於性情而出於聲譽於詩何與哉定如之退然默然也其詩固久已足於中其出

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自止之時也予與定如同里矢相與以詩老肯聽定如之盡而返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其曰陪郎草者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

隱秀軒文昃集

隱秀軒文昃集目錄

序三　時義一

隱秀軒文昃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三　時義一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爲時義奇矣以李子爲時義世必以爲嶔嵜歷落潦倒昌披似其爲人乃李子顧有時詳言安步喜爲儒生誦說故李

子之奇於爲時義也奇在乎不盡出於奇也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爲時義則亦李子之常耳烏在其爲李子時義哉梅子庚曰李子時義勝於詩談又勝於時義李子有怪才僻骨其出没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不二十五六青衿緇鉢韎蕈筆墨之徑屢遷易而不爲頻速往返而不爲幻其脚跟面孔種種兼人嘗戲謂李子得中壽計無復可蒙之

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更番數遍耳且世界中又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有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忍之則衝喉李子時以憤詖狂憨之致發之此時笑哭不得喜恨俱難即李子何利爲之徒以談說爲周愼君子服勞代怨博旁觀者一快此時覺世界中著一李子不厭其多世之不能容李子與不欲取李子者大底皆周愼

君子夫周愼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掊擊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爲哉與其僞也能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爲時義由是則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爲李子安得以偏蔽之夫士之爲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别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illegible]脚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人與其詩論

時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子時義也非所
以論李子之人之詩也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冲澹使人有一唱三歎深長
不盡之趣而奇輿工博之辭或當别論焉秦
秦詩駟鐵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
校獵諸賦所不能賛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
自有此一種奇輿工博之致學者不肯好學

深思畏難就易槩託於和平冲澹以文其短
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
沈之思其所爲詩義蓋猶有秦聲焉然有倚
情閒遠託吉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蒹葭白
露在水一方不可遠近親疎之意天瑞之爲
詩義蓋聊託於駟鐵小戎之音使世之學者
知有此一種之詩叔廣夫畏難就易者而已
矣而和平冲澹之妙亦不失焉是則天瑞之

所爲詩義也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之而神存焉
能言之者不能至之而假存焉不使平生於斯
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
壽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
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
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

更進則昔日十五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
而不肯問者或不俟之微有所窺而存以飫
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
者正不使所歆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
於斯者也

黙録小刻引

已試士於鄉而奏之於上有録録其文之士
篇宜皆出於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出

人主者初試於書義取其六其五副闈之儀
經主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二義武殊
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三試主者於策取
一問三問五問副又問之前後三序又分爲
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
又文之曰不莊也不栽也敬之道也猶之袒
服不可入朝而要襪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
也乙卯黔試悝爲副其錄裒舊新例爲之事

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
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
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已登於錄者爲
論義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書一並
者命之也作而未登於錄者論義又六與錄
徵異禮經擬而未出者義又二以自試也先
士也其存之者不棄其勞也殺其幅約之使
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齎

之意也然則錄幾乎廢矣自爲乎廢有志
試之文及序在也

蕭伯玉時義序

國家以時義取士士之見取者不必其皆至
也必皆至而後見取士之見取者其與有幾
哉士之見取也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難何
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則其爲文亦必
不能達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意之所欲如

此以求其所爲至余壹之爲文以望取者其
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爲吾文已至而不見
取則亦不必其至相率爲苟且果獲遂爽以
庶幾乎一取嗚呼此無論文也其爲文之意
何如哉文體士習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
一念爲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
辰捷南宮明年丁巳始裝入對寄其所爲時
義於予予得觀焉欲有所奇於其務不奇不

已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於其氣不厚不已欲有所興於其詞典於其事不奧不典不已予爲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典卽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爲文之至者不必其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爲苟且卑淺之文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然予之偃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卒見取

者豈調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爲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至者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同而其卑得過之伯玉蓋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内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羸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内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焉則其羸也羸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内以自快於已外以

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則退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者誠未嘗確然見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爲甚唐之文而其文始絕於世噫其甚也吾友沈雨若高才博學奇趣洑心善詩而工時義然

而恒病病幾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爲之喜已而試不中吾私爲之戚雨若亦若有怏怏者予爲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險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者高華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必不得者幽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之文是也子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秀未甞操必不得之具予何憂焉予不甞作

詩乎予不以予之窮罪詩而獨怏怏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怏怏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子之文日益工而予亦不必不得觀子之文近春夏而予之意常瀕秋冬夫春夏者通之

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養子之爲春夏者以待其通壬子之爲秋冬者以勿疑於塞爲子計者不亦兩得乎雨若曰吾非怏怏於文之工而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爲怏怏者念吾幼而孤倚祖爲命門閫教養集蓼茹蘗今齒長矣長此安窮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勿致問專待子敘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勿敢問而專待一

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時義者也子得之矣

劉生制義序

子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予者然予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於予則其譽之也必悅卯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卜常願其佳

而不顧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或因吾言而内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大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於規然使其文眞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虚心不以予無所知千里外殷勤啟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予罪乃伯宗之

文斟酌才法影畧情理種種佳處雖欲不譽之而不可得使予有賞心之樂而又得免於違心之悔伯宗惠我已多嗚呼此固予之私禱穆卜於四方士而日日以幾者也

陸生制秇序

謝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車騎答云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佳矣乖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盖三世同居予有弟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陸君啟煢鮮兄弟攜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予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警婉可念君啟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朗而淵骨秀而實所爲應制文闖入

吾輩堂室君啟輒舉以示予芝蘭玉樹非雖植之庭階迨其扶踈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予與君啟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啟有弟一人而不勝其樂予有弟二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予與君啟所遇有幸有不幸而其不失爲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予詩波瀾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儗

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張九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少此一段不得况自其家有之乎然非君啟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子不知君啟能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子弟間能有讀書爲文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天下至性人也

隱秀軒文昃集目録

序四　贈賀一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四 贈賀一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太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爲之母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爲子長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

益立者子長也太君實無以爲也子長之爲孝廉而太君之爲子長母天也太君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子長先子魁然丈夫甫弱冠而齎志長畢髡彼兩髦實置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畀一日未亡人太君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此日未亡人提三尺孤以卒事兩老人閭左族右刀俎魚肉睚他之志至不訴於天只蓋至今日

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廉而太君稍得爲太君矣然余以爲能重太君者子長也而太君實無以爲也以子長先子齎志長畢不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閭左族右之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私願太君有之然卒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也太君自爲計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烈士貞

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名太君爲今日子長母庶幾得報以名然更四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廻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者乎且日猶難況四十年更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有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杜太史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始爲撰訓曰以不肖[illegible]

孟浪一第願以異日夫子長豈以一第[illegible]
長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鬱
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悔之心也闡
微抉幽子人以名者不朽之言也今太君不
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
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時有一二以無
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儻
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
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
君不必子長母也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淳固龐灝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
必將獨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
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
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
取於造化者必專且厚而子之者必久而

金陵古麗僻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淳[illegible]
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閩二十而
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
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怍色於其鄉
之三尺童子旴隸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
人以和熏其德而善良舉歷代五都六迷[illegible]
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鄉不幾乎道而能之
乎過其門寂如煦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
廬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
爲翁之堂也接其人恬如溫如怡如春風醇
醪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
淳固龐灝之氣散焉無復有幾而獨存於翁
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蓋有異數加厚焉
閩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陳使君
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儻屋而偏期[illegible]
至主人見索亦須歸之休辭曰然若儻[illegible]

不得罪其人護身治第主人愛之家復哉[illegible]
亦未可知此任世長生至言夫以造化微然
有此巨室廣廈萬間抑豈不欲使之長處無
乎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所謂儻屋耳
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廈屋貯
翁長留為廡下居人作榝樸久而安習而忘
鵲巢魚笱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
乎鍾子曰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為翁壽焉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夫人之所愛於天雖其取之有道致之有術
要以遲者必可久而太速則易盡而不適於
是久也有期有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減
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溢於數者過者而
及期而立或先期焉而又溢於數外者其理
之所秘將必忌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特
已過厚其息以酬之雖至與侵者並而以為

而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為可久之壽於為
造物之所酬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欲
過其期者何也蓋亦曰人之壽幾何所不可知
者年也今人人知有大年上壽亦何所不可
待而必為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魏士為母
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為
先子為名儒為廉平吏其從士為先子令於
粵也脫重囚法不蔽情者於死不難違直指

意以信其所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益有隱
德特操高識為其受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
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以酬之者是宜
其時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七人皆
夭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十已自謂不必有子有子矣不必其如世俗
有士為為之子不必其遂有孫孫不必復有
子而太君晉身有孫有[illegible]見之又若甚使其

予以結友篤亦至此情其意但以其子之往進爲始終而已吁婦人愛其子能勵之結友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故必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際人莫不能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爲賢母者也世固有一往奇情母與子適相値而相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識者已諒其志矣吾友譚子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

者也自其尊公豪朗多遺業聽之友天下士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賓客之間尊公沒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欲所爲無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閩蔡敬夫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爲仕宦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爲進取情理皆合乃譚子非惟恥致此友吾三人而三人者之友譚子也又若越此而時以山水詩文賓

客之趣廣之夫數者去進取甚遠然譚子爲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之於其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爲諸生令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揖酒堂下憐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恡然謂譚子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爲其友者不能無罪焉卽譚子不能爲其友解此於世而母獨信之曰此眞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

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葛公拔之世法是其爲諸生方亨宜可以是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其諸生其爲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憤且誑可知必有以足乎中而超乎外者譚子曰非止有賢母春也何敢動此奇情觀母之立意持論卓然若

有以其命諸子析箸也曰勿學吾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習世務潰其家聲徒博義名見諸子賞文析義攫食爲歡喜曰吾乃見汝輩爭即長如此可不富貴是其特達眞實不牽於一切虛名文具有此識力其於予之至性奇情何患不能信何患不信其子之友眞有所自足於倫理之中而後能超乎世情榮衰之外非苟而已也假使譚子爲諸生方亨而

眞棄去焉譚子優爲之聽譚子爲之者其母優爲之然安有天人理數俱聽其如此而不之止者然則譚子與其諸弟策名清時承經世事而後行其意即不必以此壽其母然爲譚子友者固願譚子之出於此以解夫世之罪其友者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志者不必有其事也夫若是則所謂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者爲譚子與其母者有其志而已矣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乙未魁南宮賜進士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稱原以文交於予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湯先生意度高廣人也其肝腸栩栩然見於須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何思太史善其人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一之

不知嘗引爲恥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啻身憂之術資旅進異日皆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矣無足言者使湯先生異時得爲宰相其於今世之爲所欲爲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共濟使國家交獲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何事也其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而止不則欲其擁藏而爲所欲爲者各致高位

大位而以彼僞且險者欲盡擠一世之英塗
其耳目而束縛其手足以自致高官大位卽
徵湯先生世固不能聽之矣其才而稍假逕
恕者固人人而可高官也人人而可大位也
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
係於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
公躁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
能一日爲所欲爲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

滋議論而傷國體之事卽不以先生一人終
實以一人始至今年丁巳先生才五十耳使
國家無故失一救時宰相有識者爲先生惜
先生曰何至以吾一人而籍籍若是吾去耳
有餘罪今先生去矣爲所欲爲者宜可以得
志矣彼僞且險者空爲[illegible]始且與先生同[illegible]
所謂徵湯先生世固不能聽其所爲者[illegible]
也乃至才者亦甘爲僞且險者用而以其[illegible]
與官狗之使國家於湯先生與去湯先生者
俱不得其用嘻其甚也此可爲去一人而爲
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耳
於以爲救時宰相行且見之矣

袁太母八十序

國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四
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
之可爲寒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兩淮鹽課

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兩淮者十餘年矣
引目沈壓如金珠之瑩沒於淵谷雖明知其
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
世用舉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
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
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疏理之議部覆
報可要以見引開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
乃後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密[illegible]

而怨當事者用道譏之人往視厥事遂謂公
憲司疏理鹽法法有獘矣乃私憂者猶慮焉
轍已熟窟塹已深奸商宿吏懼於六切擇則
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
何以言之兆見以為言美名美而行之或束
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必妙
手皆從靜慧平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
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為之是其

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為言臨事亦
所弛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區
畫於先事也予誠冀公早至至而徙承言鹽
雪六日公獨以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
去兩淮人計無所出庶幾用國家羅數典疏
民願竭保茲太君使公無內顧而太君亦慨
令之姪曰勿以我故遲王事老婦猶能楚擬
待兒之得嘗以報君公至是為獨擬擬擬

商行之其旨在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遽賦其
害使國與商先嘗吾法之利而意國與商者
欲害吾法而無所用且各擇其所為利者而
往焉益受事四月輸者十四萬今未及期
輸至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司庫所借
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寨下而不授
命於奸囤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為
有德商何以昔逋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也

利也依人情而為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
於逋雖禁之勿輸賞之使逋固不可得禁令
勿輸賞之使逋而不可得鹽法無餘事矣無
寧吾法者可問矣向之懼其擾弊而罷歸無
地者不虞其寬之至此也公疏理之效如此
太君亦復從容歲月以至今其視息愈益康
固太君之訴厥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之氣與
延家慶而又於祿厲通商之外留示往相

寬大之意於以養其志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爲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畀壽母以寬勞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脉商命所係所願保艾爾後者又不獨慶吾私雪吾言而已

鄒彦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彦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肅然其於士之文之人當於意與

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胷中眼中手中臨期使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之間威儀齊整器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即其人也明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戌舉進士通籍戊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默觀此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與不能與於此也何者靜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錮望賜環束帛如日却河清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爲賢者其勢决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

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相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說者既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使天下尋失職之人若狂若沸驅而納諸其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罔以爲重先生以爲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官來位題我以端人修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用安身立命

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如哉論定事明技窮與盡名與實兩無所歸而先生獨自如無窜使人謂山澤中作用無一可信而猶有眞文雅眞風韻固先生以靜留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之陰霽而卒無改於山故山者閱人事物態天時者也不爲人事物態天時閱者也斯壽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今先生[illegible]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成毀榮落陰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爲世所閱是謂至壽而則壽山之象也

隱秀軒文昃集目錄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又四　贈賀

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無裨於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代

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蓋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昃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而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款令其一日茫然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既失而前塗復無所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上可幸無罪矣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爲正而但求免於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上習人心矣是豈可不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夫督學

之視士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閑而取必於往送之一日儆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遐務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汝之在燕趙也今永啟爲之母矣吾願永啟之所求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斯往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思

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
至有戒關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績
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
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原其
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
從事焉而已永敬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
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
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

得經久實用而後已況今爲士師率文學甚
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
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啓之必不出於此
也

贈唐仲言序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
字仲言者五歲而瞽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後
至今聞人誦輒記記又能解又能以其所記
且解者自出而爲詩文及注古之爲詩文者
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
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
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爲詩文及注古之爲
詩文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
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既多其體既備其
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爲主既已剖析疑義欣
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淸青之屬問其形

不識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遇
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
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叢菊
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烟之句予悽然爲誦
其全什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爲惘默心愍焉
之何者凡仲言所爲終其身寄於所不可見
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其耳
聽命於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則雖

無聽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矣
之喜人詩文而自爲誦者爲己也轉以誦於
人者爲人也人之爲己而自爲誦者難矣然
爲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
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
能使人之爲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爲誦數
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爲也
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吁爲仲言者亦極

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
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
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
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故也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古治道貴久任三年而後報政政成報成將
總始終言之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不獨計
其官之始終也地有專官官有專任專而後
能爲久能爲久而後責其成孔子曰三年有
成由之爲千乘也求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
皆曰比及三年則由之三年益三年於千乘
求之三年亦三年於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夫
三年之內一人之身俄而六七十五六十俄
而千乘積其歲月以爲三年官不一地有三
年之名地不一官民之有其官者無三年之
實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如是而報政是

官成非政成耳新安方彥章先生高才奇趣
人也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
之成進士謁選得浙之遂安令三年報政俾
秩屬予爲文紀其事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
者獨計遂安窘而疲凡以進士起家者多不
官其地即偶然官其地嘗亟亟然思有以去
之君令遂安三年矣三年報政皆報其政在
在遂安者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非苟而

已也奚巖明之恩吾所以治吾民者情尊峯稱令曰父母百姓曰赤子斯豈徒截然立君之分而已父母於子出入顧復恐斯須莫其懷吾官於其地席未煖而去之無論幽滯未達科條未究周澤未洽卽身在於是而其史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亂其方寸曾未布令陳教而施爲次第求其暇且整也難矣更調守令漢亦間行之然其權猶在上今

不盡出於上而半出於已君治遂安未幾名實施於上下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惜思奏以易之遂安士民如失父母攀留之切辭爲俱下君亦竟留予以爲非遂安士民眞能爲留而君之眞不忍於去也此不忍於去者非謂父母之心也情也予亦尤也未亟乎其免於懷乎讀君之詩益高雅奇趣曠朗如其非惟不薄爲邑令且不敢薄於邑之小者今聚教訓皆有本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丕矣如一日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令日爲令一邑之事也他日以而司銓掌憲出而建牙持斧有課吏之責天下事也使課吏之人出於身親爲令者所謂專以求久久以奇成豈外一邑而得之哉抑先輩有言循吏易作詩豈可假人乎此殆詩人夸語耳世有眞詩自有眞循吏元道州吏治予嘗以爲從情出

於其詩知之今讀君之詩知君之所以達於政矣夫能爲詩而不能爲吏者其詩決不生於情也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士固有落落然多奇爲世所必不可無者此特士之所以自見於世而其妻子不樂爲其如此也凡妻子以榮祿寄大者也家猶身親操汁割樂所以事人之意如是而已矣世多

鴻裔壯者必且立聲譽矜氣節慕交游好遊
覽樂山水之數者不與身家爲仇而去身家
之計甚遠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然
世故有婦人而刑具志節不可以此而相量
者如吾友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君
平者世所謂落落然奇士也生有絕才高志
又負異表委須過膝一稱曰唐髯云自其爲
諸生時以儒俠著不以貧賤爲解孺人以攻

苦食淡佐之雖椎布操作不敢以貧賤之意
見惡傷君平之意乙酉君平舉於鄉其自喜
爲奇日益甚閒關三十六年至庚戌始成進
士與予同舉又同謁選授太原府司李最時
始通籍途徑出爾議論與欲有所束其異甚
者辭連及君平坐以秩宗法同舉者匙避而
人時吾友董崇相爲考功郎素知君平曰此
未識君平也中又然豈有髯如君公而後進

丞者益深悼公道之不定特不敢言及於其
無可奈何而庶幾於君之相此數世之辭曲
無何欲釋憾於君事又以考功法求之得議
調公論屈之矣則謂髯公必通於宵蓋不難
恃君之作人與作官而又庶幾於相益亦崇
相之意也吾爾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而貪
過於諸生婦人於其君子能忘其貧於諸生
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何者攻苦食淡佐之

於諸生者望其爲官官而貧復何望哉此難
言矣所難言矣孺人勞苦於生平而君平始
能不以其貧故減其聲譽氣節交游覽章豈
非之好君不知艱於嗣益所置膝下孺人竟
以四十餘先諸勝者予諸勝及各有並環塊
之內意諸如也以遂君平平生豈惟交與習者
甚恃哉相亦不莫觀其君平平生與事益相論
孫宦使君平在位之後宦雖然君以爲孺人

奇也不有奇福必有奇窮也窮通有數
於途徑清濁議論顯晦之外者要當論其人
而已孺人所以事君平者意原不在撥汁斟
榮卽君平令日在孺人令六十相對老矣其
子又能繼君平之志為奇士婦又為奇士母
卽不通於宦若將終身焉惜乎君平之不及
見故予於孺人之六十旣為說以觴又重有
感也

方母八十序

吾友方孟旋古闇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士
為職方也最晩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
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惺吾之務
求得夫惺之為孟旋母有言者固不敢言其
所不知者也闇然君子之母不易知也然
孟旋之言曰吾母謝謝焉天民之民也欲
言以名吾母之德若醉玄醴而飲大羹者
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惺不知難
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此所以孟旋之深知其
母者也至情莫若親之於子茍知我者不
在焉親固有之乎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
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山之德百
卉不必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異其
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
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
旺不及今以月計者朔不及晦以季計者寒
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觀於
松栢乎松栢生於山與百卉同松栢不異於
謂知夫山而精神務與山終始寧質無榮寧
若勿壯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屑屑然以時
日歲月計則其所以求知夫山者蓋與百卉
異也然山之於松栢也不以百卉之榮
質不以百卉之苗責其實不以百卉

速責其拙且遲故松栢得全其精神以與山
終始是松栢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
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旋以
才爲之子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
尊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脱
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所
謂志者何也孟旋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
而坎坷歷天下境變以汰練其心以反求於

家庭無形聲之視聽無以得吾母之神而發
吾母惺誦其言而哀之敬之乃悟孟旋若存
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其母若有所不急急
於子之尊顯而皆庶幾乎一知微乎微乎此
則孟旋之志而實太君之志也闇然君子不
易知闇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而惺似能知
之者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孟旋不敢自
以爲知其母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非孟

矣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若欲使
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孟旋既得盡
其所以求知夫母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
知爲孟旋母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又若
之何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壽馬太公序

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軾轍遊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永叔得其書二十二篇上之朝廷明允

得以布衣召試官文安簿不之官食其俸命
纂修禮書明允文章遂有名於世其後軾成
進士出永叔之門天下知永叔之能識子瞻
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子瞻之先不知其父
視其子此世俗之言非曠心具眼者之言也
予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中式者今爾
民部馬冲然最少甫弱冠耳撤闈之後冲然
尊公刺史玉臺先生拔刺入見其人偉岸長

者福德人也尋身送沖然計偕又與予見於京師是歲魁南宮恐其少不任吏與俱歸讀書講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乃沖然實任吏也已未入對成進士授今官而予亦以崎嶇暮途遲回後旅浮沈南祠郎與沖然鴈行曹署沖然之爲氏部而司儲也精警與吾友董崇相稱爲雙絕而欣適過之人以爲有家諸云持籌會計之暇日從予論文予文之比於沖然也所謂生不在前猶佛在後者然耶抑或知有予文而鮮知沖然者雖其沈晦靜篤恥以文名於世亦予言輕望薄之所致其實以沖然之於予如此予猶不能使其滋有聞於世況其父乎沖然每爲予言公作吏得稱居鄉之實如史所傳循吏獨行何以過焉世求然不出乎門予猶嘗知海內有焉然世人者豈必因沖然而後識其然哉公老從

予於京師也公已宦成而予方爲散吏非惟予不能重公公亦何取重於予永叔能名人之父於未識其子之先而予不能名人之父於既識其子之後雖公父子沈晦靜篤不欲遠有名於世然言有輕重望有厚薄度量相越遠矣何足怪焉今年沖然以　覃恩晉公秩公以時方多事陪都根本備胥爲軍國司命止沖然勿休沐歸省沖然乞予詩侑觴予遂應之以文予力不能名公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爲醫所有則醫之心雖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哉亦曰視所爲醫者其人何[illegible]

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以身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擔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

吾病也然而不忍謝去之者以爲猶不至有所害苟爲無害而已庶幾留此病以待夫誠與巧者之至其不至則命也無何君觀察孫求先生諭其蘇松兵備歸蜀錢先生送至白門錢先生者以醫名東南家於婁東禾去年遊吳曾飲於其家觀其歌舞與定交而贈之以詩不意今之至於斯至於斯而值余病也相見悲喜歔欷泣數行下已問予病及病而

更醫狀曰予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予所欲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予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食飲之豐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

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感以予息之平陂爲欣感予不自有其凶吉以君顏之悲愉爲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面目應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彼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蓋君雖豪逸住白門歌舞隨身賓朋盈坐即貴驕豈請戶外之屨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存亡[illegible]其去住之候兆兩與而後有瘳猶記君教[illegible]

省思慮以箠研爲戒而徐急怨乎欲斟瀉[illegible]
文以歸費門蓋以予操箠之日爲君籌壽遂
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新付之身還之病諸則
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黄魯直得良藥
以飲病者或曰惜子所活皆庸人耳魯直曰
有不庸者領一箇來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
自今以往所有之身君則還之庶幾夙夜臨
淵集木不自屑越以求不爲庸人是則予之

所以報君者而已

送晏祠部歸壽其親序

官於南曹如家貧也而禮曹爲甚然亦有雖
思爲依沐計者其亦曰官而如其家者邪[illegible]
不貧家食而官者之尤快也[illegible]
農視篆體曹祠部與晏君適有[illegible]之請[illegible]
侯以難色請關家多事[illegible]
卿貳各與其屬[illegible]
也新其後諸晏子以情告曰淇之歸謂父母
七旬父又過二而其獨子也焉可以勿歸丞
佞覆然乃知晏子之歸非泛然謂家貧而官
者之尤快而思以遂其私者也乃知晏君所
請居無何晏子將西歸行有日矣不佞亦以
承乏移北大司農乃謝禮曹事晏君之同官
羅子袁子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諸爲晏子合
詞而乞予言歸爲其兩尊人觴不佞謂知晏

子者莫如三子知晏子之親者宜莫如晏子
予請微言於三子者而不使擇焉晏子以其
言告三子三子者將何所言首羅子羅子曰
大冠聞之古之君子女士能使人之必知不
待其子之賢且貴而後有聞於世也何以也
之伯鸞孟光不聞有子王霸與其妻有子而
黄頭歷齒皆以獨行特著[illegible]
長而彬彬[illegible]

兄都諫公與侍御敖公也斯術曷遂有晏子
令日哉亦翁與其配之能爲可知耳然哀晏子
袁子曰求道聞之古之人亦有使人不能知
或因其子而有聞於世者桓冲過劉驎之問
訪其父始知有是父也元禮交文舉而拜其
母始知其有是母也翁與其配德可達於閭
史而名不出於里閭積學篤行食報不於其
身於其子非晏子爲之幾不知有翁翁知有

翁之配哉次鍾子鍾子曰惺聞之古之以葉
有聞於世矣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何以
言之嚴延年之母視其子慮囚平反之多喜
以爲喜慍顏延之於其子也不樂其狎熱宦
晏子成進士爲莆田令翁與其配屬以廉
獄哀矜勿喜食其冰蘗如在公之養以晏子
爲吏猶其如此彼今之顯擢擢者觀於
子何如哉及晏子落落當翁與其配

不少怏怏而反以爲善地晏子與子同署揖
親其逆各不必言其故晏子之始得放意爲
廉平吏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豈非以養其
親之志哉向使其溯本無此志晏子又烏從
而養之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不佞拜手颺言曰羅子與鍾子之
言所謂善則歸親晏子之欲自爲言而不能
言者宜如是袁子之言所謂不知其親視其
子人之爲晏子言者宜如是物備矣不能贊
一詞矣書與晏子歸歸爲立尊太觴觴以爲
期而之官官於莆曹如家食然無寧使人謂
宦而家食是亦三晉人之志也

隱秀軒文辰集目錄

隱秀軒文辰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記一　山水一

中巖記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冥壑複磴，竹樹蒙

籠，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即泳月樓，樓趾嚙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類由寺登樓。乃反降階，階垂窮，與樓湊。階代樓為梯者，強半揣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磴如蟻，數折為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面仞立，而微類潭，潄其壓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可模，並壁行數武，為羅漢洞。洞低曲僂而入，

如行牛腹中隙處稍右則爲伏虎巖鏡巖爲
百千萬億佛如恒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
小石橋銜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
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行
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
流杯池一曰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
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膋直大小二石刻壁
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各

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
緣磴行輿步歎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
度可四三里乃復睹前鏡巖佛像須眉歷歷
可數才隔一壑尋橦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
可省矣大抵與魚潭以往行皆並壑石壁夾
之若岸壑若溪藤蘿蔚蔽壑中若荇藻老樹
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
峯映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衰益

避就准形匠心横竪參錯各有姿態不可思
議又行里許躋磴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
三石笋不遠所謂諾詎那尊者引手頭僧捲
鑰扣石笋笋開得低頭佛盜珠是也鍾子曰
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
脉皆當爲笋笋隙且平處則置屋仄則鑿磴
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
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刹雖一一居之內顧輒

後寢纍纍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遍
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踵後
竟即摩前頂石笋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
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笋屹如浮屠與
中分者而三實一笋也人直指其巋然三峯
者爲石笋耳笋上宋元刻亦多俗書災石者
亦復倍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日拱曉霽與
弟悟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諾詎那尊者畢

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
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衣珠
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游戲不管山
僧往來說偈訖返

修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
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
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樓檐

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寺
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
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
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
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
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
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
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即其處也決策登

焉所從徑哀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相宜者
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
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幽磧渚或圓
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上人縛竹爲亂
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
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百
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
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
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
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僧樹
純駁夾砌數折即修覺寺寺前雙井共井置
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
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着其墨
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覽
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由此徑登

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矗然瞰江者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稉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干削壁者即今着腳處也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

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揆弟恬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瀠迴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宫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宫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

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覩浣花谿題膀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去

於友朋大矣哉然天遺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愁奔走猶能擕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磬折喧溢迫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鍾惺記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

峯歷會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三戶焉曰華嚴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玆遊則吾友廬江令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茂之程術光天民道沙溪過羅汊河去山十五里已見橋山橋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里卽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明鏡塘卽金谷巖閣倒景也仰獅子石傷獺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者脇也出則可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廚不可入姑舍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獺抱龍峯置屋弘整最當山之谿處懸溜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卽大道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

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腰有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邊石擊之鏗然處處皆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鷄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若繡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虹井綠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

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
再折而上卽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道
㲼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
闑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
不見橋山矣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
可輿可馬外見椰峯諸山四周浮渡內則見
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雞洞圓明壁上其下
卽晩翠巖翠深如晩而九曲廚煙時從洞出
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

始見橋山雙塔暎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
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卽遠錄公與歐文忠說
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谿處望橋山則盤
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翰墨泉
泉流梳上以次以巻又右則三曲巖雲錦廊
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
卽陸子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

鈞與黃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爲今名非誣
金谷題壁中巖內石曰枕易泉曰活生縱橫
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陽洞在竹外又左則
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循廊出龍虎關關
當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如鼎
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列
如比屋也左折稍下卽雷公洞矣舍之躡石
龍峯峯又一大堤也偃仰如龍石若鱗如介
如昂首橋山夭蟜欲上從此下弇中則往華

巖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巖便僧寂敎曰不可
宿華巖卽明日雨是還張公海島以往諸巖
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凹中行寂敎
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
從洒掃內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進胡麻溪入
阮君洞壁行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浪如
海曰海島巖瓦而上得蓬壺洞會聖隔嶺在

壁外望之如長城而牆山北會聖前者始爾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崩對一峯爲兩出想阬君洞口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背山之豁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綮如三娭大抵浮渡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

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遠雲梯梯就石爲磴橫豎柱直甚有思理磴盡升嶺即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遠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即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

詩佳甚志未收相與秉燭鈔焉詩曰巳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龍峯側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埀飛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雨日目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舁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

益盛乃沿如來峯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遒古文稱之完好可搨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眞浮山第一水也右折則埀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埀虹又右爲綠蘿菴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峰峰爲浮山絕處出没層溧得獅子石蓋前

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蹭蹬竹石劉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廿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薈蔚三十五大字於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乃遊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亦以此終者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檣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峰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覓其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

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曉翠諸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僅得者雷經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記又一　山水二

岱記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爲岱也然世所爲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淸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爲

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歙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念閩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爲州出登封門爲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憩焉爲岱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嚮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之路而已俟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六之二之而又一之實俊物也過此則欹馬崖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磴窮而

閣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閣以嶺名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邃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嶺界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四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又上乃得小天門泰五大夫松在焉具官而已至朝陽洞岱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而欄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

橋也至此反能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拼
得坐而臨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簾而石經
峪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
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路而不必留即不
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而
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久又若欲待其
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
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

度可四三里念與差逸而聽於久且神懼焉
與形勞正等勿寧步而聽於巳乃以其身與
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亦
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不
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輿輿始四人去其半横
行如蟖巳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
者更端乃爲盤之終日三天門則世所爲登
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宫禮元君焉憩於署傍

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盆進飛
來侍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反
頫首不能自蔽然其鱗爪面面侍亦無以禁
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云氣燦
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
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
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
四年御製并書書係漢隸字專數寸闇然而

光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蘓頲書頌俗子以四
大字奪之恚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出也
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出
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
門者三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眞天門也呼荚
之題石有風定烟歸目恬心霽二語隋邪其
堅其下萬笏怒生壘起最外予自題去華石
如扉下視楂枒忽墮自帝城至江中潘預[illegible]

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越觀峯隔之耳釋其峯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碑碑無字作無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謂後石屋者也松戎戎巖上欲往討其邃廣可專一日遂不往宿焉風甚而月作宿頂候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興於東非夜氣也以為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

能盡如夜而猶不失為星光趨盛又以為日此而日焉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脫於碧者半天海所变承風箬之反不能圓赤盡而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光下屬碧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署作觀日歌乃觀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

疑其整玉女池若髮老之䯰焉水照稍黑宏蓄華洞計則循所由至頂者得仙人橋壁不磨者丈許三石九鉤連而橋焉橋傷石如砥坐而望汶泮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之榜數流翼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之其上碧石有類人為讀宋政和間題名再經日觀欲趣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玉皇頂不入北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

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仞松朧奮在而崇上為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益奇題日築城申關為壑石萬其峯錯以松松聚脈濤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盪層巒聽之偃偃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水雲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月風被於松仰日觀諸峯如向坐朝陽洞時也度其處

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足如水簾
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亂
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弭整可屋屋之屋後爲
壁洞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
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壑映
蔚奇爲幽豁題訖反仍作黃華洞詩沿徑而
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予與康虞巾反
以茂之往得所謂峯如脊者蜿蜒屬之傲來

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拱中其聲趾趾
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
越觀峯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式意[illegible]
徂徠矣竦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illegible]
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謂松與泉者童[illegible]
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身崖梁者[illegible]
仙人橋予聽之始不甚計其處半岱宜輿[illegible]
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illegible]

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illegible]
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illegible]
者壁闕爲澗折而壁復焉則澗在壁外至黃
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謂
曲且邃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傲來
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下
覆所謂水簾者泉扼於石冬齧之劣得不絕
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

原厥流斯養石穹其中俟時而饗岱寔爲之
勸登弘獎題畢而下復其徑得石經峪焉石
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
經盡而止石仰覔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便
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不著念
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
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之[illegible]
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illegible]

壯之久以禮碧霞觀五花盃登岱始盡勝
則分甲辰之朔以登越觀盃登岱終事鍾子
曰予舍舟而岱登岳觀峯岱止矣能使人意
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岱
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
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畀是身已入舟而
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予登岱於山不敢言吳門周越也斷自

徂徠諸峯乎於米不敢言海祖斷自汶
泮泗濟乎於典禮不敢言羲黃也斷自
虞狩乎於岙不敢言李斯也斷自摩崖
石經乎逵而疑勿寧近而信[illegible]谷
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人師其智
移而之冢冢不可見矣疑之以所不甚
者深疑之以所見者深也予作無字碑
詩曰民不可使知之亟欲其愚噫請[illegible]

勞哉

帝王文前代鮮稱者明　高皇帝征巒
告泰山文畧云但欲摩礪之方化烟嵐
爲清凉之氣又云予未敢輕告上帝惟
神鑒之爲予轉達又云萬幾神靈轉達
上帝賜清凉之氣以消烟嵐　御製岱
山高文畧云影照東海巍然而柱天冬
云冬則寒氣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

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又云俄而風生萬
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
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又云其蒼
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又云蓋
由太古之日月以至於今蒼松掃丹崖
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
猿啼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雕鶚盤
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界峯大哉五

言高厚古茁渹不必論其造語森秀堪
路崎嶇出其餘以作遊記夫豈文士所
敢望
應劭漢官儀非記也然而人不能爲記
矣今其語爲人所稱引者姑置之如云
石壁窅昧如無道徑遠望其人端如行
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
樹乃知是人也又云初上此道行十餘

步一休稍疲喘息焦五六步一休纍纍
然遽頓地不避燥溼前有燥地目覩面
兩腳不通其必目之靈手足傳盡且讀
且思爲之絕倒可爲至靜至慧人道也
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尤不
易古今泰山自李斯碑後有古於摩崖
銘石經者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者
守者審定佳惡自當別論至其古不得

言覆其脈伏而稱之初無難事請從漢
宋以前雖不以爲佳亦念其年壽而保
存之如蘇頌書嶺奪於林焯四丈碑於
當去其字仍其署石云此林焯毀蘇詩
公碑嶺處明正其刑以告愚惑者後有
所犯按所壞碑之久近爲其刑之差可
也

摩崖銘銘圖乎崖石經經因乎石崖與
石之奇奇於不碑也乎不之奇夫經也何
以過於銘銘豎而經仰崖與石爲之也
豎斯壁壁非碑而疑於碑疑於碑斯恆
矣然猶賢於碑也仰則地尋地而經爲
得不奇碑不如壁壁不如地書之顛
不於書而於崖與石事有不可以理求
者至理難尋以爲非不合其中諸而
遊崗以來及西與門後若屋也兆人今

言登岱也西天門下矣石屋又下矣烏
乎登登非不下下者半入盤耳下西天
門下石屋不成其爲下下而又上而又
下是其爲下止者三而無與於登岱之
數也有事於岱者一上下之爲多而已
乎哉
嶽宮有石刻十六字蓋萬曆辛丑歲洛
人李士登筆其文云登岱顛兮色光莫

紀想太初兮蟲生之始高深簡遠似漢
人詩余欲作岱遊不知豫儲幾千言以
往而十六字外不肯益一字吾最畏服
其並想之孤而自作岱記未免至四千
餘言詩若干首內省媿之歸檢往籍李
爲河南洛陽人舉萬曆庚辰進士官至
大參生嘉靖癸丑其長子人莘亦餘嶽
不遊岱嶽乎知世有李大公時詩文[illegible]

而不見知然以功多而不見嫌於君[illegible]
固猶有人哉

闕里碑畧記

登岱訖謁闕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游
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
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
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
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廟

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
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即融父有
曹子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
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
爲元常亦非也唐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歟
孫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
撰文張庭珪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跡
而廟碑亦以篆隸爲非不然自用其所[illegible]

如此碑皆卯整而以書後而碑側多宋元題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搨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上存碑製蓋纔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趺斷今用以支階予强搨之不數年無子遺矣宋元佳手甚多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墻壁間

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而此獸失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有力焉吾友王永啟將督學齊魯因此數物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三石吾意爲權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記而一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出方畧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搨之釐爲數卷曰闕里碑冊勿漏勿濫有偷有脊此盛德事也

遊武夷山記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用始於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謫疑不爲山疑不爲山而習者斜恒者奇人始作山想欣然思一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溪溪九曲山或應或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

用舟由一至九終武夷遊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按圖殆與九曲諸峰鈎連異嶺同勢如兩人背立遊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續之故又不可問也予以丙辰三年癸亥奉生父奉政府君諱歸楚則路先裴村度溪憩山下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故事潘臬臟司遣吏送州關住此往

君事竣為五月初八日與商梅躬送予至
此日遊武夷右之右之其叅九曲在宮右故
也遂稍理遊事大要宮在山為郵舍在他處
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三峰似處宮後來
即見之及舟始一曲始正立溪左莊甚至至
曲梳藉傷小峰軒輊成態然遊者皆以為二
曲中物也而一曲所有之峰如大小觀音與
獅子與二曲之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

獅子沒三峰去一為三又遠則小觀音沒但
復為二然三峰不以出沒為有無也至三安靜
好秀贏屢遷多姿一曲之未至與三四曲之
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情於此雖欲專
屬二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為標標二曲
者峰不可數小藏為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
為冣其下有臥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
掌大隱屏接筍為冣六曲則天遊觀觀左右

之晚對書屏由叅大小城高巖為冣若一曲
之大王幔亭六曲之玉女也予初八日之遊
至六曲止念一日中足盡其六曲建陽行四
十里至此而餘其三以終六曲是以三曲之
靈巖一線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與行
六七里不可如是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為
過念霽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遠當為
溪山之鑑宿無艮於此者出舟仰小藏壁中

仙船而去乃繞其背至臥龍潭潭在大藏峰
下九曲之水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承
以潭名奇為靜深淵淵然如隱沒而不恒瀉
焉由此趨平林渡舟終五曲以與我舟尋武
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諸曲之中溪山所
會也翁自有記接筍峰為次相綴書院在峰
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省所營
公長樂人僅山中十六年因崖剖勝居處廬舍

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端倪鵠集
之思焉予留詩見志乃循仙掌峯曲折緣涯
步夕陽空翠而上由石門上天遊觀是夜宿
焉頫接笋峯地高天近空水烟霜俱化爲朦
一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
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
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可濯可鑑見大
王峯復莊甚降復陶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

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僊掌筍輿
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大曲
之蒼屏上下城高巖小桃源俱未遑問焉標
七曲者爲北廊巖天壺峯八曲爲鼓子峯敧
峯百花莊九曲爲寒巖靈峯觀恬目綴趣往
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徑夷日曠有出山
之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爲舟所未至及
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舵僕之心攝

僧之力歸舟攜觴而溯風過天遊觀誦胡康
樂空翠雖強名之句望昨夜所坐立亭子危
又似非可着足處仙掌雖一峯横搋甚廣龍
睽可數曲緣壁甫窮遂廢五六曲之舟有以
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笋峯下雖登而不敢必
陳力進止由一小門入又得一亭可憇其絕
頂有雞胷巖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絙度而
峯本不甚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

級而予以病後不能登有詩云自悼來偏晚
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與日進而具區
緘年所爲也一道士手茶葉躡梯下步甚姿
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推接笋爲妙
與而舟舟而又與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
巖巖半廬一僧僧亦山中所少也與而又舟
度溪問所謂小桃源者按圖舊有石堂寺宋
天聖間中夜風雨僧之所帽之石倚垂者緣

洞隧若爲深水聲出洞絡出旻旻者爲澗池
爲石門者三劣得抽進乃有田園廬舍桑麻
雞犬不知其爲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
反以爲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
曲玉女大王諸峰數面成故反宿萬年宮遊
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莫如虎
嘯乃捨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不甚
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

天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
也橫有隙由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曉
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
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並爲
微頫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宛然終右
不知有雨是夜月甚烟光如溪使人欲泚予
詩所謂置身星月中濯魄水烟中者是也明
日由二曲入舟諸出止庵山中無桃花大要

爲茶所奪雖靈巖猶復及止止菴稍縈縈如
瓶中物亦自可念還由舟揖玉女峰舟所漸
近大小觀音獅子峰復爲三飯萬年宮訖具
威儀而行不自以爲遊久矣左行十里道傍
得一門如竇易筍輿而入坦步二十里許丹霞
嶂玉柱火焰二峰禁豎止亂煙月羣峰夾之
徑漸反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剛關阨於
石紆直不自由者爲瀾而不能爲溪然异者

亦既而頻濟石益束厥勢殆交交則爲洞雖
小桃源而大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日故
覩水簾洞有壁壁高而頫故所覆甚遠去壁
數百武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久之始辨泉
從壁上來屋楗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把泉
執瓊壺往來絕頂飄灑如絲東西游移或遠
西分弱不能自主僧聽於風洞以來得名
勢雄整而水之感聲反細聲光微處最宜

者非浮氣人聽覩所及也予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既而偕昇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爲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洑溪者爲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爲遊事之始來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歸則韻者

如食宜飫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也商于道子決討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爲月之初十日

隱秀軒文戾集目錄

記二　國館一

竟陵館　鍾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隱秀軒文辰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記二 園部一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傲人以所不聞則必取於意義要眇景事新妍字語險晦者以爲佳吳德聚之名其堂以尊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復

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蓋吳子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堂有友朋焉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若而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圖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子以辨學取諸集以數文是以言聞者也登其堂有器玩焉若鼎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盤以作銘若欹器金人以持盈守訥是以器

聞者也吳子非無聞之患也世固有離索寡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已一言之幾乎道一物之警於心而油然有所合惕然有所艾如夢之覺如酲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人所習聞者也人所習聞而已創聞焉則異之彼習聞者顧反玩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於曾子而董子

述之董子於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屈於奧博奇聞者而其告君一一依春秋天人大旨非六執之科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以正誼明道而紬功利正身率下家居不問產業抑何斷斷也若董子者眞尊其所聞者也苟第騖於奧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則何不取於所聞之要眇新妍險晦者以名其

而以名其堂曰尊闇夫能儆人以所不聞而不能行人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吳

梅花墅記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氏皆園也烏乎園園於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爲渡豎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遊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身處

園中不知其爲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其爲園此人情也予遊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遍問也於梁溪則鄒氏之惠山於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園者也然不盡園於水園於水而稍異於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淞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

淞江之名復見於此是以其爲水稍異予以萬曆己未冬與林茂之遊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啓辛酉予目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於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遊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予目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暢墅外數武反不見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園開

扉坦步過杞菊齋盤磴躋暎閣暎者許玉斧小字也取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所踞石所臥立垂楊脩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予詩曰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暎閣所上磴回視峯巒巖岫皆墅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見廊周於水牆周於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外者林木荇藻竟川含綠染人衣裾如可承

攬然不可得即至也但覺鉤連聯屬叢斷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褰渡曾不漸裳則浣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案小酉洞憩招爽亭苔石嚙波曰錦淙灘指脩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爭日往往可即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予詩所謂脩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

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爽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聯閣乃在下見立石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於木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楊曰流影廊沿緣朱欄得碧落亭南拆數十武為藤奉維摩居北廊之半也又西五十武為漾月梁梁有亭亦候月風澤有瀹魚鳥空遊沖照鑒物渡梁泌

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百人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北結竟觀居奉佛自聯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為樓以藏書稍入為鶴籞為蝶寢君子攸寧非禊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研始為門於牆如穴以達牆外之閣閣曰湛華聯閣之名故當聯此正不必以玉

介為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即至者是也牆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池沼則星月含清巖晨肅月不斁暄妍予詩云從來看園居秋冬難為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覽四時之氣以心惟日想備之欲易其名曰貞萋然其意渟泓明潔得秋差多故以滴秋

獲終莊亦擬稱議舞所也鍾子曰三吳之[illegible]

皆爲圃人習於城市村墟忘其爲圃玄祐之

園皆水人習於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水乎園

乎難以告人閒者靜於觀取慧者靈於部署

達者精於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

見君閒一橋一亭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

爾　[illegible]小詩

隱秀軒文宿集目録

傳一

隱秀軒文宿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閲

傳一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蒔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脉法冥思闇解出

授受之外其人洸壘長者入門無流覞無媟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示箸腕上形神忽往狄之指離於腕徐以其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猶掇之耳余嘗謂翁診脉甚苦而投藥甚快余始不甚識翁屬余季弟婦病風眩狀類尸蹶舉家諠言瞑矣翁臺跡難脉治世進苦七而蘇期拔蹻尸業當病如前再進七乃絕已而

果然余始奇其言神其術余後數擧奇疾未
嘗效翁數起之其宅甚𨓦不口無不隨手應
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人王稱恭兄弟宅叟
飲從容言李翁國醫也長者醫藥已其病者
狀若何語頗悉而稱恭尊君心計嚮斂人也
顧諸郎識之身寧無旦暮緩急邪屬歲過除
余遣一童子持糒醪餉問翁至則聞兩從騎
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迫翁去矣余心動得無

如向者稱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稱恭母暴
病更數醫不愈翁並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秩
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於是稱
恭輩競爲詩歌拔之翁得余輩墨瀋襲襲如
獲重糈所至人爭家迎念緩急亟並應而翁
赴人之急甚於已值里外中夜叩門亦必從
累爲解不以風雨寒暑爲辭翁蓋年六十餘
有秩孫界期以此陰待善導迎善氣會歲癘
稷疫鬼白晝攫人於市翁煮藥如池積片成
塚全活莫知主名安問糈而貴家亦不惜辭
金爲壽所入治手盡翁雖沈墨長者饒酒德
多而不亂酒後曼聲度曲鼻息與喉嚨相發
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
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
知醫爲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秦越人以此
得不艮欬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

溢言對主人未嘗暴僮僕之過所遊病者家
酒法食单豐約佳惡之數不挂齒牙其爲長
者如此
鍾子曰余還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
也余每見醫者坐而說理口如懸河考其實
如捉影其神躁也今世坐談者類是翁爲人
診脉精神與病者往來出入之至也與人處使
人意消偶俱無猜豈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

目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乎道者也非醫者也

白雲先生傳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

屨為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審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閩人林孝廉初文子寓居金陵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

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閑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合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

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未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濫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亦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况老賤噝唇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

宋登春皆以窮而顯噝於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舂傭書特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愼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更名如臯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子今戶科給事中應震任濰令考最贈文林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古愚先生父福福父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忠守忠數世上有避兵由鄱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黃岡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篤姿神端遠稍長厲志絕人爲文有氣里師

避之然益攻苦夏簟於松下冬則甕竇絮加足焉曰以吾從衆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自鍊使其骨可用年二十九始補諸生丙子己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賞之悲其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不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孝廉及廩於庠者分國中爲官氏弟子矣思午伯子舉其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歉其

學之不至將老焉稍與其同輩匿於文酒[illegible]
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疾革猶作重陽
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有孝友
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甘溫視寢膳無[illegible]
安節乃已母疾時伯子方患疹舍之侍母疾
走望請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
之尤愛季弟同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
將析箸泣數日曰吾乃生分然愛益篤孝廉

幼清能文敎如己子曰弟姪六身耳且老矣
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愛而
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或以歲儉自鬻
出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黨存沒待命者六
一爲計必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
書不能有所酬心雖安之而嘗隱然有憂天
下之心負經世才畧雅不欲出從有所[illegible]其
不平而時託於家人語以稍泄其微旨哉[illegible]

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移書問大司馬何
政若何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
猺若苗兵食充詘將士情整要害阨塞俱若
何必責對轉餉遼東歸問遼事如前曰身到
處不放過他日當事不出此授宛令手揭會
典律令于東鮮曰　祖宗道法當官謀斷具
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故不習
則疑畏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

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
讀會典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
課以爲喜慍又言宛孔道餙廚傳媚客若誠
恥之然古者峙粻肅遽賓至如歸皆必節愛
之主與廉慎吏所爲亦未有必忘賓旅而後
爲節愛廉慎者凡舉事依於誠恕乃可久太
易立異爲名伯子拜受教居宛數月病伯子
不視事猶從之出先十月召季弟往治米[illegible]

陵木至之日則屬續之日也從容取筆書處
也當事雲也作人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伸
子也又言某某有德於吾父母吾未及報必
勿忘遂暝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數年而伯
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世
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於世無校所儆
居火或謂公盍聞諸官公笑而不應豪倖其
配程孺人墓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為長者皆

此類料事成敗不失而不自幸其中以為功
而折人過出於實心無已甚使人嚴而不怨
久之人人各自以為官先生愛我傷其前棗
而改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子
曰予幼誦伯子應舉文以為有豪傑之氣亦
成進士後東鮮一紀居都比鄰是時為庚戌
辛亥間予誠不識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
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入都東鮮有所論

事中微制大使入壯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
如故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中心達於面目
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忍發口然世未
有不如此而能為端人者也今惜不得起先
生而見之覩先生誠子數事皆有本末從學
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藹嗟乎父兄之
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為大學止至善
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祭先生誠子

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舉
進士作高官為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屬
志絕人者以此

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浯嶼人也
諱霽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菊先生
其為同安人蓋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從徙
獨行者曾大父慕齋為永春縣掾史佐諫器

有法如是而令牽於他請欲上下其文者𦨭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爲重去此效齊虜僞卧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椽史所持是也何渠歸請如椽史旨世猶知廉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碧以學行爲諸生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四人公其次也生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大父授之經退務剌其

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疏奉兄嫂撫弟妹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椽史世其德葢永春吏舍三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末坐矣公內自念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真嗣父叱牛聲而泣豈必其父之不安於耕乎致身顯親子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自奮家居常攜經而鉏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有婦德勸公隨父之永春安有乎處而從卌若男子四[illegible]

父志也剏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授童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疏歸適大祲有港禁父携公請於令令試而奇之曰昔何仲默幼爲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長者爲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減仲默多以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於郡孝廉傅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令首拔之補諸

生有聲實舉己卯鄉試故事士舉於鄉者親朋率望腹爲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公耻爲居間而其任爲親朋所望者不敢後一身廉儉爲解歲遊學十九在外配陳安人以紡木綿佐食是時伯子復一年十五矣僕紡車下伏而誦史記伊吾汩汩從車聲燈影中出公歸聞之而喜可知也丙戌上春宣不第念父老且病思乞一教職爲養夜被酒恐

動夢如身在經者驚慟馳歸父果病病良瘳
已丑始得補玉田縣教諭抵延津父訃至十
痛幾絕復除補閩之長泰諭凡孝廉爲此職
者得題其銜曰署明其非守官也外貧其祿
而心厭薄之公曰否有祿即官也何署爲且
署獨不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
寛栗劑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
者邶庠有某生爲悉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

誣爲督學使者白之某生持進謝辭遣之果
午聘同考試湖廣所得士爲今光祿少卿朱
君光祚工曹郎馬君天錦大參張君之厚凡
曹郎楊君世勳侍御周君師旦先後爲名碩
孝廉楊君繼哲王君德純史君繼勳凡八人
進士者五人焉乙未遷蜀之樂至令樂至在
蜀西北萬山中去閩萬里是年伯子舉進士
年始二十公忽忽不欲往雅不敢以子貴薄

遠官不爲念始者欲用經術自奮祿不逮養
庶幾要一命於逝者遂單車之官而陳安人
用紡佐家食大率如孝廉遊學時至老死不
知吏人婦之榮且濶也至則道茀不可行候
不在疆入署几塵厚而突黔薄也公曰令起
措大堪此易耳邑荒土瘠令之責也柰何乎
爲令會有採木之役木所產在夷僰箐峭中
人獸迹絕官給錢募民役懸格啗之耳約事

竣而給之所以給之端不可詰民先出錢所
給多不能讎其直桀黠者多相規卸免後先
相壓單樸者始承其末流官竟不得其要領
公下車卒出不意徵父老數輩人給筆札令
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臆疾書勿移時
勿交語勿易辭書已即收之爲之稽糧冊以
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屋之多寡然
後栘示占役者於門丁弱賦強則出金助往

募者屝屨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鞿其誣報及妄求免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延畚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大義諭遣之民始勸往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格公以蒲十報人服其幹採木罷聽有旱疫之眚多方勸撫之然於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壹以三尺始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若平日姦富厚蓄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

爲非吾特與杖困魚辱馬顯示平民使知其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恃此耳邑故無制科渫惡民入貲爲臺司椽史意有所仗視邑令猶屬耳毎謁令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椽史能以法振令𢡟弱公今作令又以禮抑椽史之強易地皆然其理氣不可奪一也郡司李行部者厲氣鋤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公所部監司鈌安縣

兵備使者來署望公意氣用餉爲名檄責縣額餉金未輸者數歲庫有無礙金乎姑取數百來公大驚歲輸取庫符歸報安得數歲且金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知使者氣塞止不檄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於公及前諸椽史不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盜獄未竟捕一庫子侵盾者其人亡走而公繫質其帑猾二人醪食盜及所捕庫子資之

冤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令無害悉杖繫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入賀使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滙預如袱舟蕩不可止取石代裝舟子歎爲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携幼而入相見悲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廉吏妻也促伯子還京朝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明年公與陳安人相

繼卒陳安人者即堯俞女弟也幼資父兄最
宜室家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
所欲爲於父母者屈於位然未嘗一念忘孝
所欲爲於昆弟者屈於財然未嘗一念忘友
所欲爲於民者屈於地於時然未嘗一念忘
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知其欲爲
而有所屈也伯子郎秩滿得封如其官矣公
淒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爲學勉爲官不得

之親者自爲孝廉至宦歸二十餘年僦屋而
居瘠田十餘畝義不以貧告人與人處廣情
而約義勇於施而怯於取其移病歸也方有
征播之役部署如初政臨行猶奏記督學使
者廣試額彌彌學行而恥以吏治見短所至
科條可法然不爲名將解邑時有賕無主名
者二百金不以汙歸橐亦不以聞止籍置之
而已伯子借得郵符爲公歸途計匪之不用

平生惇行雅不欲以以文名時取達意傳以
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我敲門人話僧
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常爲客
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晝丞水越
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
兄等句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
爲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
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內省

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生其言行大
畧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子曰所謂伯子者
即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人情豈能無欣
敬夫故傳先生乎哉然惺爲蔡先生傳亦傳
其爲蔡先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因惠
子遂亦奇士與子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爲遂
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爲蔡先生傳也亦
然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參某公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參宦遊四方於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於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應對口畫其初終當否輙不爽少參爲之心開胷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參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

憧一室中往來惟筐筥管蘥是問孺人以二女兒擗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既適淳齋公値簪紱累葉後于姓家衆稍習於奓孺人入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於善後者使其家意願嗜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椎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奓者慙服改心從焉事翁嫗備思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於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提於楮籍心之所識精於握算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爲奸利然亦不純用摘發曰用其力不盡其情敎其子即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

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恭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葢其喜爲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訌內怵終亦不能願息暇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啓口是爲家誠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涉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率類

類今年老形神明銷衰乞無所須惟不能忘情於立言者曰匪以為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昆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為其為祖母也令伯乞身於君而張子乞言於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於以代其父為母養者豈有既乎張子者商甫也名國爽今為吳中佳士云

隱秀軒文列集目錄

隱秀軒文列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論一　經

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卽在不必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不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今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事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

賦之傳若毛詩者乎概以詮說賦之既傳之義
與詩之本義毛公與義未嘗不合也其故猶世
夫詩取斷章者執斷詩於彼而無損於此世
無所乎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遂於後世
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
已行矣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
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
漢與宋而是己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

盡於漢與宋與己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
說詩據小序每云詩必欲指是人云事實之
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以無其事而不敢
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闕猶爲足
人云事者又未必皆誣考亭注有近於者近
疑者近陳者近累者近迂者近膚者考亭之
意非以爲詩盡於毛是注即考亭自爲說詩
恐亦不盡於考亭之注也況以爲最下者哉

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於是者神而
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
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
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
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
國家立詩於學官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
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
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

間括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稍爲之導其滯
醒其癡補其疎省其累與其膚徑其迂業已
刻之矣興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
徙已覺有異於前者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詩
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
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强
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
蓋詩之爲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

欲使宋之邪異於魏漢之不異於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於作詩者不幾於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而詩老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

隱秀軒文列集目錄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閲

論二 史一

鄭莊公

鄭伯克段于鄢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

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臾為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為事非必以其能為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以著[illegible]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為也如以曲沃武公待

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為圖已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為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肉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以滋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逃一字愚頴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

泉一語懸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
足明莊公之凶而役矣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
而莊公父讎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
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
九世之讎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
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傳曰諱與讎狩也齊

侯能爲其祖復讎於九世不愛於紀侯之賢
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讎於今日何愛於齊侯
之亂乎復讎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
單伯逆王姬王姬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
傳以爲其義不可受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
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
之館於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
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
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
王姬主婚於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讎齊
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
其理也乃郜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
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
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
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
穀梁於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

存一復讎之義也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
在我而於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
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
戰其謀身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
用曹衞爲主曹衞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衞猶
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曹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從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救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

索救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荀林父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明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縠之

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屈聽縠殺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進閫以外君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縠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

大夫先縠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淸先縠召之也坐先縠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縠晉不幾失刑乎

甯喜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爲而又不得不爲在有以自處而已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疾召喜以父遺命與

公子鱄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然而殺喜鱄
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旣出復入入而負喜
及公子鱄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
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
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
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旣入之後喜不
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
侯膚侯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
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藏寶僎知
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鱄
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
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
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孫氏以解
其出君之罪而獨為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
以復其君豈眞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以
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僅必欲復其君以

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於君矣喜其
勞謙畏愼求免於里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
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
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
既入之復不知所以自處也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内政而寄軍令為
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為其人其國之人之意
化為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為合散之
以為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
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
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
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
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
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

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與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於民寓將於兵相生相藏猶倣其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其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忽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忽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於治

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覩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日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於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造端也分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治散之以爲專者也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爲所欲爲必擇其所易用者而先往焉時爲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强抑亦

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可是合從非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敎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欲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於秦者以爲知是而吾之說得

用於秦猶愈於刺股流血揣摩朞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朞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於秦可見矣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而必往焉以其易用而可爲所欲爲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也無道之天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王可以

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固遊士之所必往也時爲之也

陳軫張儀

張儀於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於儀者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絶齊楚之交今儀以商於之地欺楚令楚絶齊軫言絶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絶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於秦而取償於齊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於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於儀楚不見欺於儀則儀之託於秦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

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弃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太秦王雖[illegible]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

較此軫與儀之所以兩並於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

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廧寓兵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居無事之時以

作觸類太公專爲處處可爲而亦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定之詩爲衛文公復國而作也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夫籩豆所用在榛栗琴瑟之用在椅桐梓漆然語有之十年之計在木禮樂者國之所不可斯須去而籩豆琴瑟者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者也若必待榛栗而後有籩豆待椅桐梓漆而後有琴瑟十年之中將無禮壞而樂崩哉若曰種

樹者民生日用之常也不必盡爲禮樂用而禮樂亦用取諸此也云爾古之善修備者孰有如文公者哉若陶士行之竹頭木屑與又倣其意而善用之者也

信陵君

古之好士者甚於求士皆不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不過而得之者也欲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

可以好士然所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措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趙王陰事及所遺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

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

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晉鄙符與合符而晉鄙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徵三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

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二客焉諫公子於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十人中其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十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輒美人造覽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

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

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爰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

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

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與益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眞係於帝秦雖百仲

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刼與

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脈針線固皆歸刼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荊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

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刼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刼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刼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

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隱秀軒文列集目錄

隱秀軒文列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論又二 史二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河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以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負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於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

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因其着
我發之於此而敵不得備之於彼者曰警着
敵備之於此而我引之於彼使不得至此者
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傷出而中起之敵
所不利即為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
不可敗而弈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
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又

帝王初與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
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
不敢動而後能為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
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
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
駕馭能蓋寓於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
而消之於未然韓信不以蒯通之說而不叛
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為也知反之無

能為而又貪反名信豈肯為之乎善乎信之
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
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
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
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
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
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

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
霸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
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
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又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彘
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為之所不能作法
於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概君雄

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爲私
古恨耳高帝病吕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
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
人者吕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
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
而觀其何以備吕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
已見其肺肝矣問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
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

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
然上亦知吕后之老諸吕之庸而平勃諸人
辨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辨諸吕又何
必除一吕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論
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
者必勃也其六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
使毫釐不差而低佪顧步長慮深思尤於[illegible]

安劉氏擺脫務他異然字中見之處於[illegible]
則帝亦倚有於諸吕也蘇軾謂不去吕后爲
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爭
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
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
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
吕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吕后欲王諸
吕問於平勃平勃順旨盍諸吕伎倆業已看

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
得不爲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
其際亦危矣

蕭相國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於國家大計而智不足
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
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
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

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汚爲術焉至
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於民
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汚之計相反
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恭
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
徒跣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
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其忌尚在
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

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曹參
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
學問操放全在用人並韓後則用項梁謝[illegible]
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illegible]
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啗楚則用黥布用彭
越用韓信定天下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illegible]
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
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
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
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
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
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
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
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囚參之醢乎之汙信越

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
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
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世
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
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
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

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言說尉佗稱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捺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

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享策力兩窮而徐以言辨立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安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之

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間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其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者言身爲侯鯖不出於杓筐籠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

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身之功止可當一言畏敬新語之奏而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於此也

[illegible]衛青[illegible]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
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
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
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
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内諱而青自以
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
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

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
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
士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
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收
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出收衆
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以軍歸或言當斬或言
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
分析衆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
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
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
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
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江充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鉤其陰故重告變

之法貫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
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
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
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於萬乘以報
私怨後雖烹臨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
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
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
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能

無以自固於止用之皇太子充盡頭之義[illegible]
託出無餘充雖强黠恐亦莫能自必然土猶
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遂
以博上此一話哉歎窮鳥困不得不出於巫
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illegible]
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
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弃市者趙也又以其

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
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
捷得之十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
持久令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
冤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十
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太盡復予縣[illegible]
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illegible]
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占今[illegible]
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
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
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
勿許然卒不能出式殺中式之毒忍出弘上
遠矣至巳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
欲烹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

生疚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
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平準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
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
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
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
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

而鹽鐵不敷也鑄錢利厚而錢終不敷也與耐金而耐金不敷也屬衆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敷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敷也非惟不敷而患矣而又因選舉陵遲廉恥相冒由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用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見而勢屈窮矣至於告緡之令

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天下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則即平準之效也或因是而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告緡與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視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

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貨殖

貨殖之說肪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執與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失其地理人事盛衰變化指諸掌其本末經權盡然管商之术而反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

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
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
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
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
物之說以為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
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

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
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
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
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
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實之豈
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於時而小用
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

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
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
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
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
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
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
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
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

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昔
人作此事係此來皆有原委史云司馬遷遭
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傳其以細
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隱秀軒文列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論又二　史三

劉向

予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入主之庸之足以亡天下也暴主終身悍窒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悟矣而足以亡者疑爲之也何以明之觀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絶望矣

所述言旨讜科之所及並進者由甚多疑
此范帶脩肅所以醸成漢之禍者不外於此
中間蔽而開闢而復蔽精神而日周始循環
於二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
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
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
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
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

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
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
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太
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反使堪
不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
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即其所
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
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

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
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
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簒漢之事不憚明言
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
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以
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
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毎一感悟毎一
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

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
庸以至於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
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
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
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於漢矣然何救於漢
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於國
而遂已哉

杜欽谷永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須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即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牖取後宮

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閒揜其目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爲式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於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轂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慙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慙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章死而不以爲冤而漢亦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於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

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於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弃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

覈計茲非其明著㡯功者哉郗超爲桓氏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歿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氣讅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於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梅福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顓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咪醫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云胸熱心欲定漢社稷於再紙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者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爲漢本領主意不出於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恥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恥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

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弃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禍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强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看

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執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於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开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开乎曰罕开之要領在我也罕开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

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开不肯叛於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开欲復合於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开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敕讓充國令其引兵從

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开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於先零之罕开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

不擊我矣此舍畢开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畢开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於心手乎

陳湯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葢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

與康居爲一後爲邉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二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晝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東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亦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文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於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

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脱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妬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

兩臂不能詘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北
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媿死妬功諸人至其
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
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閧且見之其靦顏
汗背何啻鈇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
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
一生動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
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

不出於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
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
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
衣被刀劒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
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
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
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
罪甚著當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

壯疾之譖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illegible]

王莽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
奪心跡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
權略皆有絕人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騃躁擾
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
闒豎也其言辭則病者之譫囈夢之魘也其
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場也所爲矯激欺

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誑娼女主而宰衡登
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
之成敗相爲始終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
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
家也次无后難老爲之主勢深而氣厚而甄
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
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子
孫脩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

其勢皆得而拾之矣如厚塘遂牢堅扃深鐍健黠者先爲之窺伺關發其中之所有囊橐儲販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捽裂投擲惟恐其據之不盡去之不速眞主相覿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之主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三國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互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而孫權則以爲援而不可圖矣孫之不宜圖劉猶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荆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於地其計豈可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蹴操於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荆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於荆州陸遜折玄德於白帝吳之計得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

之士有圖關羽取荆州方略極言吳之無懼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

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荀彧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覬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

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從衆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illegible]

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彧而取其實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

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侈而勞也

隱秀軒文列集目錄

隱秀軒文列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論三 書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事有不恒用之而時用之而有國者卒不可去焉善爲其所不可失者常使藏其用於爲國之中而待取焉夫所謂不可去者其所關

於國雖甚重然可謂爲國之一事而爲國者共事不盡於此也要以有國者未有不爲國者也其爲國也不善莫有善焉者矣其爲國也善莫有不善焉者矣苟爲莫有不善而此不可去之一事亦在莫不善之中故名有近危而吾不揭之以爲名迹有近凶而吾不標之使有迹不爲而無不爲爲之而若無以爲斯聖主哲臣所爲善藏其用非有道者莫能

與於此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寵國
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
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於人事善爲
國者取於人事夫戰守兵事也非有國者之
所必不可去哉太公以人事盡之此言爲國
也而兵之體用不出乎此嘗試論之君之實
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者國也事與人所以
爲國也故軌里連鄉之屬有國者之人也不

能外是人而別有戰守之人耕桑畜牧之屬
爲國者之事也不能外是事而別爲戰守之
事夫人而能爲戰守也夫人之事而能爲戰
守事也而吾不能取之而國始交病故三代
以前有兵事而未嘗有兵家凡以兵之爲物
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
有其家而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
世有不必習之人有其事者人無不可用之

寓井田而車徒出焉不言車徒可也畢蒐而
什伍出焉不言什伍可也蒐狩而武功出焉
不言武功可也妙於出而善其藏可使由而
不可使知意有所隱而事有所寄此非管子
之言古之善爲國者皆於是乎取之今夫安
定無爭內無盜而外無虜民生其時可以不
衣食而溫飽不屋居城垣而全安者乎衣食
屋居城垣凡有國者皆事其事不必爲盜與

虜也不幸而欲當盜與虜則溫飽安全之民
猶可往而無衣食屋居城垣之民不可往者
是爲國者之所深念也孟子以命世才生戰
國梁齊之王問盡心於國問保民以王政對
滕文公問爲國以民事不可緩對夫梁齊之
形在戰滕在守使孟子盡掩其君臣之耳必
使不爲戰守之言而東其手足使不復理其
事獨以田里樹畜經界數事當之三主者將

堅塞兩耳不待其辭之畢也戰國之世亦爲用孟子爲哉觀其言曰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若曰其所以戰守之道不出此而取之耳請以太公人事之說實之凡爲國者不能使其民無耒耜鋤耰蓑笠之用而蒺藜矛戟干櫓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無服牛乘馬鷄犬之畜而營壘轉輸伺候取其中不能使其民

婦不織絍男不平壤而旌旗攻城取其中不能使其民春勿鋤夏勿耨秋勿刈冬勿藏而騎步儲守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田無相伍里無吏官無長閈垣無限而約束符信將帥隊分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勿輸粟芻治城郭溝渠而廩庫塹壘取其中不能使民勿爲者所以爲國也而能取其中者所謂藏其用於爲國之中者也故戰守者兵也兵之爲道奇而

吾所取甚平其情隱而吾所取甚顯其名危其迹凶而吾所取甚安甚吉善爲國者近民能奪其所爲奇者隱者危者凶者而以平者顯者安且吉者易之豈非修事之謂哉吾又以爲無治法有治人三代尚矣有鄭白之人而後有開渠之事有李牧之人而後有畜牧之事有李克之人而後有盡地力之事有晁錯趙充國之人而後有積粟屯田之事食其事之人非創其事之人創其事之人非守其事之人善乎武王之言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夫修事難任人尤難任人難養人知人尤難夫安定無爭天所假以事與人之時也得時勿怠怠則失人失人則失事失事則失國於是舍其所以常然之道而出於一切以求之其說曰以饑勝飽以寡勝衆以不習勝習夫所以使之饑且寡與不習者其故豈可得

工哉夫以飽勝衆勝習勝者中庸之所易反是者賢智難之制勝者不取于中庸之所易而萬一於賢智之所難此以其國卜者也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旣曰食與兵矣又何所逃於富强之名自孟子折梁王言利利之爲言攻如殺不辜取非其有也云爾宋儒漫然以富强解之使人諱富强幷諱兵食豈不悖哉强生於富金與粟皆富之資也管子論金粟生死寧生粟而死金金之用紓不如粟之用直富之中又審所取焉古人謀國操術之約責效之核持論之精如此豈苟而已哉富强生於兵食兵食出於耕戰管商耕戰之說皆出太公而其本不同爲戰而耕者秦所以暴也用耕以戰者齊所以霸也耕非以戰而戰不出於耕者周所以王也故曰非有道者不能與於此也太公是也

隱秀軒文張集目錄

隱秀軒文張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策一

問信者國之大寶乃顛倒駕馭又有貴於不測者不測又何以信也唐虞三代道法相維何嘗以不測行之豈其作用反出後代人主下乎　皇上聰明彊智俯視臣民前代無比久道化成其情僞短長靜觀已熟有何所出吾彀中而必用此神變不測爲也其亦可頻用之而長守之歟若頻用之而長守之則又丕神不變矣安在其不測也夫治天下曰道曰法言信也而又曰權曰機曰術三者似又皆以不測爲言宋臣蘇軾乃謂舍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豈舍此

三者而專用道法亦有並行不悖者乎

諸士其析之

人主可以使天下不吾測而不可使不吾信其於天下也不能有所必信而終不能恃其所不可測夫不測者至神至變之名出於偶然而不足恃者也恃吾之不測以實其不信之心則將頻用之而長守之頻用之而長守之人亦以為常而不之怪則是天下之不神

不變者反莫大乎是而吾之所操始窮古帝王務持其所不窮故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為心率天下聽於道正直坦易使天下油然不肯離於其中三代而後民自以其心為心故率天下聽於法整齊嚴翼使天下肅然不敢踰於其外天下無不可信於我而吾無所用其不測矣哉 皇上聰明彊智時數邁古默識靜觀察天下深淺既久既熟視天下事民有一出其彀中者乎即嘉與天下由道守法明白易簡於以恭已太平有餘而 皇上以為如此吾安用此聰明彊武為也於是不能不別有所操奚以明之用人行政治世之大端也以為有人不用而未嘗不自用其人以為有政不行而未嘗不自行其政 皇上自以為至神變至不可測吾如此可以不信天下可以使天下不敢不吾信而又可以聽

天下之信與不信然愚生觀天下人情不盡如 皇上所擬也其始猶以為 皇上有所猜有所玩有所恪三者皆一有所出之而卒不得其徵直以為倦而置不理爾以為其中無所有爾以為混混莫辨爾譬持刺而謁於貴者將命者延之入延之坐延之語主人若將出久之不出以為竟不出且他有所之也譬持券而貸於富者居閒者難其事展其期

嘐其約而復一而知其中本無可貸且他有
所竊之也譬持古玩而求售於賞鑑者口亦
沈吟目亦流視手亦摩娑察其神似原無所
解且意不欲購力又不能購而姑以爲名也
是其始皆出之偶然久之人且習爲常而不
之怪故易窮也今莫若借其情而反用之欲
借其情而反用之在就人所習爲常者仍出
之以偶然而若不爲意請言其凡輔臣者

皇上之心膂也　皇上欲使吾之操柄皆不
爲之用而又欲其人之才力堪爲我用是以
三十年來姑進姑進不進不退似常有所極
專者著之胷中而又不欲有一極庸者著之
眼中世有不專而又能不庸者吾孰從知之
則有以召對批答之法失才之能否亦見得
之心之邪正再見亦見得之使宰相流品雜
人主情形習而朝廷職務與宰相心手習其

不大專而有才者馳驟而不慮其有餘不恭
庸而能自守者坐鎮而不慮其不足彼皆所
能用我而皆爲我用此處輔臣之道也大僚
者　皇上之手足也夫部院必有左右卿寺
必有丞貳非獨爲一官一人一人一事人有
品士有志朝有法岳牧之不能無四凶舜禹
之不能無巢許勢也故矛必二弓必重凡以
備則可以去取而缺則不遑求精今缺者不

補補者不問其人且誘之來補者不來來者
不問其人執之勿去則上不能無苟且含糊
而下益爲頑鈍滯鬱且使今日欲去不能去
之人即他日求來不得來之人朝廷絕法[illegible]
大夫風節無一可者故必備員而後能[illegible]
陟還之　主上是非還之天下出處還之[illegible]
人此處大僚之道也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
也　皇上槩以爲沽名皆進耳借使天下皆

不愛名譽不愛爵祿遂以皇上之安得而撓
之皇上恐其效重而愚以爲勢不能使老
必輕言也上不以爲可業有可之者非
惟可之且陰用其言矣一言也上不以爲
不可業有不可之者非惟不可之且陰不用
其言矣其可其不可其用其不用不在言者
則在下之聽言者而皆不在上則何不覺
以收其議論而嚴以課其職業而上始有

其重此處言官爲道世至於大政事大機宜
如宮闈朝廟藩服邊方士風吏治待舉待修
者不知其幾皇上似但取一二極切要不
可已而又極尋常不足疑不難了之事雖庸
衆之君所不求而必得者故爲之茹啞俛綰
用以綴臣下之心杜耳目使其求之如呼不
與海僮而得者則如禰所自御而又並其
留其半使求者不厭猶有所求而得者不幾

別有所得若其所求所得皆臣下之物可勝
以入臣揭以與人者也四十年以前群臣猶
望朝講郊廟罷權使諸務今自婚葬得
旨外不過日夜望儲宮講讀補大僚下考選
數事而已此外不以爲新奇必不得之數則
以爲迂爛不必聞之皇上自謂得計而
不知皆誰之事也然而不可以此料君父
也穆聖舉事出人意表方其藏於穆然兀然

之中如淵之深如山之重人且見爲定理爲
常事及其發於忽然卒然之頃則雷電之作
驚而江河風雨之驟至也如近者慈寧之
譽固祖宗百靈特垂此異象於不祥之以
以動未堅忍强力不易動之主上果亦出
出見廷臣天顏清曠疑者釋否者通鬱者動
疑者寂然所謂幽者僴然借其情而反用之
之效也蓋道揆法守之曰信道曰信度而速

子曰權曾子曰機孟子曰仁術之三物者無乃旁移轉徙而不可信者乎非也權者衡之經所較不可必而無不較也機者箭之括所發不可必而無不發也術者四達之塗所由不可必而無不由也不可必之謂不測無不然之謂信蘇軾所謂去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蓋用此三者與道法相御相濟而行也若是則雖頻用之而長守之而愚不敢以爲不神不變也

問朋友列達道爲五而又皆居其會以爲用乃所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與君臣相關何也詩言求友何至遂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非以其信與觀苦交道有異常情夫既云知我矣何不舉以自代已不相能矣何知其必薦巳厥何以數僕向何以不謝河曲折趙穿之躁矣穿出而身與俱出胡以不幸其敗伐蜀駁司馬錯之疎矣錯未行而已先行何以不忌其成乃至生臣死臣覆楚復楚立孤死難何不同若是然皆面相質而預言之初終不爽信矣於和平何居夫信友獲上既合爲一而詩所云得罪天子怨及朋友似又分而二之今君臣朋友之際其難猶未至是夫亦有所

不能自信而信於上者而未可謂獲上之難乎是宜深自反也故信之說願諸士索言之

人與人相與也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中亦何嘗無朋友哉然必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何也嘗試思之人於數者之人蓋有偶然不相接之時而又不能不別有所接別有所接而若不相識相識而不相關則人生之

趣至此時而幾乎盡孰使之幾盡而復生者
其朋友之交乎按其迹但若舉數者外所不
能收拾無所隸屬閒剩浮逸之人委以爲歸
而受其所有餘究其用又若舉數者中所不
能與共六不可相分泮渙虧缺之事待以爲繼
而周其所不足則雖不欲專立朋友之名與
數者而五不可得也伐木之詩言求友不過
飲食歌舞之事精感幽通至於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朋友之道乎格神明而況於人乎何
者信故也孔子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
觀友道於君臣之際者愚生知之矣蓋此兼
流品所聚相引相推而君臣之道藉朋友爲
與立名利所生相引相推而朋友之道至兼
臣而易衰盛衰之際疑信所感上與下得失
之關也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
者故其時之師濟無論也雖亂朝險世苟其

氣類相求必有所不可解者人之聖賢無論
也雖偏人奇士苟其肝膽相照必有所不忍
負者其志同道合無論也雖分途異趣苟其
才情相慕必有所不能舍者其永好久要無
論也雖中乖晚隙苟其夙期相賞必有所不
能忘者管仲之於鮑叔其知我至比於父母
仲且死君問鮑叔牙何如仲不答知叔之工
於知人而拙於自運也仲舉叔是悞國且悞

叔也曹參之於蕭何已不相能矣何且死人
疑誰代何者參知其必薦己知何之急於公
家而緩於私嫌也何舍參非負參乃負國也
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惟宣子之僕是以戮
之非其人僕未易戮也祈傒脫叔向於死惟
祈傒故向可不往謝非其人不謝不可也河
曲之役穿欲戰盾不欲戰矣穿出而與俱出
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何以不幸其敗國之

歎其可幸乎伐蜀之議錯曰可儀曰不可錯未行而先行至城闕邑里皆儀手置何以不忘其成國之成其可忘乎管仲召忽之事糾也一曰子爲生臣一曰子爲死臣伍員申胥之別於楚也一曰我必覆楚一曰我必復之程嬰公孫杵臼之在趙氏也一曰立孤難孰勉其難者一曰死易我爲其易者豫道之不虞其決分任之不必相侵各擇其志所能爲

所不欲爲其力所能爲所不能爲其地其時所得爲所不得爲而卒皆無不爲何其信也是其意皆起於國家不起於私交即眞爲私交而原不爲勢利思以爲眞有爲私交孫爲勢利之心則雖不盡爲國家皆可以自信而不見疑於生不見疑於生者獲生之道也公天下無人而非友也無地而非交也反而思之有生不用其言死而流涕如孔明之於費

禕者乎有其友巳死不惜身爲優伶表其身之廉以振其子之困若優孟之於叔敖者乎有其人巳降虜既與之友不廢交情賦詩錄別如蘇武之於李陵者乎有既以名節相友寬其人熱中榮利而割席規之如管寧之於華歆者乎有受其恩禮終不可屈而終報之既已報之而又以死脫之於厄如關壯繆之於曹公者乎有當人強盛能亢異同既覯衰

危反與憫惻望屋奔亡具舟相待如王江州之於王應者乎有廢其人使之咄咄書空而猶稱其有德有言如桓溫之於殷浩者乎有既相仇殺遇有與會輒爾相思如王忱之於王恭者乎有素負時名與之友善功隳名敗上書相理寧與同罪如杜甫之於房琯者乎有以黨友牽纍念其親老以近易遠如柳宗元之於劉夢得者乎之數者惟武侯關公爲

國家居多其餘則皆為友耳要其根底皆曠
而不畢其胸中皆特達高遠而不沾帶其情
皆眞至而無飾其肝腸皆熱舉此皆快而不
悶其識力皆專定途皆直遂而無依傍無紆
廻雖不必盡為國家而用其道皆可以獲上
何者信故也孔子以信友獲上為一而詩則
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又似分而為二今君臣朋友之間其難未

至是也　聖天子深心慧眼無所事事而高
其視聽誠有怨及朋友其人者　聖天子必
不以為不可使而罪之愚觀今之交道得無
有不能自信而輕且疑於　上者乎請以眞
心反之蹊徑破可也不破可也而人才不可
不惜眞有惜人才之心無蹊徑可破矣意見
化可也不化可也而國是不可不定眞有定
國是之心無意見可化矣嫌疑忘可也不忘

可也而國體不可不存眞有存國體之心無
嫌疑可忘矣議論省可也不省可也而職業
不可以不修眞有修職業之心無議論可省
矣夫眞心為朋友可以取信於　上而況眞
心為國家乎夫有初乖而終懽者廉藺也寇
賈也有相反而相成者房杜也姚宋也司馬
光蘇軾也有進而爭退而如故者韓范諸公
也凡此皆不害為和平即不盡和平而不害

為眞心眞心之謂信信故不得輕且疑之而
辛收獲上之效今使深心慧眼無所事事之
聖天子視聽於　上謂此屬憧憧往來不起
於國家而起於私交且不以為起於私交而
起於名位雖風雅波流之中不無特立之人
木落石見之後不無徐定之日　上但以為
天下盡如是而長此不反則舉君臣朋友之
間遂無一可信者而天下事殆不忍言之矣

隱秀軒文寒集目錄

隱秀軒文寒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表一

擬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弘治十五年

皇心軫軍國之需敢曰已安已治 睿識出臣民之上必思其復其終立國何先兵農爲本知人則哲聖賢其艱道有貴於綢繆事不妨於商榷雖問而必對儻言其所知 臣大夏臣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實天子爲國脉人才之計鳩民訓武則有司存論士辯官匪異人任在臣職寧辭經畫乃君心尤切咨詢召對平臺豈惟故

事敷陳前席具有深衷第斯謀斯猷止可近詢於客勿好問好察似難泛及於卑疏未有由安民而及知人與部院而談內閣猜嫌盡釋格例不拘如此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敬日躋　亶聰天縱出　英明於渾厚之外寓　廣大於精微之中軍民之利病盈虛談皆上口宮府之短長邪正較若列眉留心於國計民生罷中使相沿之例　銳

意於用人行政定午朝專對之規如此虛懷豈無實驗太平未兆實由　上聖臣愚　清問方勤每欲朝嬰夕側謂二臣爲謹慎期一德以昭宣不厭再三務求畫一語及軍民失所何以爲心猶令　君父多憂是誰不職二月絲而五月穀誠如　聖諭所云南苦運而北苦操填者臣言曾及第望治亦難太速郎更端恐屬徒勞其在于今惟期以實心而行

實政歷稽諸古誰非以治法而責治人苟無倦而有恆自先難而後獲此則矢心之告敢爲出位之謀乃又蒙　諭閣臣健長於計事疎於與人蓋如健者久與同朝素識其休休之量兼爲執友且知非憒憒之衷意者大臣以薦士爲忠寧過恥勿過棄庶幾　聖主以憐才見諒有不明無不誠但恐　上能得之健而健不能得之人事所時有即健不負乎

君而人不免負乎健咎則誰歸雖其心本無他聽其言而信其行不害爲君子之疎苟其識有未到得其似而失其眞究且爲小人所用在宰相無心之誤不必顯言非主上先事之明誰能洞見因思皤皤元輔本老成持重之人尚不免疎虞以煩　聖慮矧乃碌碌二臣當拙劣就衰之日又安能開濟以佐時艱將恐託之空談終無裨於　盛治敢不進

忠裓邀宣德達情仰惟　宸意淵微有所對尚有所未對退覺愚衷感觸得所言并得所未言不敢以告於人因而自省諸已伏願視民益若勝予如傷如保進賢似不得已其慎其難務除煬竈之奸以廣合宮之聽庶大臣法小臣廉以交警而成交泰邇人安遠人恍有外寧而無内憂矣

隱秀軒文來集目録

隱秀軒文來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奏疏

脩省疏代

具官臣 某 一本爲 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乞

聖明亟爲脩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事臣聞天地人物之妖靈蠢動植之眚自古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災災之不常有者

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有所動駭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於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 皇上纘緒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啓改元則自今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時而遼東以日暈告矣京師以風霾告矣臣不敢以占候家幽犢之言論論其至顯者山

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爲塞何以不於京師而於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徵極於邊疆而其源始於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徵爲昏爲震何以不於四方而於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徵始於京師而其流必及於四方可知也雖然自　神祖末年靜攝已久其妖變層見疊出蓋有不止於今日所告者脩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

而淵默之中槩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災異之事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於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脩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於無數則以爲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於　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興　神祖所習爲不以爲異者恐　皇上欲復襲之以爲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刻責各脩職業各指意見務倂大道以襄助盛治開濟時艱外　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於遼東者其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於京師者其流決

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若無所不謹而外討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脩明賞罰內討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宮府之藩若何破氷炭之形若何芟釜竈之膈又豈待臣言之畢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衰缺無象不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厚集也有數未積不尤悔一念成之有餘一二事之愧怍千萬世

補之不足交玩則姦雖小亦足為隱禍之伏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為新政之助敬怠治忽之幾是在　皇上一轉念而已臣某以負乘留臺而忝庇秩宗脩省固有同責災祈尤待與聞謹效瑱覲自同芹獻北面拜疏無任悚息危懼之至

隱秀軒文暑集目錄

隱秀軒文暑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啟一

奏記贊善孫座師牋

某進愧中庸退慙狂簡雖材出荆山無當棟隆之用蒲生董澤曾非弧矢之資本以短木兼之奇數偃蹇諸生回旋一紀刖足寧止于三敢自題爲貞士折肱徒至於九終亦媿夫良醫處下寧辭於積薪彙征敢望乎連茹不復自意恭遇大師臺才爲國華道稱代寶身本玉皇香案之吏職惟金檢秘書之司癸卯之秋來董楚試銜鑑在心弓旌在手遘茲白駒振鷺之會能無奮翼濯鱗之思自顧何人謬蒙清舉爨下之焦桐以草弦賞音者爲之濡中之斷被之文繡取節焉可耳爾乃剪拂

使其長鳴琢磨之中器匪惟借之齒牙斯
已生其毛羽又思生長草茅戢沈圭竇何期
親承色笑快覩光儀即未能抽揚大雅固累
已沐浴玄風侍於君子之側步亦步趨亦趨
事其大夫之賢闇所聞見所見益目擊道存
心形俱肅實歸虛往鄙吝都除擬討借罷歸
益深自淬礪宋弘之舉桓譚詎稱不負歐公
之拔蘇軾道美相成敢云比迹私所其心而
酬對經心饑寒到骨家貧地僻不得盡讀天
下之書匿迹挫名不得盡交天下之士將欵
啟以終身恐譾陋而沒世乙巳冬季復遭內
艱計前此摳衣之日彈指三秋顧後茲負笈
之期靦顏何歲將無心以迹疎人因室遠謹
因敝鄉選人北面拜手泆盥陳辭臨紙悵然
但有瞻依

賀邑令程公啟

伏以寒林枳棘難邀鸞鳳之棲小草桑麻亦
借蛟龍之潤況荊之與蜀地又託於鄰封故
學而入官人互指為仕國以此因緣善舞不
須長袖幸而倚賴雅音得聆清琴恭惟台臺
老父母高厚毓自岷峨清深象乎巫峽豈期
小邑獲事高賢恭其露景星人人皆知其瑞
而和風靈雨處處且被其仁何君子之至於
是邪皆得親所親而敬所敬乃鄙人之容於
非士無由見所見而聞所聞然下車者數月
於茲已傳鐸乎千里之外雖云邈矣雲泥何
異親乎几席私有所懷願竊以請惟敝邑疲
而不衡洒而不惡其時勢之難易正爾相當
若吾君留以為教猛以為寬其施行之後先
亦自有漸苟奏刀之砉然亦迎刃而解矣惟
函牛不屑烹鮮先懷厭薄之心斯馴雉化而
黏雀積作鸒頑之土近者台臺明鏡不辭屢

照而井邑惠風已覺橫吹此無倦之實效而

有成之初機也將雍熙之化自兹而成且銓

諫之途從公而始非惟叨庇抑亦分榮無任

瞻仰寵荷之至

隱秀軒文畧集

隱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一

隱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叅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令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爲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爲二也嗚呼賢則勞愚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某輩與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內外別成一景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幽恬淵淨者膽決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淵淨而可謂眞揮霍弘才者公其人也

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豈是下根人所爲某以爲學術經濟識者於此可以潛窺某非能爲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於某眞所謂十倍曹丕讀公之詩知其人今寄其簡逺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爲諸生其聠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

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惜才異世之荒豪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耳其貧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上有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illegible]幸甚幸甚餘緒煩具扇頭五詩兼金逹餉不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建祠非公不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則卻辱矣辱矣

與徐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此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於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曰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滿紙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廿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具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又

廿二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志已成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力既不發太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黥補劓法如此運筆黥可無息劓可無補英布鄭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謂不可不忠於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密戚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略處反詳之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與矣無遺恨矣非獨志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不易削削則不成條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怨衆怒弟任之誣

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忘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捏手不得小巫行遝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而是世界不平事亦平事便是奇奇事當傳乎與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今刪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目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刺不已詑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周衣計也

與王穉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眞初盛者而有眞中晚眞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

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呼也眼見今日半兒兹剩打油定鈹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趣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審移暗廢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也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眞有人跡矣此亦一時彼亦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寄叔弟恮

得弟寄詩與茂之書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於我奢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處竟從古應募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難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尋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眞得老杜骨法可喜諄二之望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於此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弟於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沒途逕甚多甚遷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於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於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之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弟者將深

意但以身爲本其未有不甚衰亦宜養病讀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作官眞無味何時得致一命於父親衣食粗足兄弟觴詠一宅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月三十日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寄弟所刻骨不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

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即作者亦不自知弟任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七贊三跋從黄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各根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札及示詩兼春詩託茂之寄

致茂之既北首想竟浮沉也譚郎友夏楚之才子也比於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杜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意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歎可笑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

精而窺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讀書專就兄于里南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報座師雷太史

僧方厚至得師七月二十六日手書知五臺之遊甚適甚滿當時悝肯從杖履書至之日便是還都之月觀政進士旬日內有何正務

可妨乃從長安塵土間錯過甚可惜也百泉寓目後想徑還家矣明年歸楚可謁師廬聞所未聞也有便足即刻面發猝不能備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荆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

在不使人前知若無無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

答馬仲良

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覩年丈怡怡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儻不過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口授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札中兄得無驚喜乎旅病之人覩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為絕筆不意此段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與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端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者証

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竊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蔡敬夫

向公官楚而苦其與某遠也今益遠矣向某猶得數四與公書札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札詩篇而公未嘗與某遠也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想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旣遲

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書城偷墮無用讀書作詩文爲書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所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曰詩歸稍有評註發覆指迷蓋舉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於世者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甚

人其行徑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玫泚鑑子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其意畧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茲以往得移郎署出傾民社漸與詩文疎故寄意刪落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

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晩儁某今日之事恐又當作公他日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然耳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未能自西陵遊後斷手於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共處與精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爲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二卷副本以候公使至

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讀亦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爲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詩書言及此詩文眞不得作第二義惺眞不當妄作詩矣其不能並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詩文與白業不當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實與不[illegible]與仕宦去白業遠然虛談白業亦易山水[illegible]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

實人故與公實心勘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日與公勘白業亦應若此夫詩何以曰歸歸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於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君所歸耳恐高建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惺詩文尚無所歸況白業乎仕宦言歸世以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久出之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者亦未能便了惺無經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文拮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于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

極狹極套者利其便於手口遂以爲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illegible]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熒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

拈出古人精神因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頭拱作聾瞽人燈燭輿杖寶於古人本來面目雖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諭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真熙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把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與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示云決不指此耳恨詩歸一卷未成不能錄數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有胸應

知遇此古心古道友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荅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於此與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為海內人倫謫仰久矣及先生之宦而某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

賤賢愚相去蓋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顧某於邸者三覿尋常君民之禮有加即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某屢謁先生於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數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人而接引後進有甚於某

輩之欲通手先生者如庚戌之三顧某於郡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

與譚友夏

弟册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久約之堅孰有如恭者而、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

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妬也往時三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刃割鷄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懷歸盡平生精力十九盡於詩歸一書欲身親校刻且博求約取於中晩之間成一家言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二遍取其事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册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晩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於他念千古一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可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即

偶聚故處而吾豈能後記憶夙生事乎念之念之可與吾弟恮同看之

又

曹能始淸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

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句為謀也則過其為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荅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

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躍然於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

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為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

言然和盤託出亦千古要訣婆舌爲此瑣瑣
不靈之人設色於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
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復魏肖生

幼時讀肖生甲午戊戌應舉文以爲有豪傑
之氣恨滯諸生久不免相隔及入蜀首以得
見肖生爲快而又不相値時時見所取士及

其士之文亦復有豪傑之氣一洗固陋闒茸
之習慨然笑當事者不務錄眞才不勸士務
讀書窮理而漫然以正文體三字了却衡文
之事作一段好話此不揣本而齊末之論也
以爲造士無如吾肖生得體者用之黔蜀等
處尤爲對症之藥觀丙辰會場事不意正文
體三字流禍承蓋幾匿於此由此觀之肖生
化蜀之績施之天下而其典黔試獨攜肖

生粵錄及先師雷太史閩錄耳不知有一二
語似否而很加許可豈自有其美而不自知
乎強草二帙益以韓非蘇秦之骨而出之以
歐柳筆舌者也某備聯聘誦詠而已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
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
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
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
晚哉

與弟栓

詩合六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
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
友也急處勿纖弱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
種才情尉尉當錄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
時此物終是暗遞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爲

安樂窩也逝豢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人書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居眞是當頭棒喝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三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苦業何時與兄參之

隱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二

隱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牘二

與陸開仲掌科　乙卯五月二十八日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　皇上臨御召見廷臣事日晡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一堂二十餘年未睹光景天霽日朗雷厲風

生此劉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　聖怒其拿送刑部擬罪之　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聞之弟於道長曾未識面而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於時事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爲今之時惟有閤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緣有譴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躭躭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反重　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後必曉譬臺省止其上䟽而以閣揭申救一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此使言官待救於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

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於消邪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爲道長一身一家計亦非爲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附答書　陸鍵

讀來教大快人心弟夜來爲此事目不交睫正所謂二人同心者矣昨弟聞此舉亦在日昃時急往叩劉道長不得面大率道

長之音忽以三十五年未見之盛事而盈庭
諾諾故欲建白一二不意遭　聖怒而不
得申其款只此一番光景亦見主聖臣直
之象今主上當時不杖不斥而發之司寇
此尤英主所難在彼時相公即應申救竟
默默以出令人不勝有君無臣之歎此事
既下司寇便緩便通商量必如台指以闕
揭婉陳密解為上策若大庭昌言必重
聖怒矣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首功之
事期于消邪萌結正氣存國體存此心也
天下太平矣區區獨知之契得臺下相印
證猛然欲飛敬當奉尊敎竭犬馬以期終
濟以慰知己天炎如爐長途自重只尺如
隔萬山欲言而楮難展付之神往望亮不
一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讀所寄並朱公祖辨論楚中鹽叢書所謂理

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粟仰
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
至卒有災眚常賦之内上有蠲下有逋而猶
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
可為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為之去歲適覩
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為必可補救乃事内事
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為無為同聲而逆料
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
無利於國與利於民而又且萬萬不利於官
某聞之氣塞塡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
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為之時凡有一人焉欲
起而為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
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
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為而後可哉惟其翁蒞
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遠覩其全
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

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苦而紓立法任事者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病者得瘳之分數於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綱册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於國於商於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爲綱册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不能爲見人爲之如已自爲之是則區區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粤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其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

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價司鹽者安能奪之况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二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即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許之責司鹽者令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於盡套之後或亦太久惟斟酌并擬往屬疏理後著

更煩翁著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鹽
包一錢之價雖減遞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遠
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以謝楚民
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
朱公祖耳決不可望於久因趨利之商僕甚
病瘳欲飽之後稍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
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
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圖鹽法使臣子
於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於臣子設
得一利便是一利再君懷於鄉評物議以爲
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古宦蔵賊去留爲
之六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者
局不終而鹽法卒歸於壞鹽法壞而後本處
不任其咎仍歸之於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
謂救壞之説翼屬挈帝吹其眞於利於國鹽
商與官之物也是無補於所謂我殺於鹽法

一事但欲始中終之衆覺婆心婆舌如此耳
幸勿罪而哂之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孤曰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惋歎彌日何足求
高於禰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
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
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
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
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
用智數如荀或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
其人狂而駿耳然其效猶未能遂至殺身姑
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療
孤始笑而哀憐之才士薄祿一至於是然其
山雞之羽文采可觀潔雜之性氣介堪重豈
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
又恥之偵其跳梁友藏然不能恬然貪孤恩

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胥之地然衡書告殺
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
若使游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
其就緌緌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駿之
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
之卽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
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
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鬬口語不能
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
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
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惡
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
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卽殺衡耳豈殺
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啻有十百倍於衡
者乎小儒愿子爲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譏

不聞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詭俗辨言亂政
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
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
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
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
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與騶可念則孤誠心
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
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
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
重名孤不殺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
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
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
將關羽亦臣隸之皎皎者曁孤掌股者數矣
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
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乎以
于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

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敝丈夫濟事
從古如此況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
知聊爲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
怪足下思之孤白

黄祖殺禰衡所謂虎欲食人不避豪賢斗
筲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瞞籠文當別論此
文正寫出一段横𡚁之氣其可恨又甚於
殺衡不知者誤以爲爲奸雄出脱耳

與熊極峯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棊局之變不見不聞
即上疏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時猶無切瓜
丙辰前情理略從衆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
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三
年所而始知之追其知之而局又變矣甚矣
弟之闇且鈍也徐從簏中檢台兄去歲兩番
回札與諸公同年書視與丙辰前相與情理
未嘗少變微獨弟即於弟之好友若鄒若魏
瑕瑜不掩視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
世局自變而台兄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
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於以觀
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
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唁聞此或一
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
謂交情二字只可於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

以之責人若士宦得失之際賣友得官此亦
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
刻即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
之未盡善大半生於不讀書弟向欲作二十
一史詳略附於各史簡末㮣括事文竊取其
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
於宋元勒成一書名曰史懐史懐者取謝康
樂懐抱觀古今之意今刻完九卷叁國至史

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速晤兄之因郭振老述還奉寄令娃過南都晤弟以其女字於京口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不盡欲言

與王以明

乙卯閒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爾時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語了之今稍知於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

醒覲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年交游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諭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於詩文忘却生死今承屢教寄示近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

諸種甘露之灌首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胎骨換盡蓋以明於此事爲一故兩得之弟親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覽小修匆匆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跡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

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於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忍處已於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看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實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眞以詩歸見處則此一書將藉此一語以傳某以一官殉此

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爲此乎一笑一笑

與林止嚴座主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戸光仕宦門戸豈必待一

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即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遽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頤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閒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

人術者云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爲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隱秀軒文往集

隱秀軒文秋集目錄

疏一 募

隱秀軒文秋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疏一 募

圓通庵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沿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

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庵者去鎮二里許郵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遠勤拮据感龍象之泣冀信者之哀苟能闢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忱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邑東西各有湖瀕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舟中倚船窗而下視水可掬可漱可濯可灑即不以爲佛國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集僧僧必置田飯之發願作玻璃閣閣計其費可三四千金而足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募者爲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也且夫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之肯先焉登是閣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漱可濯可灑者在船窗間樂其勝焉因是以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集僧僧因是以有田以無方之緣足有待之願且暮遇之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止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河漢豈其地之不東粵抑其人之不岸公邪請戲貨之老岸并出是疏廣之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必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況僧如三明者信斂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慳而諸經乃云以金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惟輕其身而重于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者舍此而畫其為可久也難矣夫眞能重其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為久焉難久者而務為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而已又將有所以為守之之道也是以古今畫重人物人物重佛道在作者伸紙濡毫之初已辦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者之久而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久矣萬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宇林子丞檝弟古度胡子起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為而成儀嚴慈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像之所為也已傷其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子惟明圖重裝褫之惺自書各祖出處其上夫作者願力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守者之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夫裝褫之於畫其於以為可久也差易不可謂非守之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謹識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予募褫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搆牛首羅漢殿夫眾生黑業不同造於慳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福利以勸人施夫眾生主施則諸佛菩薩遂主受乎恭施者慳之反也施則慳除慳除則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可作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而何愛以身為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

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舉念行事有不可言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舉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旦懺除之矣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懺除其為善念福緣又豈盡於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曰居士既身捐數百金胡為乎募也予曰裝褫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

捐數百金彼一切善人豈無感居士而共作佛事者乎若身捐數百金而使一切善人無由發布施之念猶墮慳貪業中此世俗輕財之說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

募畫祖像疏

祖之為言傳也不自其身而止也使止於其身是上自飲光止矣又上而自毗婆尸佛止矣於祖之義可若戲祖之教既不自一身而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以處而止乎牛首祖像百幅信心者多臨而嚮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方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藏清之可謂得人像成而置之黃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門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渝而圖新之聞其事而歡喜讚歎告三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功德勿生退轉第提祖之一字顧名而思其

義焉斯可也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疑也討宜乞於多法處乞於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討宜施於少法處施於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尚未有經也寺僧海林行腳

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悲惱鍾子廣之曰仁者無憂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於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於少法處機緣無妙於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全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已所生之國龕弊無法請於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龕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視娑婆世內尚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於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於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衆菩薩齋衆如來全身往送於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臨又免於菩薩自往之勞其踊躍助顯施之難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大部哉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七月十五日盂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犍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醼口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盂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

此非佛事孝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於水際作盂蘭盆會持尊勝呪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惺願選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惺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

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述亡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三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佛殿後插烟霄而亂星日爲震旦國中莊嚴第一者　文皇帝之爲也舍利往往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惺之宿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爲佛殿碑極弘麗想元末國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屠兵將之夷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與　聖主大雄大悲必有惜於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於以解其結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於火六十年而墻壁兀兀然立於烟霜風雪之中若得不仆者若有故焉然而復

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護法自度利他數十年如一日惻然龍象之泣重興信者之哀曰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伏濟縣官之乏而存　皇祖拔幽功德於萬禩非惟善信之極思亦忠孝之至情也於是捐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朱燬之伽藍殿相配

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爲疏以勸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鐵失守軍民糜爛無數名將大吏從之南都善信醵錢米不啻飯僧懺誦廣建水陸道場普薦忠魂惺實爲疏至中夜聞甲馬之聲雜風雨而夾星霜趨於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 文皇帝所以雪寃拔滯於革命請難之際者今遼

禍未歇河東腥膻所屠戮過當於往歲 文皇在天憯然於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止如前水陸功德方今物力告絀宰官居士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 皇家永此福田亦輸財急公之誼也

隱秀軒文秋集目錄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疏二　薦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棘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棣之歡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酬親恩未若資佛力痛念先嗣父某嗣母某本生母某體有

異於髮膚恩勤罔己亡弟某某情所關於手足征邁斯同兒無常父母共瞻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翕既具豈朔蚤歲四親遁奪其亞養胡補於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恥有甚於瓶罍念此碎心疚如疾首若斷五體奄奄氣息猶存難禁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者節屆盂蘭佛垂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閻浮最作善之人如惺一身之不孝不弟悔懺何追乃諸眷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儻嚴慈施援引之恩親蒙升拔令骨肉登清凉之域身願泥犁謹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冥心大道何分靈蠢佛所比之應類世乃謬篤上因非仗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

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名人節其貪嗔癡之虐惺等師友情關量其沒後或無往愆淪落老婆心切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資津送之功得出輪迴之路罔使平生正覺熱腸翻成有漏夙世文心妙識總墮無明速登彼岸永脫諸緣謹疏

薦亡兒肆夏疏

生進奇哀恩愛即成冤對夙迷勝果靈明反

作沈淪惟佛恩能將冤親匪道乃飛超永來
痛念亡男肆夏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敢
光宿愆不無現業尚未冠昏宜以未嘗算巳
不盈乎廿載貪殺淫其何自罪豈能積乎三
生茲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溘長
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
通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慘身
無慧劍識不逮於東門限望慈航惠欲要乎
西土沈愛河而作没人津梁罔覩向苦海以
求亡子鍾鼓何爲竊有癡心祈仰鄙願想汝
於人間地獄天堂茫茫何處報子以過去表
來見在的的安歸非惟藉彼脫離尤所望吾
導引謹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果華何煩代
彼典哀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
邊計得全嚴冀以供武服廼驅熊羆虎豹之
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爲功固有尊爵
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
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憾
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
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
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
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塲悶
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六毛將不成功
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
强死非其心瞋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
幽冤之氣或上動乎天灾恐逆招夫水旱則
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爲匪輕而從祥之關
我國家者尤爲不細某等敢謁國恤舍梯輸
而他求仰仗佛恩冀津梁之普度謹疏

隱秀軒文收集目錄

碑一

隱秀軒文收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碑一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圮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苟以恐斯地之不必爲寺存是委衆力於斃也夫圮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易可弗之修也圮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凡使之終爲寺有者定道也修之奚先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巋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

擻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前壯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狃予宣斯義亡逃轉者俾堅其守僉日盖哉單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待未甚終亦及之請覩其右荷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范公德政碑

徵吏治者必以言然有氓隸之言有文士之言一文士之標詠不若千萬氓隸之言之公也衆文士之倡和不若一氓隸之言之信也雖然此爲夫治行無實而藉文士之言以潤色之也云爾若夫實心實政加於上下達於幽明千萬人輿誦之衆亦共心許之矣乃或慮之於心而未能出之於口出之於口而未能傳之於世用文士之筆書代吏民之心口此從來史家循吏之所爲傳也豈可廢哉而

余非其人也銓部有范寶公者曾爲東昌司李余友王永啓督學山東嘗爲余言其人精貞簡遠有名士之風而不廢吏事余心儀之久矣公且入爲銓部疏理人才維持世運焉下人誦公之爲名銓部不暇知公筮仕之與郡與司李之一官而東昌吏民親被周澤優渥霑足若東方之戀袞衣南國之思甘棠又不必知公之爲名銓部所知者公在東昌一郡司李一官之政而已兗郡丞楚人尚君者公舊屬吏也姑順吏民之意取公官跡之在一官名實之在一郡者垂之樂石而屬余紀之其言曰公之爲名銓部予所知也乃若東昌爲京轄舟車孔道公之爲司李蓋畢艱相仍人相食之時也公巧出於誠捷出於靜寔心本於臟懷而多方行於無事事求甚而經營則若華太尸以疏里甲之蠹除馬鼎以滌

鄉傳之役事至而修救則若查粥賑以活道
殣置贍田以息踐更條捕蝗十議以採田稱
事已而善後則又若年豐穀賤酌爲買穀抵
銀之議增其直俟時而平散之諸如小吏之
獄必以情身處於無欲而墨吏望風去此雖
一官之職一郡之事不足以盡公乃東人所
以知公誦公者止此而已雖然立石誦公者
東人意也非公意也公無意於東人之誦而

似不能不忘情於吾之文是以聽其立石而
不辭子其爲東人紀之余猶記吾鄉从蔡君
作臨淸守時移書於余夫索余集云其意甚
范公其言與今周君之言合夫周君欲以秦
文代吏民之心只而公反借吏民之心與以
傳余文身操天下鑑衡少年隆貴而區區繼
屑屑然欲得疏賤文進述其言以爲重此其
虛懷曠識有大過於人者此公所以爲天

下名銓部也而借余非其人也

隱秀軒文冬集目錄

行狀一

隱秀軒文冬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行狀一

程次公行略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朗人也所居之地能使其地之人樂而爭有之業鹺於淮淮人惟恐其不淮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客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名道賡更名希皐字幼和别號弁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嗣勳先娶於唐生道文又娶於余而生次公祖與曾祖永安並贈侍中九世而上曰元鳳顯於宋又上二十六世曰靈洗顯於梁又上卅四世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蓋程之受姓遠矣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

口然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究
稍以世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
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舍擇人任時管商
之才黃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
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
鹽筴於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
其意入貲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
弟子口不言錢而淮之部署胸中略井井矣

歸籍其子母全而報之父念廣陵去家遠必
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山之勝距新安
可朝發夕至且曰廢著之道何地不可施敗
其謚於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可任
一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計者大率如居金陵
時然倍息者再任人之效也而客淮進亡卹
慕義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嘗貲其孝廉金業
丑孝廉成進士卒於邸舉券焚之人以此知

貸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稱程次公程次
公云云往來書問咄嗟削牘詞理可觀有陳
孟公之風浙之藩臬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
所請事至從子見陵於豉而富者躬囚服出
理之無何聞其父病跣而歸病良已反杭兩
月而父病不起居喪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
亦不復爲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爲隣延
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予門者

是也暇日輒與名僧坐斷橋遇緩步至者即
與伙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歲大祲穀
貴邑令勸糶首出子石應價爲之平丙午朱
所匹所委武林族子會計者又死顧影異鄉
將反淮上故業會姊之子黃歸自燕盛言燕
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返亡宕流
衆千金授之隨籍其家貲寄之宗人不責券
將盡室就道而黃之千金業付酒家胡矣公

一無所問而生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杭之故人迎勞之謂次公將爲武林入也公内自計遊莫如武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志風晨月夕隱囊照袋牛頭燕子之間殆無虛日而武林故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之計入貲南度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日矣會有脾疾就醫京口旋以次子婚至金陵雖瘠而神王暨以寒劇進暴下五日而卒

蓋萬曆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一先時瑄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學而歸歸則屬纊六日矣故瑄尤負恨焉娶方氏某女子二長即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鶴娶某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瑄篤學有志行將乞文以寵亡者於一時年位高名夷然不問而責於予始一歲中月數拜予門後一月中數日一拜最後一日數拜予憮然曰此孝子也傷其志爲具其行事焉

隱秀軒文藏集目錄

隱秀軒文藏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墓志銘一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志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　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竄改幾十二三屬纊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絶爲二紙書遺其尊人柴期公曰必鍾子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子可志稱明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謚之余惟長公幼淸蚤譽高才奇骨爲一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於諸生間或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

公之雠之必矣差得志於詩志長公墓者宜
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
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於所
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
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於是因之爲魏長
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
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
政生敬敬生應應封文林郎應生某以進士爲

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宦西安以中
子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
固奇之掌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傳目
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叉必就出應
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寧見而異焉異舊
嘗以文鳴世一時承嚮傳寫而君其時隱然
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
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

家郎君者籍籍若是欲一覩其曲折能否未
有問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
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畜
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史敬承西安公
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
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
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
王謝譚爲黃玉社工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

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巳亥流言起飲章
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脅以衆怒爲危
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
反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
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
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於有司
皆高等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
起其名訐益訕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

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辭矣
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眞初盛而有眞中
晚眞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
祧稍能自出語輒詭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
無而不知巳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
曆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
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爲奇快其後
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
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於詩君秀羸不
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
嚴其於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
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
自托於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
稺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奇用亂爲整要以
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余
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眞中晚用雜霸治之

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砢之氣橫佚之才眞
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
易世自覩面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
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詭其境地如此似有
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
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
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試
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
文亦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
生事聞遠近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愛之甚余
乃手削牘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
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
日六等吟悲憤謔浪嬉笑痛哭共面而呈同
口而出嶔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
道者今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
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

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
者詆詞被以佻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
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巳亥事而若實清謹
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
親信友無間言邪與二弟過於父師乘居獨
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淩雜及人臧否正色
止之初余虔前口語事發或自招要以此墨
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予廉無雜交雅重識

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間酬贈非其人輒
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
名足以休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
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
不能不借其名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
慕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
兩娶婦輒死甲午娶於譚即郡丞完女戊戌
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結譚君即狀太

易者郡丞長男也巳亥娶於田丁未卒有子
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
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
展其才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爲天假太易年
其所失職於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
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閒即所得志於詩者不
能遠有加于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爲詩
差獨富閒即享詩福富即專詩名是區區者

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奇哉鍾子曰天生異
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
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
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
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
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之名所本
無者或以其詩興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寔不
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態虐太易

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嘗習諸生
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朔公以
某年月日葬太易某所祔兩婦間余姑因太
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
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其
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
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矯太易命
爲今稱云銘曰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
安有以自樂也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焉有
以自託也予手後予存予手先我朽死而後
死者志於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焉知夫誰某
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惡其
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明奉政大夫戸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春宇蔡公墓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子于孝廉爲吾友魏
祠部定如乙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於
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於禮其居先
生喪易而戚亦猶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
南都乞言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
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
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
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
弗之敢忘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志其大
者志其大者而後其言可久也予覩先生論
邊材及對王相國數語深歎郡邑郎署中自
有具將相眼者而世莫能竟其用也因作蔡
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桂別號春宇
家世沛人五世祖楷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
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
書四傳生偉自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戸
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

樂清丞布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子四公其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嘐嘐古人與兄弟燕談數以已意於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漸之曰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真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十有一慨然

經世之志讀書取古人議論行事合可施諸者為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即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勦焉公曰種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勦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藉骨代為封賞徇從來邊患坐此猺性獷而樸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嘗事者

從其議即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覘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於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糴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於藏粟之滯且蠹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

刦而夫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誣其鄰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真盜獲人始服時旱天乃雨戊子擢順天府別駕有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襲伍如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子取代搧餉以為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徒滋擾耳暫得報罷　皇陵側有居民數十

家久矣中璫利之以爲且餓腹從之使公竄其不然力請如故纔三年晉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觕贏不下數萬可儭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権崇文門稅不敢取其

贏充長官篚籠監兌湖廣遷雲南清吏司郎中當市珠寶上疏謂珠寶拳奩中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然公亦倦遊有終禍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滄江問釣磯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四與里中張都諫韋爲詩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亭於縣東偏之高樹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月宜娛老宜

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晉然然老而嘗舉不輿不蓋安步里門與人言依於義期以德化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蓋其經世之志薄試於郡邑郎署而不得用其所未足意有所合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疑其人不變通公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令得一人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疑

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平可用趙魏老將馬取之蓋羈鳳羈則主持正破拘攣則急揮霍邊材之選三義始備人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丞鼎事公斂手曰某作丞吏則言丞事相公宰天下何及聞古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也苟郡無事何補於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亦終於使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舉

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
下之道也守令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
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
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
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
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於論夷平糶淸軍
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
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
其大以荅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
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
三日距其舉於鄉之年周始一甲子得壽八
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十
八年卒子六人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鋤尊
人也以子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
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叅藩子爲民部父
其墓宜有志然讀孟鋤所爲公狀槩其心行
福德公非以叅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
即惺年家子亦豈以叅藩子民部父志公也
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當塗縣
人父叅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　廷杖由
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
嘉靖辛卯鄉試次坤慧而夭側室林生應龍
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
兄已舉於鄉三年矣公生而淵緻屹如有巨
人之志叅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
公爲國器叅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
兄方挾策公車叔兄與孫年猶好弄公居廬
無童心易而戚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叅
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莖之公
退然仰家督鼻息田取其汚萊者宅取其湫

隨者臧獲其老弱者佻佻公子見以爲名義實寒畯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忝藩公死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部署諸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祥中丞欲以女女之公跽謝泣曰長者不棄諸孤下羊舌流亦循行古之道也孤終不敢教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丞知不可奪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聞訃歸復舉公

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祭及雞豚公毋子倉皇徙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無後言異以積誠於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竊服闋程孺人來歸椎布操作佐以薪膽丞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補邑諸生時伯兄令成安寄訊達空函而已公安之曰吾以成吾兄廉吏耳然饘粥之產寄伯氏吻中八口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迫

伯兄攸倅桂陽始惘乎有憯於厥志出其叅請業而公喜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遺孤九齡一切後事倚辦於公而桂陽公亦罷歸歸而於先產無所益尋亦鬱鬱卒公慟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孤貧諸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姪師友適館授粲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玕江先生以理學爲海內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

召之刺經發難與諸生言常格格不相通至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授然公爲諸生亦且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程孺人幾不欲生公每以義命辭之而氏部頭顱亦漸出然善病秀羸程孺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輒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公曰勿以貲汚吾兒且是子終由膠序起其待之氏部尋亦補諸生於試時有利鈍而公

不爲晳過曰無益徒頓其與往之氣耳無盈
民部果以文受知於鄧銓部心虞王侍御二
園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民
部舉於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
爲壽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
士授官民部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淸白吏
子孫出督備潞河有所釐剔大司農李公以
爲古淸郎善之然三年中手削牘乞歸覲公

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己尋以考滿封公如
其官又三年再滿盖民部一官以潞河一役
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
堂下郡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
耳不敢以觔骨煩之然拜手闕廷無敢失容
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
按節和梨園歌及商㨾梅送臘諸韻事獻歳
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趺坐而逝

諸子孫奉若槐環侍頷之而已時萬曆戊午
正月廿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廿六
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
栩然見於眉端於榮利淡如也嘗啓笥見金
一囊度可半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
吳老餂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猗時所遺金
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刃伏莽伺公公
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

欲甘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
不能見子其感人如此冢宰馬公鍾陽舊令
姑孰與柰藩公石交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
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夏耕桑秋冬讀
書去瀨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陳文學爲文
酒社不問外事日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沾
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爲鄉里
善人没之日巳大耋彌艾難老人猶惜之魄

程孺人先卒生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女先公卒次可仕即孟鋼官戶部雲南淸吏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娶女女一適某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某娶某某可仕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程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闢地得二石子公以爲同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志也銘曰人有榮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前後掩人懸其晦公患其闡小子愚賤載筆實忝公不借名愚賤何靦

慧秀軒文藏集目錄

墓志銘二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渭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於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能

後汪氏請於翁必置媵置媵晏氏復有四丈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顧反有子二人卒襄翁大事而請於予銘翁墓者宏嗣也宏嗣爲予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予覽翁所以交太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公又自有始末其言曰尊素所以交於翁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偶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生一翁攜兩幼子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居數日太質入闈翁械佳墨餉太質佐闈中用且屬勿報謝出闈反於寓未入門見有張筵几下者遽引太質袂同入坐曰予良苦能從我飲乎迫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也

明日太質他往卽寄行李於翁寓如其家然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與且留此白門有孫頗解屬文近在黃山且至至當執弟子禮卽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則曰汪之先自脅徙歙於唐封越國公凡新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良

榕字文盛榕弟文質卽大司馬伯玉父翁於
司馬爲季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軒
輊有奇氣父愛之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大
吾門矝習舉子業以父年五十有倦於家政
意乃去爲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廣陵好客
戶外屨滿幸舍不足以內客翁察其意築別
圃於城南隅若自爲遊止計者客至則輟以
館之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鄒司
寇爾瞻李太常本寧皆稱之歲己丑大祲道
殣相望翁遇其骨卽瘞之爾瞻先生官南都
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之骨翁捐金數
百成之家本素封爲淮揚鹽筴祭酒屬一宗
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痛繩其人
且寘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宗
人以繼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負
逋索者如追寇窮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翁

而翁代人償其負君子難之戊午冬太質與
翁偶晤於淮揚邸中之客衣履相籍有聲問
其故翁曰予有小圃事速訟兩年餘矣太質
謂翁徽人以訟爲俗不勝不已今勝之止成
一徽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
構圃捐與客而又與客爭一圃何爲者翁大
悟曰予交太質今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客
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以某年月日卒距
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濟而以馴
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於外者七
年翁挺身出白其事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
圃中三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親
忌日見子姪衣色衣者呵之聲淚俱下坦衷
樂道人善不喜舉子業見人長於此者弘奬
勸登或延致之託以子弟如太質其一人進
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於病榻曰予交

汪翁予無與也予不敢以予之文代予寒交
情然予有請焉予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翁
喪四子已復生四子予其志汪翁墓以旌仁
人有後者且為予榜樣遂志之銘曰喪爾子
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福德人何敢比願學
焉作墓史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隱於白

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
泰淮別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於賢士夫鮮
所識亦不為人作文然其於程氏賢者久亦
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
交詳其人沒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太
古持公行略為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予
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
時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巳未七月初六日

其時予猶寓仲秩所也予何以遂不與公交
交臂而失一賢者是予之過也夫乃力疾為
公志其墓以懺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徽
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
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於東
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傳
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
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言笑

取予大父奇之以為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
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
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為勝公曰太學
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柰何爭清華於衣
履間乎與二三同志厲勉於學尤留心當世
之務曰士無論致身科名即太學生豈無通
籍之日乎吾寧渠能面牆以冥冥決事也於
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莊大學衍義

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皆器重焉卒業隷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剏在早休沐歸臥時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公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覩記而私淑焉已而假歸省覲公家世起鹽筴而公父爲祭酒時已老授其柄於公伯兄上存公挈家南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弟嘗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歲庚

寅公父以壽終於里三子皆在外奄忽之事倚辦於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京南城兵馬副指揮卽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昔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賢如委吏之於會計乘田之於牛羊是也今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曠而卑者以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迨京秩而

得親民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嚻以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貴郎兩字因歎人材限於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省臺

如南昌晏公傅公折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父文林郎母爲孺人既得請卽乞身歸曰吾祿不逮於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於民而有及民之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栖所居以自扁曰存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鹽筴

事會疏理袁公新條綱法與鹽政由此振廳
檄資焉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彌留急馳
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即儒者
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苦熱憂勞兼
之遂成瘧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己未七
月六日距其生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得
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內行醇備儒而官官
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伯氏早亡無

繼為撫之祭躬率子弟酹之勿使其餒仲氏
病於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前
至則後屬纊一日耳公慟且悔之一切後事
周身周衣既誠且信而後移書諸姪奉其櫬
歸教其子以經術不為俗學與人無城府其
沒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配曾繼汪皆稱孺
人側室某曹與汪皆有思齊思媚之資如曾
之有子而為公置媵事舅姑得其歡曰天錫

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毋子及庶子如己子
見鞭箠則念膚體聞叱詈則戒口業臨終而
屬己子以事父友兄皆不愧為人婦為人毋
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銘曰嗚呼諸生耳
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出處之道
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作
人之初意也豈非公乎吾是以思其人而憾
未之逢

程毋昝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卧淮上
介友人鄒子荊以詩請於予讀之驚歎得未
曾有子荊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
物曰凝之毋昝孺人行實也予笑曰程子欲
以詩贄予文乎以詩贄文類相從也遂志之
志曰孺人姓昝氏山西太同府大同縣人蓋
淮揚鹽策地秦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土

矣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幼竒孺人爲之相攸
而凝之先子莊所公亦以鹽筴居維揚爲祭
酒有邊商所爲不法妨內商者人莫敢問公
辱之市伏之思蘭聞之曰此眞吾壻也遂以
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椎布操作
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庵也習於儉不能
自變爲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不
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衣則大布食則脫

粟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書
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
曰兒父脫身千里外曠歲不一歸父道師道
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所公卒
孺人年三十四忍死撐支以效忠貞於藐孤
而凝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旣納室凌郎遣入
太學而鹽筴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掣稍稍
褎凝之頗以繫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性

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讀目得無以此減産
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未喻吾志乎
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敎汝治生春
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
得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禪
客雅士過從不休養賓無缺婦凌初娶一子
殤孺人頗以弄孫爲念命置二媵教諭諄諄
婉孌當凌心梱以內嘻嘻嗃嗃俱不問也凝

之異母兄弟八人服鳲鳩之敎相好無尤幾
無常母先後宛若間亦如之去年秋孺人年
艾宗姻有觴而贈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
至老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
不起臨命無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
慶己巳九月五日卯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
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歲子一郎開[illegible]
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次女女一

適司邑星坎羅太學希任公次子鼎功凝之先子諱敬嚴卽莊所公也子既志孺人墓仍力疾刪定凝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其以詩樊文之意也銘曰徽有婦晉有女父若夫俠而賈考終哉文士毋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

求先生之女也記己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郎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入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緊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於燕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遲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淸曉如病葉偶然從風而墜或中罥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

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妬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

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
跡其所終也乎噫

隱秀軒文藏集

隱秀軒文閏集目錄

祭文一

隱秀軒文閏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先一日遭偵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吒焉唖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問故噤不能言者食頃曰予何爲是惘悅者悖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玆帷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旐籍籍紛紛者夢耶某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悖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眞狂眞悖眞夢

也使發反楚蜀道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非
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
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
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
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於先生所
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
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
六月與先生廬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
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
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
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
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
月月相聚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
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人外
之旨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

機鋒相觸粲然一開先生之言處而行不至
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
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眞有古師友之道
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某亦以期之求我
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
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於經
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
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於先生處處恆
欲其要高處恆欲其實大處恆欲其精孤處
恆欲其定銳處恆欲其沈銛處恆欲其厚透
處恆欲其涵奇處恆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
意識論似恆服膺趨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
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
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
今世頗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某恆慮先
生與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

稍定文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
某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
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
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
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
親後事屬寮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
遺先生略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即私情也
方今景象庇滯瘝曠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

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勢必用益
番更張震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
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適以益
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太費
調劑某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
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耶
予作是書乾寄友骨肉靡是欲泣而乎頗傷
然無怖無挂頤笑謔泣啼曰於雷先生在此

必不爾爾嗚呼某遽寤起孰而竟不以死先
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亦詠茅撤
榻遲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庸五逸
取奄有時名者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
生靳於數日死而分香賣履妻孥囑田宅者
彌留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遽絕
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賣履妻孥囑田宅
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
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
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
先生計然先生嘗察某喪子而慼亦泪問某
曰予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孰能
盡識其祖考姓名並里乎予曰不能先生曰
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
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愿先

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偃松下五三衲僧
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
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
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某
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
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
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試參之其要言不煩
轉語相逐率此類使某得再見先生言所欲

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然某所欲言於先生
者如塊塡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
述其意以告先生其所欲聞於先生者如饑
者於食病者於醫今何處叩先生哉嗚呼先
生其亦聽之矣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在
都客死於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含斂
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君儆
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
淮達於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東芻絮酒哭
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
冠與子同時受知於溫陵林明府而同絀於
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於
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
自如子剛腸悁性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

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
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昇言
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
察子有淸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
之道余恒剌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
慍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
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疏子
能寄余性鬭子能察余性惰子能警使吾治

生居職終身與乘餘所以無敗余未嘗不以
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頭爲殉戒子不
忍以居辱怨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鎖妬無
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原
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
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
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

輿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衍哭
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
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
今日僵蹇青衫身自寒士始不能援人以手
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
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忠亦所
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於道
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哉
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脾所腐化爲與物異[illegible]
聽而記余言

告亡兒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
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目想兒形耳
存兒聲兒紙墨未乾衣汗未燥席溫未寒履
迹未滅謂兒在後閣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
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趨出

郡邑應有司試也怳然不省兒亡精睹屍見
母哭聲於帷閫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
廳事有七尺之棺柩廳有素幄食器在兒寢
亡兒樊倩秀才之靈字在靈牀上乃始疑
兒亡也兒眞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兒爲[illegible]
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首哥呼
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夜[illegible]
吾兒乎非吾兒乎魂魄有靈乎無靈乎[illegible]

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
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强健聰慧老成洗滌
纖密孝慈淵睦友恭落落汝雖生年十六已
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
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謂其生而利其
死者萬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
神鋒十三歲而稱諸生既如巨人十六歲而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

使我奄忽遂至罷卒至殃愁我苦我誑我誤
我閔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
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儂
抱天殤獨勝得如鐵至色金聲素强無疾無
短折相日者聲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其
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我
泯然不解王來相報於愁我誤我誑我欺我
閔我者也縱汝[illegible]弟妹廿人豈皆知[illegible]

芥如豬狗不足以贖汝世死彼造化者謝我
哉我男女者十人棄之以去而不救其長且
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燗目疎眉修膚映麗[illegible]
在度世出世不可六世今閉汝以老尤之措
使材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
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
哉予散落曠澹人也於世無關係見女不驕
不惰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

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為功名熱東遂人且憐
勤諳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
託身託家託世使不得以遊戲笑史逍遙[illegible]
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寄為世外之論友外交
游暗室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
年不倦此豈書生學所能為者而又厲禁之
者不予知籍使不知之豈遂效常女禁汝能
為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友外之遊所

嗟乎汝死乃知之而始病時未得細細那汝
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悔於
游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思瞿瞿
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自道
往因有倫有脊有原有委脩然了無挂牽似
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女惜女痛女
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雖去且復
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呵嗟予亦何能不悲汝

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難蒙未深汝
性孝慈阿鼻泥犂不能到汝明矣第人泥犂
吾不能女救女往兩堂吾不能女留吾猶受
生人間在人間爲人予與爲余子余子爲人
父與他人爲汝汝差快女病中以速他爲樂
反眞爲樂予執而然汝縱是再來人彼樂同
予瞻望豈不是世界四大苦者遊戲而歸樂
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何嫌難

惟自可奈何可奈何見不去兒不去爺呼我
我在招我我來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
且不入我夢見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
眞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
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
人乎汝縱不能如顏魏之返魂獨不聞顧況
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

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
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顧家已
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女貌前
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強汝以人世之
樂虐予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遊
女若往生人間求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
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
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

如不放汝來汝念我嘗覓汝宅神離茫沒冥
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
令我不念汝我手跡汝能識我文字汝能認
取兒其聞之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
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窀穸
之吉先二日戊午其子之友鍾惺偕弟恮快
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酹其靈而自爲贊饗之
詞曰人情交其子必盡其父而予與公自爲
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
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
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遊
不屑有所擇客至公必問登公之堂者公不
言而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與客匿客亦
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頻至公

之門登其堂以此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擇然
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
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
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
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講爲憂
衣冠喜出迎酣暢諧謔之聲達於外而公歿
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
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出不必值公之
葬而又復出令得從容執紼若其靈若有所
待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
予之效也公達於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
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暢諧謔之
聲者呼嗟斯深於用其哭者也公其聚附聽
吾言乎

祭同年龔國甫文

嗚呼國甫精明淵靜因德因言出我慧悲構

子語我予將丞亟居廬冤孝聞寧脊癡質殞
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其至性予言至
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即莫爺彼尊彼爾
於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予爺胡底歷
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滯取精用物忌畢
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予予不能
應子亦不應予亦不問嗚呼哀哉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集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
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
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
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旦暮事耳
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為歲月之計則亦何忍
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旦暮之頃
哉不意甘復而且復六年而其為年者五
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也住不

能自主雖不敢為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旦
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為位
惺官舍請靈臨堂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
起情由禮而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
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
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儁才不得志而爲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爲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在事中者耶以

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目時事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少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玉兵堊豆餘干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言無顧贍淒泪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三殿災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催紛紛又以採木爲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焉可也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輿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

快予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爲非亟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覩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崖

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雝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

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啻
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
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可
談何容易哉

又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
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
皆能勿作卽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
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
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
不善者不傳於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
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
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
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
其全決不止此若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
止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亦[illegible]

今又能有幾人乎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明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
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
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絕
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眞草惟意筆筆
出於鍾王又特妙於畫自云從王中丞學之
古潤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
二尺從者長尺有咫數從者之兩端裁筆焉
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
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
而已也又前於袁廣文小脩齋中問予姓字
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淸平詞三絕爲是
其虛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丹於石
作眞書首楞嚴經與鄴予開而稽首言曰世
之論太白淺者拟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

嚴經中以文士爲應殞猶墮傍生仙則進於
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
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
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葢文人之業以仙
懺之仙人之業以佛懺之其精進何有窮時
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錬形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錬
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

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
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
太白佛心也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拯
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
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値者何
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所
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淩膏脂以洩其精神
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共而造化
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
蠧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
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
博葢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
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
人賫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

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
下俚詩惡集闐咽國門此其剞劂之費豈非
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
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
之所不甚忌也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
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

一語可以爲一篇其廿篇可以爲一部山谷
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
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
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
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胸山雜詠
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
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
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

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余觀
鮮長江之材可謂困蹟州縣者也使之學不
盡其才名不聞於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
過也跋洛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
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
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
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
去有以有之也晉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

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
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欝
欝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
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
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
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
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於心物
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
哉書贈陳緻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
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
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於
古人法度中跋王荊公禪簡則曰余熟觀其
丰度眞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
世之偉人也書舊詩於洪龜父則曰龜父筆
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

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嵇叔夜詩與姪榎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削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日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

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胷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二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又

東晉崇尚任達膚者題之曰韻曰不俗其濫而無檢至謝幼輿極矣然石頭對王處仲數語勁氣直節足以折亂賊之萌陳玄伯亦雖過之正黃魯直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不得古人所以不可奪而漫然竊其任達之似以求韻求不俗豈不遠哉每讀蘇黃游戲翰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輒以謝幼輿事思之惺又題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蓄緣胸中有

慧業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丈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來而攢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來由此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至於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孰[illegible]

謝二公何居吾亦以覩老默所謂三兒之後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觥船騰錯雜沓囂喧神一亂便滅歡情加以矜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閑也曹孟德臨戰如罔欲戰淝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守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即自船一石喉間不無如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傲忽訝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於醒者知之至於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徒醒者言耳妙於醒者反是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項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難以其身殉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君親剜心指瀝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爲　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嘗謂佛法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二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題跋二

閱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古法帖無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厚故不易入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朴而無態者一臨之才覺有一二分似處即佳矣

而彼其朴而無態者自如人反不以為佳此所謂厚者也吁豈惟書古人作文作事莫不皆然甲寅三月十九日守風湖口閱此四帖偶及之

跋坐位帖

唐人學書最重右軍雖以旭顛素狂其合處往往有十七帖情法是以無佻卞之習今觀魯公此帖無一筆不從蘭亭聖教中出雖極勁逸而筆墨內外隱隱隆隆常有裴褧宋人書似多祖子敬米覺尤甚然吾師雷何思太史平生多倣米書而予所藏手扎八道筆筆出於坐位然則今之從佻卞處求米者又似未觀米書者也夫米書乃云飛翥沈著矣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後

吳康虞刻逸初堂法帖自二王以下皆從墨蹟鉤出雖刃初發鉶而玉未離璞深淳可愛

康虞精心裁鑑又妙莊嚴鉤刻必購好手然吾聞董太史嘗語人云吾寶鼎不如戲鴻蓋戲鴻刻手頗樸兢兢尺寸不違筆意俱在而寶鼎出吳中巧匠以意為鋒務求刻露其於淳古之意或反失之予深味此語夫得不在工而失不在拙合之于守而離之于變遠近雅俗之間有難言者康虞其目意審之以法

跋所書米元章閱書帖示友夏

余嘗謂不善書人不宜輙書他人詩文示人非直避小史之譏書他人詩文觀者便略其詩文而專求其書隱然以書家自處故不敢耳余書他人作實從此紙始適友夏見過觀老米此帖喜其文詞工放故錄此奉寄友夏方寓書詫余真書之進見此勿曰此吾驕藿夫罪余矜局時時有之或有以自信初非人言所能驕也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予己酉與茂之晤金陵也予往庚戌與茂之晤燕邸今年壬子予與茂之晤於楚也茂之往游覽棲託皆以日月計合離三二番寒暑四易茂之客予山窗出此卷索書前後詩予後且之視今日詩也進退去留不可知但由今日視前日詩其慙悔者夥矣強書以作聚散來一部年譜可也

題馬士珍詩後

予既爲詩贈馬郎矣頃之其從兄金吾君來言馬郎能畫爾卻時書地作山水右丞云前身本畫師此說非也良是山水宿因未盡心惟日想故習復生嘗聞畫者有煙雲養其胸中此自性情文章之助昔人怪孫興公神情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明山水之與文章相發也世未有俗性情能作大文章者馬郎性情

在山水間發爲文章事業自當入妙寄語父師勿以爲戲而戒之藏脩餘日使之伏習成家亦可消閒止逸異時予衰不出遊馬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後應作真形圖寄我山中鼓琴動操四壁皆響是馬郎相對時也辛亥十月八日止公居士題

題胡彭舉畫貽張金銘

此金陵胡彭舉寫寄予者也予所得彭舉畫

頗多而彭舉每爲予作畫輒多人外之致此
尤幽澹蕭遠癸丑金銘與予再晤都中向予
索此幅予損以與之金銘慕彭舉不得見與
予見而輒易別見彭舉畫及予姓字與予爲
彭舉題此畫者如予兩人日接乎其前也先
師雷何思太史有言人生第一樂是朋友第
二樂是山水朋友則其人也山水則其畫也
金銘之欲有此幅也畫耶人耶金銘索予畫

在燕爲癸丑春予迻題成而寄金銘也予在
燕邸金銘在濟陰官邸爲是歲夏六月十三
日也并記其年月地焉

題靈谷遊卷

吳康虞出靈谷卷見示是胡彭舉最得意之
筆蓋壬子夏五月與林茂之胡昌昱譚友夏
同遊各有詩歸而圖送康虞也予聞靈谷五載
之內凡作兩遊一以己酉秋來值我將歸出
以甲寅春將爲令始至瞻淒既異詩略不同
各有一詩紀之聊書於後以當題跋兩遊與
予皆同者獨茂之五弟快皆不與者爲彭舉
昌昱友夏有與有不與者則康虞及商孟和
展畫誦詩雖皆謂之同遊可也

題胡彭舉爲蔡敬夫方伯畫卷

敬夫勤懇人其立身居官是陶士行一流而
於一切韵事如書畫之類獨涉其趣金陵胡

彭舉與今南水部胡公遊至交胡公以敬夫
同里至戚轉乞胡公彭舉之畫自可徒手坐
致乃敬夫必從數千里外裁書贈詩儀物秩
然而後敢乞彭舉畫此敬夫懇處也彭舉感
其意爲作疎林幽岫長卷夫彭舉作畫原以
怡情其與人亦以酬知潤筆之藥豈宜以此
待之然彭舉清貧高士吾輩作畫處宜可畀
交遊頗通欲以空言從求坐致其畫斯必不然

酬知己具彼縱不言歟不愧於心乎此非推
涉趣之不真亦作人取予之苟也吳人王亦
房百穀幼子也嘗爲予言張伯起晚年索其
尊公爲題像贊具錢二伯文取酒曰老友不
當以筆墨事空累之前輩人意思如此

題仙遊潭書

此予瞻少年書骨氣全出顏清臣筆反老而
變非若世所傳子瞻書使人望而知其爲子

瞻也使人望而知其爲子瞻者蓋子瞻老矣
節而非其全且至者也記中題唐刻天王鬼
神飛仙像而悲其不爲世人之所觀採今此
書已不甚傳楚人令盩厔者謁以遺余然則
世間妙跡雖得文人題筆猶有終沒且併其
所題而終不得傳者其得傳者幸也

題焦太史書卷

惺生平不甚無故而求見海內名人蓋以游

市舫倣龍門虛莫與楚濮來未敢將留帖次
不得力處全在於此至秣陵焦弱侯太史獨
欲一見其人已酉偕以計偕過秣陵適先生
謝客未遑求見而去甲寅正月以使事舟泊
龍江側不入城予楚人兼之作官不時至南
都而先生亦且老矣不知此生終得見否也
此卷蓋予官京師從友人吳康虞乞書者丁
巳予請假還止寓南都始得見先生蓋先生

七十有八矣其顏面間常有秋濟之氣眞異
人也沐浴經年爲益不少先生亦深加知愛
然予未忍乞其片紙禮云者者不以筋骨爲
禮夫筆墨關乎精神又何止筋骨而已哉余
之求見太人而乞其詩文及書者非必能知而
貴之也不過曰吾已見其人吾已藏其人詩
文及書而已是以齒德太形神供我名根遊
不亦人已兩失乎哉行變自未相識前而因

人乞之者難在既相識後而身自乞之者易
吾於先生之書亦保其難者而已矣甲子二月

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氏李端叔范文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參寥諸帖

古人作事不能詣其至且求不與人同夫與人不同非其至者也所謂有剽邇而不必其法之合也寧生而奇勿熟而庸夫若是則亦可以傳矣今觀此數帖其人皆不甚有書名而皆似其人烏乎傲因不同萬曆丙辰春月二十六日舟發潞河盛茂之此卷跋之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與茂之為蘇[illegible]冊後

李長蘅遺予烏絲箋[illegible]百張皆手自界畫者非惟工緻亦朋友意所存交情之所存也用之六年幾盡僅餘此數幅不忍妄用之請所作再至金陵五言律若干首與茂之藏之篋不虚此紙耳[illegible]諸作及丙申鵝巢賦等篇皆與茂之同作者別書有宋紙卷此尤之與也萬曆甲寅春三月惺識於繡溪舟中

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手札卷

一道紀事

古今成大事其寄跡微陋事成之後有不可告人且不欲人之告于我者非獨王侯將相書畫詩文莫不皆然特其業成之後人皆見其盛事絕能而此段遂不能傳於後耳予有五弟快慧而朴重幼以無母失舉於家亦亦不以文事望之記甲辰十月譚友夏過予日為客作書予弟從旁凝視頗篤友夏察其意之近乎書也書古詩十九首使效影摹輒肖當其時友夏書法不如今日遠甚而也偏然弟師居之不疑矣後友夏精力肆而書甚[illegible]厲意於書而吾弟以數載專愚服習[illegible]

不知於古人何如而友夏之自謂書不如藍久矣今有譚及吾弟學友夏書者吾弟不甚而友夏反不免於甚如淮陰封王後客有對漂母談其飯王孫事者信不諱而漂母反爲之諱耳今觀此二札雖皆兩人得意之筆然青與藍亦自易辨吾弟書手入妙曾師茂之而茂之今似避席然吾與友夏詩文世非無師之者而吾兩人自若師吾兩人者亦自若

友夏之精力詩文而於書法似不免中怠有意耳故曰其術不可不慎也時萬曆丙辰秋七月二十日鍾惺識于燕邸

題茂之所藏宋榻黃庭後

古法書無論墨跡即真正舊搨皆有芒[illegible]渾淪元氣難入手處予幼苦於書幾不成字稍取黃庭楷本近人者學焉伏習未久旋欲有所入自以爲漸幾得之今四年矣見茂之此本使人學書之意頹然欲廢此遠近難易之分也時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晦日惺識於濡須舟中

題五弟快爲予書遊牛首古詩三首與茂之後

魏文帝見曹洪牋知其爲陳孔璋筆與書嘲之洪荅書置辯仍出陳手未數行便云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故自竭老夫之思予每

讀至此輒大笑腹痛不能終篇予性不耐臨池每有篇章恒遣第五弟代書而不掩爲己有頗覺真率己酉二月二十八日過茂之出大鬬二詩相示茂之極喜乙書狹幅張之齋壁次日歸命少弟書之書罷手題此聊[illegible]首云爾

書所作中元死士二疏卷後

予自作二疏而不能讀況書以示人乎茂之

愛其聲情況切可達九幽忍痛書之仍屬匆
置案頭令予再見也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雷先生書從膽識出其落筆停筆其見豪傑
之氣非書家比也惺與先生分義如此而生
前自手札數通外不得其半紙意以為後此
得先生書非難辛亥惺使蜀將訪先生里第
且齋佳紙數通以往而先三日先生捐館矣

異人筆墨得之有命雖弟子不能強之師況
其他乎此紙蓋庚戌六月先生將出都予為
林茂之乞書者也書成予同年中有極好先
生書者從茂之手攫得之茂之窮予為賺而
還焉向使予以自為計者為茂之計則茂之
亦安得有此書也丁巳寓白門偶過茂之值
其他出從架上揃得此感而識其本末

跋袁中郎書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
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則
非墨蹟舊搨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舊搨
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復
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寫
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之僞者余請以袁
中郎之書實之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出
者有巧拙從筆墨出者有雅俗巧拙可強雅

俗不可強也中郎沒才十餘年其書又不工
今展卷深思若千百年古物乍見於世是何
故請與書家參之

書宋板世說新語

余老於讀書而家不畜古善本非惟力不能
購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一古善本價可飽貧
士數家吾其敢破之哉不敢破因是以不敢
讀吾懼其以不敢破之故廢吾讀也故寧以

蓄之雖然世之不讀書者其中決不愛且敬今見新安程伸之所購宋板世說新語自未讀而愛敬之心從紙墨生以此書筆舌輕淺對之如典謨然夫如是則亦不患無讀之之道矣安在古善本之能發吾讀也吾力不能購姑以此自解耳然宋板書紙墨亦不必盡妙未有淵靜貞妍如此者又聞王弇州宋板漢書今亦在新安其家嗚呼人何可以無力

題祖像碑記後

盜業與殺淫等不與而取假而不歸充類皆盜此祖像缺失之因也其始借臨或供或施豈皆有盜心哉愛而欲有之以至於此守者弱求不敢拒還不敢詰彼此因循無盜心而有盜業實可憐愍聞大司寇陸公光祖宦蜀都時每一借臨解帶為質一曹郎為蜀人攜數軸歸多年矣公馳使至其家取還令商那和修其一也豈獨護法保持蓋不忍使入以供且施之故流入盜業而拔之此其念何如哉惺既刻其始末於石命守者搨之有借臨者隨與一紙雖求不拒還不詰可也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微獨書凡夫操之一一人而能為可久者其精神學問必有一段不敢苟不肯輕為同者也嘗見前輩不必盡學書至有文章名天下而作字不能成形者有一人為之則遂入古人之室何者皆不為而為之自一人則受命獨用志一其所以可久之道常鬱鬱然森森然立于筆墨之中而遊乎其外不息則久誠之所為也觀秦京所藏邢子愿黃平倩二公札悟此理焉今遍地皆書家而古人書法已亡無他同而不求其至叩之以精神學問四字而茫然不能應吾有以知其為苟道也古書

家斯邑鍾王其人皆北產不在江南今言書必稱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書也試叩之以精神學問應者幾人哉乃齊得一人焉即爲子思蜀得一人焉即爲平倩齊與蜀固不必大人而爲耆也受命獨則人不能同用志一則我不敢苟雖欲不久而不可得也誠之所爲也

題貝葉畫

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物無堅脆以所託爲壽夭此爲上海朱氏家藏留玩累日題而歸之

跋黃大癡畫

今年春胡元振携一小幅畫見示以爲元人筆視其題欵曰天鵬爲悅道寫夫鵬不知何許人印曰施耈私印天鵬蓋耈字也余嘗得

之謂天鵬爲元人與否不可知其爲[illegible]以後之人之筆無疑矣何以知之其筆[illegible]韵妙得大癡之微又以知今之學大癡畫[illegible]皆未見大癡畫者也無何乃於人家見大[illegible]一小幅與天鵬畫紙既不殊其尺度亦復無異位置點染内師友淵源居然可想余又購得之其題欵亦曰大癡爲悅道寫天鵬時代乃因大癡得之彼悅道者其人蓋鑑藏家然

此二畫不知何時別悅道他往往更幾地幾人而同時入余手其分合因緣有不可思議者欣慨之餘爲記其事

隱秀軒文成集目錄

隱秀軒文成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覔作南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眞龍故持其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眞甚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垝垣草衣芒屩人見其眞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染好事者即成佳觀以此知眞者細入畫則

重眞者恒入畫則奇眞者近入畫則遠子第工其畫者何必眞即如今人作詩文自許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甯渠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眞者皆畫之類也子第工其畫者何必眞也

夏梅説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冰雪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於無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於實斯已難矣況葉乎梅至於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

都在告有夏梅詩[illegible]何[illegible]為題夏梅也予為梅感此詞屬同志者和焉為圖卷贈者數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illegible]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起之有名實得而又無起熱之嫌此趨梅於冬春冰雪之人也乃眞附熱者也葢眞為熱之所在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隱秀軒文歲集目録

辨一

李長吉詩辨

隱秀軒文歲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辨一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二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堰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

隱秀軒文律集目錄

隱秀軒文律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事一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予亦不忍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熙熙且馴矣將之都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遂中眠而起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日將反命則向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鍾子曰予於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鹿之還也生於放也夫其畜於家也食其食安其處可以不求放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

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為放已者必不不能為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何必求放焉集籟之鷗狎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殺之念轉於中而去還之變應於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予入都終慮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予所以放之之意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陳昇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五冠衣質而不儉猷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為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已謂予曰予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既為予作傳足矣曰當進於是予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予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於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

八日為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志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為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為二十四丑日事俱用太易遺命為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實遂亦非五

隱秀軒文律集

偈一

攝山偈并序

内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隱秀軒文呂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偈一

攝山偈并序

甲寅正月二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二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語也頃之予從壑弄中望江闊其語音識其為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

其姓乃曰鍾氏為恭愍公同四代孫葢予先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為新安吳康虞惟明閩商孟和家栴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辰鐘驚惺河山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與予姓名點畫波撇絲毫不差葢鐘鼓之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與驚

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和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浪巖以下皆是日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　頭頭借過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俞來爲誰靡寄不付靡去不辭三頁通二舍宅他之俞云勇決撒手當機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爐一夥鈍師厭有憨公名憨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六世宵通蓋歸宛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我言

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謗然實悲其燈之不傳也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虞居士轉致滮居憨山二道人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歡在此一滴解瓔共誠獻珠同疾

隱秀軒文呂集一

隱秀軒文調集目錄

隱秀軒文調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頌一

燄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身宛轉乞法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眞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

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覩飢民賑助權力須國王投誠叩閽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額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挾秘方不覩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覩見其狡獪是以黙識而微笑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許佛書良藥候因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燄同灌其

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首阿難謝世尊世
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
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
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
然眞菩薩卽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眞醆
口焦面亦非觀世音

隱秀軒文調集

隱秀軒文陽集目錄

贊一

隱秀軒文陽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贊一

郭建初像贊

洋去腓癯戰勝匪腴爲俠爲儒將安居問翁
不語請示阿堵

謝在杭像贊

文豈必弱淸豈必約夫是故隤焉寬博圖書
丘壑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癯匪
駭爾碩視予欲笑鬚眉領諾彼孌彼姝誰貌
置爾傷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癯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
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
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兆永思言貌我

用變之恐其太肖

崔徵仲像贊

子處闒天萬里子來燕既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予還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衲而棕其屨也而今笠矣衲矣棕其屨矣然吾猶能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衲而棕其屨也亦見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王永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以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況巋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數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宜余欲以此止也胡子者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余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覩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沈全吾大參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搬其芳骨磊

鼎如石在水苔藻纏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客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覩其容洵柔慧而温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黙踰其高嚴之旨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關常

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能一日無徐子也意蓋以此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温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章晦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干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吾勿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覩此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曲獨吾以干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書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晝則肖形厥齊安往聽於無聲天際之想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支離憔悴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隱秀軒文雲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銘一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日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竹鎖銘 并引

閩上杭人斲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之予畜其一銘曰

綠兮猗威兮㚇華兮皖鑰兮管如冠斯箨箨敢勿諾

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覗體審閉啟施乃生愛後金剛壞

鐵鉢銘 并引

鎮江鍰工某不肯冶鍰爲鉢不貳價價則飯僧僧徧沾遺予一具銘曰

有鉢青玉黑四際以鍰寫之葢此意潤州古塔刹厥類攻金之工夫幾氏壽焉後鍛價不貳（北固衛公鍰塔今猶在用月支王建塔供鉢事）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局雲煙生古香光匪白闇匪黑彼蒼蒼其正色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豎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闈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

[illegible]一硯曰此李衛公時物也左方有銘爲伯[illegible]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隱秀軒文雲集

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

〔明〕袁宗道撰

明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白蘇齋集序

高江東峽七百里然後雷鴻東注于荆岳咸黄之間猶之思瀾言象停滙膈臆遠咽而出必成大聲雖嘗一聲于黄之夢澤再聲于興國之甑甗前後相去潑寥寂數十年于是蓄極聚聲于公安之袁氏昆季而太史公既以明經大魁天下更自別啓靈竇別主氣格與中郎小修獨唱互賡陡闢門戶于趣舌應聲世界盖不必以詞翰藝名理不必以名理碍性宗又不必以詞翰宗理規々上合乎秦漢唐宋而惟畢運我真用詣爲情々契真々生新秪見情々新来筆々新赴亦不自知其筆之快于言々之快于情而為詞翰爲名理為性宗種々頭々提人新情換人新眼稱

有明自闢大家也觀此則太史見地已足自雄柰何前借白蘇標其齋集豈非以白蘇而公其心忠其學禪其人達其官皆曾翰林而白無児蘇躁吻偶足以況邪但香山東坡年各四十四始承司馬圜練

之謫而太史即直腸矢口品地自
嚴方官侍從名位日上忽焉隕落
年僅四十有二竟免而公風波地
面無讀其仙霍臺榭鷹隼腥羶及
嗷名多局面謀國半嗅心句使得
年到白蘇則濫江赤壁太應保有

此處此太史生平可得同于白蘇
者乎若回韻言近白大篇類蘇又
非被人涎沫自闢門戶之意故讀
之者第嘗呼之曰白蘇齋不當以
白蘇詩文看作白蘇齋集可也

海鹽姚士麟叔祥叙

白蘇齋類集目錄

四卷今體

五卷今體

目錄終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古詩類

過黃河

飛蓋霽色新爽氣來青嶂行行見洪河洪河流湯湯
津吏向我言秋雨添新漲一葉浅浩渺沸波濺其上
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雷車爭砰鈎雪屋互排盪
兒女色如土老夫神猶王自矢管公誠豈憂蔡姬蕩

篙師若有神布帆遂無恙三老顧何能呵護賴神貺
腐儒一寸心幸哉天昊諒刺刺撫兒女鄙庸太惆悵
宦海多風濤絕勝洪河浪

訪陳晦伯先生晦伯留飲齋中有述

生平嚮大雅遂得窺外屏青嶂排傑閣綠竹淨西軒
烏几羅萬軸鳥跡辨三墳媿予蠡管測睹此搖心魂
晌目宛委洞旋西海若門縫綫日云夕篝燈還細論
咒觶湛綠醑塵尾發玄言把臂須臾間鄙懷難具陳

題瘦馬卷

此馬從來號騄駬漢庭九逸應難擬蹀躞朝隨廣莫
風連翩夜度虞淵水一自長鳴起渥洼雙瞳如鏡氣
如霞陌上驕嘶逢紫燕溪頭弄影見桃花越境過都
真可羨縱橫滅沒凌飛電時去黃金燕市空瘦來白
練吳門短幾年蹴蹋老風塵一朝齊力盡騫騰土蝕
騣花生黯澹霜欺病骨太稜層十年棄置向沙場伏
櫪壯心殊未央垂頭却憶長楸道咄哉胡不遇孫陽
他時解轡逢知己雕鞍玉勒黃金珥努力猶堪馳萬
里九衢四野任君使

送吳尚之太史謁告歸桐城

與君三載游燕市方內共結煙霞侶清夜焚香禮法
王臨風揮塵談玄理君今拂衣歸皖城伊人邈在江
水濱一片素心向誰吐三車疑義向誰論萬事無如
歸去好有足何妨蹈三島看君匹馬度春明使我心
飛邯鄲道

題栢溪沈先生墨竹

栢溪先生二室英手扶雲漢披瑤瓊床頭百斗自浮
湛胸中五車闢縱橫興來和墨掃生綃幅幅宛出淇

圍清古色莽蒼風雨黯元氣淋漓晃神驚琢重一竿
世楴有已覺渭川無千畝瑟瑟霜葉動秋濤寘寘煙
幹蟠蒼虬嶜睹寒氣生雨脉白雲冉冉墮崖孏還想
盤礴落筆時瀟湘失色神龍走吁嗟沈翁直節似此
君倚倚得意無淂神湖州太常非其倫

題司選君寒玉軒卷

噫嘻江陵豈無千樹橘千畦韭何不種此比素封那
用萬竿倚篁繞前後君言長物無所愛生平愛與此
君友縈沙帶水通三徑斷雨晴煙開數畝結實綺綸

啄鳳凰老鈴交加彖蚪蚪秋靜寒濤生白日夜永涼
飋散虛牖綠戶櫳朧月自過紅塵卻掃雲為篇主人
高節干雲雲塞玉青青可與偶只今文昌懸藻鏡共
羡清白膝瓊玖不見江上草堂惹菁陶圖書之外復
何有此中應許二仲過倘容表槩相從否

白燕篇為元馭閣老賦

我聞有鳥產句曲數千年來化為白素質本孕瑤光
星玉姿塋比零陵石雲漫日影泛參差潤泉事遠見
應稀不向烏衣國裡來偏宜白玉堂中棲剝花欄欄
薩將廉蔡火娟始映雙羽輕沾弱絮迎拂風開趁粉
蝶度花雨秋風花雨春未央雕梁綺戶任飛翔影落
瑤池寧異色泥斷珠簾但聞香入間粉黛誰堪匹雅
黃翡翠無顏色蕭瑟羽誼相見幕中巧語暗相識
朝朝翻玉砌幕幕度水涯幕度渾如候月色朝翻疑
是帶霜華霜華見色相淩亂遊絲冉冉迷歸翰瓊遙
流鶯媚綺羅宜隨野鶴淩霄漢君不見明湫叢棘妨
吾數惟有皓質稀天女高閣曾開集上真仙禽自合
來縣圃又不見道康堂上喚景怡感卿感德來相依

古來良禽多擇主肯傍尋常庭戶飛不信主人清比
玉請看雙燕玉為衣

顧仲方画山水歌

良朋枝合真有時十載聞名不相知偶爾相逢楊子
宅劇談浪謔忘選期晚合猶勝不相遇傾腸倒腹忘
新故只道長同薊北遊何意便向江南去君家別業
寇江南枕上青山滴翠藏窑竹繁花迷鳥逕交疏疊
幌到魚潭日高酒醒良窗集翩翩手撥生花筆險韻
押傳詩客和新腔填付歌兒習錫泉酒義海鰲肥玉

琖金盤列繡幃顛狂肯閒烏巾落奮擲從教麈尾稀
朝朝暮暮停車馬嬌歌急管催三雅杯放香泉月益
流曲度南樓雲在下人生朝露復何疑君歸行樂正
及時醉月醉花從所好臨絲聽肉訴言疼自歌自吟
還自壽身前之名身後酒寸繞兩絶智亦絶君家名
士誰堪傷江南樂事難具陳管領金谷須高人實霸
丹青何足貴終日歌樂纏其身

其二

吾觀仲方畫不從諸家入亦復不從十指出直逼一

片豪性俠氣結為塊磊以酒澆之不能止忽爾迸散
落縑素偶然濃淡爾山水吾不知溪山之貌神方仲
方之貌溪山無情有情含累那可辨復有衷生失足
混其間數月苦熱對公所作寒江流百歇濺復化瀑
潑心魂清冷絶塵滓恰逢投碟始驚還却笑凡手拋
擲胸中活山水瀉從死骨求筋髓縱然逼真君家顧
長康抵掌虎頭徒為爾噫吁嘻俗眼賞鑒皆如此不
重真骨重形似

寒食有感

荒村鬼火燒枯樹照見一片傷心處古屋直西黑樹
林暗風淒雨愁殺令堂上姑堂下婦短命兒薄命母
新魂舊魂一處所老鴟呼風夜啼虎白日自寒天自
黑有子為官亦何益泉臺幾忽不得力兒生三十亦
良艱爾孫相見能傳言慎勿為兒傷心肝

詠懷效白

人各有一適汝性何獨偏愛聞亦愛官諱譏亦諱錢
一心持兩端一身蜩為全顧此而失彼憂愁傷肺肝
人生朝露促世福誰能兼甚相豈不達疑白方壯年

北窗高臥人垂老鐵朝飧良無丘壑貴安有火食仙
陵谷且難平梯米寧不然一毛附馬體安問鐵與完
角者奪其齒飛者不能潛鵬飛不笑鷃夔行不愛蚿
爾莫信爾意兩稍擁衾眠

壽亭舅贈我宜興瓶茶具酒具一時精美喜而
作歌

吾舅贈我宜興瓶色如羊肝堅如石吾家復有古銅
鑪蓮子枯硬土花赤茗品長興弟虎丘釀法蘇州兄
三白酒苦茶香足我事從此瓶鑪不虛設虛堂寂寂

門下捷憨無一技送晨夕讀書壁眉重臨池嬾腕拙
世間百事百不能乍可衛節甘飼跡雲心齋前一片
地斑駁苔錢紅間碧珊瑚漆几博山爐拂竹梢花巧
排列左置鐺右置瓶大奴燒松杈小奴滌寵槃坐聽
湯老手自瀹纔聞酒響涎不禁三杯好顏色七椀生
寒栗清冷頓覺肝腸換磊塊都洗毛孔出劉伶須酒
不須茗盧生愛醒不愛醒醒醒中間安置我日日挈
鐺與挈瓶況我此間蓬蒿宅褊性畏人稀見客此物
湖海清狂流能收吾短竭吾癖鐺也老友瓶小友竹

也此君丈也石日與四子相周旋共我山房呼五一
紛紛交態何須數誰似爾我真莫逆

書讀書樂後

龍湖老子手如鐵信手許駁寫不輟縱橫圖轉輕古
人還也無筆儀無舌一語能寒泉下膽片言堪肉夜
臺骨我自別公苦寂寞況聞病肺那忘却忽有兩僧
披公書乃是子書讀書樂自誇讀書老更猛膽氣精
神不可當歌笑無情有真樂問公垂老何飛揚詩既
奇崛字遒拖石走巖皴格力蒼老骨棱棱精烱烱對
此恍如坐公傍龍湖老子果希有此詩此字應不朽
莫道世無賞音人表也實之勝璞玖

詠懷

矯矯陶彭澤飄飄賦歸田六月北窗下五柳衛門前
有巾將漉酒有琴嬾上絃老死無儲粟和門語可憐
亦有白居士分司餞俸錢既卜洛中宅常開花下筵
侍兒蠻素妓賓客韋劉賢楊枝歌子夜霓裳舞春煙
伊余慕古人冉冉泊中年蹣跚忽巳冬未得一日歡
幸有祖父廬無之江鄗田雖缺聲伎奉不乏腐儒飡

為白非所望為陶諒難堪揣分得所處將處陶白間

暮春鄉生邀黃思立諸公游高梁橋即事

柳帶枯晴空寒鏡開清潭長眉三十里波底見行驂
雕弓簇小壁茜衫逐冶男西山如螺髻萬黛擁僧藍
長歌吹細縷酒氣成煙嵐覓毋出窺人姿蒲綠鬘鬖
時聞惠連語蒼翠似江南

雷元和邀飲靈慧寺同諸公賦

驟馬出塵海入門聞午鐘梢天樹輪囷委地竹龍鍾
佛衣存古榻僧老帶山容徑柴列野藪禪板付歌童

西日射飛閣霞据淩虛空並井排蜂房九陌喧蚊虫
歸騎踏飛沙耳邊生長風

送劉都諫謫遼陽

立志為詩昂萬死應不悔合笑辭白髮結束向遼海
遼海急兵戈山高集烽鏑久與狄僕持戰氛何時解
萬里調客兵餉絕兵饑餒將巾幗大將易若犇芻
未戰心先攜兵驕將復懼百無一堪用可恃復安在
君行好折衝旄節大相待勉矣立功名身為國溝壘

夏日高戶部循卿招飲大通橋同黃太常思立

張國博草閣項縣知庭堅及舍弟中郎

一望皆林塘孤亭臨水際連巒四五人一揖易巾履
主人陳尊罍花下邀人來兩行檉壓酒百巡卑行戲
長艇潞河來人衣沾草翠潭影見軒窗游魚呷亭宇
散坐揖頻苛譏談忌忌避水風醒心脾百罰不成醉
舟行窮幽奧目境轉奇邃臨涯逼懸流萬雷聲山墜
對面不聞語但見口闔闢冰柱鳥條直雪嚴千片碎
側身奔石間趾酸心病悸歸臥北窗下枕邊聞水氣

白蘇齋類集卷之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仝校

古詩類

新正三日雪窗早起

雪窗耀眼明披衣起梳櫛鏡光合雪光光欲透膚革
面皴千百條旁行相虬結白髭蔽髯中似欲逃剪鑷
近服首烏丸我首何曾黑兩念四句閒悲歡幾經歷
愁梗埋胸腑年深愁花發蠲紋乃蕃霜毛為楗葉

辟彼治田人種麥而得麥仙藥豈能襄況餌木與石
白黑亦何殊毋強生分別且覓般若湯一澆磊塊穴

獨坐

天驅赤白丸遞我東西奔無履亦無足來往何頻煩
坐令六合內咄嗟換寒暄投身冰火聚誰能自騰騫
我生閱新春已歷四十番蘭入朱紫叢驚馬隨鵰鶤
寒熱穿骨髓憂畏攻心魂有似魚入網又類雉居樊
今晨雪雲重昏昏朝楗門結跏趺致衲真稱僵卧袁
逢滑呵凍絕客室誰晤言凍雀橫簷窗饑鼠窺殘樽
呼酒聊取適苦樂未須論

對酒

美酒入犀杯微作松栢氣佐之芹與蒿頗有山林意
不用烹豬羊酒清忌肥膩頗有三日紅囊無百錢費
不費復不饕養財兼養胃都門仕宦者獨有二樂事
第一多美酒第二饒朋輩紛得不思歸呼朋時一醉

劉都諫左遷遼陽別數月矣遠致酒一甕為之大醉數日

劉君別我久遠餉酒一甕甕大容五石有夫雙臂痛

清比惠井泉白如雪山潼因憶去年事朝議同聚訟
都諫上封章語意帶譏諷遂向遼陽幕官微名轉重
沙磧驅凍驢貰酒無餘俸佳釀及故人得微減朝饔
連晨開甕飲昏花盡如夢瞥睞取殘經指眼逐字誦
斜日射階雪熠熠金沙動

夢花

夢中叢桂開香蔭籠數畝黃粒肥於栗蒼枝大如肘
一笑開清樽折柬邀諸友忽悟客燕城老桂何從有
以手急捫摸驗是真花否頗覺花非花不悟手非手

一夢雖惺迷真妄誰能剖豈惟夜夢花亦有晝生柳此事定難知試問逍遙叟

報謁

杜門閒七日頽然忘身世如入山裏山散疑坐青霄夢中聞馬嘶五内湯火沸青袍冷于鐵雖着縢堅鞾病馬負嬾夫衝泥穿闤闠忙殺坐禪身生憎六楷刺

東坡作戒殺詩遺陳季常余和其韻

念為生身故業為潤生汁變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濕共居佛土中謀生各自得楚痛誰能堪相戕何太急

水珍炮鮭鰲陸羞燔鵞鴨俎豆薦賓朋歌吹喧簾羃以彼徹骨慘博我雙頰赤猶恨金盤内肪膏少肥白運箸風捲雲剩脂污巾幘可憐横死魂繞釜啾啾泣蔬果宜胃腸此味真可歎人羊遞往來循環作主客塞耳經兩驛清虛道自集

又

餓來喫白粥渴來啜茗汁六時經行裡鉢盂兩度濕清齋擁衲眠清福誰消得人命呼吸閒年光敲石急因口造重罪曾不異雞鴨萬錢充一餐金玉爍紗羃鸚腱粟栗黄虬脯珊瑚赤剔骨積山高棄脂塗地白人亦大可怖猛虎而冠幘怡魂能入夢變形詐且泣食經弃食典妖饌胡可歎慎勿受烹人是皆豪華客五辛亦當屏織吻餓鬼集

又

三日不飲酒無異蝸占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放箸條已空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緩性命彼甚急渾沌笑帽蟡閑弱欺雞鴨血色蝕刀磋腥煙蒸帷羃不思味報身鉄網火洞赤一念熾積㬥黑業立化白

諦如遇赦因鉗鉄換冠幘戒刀殞虚空魔王盡哭泣世與不戒殺竺書縷其欵拔毛可鷹神烹葵堪邀客斷殺從此始無令冤垢集

附東坡戒殺詩

我衰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衰緺中魚開口吐微濕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家急不見廬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羃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疑得滿幘武子雖豪華

未死神先煙先生萬金騂護此一蟻軼一年如一
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屢此篇嚴詩編杜集

夜展張蝢集洪波酒港上戲作

一生潰落第結愁涙貫骨化作冷鼓重鬆鬆亂卷帙
毒氣着人胸好懷瑳蕭瑟得酒應消磨餘樽解吾戚

元宵

獨倚寒簷看明月月穿凍枝射衣白火彈梢天聲吒
吒猶省今夕是元夕六街今日人如蟻到處筒花吐
金蕊三更煙滅游人歸月洗天街淨如水筒花開謝

何匆匆馬上看花人嘆息不如花發看花人轉眼豪
華也銷歇白蘇居士大耐酸菜盂瓣挽空團團木欒
丸魁光爛爛不須更買彩燈看

夏日黄平倩邀飲崇國寺葡萄林同汪進之丘
長孺方子公及兩弟分韻得閣字

數畝葡萄林濃條青若若垂藤如旛幢布葉如帷幕
交蔓為寶網綴實成瓔珞蜩蟬遞代響清越鈞天樂
寒泉繞膝流坐久怯衣薄霞外四五朋一笑破纏縛
依岸排繩床科頭兼赤脚語或褫或謔雜之以詼謔

露葵帶雨烹雪芽煉水瀹石砌滴琤琤銅鐺鳴霍霍
冊陣分兩宵奮不如相搏百詢姬餓小取鉢代杯杓
錦江氣豪宕新都實文窮此篇盡楚人賦性俱脫畧
鄉語雜篋既動塵珠錯落三伏此中消萬卷束高閣

題鴻中允貞婦冊

潛山上將適與族氏會貞魏冒霜青亭亭直如蓋
賞口濕鳳雛依條鳴嗷嗷清響激層霄錦羽如飛旆
一旦彫天亡淋嫒在顛沛從逝豈不甘立孤事為大
睠此藐諸身亨衆緊是賴含血傳遺書文成超光怪

植身銅馬間九域望霧霈風膏明滅中返危以為泰
丈夫何必能一開一感慨

又

日夕侍瑤山綵佃銀愕側我見大馮君溫溫玉比德
清心符令顔中懷淨若拭巖象與風夢之子終當協
好緣有高標鳳雛無短翼母德夫如何孤寧不修飾
如母所關係不獨在一宅育子為名臣功終歸社稷
六珈固已榮亨途方始陟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師從峨嵋來往還經幾宿鷲山間家高幾許到天竺
師行過天下無乃是神之諫身入梵宮鏤此旃檀佛

金人捧劍篇 閣試

長安雉堞逢上巳秦主開筵西曲水風送鸞笙雜管
絃楊柳拂晴煙澒濛綺此時歌舞臨高臺千鍾萬騎紛
紛細響睹金人勝內水手提三尺何雄哉神物由來
經百鍊龜文龍藻相淩亂寒光煒奕動流星[illegible]氣縱
橫爍飛電乍看出匣氣干雲莫邪失色風胡驚欻忽
青天風雨黯慘淡白日虬龍嚙芙蓉為鍔珊瑚把神

彩陸離照四野令君此際威中原令君此際制西夏
于時秦王氣轉驕戈鋋臨風風怒號太原以東無王
氣函關萬里絕鳴鞘英雄轉眄已沉淪阿房只今艸
青青此劍毋乃歸延津靈秘何年出水心噫嘻吾將
攜此清邊塵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
時有衝決面 諭輔臣經理須要得人復
命作詩恭紀 閣試

鑾輿回峪嶺羽騎度巖河仰睇石景山俯瞰桑乾河
桑乾水流何太急狂飈捲浪高千尺浮澌穿石吼風
雷新漲奔崖亂雲日 聖主欣且驚樹蹕呼近臣使
一衣帶水泛濫愁吾人況復河源來天上湯湯百折
經龍門盤旋九曲恨潰決澎湃八紘滔海溯歸年徐
邳無安流白日蛟龍走林阜幾有田閭豈足依即云
號築那堪久少府徒聞請為緡天吳昨復憂千畝金
隄誰嗣數土功劃圭應待濟川手微臣稽首頌吾
皇徽予今復繼陶唐欲笑秦王稱德水還輕漢武築
宣房坐令萬彙化禾黍還數沮洳變康莊載德圭農

歌擊壤洪河萬里浮榮光

白蘇齋類集卷之三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今體

真定道中

馮高聊引睇草色上征裾極目蒼山出沙平江樹疎
清齋廿日宿適意任蘧廬閑哉年來興東溪足釣魚

題君斐亭

空亭堪徙倚一水帶疎林亂石含芳草危橋度遠岑

野垣還竹色淇澳尚泉音豈不懷君子高蹤何處尋

歸興

家傍青山曲門當綠水斜長隄通畎澮古木閉桑麻
吾欲學為稼將無遂及瓜還同歸里日預已借鄰家

游百丈泉

青嶂岩嶤起郢東寒泉飛處鬱嵷巃諸天晴漾千林
雨六月涼生萬壑風小入傍崖鶯浴鷺斜穿曲洞掛
飛虹片時徙倚翻成惜只合移家老此中

偕館中兄弟游泉郭即郭得泉字

芳艸平原極望空一尊紺殿與君同千畦醉踏松杉
影萬馬驕嘶竹箭風白日悲歌從似俠青春說劍更
誰雄張星應識陽陽侶咫尺關門紫氣東

題朱氏拂竹軒

憐君卜築處脩竹滿長階片落千林靜風生萬玉寒
韻清宜在耳色秀悦堪餐若過相徠侶還將六逸看

其二

微尚依高節何能失此君秋濤生白日煙幹入高雲
清冷絃中意宮商坐外聞會心寧在遠咫尺絕塵氛

題宮樹春雲卷

絳闕連霄迥重樓拂曙通山嵐蒼翠外花氣郁紛中
鳴鳥驕芳樹輕煙散蕙風何須臨曲巘幽意足簾櫳

送吳體中歸皖城體中與余有淨土之約故詩中及之

都門與子別攜手復何時匹馬從茲去雙魚慰所思
微風動寶樹朗月映花池此地終同往何當怨遠離

開雲館

遠徑天疑隔憑虛境自封西山出樹杪南浦落尊前

高枕叢譽上逃名綺皓先凭闌一吸眺雲迹落晴洲

挽閣老師九首

赤舃生前事青編身後名寘極湖已迫魚履忽無聲
海宇推隆棟詞壇喪主盟門牆宗我輩屑涕痛蒼生

其二

供奉卅年久傳經史草麻生平公望鬱無老主恩加
國自憐三鑑人誰續五車燕山今夜月荒艸咽清笳

其三

璧氣東南歇平原風雨深朱絃沉寶匣白日黯重關

驚馬曾田駟明珠豈報恩山陽聞笛處遠夜悵銷魂

其四

天意今難問悠悠可更論青蠅堪自點北斗望逾尊
暮雨淒萬里秋濤吼墓門吾家湘水曲涕淚續招魂

其五

樞魁工射影宇宙幽讐寸斗氣三江撒風悲萬壑哀
寧餘甘蠖屈那肯受鷗精煜煜餘方寸報恩心未灰

其六

巖前還此日鳴佩憶前辰神理知難盡音容恍可親

青旻看馭鶴夜雨泣亡麟我輩徒酸鼻誰堪贖此身

其七

萬里南歸路蕭條一夕深陰風生宰樹燐火照孤帷
不盡羊曇淚難窮宋玉悲西州從此去何止哭吾私

其八

天賜㢠公室朝分少府錢東都供上客付酒盡時賢
袞字千秋重湿綸片碣懸何從覓玉樹霄漢應蟬聯

其九

豈有淮陰草空餘封禪篇當時長物識月旦丹鉛

不朽中郎筆新題有道阡如公誰目瞑何必羨長年

送楊太史使淮便道省母

淮王邸第舊籍稱玉節東來太史公路入吳疆家尚
遠客遊梁苑賦還工雲開僊嶺梅花碧雨過千林荔
子紅此日張筵宜壽酒綵衣象服映旌旛

送閻太史使魯便道省伯母

玉節[illegible]乾出黑誠依依班繡送君行直哉東魯壁光
氣[illegible]似雨京子墨卿授賜昔年傳對鳳稱觴此日借
[illegible][illegible]吉風況復多今子青衿沈游稽有名

立春催長男無學弟暨王吳兩生同游野寺看
梅三首
古寺迷人少尋香一徑斜低枝半隱樹深谷易為花
坐久歌頻換尊空酒更賒寂憐僧愛客隨意供新茶
其二
僧隱飄闌裹杯行竹徑中艸心尚隱綠花蕊未舒紅
近水天難夜高原晚易風班荊聊共醉車馬莫匆匆
其三
莫惜傾三雅春來第一游男甥多雅謔文酒是名流

客有王摩詰人逢顧虎頭東山初吐月酣極轉清幽
是日登寺樓甚幽諸公擬借為社遂各施買酒
餘錢付僧葺窗檻并志
無處堪遊俗高樓遠市塵香雲消永日法雨近諸天
欲借緇流地先分買酒錢況酣那可極長此共安禪
立春後六日為分歲會後八日為除夕
栢葉開新會辛盤聚次陳今年春事年杯酒日相親
冉冉如流歲蕭蕭見在身悲虛分歲約同是失年人
其二

除夕他時節椒觴此日開三盃元不悶二仲喜能來
人惜年光逝詩逢祭雨催家園當勝日幽興轉難裁
早春獨坐
朝來獨倚欄呼酒答為歡春換江頭綠年催鏡裏丹
迂疎生事簡嬾慢見人難何計消閑晝茗鑪好自看
幽樓
高枕非逃世幽樓自寡營情方翔澀家累何乎輕
歲月發何事蹉跎共此生空亭對酒處白雪滿江城
其二

豈是雲霄客居然江海人逐惟羊仲過辟以馬卿貧
俯仰終何意疎慵好乞身已拚關歲月毋老故鄉尊
攜尊江上
郭外同君去清尊對水涯寒潮鳴艸徑積雪耀平沙
小艇乘流急人家逐岸斜流連歸路晚高樹亂啼鴉
其二
一到江湖上浮生事事輕寒煙迷古渡白浪挖荒城
兩岸花爭發中流鳥不驚扁舟如可闊一任五湖行
王憲卑督學滇中歸阻風雪于公安留觴二首

此日成僵卧何期見子猷洋婀萬里到駟馬一尊留
小邑饒村釀長江苦石尤無嗟鄉路遠五日到黃州

其二

霏愛新年雪偏留竟日觴文章化越嶲車馬度瀟湘
覽勝稱雞犬交游感鴈行吏憐萊子意把酒獨思鄉

南平社六人各一首

外大父方伯公

風神只似壯齡時鶴髮丹顏古樓羅此日南平白社
長當年中丞戟徵司燈前歷歷蠅頭字篋裏翩翩近

體詩江月江花時共賞非仙非隱使人疑

孝廉舅惟學

少年經術兼詞學中歲空門又道家服藥前身應許
遯博聞宿世定張華懷中明月珠堪售望裡神仙路
不賒只恐鳳池須綵筆難從句漏問丹砂

侍御舅惟長

懶慢人聞惟跡夜閒居膝下似安仁雲霄調外沉冥
久花月尊前感慨身閩學東陵瓜欲結家通北渚蕙
堪紉長卿此日遊將倦醉月吟風幸托隣

中郎弟進士

前年羽獵獻長楊歸去三湘問鴈行作賦麗如袁彥
伯通經精似蔡中郎角巾領袖高陽侶麈尾憑陵俠
少場夢草真堪對小謝穗花無那去河陽

小脩弟文學

却憐射虎人雖偶祇覺雕蟲技益工白日悲歌燕市
筑青春失志楚人弓醲西不媿稱金友僕射從今避
火攻如此無官窮亦得高名誰復杜欽同

偶成

人間百事總漸老復何依濁酒塵緣缺滿團戒力微
雕蟲技總嫻辨馬學全非更向人天乞前身百衲衣

有感

賜將八若向人論造物聊瀟不敢言窮鬼昌黎今到
骨痛兒卜夏作淚泥穆孫豈識千時調鷄棲難酬巷
士恩綠點平生多可恨排愁懺罷仗空門

其二

何緣貧病苦相侵長日拋書卧竹林遂有二毛愁攬
鏡祇留八口重抽簪青山豈得兼朱綬白髮由來雌

素心未有大丹添歲月不如濁酒任浮沉

白蘇齋類集卷之四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今體

山寺偶題

漢時城郭梁時寺日炙風吹秋又春六代風流煙演膜三分舊恨水潾潾陰陽戲劇程生馬爪齒虛浮泥似人如此安禪亦剩事只宜高枕對嶙峋

夜集大人宅偕中郎弟閱五弟時藝

良夜偕金友高堂對玉觥元方今老大第五漸時名蝦蝕當年戲彫蟲此日聲明經應似我他事莫如兄

又贈乞丈

跳地元驚衆操觚更得名袁枕今不恨謝尚未如卿外屬稱昆季中腸勝友生郗郎時遊爾相見莫平平

苦雨　時市酒者阻風未歸

風雨復風雨蕭條只暗窗昏沉真似病壘塊未能降亦有到齋酒其如隔楚江出門覘雨色簷滴正淙淙

其二

今春多驟雨委巷絕經過跬步若為去愁心當奈何歲年防桂玉卑濕畏江河居食都無計年來憂更多

食魚筍

竹筍莫如土江魚不論錢百年容我飽萬事讓人先交態歸方識冰心老自堅雨窗歆綠樹宜醉更宜眠

寄無念

飛錫令初返經年半在吳已無壽者相不厭少年俱歲月看山盡雲霞見海隅東南名下士一一過逢無

其二

窮苦天涯去封言稀賞音相逢談果報同事見悲心枯峭人難合清羸病易侵空談有長者相對好開襟

馬上憶石浦山房

此時石浦月應上遠帆樓竹裡羅碁局籬邊費酒籌幽情落夢境良夜踏荒丘檢點秋來事閒忙可自由

過淇縣同年蔣令邀飲

脊竹淇園好況逢地主留人今同蔣詡興欲勝王猷玉釀青瓷甕金盤紫石榴寒風淒月夜篝火話交遊

初晴即事

晨風吹澹澹譽日報新晴盡啓花開戶全收雨淡清
沉煙留棐几竹色上楸枰自識斜川意虚名總不爭

其二

綠蘿兼翠篠白袷稱烏巾久溼魅浸骨新晴喜見人
天高蹤鳥翮雲薄像魚鱗微月寒蕭幌移樽就北隣

其三

竹裏烏皮几山中白板扉家貧酒不乏詩拙貌能肥
鳥怪人聲去雲無日氣飛墻東那用避名姓本知稀

村居

日日幽齋裏殘書只自攤觴稀謝客便鄉土定文難
遲釀苔衣厚寒收練袷單悠悠堪自厭花鳥嘆春殘

新春索居

春來任索居青艸上庭除向日憑烏几因風檢蠹書
獨行常隐竹遠害欲同樗無復看花興空驚鬢髮疎

齋中獨坐

經旬不出戶春艸閉門深豈少爲歡處都無向日心
雲根披遠畫竹韻譜新琴繼處塵囂內閒蹤未易尋

雨中

散髮向南軒蕭條晝掩門病嫌風力勁靜愛雨聲喧
饑鶴巡苔徑稚僧拭竹藩一尊空自遣無可共清言

幽棲

寂寞非逃世幽棲自寄營心閒家累少才短宦情輕
荻筍荒池出薑芽僻逕生空亭宜對酒白浪出高城

游二聖禪寺

荒城殘寺迥相宜水滿池塘花繞籬席地雙柑兼斗
酒隨身一鉢共軍持黃衣零落荊朝勑青葉莓苔幼
婦碑十載高陽酣暢地重來風景異當時

晴晚編書

蓬茅聊葺宅寂寞類枯禪却掃頭慵櫛鈔書手自編
風收雲片薄雨洗月痕鮮靜喟憐僮僕燒燈夜未眠

源禪遊吳造沉香佛像及諸經歸峩眉山

西去當三月南詢是幾程經將千卷去像以衆香成
鬒嶭中流際摩天疊嶂横往來經險道何止百餘城

其二

曾聞西蜀境獨有大峩殊雪色何年歲佛光定有無
狖聲當夜澈鳥道折雲趍遠負心初欲應明黔裡珠

陶石簣寄書

不見士行久音容兩地暌迢遙千里外珍重八行書

評隲唯山鳥升沉悟沼魚袖書郡邑還一誦一躊躇

結社二聖寺

浮世何多事祇園早息機定僧鷲果落沙鳥觸帆飛

香積粉分飯旃檀欲染衣詩壇兼法社此會百年稀

讀小脩南游稿志喜

怪爾新詩好居然下里稀眉端滄海色江上白雲衣

鼓枻三湘去搗圖五嶽歸能令名利客一倍宦情微

其二

亦有翻飛興茲遊未可攀兩談客裏路是我夢中山

弱羽經年去孤鱗萬里還入春佳事少覓爾一開顏

其三

調雞從自得相馬任羣疑頗似沉宴者非徒游俠兒

橐裝無錫水竿牘故人詩吾家二三子如君定白眉

偶成

細鳥語高枝幽窗事事宜香龕安佛像貝典教妻兒

施食憐禽狎看謀隨樹知道緣應不淺龐叟是吾師

桂閣黎收余二十年前題壁詩

是否燈前字將無醉後書苔迷廿載外漬倒數行餘

色古蒸鏽氣文殘蛀辟魚慚師支遁賞珍重意誰虛

偶成

入煙江水上江上日生波術世魚鰕滿門庭鳥雀多

酒中傳佛意筆底困詩魔已自戢毛羽何由畏網羅

北發

小草真何意前途事事難骨粗妨禮樂性懶怯衣冠

遠志嚴親責新愁愛弟寬驅馳堪自厭辛苦為微官

新野道中

過襄又百里步步遠親闈不識塵沙趣焉知仕路非

平原江樹斷野店楚音稀終作一丘士何年此道歸

保安驛道中

此鄉經大祲此路復愁霖怪雀啼村市饑人竄莽林

瞑煙連雨腳雲氣起山心薄暮昆陽道行行覓滯淫

過舊葉城有感是時兩弟已行五六日矣三弟

留題荒亭

昔年飛舄處此日倍酸辛白骨三家市青燐一水濱

異鄉均苦樂兄弟各風塵淒斷惠連句荒亭晏露新

其二

佩犢風猶在畫龍迹已陳有情傷暴骨無計起枯鱗
飽食慙官吏停車問窶人病儒甘脫粟不敢厭勞薪

宿古驛

兀兀泥途裡饑羸不可支燈前思病婦夢裡見亡兒
古驛啼新鬼頹垣走怪鴟細尋題壁處或有惠連詩

登紫雲山是葛仙鍊丹處

昔歲曾遊此題詩墨尚新藥爐燒芋栗丹井長荊蓁

雞犬馴遊子壺觴費道人馳驅明日事暫浣客裾塵

飲禹州李氏園

古郡溪山部名園花竹樓麝香眠野艸翡翠立晴淵
安得一生醉那能十日留公榮定誰似是客可銷憂

暮雨

賣却日高睡來踏陌上塵荊風梁苑草古樹濁河濱
强作違心語稀逢有韻人山郵聽雨夜夢裏滑車輪

渡黃河

兩度歸江漢重來渡濁河塵容三老諳驛路二旬過

霜薄天初朗風輕晚點波太行山色近西望碧嵯峨

高村店大風店有洪洞萘竹古蹟

罡風獵獵下征鞍十月嚴霜次骨寒噴石澌沙猶古
水流蒼滴翠是新竿寒鴉野店楸林黑凍馬荒亭落
葉乾何似山齋閉關坐南華攤向火爐看

午發臨洺行沙河道中憶兩弟

凜凜寒月夜方深驅馬長亭復短亭十里奔風吹積
礫千秋韉大亂殘星鞭稍漠北煙沙黑夢裡江南果
樹青鮮路飄零那可問挑燈何日對原鴒

將抵都門

九年牛馬走強半住江鄉狂態歸仍作學謙久漸忘
對人錯爾汝迎客倒衣裳只合尋鷗伴誰令入鷺行

挽同年李檢討成甫四首

草草來還去人間三十年飛揚心慕俠清峭骨如仙
對酒常扶病逢人愛說禪竹窗寒月夜憶爾淚潺湲

其二

十載貧兼病半生狂與痴錢刀負市井衣食困妻兒
每想燈前語猶存扇上詩交情甚白首緣薄負心期

其三

白骨歸新土青山閉舊廬苔緣題遍壁蠹滿讀殘書鳳老梧桐死霜寒橘柚疎佛天歸昔願今日定何如

其四

泉路飄零久人間惆悵深有兒非滴骨為鬼不灰心垂淚知誰睬鶺鴒可寄音無生君所學忍苦莫悲吟

別陶編修石簣四首

日日青門裡棕鞋任所之焦窗定性晝影鍛新詩世事拋倚角禪功驗髩絲唯憑法忍力一破有情痴

其二

向說山陰路千巖與萬湍水中城堞見山頂竈煙寒杭酒來尖舫湘蓴供水餐知君遠女色不上浣紗灘

其三

不分陶弘景松風只自聽吳鄉同政大洪侶悵晨星賀沼蒲稍綠哦山石孔青良朋君豈戀同調有原鴒

其四

門外正霜飛何堪送所知愁腸縈遠水別而化枯枝心澹稀人識清疏好自支芥針能得契萬里去師資

白蘇齋類集卷之五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今體

飲楊刺史園二首

東城宗伯廢刺史有新廬近水先生柳門塡長者車
菊香熏桃笋酒氣濕圖書肝膽燈前盡都忘傾蓋初

其二

虛堂含夕照綺席醉良朋綠酒浮鸚鵡黃花映髭鬙

書圖隨意展眞贋任人評清夜論詩罷深談契佛乘

送武陵胡元父令瑞昌

憐君為政處隔水廬山高白鳥飛衙牘青嵐遠映袍
花風香譜領蔬圃課參曹好學循良去休嫌撫字勞

送部少參希彥之蜀

欲眞金鑼地應資瑣闥牽天連巴子國江盡宕渠城
蠻府傳新檄賓人候去旌蜀山遺蹟在知不媿前名

其二

如何當此月車馬踏巑岏去楚尚千里過秦應萬盤
深山如雪裏古驛出雲端三十金絣貴休嗟蜀道難

聞顏尚寶賢卿稱病有感

燕市饒禪客如君孟宗亮幽谿泉石趣清瘦雪山身
一榻庭生蘚雙趺席張塵偶稱摩詰病為度秋行人

飲顏賢卿齋頭限韻賦同濬去華

同調淹同官幽齋命二難交情捐芥合禮法解衣寬
坐久爐將燼言多杯屢寒明窓披易注直作太玄看

其二

霞旦同參少長安雖聚難因君道眼別令我酒懷寬

匡坐藤蒲靜幽談水月寒好將瞿氏說留付子廬看

六月三十夜同蕭允升過黃思立齋頭

憐君卻掃久為我開清尊一見生狂態相酬多讛言
雨涼輕酒力秋逼攪詩魂尚有看蓮約猶堪續舊論

同黃思立趙貞甫集蕭允升齋中談禪甚快各贈一詩

黃太常思立

念我同門友為郎家益貧蕭疎趍世缺磊落發時人
供茗瓷甌潔添香粉楮勻近通無淨理一倍耐風塵

蕭贊善允升

鋭奇詞賦古巻擅交朋踈毎退金華直常儲貝葉書
謙宗時勢偽洗羣畏鶩魚吏羨東門達延陵故不如

趙御史貞甫

逆興文兼酒言談茶與對蘭臺雖作客蒲榻早休心
定裡騎驄馬忙中訪竹林知君無不可那復計升沉

夏日小齋雜興

室小堪容膝寘然斷百思坐看簷日下袒受竹風吹
替色流書帙花光侑酒巵從來中散意未許外人知

其二

盡日掩荊扉高梘藏夕暉剩飡菰米飯寬着稻畦衣
密室香難燼幽欄藥易肥不知深谷裏過盡幾芳菲

其三

寂憚山氣爽徙榻傍窗紗迳僻能全草簾疎不障花
無痾常伏枕小冗為煎茶堪笑東陵客休官始種瓜

其四

非傲亦非懶衰月簡逢迎笑語消三伏升沉付五行
雨加蒼蘚色濤瀉綠筠聲無端傳巷語清耳賴蟬鳴

其五

空階經急雨蕭爽夜無譁析東遨王子餐錢與趙家
頹然對木石率爾吐雲霞酩酊不知出高樓生月華

其六

調古知音少行孫起信微青尊澆宿塊黃葉答初機
事以忘懷簡身因謝客肥由來鋭寞不是貴知希

過脩竹館贈朱汝脩

名理兼文藻君齋高士濺溼臨餘道氣清焜帶詩容
鳥几竹光映蝸墻蘚暈重閑尊坐秋雨相對興偏濃

月夜登樓偶成

涼夜誰堪語登樓憶所親無樸飛共我解事酒隨人
汞老厭心客初秋病肺身山南田乙頃歸許未全貧

其二

可嘆人間事深杯且自斟嗷名多爲面謀國半欺心
露下諸風葉秋高冷夜砧腐儒無處着只合住山林

月下蕭允升顧開雍集小齋賦此

偶集翻成樂幽花晚更妍近窗雲片瀉過樹月光全
小築真同隱清酣也近禪莫愁沽酒盡囊內有餐錢

其二

宇宙信空闊方外多友生世情到口厭名障入心輕
所寓風枝影人驚夜雀聲射堂千畝雪擁醉更同行

冬日齋中即事

小逕獨相徉蒼苔木數章葉稀憐屋見根老假山蒼
酒濁賢人味衣熏道士裝看經心自倦添火焙薰香

其二

繩床晝日凭疊石對峻嶒憶見叩門客幽如退院僧
花藏尋侍鳥風於宵衣藤檢點人間事疎慵總不能

同王昭素昭質及兩弟夜飲顧升伯齋中

狹室下簾暖小窗愛月幽沉香粘大白談語羅平頭
花鳥談吳事山川叙蜀遊霜光猶可醉道去即宜浮

晨起

竹窗朝受日棐几對維摩怪石僵枯蘚虬松茸老柯
毫冰膠硯凍蘚溜入瓶多此地安禪好無煩客侶過

閩人禪誦甚勤喜贈二首

應是新年福功謂六時功課勝山僧每持貝葉誦難
字時向滿同學小乘一從天風吹梵唄半輪閩月照

香燈却魑魅安心情懶擁衲齁齁呼不譍

其二

高樓終日禮彌陀天女生來厭綺羅願以幻身酬半
偈暮將素類淚長蛾繡旛針脚花還密誦呪鄉音字
欲訛自是靈山作姊妹何緣結伴到娑婆

讀李洞詩

才子如君劇苦寒青衫垂老恨長安奇愁醞釀千篇
險褊性支吾半世難五字贈僧尤峭拔孤魂吊月應
車酸秖餘身後遺編在世上誰人洗眼看

春日閑居

人間何物度朝昏懶性新來更厭喧除却跏趺惟飲
酒饒閑呵駁便關門虛窗月上摹松影塵榻僧來印
衲痕獨有盆梅嬌寂寞故餘丹蕋照清樽

其二

不才敢擬子雲到索米金門又一年風味漸隨雙鬢
減天真猶仗一樽全破冰滴硯晨箋易掃地安單夜
坐禪閒洗時瓶煮芥茗故人新寄玉山泉

其三

人海何妨一粒藏身閒稍覺盡壺長厭將禮法縛腰
骨且看經鈔澆肺腸畫裡身粘蒼僻色夢中魂染白
蓮香春來家是城西好擬北山僧坐綠楊

即事

小樓朱几供梅極夜引閒人識法壇淨似遠公尚剩
疑貧如陶令未休官捨完兒女怕何事典却田園醉
不難檢點近來癡業少不隨人吾浪悲歡

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志喜因效其語

模寫事情俱透脫品題花鳥亦清奇儘同元白諸人

趣絕是蘇黃一輩詩老眼方饑逢上味吟脾正渴遇
仙醫明窗手錄將成帙恰似貧兒暴富時

賦得殘月似新月

一鉤曾掛暮煙裡半玦還懸曉霧中醉把忽迷鐘早
晚山行誤認峯西東從他鳥擗支干換且喜蛾眉首
尾同安得人生也似月蒼顏皓首又如童

黃主客邀送馮戶部時開筵戎餚

仙郎別渴飲休辭春冷何堪送雨知疏馬凍啼蹊雪
經鏤烏紫綎滌風枝茂殘細字秦唐帖胡響尖鏗綴

漢條一曲龜茲鬼[illegible]詩也堪翻出渭城詩

雪後出長安門見西山甚近

雪後天街絕點塵西山一抹向於銀雲邊磴道層層
出馬首峰巒疊疊真陰鳥分明連峯翩玉龍天矯貼
青旻却憐往歲曾遊處十里桃花覆角巾

卷下

兩鬢蕭蕭不滿梳頭顱四十欲何如風塵眯眼花醫
治名利關心酒破除談畏友朋焚塵見病休人吏捲
帽塵屢翻骨體終難媚高桃從他笑拙疎

京察見部自嘲

擁腫顛寒樗何功濫石渠編摩中墨誤候謁坐禪疎
應客雜訴語嗔奴索報書似浮無似淺不點待何如

初春和陸放翁韻

四十方強已厭官催人頭白是長安新詩繁艱多隨
意夜讀昏花覺損肝嬾向時人爭巧拙久遊畏路耐
鹹酸春來轉憶家園好社鼓村醪日日歡

其二

冷淡何須厭一官烏紗叢裡好偷安厭將賞級污手

類豈有風波入肺肝客枕纔春夢已亂病肱將雪肩
先酸娌無絲竹堪陶寫未怕兒童覺損歡

即事

官味侵衰詩味長道緣漸敵俗緣輕時從敗紙覓高
士老結同条進麯生輕滌硯塵留墨繡燒添爐火聽
瓶笙熱官棄置酸寒福貧士收來應不爭

雪晨入直

將曙氣陰陰寒侵燭焰沉雲濃侖路澁雪厚象蹤深
足滑全依僕衣單緊束紟人間饒渠事何業化書禪

有感戲作

占畢半生舌本强編摩十載硯心四賦歸誰假乘風
翼嘆老誰憑黏日膠飽食大官真似鼠厭逢俗客欲
稱猶移家灃水知何日擬塞九泥自結茆

火神廟道士

事火道人事翻来水上居鶴殘烹石履魚呷洗丹餘
世業五禽戲家藏八叠書南陵雖有命喫酒自能除

送朱平涵太史冊封榮藩

輶軒銅馬伺天涯宮鄉千絲拂使車驛路開尊邀月

石仙源五馬閒桃花水平青艸繳人宅山遠米門帝
子家客裏潘輿誰得似返觴還採廖平砂

顧升伯太史奉 命如梁賦此為別

柳煙娌霧接河梁樹杪分明見太行月上山城征馬
急雨過汴水露荷香贈行古帖來東邸侑酒新詞出
塞王周府有東書堂法帖周憲王有自著樂府又此去洞庭秋正好煙波
聲裡說袁郎

送李湘洲太史齋 詔之浙

險句臨嵒得禪心遇水閒只憑一紙詔踏遍萬重山

壽舒翁大行父也

林屋朝乘屐松篁夜扣關定從委宛去載取異書還
東魯真儒行南華達士懷無心甘抱甕有手但持杯
杖濺龍潭瀑衣粘雪洞苔仙郎奉紫綍新自日邊來

送典山毋舅之任太原

匹馬穿雲去裝中半道書官貧僮僕慣縣僻送迎疎
掃葉炊紅稻連泉供白魚太原有白魚泉登山公事了何處
頭林譪

其二

身爲石室主關與道人期判訟虎知法升堂猿報時
泉聲寒弁邑山翠遶城池應有西遊草懷甥得異詩

送別謝在杭司理東昌

一笑平原去高才聊寄樓閒談皆有韻得句半無題
近海觀雲黑登樵（？）春（？）欲低旗峰徵税苦寬大赦三齊

其二

萬戶蒼煙裡孤城綠水隈郡齋多近帥獄戶長新苔
國變懷親俗人爭（？）判倒才公餘尋古蹟先上彖連臺

五日同鍾撲桐黃慎軒方子公及兩弟飲崇國

寺僧房得家字

老僧愛竹石點綴似山家密篠梳風冷流觴逐水斜
談傭思蘸葉頻醉吐榴花一縷林煙歇闌黎供露芽

壽鄭大司馬

青山歸去蔦功成笑看人間利與名三逕新來稱小
隱一身舊日是長城石分甲乙屯雲氣竹長兒孫學
鳳聲智似子房身較健不勞辟穀得長生

送王以明倒貢歸小竹林

白襴着破換青衫歸去山齋自在眠醫俗止留千箇
竹買閒先賣一區田攜妻燒筍旋沽酒避客澆花自
引泉怪得新詩奇僻甚苦吟骨削類枯禪

偶題

肴肴象疵到顛肥宿業泥人未擬回醉裏童顏金炸
色愁來宮味蠟成灰此心寧與形俱皦得道何妨老
見催已約寅年歸淨社蓋頭茅在夾山隈

同惟長舅讀唐詩有感

數卷陳言逐字新眼前君是賞音人家家檟玉誰知
贋處處描龍總是真再拾肉羹居易句重摘金鑄浪
仙身一從馬糞扈言出雖洗詩林入骨塵

看華嚴經

檢點頭顱只自憐雙輪相逼入頹齡銷除蝸角千生
業憑仗龍宮半部經簡事只嫌多髣髴斷緣先擬絕
葷腥六時起坐蹤跡裡剩喙由他不啓扃

有感

一自辭親返禁林隨人啼笑到如今三生白業施功
淺半世烏紗染俗深往事休污念佛口新來初歇著
書心朝朝頂禮金容後一榻跏趺對水沉

雪中共淮長舅氏飲酒

盆敧脊裡倒淸卮閒聽群烏噪凍枝飽後茶甌眞易笑雪中酒戒寧難持爐心香燼灰成穴紙尾書惟筆任欹坐話當年騎竹事如今雙鬢各垂絲

送邵芝南太史冊封唐藩

軺轂編摩去行行入豫擁驄車遊宛洛立馬問韓梁雨洗沙溪淨風傳路草香雲霞添旅橐花鳥貯吟囊白水秋澄徹丹山夜鬱蒼剪桐分帝子酌醴醉仙郎從淯思文賦登臺憶武鄉不愁今可問何似昔南陽

白蘇齋類集卷之六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絕句

鼓吹

兒童村巷競走鼓吹驛路喧闐何似池塘兩部宮商漸近自然

翻前意

驛路紅塵鼓吹池塘青艸蛙聲本來都無音響雅俗

紛紛句誰論

過黃梁夢三首

車帷且勿捲吾娘見盧公廣陌爭馳騁安知非枕中

其二

枕中天地寬夢裡年光速屈指咸音前黃梁曾幾熟

其三

與道夢非真誰知醒復偽飛昇羨呂公亦是夢中事

銅雀臺

洞戶珠簾經幾春纏衣歌扇化為塵隨風惟有臺前柳楢腰當年緩舞人

行衛輝野村中即事

諸鷹沙鷗嘍嘍蔬畦麥隴縱橫藤蘿也解人意垂蔓爭罥前旌

其二

茆屋犬卧人遠麥隴鴉啼牛背倘遽種柳先生僕夫停車少待

即事

寶鴨雙雙引使車都梁旖旎散郊墟腐儒低首還私

憶走馬紅塵三月初

過鄖城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詩有感弟子鄖城人也

一落書生口視香不計年鬚眉元別駕翻托李孃傳

發遂平

遂亭城外少風塵夏雲千層山萬層一片雲山不可辨相錯還成綺縠紋

信陽道中即事

巉巗繞吟畦小徑通車馬即此是桃源問津何為者

其二

四顧忽無徑僕夫何所往俄聞車馬喧疑在空中響

其三、

山下無人踪山上無鳥語惟餘一片雲見我來遊此

其四

雲中忽吠鳴豈是劉安宅近看起煙青有人家枕山脊

其五

僕夫顧且驚於菟啼林藪乃是巉巖傍飛泉挾石吼

其六

橋上山崚嶒橋邊石齒齒差暢遊人懷兼傷馭者趾

山中看雲

雲學嵯峨山山似靈霄雲雲山何以辨雲白山色青

青石橋

青石橋邊水時時生細波漂風還皺墨金斗熨纖羅

其二

見青點水心雲白杜山口借問山中人還知此樂否

三日行山中山盡有感

眼底青山愛頻真何妨日日對嶙峋今朝樓暢無山

色惆悵還如別故人

送李吉士子告南歸

青春乞得淨名身彩鷁翩翩漾白蘋此去吳江風日

好爐香經卷伴幽人

送潘雪松柱史建言謫閩三首

偶緣諫獵動天閽萬里南還去主恩一壑豈能安蘇

務五雲長自憶蘭蓀

其二

行舷南下碧江瀹秋月蘆花綰別離此去莫驚潘鬢

改止緣憂國半成絲

其三

竭來氣氣滿閩門柱史由同道自尊我欲寘心求縣

義臨行乞得五千言

飲小脩所攜惠泉

昔逢惠山人曾說惠山好季子千里來同飲壽山水

其二

竹裏自燒鐺清煙遶林月一飲洗煩囂再飲淅毛髮

其三

滄以青王控泠泠色凝碧憶渴在山時一泓抱白石

其四

可憐白髮人朝朝望遊子今日忽歸来飲水亦歡喜

黃粱夢戲題

電光現出青獸蜃氣結成蓬瀛牢官神仙俱幻呂公

登膝盧生

其二

貧窮輒慕官遊將相更希仙籍願人忘想無休誰道

枕堪室愁

仙人洞

風牽弱水船山阻漁郎棹誰識仙人洞乃在紅塵道

其二

塵中一百年洞裏一彈指仙人瞬息間見我九經此

萬株書屋

高齋何所有琴書伴幽栖中有吾伊聲聲與猿聲雜

天均洞

洞裏無人蹤洞外絶鳥跡有風淅聲時出喬林裡

荷花池

綠水映紅蓮蓮葉何田田身在衆香國沉醉渡芳眠

兩岸芙蓉

南垞與北垞岸遠渺難即此處好行舟西西芙蓉迷

春色滿園

結伴來尋春春踪在何許濃香襍艷容已滿山園裏

四面琅玕

白日起寒濤長夏何森爽中間安藤床趺坐絶塵想

天香噴道

獨有金粟園宜供金粟佛瞥聞金粟香擲去礙屑物

蟠柏亭

亭前柏樹子佛祖西来意了知柏即亭是名第一義

桃花洞

君家漢水曲相近武陵源余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園

五老峰

峻嶒踞虎豹蒼翠積蓊苔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来

滙清亭

小築萬松下兩耳饒潺湲莫許陶弘景長年只住山

長春堤

偶踏長春堤涼風吹鮮帶班荆數過桃沙鳥飛雲外

六言

三市六街旅演五湖四海稱揚優孟抹朱面孔偃師傳漆肝腸

其二

鬭鷄浪誇孔鑄偃巫也學舜趨土人休笑桃梗鬱壘不異神荼

其三

兎元無術肖鵠癡也無心蝶蚿風砌對花軟飽雨窗

支枕鼾眠

其四

松煙偶作蛀痕就裡誰分醜好他手我眼何干浪生歡喜煩惱

題唐元徵乃兄演唱晚晴冊

數椽山水間灘聲雜衆響展簞時一眠夢境亦蕭爽

其二

澄江退夕暉白練化丹綺風傳鼓枻歌嫋嫋綠陰裡

其三

棐几何所有詩春三兩束惟應款乃聲時與吾伊續

其四

魚艇宿簷前酒旗飄屋後沽酒復買魚對花傾幾手見白鬚

海深誰比愛河深五欲騰波天也沉休把霜毛輕擲去一回對鏡一休心

死心和尚一朝棄諸生披剃書此贈

欲識新長老便是袁中夫依然舊面孔只少幾莖鬚

其二

深藍為壞色裁巾作僧帽我狂正未醒沒魔初然覺

其三

豪性與頭毛一斬一齊落獨有愛山心不受銅刀削

其四

袖中五色毫落紙文光燁夢裡莫選人且留注貝葉

其五

選佛場大開這回應得儁寶葉窠高處歷歷題名姓

其六

神清骨亦癯稚稱手中錫一笑入千山藏身沒踪跡

題雙寺畫竹

風竿不滿尺已饒千丈勢爲倩禮誦餘味此蕭蕭趣

白蘇齋類集卷之七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館閣文類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

君子欲有全用于天下則貴慎所養矣用欲其恢弘恢弘者無所不可為養欲其收歛收歛者有所不輕為夫收歛者所以為恢弘而有所不輕為者乃其所不可為者也是以矜戒疑神也而後鐘鐻乃成累丸

三五也而後承蜩若掇怵為戒視為止也而目無全牛望若木雞也而異雞乃弗敢應而反走彼夫精一技者調一物者且期于養而後其用全而況講精真英雄者哉無志守若處女發若脫兔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故夫號真英雄者局之至深闢之至裕鑰之至密張之至私有倜乎若童稚之心而後有龜察之神智有怯乎畏四隣之心而後有貔虎之大勇困衡胸中口呿弗張而後出其謀也若泉湧獅躍數四曳踵弗前而後出其斷也若霆轟其心循乎環堵之內也而後其才軼乎宇宙之外其心出乎輿臺之下也而後其才駕乎等夷之上此一人也其始之戰戰兢兢若斯無一能者而識者已有以窺英雄之全而其後之沛然若斯其卓犖若斯其奇偉人始指之曰真英雄而識者固不以之於沛然之後而覘之于乎居戰兢之時矣蓋自古稱真正英雄者放勳風動則莫若堯舜明光動政則莫若姬公而貫百王接類萃則莫若孔子乃其兢業以勸天命吐握而憂淵冰徇謹於鄉黨跼蹐于朝廷抑何其戰戰兢兢也彼漆

園者流逍遙徜徉見以為適而竹林諸子箕踞嘯傲於醉鄉見以為能解粘去縛語之以聖賢之戰兢若狙之繫於樊中不勝其苦而求逸去而叩其中遂乃空疎如糠粃石田之無當于用安所稱真正英雄哉何也彼漆園竹林輩視天下無一之可為故究也無一之能為而聖賢者視天下無一之可輕為故究也無一之不可為故朱氏曰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豈弗信哉後之希英雄者宜何如曰無欲以澄之慎獨以析之則有無一時一事不出於戰兢而其養

深其全用立題又何所媿夫世之稱真正英雄者乎

刻文章辨體序

蓋古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機淺於龜馬基造于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樹藻則天壤為光杼情則丘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寢與堂異而廟寢堂之中楹與榱異節與梲異彼各有體焉犖人固不得匠意而運也而刻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乎吾姑置危檝以前弗論論章章較著者則莫如詩

書乃騷賦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檄牋疏狀志之類則源於書源於詩者不得類書源於書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與寢寢之與堂其體相離尚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不得類疏狀不得類志此猶楹之與榱梲之與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體之中尊卑殊分禧祓殊情潤澤殊態隱顯殊用疏數煩簡異宜此猶榱楹節梲之間[illegible]脩短狹廣也其體宗相近宗易失真不可不辨[illegible]夫不深惟其體而以膇爲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速阿房赤壁之宏奇見爲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爲傷俳黃鶴白雲之句見爲似古而況夫他之模擬者乎今天下人握夜光家抱連城顛倬於結撰儁景輒鳴自鑒一堂猥云獨瑜于古全捨津筏摽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圓削矩非方即令沉思出案宇之外醞釀在象數之先終屬師心愈遠本色矣則吳公文章辨體之刻也烏可以已哉柳不佞聞之胡寬營新豐至雞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優

人效孫叔敖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孫敖也豈非抱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湮滅之精神在豈徒具體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體而務自發其精神勿離勿合亦近亦遠庶幾哉深於文體而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來者矣是在來者矣編起古歌謠並祭文凡五十卷外集起造珠至辭曲共五卷

性習解

夫謂性者析衷于孔氏其云性相近習相遠者
註學紛挐哉乃後世說者不無異同皆性字外有
子輿性善之說區析性與者則有荀卿揚雄韓愈皆
子沿水佛氏作用之說在而孔氏云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茲乃虞乎異而同同而異之間持兩端者乎然
夫孟氏專言理以維世揚荀韓專言氣以救世而孔
氏則理氣合一一語而備性之全體矣今試觀嬰孺
其天性常未漓也固有醉然而慧者亦有憒然難解
喻者固有相嬉而讓者亦有相狠而爭者固有逆之

而色弗忤亦有觸之輒怒而啼者遡其見親也有不
煦慰膝下者乎見兄也驩不驩欣動色者乎此一嬰
孺也有慧有憒有順有爭終終殊態安可謂之同乃
又無不愛親無不敬兄安可謂之異蓋其異者出乎
氣而其同者出於理合理氣之謂性合同異之謂近
故繫近於性也迨少長已始染世味染世味已始分
蹊從理制氣者有聖賢氣滅理者隨愚狂漸靡使然
匪一朝夕而性之相近如故也故繫遠於習也今夫
明珠之隱水底水清者光立見稍濁者其光隱見而

澄之斯可見而家濁者非澄之久光將匿焉故軒皇
狗齋堯欽明舜濬哲此水體之本清者也湯日新文
緝熙此水體稍濁而能澄之者也太甲初服敗度悔
悟桐宮卒紹先業此水體本濁能久澄之者也至于
桀紂暴盜跖恣睢此水體愈濁愈撓之者也是性習
之徵也要之水可分清濁不可謂本無明珠所可分
昏明不可謂本無義理故孔子之論性語氣不遺理
猶之語水不遺珠所謂一語備性之全體者乎雖然
夫子直舉全體也而後世耳食者藉其似焉以騰其

性惡渾把柳作用之說性惡渾把柳作用之說興而
後世之恣行胸臆者又藉其似焉以便己無忌憚之
為害將何極孟子深慶之故單取理義之性而日歸
於人曰性善性善斯語也陽似少悖夫相近之旨而
陰實翼其師說故先儒曰孟氏有功於聖門不可勝
言知言哉後之譚性者必合孔孟之論而後性學揭
日月而行矣

刻文中子序

今之人方每誨錯也而調其肉進之見謂治然不變

於口矣然海錯率不可實枵腹不得不舍而之粱肉
者何其味無奇而卒周乎用也蓋余始得六子書讀
之至莊列而神動心艷也已讀文中子循乎其業入
也已數數尋繹焉而始不忍去手盡易莊列之好好
之偏所謂無奇而卒周于用若粱肉者非耶嗟夫嘆
夫自宣父微言莫孜抽緒紛綸莊列諸人汪洋譏議
而白馬遷辯雕龍極章潤燉揚蕩代及陳隋詠花鳥
賡月露生乎斯時誰能不靡而仲淹者乃能抗手反
經正襟譚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今觀中

說所載講勸之言出處之迹具在焉其詞簡而意淵
而通微而明曲而當旁觀大義潛宣教者娓娓乎洙
泗口吻哉所以淪挾頑胥衣被時賢洗千古而空之
揭吾道以付天者其以為蓋宋儒力乎無亦仲淹氏
為之嚆矢矣且也溫魏房杜用其士並盛於李靖有
如及仲淹身竟行十二策者其所收太平效何可勝
道余固曰其說無奇而卒周于用也非莊列氏比也
今海內學士好治子家言方務鉤摘莊列華縟首其
中而齊洙泗正論為無當與風不熄將為晉朝揮麈

諸人之濫觴其蠱世道而蕩人心寧有底極故吾取
諸子中若文中子之宗洙泗者付剞劂氏刻之以風
天下然吾非遂聖人之也謂其亦可為學聖者藉也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明興二百餘禩來其為翰林學士者若劉宋諸公而
下若干人無論洪憲皆不宣泯沒無紀爰題其姓氏
於石而其受爵記焉其竊惟翰林非古所稱天祿石
渠之府金馬著作之庭也耶而其所設官寵崇考則
莫若學士　天子有時坐細旃則鏘鏘委佩其間時

效獻替啟沃心至重也句總攬制作黼藻綵繪之外
一切簿書期會弗得關為在清也若文之主時溢語
清閒鑾貌有加即列官卿弗敢望矛禁也大士伏
處窮巷以章句發家至當國家重任至清至崇而今
且勒之貞珉是可以不朽矣然隆磵之間姓氏臚列
崇者聯輔相次亦卿清宦則固有其德卓爵名世若
咸鳳祥麟世爭先睹其名為快者矣則又有膚功在
世衆指其名加額稱頌家家戶戶祝之者矣則又有
雕蟲繡席爛若春華凌人誦其隻句等於吉光片羽

者矣則又有美食安坐際太庚立鼓公脯矜不唱肉
庭外衢無識放者矣則又有張聰選胸服路集撤詩
盜賢豪至今耳其姓氏若狼鷗在園思逐之者矣夫
德如麟鳳者冢上腐功在世者次之雕蟲繡帨者又
次之美食安坐者為下張聰選胸者柳冢下矣嗟夫
嗟夫此名一刻也冢上者固益彰而冢下者亦愈顯
矣夫使冢下之名益顯何如伏處窮巷尚足藏拙乎
是前所稱至重至清至榮乃至難稱而所謂可託不
朽者乃易以速之朽可不懼哉今文選郁邑海內麻

和充詞臣者靡匯一時名公鉅儒其所謂冢下者免
不肯為勿論矣顧蓋茂胳大從宣邑惶潭仰荷侍眦
俯作楷範以無忝太上之業弟今弗務宣嚴師濟徒
積時月為勞績則吾所稱品之下者即不然而日事
夫提要鉤剳揮毫哦誦吐咳珠玉以自雄則亦吾所
稱品之又次者甚矣　朝廷清華之選而亦豈茲刻
石題名意也耶某頓首謹記

忠清仁辯

或曰夫子蓋未嘗輕言仁哉故於人之過也而觀其
仁里俗之美也而稱其仁至任術扶穀如管氏也者
而亟仁之齊楚兩大夫業已被之忠清之號乃獨靳
仁焉何哉曰論說於一時者其旨恕定品于萬世者
其法嚴恕語迹嚴語心也夫語極於心則陰避而陽
托者非仁陰趨而陽托者非仁即無所趨避未應無
所趨避之名者亦非仁何也有所為也故公旦稱德
明保之忠天下信其仁非信其明保之迹也伊尹千
乘弗顧之清天下信其仁非信其弗顧之迹也公旦
伊尹雖出于無所為故即居構疑于非忠五就疑于

非清而竟不害其仁齊楚二子未免出于無所為是
以其忠可仰其清可述非不足驚詡一世而亡不敢
信其仁藉令信其迹不必原其心則潔身趨市者仁
乎灌園於陵者仁乎甚而至於食桃諭殉卧終南為
捷徑者亦可匿其不肖之心而躋于仁乎聖人深慮
之故于齊楚二子但許之忠清之號而靳以仁夫固
嚴之心懼其弗真也哉又曰未知焉得仁忠清矣可以
為仁乎哉曰不然仁雖無所不包然於仁中一事
耳今夫有木而華實枝葉附焉於一葉而曰木在是

返可乎有山而丹砂亦石生焉指一石而曰山在是也可乎哉仁有萬善總百行其廣也天覆其狀也川流無不忠而無忠名無不清而無清名區區忠清以擬仁正如木之一株山之一石耳胡張讚乎不然則聖門高弟由可治賦求可從政赤可立朝雍可南面已既稱不容口而至于仁何以皆曰未可知耶則稱卷二子之止於忠清忠清之不可遽仁又何諭也夫然後知聖人非特嚴于論心抑亦精于論仁是又朱子未發之意歟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夫論人于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辟書所紀外載在國乘其人豈無彪炳表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瑜方寸之瑕則全材雖初駕如紐所試多蹶則未路難長于室穴短于衢城則大用雖鸞鳳其外蜩鷙其中則純白雖夫置雖高于三代以降也則雖哉吾無瑕更僕論論較若者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衛命趙衰祇侵從公子而亡而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收功三敗士燮之從其尚寧趙武之不頓兵甲縫也和戎伺也愛國赦也謀楚吳也顯泰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與數大夫也季友勛勤于者傳審武救寧於衛成華元析衛於宋樞夫國家重勘亂之臣則安舍與數大夫也塞郲止鄫鄭之旅子革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寤主蓋皆有古遺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薦僎蓋皆有古薦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偽所謂輕國如屣者耶蓋廉靜士也孔父以宋殉死仇牧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偽所謂舟鑊如飴者耶蓋

伏節士也若乃下惠之治亂俱進伯玉之卷舒隨時士會無隱情于國中又非世所稱真良士者哉若數大夫者固家棟樑朝家照映殺青而深詰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始暖焉而不勝其蹶也才焉或室于大用也數焉或虧於純白也故謂雖實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閑于國家者先功勳定品乎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雖于攘天王猶或衛不歃血而交諸侯于葵丘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污君不慈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窒

首管氏而狐趙爲次孫敖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僖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所揚抱者優而就予所揚抱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器小貽譏不恭興誚則其他又可知矣故求不窘于才無詭于心表裏無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亦難論于春秋矣余固曰遑雖貴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救荒奇策何如

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于天吳西北困于

旱魃山陝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天子旰食公卿拊髀計可雖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亟亟屢上即不能外蠲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燃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蠲賑二議即今管晏持籌賈晁精算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能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攣弗變襲其名而奉行勘實也拘攣弗變奉行勘實即患綸時下日累較少府之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蕃郡邑之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蠲也朽腹子遺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派閩州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時羸之夫腹無半菽而手足猶縶于桁楊籍當宇之曠恩爲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潛有不入撫巡之句簡者何其貪而黠也故苛徵之察宜密也民方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盛騶烜赫載道軒輶之使至餽遺充斥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

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矣以幽遐鄙屋恣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恣舉州邑之庫藏贖鍰給州邑之窶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中一鄉之內豈無豪賢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歷以趨者乎欲堅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山民去城百里旋起襄糧豈望趁城繇府猶待其短長非少將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

失集何宜令耆民之廣平者備置之富好施者臨其
張落於給焉平有賞私有罰䕶不蔬矣故移民就食
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或量里之廣狹為鬻若干令
耆民及富民之平者眾糜而日飼之期于便近民無
新水之頻得飽食矣故散粟給民尚難為糜以飼民
尤易也夫殊不可穡玉不可食有米粟者絕之處人
至飢辟以殖者故即得州邑及豐戶之賑而操金貿
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償粟則難官司為轉償而給
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矣語云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小補鎦隙之討夫都若此豈係奇乎善哉
手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犂然具而
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為澱滓何濟乎故在　天子
濇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切訪諸　祖制毫無所增
上絕冗費則以府有餘金而賑易私家不免濫取而
鮮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指誰敢不堅羔羊之節
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群組去不為蠹矣
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也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乎之本存焉有意耀
其才則無論其本撥而神洩于外而其乎亦㩻㩻趨
趨無纖毫之用於天下夫惟社禨葆貞凝定于淵默
之中即自殄其才牽不得不須蓋其本立與用自不
可秘也今夫花萼蕃郁人睹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
嘗先溉其枝葉而先溉其根丹雘绚碧人睹室之華
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榱棟而先營其基者何也
所培在本也良玉韞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潤明珠含
于淵不待摘而川自媚莫邪藏于匣不待操而精光

自爍人不可正睨者何也有本存焉其用自不可秘
也而魏代文士未窺厥本吹呶焉日私其土苴而誇
於人單辭偶合輒氣志凌厲片語會意輒傲睨千古
謂左屈以外別無人品詞華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
卿摛藻于上林而聆竊訾之行者汗顏矣子雲苦心
于太玄而誦美新之辭者靦顏矣正平弄筆于鸚鵡
而誦江夏之厄者捫舌矣揚脩闘捷于色絲而悲孤
犢之語者驚覗矣康樂吐奇于春艸而耳其[illegible]叛之
謀者織譯矣下逮盧駱王楊亦皆用以賈俗而賈禍

此豈其才之不騁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識狹其識誠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藝而先植其本凝神而斂志回光而內鑑鍔斂而藏鋒其器若萬斛之舟無所不載也若喬嶽之屹立莫撼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納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識若登泰山而臨滄尺寸千里也若鏡明水止纖芥眉髮無留形也若龜卜蓍筮今古得失凶吉脩短無遺策也故方其韜光養晦退然不勝如田畯野夫之胸無一能而比其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皆經濟吐咳成謨謀琳球琅之

音炳朗布之文星日比光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屬辭矜駢麗而詩月露風雲之塗粉土羹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者伊尹傅說召畢之徒皆備明聖顯懿之德其器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其訓誥謨典詩歌抑何爾雅閎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爭推為萬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其本立甚用自不可秘者也喻之麟之仁鳳之德目為陸離炳煥之文是為天下瑞而太史以下有意耀其才者何異山雞而鳳毛犬羊而麟趾人反異而逐之而或以賈鬻爲睹其文乎信乎器識文藝表裏相須而器識猥辭者即文藝併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其器必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有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大其識者宜何如曰謙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與又足以補衎倫未散之意也

白蘇齋類集卷之八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參數

館閣文類

乞進講大學衍義疏

伏惟　皇上敦明聖緝熙之學采老成芹曝之獻數月以來御經筵者一御日講者二披圖對史左瞰右詢遠追金華白虎之談近跨逸英延議之論矣臣謬從豹尾中仰窺　聖衷惕厲不勝忭躍竊效塵露[illegible]

裨涓埃焉臣竊睹儒臣進講曰經曰史詎不稱古訓哉然而經史以外尚有足羽翼聖真補苴鴻猷者謹按大學衍義一書先臣真德秀氏之所為然也總先聖之規模則先王之典謨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該後賢之論議則繼之思孟既雜仲舒敦頤之說衍格致則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衍誠正則崇敬畏戒逸欲衍修身則謹言行正威儀衍齊家則重妃匹定國本嚴內治教戚屬網羅先猶掐撫蘊闡其廣則悉天極地其細則繭絲牛毛其分則洪河之散流其合則戶之有樞也而車有轂焉撮之理忽未盡之適鏡具是斯已勤矣臣愚以為儒臣進講經史而外盍以此書必能仰資黼座私贊化理啟沃灌溉功匪渺鮮臣復惟系大於學指后所務非第如經生說誤稽唔咿揚枝以闢博雅資楮墨已也其躬修肯[illegible]其履蹈貴實其咨詢貴虛其問學貴恒夫衍義所載一言一藥而稽之今日于症家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令嫡媵有豫定國本令睹聽無惑嚴內治令巨璫無為而必圖茲三者在　皇上一念敬畏自標直影隨

故曰躬修貴篤也夫格致誠正初無奇艷世主所闊視之者藉令陽浮慕于廣廷之上而陰違戾於重帷之中是戲塵餅鷹芻狗而耕石田也安所用之矣故曰履蹈貴實也黼扆之上人主高拱穆然何論神明而二三儒臣踽踽毋敢失尺寸執牙籤屏息浔畢所肆於前大善矣臣竊計　明主浔少假借娓娓下訊云何格致云何誠正云何修身而齊家二三儒臣各罄所見其當　上指與否俱且和顏受之有不析肝劌膽者非夫也故曰咨詢貴虛也夫日御時保衍義

所稱引臣竊見　皇上昔在沖齡講筵之御燠寒不輟而近歲傳免者屢矣今雖銳志講學萬無復輟而臣已閱然有鮮終之慮焉衍義之所稱緝熙日新與戒逸欲者可不日陳于耳以預防之乎故曰明學貴恒也且臣伏聞　高皇帝投戈未暇即取衍義書之廡壁而　世宗朝亦嘗取衍義君臣講論爲倡和詩毋豈飭弘文之偉儀修太平之壯觀已哉其所修誠約其踐履誠實其咨詢誠虛其問學誠恒也此祖宗故實非臣臆見繩武光先實在今日伏望　皇上下采芻蕘特　命儒臣進講大學衍義設誠力行臣所云四者臣幸甚天下幸甚

一貫忠恕説

昔者曾子取忠恕明一貫而紫陽氏以爲是借言之也自紫陽氏有借言之説而晚世俗儒愈起分別而增葛藤愚竊謂忠恕之外別無一忠恕通天下之外別無貫悟者見其一而未悟者見其二焉誦今夫人不忠則僞不恕則私私僞然其中是不一也於是與物爲耦日以心鬭隔形骸於一膜起藩籬於我閣相刃相劘以行而天下遂于我泱然不相通非不貫也是不忠恕即不一不一則不貫也忠者無僞恕者無私無僞無私則在我盡撤其障隘以通于天下天下亦洞洞屬屬盡見我太虛同然共得其適而薄海含靈盡歸我膜歸我闥而無纖毫之扞格而弗通是忠恕即一一則貫也而素何云借言之乎或曰一貫即忠恕則一貫庸行爾孔子胡不公語洙泗羣弟子而獨挈之以私傳曾氏者何哉則紫陽之云借言豈謬耶曰凡借言者是本不可名假托之以明若二物然而適亘今古弗異寧有二也即無論孔氏雖堯舜以來所稱精一寧外忠恕特聖人安之則名一貫學者勉之則名忠恕故愚嘗竊論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吾亦欲無加諸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勿施于人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反身而誠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强恕而行則學者之忠恕是矣立人進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能近取譬則學者之忠恕是矣老安少懷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車裘共敝善勞無伐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善乎

程伯子之訓忠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夫忠恕動以天而同乎天豈與一貫之理纖毫隔閡哉故曰聖人安之則一貫學人勉之則忠恕曾子功力將純故傳其安者而弟子境界尚隔故僅開其勉者巽者造不巽者道則紫陽之稱借言也其要乃太分別與雖然一者渾渾淪淪不可得而名曾氏恐學者難之而道迷故直衷之曰忠恕紫陽恐學者易之而道亦迷故又解之曰借言而均一明道覺人之心有兩不

得已者矣吾又聞紫陽有晚年定論深悔其傳註未當有誤來學並解也或猶未定之論未可知也

防河議

今天下諱防河者豈不稱甚難哉日者祥符蘭陽間河決百餘丈湮城郡毒人民患非尠矣然僅及沿河之人民未至奔潰四出為根本害而其沿堤之缺者補之合堅且厚尚可支目前而徐邳以南則為害滋大矣蓋害在河以南為四肢之病在徐邳則癭之附咽喉失今不治後尚忍言乎與日者徐邳之間黃淮合流今黃強而淮弱則不能合和強則易決高寶之間決而國家數百萬飛輓雲連將何道以濟乎則害在運道淮不敵黃將縮而旁潰旁潰其及泗州乎則害在　陵寢且黃強清河凡四折而趣海藉令一者不守而淮安高寶鹽興之民何恃弗為魚乎則害在人民是河南諸處害僅人民而徐邳間則合害運道陵寢而三也三二瞿瞿之臣當目而瞪者不出疏築二義然理勢固不能出疏築二議矣是在當事者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往治河之臣計謂堤深則能束水

水受則勢迅而沙滌隨下是寓疏於築不可謂非便計今沙竟未能滌而水日益高將復議增堤增之不已將隆之於天也無論糜內帑即幾急奚益也邇年議少異矣是故議重開草灣議開月河坂閘議落崔鎮等壩夫開草灣僅能防西堤之沖有如淤清江口而入赤何則重開草灣非計也夫河堤不足賴矣將月河是賴乎則開月河非計也今崔鎮徐二壩流甚細李太三義久塞今雖落之豈能識洪洞之流則落崔鎮等壩亦非計也然則遂無計乎曰酌之疏與築

之間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夫河南之境氷堅難測而
徐淮地煗解氷於季冬測其淺深而濬之及底焉久
之河益深水益日卑不憂潰矣此疏之一策也又自
大河口別開一河至厄子灘以接草灣出顏家河底
與正河不沖入清江閘乎此又疏之一策也夫安東
至雲梯一帶業已堤之而郯陵至羊寨四十里不可
爲東堤乎此築之一策也凡此皆補苴罅漏之計矣
乃若功力甚鉅可計萬全者似莫若復故道河自桃
源三義鎭達葉家沖而合淮寔惟故道而濟運一河
迺支河耳今河流竟棄正河而據支河有如復此焉
接顏河足可支數十年無慮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將
在於此是又善行其疏之上策而築可無論已語曰
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能爲夫唐堯且咨嗟俾乂而
漢武沉璧馬宣房數子閒而爲詩以嘆今謂何容易
哉藉令今所陳復故道諸策可實見之行亦賴　廟
堂精擇絶心任事者全委付之而破拘攣寬文法無
愛帑藏無惜高爵戒十羊九牧之擾排道旁作舍之
謀卽地平天成河瀆獻瑞可望于今日而何慮三患

不然吾未知空譚之可以紓患否也

擬遼東剿平東夷　賜給總督薊遼都御史誥

文

奉　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權衡作鎭弘資帷幄之
良柔鉞專兵式重干城之寄矧薊遼藩屏京國而總
管鎖鑰北門屬羽檄之風馳賴籌畫之天樓言念非
常之伐宜膺不次之恩爾總督薊遼都御史某文武
兼資忠良夙植器足當盤錯出以沉幾志不避動勤
[illegible]之閒暇須諸海西之弗靖寔由那林之逆謀雪王
啓之孫報二奴之慾鹵掠畜產虔劉士民結連潮鼓
跳梁邊境鼓蟷臂以當轍張螢火以燔山知鼠竊之
無能爲顧梟謀之安可赦爾乃克攄神算用振皇威
甲士電馳戈鋋日耀先聲搖而天狼膽落全軍臨而
犁虜魂銷獻斬馘者盈千獲輜重者無算烽燧撤警
頻以捷東鄙之危師旅投戈遂殄北顧之憂勳在
廊廟名震華夷我武惟揚朕心嘉悅庸鑒勞績爰賜
寵綸嗚呼方將宣徽則周王援外始平屢力則漢主
拓疆嘉爾膚功諒同先獨爾尚張志意益勵忠貞

舞兩階以格苗朕不敢後于羽之化出萬全兩制敵
爾當克先桑土之謀欽哉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毛穎本中山後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唐逡由中山徙西吳而其友陳玄石泓楮素者相與同起歙陳玄者秦五大夫裔世居易水後徽處郡會閭惟逬燬者貴盛甲天下自𤇆石君以躬行顯于漢而子孫能世其業者莫若石泓徙清從絳從端溪俱有名而楮素者[illegible]名知白其業成于蔡黃門楮先生其昆季也

初毛穎謂泓曰若硯處蛙步不移毋乃好逆乎泓應曰吾不能效若齩齕勞形也素亦謂玄曰若黯黯自污非夫哉玄應曰若皎皎者乃易污蓋穎嗜動而泓嗜靜楮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人𢿾能知動不思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者吾與之交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始定交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為上習坏能用項猶用亦不肯竟去學劍而四人者逆擯於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擲之楮素謁李意其意

其裂為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念俱不能為主奉爭已而入坐左思藩溷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知藩溷之褻而重左之博雅不能捨去左賦三都膽炙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王羲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以毛君為刀劍以陳君為鎧甲以石君為城池以楮君為陣吾其遂為天下劝乎羲之埸傳諸子孫子孫待四人敬不衰至今猶臨池業自為衣一派外無兩者本羲之賜此四人之力也自是四人名適重無論

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宗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告於楮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之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迨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主人禮遇相識所以報德者於是泓語玄曰吾聞主人方旬覽逖搜為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時以問顯穎曰願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愛摩頂蘆主人任用卒相[illegible][illegible]力任事終始無間云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　[illegible]以曰夫士遇合固各

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劉項時齷齪稜囊中以爲計畫無復之顧彼其遇時遇主彈冠俱興並有顯代聲施到今豈不懽哉然令此四君懷忮並進各不相能功亦不就而張羽挽相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令終無忝師濟之義者矣

刻玉海序

自唐宋來博雅君子据摭羣言勒成類書者無慮數十種云徵事者采其繁屬詞者擷其藻功藝苑者鴻矣不佞蒐獵其間竊恨諸書所載或誕焉而不及核或蔓焉而不及詳又或喋喋纖嗇焉而不及弘鉅也其宷核宷詳宷弘鉅者宜莫如玉海一書夫孔不語怪而他輯者多尚奇僻以駭俗耤令肆此而能識畢方辨擬龍非經也而玉海所紀皆宇宙所必有及世人所經見者即譚天譚律歷譚祥瑞易涉幽渺大都義和氏之合流而屈軼蓂莢之濫觴無甚奇者故玉海宷核也他輯多掲片語採隻句以資組織助吟咏而此書繇天地及經籍制度探源遡流櫛比鱗次萬無漏一故玉海宷詳也月露花鳥何關朝政他輯彙

彙無非此者所謂弇譜蟬史耳淺矣此書上逮帝學下逮僎食皇皇謐謐夫孰非黼扆上務與密勿之壼議也耶故玉海□□且鉅也而今世經生學鮮本原藉口孔氏多識鳥獸草木之語齗齗焉取介所謂載花鳥紀奇袠者而綴拾之以流連光景謂之馳騁藝林矣此其弁髦玉海也固宜噫夫孔氏多識鳥獸草木然其學之大旨不曰□大識小乎識大識小固所謂國家之典章制度也則玉海其近之也已烏可少也噫嘻士貴通達世務曉暢經濟況業以經術起家爲鴻碩鉅而或不閑于古昔典故之詳沿革始末之異以徵今代之所廢所興以涖官而考政于國家何賴焉其或者以當宁慎默也則可而有如一旦　天子坐白虎觀延諸臣細旃之前上訊天文下詠地理中訪皇王霸之業及歷朝制所起異時所以善敗而乃嗒然罔以應曰主臣臣愚不及此此無論無以將順黼藻光揚　聖德即職業之謂何矣誠取玉海一書時用披閱豈徒廣異聞侈腹笥亦國體臣職之助也是用刻之以公諸藝苑其所繇名玉海者則前人

序已詳之茲不具論論其所關之大以為入海求玉
者勸爾
皇祖成功文章頌有序
臣稽古帝王魏乎成功煥乎文章惟放勲得焉百代
罕儷矣至乃跨躡百代廓踵放勲與救天壤照耀今
古者孰逾我　皇祖哉夫我神州之內自相遞承禮
樂文物未盡變易也豈有天驕闌入中原椎結其冠
裳汎掃其法制如胡元也者丁斯時也材謝神武則
成功豈易德尠聖哲則文章奚違乃　太祖皇帝龍

奮淮甸禽雞醜虜驅而置之大漠之外自遼海以西
陰山以南耳不聞羨蘇之音目不睹辮髮之俗至夫
戡漢擒吳滅夏平梁尤雄瑋紀不越十禩寰宇混一
可不謂雪百王之恥除千古之兇者乎功莫大矣已
乃泰康既遂湯網尚疎　皇祖又于是乎建膚謨攄
鴻算以潤色之罷中書省戒權也撤母后臨杜漸也
官制律令閑亂也領行集禮範世也樂章九奏彰功
也祖訓大誥貽則也皇哉唐哉斯又　皇祖之文章
所以並燁星辰者也夫咸定秦項則馬上之習無文

治哉成康則臣虜之甚矣雪文章成功信難雙美而
我　皇祖乃武乃文亦經亦緯豈惟漢唐而主瑞拜
而讓斯亦放勲以來所未覯也臣也猶測天海豈能
彷彿高深顧欽仰　皇烈亦安能已夫揄揚臣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茫茫區宇上蹐下蹐扁驤四野揚
氣五岳天劃雲符篤生　高皇蚪蟄示異立笑呈祥
奮起東土爰振士旅猛將如羅謀臣似雨旌旄耀日
戈鋋干雲爰推勁諒爰取偽誠遂定南服黃鉞北指
衛堅堅戢扞敵敵靡傳檄王庭孽胡褫魂左賢鳥散

永靖邊塵　皇曰無荒貞我王度積慮姦心儲思盡
務玄覽書林遙集文圃金科玉條昭示來許爰定禮
樂以洽幽明明堂雍臺振鷺充廷帝典已補王綱已
張麒麟冊府膚顯周行卓哉　神武宇宙永垂軒讓
五岳禹遜神圭懿哉　聖文日月並煌秦規漢躐等
于螢光武烈文謨啓佑泰茲時賴文孫覲之揚之何
以覲揚惟敬惟一天庥膺隆鼎祺無極

玉壺冰賦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冰焉閑於憑虛丈

八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容主組織[illegible]
子其抽秘思騁妍辭作色揚辭為我賦之還應大人
山飛而起揖袂而稱曰僕聞王比德於君子冰並潔
之神人山游備載夫龍首幽風發詠于凌陰瓊戎獻
于楚山丹丘繁于凌雲賜重當堂直倍迹誠琛不能
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珍王號貞槃冰亦瑩瑩離之則
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于石刻器成壺以虛而
受用當其無伴巧周璣埒奇夏瑚于是嚴律閉陰雲
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漭沙寒鴻驚天崇初夕玉

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輝輝而內瑩近而望之若
去陰團團昇銀海迫而察之若流瀣泛明浮金莖若
夫朝開霽色旭日曈曨光射冰壺如紫金之在鎔般
殺爍爍照映房櫳或望舒繼明義馭已沒光凝水壺
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若乃置于殿廡
列諸明堂彩熊龍袞色耀黼裳璣玦陳兮韶輝弘麟
設兮掩光莫或清廟肅穆古俎前閑用昭潔祓式供
清蘸開觴觥之璀璨添秬鬯之湑淡又若依玉堂近
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消翰墨之思愉為遠
闕閣之塵至若賓筵乍啓淵獻初行助綺筵兮靜嘉
祛錦席兮炎蒸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禁釋肺
腑之塵煩啓衣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慚
隋珠失照趙璧謝研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
所完故能合對之者應暢觀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
擬豈寒瓜之能勝離形質不盈尺寸照觸止及夫
戶廷然已寬然具體乎閬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
已濯魄于瑤瓊亦何必躡足于嵯峨也稍引既已復
作而為亂曰玉匪冰兮空渙守貞冰匪玉兮未雕鐫

塵冰假玉以為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直方任器規圓
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溫如欽如象君子之清貞
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辭於冰壺之德
矣乎微子鴻辭則冰自貞澈章厥美矣于是命觴飭
膳歃鷹上客膺佩玉音服之無斁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序類

敘守考績序

蜀郡以文學顯自文翁始而盛于司馬長卿文翁少好學通春秋為蜀郡守第僅能遣郡縣小吏受業博士化蠻棠為文雅之鄉耳長卿為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略定西夷稍拓其詞賦之才而用之武矣然今讀其喻蜀諸篇抑何其嶙嵺不實也夫二子竟不能舍經生之筏而見其奇解詞賦之技而著析衝功也豈才則畫之華實相掩文武不相用歟則驅車於水操舟於陸能有濟乎否耶八閩以文學稱於海內而唐大夫用然起家邃經術而嫺于文章幾與文翁長卿鴈行今繇張富順原裕所言觀之大夫豈稍稍著文學之用如文翁長卿也歟公摩撫小民如慈母之哺嬰孺守皖時以高第著聲守敘亦然徙歲建越賦乃諸酋為蜀梗餽餉不乏於時大夫功稱最 天子嘉其績晉秩三品令文以治功報最將恩延上世矣夫蕭酇侯非漢廷第一功哉詰其蹤則轉漕關中給食不乏而已未嘗一日血戰矢石間廣尺寸之土而漢高一旦抑諸將而駋何功其右大夫雖守一方要之其給食等今而後 朝廷所謂報大夫功當不止晉秩如遇上世已也方今狂虜跳梁仰屋宵旰薦才之疏鱗鱗上輒報而猶苦不給金錢纍纍載而之邊而戰士之枕戈呻吟者尚相藉也則今朝廷用才豈有急于轉餉者耶不佞居嘗嘆人中勞薪亦莫邊士極耳刀斗鋒鏑之間茹苦萬狀而猶然不得致一飽何以激戰士心也故今日制虜之策宜莫先於飽戰士而飽戰士於今日則尤難之難者夫何故東南之間歲比不登枵腹以供咽喉之急當事者將為飛輓以飽邊士則民病損飛輓以便闔節則士卒病非有循良兼韜鈐如唐大夫者安能兩利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餽饟要領業試之巴蜀矣夫豈其不宜于西北且也唐大夫治郡甫期年晉秩矣廟堂之上不可謂不知大夫亦惟是敘民之慈母未忍一旦遽奪當

守所以憐叙民者良學乃今當丞十之時而又會大夫報政之日叙民即何能久借大夫哉詩朝廷所謂用大夫者當益要而大夫所以自效者必且超轉餉之功而上之不獨賢于文翁長卿已矣

李母壽序

李先生之于不佞忘年友也先生將解組歸也則不佞謂之曰公青髩長十甫發軔乎治郡而柰何遽懸猿鶴哉李先生曰吾歸自為吾母耳不佞又曰夫郡齋不迟舞斑襴耶皖江豈無鯉耶而何必歸為曰吾母每飲輒念吾兄姊何能為我淹也吾又以大義勸李先生大都謂致身之於竭力也等耳柰何為一節之士而先生殊不顧不佞度不能殺則竊計李先生行李惟有琴鶴無慮安能薪琴烤鶴以飽太夫人而李先生則益撚髯自得吾有種秫田數頃何處甘脆且吾歸而採句湖之毛艳勝皖江鯉矣不佞益嘆李先生賢哉昔毛義動色於捧檄先生快意於解組雖進退不倫其致一也不佞雖閱李太夫人素耀而今者得起居狀于吾琳氏貌加腴而神愈增于昔則李先生致之也夫李先生所繇致母壽者何也竭歷最甘脆朝夕備兄若弟繞而觴膝下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寧遺二千石之榮不以遠離庭闈若太夫人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李先生郎奕鳩時所活三木桁楊間人甚夥而安慶之人餓骨立者相枕也則李先生實肉之彼匪木匪石忍不為太夫人頷手向天乞年耶則太夫人又宜壽雖然李先生未老避世稜積有仙骨焉子瞻所云若不富貴必當得道者也昔張魏公尚能勗教其母夫人許氏徽證而況乎具豪傑之資修不朽之業高卧泉石之間可以坐進此道若李先生也者吾固知太夫人者不免殘霞飲液而自脩然出殘褰之外直與金母爭瑤池偕樊魏兩夫人拍肩而遨羅鄰而下不論也斯又何論乎百年此孟浪之言俗士之所笑而李先生之所獨契者太夫人今且七袠不佞遂取此言賀矣

鄒翁壽序

不佞童時見翁于外大父所翁蓋踰六袠矣而秀眉丹頰有孺子之色又十年不佞為邑庠生會舉鄉飲

酒禮不佞同三五青衿歌鹿苹于堂下于時裒然盛衣冠而坐者非翁耶而何以秀眉丹頰宛如不佞童時所見也則曩已心異之而至于今又十有五年蓋不佞童時所見邑中異物多異矣孩提者盛年矣盛年者二毛矣即不佞亦且從少得壯而翁秀眉丹頰顧不殊恒時聞之翁孫伯賢者曰大父不坐戶數年而神烱然而氣充然而步履蹌然飲噉益雄也嗜犬異哉八十翁何以能爾乎或者意翁善服餌丹藥所致而翁固未嘗交方外士無所得飧露飲液術也又

或意翁有異骨如所稱綠筋玄山者而翁又不然則竟何術致焉求其所繇致此者而不得則相與異之且望之曰翁且九袠且百齡夫九袠百齡乃翁所饒然而不足為翁多也翁蓋有真壽者存何為真壽非耄非耋非期非頤非松喬非宾靈嬰孺所具句首或未知今夫嬰孺疑鬓而膚澤迨其老也鬓者化橐澤者化痒而此嬰孺能飲能噉能動能止能啼能笑能默能語之知自童至老不衰不移鬓髮可橐此知不橐膚澤可痒此知不痒知此知之原者可以一瞬天地而蜉蝣乎今古是之謂真非松喬縣之故此彭等宾靈昧之故與權等乃翁却掃跌坐久矣却掃久知能息諸塵緣息緣則靜靜則虛虛則通通則智生智生則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其知無涯無涯之知是為大年九袠百齡一屈薪頃何足論也抑不佞聞之智兆具者範衍衆源矣衍不備者一智奚托矣故單輪不運孤掌不鳴而獨翼不飛故衍也者載智而運合智而鳴副智而飛者也自吾邑有翁而娑人多以饑寒者或以溫衍者不苦無梁而賢人之祠

式漣漫則公之衍也為貴公子而有以自下遺勞世安一壑之內其所衣食不及中人則公之衍也訓子若孫多長者之行則皆公之行也士行奚備矣衍備故意無閡意無閡故智速具智速具故知無涯知無涯故得大年得大年故得真壽得真壽者方且遊乎支干之初方且遊乎無障礙之野方且寢處乎不雕之園故可縮百年為一時可演一時為百年其使眉秀而丹頰者其餘也故曰所以立命而成者猶然索翁乎形骸之中殺衰之內誇修齡乎一瞬之間不亦

速夫于是邑長者闔不佞言而善之曰子之論在形色外即吾儕將藉以永真壽焉曷書以壽鄭翁庶幾鄭翁益勉其所為大年者

江陵涂使君任黃岡序

不佞聞句章薦紳津津乎談涂使君不置口無何補蘄陽蘄陽者楚巖邑不佞有先人之敝廬在我諸父昆弟實稱編齒不佞聞之而喜無幾何而以治行移江陵不佞抑又喜江陵距吾邑僅一舍豈其無豈弟之餘以波及我甫餘二祺而侯又之齊安矣侯且行

鄉里父老趾不及闔閭者纍纍至衢塞相藉以行畊者負耜貿者馳檐狂走無次攀侯車而號侯竟去我侯何去我車為杙不得拔而不佞于時以役竣歸相值也訊父老良苦使君何以喁喁爾革今爾閔閔若子去父如此父老趍而前使者胡不聞日者女魁為災吾邑稱劇然吾儕衎食而不虞餧也班荊休居而不虞勞七尺之廉豈扃而不虞逆呼夜啟而不虞盜有子攙梧唔咿而不虞困公門數武邀若河山歲時伏臘醉飽儆逐若稚子寧憂饑也吾儕即小人亦要

能飲水而忘德蓋我使君之異政多矣里有汜河剔為亟栽之矣貿粟而食畸人不操釜而飽矣縣有刑矣耗有期矣胥蠹爾足而不能闖兩造之口矣里猾瞯民素若其囷廩今視猶藥金矣雖是江有水哇有涯以充使君庖餘無膚矣仁乎使君今[illegible][illegible]我來何不悲不佞聞其言而感焉夫龍門傳循吏豈不稱公孫僑廼其初尚未與人之誦至於父翁次公輩吏民愛敬蓋待十餘祺後至于長子孫乃可致也而涂侯為慈谿其士民若嬰孺于慈母未幾而蘄陽又未

幾而江陵而戴之愈甚乃今齊安蘄蘄民信之矣惠尤易洽者是何其效之捷乎豈古循良所難而涂侯獨易也或曰涂侯蓋講于性命之學者若是則奚詑其易蓋昔者文翁次公輩其才智非不魁然然本地未晰也猶猶焉朝課而暮榭槼其粗而欲精入于人心夫安得不難侯精徹乎性命而用其土苴及一邑屈伸闢闔收循良之效理有固然奚詑其易矣于是敝邑方侯暨諸公屬不佞一言以贈侯行不佞謹次前語以激乃侯所蹤移齊安則他贈言備矣不佞得

君云

葛醫序

僕年十餘歲時善葛君二十一二犯霜露我不起服君藥得生僕自是不能忘葛君而成樵之遊都門既讀書館中日與葛君相對劇談札然也計故人新雜寇君豈詎生丘壑耶比歲病則竟思歸矣曰吾況乎不聲之舟脩然而来耳然每寒暑之夜聞馬蹄颯沓問之則紫襴客也夫刻髩易霜歲月長缺乃驅使泡沫之身于石火電光之頃者安在樂也且如僕生

而習軒岐之業讀玉機之書此自里中所睹似未嘗不立効也立効而人或吾功或不吾功四十年而僅不奪糈而已矣則詎非命與伯修君吾夜夢吾匡山之廬白石清泉濺濺有聲翠竹檉蘗醒然在目吾能不思歸乎婚嫁果畢五嶽終遊君無留我蘇市當訪我浮羅耳予知其不可留也曰吾家有車茧湖者山水足以娛老吾不日拂衣當為湖上草堂以居居士入山雖清寂恒苦衣食于老人不宜匡山羅浮皆未可也請思之

唐醫序

唐生入楚中即止余里車墊湖上湖上山水清絕唐生結茅為室讀諸方書其中故其騎獨精吾族數百家聚村內如唐生之南阮則北阮已約繼其門都不得他徃矣唐生為人短小精悍驊如戟雅善滑稽而于理無不曉談空唐生則談空談玄唐生則談玄談米鹽唐生則談米鹽人人為唐生已暱吾族諸伯𢓶兄弟多富人好酣飲狂歌呼五白擲六赤為歡笑非唐生則不暢予自都門回諸伯𢓶兄弟相聚為樂必

邀唐生每會即悵然不能捨去諸伯𢓶兄弟適唐生活人事多奇予為驚喜然唐生迺有四方之志欲過遊五嶽㢌年凝欲從我都門甚善甚善四方之活于唐生者又當不可數第今諸伯𢓶兄弟一歲不樂矣唐生乞居士言居士遂信手書之

顧使君考績序

不佞客歲使楚過趙衛之閒闢田閭桔槔聲達且under

而嬉市人酒食相徵逐童稚飲食行歌于途剝扉衽
啓寐無犬聲則疑吾郡赤嘗受賑若水而造物者獨
私吾郡人及歸訊邑父老則造物者故未嘗獨私吾
郡人也歲比不雨猶之乎他省而水患猶甚丁亥江
濤齧城吾如蛟室則吠滄可知夫陽侯女魃一之為
甚乃今岳起而毒我民我民之立當橋者惟百而幸
不就槁且樂生如稔歲伊誰為之夫造物之柄人或
移之則觀察顧使君力也自使君捐贖鍰而襄人起
竘門後而屋市貼席卧飭兵戎而綠林遁跡寧餓死

而不敢攫金修江隄而沿水岸然山立西蜀雪消勢
若建瓴而不為害諸所興除甚夥一一中民利病民
柰何不樂生而區區水旱安能為災也不佞居嘗謂
恒時禾黍穰穰一溫然長者无坐而淮之可立使民
塗歌巷舞若乃飢饉年睢晴民揹揹用力尚慮不既
而乃安然熙熙色之人收稔歲之效自匪溫良豈乎
卓犖鮮克辦矣使君寬然君子而行能超超令邑侔
郡俱著異政青天明月之謠至今在人口類可謂華
實並修而誠與卞垂齊吾郡化歟而豐易痒而葩又

何怪焉我民方且飲德含潤謂可長有使君而使君
已及報政之期矣勞苦而功高旦夕且膺顯擢我民
即欲不去膝下烏可得已或者嘗宇幸哀憐荊民即
不次之擢猶仍楚甸則我民之飲德含潤當未艾今
以後我士民日夜額手額天曰庶幾以公福荊人萬
物偕饗若蝴蜨然則尚冀萬一得兩欲哉于時郡大
夫涂公而下微不佞一言賀公不佞荊民也敢單述
荊民之情以附竹馬兒歌謠之後

壽封公龍川鄒公七袠序

不佞髫讀吳明卿先生所爲鄒太史兄弟連璧序而
知太史有翁龍川公云已聞里中一二薦紳稱龍川
翁幾七十矣而健鮐背而丹輔玉光鬱氣隱隱眉宇
間時從社中浮白搖引豪吟即壯者色奪陟絕巘屏
鳩杖不御賈勇趫趫若飛諸少年竭蹶弗及是殆將
百歲未央乎不佞竊疑焉疑翁殆稟綠筋玄山諸殊
相非復凡骨又翁居近鶴樓多僊人或浮從赤斧山
圖草楪扶桑椹金華逆餌之以却老駐顏乎然竟未
睹公所繇老而彌健者而頃之不佞用中秘淩進習

次公太史明龍每葬燈劇談太史娓娓及翁事也曰
予大人以經術蜚家諭把杞士洗然速宵而會派賊
薄城令將適通大人正色宣言大夫棄何愛頭顱墜
甍鼠竄令賊恣意魚肉我士民耶按劍誓衆設方畧
城守賊驚鳥獸散令杞士民猶加額讚鄙公甦我大
人雖性冲夷乎然不詸遘戚事長吏以故令舒城治
行冢灼法當殊擢而僅移剌趙剌趙又德與長吏謀
獄強頸不屈拂衣歸矣歸而枕漢濱築數椽花竹繚
亘[illegible]其中縱觀藝聃莊墨氏言林為堂
有[illegible]樣長鑱課釀秫或買蜻蜓垂綸倦則隱囊匡坐
調息嗒然已耳不倦乃正襟起曰嗟乎吾往疑翁所
以老而獨健者乃今得之昔晉人戴束皙而歌曰我
黍以育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翁起杞人骨而肉
之何論黍稷而所淮士民去翁如失慈嫗造今有不
同聲祝長生若蜩蟬者且不見舟乎可五石者而載
十則溢可千石者而載十其運若夏屋其止若陵更
益之百而蝕水僅咫也不盡其用乃有餘用以翁覘
偉寺而老剌史比千用千未竟一造物者業百禧所
益翁益慨慨乎弗盈也令濩徐徐于于娛心適意釋
煩猶慮而時踟趺游神清虛翁之壽也固宜且不佞
誦君文吞吻嘆而絡洞庭靁遑颺毑非久勤成一家
言君將采天地精英取無涯之知詰為大年以永翁
齡也是奚翅百年哉太史于是起謝曰子稍引良辯
令我大人聞之將蹶然稱善為子進一觴乎居無何
都諫常君心吾來言鄙君月之其日寔維七袠徵子
一言也以壽顧小子蹇蹇何能秋毫重翁無已則向
[illegible]嘗者或可述以觴翁也遂紀焉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吾同郡官遊都門者僅數人而廷尉易子易齒最長
其家少者為不佞然子易母孺人尚健飯而其年已
八十矣籍令家孺人在者纔五十餘耳不佞安得不
羨子易獨不佞也同郡諸君之母亦多不逮養者
而子易母逮養諸君母即逮養多不在官邸而子易
母獨在官邸抑又難矣于是同郡諸君子爭艷談之
且詫孺人所以致壽之多或曰適也孺人春秋彌高
而意加適適則神全神全則榮衛安和而血氣無結

轄之慼戚曰吾聞老人多愁而孺人轉適何哉曰以
子貴也其居平允能裂織不厭劬勞者徒欲其子綫
通顯以庶幾一旦恩綸之賁今遂矣譬樹果者享其
實摘啖之際得無快乎或曰非然也以子賢也嚴次
卿潘孟陽諸公豈不通顯而其貴秪足重母氏慮亟
如楚萊子莞葭為墻蓬蒿為室賤矣當其兒啼庭下
時其父母寧不舉觴相屬蝡然稱快則適親之不在
貴明甚子易賢者能藥心畢力以娛其母居嘗市旨
饒啗母市鮮華衣衣母其妾曲娛親不減楚萊[illegible]
而貴適之矣不佞聞而嘆曰斯言是也雖然未曙參
孺人之心也子易蓋亟謂我言初奉母入都門時親
知慶孺人春秋高不宜遠游孺人笑曰我豈適哀哉
我聞廷尉天下平我所以往欲觀孺子所為耳乃子
易竟繇長恩受教慈祥哀矜逮還服念為囚求生民
以不冤母奈何不安其食美其服適其適哉蓋昔者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
食言語異他時而鄭母崔坐闈內聽其子裁決當理
則悅不可則引床下責愧之自古賢母知大義能就
其子名大率如子易母矣子易今者又受命讞獄滇
黔矣滇黔之地遠且雜漢雜夷則民多獄悍易攖刑
網而地遠則冤抑之引領望伸者不翅火中之思寒
泉子易奉宣上恩所至多所平反梏拲獲解圜扉一
清如觸羅罻網魚鳥泳飛泉灑露滋而枯槁鮮妍其
為陰德可脉道乎昔之治獄多陰德者其效至于興
子孫未福及其所生而福及其所自生又何疑焉是
以[illegible]得其子號曰祥刑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故祥于國則長國祥于家則長親理有固然
其無足異今子易能敬由獄大之以培國家之元和
而其緒餘以壽母即臣蓮子適具是氣茲行也適值
孺人設帨之辰子易於是披服仁慈以為襴帨潤宣
澤以為觴以哀矜為祈祝以平反為芝朮子易之壽
親不亦大乎茲又不佞之所重羨子易者也于是同
郡諸君子猥有取不佞之言遂書以賀孺人孺人聞
不佞祥刑之語當又加適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校

序類

戶部侍郎王見峰七袠序

見峰王公司理吾郡時不佞生甫四齡耳又十有五年而不佞舉于鄉猶憶歌鹿鳴之次日全楚士進大中丞戟門下入而再拜起侍兩楹不佞從旁窺中丞公[illegible]顧盻雄毅鬚鬢而澤可三十許歲人及與而同郡二三子相安與我輩見時所見王司理者也不佞驚詫歲月久矣而丰儀若此乎蓋又十有六年而不佞得晤公仲子太僕君乃知公容鬢儼哈不異闢府楚中時夫自公司理以至于今幾四十年不佞于其間孩而丱丱而弱冠弱冠而壯齡日化月遷二毛且過之矣而公獨無改于疇昔豈非異人乎太僕公又為余言公往夢一仙羽衣而短授公丹訣旦日出訪友人萬騂驄軸大宵而歸里之明年命工鎔故開府時所有銅拳鑄為器食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循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趾肖生雖雕鏤不能及此尤絕幻怪不可解或曰王公本抱仙骨故感異徵耳余謂不然列仙傳中旌陽宗顯當其擇日具壇拜伏湛母受丹訣時宜有幽森奇祕之論乃當時所為懃懃付囑不過娓娓闡明孝道已耳及考旌陽積功行亦惟去貪除煩勸率邑民無絕訛者則王公之所繇能駐丹顏感異徵者可推已初王公為司理時奉太淵人往太淵人呼公前曰理官操三尺闗生命續斷孺子戒之公跽受教公每有所全活則太淵人為加餐以故公精思為囚求一生脅至廢眠食曰吾藉手平反加膝下餐飯也無何給事省中太淵人時舉忠厚正直為訓公每起草輒思及親語後晉鴻臚久不調當晉開府又數遜條友久之乃出撫湖廣入佐計部考績公父母俱荷恩綸乃慨然嘆曰吾今庶幾能榮親矣然久宦離膝下安親謂何遂拂衣袁歸日時太夫人且聞公定省之暇輒聞鼎

趺坐一小閣閒僅容膝而冬夏不易豈其蕭然辟觀耶其為旌陽與否未可知然觀公之孝行篤至而又多世外之緣吾疑其必有合也公今年正七袠而太僕君徵及蕪文侑觴遂特此說為以壽蓋說奇固莫辯于仙矣

通州刺史吳淮浦考績序

刺史于古為諸侯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至宋猶分命朝臣出典州郡蓋其重也今刺史名領數縣然僅科簿書與縣令所治固不甚異其上為郡

太守為藩臬諸大夫左維辟右徑足俛首聽拜之不暇而刺史之體始輕通雖稱州然無藩臬諸大夫連制其上而鐵然稱上官者獨府耳府又大京兆聯列御則刺史所應俯首聽拜之人蓋鮮矣故他州之體輕而通猶然重也雖然他州距都門遠者無慮萬里其條履雜沓或可飾可藏而通去輦轂下為里僅四十即畿輔州邑無近于此者衆目灼而實耳聽如百千燈重重照映形貌色象其將焉逃是刺史之難莫通難也青門之輪蹄叢此而後散四方之舟車集此而後入往來相錯如織矣官斯地者楷騎于陸又將戒徒于水餙廚于東又將校餐于西即每飯意貌于郡外而桃席之間夢境猶雜乎手板耳是刺史之勞莫通勞也夫至難且勞其勢宜不能精于民事乃吳君顧獨精于民事豈其才諝知慮果有殊絕儕伍者乎非也人莫不有才諝亦復不乏知慮所用殊耳不善用者以其才諝專工送迎以其知慮專防譏毀故才諝與知慮不得不耗竭耗竭則不得不略于民事乃善用者不然送迎有定禮毀譽有定數約之于禮

要之于數其心常暇其神常適則其才諝知慮不得不有餘有餘則雖欲不專用諸民事胡可得哉今吳君處耳目森列之地有毀譽足以耗知當水陸畢會之鄉有送迎足以耗才而于民事甚辦稽所與除悉當利害洪細畢舉訟理政平恬然若刺閙僻之州而無纖微倥傯淩遽之態倘不使所謂善用其才諝知慮者耶夫州邑莫重畿服而通為漕道之咽喉尤重之重者程功騭勞誰先通刺史哉吳君第勉俟之

賀邑鄰太孺人節壽序

鄒自莊簡公出為名臣姓始大公為人寬厚深沉與
峭厲刻薄之氣其子孫三傳蓋番先輩規範于今不
廢皆褒衣緩步譚詩說禮以邑他姓視之真如烏衣
巷之王謝矣而其流風餘教又有不盡遵于男子而
實能行之于閨閤者則公曾孫金吾君母太安人是
也太安人名家子少為大姓冢婦上事尊章謹伺嘗
齋相夫子佐焚齊人家兄弟多至士餘人易爭娣姒
姑老少不協日軋軋如噪鴉而太安人處以含默溫
慎故終無閒言于李父婿氏即太安人妹亦溫篤純
不省忌媢其婉孌畧同大約性生也金吾君早失怙
太安人守之形影相弔先世宦不富又孫子衆多析
去家益落太安人辛苦持家政教兒成立為邑諸生
冀得一第不偶遂以先蔭補黑衣之缺然金吾君慊
慨率直無媿名家子皆太安人教太安人先居宦邸
年老厭京華乃歸金吾君亦歸念母氏老不欲出太
安人讓之曰爾世受朝廷恩澤比羽林孤兒不思盡
力侍衛積勤勞取功名以纓續家聲而乃絜絜作小
兒泣且爾以我為老耶我燈下猶不廢績行不扶齒

猶能碎爆豆急治裝毋我慮金吾君乃强出今太安
人年將八十矣國善飯無恙也而金吾君潸愀然曰
一官如塵耳即母不欲兒歸那得久住于是輒擲簪
冠蓋程取道冀及稱觴之期乎乃謂太安人壽蓋未
艾也夫其溫德厚行在己者豐而壯而孀居垂四十
年伶仃孫若子雖為一官居散地清貧無厚祿以逮
親其得于天者大嗇夫桃李雖榮朝開暮落松柏也
霜剝雪久而青青大安人經歷百苦豐其德而嗇其
報蓋造物者將終不報耶豈以桃李之報報之耶
然則將何以報之哉壽也不百歲不止也予故曰未
艾也今子堂上有兩大家自少立長撫我育我視生
身不啻也年皆七八十餘即嚴親能致孝養而予兄
弟三人皆留京邸不得日侍膝下見金吾君之斑斕
而南也真若仙游矣

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吾邑自洪成以来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業者亦
復不少獨風雅一門蓁蕪未闢士自蒙學以至白首
簏中惟舊經書一部煙薰指污淺覩數帙而已其能

誦十科策幾段及程墨後場幾篇則已高視闊步自詡曰與博而鄉里小兒憚之亦不翅楊子雲余為諸生講業石浦一耆宿来見案頭攤左傳一冊驚問是何書乃涸帖括中一日偶感興賦小詩題齋壁塾師大駡爾欲學成七洲耶吾邑獨此人能詩人爭嫉之因特舉為誡故通邑學者諱詩文為外作外之也者疑其妨正業也至于佛老諸经則甚目為妖書而闕有一二求通其説者則詬之甚于盗賊此等陋俗[illegible]年前所親見而今里中三尺小子誦[illegible]漢即六代無論舉義即尺牘往来具有古意道德南華以及竺典亦多渉獵揮麈樓毫往往有致衣冠文物殆斌斌等于三吳矣宗道兄弟三人游于都門得與海内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鞮鞮庸陋見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為南平一片黄茆白葦何得出爾三人蓋謬疑闢闢蓁蕪自我兄弟而不知點化鎔鑄皆男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少從方伯公宦四方獨取異書秘文以歸歸倩駕部弟閉門讀誦駕部公詩雋逸先生詠[illegible]城南諱曰陽春社一時後進入社講業者如林不肖兄弟亦其人也自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大有學問而先生又能操品藻権鼓舞諸士諸士窮日夜力刻搜博覽以收名定價于先生以故數年之閒雅道大振家操靈蛇人握夜光尸而祝之當首先生矣顧宗道輩得先生不龜手之藥先後見收而先生不先于洴澼絖則先生之道也遇不遇不足以槩先生先生往年令嘉祥嘉祥之不文甚于吾邑聞其邑士人近日頗知讀古書所為舉義漸有文采其地陋俗如淩華易然先生治此土僅歲月耳賢人所至儀傾成化豈不異哉今太原為晉名封國経稱其士人窮理學習辭章先生治之是為以造父駕騏驥風化易成何止倍蓰于嘉祥況石室風谷近在封内實仙人之窟宅區中之奥境撫字之暇携其士人攝屐登臨論道講義幽巖絶壁纍藩淋漓自今以往雅道西矣

牟鎮撫序

予少時讀書石浦與龔五舅六舅讀書慶曆牟子為

六男內弟偕焉其墻可眺而越也每暇必衷墻而語時牟子年甚少眉目竦秀出其父字亦了了意謂文事庶幾可成也而牟子精悍饒膂力長鎗短兵拳撲諸藝皆精其好武也甚文而苦枝名工于文意其以武成名不難然牟子時方學舉子業武非不屑也自後予由隱而仕陸沉金門幾二十年而牟子隨夷山三男來京師奔走沙塵中幾不可復識問之何業則云儒不成去為掾史今來逐例轉考企得一官耳噫牟子少時義氣豪放天下事雖不可知何難并一檢矜靳之甚矣升沉之不可測也因問之曰若舊日所學舉子業能憶　曰忘之矣若舊所習長鎗短兵之枝在否曰是固在也予乃與夷山男為之計曰夫掾史之途有限未可以騁高足也今天下多事以子拳勇何不籍明例實武功爵積日累勞可由小校以至大帥其途無所限又用子之所長甚便且長刀大劍遠勝老頭巾手中毛錐子況刀筆子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非虛語也牟子聞而沉吟積日乃決遂齎去掾史援例為衛鎮撫事畢且歸矣予復招而語之曰夫成天下事以志耳昔馬伏波見飛鳶跕跕墮水中便不能忘少游鄉里善人之言而況孱弱者乎天下之畏事而憚去鄉井者毋如楚而荊之人為尤公安去郡不遠予作秀才時見同事至荊赴考者入與妻訣泣涕交流每一省試如使絕域出門即病忘不須藥入門即愈人人皆然不獨書生故荊之人雖有絕技終老田間何則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故也今吾子既有志于立功名矣當急以剛刀割去兒女情態暇則讀古兵法習所教技擊課時與僉如鷙鳥之擊百步不留行或武科或戎行必期于成則天下事有可望耳若直欲守墳墓騎款段使鄉里稱為善人如馬少游之言甚不可也牟子勉之

壽徐母沈夫人五袠序

國朝相業精明寬大推華亭徐文貞公其子孫數傳蓋蟬鳴珂之聲相屬也而又皆賢不隤其家聲所謂太山之壤實生松松信矣乃其流風遺教浸于一門雖內而綠窗青閣之彥其壼德婦行亦多可述者何獨男子若文貞公子拳常仰齋公之戚今奉中司撿

賓夫之母沈夫人其一也夫人名家子歸朱常公時嫡已故攝行室事是時文貞公方秉樞筦而來常為尚寶父子皆官京師家務紛龎夫人辛苦持家政上事尊章下相夫子咸得其歡心奉常公應簡命修萬壽宮卯入酉出勞甚而夫人調飲食飭服御以伺之故得無苦偶天寒冰結絕水工匠不得食夫人言于奉常公曰何不即以雪置炭爐中化水乎如言果辦其多智皆此類也夫人明慧而婉順絕不肖妬忌[illegible]多夫人獨持以退讓即奉常公亦曰[illegible]氏其有厚事乎已而連生三子長賓夫賓夫生而育于姬之無子者姬待之稍嚴夫人顧獨喜曰藉以教吾兒也賓夫既長所交游多名士每至輒治酒食為歡嘗謂賓夫曰吾與兒約兒若攜狎客游治兒來者吾門立捷若文士來吾典簪珥無所惜吾欲兒以素絲近朱藍耳賓夫謹奉教賓夫少穎異既內佩慈訓益勤學問最為韓歌殊有韻致以不能束手為經生言故有志未酬而就先蔭久之謁選當得奉常簿世其父兄官而憶母氏言退處不競之地故僅得臺檢賓夫居京師多長者游予以文酒之會見賓夫于黃太史所見其溫文退讓不顯貴介公子又出其詩示予甚許之久而知其為母夫人之教也則相與稱說夫人賢其廉裘孟陶之間又數月而值夫人五十之辰賓夫乃謂予曰吾無所以榮吾母者則惟明公一言藉以佐觴予稔知其賢不復辭乃謂賓夫曰無論夫人賢宜壽靜宜壽仁慈宜壽即所以教賓夫者至矣而不食其報豈理也哉今賓夫之筮仕方始而太[illegible]之[illegible]歲僅半猶行千里者之步武也自是賓夫日貴夫人之壽日臻當崇隆之地輝耀先世而厭期頤之觴其不卜可知乎若是則賓夫之貴與夫人之壽皆未艾也予之言不止此也聊書其大都以為前茅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區中之福曰壽曰貴曰有後然世未有兼得之者也故鶴髮鮐背者多帶索茹艸之流紆金曳紱者多摧蘭折玉之嘆至于軒冕耄耋貴且壽矣不必有子有子不必賢蓋福為行果行為福因行有偏完故福有

腜劳若封公金翁之福則幾完矣翁早捶文藻屢試
高等饒廩東序毋及貢期一旦翻然曰苦父子修經
生業兒幸雍雋樊膏之勞亦既酬矣柰何念一老博
士自苦帖括間乎遂謝青衿婆娑里閈每風晨月夕
徜徉泉石一觴一咏有古逸士之致室有賢媛相莊
白首雖孟梁之婉德陶瞿之偕隱無以踰焉有子霜
鐔君奮身甲第筮仕范縣初宰太原治行卓犖尋使
以地耳滿才奏移汾陽太原士民如饑失乳闔邑兒
啼請關乞留初治舊邑至己亥春聲稱益赫[illegible]

曲陽曲晋大邑也附省郡繁劇萬狀而霜鐔君梭錯
益銛巫冗彌閑神明倅于淩儀禮讓等于雍丘以是
尸祝盈邑歌謠沸巷屢薦登剡遂膺恩綍封翁如子
官母為孺人翁以賢子貴伉儷偕壽其于區中之福
亦幾完矣或曰金翁之福蓋偶值耳如風墮花錦茵
泥途豈有因乎余曰非也或曰金翁能嗇養是以壽
能義方是以貴耳余又曰非也或曰金翁及孺人天
性慈悲食常蔬素即為祭養勢須肉食然晨鳧夜鯉
亦弟取備庖門而已有生以來未嘗身殘血氣之類

其壽且貴或因此乎余乃嘆曰金翁之福端由此矣
蓋余每讀竺書所說禁戒其多獨首殺業故世有持
不殺戒者壽其身昌其嗣名表隨景必符之理也今
夫胎卵濕化等一軀命人寶胎族之一而日驅此四
族者于刀砧湯火中以甘其口蓋一歲之間然懟何
止千萬其身之福安得不就銷損乎持戒殺者一生
所活當筵百千萬億不可稱量寧有百千萬億不可
稱量種種生命啣德感恩而不能資一身之福者故
可矣以養鯉得仙劉守以放魚延算餓二雀而紫[illegible]

三公濟群蟻而立取上第由此推之活尺鱗全寸羽
俱得脉報無唐捐者況于終身持不殺戒所受福報
豈有量哉余翁伉儷偕壽陵以子貴又何疑也余又
聞霜鐔君為宰視四封人等一子煦姁朴輕刑未嘗
妄施全活饑寒不可勝紀施于有政大都封公不殺
之教也夫翁第能活物而霜鐔移以活民公仁行千
一家而霜鐔行之乎一邑霜鐔自今以往位益通顯
所以濟民利生者當益廣由茲觀之金氏之福蓋未
艾也余嘉矣山先生及其君其君霜鐔君父母之偕

壽而爾封也索不佞語為賀曷氏有命不佞何敢辭不文遂椎金翁所由致福者以復

嘉祥縣志序

蓋文學政事之分途久矣雖以洙泗之鄉素王之門各有偏至不能兼擅無論政事即文學一途復分兩岐有紀事之文有譚理之文左氏傳聖經主事曾氏傳聖經主理彼二君子豈務各關戶牖繇亦理事大有逕庭勢不得互顯于一書耶雖然令曾氏亡[illegible]而[illegible]知其語雖辨而以一貫之秘窺正心誠意之奥指揆簡左氏責其傳粹將無歛指謝未遑乎我曷氏惟學先生當束髮時則操觚談文章咄咄驚人壹脂覽復蜚翮譏進後進籍以成名者甚衆不肖其一也庚戌不肖從曷氏計偕始集儀部門門外書賈列肆爭售曷氏獨取大儒語錄及一二竺典歸不肖傍觀匿笑此何異穀月販繁既落第偕歸宿旅舍曷忽向我嘆榮名之浮虛身命之脆促不肖瞿然起喚柰何名虛身脆我何歸乎曷故取前所市書示我若無憂第歸觀此七尺百年不能限也不佞廿載隨難知覲覿外別有天地自茲日始鑽磨至今十又七年始從靈中聳身而出見日月光其鈍也如此而曷氏則汗契曾氏之唯久矣嘉祥固曾氏父母邦也曷氏用曾氏學治曾氏鄉期年而大治訟庭寂然下蘊焚香棘蹄滿案援筆疾書吏胥旁睨不知其所為匝月聚所書爛然成帙則邑志也不佞始得展讀心開目朗已讀儒林傳蓋妙讀至論曾學處愈驚嘆不已何也夫璞之關惟有此一種學問而春秋以來亦惟有此[illegible]學脈也生乎千古之後遡論千古聖徽之脈心眼稍有凝翳豈敢輕置一字而曷氏極論縱談不趣千言似數家藏無事卜度即兩賢精神生動此義深眇何論邑乘雖擬尋左氏少此微言也蓋我曷氏得心宗于曾氏故鳴琴而治曾氏之鄉操觚而譚曾氏之學無非此物要見文學之異政事紀事之異談學乎昔西狩獲麟定惟此地故邑名嘉祥昭其瑞也今此地有此奇書留天地間斯真　聖世之瑞麟何足言不肖宗遺備史局員無纂續薄書之勞所職僅史事耳今與修　正史才短思澁操筆仰屋不知所

為易氏于堆崇中小用史法于邑乘而關係重鉅如此使我讀之愧汗及踵矣

北遊稿小序

或曰丘長孺游閒公子也或曰長儒非游閒公子甚胸中磊塊甚姑託游閒以耗磨之余謂前論得丘肉後論得丘骨矣尚未及彼焦腑也蓋此人焦腑乜條甚容非飲上池水不可見不可見則長孺止一游閒公子何磊塊之有若余則見長孺之骨矣又見長孺之焦腑又見長孺之真于長孺焦腑之外矣長孺焦

腑之外度長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從知之以長孺所不自知及交游無所從知者而余獨悉知之而深言之則聞者不以為妄必以為誇不如姑論其詩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非丘長孺之詩丘長孺也雖然以此論長孺詩以此詩論長孺俱在焦腑之內猶長孺所能自知者蓋詩固不盡長孺長孺所能自知亦不盡長孺也今日晨起擲罷長孺北遊稿寄至余讀一過為寫此數行硯凍人懶不知便可稱北遊稿序否又不知便可當復丘長孺否縱欲作書亦不過何時更北遊五字而已萬曆丙申冬日

此書原係信意信手寫出極欠齊整而淋漓 新安李瀟宇

却恐得如此齊齊整整遂不成模樣矣家三弟在家詩書作文學作忠厚人亦快事也況不作書又作此幾行可笑可笑宗道頓首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仝校

誌狀祭文類

金太宜人墓銘

不佞夏遇舍人張可宗于真定驛舍把臂相勞苦余謂可宗曰閣臣下在選列矣胡歸可宗瞿然起曰而不聞余堂上有白髮人耶語未既輒解縲欲行余視其僕馬有勞色慰之曰溽暑中不虞病乎即歸何亟

也可宗曰吾母日夜倚閭以睇游子吾夢時時遶錦江也而暇病之虞不佞竊嘆孝哉為親忘榮兼忘勞矣乃別去纔數月而可宗以書來曰我母長逝矣孤不難疾驅不顧少兒暍死者徒欲一及拜庭闈而今如是矣天乎悲哉則惟子憐而為吾母銘夫太宜人于不佞猶子也何敢不銘太宜人姓金氏刺史懷麓公之配而僉憲正道舍人可學庠生正論母也其先從上海徙綿三世而有參政公爵爵生大司馬獻生太史鼎太史則太宜人父也當太常公與太史同館時業相約為姻矣及太常公殁乃適始歸焉而是時家計蕭疎甚攻苦淡事姑以孝聞而康峰公用是得畢給生業列名賢書乙丑謁選倅承天太宜人從臺使者才公以公轄輸秣陵倉胥丞稱公功而無何江陵沙洋决公日宿畚鍤間長堤幾然迄今鄰人饗其利其所以一意專智一切治辦無刺刺顧婢子閑食指之憂以能有華聞秋毫皆太宜人力也未幾而子並舉于鄉明年伯子登進士而康峰公老擢刺晉安太宜人曰策名報　主幸有兩兒公疑種種且休

矣康峰公喜曰是吾志也遂拂衣歸迨康峰公殁而宜人用伯子大理端考封翟冠象服子孫羅拜里姻艷焉而太宜人頗戚戚不自安也泣語予曰身乃何幸揚帔曳裾然汝父何在也諸子皆泣伯子兵憲閩越太宜人皆就養無何歸而聞兵憲訃慟甚傷目然猶不廢和熊之訓可宗竟以丙戌登進士官中書舍人太宜人之教也明年可宗使秦歸省太宜人益健飯促可宗早還　朝可宗不敢違竟以心動　請告歸歸至滇而太宜人訃至矣太宜人恭儉仰侍敏能

內褒慈闱下撫鄉國之中推為女士雖家世累貴而
自奉甚薄生平無艶服諸孫有小過輙加訶責至厲
族人鄰媪寠不能活者不難寒哭以濟也晚年浮淨
土書讀之遂皈心蓮域礼頌不輟一夕忽戒諸孫曰
爾祖父致身離親分也夫復何恨爾輩好讀祖父書
余即死瞑目矣言訖呼侍女焚香端坐而逝數日後
一孫夢太宜人語曰適從西方路來異哉豈其生安
養邪嗟〻夫世之日對嚴相耳聞法語者豈少也而
太宜人一聞之下渴愛流而竭情塵淨域往生知非

夢語斯所謂揹匯中之常緣遊物外之曠觀者矣銘
曰裂織示彼婦德未稱捐金流譽母儀斯闡太宜人
不而有令名邪晚修白業安渡迷津蓋馮夫人之倫
也淋範洵歆稍輯長凭色身斯蔽神理匪沉嗟〻乎
太宜人

孝廉張廣源墓誌銘

先生諱㒞字仲士號廣源故少保淨峰公之仲子也
先生生廣之官邸故自號廣源少穎甚喜讀書日程
數千言少保公常憐而節之不淂少保公嘗夢登塋

復有尾者媚甚書曰後世其有繼予武者其在仲氏
乎所之官與偕與博已如宿學隨叩即應少保塑重
游廣訊答四至先生代叢其函侍史腕脫少保書曰
是兒佚我少保卒于軍先生毀甚痛念家聲隆重惟
薪之不克荷是懼悉哀下帷矢志益篤家故藏書擬
于嗣諡又少保軍中校錄萬卷復自四方購求奇文
異典一時並集先生敏于應世淋專于高邈以致前
代故事今朝典章畫地成圖指諸掌上瀋叢為文泉
深波湧河海滂澥不同溪澗細流嗟乎今世富貴家

兒席其世業綈錦木偶不知書是何物乎時高履華
轎鮮衣愁蹄非不美好及至語事張口對策倩人如
生[illegible]霧有識含羞之推所嘆千古丘貉如先生身為
貴介恬若寒素精勤之苦寠人不受卒以成立無隕
家聲可為賢矣且先生少從少保其于用世深謀應
卒秘計見之謀策之審亦欲有所建樹非直為鉛槧
文人已也乙卯補諸生卒酉用少保平定黑苗功任
子入太學祭酒陳文端公覽而奇其文試輙首遂舉
順天董試為林文恪公文恪素知少保又奇先生才

大善曰是是為貴介子吐氣也是時先生高才奇氣唾取一第而久之不第則益悲憤下帷長吉心嘔子雲腸見陰陽闢之巖疾復作值季弟隕悼念人琴神慘意傷漸至骨立遂以不祿嗟乎使天假先生以年即時不我與未能勒功油素亦將捆羅穮閈有所論著何公子之書未成而子淵之命隨隕天乎捄後人而收之可傷也先生性篤孝出自毋莊而事嫡毋吳如生奉兄姊撫弱弟情意腆至性故儉素脫粟袴布衣厭棄膩好施賑饑屢焚券居鄉不通州縣一字為个

丰稜嚴整而中懷樂易且夫高才者行成不餙而先生又長者不惟無貴介氣且無文人氣故可貴也余聞淨峰公風節矯矯為人嚴取舍修行誼先生蓋家學云先生沒時年纔三十二配洪孺人為洪侍御庭桂女子一即禮卿為予乙未分校禮闈所得士讀其文淵博深至信乎有源所謂是父是子然先生不能身自得之而僅得之于不可知之孤天乎可嘆也禮卿將以某月某日奉先生大事持狀涕請余誌之余素知禮卿鳴敢辭乃為銘銘曰祖及孫貴且賢公居中獨無年人孰缺天忌全畜中閟豐後前生有涯知則延百千禩傳孝廉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誌銘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叟與塾師閑談及司進士時傅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閈爭艷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為庠吉士始得見公脩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覩公面目貌何已為陳述年光石火良可嘆也狀公者為里人莊滑全太史其言無虛美遂稍益其語志之公姓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本姓改諱汝濟字澤民傅野其別號也世為山東政

上人自五世祖浩禮貫閘河里浩禮生滕滕生珊珊生林林生公為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泉公鍵部運閘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無子而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鵠歸子之公以是為吾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輒工經藝十七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

十有一年而涉世通練同于黃疑臨川故驕衡疲公
筮仕此地游刃恢然侔浚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
提獎衿裾摩撫饑寠萊畝盡闢蠹藪一清屬賦法敉
新四境疑駭不數月閤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
剡庚午　覲畢還里適羅孺人憂公時已膺內召矣
迨服闋齡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瑣闥霸臺
之選而年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
為江陵張公托言避同里嫌尼焉僅換兵部武選主
事太司馬譚公深才公特倣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綰

閱四司章疏無何楚缺銓郎譚公力薦公于冢宰執
政持衡說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
考功公雖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清通雅
望顯才所急藻鑑之寄安所逋之己卯調文選未浹
旬公再以月泉公憂去壬午補稽勳員外癸未晉驗
封郎中甲申春予告休沐一亥復補驗封尋進考功
戊子調文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譽敏性復祗慎疏
忠拔滯淤冗懲貪苞苴之逕遠絕請謁之饋不啟又
飭察器鑒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敘惟宜除目一
下選人懽然相賀己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
寅晉光祿卿公條陳積弊十餘事悉　俞旨六月
晉太常卿疏請　母夫人恩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
初至倭報驟傳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
才又稽寺租覈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餽遺無名
之費諸所節嗇盡充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
饒兵曹題　允抽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
海航天津相距萬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

填鯨穴而以將士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
值匠作往便疏入獲允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
食祿多年值此疆場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
報日也方將敷舒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
力辨求去得　旨回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踪
跡始終甚明言者豈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日者
拮据兵事食不下咽今翩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
騰峭高者梢雲下者拂牖寒濤清耳濃蔭覆席得者
是中豈不萬倍中丞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

杜門息交適意林水寄興毫素以薛蘿為袵席枕臨
豐為友朋升沉苦樂視如昨夢矣踰令假之年當極
雲林之樂而罹疾未幾候焉長逝傷哉傷哉易簀之
日公絶無他語惟取筆書十許言有關府非早五十
非夭之句可誦者上徹行脩然去来者矣公長郢中
愛月泉養育恩深能痛念没上不忍言及終身銜責
顯揚徽　恩詔月泉公為主事贈母羅為宜人孟啓
色養及洲泉公致公再入為司封乃嘆曰告生也二
天吾養育我者而竟不及主我者天乎夫何

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闊
河僅得一躲氏宗畧把譜欷歔為留匝月起已丑還
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勛
勞未報為言公大怖臨身不忌糯纂有更悲者公生
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閒以圖史自娛甚
遭古今得失若觀常叙對客揮塵聽者忘倦所適有
天官部尊鎮闕疏杪北遊等稿哀宗道曰公為太常
時常與閭里一禪衲談衲一日過予曰張君甚重君
務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媿不敢

當又憶同郡公會公謂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
君說法開我蓬心媿余當時酬答疎莽不能秋毫有
所助發而公皈向殷若訊及少者懃懇若斯可謂賢
矣無何公建旌八閩余亦歸卧田閒俛息絶斷不知
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侘傺似非
知道者不能予公不惟同里兼有道契銘曷可已銘
曰公生于斂長于荊宦起于臨終于闕其外磬敏其
衷真醯生歷華要沒享榮名鬱鬱皋阜水清竹幽晋
所鈞遊公冕来休樂哉茲丘

明吏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中太宰汪公即世公之孫官生
孟吉以陳君博士為狀来乞志銘夫太宰公者即宗
道操疑時所稽闗少泉先生者也宗道即不斐願託
筆札徵鄉往焉按狀公諱宗伊字子衡別號少泉先
世居婺源六世祖倩甫徙崇陽三傳生贈資政公藻
藻生四子長通政使宗元次尚寶卿宗凱次孝廉宗
召又次為公公少出繼其族中丞公嗣中丞守福郡
也則攜公與俱時甫十三齡耳而操觚為文奇甚中

丞公子之後歸就試舉省試第一人戊戌成進士乞
歸養庚子謁選令浮梁浮梁民患苦水水卒至嵓蝗
集杯土漂不溺死為幸然飢甚矣遂起為盜吏急捕
將傅法公泫然曰傷哉盜死法也吾民至罪死法以
異援旦夕之死也傷我甚縱勿問而獨條禁常例等
五事奏記當路已復令里甲定役當路令榜之縣
驛為絜令自是浮梁不苦權征卒大饒即觴之所縱
吏為嘉師矣會報家將內召而奔中丞公訃歸服闋
擢文選主事避兄太僕改武選歷員外郎郎中時分

宜父子擅權為國巨蠹同部焦山楊公抗疏數其姦
被逮公不勝憤懣寃投綬去而焦山疏內稱分宜孫
鶴冒軍功同舍郎有邀公為分宜飾者公正色曰嗟
呼焦山乃真丈夫不怖萬死拔如山之姦我輩亦須
具鬚眉稱男子奈何更為姦用且鶴乳臭子冒軍功
罪不可欺三尺嬰孺我寧死不能為若飾也卒執論
不屈而分宜父子對公次骨矣遂誣羅公公罷而喜
甚曰是吾志也即日挾蒼頭歸朝夕奉觴壽太夫人
暇則據梧繙書凡家居十七年而神王色潤無所悒

憏蓋至　莊皇三年始起拜南京銓部郎時公隱均
久海內望若威鳳爭先覩為快而以名感　上思
意氣發舒思所繇報塞者故自南銓徙卿尚寶及太
常光祿悉舉其職尋晉應天府尹所轄縣八賦役低
昂滑胥手竄反倍富者公悉釐而籍記之來者不能
以意挺損南中民卒賴焉爭肖像祀公已晉大理寺
卿所理役入甚多追令稱廷尉寬平不苛者準晉公
已佐戶部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自爾驟徙數煩費
偈疏條奏上封事無慮數十大都石畫中機宜當

上意　上傾注公甚晉公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蓋場
翻孔也而主者率邊廢其官而脂潤其家乃勞實百
出如竄穴矣公咄嗟間爬搔殆盡即胥隸無所庸姦
居無何上疏乞骸骨　上溫諭止之凡三疏辭蓋懇
上器獨堅公感泣起益竭力任事歷三年侍　經筵
侍耕籍屢　賜白金文綺庚辰改以南銓公中遂屢
疏臣不幸有狗馬勞　陛下幸哀憐放臣還首丘死
且不朽　天子重違雅志予骸歸調攝而公自堅臥
山中不問外事矣獨時時手一帙唔伊若經書義疏

訓其孫若侄居當下踺死坐不以赫蹏入公府然于
旌及門公亡娓娓指陳邑利病甚悉旨奉裁類寒士
有問者輙曰有奇哉惟儉助廉一語吾終身所墨守
也歸休八載兩臺屢疏薦公天不慭遺公逝矣公生
其卒其云云史宗道曰予覲世抗直士多矣顧多負
氣之長者譽云當公侮權相時人共指曰此強項郎
不可近然　莊皇朝大臣稱寬平不苛輙首肯何
然夫公則何可涯涘耶且也中世仕者營營畏途誰
[illegible]遍盡公里居之年年乎立朝未衰乞身以全名節
[illegible]鴻飛冥冥不羅于羅公之謂哉博士又亟為余言
公山中多所論著為詩清遠有靖節香山之致矣公
修太上亦不遺立言之業夫公則何可涯涘耶是宜
銘銘曰鬱鬱江漢孕茲喆人聲足暢實質有其文筮
仕發邑清明洚洞烏窠而擾公則鸞鳳容城危言命
薄朝露誰能不渡公則砥柱拂衣歸曰標持峻峻士
林仰止公則泰嶽還時稱冠鐘鈞建野流潤九旋公
則霖雨乃賦遂初歸櫝其光堅貞無瑕公則琳琅崇
年厭世乘彼卿雲美猶帝鄉公則列星玄宮楚楚芊
山之陽僊蛻永藏奕世其昌

衡陽鄒先生墓誌銘

萬曆己丑仲泰鄒伯子以書抵不佞曰天乎先君子
不幸即世矣敢以先君子不朽之計累足下不佞聯
姻伯子休戚共之手伯子書未既而簌簌泣數行下
也即安能以不斐辭先生為宋侍郎志完之裔中葉
避地來公安至祖戶部尚書莊簡公始盛莊簡以子
雲岑公生先生莊簡公懸車而丞含飴之樂也居常
露禱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當封吾濟乎之後全活
[illegible]是庶幾徼福于天敕詰孫乎而未幾生先生魁孫
實浴佛日莊簡公因憶寶誌所謂石麒麟者小字曰
麟先立生平口不談禪悅而慈悲靜攝有合乎瞿曇
氏之旨豈其宿根也耶先生少為文琅琅驚流輩學
使者才先生亟廩上庠廩上庠久獨行好修擇地而
蹈諸博士共推為良師不敢稱鴈行先生事封公謹
甚每封公從外歸雖丙夜必伺於門手啓鍵迎封公
曰兒在斯兒在斯已隨封公入概立戶外奉教至累
數十刻無論寒暑不少移侍先生性雖輕貲財然無

所安費謹儲焉以伺封公之謚也而出之封公以食指衆夥勢難聚處命就石浦舍晨昏定省風雨不輟闔給授贅產即洽然有異時之感庚辰公以封公謚七袠攜季子之沙市市衣物為壽舟返舵薄沙而覆溺者十六七危矣先生端坐俟命會有捄者斧舟底以出父子僕從俱無恙人咸嘆異為之語曰誰謂天不仁爲視鄉公履死而生昆季性行不一隨所宜規誨之嘗曰古人耻獨為君子況骨肉間耶降顏色相款洽以微詞誘掖之鄉東西有兩小墅殿日咏讀其

閒環墅之民薰德善良者甚夥東墅地宜蔣蔽收租甚薄曰吾姑留餘以遺後人耳訓諸子以行誼為先不佞甚習伯子竊服其雄文藻而靡靡德讓不作詞人仰天眼大都先生之教云某日將會塋葉子宿于山莊方以二絕簡李某附和張東海九日喜雨韻于夜坐述懷二律已乃正席手一編倏然而逝人疑先生坐脫云不佞居去先生僅數武先生以伯子故而忘年交不佞不佞每語人先生非今代人也嵇今起制科立朝必有所就夫縣官獮天設網豈不祈得賢手而至今鄉先生老䏶下此英雄所為短氣于賢科也雖然孝友兄弟是亦為政厥有明訓矣為德于家作憲里閈嗟先生又何嘗不盡其用也生卒云云是宜銘銘曰為公宜期頤而胡促齡兮為公宜軒冕胡竟老青衿兮含貞葆憲神理無盡兮點羨遺華叩不辱為榮兮有山翼然松栢勝崚子惟公與夫人永㝗厥貞兮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誌銘

公名照字廷朗廣濟人也少為學淩弈而畊畊暇益啞咿不輟尤喜讀周易子史及當代掌故律曆垂老猶據梧手抄諸書盈篋每中夏䟦足坐楓林手一帙縱觀遇會意輙起舞望見者詫曰夫夫豈其醉耶而困廩之羨益市古經籍兼助弟楮墨費居恒語弟曰一丘一壑之樂兄已寓之弟不得浪肩其勉為名儒哉弟卒為邑青衿駡奕鴈行云公諳居久意不自得一日謂所知曰丈夫有足不徧五嶽而效蓐婦伏于甕牖下勿論子平少文跕跕笑人即桑弧謂何遂至豫市方謀登太行躋嵩華而適遘危疾夢神人者羲

騶絳袍前呼公若後當有顯者若遠游奚為甚速歸公覺而驚嘆此殆漢壽亭侯教我也吾不復遠游矣遂亟治裝歸公歸而好施予益甚族姻多倚以舉火先塋悉碑而置田令子孫輪戶修伏臘偶先世有闕產于隣者併丘墓失之歲久翁仲沒草莽不可辨公一日過其地心動薙草而視殘碑溪先隴也人以為誠孝感云公誨諸子甚嚴一日撫二子背吾先世清白吏所遺汝輩者惟忠與孝汝慎勿忘先人哉已又曰神言固不誣汝兩人當有或顧吾不及覩矣是時

公尚健飯而為此言家人頗異之未幾溘然游異哉得年僅六十有四云公性沉重寡言笑修軀通髯面若凝墨目精烱烱吐聲若鐘里人望而畏至避匿去有為不法者密相誡曰慎勿為黑面公所知其見憚里中如此公次子大謨令太湖今為比部郎與予同舉于鄉史宗道曰不佞觀公博極羣籍蓋居然儒者也而竟白首田間或者憾公身有乎儒之實而不著儒之效夫有其實矣即不著其效可也雖然比部之策然舉次第驟通顯以致　天子恩綸賁于松楸者誰力也庸可謂非儒效乎不佞聞公居里閈里中攜者悉咋指避去而窶人依之若嬰兒之需乳乃比部治太湖吏畏民懷何其肖公也夫公小用之一家而比部君大用于一邑比部君之效公之效也則謂公盡著儒者之效可矣銘曰謂公不矜紳兮而竹素之業遠于申轅謂公不期顯兮而無涯之知永于彭籛留餘予後錫羨于天以為不信視厥冢嗣鬱鬱新阡膴膴九原于斯歸全于斯萬年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誌狀類

封知縣劉公墓誌銘

不佞同年劉君時濟用直言左遷業已踰歲方意賜環之期非遠而時濟忽且旦夕還朝書至則封公以仲春違養矣傷哉封公諱宗伋字子中別號北岡先生新城僦上里人家世力田以孝友聞至其父鉞抗慨有豪士風而其配王又善綜壺政貲業遂大振子三長即封公公少習經藝藻采煒然命不配才屢試遭蹶遂屏擲帖括攻學投鈐轅精其業及步騎兩試矢無虛發觀者竊嘆謂當擢揚比入闈條對蔵紓胸臆無避忌遂棄弗收公才避李蔡志業不遂撫膺憐悒自傷數奇而已久之聞房山中有異人焉亟往咨詢得煉養之真訣乃棲息上方尚羊名刹蒲褟茗碗寥焉跏趺九還將滿三山非遙回憶疇昔仕宦之念都如昨夢矣是時伯子時濟已遊膠序先後柄文者

咸加激賞試即高等公竊喜曰吾故從功名獨餘報國一念尚未灰冷幸哉有兒足酬我志乃斥貲治裝遣子負笈求師都門一時相與揚榷者多藝林名匠無何時濟用恩選入貢丙子列鄉書丙戌成進士筮仕安陽聲稱炳赫衮然薦剡公信且疑一日潛行鄰封徧詢田畯盡得其治狀乃色喜不自禁因馳至署勞時濟曰而翁初不欲見若今聞而來即去若矣其慎乃末路以終令聞時濟長跽受教適徵派織額盡釐豪貴之濫免者以甦民困因質之公公曰吏職在安人何憚強禦釐之便三載考　上封公如子官贈公配王氏為孺人壬辰時濟以行卓犖召拜兵科給事未幾丁內艱乙未起補吏垣署篆守正危言不避權要封章屢上當軸之鋒震動一時竟用抗疏褫劾貶級外遷人問封公公老矣當不忍見其子遠竄及時濟過里謁公公輾然笑曰汝以直諫謫我得稱直臣父孺子榮我不既多乎大都時濟出為循吏入為直臣雖其自樹亦稟公教焉公為人剛直中心愷悌挫折強橫提挈柔良不難倒篋以周閭里病者

賴以起貧者賴以婚葬王孺人先公卒奉尊章孝慶妯娌和家固豐饒而操作勤甚常手挈兩甕水立辦數十人飧而夕製一襦褕偶衍失足竟至不救于時時濟年甫十二耳公生云云宗道曰嗟夫今古賢父能成子名者固多然撰諸恒情厥初延諡師市經籍切切督子大都為取科第計耳及其子一入仕版惟恐其賺忼激烈賈尤失官故常人之情與其家有斷脰剖心之貞臣寧有諱樹數馬之酯士也而封公再見獨異居常用節烈訓子老而觀其子左遷乃不以憂而以賀此豈復常情可測耶蓋封公少治方內學故深曙人臣之大義晚又精方外學故能一顯晦齊升沉實由道力非意氣湊泊也公善行甚多此其宗闓世教者故不佞特揭論之而又為之銘銘曰不得于儒去而韜鈐不得于武去而神仙三變入道蓬萊圓嶠下視簪組不滿一笑酬恩寸心付之嗣人夕郎矯矯名重掖鑰泉紫山碧環松繞栢神返洞天蛻藏斯宅

陳處士墓表

蓋良鄉有隱君子陳壽堂公其子二曰獻文獻策獻文者為博士弟子有聲竟弗第為太學生云予以計偕過良鄉館長公家稔知其質行長者而忼慨好義不佞官詞林則長公踞請曰公太史也表幽闡微夫非公職哉維時先父母偕隱山中義甚高小子度無能顯先人獨計得公一言後者且不朽蓋一歲中請者屢焉予度不可辭乃告之曰子亦見夫繪者之貌人乎豐幹玉立風標秀舉頎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觀者爭嗤其弟工矣子毋乃令我免夫觀者之嗤焉斯可矣長公曰唯唯遂退而述其兩尊人之行僅百言無溢美無失辭甚矣君之善用孝而諒我深也甚言曰先大人事大父母甚恭苟可以致尊人歡竭歷以趨之不憚劬而友愛甚篤兄弟相歡娛遊至老絶無勃谿且急人之急甚于己里中骨有暴者湌弗給者壯弗克室者亟揮橐中裝助之曾無吝色性喜登臨每遇佳山水流連竟日不忍去山中名剎圮者起之濾漫者新之不可勝紀其慷慨好施殆天性云而毋孺人拮据力作以佐先君子以故先君子雖散財

若士芥然得不乏蓋兩尊人坳而里閈罕莫若蹔相
接曰天乎柰何奪善人若斯之亟乎哉嗚呼此可以
觀吾兩尊人矣史宗道聞而嘆曰嗟呼昔予與嘗取
陽偵氏之論矣然子長氏不云人富而仁義附乎此
兩論者若淄澠固皆有合耳以不佞觀壽堂公多状
而好施可不謂仁義士焉庶幾不悖夫子長氏之論
矣予故表之曰此惟陳隱君及劉孺人之墓

迪功郎南安少尹方先生行状

凡昌熾之門其始必有篤行君子泯泯默默不顯其

聲名以深其根故其發必大蓋凡行德不隱則取名
多取名多則受忌造物受忌造物則其身之福且日
就銷殞矧曰後嗣故隱必云陰同耳鳴焉不取其名
福無所斷不溢于後將安減乎表生曰余觀方君思
濟大父東谷先生事甚異焉輕貲財如塵礫急仁義
若衣食自少至老惟知施恩不計其怨人之怨有加
而先生之施無倦即往籍所載長者奇行恐無能勝
之者然而世未有稱説先生者也蓋先輩質行不近
名如此觀于先生之有後可以勸矣先生諱夢暘字

子旦別號東谷其先有德孟以者遷桐五億而至伯
通公法起家鄉舉法生贈御史懋懋五子季璀以舉
于鄉生圭圭隱東陽村用力田家累千金生二子長
太學野航公絅次孝廉海航公絢野航公配高氏又
娶于鄒鄒姙野航公夢日入室于是先生生故名夢
暘先生廣眉豐顙美髯目光射人少年即豪邁日誦
千言十歲善屬文能作大書書輙工出試邑令奇之
置巨扁命之書令嘆曰孺子腕不勝錐而能擅擊腕

是技何奇也十六補郡學弟子郡守吴君西吴名士
大加賞識曰若能為賈生耶吾不難作吴公矣未幾
入成均與同里吴別駕承恩阮中丞鄂友善阮故貧
婦卒于里先生盡捐賻金為贈槥則又市已所乘騾
抱其子自崙歸乳助其再聘阮為感泣野航公既老
多病委家政先生野航公卒先生衆毀殆不欲生先
生家世豐財自淅海航公絕子卒時與柰劉吾侄兒
夢暘賢汝必子之劉如言而旁觀之豪耽耽即持刃
刼先生曰不千金立刃汝先生即奉千金不校也而
豪不饜百計構劉訟于官先生曰身詎與偵重吾權

之久矣且一縷一銖皆先人貽與其濟他無問疏與
奉吾母取所遺七十二契割三十六契畀之佗皆
半産取瘠室取湫僮僕取老而全盛之賸減過半矣
野航公之季也出息于里可千金先生召責者火其
券曰此吾先人志也自是先生蕭然自食其力不復
問子母矣先生家以素封名一日大盜至首斮數僮
盡發所藏去則縱火烈焰竟日不息先生以族豪報
收租之後于官不及難仰天嘆曰甚哉財之為大盜
積也已而賊死于獄者再令而後庶其免夫縣捕令亡
主識所亡先生不問也時吳別駕寓書曰子以賄聞
孽賊也賄去而賀可知也今且懼子之以高明聞令
鬼之風賊之也先生心善其言寘之座右先生既遭
盜驚遂奉二母邑居居常鈞于自奉至奉二母則無
所惜尤曲順高母意母子畜其侄侄倬屢私畀金先
生都不問倬後以計取先生貲亦率如言償之至質
田無所惜終倬世為兄弟好不絕鄒母家金陵母兄
賈嶺南坐法當死先生馳之金陵百計脫之更贍其
家携其孫子視之嘗詔子孫若等不忘吾母當謹遇

此人也其養母志多此類淋母劉繼他子夢賢不數
年所析盡廢先生素敬事劉雖別居特時過省情意
肫至劉更感泣會劉老且貧先生供具甚厚劉卒毀
之痛不啻所自出時夢賢女甥有廬州逮先生往營
救得脫夢賢僕馬過踐人馬驚出豕僕墜傷先至道
遇起之夢賢謬謂先生傷其僕裂臂怒罵先生俱償
豕瘳其僮歸之亦不辨初劉內難時先生之金陵旅
豪令二刺客匿喬里刺先生謀泄先生遂潛間道歸
歸絕不以語人逾三十年構孫思濟應舉舟過其地
乃蘇蘇隕涕曰此吾萬死一生處也悉語思濟狀思
濟亦泣嗟乎世路羊腸德施讐反屢啣屈而不辨至
于欲殺其身而終不忍言先生所遇之禍固奇所植
之德亦奇矣婿吳自峒弱冠登進士歷通政計二十
年貴矣先生遇之如微時亦終不以相屬劉司理坤
四十無子坤自分不復子先生捐金為聘一姬期年
而得男先生少懲多藏之禍不更藏鏹餘財嘗語子
孫吾幾為免世數鏐身世莫保惡流譏禍局怨殃及
若等自家雖後家無亢金隨有隨散里姻有緩急如

取其寓物隣豪其計先生宅遭燬後田契已灰燼侵
地數十丈先生貽書曰尺土皆隷官家籍古來割據
幾何年其人愧服而止有欲以賤直先生田者先生
即如其意取之其人復詭言田瘠先生復如其意還
直隣人毆一僕死先生不問隣自訟法當抵先生復
為解釋嘗渡江同舟賈以失金爭先生叜曰金在我
解橐償之及舟泊始得匿者乃相與嘆服而去祖塋
之隷有田數十畝久屬他姓先生乃捐金贖為祭產
族凡千指祭則會會則寘酒張樂酬酢盡歡于是族
人愈知有禮讓也先生以鋒大恵不欲仕除服訪楚
人張君燧燧遣以帶且曰可以自效者何必科第先
生乃謁選得閩南安丞南安泉支邑族祖少卿公舊
部先生感念先澤欲輝前躅極意撫字時邑遭變多
逋民恒出俸代輸替稅嘉禾例有餽遺不受稅之羨
一切不入私橐歲市家粟給宦邸為少卿公修墓而
碑于洛陽橋先生以名家子隱于小吏當事者知其
修飭名行不以他丞視之先後獎勞不置而先生爽
然不屑嘆曰吾老參佐頭顱可知心知嚐蠖身等勞

薪亦復何趨戀此一官故園松栢待人吾其歸矣歸
即杜門不預縉紳事陶公籃輿司空鳩杖日與隣翁
社老量晴較雨探節數時而已丙子思濟舉于鄉先
生曰有孫如此吾復何憂自兩母歿後先生哀毀逾
年不減孺慕邑令陳公于階素重許可獨敬禮先生
凡賓于鄉者三然先生晚年不樂亦屢每行清泉白
石間輒徘徊不忍舍去嘗蔡禽何高蹤牛首三茅燕
子磯宗黃鶴滕王樓閣諸勝跡無不至者晚年偶命
西湖之勝忽泛舟東下三竺六橋之間杖履殆徧
酒淋漓雨至倒屣先生襟懷豪爽飲可三五斗許頹
若渥丹手神愈整不喜苛禮與人游不實輕重于懷
挖鄉儸里社追逐宴會無不極歡雖性絕臧否而里
人服其公直有所爭訟寧取平于先生庚辰歲思濟
業南雍率諸里姻置酒高會曰吾老矣恐此會不可
再也將歸灑淚而別辛巳春大饑先生徧施里中舊
時奔走厮役亦有所給若訣別狀仲夏遂病先生素
無病偶病痘即令治後事曰吾瀕死者數今幸終正
寢于吾邑矣遂逝卒之日親戚友朋皆相聚悲泣送

以本年祔葬先塋尚期改卜葬之日從棺跡者數百人生卒云云嗟夫恒情受薄忤面爲若焚疑微嶽心爲若割故貝典所載布施忍辱二門行者甚難一門深入可以證聖至于靈癢後裔又其餘也東谷先生生平所受橫逆蓋人情所謂腐心塞咽不能堪者而母之若飴家累千金日啓篋以待族里之取庶幾乎深入施忍二門者焉有孫爲名御史游歷崇顯爰及曾玄蘭玉相映此里人所艷說而余則爲此特先生報緣之餘耳若先生真歸之後所自證自受不知殊豚當何如也余聞先生奇行且仰且媿不揣固陋狀之以俟鴻筆君子

外大母趙太夫人行狀

傷哉天乎天乎何乃遽以吾外大母逝耶悲哉不肖宗道稚年喪母外大母每見不肖輒泪涔涔下且泣且拊曰兒饑否將無寒乎輒取衣食衣食之故不肖即煢然獨乎乎無殊乎在母膝下也今壯矣而外大母何在耶悲哉悲哉因痛吾大母并痛吾母楸梧雖拱窀𥥛新浚腹爲裂而淚盡血矣不肖茲夏入都門與駕部舅相見舅把臂勞苦歡甚訊外大母安否曰安愈益歡自是每晤輒歡譚竟夕寧知有此也月隔而幽明頓異夕隔而悲歡倏變生人之趣何無常乃爾悲哉悲哉舅氏既徒步奔歸以書來曰以子骨肉且習太夫人行矣其爲太夫人狀嗟夫微舅言忍不狀吾外大母然柰嗚咽不成語何也太夫人姓趙氏其先江陵人景泰間徙公安遂占籍四傳爲處士文深贈中憲東谷公與處士同里閈雅相歡也因奇太夫人勤慎狀曰是眞我家婦遂命方伯公委禽焉笄四年而歸贈中憲公性嗜飲日偕諸酒人遊顧以生計蕭踈不無阻酬暢也自有婦卜太夫人而毋滑盈凡取辦咄嗟諸故酒人驚相語前從夫夫飲且少鮭菜耳今何突致此衎衎者徧視其囷篋而索然若故然後乃知太夫人嗇腹龜手適舅姑心力竭矣無何姑錢恭人嬰疾且亟則盡斥擊珥授方伯公俾迎醫醫無間避近夜則露香搏顙乞代恭人不食外大母亦絕啜大母勞之曰新婦即自苦忍不爲吾子若孫强一匕恭人不起而太夫人哀可知也即逮今五十

餘年而語及輙涕居嘗語子吾今裕故俻極耳不若
先姑貧好施也若所以有茲曰微先姑之德不及此
子孫無忘先姑哉乙卯方伯公領鄉書丙辰成進士
已未官比部郎太夫人相從京師爲置側室高禮訓
慈育閨内穆如居四年不置一鮮麗服外大父秩滿
封安人癸亥中憲公殁太夫人佐方伯公襄事如禮
丙寅方伯公僉憲江西時長憲者喜譏朴公庭辭楚
聲不絶太夫人聞之戚然曰彼盛怒易解耳而生命
[illegible]若之何以人灼骨之痛快已一快也方伯公
爲之改容曰請佩此言當韋是時鴻臚及孝廉駕部
公并爲諸生學稍怠輙譜責之曰汝輩若是而望蹤
父踵耶夫豈有不蔽蔾而饔飧者稍稍進輙沾沾喜
亟爲酒脯佐勞未幾高亦舉子太夫人子之不啻出
也庚午方伯公意不忍舍去太夫人從傍促曰君忘
平生語耶棄何當盤錯而不力夫酬主恩策勳名在
此行也吾爲君養母幸無深念公乃行已而捷聞
穆皇帝嘉邊臣勞晋秩賜金　今上改元亦以邊臣
故例得踰恩于是吾封恭人云丙子方伯公備兵温

處太夫人亦從于時嫡寇猖獗衆議調泄大創之太
夫人聞謂方伯公曰賊與兵等人耳若先聲欺之無
勞兵無濫殺兩利也卒如其言戊寅方伯公以大參
備兵通泰尋由河工超遷河南右轄未幾轉左日夜
期會簿書間力漸耗太夫人時時風方伯公且休矣
即不能蓺琴嗜鶴以從夫豈其無饘田之毛東湖之
水方伯公曰所謂拂衣者雖妻孥也汝若是又奚難
而癸未需次調補竟請告歸從太夫人意也既歸之
又明年是爲乙酉御史公以建言謫太夫人聞報
而色喜家人窂測其意居嘗語諸子曰自吾爲子家
婦即鮮見冠而紳乃今科第蟬聯則祖父之餘也子
若孫毋盡其餘庶幾長有茲曰又曰爾父累俸梢拓
田廬然不盡與爾曹而推以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
餘不可專食也爾當識此意附譜後絶孫曾祂勝令
吾族人得世世食此土不亦義乎其平居語識大義
類若此不肖宗道去年役竣歸望朔夕徃省太夫人
且時勸倘白業太夫人素奉圓通大士聞是益虔寒
暑不輟念佛今年辛卯壽八十筋力不減壯盛時雖

祀微恙無所苦比駕部公滿考太夫人浮涎方伯公
爵晉封夫人綸綍且至病漸差櫛沐如常者浹旬忽
一日中宵病痰壅瞑目西向悉無戀戀兒女意手足
不亂忻然而逝嗚呼哀哉生卒云云宗道自兒時見
太夫人絲衣糲食及至有完不更也而性固好施里
媼寠者至若取其寓物然太夫人姊奉之無論德色
矣可謂有丈夫風貴爲夫人且享崇年多令子孫造
物固不妄祐人也晚事淨業翛然去世豈直斂區中
理且無所外雖馬又寧獨笄儀難之識不肖宗道竊
也義不敢飾吾外大母之行然亦不敢隱也惟慨惠
之銘以肉百年骨則家易氏厚幸宗道厚幸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祭文類

祭鄒姻家汪孺人文

不佞聞孺人之訃實中夜也披衣而坐隕涕達旦至于沾衣蓋悲甚矣夫不佞匪直為姻故悲蓋感念今昔不得已已耳不佞猶記總角時與吾伯賢同筆硯甚契也夜半促膝深語則相與盟曰異時所不為姻婣者猶如此燈久之不佞舉一子而孺人適妊不佞惟恐其不女惟伯賢意亦然已而果女則交相賀也曰天乎固惟人是聽哉遂為婚盖訂盟于齠齒而竟獲償諾于成人奇矣以是伯賢于不佞姻婣也實石交也而孺人于先妻亦時時遣婢相問訊少病少惱耶則喜不則更相憂蓋雖姻婣也亦猶之乎石交也無何先妻遽先朝露小兒無母婦女無姑賢女無姑尚幸有母乃今何如耶悲哉悲哉追憶十數年事恍隅昨暮莊生之感遂俱罹之同林宿鳥及晨而散詎味風燈轉盖自憐矣悲哉悲哉所幸令郎君調秀而吾兒亦知為文庶幾不作癡騃面孔此皆足以瞑孺人目于九原者孺人幸毋自悲尚其歆之尚饗

祭外大母趙夫人文

嗟嗟外大母遂長逝耶外大母鶴髮豐顱行步若壯齡眠食皆無恙也當百歲而竟止於斯耶悲哉悲哉前月拜辭外大母床下雖稍微痾而眼耳神明如故且促錫亟行無久戀庭闈也詎知捐前刺刺數語遂成永訣乎悲哉悲哉憶錫十五失母外大母見錫輒涔涔淚下問兒饑否撫背曰將無寒耶輒取衣食之一日將取寒具啖錫而錫適去念之不置至丙夜不垂睫云夫女之愛子誰能不愛即未有若念外大母之甚者而今何在也哀哉哀哉歸神之夕兒孫滿前當無所恨所不能去心者獨兩舅氏及不肖錫錫與夕偕八舅氏宿磁州公署劇談甚歡而遂意有此別心之感也錫乃不如一回舍兒白首無生離之苦耶悲哉悲哉凡此皆錫所謂自悲者若外大母則何所憾也安庸悲安庸悲人生多不逮下壽而今八十矣

壽未必偕而今鳩杖相向坐長春堂者二十年于茲矣多無子即有未必遂即遂未必賢而今有子遂且賢矣此之爲福豈惟吾邑難之又安屑悲矣且也外大母生平慈悲具足十善晚年清修淨業晨昏禮頌非生兜率定往安養是不第具區中之緣且無世外之福真可含咲九原又安庸悲矣甥戀一官不能哭拜靈次一吐惋愴然外大母業已蟬蛻形骸一瞑萬里甥即在數千里外當悉知悉見無所闊也尚饗

祭鄒金吾妻

曰嗚呼哀哉維我孺人高門孕秀世德傳馨外映慧質内朗蘭襟麃車既駕鴈觴早罄敬與夫子夙夜同愁茹淡忍苦屏絶濃艷持厥家政惟勤惟儉澼洸手龜牙籌心算家食千指不勞而辦若夫賦性子柔温和恬雅叱咤之聲不及犬馬至于夫婿賢豪儆髯白晳漢代金吾長安俠客門多好事室有隹賓爾乃歌鍾暮起則腼臞雜陳霜鳥夜啼則乜篝爇新斯所謂酒食是議中饋惟勤者矣如何此人曾不百歲而竟爾奄化天乎其有數耶夫蒲也柳也秋而零也輕且

盈也若孺人者淋而厚嫓而真松乎栢乎秋冬青青而胡爲雪霜之易侵枝葉之易傾如此哉嗚呼悲矣夜臺泉路究其歸矣惟予小婦孺人親爲（撫）育其蚤承教育修秀副周矣順知禮非孺人訓胡以有此則余于孺人之卒也亦安得悲然而已尚饗

祭戚老師文

嗟嗟其等不復登我師之堂望我師之光儀聆我師之善誨矣傷哉乎憶丙戌之春其等初謁我師出而相與竊嘆我師容觀豐偉鬱宇恬睟貴壽徵也有如

老師骨相而不台鳥不朔顧則唐舉憬藏華之術皆虛謬耳久所夕與比謏察我師行履貞誠而愷悌凝靜而冲挹則又相與亟嘆我師仁者昔我尼父固嘗繫壽于仁矣則我師之合有崇年又不獨徵之于骨相古日夜望我師膺大拜攄鳥鉉握大斗調四時贊燮論道靡屈輔政而詎意其止于斯乎傷哉傷哉哀訊初聞五内俱裂然且疑且信以爲傳者誤耳及二三交知悉知悉聞始相與大駭以爲信然猶冀庶幾萬有一誤以强抑揞製之心而無何長公盃矣向二

三兄弟擗踊哀號而後信我師之果逝也傷哉傷哉夫唐舉輩之術不必驗固無足論而我尼父仁壽之語亦有時不合乎不然也朝聞夕死夫非尼父之語乎哉蓋仁者未有不壽而壽不在不死死非壽而可以死則真壽也若我師則壽矣我師之死無不可矣閱我師之沒也以胃傷蓋得之苦耽之關內鬱沉痛外斷萓血云人誰不死而師死孝矣我師生平行慷影嗳慨今當官慷官居室慷室而有時觸管為文則瀟洒之吻而兩司馬之藻是知我師德言不朽朽者

形耳又長公何我言師之將逝也譚笑自若從容下床西向端坐無一語刺刺兒女態然而化有玉筋之異焉夫人恐怖臨身此為何時而我師秉理而往若辭傳舍非夫洞源識本勘盡虛幻安能揮手坐脫毫無罣戀且有異徵若是戒老衲耶闇道而死此又家驗嗟夫嗟夫我師方超然受世外之福而我輩以世福之所恨者悲之不亦愚乎況以世俗繫師師亦無可憾者生為少宰日侍講幄沒受恩卹隆厚稠疊斯亦人臣之至榮已令子朗祺遠識學博而文甚工今且次第脫穎起未竟之志未就之業令子在矣嗟夫嗟夫神理不昧則我師本無憾而世福已具則我師又有不必憾者其等之悲不過感門屏之私恩悼從遊之無時耳我師則其用悲乎山川脩阻煙水蒼茫遙望闕門伏地嗚咽尚饗．

祭蕭孺人

嗟夫嗟夫孺人遂已耶人生誰得不死死耳奈何夭死容死復如是焉死乎雖彼蒲柳望秋先零旌則謝而厚醖而貞其松栢乎而霜霰未及枝葉摧催篤材

之論其謂之何西粵去此山阻水縈幾萬里矣飄飄丹旌淒淒素轎浮洛涉江泛吳浙越更寒燠而後丘首苦矣我輩每過允升門輒回盼靡端意有孤矢在焉或晤允升則將其顏調之我輩業醵金候大斂何濡遲乃爾此譁在耳而吉祥之偈倏化荼毒何為者也嗟夫嗟夫嫂柰何夭死容死又如是焉死也我二三兄弟每詣允升允升輒留不出嗟間腸膻雜陳之箸遽新我輩且啖且誇嫂才今已矣勿復言之矣此其小者也允升旦入直良勞而顏愈瘁髯愈蒼皆嫂

究壹事飭家政使然嫂今死是令允升痒洋白眞也又其稚子斬焉苴如苫塊之間愛女拊心泣血閨閣之内冷冷孰執如行陰雪四顧失影如鳩墮巢彷徨靡泊此時此情聞者酸楚嫂何能目瞑而允升何能不心摧乎我輩將為莊生語以釋允升此允升所稔聞言之者無情而聽之者為贅言何益乎尚饗

祭李年伯文

嗚呼公有不當死者二有未可死者四乃竟逝耶公天植孝友慷慨行義造物者宜祐其德而錫之美此

不當死者一公鬚鬢幹偉赳赳雄飲啗手談達旦無垂睫也度駐世當百歲未艾此不當死者二聞公高堂有垂白兩尊人在焉公逝矣不虞斑斕黯無色耶此未可死者一也聞公負倜儻古日夜思表見于世居嘗奮曰丈夫姓名飛不能以施燕然片石然安可不掛循吏傳耶斯其志豈以一參軍老焉者此未可死者二也不佞意公才高郎來千格不盡效顧伯子成甫顯矣乃不能少須臾以遲恩綸之膺賁乎此未可死三也南望洪都摧公菟裘公年僅望五十獨不可徐之故丘以老而遽下焉返真于遠旅乎此未可死者四也嗟嗟嗚呼天其何處以公溘也然吾聞公雅放于酒蓋庶幾古之逃者託迹沈湎則亦殤夭籛鏗公五十何必短于百年年亦何必永于五十也耶又達者謂以光陰逆旅浮生則何必漸門之為逆旅亦何必菟裘之非逆旅也耶而公何憾也且公有伯兄驄車私第以樂其人蔡有仲兄翱翔青瑣以適尊人菟裘公所期自致于親者若是焉足矣而公何憾也伯子成甫與不佞遊且二歲不佞深知其器識

淵朗而豔節義今方發軔扶桑究其所未足矣而公又何憾也我輩誼朋通家雖知公一無所憾亦安能不噭噭焉為公泣幾行下然公方且遨遊清都尚羊廣莫毋乃謂我輩不達也耶聊拜瓊觴獻公一觴而已尚饗

祭兵部尚書張公文

穆洲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茲三不朽兼至為難兼至矣善始令終難乃公歷中外屢樹異伐淛之役戎卒遊徼先後大江而公出奇運機咄

吶喊𢹂移鎮宣蔚斬馘萬計自昔立功鮮有逾公者
乃係滯之職倚馬含毫文薄先秦詩艳大曆與濟南
諸公鞭弭中原旗鼓相當自昔立言恐亦鮮有逾公
者也且不以功高而有傲色不以文人而挾習氣與
兒自下喜愠莫測以方古之立德者夫何媿焉公蓋
兼三不朽哉戊亥之間屢申賀監之請歸老菟裘去
怡歷尾箕傲自得俄厭囂塵遊乎八極公又庶幾善
始令終矣嗟夫嗟夫公之籌策業已効于疆圉而公
之文采業已表于詞林今斂其渾淪之識還于本宅
而留其未盡之靈遺于後昆固可以含嘻于九京而
奠猶于太清也哉其等悼鄉邦之隕喬㦸慨朝　之
摧榦楨憂邊境之失保障悟詞壇之喪主盟雖知公
之物一無所憾而終不能忘情亦復雪涕而浪浪沾
襟敬獻生芻告公之靈公其俯鑒尚饗

祭龔鴻臚吉亭母舅文

嗟夫吾舅去世已四月餘友人王君竞至蜴等乃始
知之嗚呼痛哉夫不肖兄弟數日前附書諸舅猶詢
以出世之法及移家澄城之旦且娩歸里閭聚之樂

不詎知作書之時翁已實然為泉下人嗚呼痛哉當
不肖兄弟哭吾母時宗道年十五二弟繞七歲三弟
五歲每見吾外大父母及吾舅即相對欷歔悽然不
出一語衫濁則浣之面垢則靧之髮長則翦之拾其
蟣虱者其痾癢擡而進以文長而抑以禮凡所以教
植衛護者無所不至幸而不肖兄弟漸次成立外大
父母及吾舅私相喜慰而余兄弟亦謂吾母雖不逮
養膝前之歡尚在外氏黃壚之恨萬一其釋不意六
七年間一哭吾外大母再哭吾外大父再哭吾兩姈
今未幾又哭吾舅一門之內縗絰頻易素車屢駕滴
淚為川酸噓成風蜴獨何心能不含荼哉嗟呼庚寅
之冬猶記與翁同衾鴨子公案燒燈至子夜窗風淅
淅足寒如鐵面貌枯冷若槁木之枝荼三四易然後
啜詰朝未日出履聲已在堂外聚毛虬結渡垢滿面
終㸃不顧公之苦。然如此此其相聚為何等景象雖
萍踨之人猶當腸痛蜴何忍言之而又何忍思之耶
近年以来不肖兄弟於此道稍知慚愧方欲抽身與
翁知商之而翁涅槃之期至矣是不肖蜴之無緣甚

也天宮佛土四維上下相待何處頋翁先度吾母尚
饗

祭王老師母文

天生元老保乂王国輔以賢嫓宜家作則順合坤儀柔崇地德既開組𦁷亦涉絟箱惟我夫子純孝天植母也相之克共婦職浣瀚躬親甘脆手飭聚順承歡殚瘁心力我師登朝羔纏素絲母也相之處約居卑雖有六珈不忘儉綦雖有五鼎不厭黍臄詢陟中台勳名卓犖母也相之秉規執矱大計密謀時資商榷

中饋之儀陰調鼎軸不逾閨閫功在帷幄指人勇退夢幸林泉母也相之促裝言旋如賓如友縞袢丘園鴻室熬茶荼妻遜暨誕毓仙貞為世祥瑞妙體烈行寔通玄契亦有令子凝然遠器胸中奧博毫端鉅麗懿哉夫人世運攸暨仰襄術育至道究備仙宗儒宗治世出世彤管流輝闡德壺誼生非偶然沒必有歸瑤宮瓊島鸞驂鶴飛風實為糧霞氣成衣示有去來原無生死下土欷歔乃妄情耳獨念生等陶鑄師門久侍函丈休同愉快戚共惆悵未能免俗能無悽愴陳辭薦酒涕泗浪浪尚饗

祭鄒南皐母夫人文

嗟夫嗟夫今天下以氣節顯著児童走卒無不聞其名而壯之者惟江右鄒南皐公而不知太夫人固有以成之也當萬曆初南皐公甫登第睹時事不勝憤懣抗疏危言奮不顧身以忤柄人杖于廷幾死復甦血肉狼藉當是時路人聞老莫不酸鼻飲泣而太夫人獨私喜以為人臣之義固當如是其萬死投荒窒家離散寢食癉嵐備諸苦毒太夫人雖心痛之然終

無幾微慼慼見于顏色嗟嗟世之為父母者初時課児讀書所望止於取科第為顯官一入仕途輒教以隱忍緘默惟恐其少激昂為官累偶遭禍患張皇錯愕怨言滿室乃太夫人所見迥別雖欲其子為世忠臣捨身報國誰謂閨閫中無大丈夫乎南皐公數論事乍升乍沉幾二十年太夫人能藜藿如肥甘以娛于子色養鄒匠志宦得一意鑽研性命之學微洙泗之源洞陽明之髓飡蘇飲水有以自樂至今年始膺新命海內士大夫皆額手相告謂　皇上聖明不終

稱直臣而南皋公且旦夕受劇任登要秩獲究行其所學跂足翹首惟恐其晚而報太夫人逝矣傷哉雖然死生亦偶然耳太夫人成就指嗣為真豪傑為真聖賢是母是子揭汗青間千載猶香死而不亡曰壽真所謂大年矣而或者猶以未獲生沾朝典為恨夫今古婦人女子享榮貴受崇封者如沙多生死無聞與艸木同朽惟范滂蘇軾之母耿耿數語至今並耀日月然則太孺人固不恃生封為榮名而南皋公亦可無悵悵皆次爲矣尚饗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文

嗟夫嗟夫造物所施于下土者獨有災福二端莫福于華膴莫災于死亡二者相反譬則寒暑晝夜既福矣則不宜降之災既災矣則又不宜畀之福即福而災災而之福亦當如暑謝寒代晝往夜來不宜一日之間而災福互加使人錯愕而悼歎今君旦膺清卿之擢暮作泉臺之人蓋一日之間其身乍榮而乍枯其命方通而方塞其家倏喜而倏戚其容忽賀而忽弔君之祿命亦何其奇而[illegible]儀君讜言抑無乃太劇矣乎且君存心仁厚持身謙抑居官處大不慊宜貴且宜壽不惟宜壽且宜有後而君春秋既促嗣胤復艱既與仲祖之嘆復抱仲宣之悲撲諸造物報施之道亦大爽戾矣此在行道猶為君痛而況同籍兄弟忻戚關情覩者荼苦能無悽惻獨幸君長者胸中純白惻怛之意達于面目正鬼神所讚司命所厚易簀之後超若遠入樂趣蓋萬萬無可疑者此身後受享正不在區區世福下也莊生不云乎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夫計脩短于委和校有無于委蛻豈君之意亦豈吾儕之所望于君者哉尚饗

祭李年伯母文

呼嗟孺人蘭房秀彥淵質外映慧性內鑑操履行汲目無邪盻耳不聞譁衆饗精辦自為門戶托身華族蔦相夫子敬恭整肅南北宦遊莞鑰是屬大布代綺菅蒯為肉勤貸壺閫慈撫婢僕靡有間言一門邕穆蔦生令子桂茂蘭芳心含文錦口吐白鳳豈能自誠實惟義方豈獨外訓母教諄詳鴻奉之年提訓已喜

矛不停書口不絕哦才名勃起遂登巍科筮仕莅封恪守慈戒永玉比清鸞鳳數發既晉清曹官箴愈勵清望蔚然寔成母志鳴養方隆耄期未至如何遽嫂曾不百歲嗚呼哀哉電光石火忽焉徂謝禪習墓田寂寂長夜萬軒已虛靈車先駕莫追闇訓誰嗣母德託在同籍姝無棲惻獨念人生歸盡修短一丘夫貴子賢慶有餘祿以此告靈靈其歆不尚饗

祭王老年伯文

嗚呼翁有[illegible]賴異好學不倦至于[illegible]而[illegible]若[illegible]者耶訦有不待鄉邑慈惠愷悌多所全活蒼杖不足為仁而懸魚不足比操如翁者耶訦有歸卧林間無涞然嘗以老自佚稱碩德隱行之鄉先生如翁者耶以翁之文行而仕止別駕其於設施之理亦若有所未盡固不能無疑于造物然惟其有所塞于前而始有所大發舒于後而獨不見夫如鳳如麟如琳如琅之子森森然列于庭皆乎不獨有子也而貴甲第蟬聯簪笏遞起大奇也不獨貴也而賢皆能砥節礪行錫躬植學用世出世探源得祕此文章之奇也以所留有餘不盡者其震耀如此蓋至是而始知造物之果有目也所徵不爽者以之令子且將相繼為賢公卿名宰銑功名震乎當時利澤周乎天下天不以百歲畀公而詎奪之去令不得目覩其盛為可恨耳然如翁者其生平之立心制行足以升濟神明方應斥八極神遊天地之間而又安問夫人間世哉其等當得奉教于令子而季子則之進同籍官同署相愛真同兄弟其知翁也獨深其與翁相關也亦甚至雖翁去來自如而我輩私情則不能不泫然而淚下千里一函聊申楮子一念尚饗

祭葉太師母文

曰稽諸女史徵于母儀有如程母之于方進高母之于譲之皆能釋形骸之兵等因母之慈鑒鈎形管型範貴閨若太師母之于夫子皆允矣嗣其音徽我夫子所以砥節勵行掄瑜懷奇文章繪夫龍虎啓沃將夫鹽梅濟通著乎銓衡而寅直假乎神祇者則誰與拓其孩提之聰禀其神教之知亦惟是母氏裂綫和丸之訓琢磨其玉質而斧藻其英姿小子日侍皋比

側景步趍見夫子每飯未嘗不在會稽濠向而睇吾
親在斯是雖夫子之孝純于陟屺而益足覵母氏之
恩澤于倚閭矣方裁衮繡以爲斕斑耜觥而盈卮華
九垓之太龢延慈母于期頤而距意其止于斯寧不
悲夫乃今乃後夫子且援上台列鼎司樞大斗調四
時千秋億載功姬召莉并頌慈母之教不衰是將結
無涯之知爲大年化六衰之齡爲萬期而抑又何悲
不[illegible]遽永寢凱送涕交轉回成穀者夫子哉夫子若
[illegible]遠敬陳絮酒以奠吾[illegible]

祭原任中堂高老先生夫人文

嗚呼粵稽女圖爰徵彤史母儀婦德恂雖善美矯如
夫人天目毓靈鹿以菌桂紉以蘭蘅矯如夫人作儷
良珩蘋藻孔明俎豆惟芬矯如夫人在貴能降衣無
重錦飾靡明璫矯如夫人在佚能勤蚕夫躬作神齊
手龜矯如夫人在約能予左粥右饘以甦貧窶文瑞
之學博極縹囊惟是夫人裂織以襄文瑞之業鏗鏘
寰宇惟是夫人拮据以輔文瑞之後實先夫人義方
無替世澤能繩綺鴉令子爲郎藏省翟茀維新凰綸
重炳翔欒且壽如陵與岡胡天不弔遂隕婺光㤥㤥
若遺梧椸尚澤階溜夜露庭陰曉䰟嗚呼哀哉夫夫
已矣生具壼德沒垂芳名　冊誥有赫黃壤如生某
等誼均雕戚聞訃悽愴爰薦絮酒有涕沾裳翩翩雲
車鏘鏘珩珮來格以歆音容如在尚饗

祭劉封公文

翁之少也揆隸藝苑雖吞鳶吐鳳之才不足以擬其
文詞僉以爲一日千里馬而青雲之業追蓋不獨[illegible]
足以斧視一第而內行醞謹愷悌溫良遺物者亦不

不忍負之而令其陸沉于時然用世之志雖不能酬
之于身而篤生令子當英妙之年即通籍于金閨爲
于是月厭塵緣棲心煙霞棄青衫而服芰荷之衣數
十年之內花之晨月之夕抱子弄孫其行徐徐其樂
于于或攜紅藤或命青[illegible]登山椒而從水湄追其蹤
年觀道習靜恬淡無爲且依稀乎上行先生閒適居
士之行持厭五濁而皈蓮池鑿疑頹類行步若飛雖
至凍餒而形容不衰胡不百歲即西去而不復歸雖
化㫫爲細道逍遙淨域而縣川人世聚散離合之情則

不能不洽然而要其獨以翁生平之所欲發抒而未
酬者有指嗣以成之人生未免有子有子而貴固以
奇而貴而且賢躋為碩卿名臣則尤奇之奇屢受馳
封游登峻秩人世之榮華固已全盛而無斁況存而
承歡病而嘗藥當易簀而令子不離左右可免終天
之悲且衡野公不日大拜天下之受其陶鑄者皆歸
功于所自出訖不曰翁之所貽蓋以見天佑善人而
始終之無所私矣生之戚戚私情耳蓋不免于怛化
而翁豈以為宜尚饗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記類

游西山一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峰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寨惟一望蔥蒨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峴岩面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俞君豔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臥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臥一佛

長可丈餘甚一涤金甚精門西有石磐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刓缺上腳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趺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吼吼聲又類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磐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游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跡木中數度石澗址漸高窮屋石逗蕭然村巷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為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筑響堂殿依山遞爽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若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童墳垣乃及山腰遞上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瀉小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為栢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颯颯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為池金鯽萬頭俞忽水面投以胡餅唼唾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臥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資

賀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宗門所寶為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領之

游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櫛即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筆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暖青霭相間旭光薄之晶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韡竹栢交羅密蔭獨異他山行度橋下兔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觀已拾級而上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闊壯大抵西山蘭若碧雲香山

相昆李碧雲鮮杳山古碧雲精麗香山魁慨余笑語同游若浮碧雲為丹室香山為酒樓豈羨化樂天宮哉殿檻外兩山環擁中豎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視寺垣如墮谿壑余仰視山巔尚揷雲霄少憩予賈勇復登俞君從石屑确确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正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絶頂俯視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俄若屏息環衛者山外北向層層峰巒沓迅而出西望杳杳有袱如白玉玦蜒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令萬岩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髯攀蘿疾登捷若猿猱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踐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跽獻遂取壺蓋遞飲數巡探鵾夷之腹無餘瀝矣下歇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秔稻千頃皆在目中

游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鑄泉流滙于澗湛湛澹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牀可憩息題咏甚多蕪漬不可讀又有石洞在山腰若罅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從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繼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巉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岩曰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游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甕山余誤記石經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耡犁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棊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頹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與伯典闢寺後扉躋山巔積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中殘石斷碣巷經爬搜有一石類髹漆疑洞中物相與嗟嘆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

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處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檻楯閒閣後有軒度岩上出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壇在殿內甃石為之壇周迴皆列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霞蓋一院月寫虬影幾無隙地最可喜者松枝粗于屋柱去地丈許遊人持杯行行其上如履平道時王則之黄昭素顧升伯丘長孺諸公俱坐松丫中看月從下觀者聞咳笑聲皆疑鸛鶴之宿樹杪矣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勝麗洵洞尤為諸洞第一予既登山頂峰如聚壤水如曳綃頗見右腋峰腰閒朱檻梅映度有異景遂棄諸公橫度嶽　閒至一逕迷不得前適一僧曳杖徐行予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予予問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聾僧也予指檻所僧遂前導轉山麓可里許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為麗洵洞予入洞禮佛畢偃仰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前引洞中嚴淨寬敞兩壁石紀消瀝成物狀如繪畫者不可勝計一井絕深接以危磴宛轉錚錚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渾河往有人縛一犬置井中驗之果從渾河中出予再探諸洞俱奔潑遂返方丈僧談所見驕諸公王則之强言不須游余笑曰至戒壇不見麗洵洞與坐宣武衛宅中何别洞中多鶩管石可入藥予以語昭素昭素始大悔不遊

上方山一

自鳥山口起兩畔亂峰東涧遊人如行衖中中有村落麥田林屋絡絡不絕饁婦妝子倆籬窺詫村犬迎人至樓待庵兩壁突起粘天中開一罅初疑此罅乃狖穴蛇徑或别有道達嶺不知身當從此度也前引僧入罅乃爭躋就之至此游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屢低方嘆峰之奇而他峰又嶔崿出展踏履欹抵嶽喜臺迄觀此身有如蠏螯鄙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為甕雖復騰踪不能出欄其峰巒瑰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欄楯俱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趺餘不能悉記也

上方山二

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毘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岩隙庵寺皆精絶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時牡丹正開院院紅馥沾薰游裾寺僧爭設供山肴野蔌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獨不解飲茶點黃岑芽代氣韻亦佳夜宿喜庵方丈丹楊者王則之黃貽素也貽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上方山三

毘盧頂之右有陡泉望海峰左有大小摘星峰大摘星峰極高一老僧説峰後有雲水洞甚奇遠余遂脫巾褫衣還諸公偕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顧失笑至山腰少憩則所爲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數矣已上摘星嶺仰視峰頂陡絶摩天廻顧不見諸公獨與峭壁下一物攀蘿疾走捷若猿猱至則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予不覺心動毛髮悚竪訊之僧也語不甚了了但指其住處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床冰冷趺坐少頃僧供黃芽湯予啜罷西餓而去亦不解揖送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黃貽素題名石壁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穴甚狹若甕口同游雖至羸者亦須頭腰貼地乃得入穴至此始篝火一望無際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開塞度此則堆瓊積玉蕩搖心魂不復似人間矣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龍盤踞池畔爪牙露張臥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鐘鼓樓層疊虛豁宛然飛閣僧取石左右擊撞或類鐘聲或類鼓聲突然起立者名白須彌燭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山寒氣飛涵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石乳滴瀝數千年積累所成僮僕至此皆惶惑大叫予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惆悵而返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硯山每坐示客客莫不驚嘆爲過崑山雲壁也

上方山四

從雲水洞歸諸公共偃臥一榻上食頃予曰陡泉甚近曷往觀皆曰佳遂相挈循澗行食頃至石壁躍起百餘丈壁淺黃色平坦浙洋間以五彩壁上有石若

寇若柱欵視似欲下墮使人頭眩辟腰有一處巉
横结成小菩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辟下泓渟清澈
寺僧云往有用此水欵腥物者泉輙伏至誠懺謝復
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携有天池茶命僧汲泉
烹點名盡一甌布氊盤石轟飲至夜而歸

小西天一

自盧溝橋折而西眼中作雄車鋒蝶塵路上馬蘭作
花碧獸滿谷如脫籠鳥日在條綫忽覩平原草樹若
歸故巢矣夜宿野寺壞殿頹床獨面辟稍可覩畢[illegible]
行七八十里高嶂拒馬首破辟而升至辟上則犖峰
盡出對面兩尖峰拔地起若雙乳其中一山雄峙所
謂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馬行山麓上廣下削若走
屋廊閭時天已暮雷聲隱隱出山腰相顧憂雨至亟
走始得達東峪寺寺門白楊成林風吹惏悽夜不能
寐携諸公飲寺門右隙地地光净似人家打麥場余
出一令每人說一鬼一虎須一二年間新事不得引
古書中所載不能者罰巨觥一客談虎族撰說不成
章滿座皆絕倒

小西天二

是日天氣清朗路無纖塵過洞半里許舍騎扶杖甫
升巔忽墜井凡三四乃得高曠處休焉俯視王黃諸
公乘馬過澗若嬰兒騎羊不覺失笑旋行兩童竊放
爆竹爆聲為四面犖峰闊遏迴旋食頃方歇至此始
循石辟行甃石上辟陡起百餘丈縫間松栢叢生若
翠屏諸公各踞路傍一石浪謔遙見平臺複廊朱欄
碧楯出於山腰如在天上莫不踴躍再涉再休凡數
折始到所見欄楯處欄内屋為石經堂堂供石佛四
辟皆嵌石刻佛経字跡疑出元人石経洞凡七處堂
左二堂右三堂下二皆下鍵固人不得入惟近窓経
歷歷可讀字有遒古者亦有姿媚者此隋静琬禪師
護法深心諸碑序其顛末甚詳自宋迄元皆有石刻
添入乃今二百餘年来無有一人捧寸石隻字其間
者佛法彫零殊可悲嘆更百餘年安知靈藏法寶不
為豪家墓碣乎余欲與同遊諸公各斥月俸增刻數
片為後来倡但遊碾匆忙不能知洞中所缺何経俟
異日檢閱目錄了此一段因缘洞上為五臺相距雖

不甚遠然臺具一體拔地特起不相粘連北臺甚高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臺上各有白石小浮圖乃唐金仙主所建又有巨石號曝經臺五臺之外環以巨嶂其石紋或類雨點或類卷雲具画家種種皴法令低回難別古碑甚多人倦不能讀予猶記少時同兩弟讀書杜氏庄偶檢游名山記至石經洞相與駭嘆此靈境奇蹟何時得一瞻禮今偶以編摩隙暇聚糧浪遊此洞忽落我杖屨下回想二十年前語不覺忻喜遙望獨恨兩弟不在側耳丁酉四月初二日記

游九龍池

庚寅清明余與全伯典陪祀畢循山趾而西度危橋其下水涓涓穿林內朱門隱隱訊山中人云此九龍池縱可五丈衡倍之池上石壁躍起百餘丈衡理稜層遒緊余笑指曰此余鄉吴供奉所作斧劈皴屏障也仰觀山腰黑石多類碁枰余躋石蹲約步百餘坐一枰上尚餘半席地大呼伯典共坐伯典不應余攀藤聳身欲更上顧其巔削立無安足處惆悵而返枕

伯典飲池邊三爵後遊興復發伯典挽余裾余不聽循垣疾走忽得一逕逕止受一足猶皮踵空中呼童後掖傴行數百步稍平輒休久之始達山巔尺寸之間攢莽百里有栢數十株青蔥似新沐梳嗽之毋異他栢此中甚險不知何人手植山深日暮怪鳥啁啾予心悸而下

顯靈宮西閣

都門有二高閣曰毘盧曰顯靈西閣毘盧在城外止宜晝遊者月則莫便于顯靈八月十四日余同王則之陶周望諸公遲月于此天漸暝俱倚朱欄東望俄吐一星大忽滿半規有頃黃金盤躍起可數尺許似破地而出紅氣艷艷射殿角俯瞰市井闠正黯黯也是日周望極談西湖山水之佳麗花事之繁華痛飲極歡而罷

顯靈宮栢

顯靈宮多古栢東閣二栢尤奇幹葉上拂雲霄下掃階砌游人手約垂枝乃得入觀每與遊客列坐其中如坐蛛幕內雖當炎夏了無暑氣日光不穿影盤色

淡有類月夜自余與汪靜峰鑑余和尚遊此始與此
樹相識今八九年矣每夏秋之交必偕友人遊數次
余嘗謂戒壇老松城外柰子花顯靈栢可稱卉木中
三絶又兩真宮舊為師弟今兩祠相對故生此二栢
陽之遺士云

三聖庵紀遊

德勝門內東偏有公田若干頃中貴治之引水為池
以灌稻池數里綠楊鬖鬖一望無際池邊一庵曰三
聖庵前稻田門前古木四章身如青銅亭亭直上

翠可愛殿堂不甚崇然極雅麗丘長孺云此庵體製
及像設俱不俗酷似江南佛剎庵西隙地方廣如庵
豆棚瓜架楚楚整潔東行數武有臺高可二丈臺上
有亭一登此臺則畦隴之參差林水之掩映佛宇之
稠密城樓之雄麗攢簇目前庵主秦人王則之同里
也治齋觳亭上邀則之及予輩適几上有圓覺經乃
取首章相商訂庵主說旁挽奪詰柄刺刺不休予語
之曰此經開卷便說吾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
為自心相師止有一心一舌頭已被佛打得粉碎更
將何物講經僧不能答乃不敢復言諸公是日快談
至暮彼發一疑此送一難不能悉記矣

極樂寺紀遊

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白練千丈
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上水中兩波相夾綠楊西
行樹古葉蓊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岸北
佛廬道院甚衆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
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間極樂寺
去橋可三里路逕亦佳馬行綠陰中若張蓋殿前剎

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班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
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遊此予弟中郎云此地
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
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
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

三忠祠紀遊

出崇文門二里許為大通橋水從玉河中出橋下水
飛珠濺玉若松梢夜響林間枯槔相續大類山莊二
三園亭依澗臨水小刀從几案間過稍北為鹿園方

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偃仰與高塚相錯每客至則驟馬驚鹿以為戲數武即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沉蔽日都人所為黑松林者也韋庄在橋上南北相去四五里門外路逶甚隹清流一線綠樹如城遠望林木陰翳不知幾百重垣內寺館俱新整而臨流一亭尤為遊賧所湊蓋喜其映野空曠耳又有柰子樹亦相近虬屈離奇陰如數楹夏屋三夏藥密時列坐其下微雨烈日俱不到秩余同友人送客三忠祠友人俱心閒喜遊兼以日長無事故得徧涉然皆寓目而去未暇周覽聊志其界以俟異日乘暇再遊戊戌四月十四日記

錦石灘 以下叙里中舊遊

余家江上江心湧出一洲長可五七里滿洲皆五色石子或潔白如玉或紅黃透明如瑪瑙如今時所重六合石子千錢一枚者不可勝計余屢同友人泛舟登焉淨練外繞花繡內攢列坐其上似在瑤島中余嘗拾取數枚歸一顆雀卵中分割黃二色一顆金匹青色紅紋數道如秋天晚霞又一枚黑地布金彩大約如小李將軍山水人物東坡怪石供所述殊覺平常藏篋中數日不知何人取去亦易得不重之耳一日偕諸舅及兩弟游洲中忽小艇飛來一老翁向予戴手至則外大父方伯公也登洲大笑若等誘我取樂次日送遊錦石洲詩一首用蛾頭字跋詩尾曰老懷衰颯不知所云若為我塗抹刪一字不留幺可嗟夫此番歸去欲再覩色笑不可得矣

岳陽紀行

從石首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蓬窻下飽看不足最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餘里猶盤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淩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處蓋江水縈迴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祇覺濡遲耳過去陽欲遊洞庭為大風所尼季弟小脩秀才為詛柳秀才文多詼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揉為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柳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袍相謔常事耳因大咲明日風始定

嘉魚紀游

舟泊嘉魚縣訪李給事景魯景泉趾杖歸踰三年矣

一見喜劇欲狂握余手曰兄真信人不渝宿約登樓痛飲至丙夜時劉嗥務平倭報甚瞥景碧慷慨談兵因訊近日人才余曰人才吾不能知第有一切喻仙鶴能為亭榭點綴光景然決不能耕田負重猶能護衣鐩鷹隼能致野味然不能禁其食腥嗷羶通此則識世界皆人才矣景象亟賞之明日遊近城諸山山石枯梗山樹森勁水直行山下無纖毫紆屈大約俱類景象之為人留二宿始別

大別山

江漢會合處大別山陰然若巨鼇浮水上晴川閣踞其首方亭踞其背遐矚遠瞻閣不如亭予攀蘿坐亭上則兩腋下晶晶萬頃舟檣順逆皆掛風帆如蛺蝶成隊上下飛舞遠眺則白浪百里皆在目中浸遠漸細咫尺會城千門萬戶魚鱗參差蜂窠層疊余住山中飽看二日朝則炊煙暮則返照濃淡掩映備諸姿態獨訊鸚鵡洲不知所在余因嘆禰衡掉頭儒三寸舌輕捋虎鬚甚死于鍛錫翁手固無足怪所可恨者阿瞞蓋世奸雄謀士如雨猛將如雲而孔北海以一編急書生薦何說乎卒使之貽賴狂喪身失命豈惟不識曹亦不識衡矣

龍湖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為潭潭深十餘丈望之深青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贅綠得存突兀一峯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也潭右為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縱目則光黄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孱陵石首相伸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故識癸巳五月五日記

江上遊紀

蜀江數千里奔瀉至吾邑洶湧澎湃如決囊而東平沙一望浩白粘雲明月之夕翻金皷玉淩爍目睛估客舟檣畏水險急不敢泊此貿易既絕民居亦少以其近城而又去居人遠故邑之士大夫得以游而樂焉長堤洄內是為艾家堰堰背城面市左江右湖烟

水夾羅地更闊舜中有亭趾方廣數丈余與諸公看月江上閒步至此惟學湯嘆曰嗟呼與故鴻臚何君登眺亭也何君在時狎客滿座絲肉喧闐不二十餘年而其歌臺舞榭平者蕩為流水高者鏟為長堤又况敎容之錢客與惟學弱習鴻臚用是感嘆實深然余邑為江水齧變遷日甚每一出遊則江上屋廬故態十易其四五猶記少時隨大人往儒學便道謁二聖寺及武侯祠出城尚七八里今江流割城而行然昔遊觀之地皆為蛟龍窟宅更歷十餘年尊讓知竟

爲陵城者乎嗟夫知今日之陵兒他日之谷即知今日之舟他日之塵與土也世之恇恇為千歲之憂者見此遷棙之城郭與夫代謝之流水憂得無少瘳與

癸巳十一月二日記

二聖寺遊紀

甲午清明諸舅率余兄弟出東門踏青行二里許至二聖寺憩焉寺僧具茶菓仍出余少時題壁詩每清蟲蛀似觀古人墨蹟不復知為少時筆也寺有辟文佛牙方長寸許四凸處如古篆又有宋賚衣使者勅絹墨若新僧為言往有趙松雪羅漢卷已入故相家今存其贗者其松雪金書蓮華經固在然筆法微弱且無款識恐亦贋本覽畢出禅房倚門外叢樹中問僧二聖因緣一老僧答曰二聖事載芬陁利經中其顯異則始于唐此中老宿相傳唐某年邑令與沿江居民一夕同夢神人来告明日當候我江干次早官民相驚候江上有沉香二根逆水而上相率牽挽纜至岸忽行者自西来云此木奇甚然非我等莫能雕飾乃令官民移至安遠寺殿中闔扉七日湮霧迷空

朝昏莫辨七日以後忽露光明啓扉視之則二像宛然矣佛而立大約如世所塑金剛威猛異常而杭州有商人某者舟出楊子二童子求附舟至暮謂商曰今夕當為汝牽舟但莫相窺行即速也至夜舟行若飛耳邊惟聞風濤聲商穴篷窺之惟見二金剛挾甚而翔懼甚不敢復窺比曉舟已達寺傍問知為南郡公安蓋一夜行三千餘里矣商大驚起視寺中佛邊所立二像即昨日挾舟人也商愈駭方欲瞻禮亦立化像前衆僧聞之競來瞻禮商愿類忽長眠空而顏

儼若龍形食頃復活告衆僧曰吾二聖護法龍也二聖一為音藥醫如来一為盧至德如来皆過去恒沙劫前寶藏佛授記五百童子之二應百年後吾肉身當有難然不敢加害更三百年香像肉身方歸劫火言已復瞑衆僧為漆其軀祀二聖像即勅所謂黄衣使者也黄巢之亂賊見像抽矢欲射像忽汗出若雨賊大懼引兵去一邑獲全至宋某年寺罹火年月一如所記余因嘆佛法在周末時芬陀經之入在六朝時而青葉廬至之跡顯于唐者與經所説若合符券

噫何其奇也同游俱攜有酒肴布席門外樹下各賦一詩而歸歸憶此古佛獨顯異于吾邑而他處相提即未見有供二聖像者亦法苑中一僻事也遂篝燈記之使局士覩此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箋牘類

答梅開府先生

馬頭數語略識英雄皮毛寧夏之功始見英雄面目去年見龍湖談及足下始得英雄神髓英雄之難識如此不肖近捣兩弟都門時時劇談間有一二語可聽者恨不得請正足下耳

答[illegible]文

三弟愚兄弟中白眉也阿兄頗心遜而稱賞之然自謂是癡痴之好豈期足下亦偏嗜乎劉晋川開口見者意見太少然不肖所取正以其無意見耳世之一生談禪意見熾然者不少如晋川之脫洒亦自可喜也知足下眼空世人然朋友寔難何可備責愚兄弟寒燈劇談聚多孟浪之語語雖非筆楮能盡無由請正大方千里同心鑒之聲外當不俟耳聞矣

答編修吳尚之

來劄云年來實見全體顯現而根塵偶處遂為物轉不知足下自早起至晚是根偶塵耶塵偶根耶根塵偶時根名物耶塵名物耶為物轉時塵轉耶根轉耶塵耶此全體受根塵轉耶不受根塵轉耶若受根塵轉者不名全體若名全體亦決不受根塵轉矣足下遂為物轉一語成虛設矣願足下明以教我近來學道者多半是虛脾大率欲人說他志韻高遠有道氣便作官而已獨足下眼睛如此其于作官一念想已灰冷如今真參實證續佛慧命者非足下其誰弟塵緣不斷好名好官都是眼明作業然則足下兩眼是足下功德天助道品也一笑

龔壽亭母舅

三年之間時時聚首暢飲極盡山林之樂將為此延可要之白首而徵尚不堅忽忽就道寒月長途嚴霜摧我鬢朔風鑽我骨亦復何興而憊蹇不休遂使雪心齋前薈翁無色薜荔笑而猿鶴怨蓋未抵濁河而意已中悔矣且年來放浪詩酒社中腰骨漸粗意態近傲昔年學得些兒磬折盡情拋向無事甲裏依然

石浦河袁生矣前偶有詩曰狂態歸仍作學顛大漸忘益情語也千萬莫輕易出山囑囑

答汪提學静峰

趙侍御来得手教相與撫掌大笑再三把玩心癢難禁即日作一答書而憲臺森沉無敢將去者今復得手教名言滿紙益修密行不被人覷破尤是妙語正與弟前答書相合但兄說得淋漓而弟發淺未盡即此便是弟不能密行處也此箇密密關竅惟兄能知之知惟兄能行之弟則行解絕不相應三復手教徒增愧歎所云昏昏度日四字正為弟設兄宦業犖犖品望日重惺惺不足以盡之況昏昏乎艮背舊侶獨一蕭玄圃王衷白歲月幾何良朋難得茫茫宇宙尋素心友易尋怕死友難即如玄圃衷白二兄性命見解較艮背時固大進而生死恐怖較艮背時則漸退矣大抵二兄與弟俱逃不出昏昏度日四字兄惺惺者幸先度我猶憶客歲諸兄夜集談及去我相之難弟應之曰諸兄終日波波為人把我撇在一邊安得談無弟願世人且有我相譬如世人重金銀者鐍深扃惟盜是虞何也有金銀相也世人若有我相亦忽急急忙忙尋一片安頓處肯任阿旁獄卒負之而趍哉若真欲為禪此時單單只有一箇疑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至于要修密行兄意不過欲遮護得十分完好此乎作官及應酬世人甚安打發生死尚覺未穩如何如何弟此論甚迂聊補大教之所不及風便更望教之

啓王荊石座主端方家居

恭惟老師閣下道協黃中學探奧承天而為一柱從地以育百昌九夷八蠻咸訊冠公之舉動兒童走卒皆知司馬之勳名至于進退之間尤屬禮義之正初則安車屢駕尚躊躇而未前既而濕綸載頒始幡然而就道東山再起謝公果慰夫蒼生衆器既安留侯遂託于黃石成而不宰去之弗居歸山而道彌尊晦迹而望愈重惟烏衣之舊第即綠野之尊堂抗膝情于雲霞寄遠襟于魚鳥斯可謂功成身退奉行天道者矣宗道譾劣之才猥下之品昔奏薄技遂荷甄收拾之藥籠近于函丈身豈北野之馬哀其長鳴人

非南山之銅施以鎔鑄此之為德銘刻為輕特以陰陽為患霜露相侵因挪肘之忽生守蓬户而未出是以老師還朝之日曾不得與望塵之衆痛逕台旌及歸里之時又不得從祖帳之末遂睽仙舫歲月冉冉心旆遙遙去年迫于父命復就微官李御無從馬帳迥隔過平津之館猶想光儀望吳會之雲徒深仰止斯宗道所為日夜懷歎夢想為勞者也緬思老師既世之業已畢出世之道雙修直窺洙泗伊洛之源參[illegible]斗畫面之說久詣實所已得刮珠如宗道者[illegible]社數年學無寸益亦欲稍窺性命之理少副賞鑒之精而猶植鈍根欲從未由老師亦憐而教之耶方有入場之後匆匆具啓附候臨楮曷任悚仄之至

梅開府寄畫鼠

生平嘗恨未得飽啖此味乃大中丞令兩力舁至滿案盈俎皆是物也書生一生未嘗得此雄啖也弟損郇厨太甚耳

劉都諫

二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分袂蓋無定矣然諸丈道路脩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跬步之間有若天涯倍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釀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悦如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柰何柰何仁兄宴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顧奇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梅開府

[illegible]手教展誦不能去手門下功蓋天下而文章若[illegible]天下詞客文人欲為詩歌稱功頌業而不可得即搜腸竭吻曾不滿大中丞一笑今不佞率藉筆札之後少寄讚嘆深媿樸樕不能藻潤天言以當台意而門下顧先之以華牘重之以厚貺是詞客文人所不能得而一椎魯少文之夫乃緣蒙之能無靦顏也

陳學博

士固有文不工而不見收者亦有文工而偶見詘者今足下之文佳甚而不佞亦頗免拭目之謂奇二者何居而敗足下困於鏜乎豈不佞過耶抑足下之數

耶出聞後得覩足字愈令人悵惘不可言或者造物之奇不欲處足下卑弟耶不使所望于足下者蓋甚遠幸勉旃自愛

湯義仍

一别邇隔歲矣王子犛青耗足下右聞之耶此君神猺骨勁雙眸清炯有壽者相弟即聞右未忍信倘傳者非謬則造物右太不憐才矣何論世人足下久淹墨綬又奚悼也以弟覩足下如世說所列文學豪爽諸蓋總具之所取右已太過宜略升沉自不必論深然是世間真有楊州鶴也

黄司業毅菴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謔俱為夢中事矣仁兄坐皋比海内青衿圍繞又手諭聽鳴道覺人建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畧無短長之效言之汗頻手教遠及兼之新刻甚感而雅展讀新課不能去手既羨海内奇士之衆又羨法眼賞鑒之精仁兄造士之功此其一斑矣

又

橋門之士皆海内名賢莫不長跪聽命足下至貴倨也而几席之間左攬右眺無非名山仕宦之樂與詩酒之趣一日而有之安在世間無楊州鶴也弟入春来拮据嫁奩兒瑣可厭窮與帖會貧與病兼今尚平之累幸粗畢從此五嶽之遊不作障雖矣明年有坐小舠杖枯藤泊蘋子磯下者吾兄試屏八騶訪之則手教所錫一觴一咏同此攬結不旦夕可践耶

答陳徽州正甫

同里同籍復同臭味者兄及汪静峰不佞弟耳然今兩兄并戢兄弟三人者得朝夕聚首縱口劇談豈非人間第一樂事然此所謂法喜禪悦之樂非人間樂豈惟人間即欲冢諸天名不得望此樂以故不得不為造物之所妬而萍分蓬散悵然各嘆一天矣二家弟往有書来云自到吳中久不見偉人得晤陳丈是日復知有朋友之樂三弟右以白岳良晤誇我當此之時若令衆長公得與不知又添幾種雅談集者雅事矣潘雪松丞稱仁兄治行道人作用固應如此来諭又云時取圓覺諸經尋繹既作循良又圖作佛此

龔黃諸君子所未夢見也近同錄諸兄看閱覺白文欲弟狠辣數語不得已隨看隨識令抄首尊請正昔人錯一轉語罰作野狐弟不知當作何等極惟墨寄一二覘寓经不為貪也

李卓吾

忽得法語助我精進不淺又得讀近詩至句盡餘生賤軍存不老心遠夢飛風送秋懷落木吟使我婆娑起舞泣數行下近作妙至此乎豈惟學道不下無年溪水父子日與翁相聚想得大饒益焦漪園常相會但未得商量此事陶石簣為人絕不俗且趣向此事極是真切惜此時歸里我輩失一益友耳王袁白是一本色學道人此外又有蕭玄圃黃慎軒顧開雍諸公皆可謂素心友因手教訊及故云又諸兄曾論及一貫忠恕生戲作時藝一篇謄錄一紙請正二舍弟病瘧三月幾殆今始愈已改教矣

又

前得沁水書即日作數字奉報不知沁水人能乘便寄到雲中不孫武子註今日過一友人齋中始得見之妙妙僅讀得首一序此等真文字惟蘇長公有數篇相近餘亦未足方也方同諸兄遊上方歸纔釋馬箠小休榻上忽見案頭有翁書展誦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焦弱侯書又得讀四海八物日力倦而神不肯休今日又得讀孫武子叙真可謂暴富乞兒也近日閑中隨筆記所見所說將百餘段不能悉寫請教聊抄數章博一笑二弟常在八九月間謁選三弟在家閑㶊作時義甫有書來自云決中然未知命數客中否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illegible]神[illegible]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亦能解也

笈笈

又

病瀉甚久裁候甚疎心則朝夕左右耳曚昧為空為字從來未有如此解者未有如此直截透徹者為之一字曰是今古學道人銅枷鐵鎖一切辟支緣覺乘為修證古德訶其重昏沉此是通身聯昧坐在為字中者即如入地菩薩見性尚隔羅縠是亦未能脫

畫晦昧蓋一分見處便是他一分為處一分為處便是他一分晦昧處也所以楞嚴經末後由晝色陰方盡受陰由晝受陰方盡想陰由晝想陰方盡行陰千般崛崎正墮在識陰黑暗區宇裏千為萬為博得晦昧則太何盖之有哉頓安得翁廣長舌頭國遍手眼將此全經注釋一過乎第恐後溫陵註行前溫陵註無處發買耳一發一笑雖然晦昧為空此是古人禪病非今人禪病也以不肖所見今世學人其上者堆積一肚佛法包裹沉重還嫌禪學疎淺鑽研故紙求

休此等人正是為有何嘗為空乎又有一種昧竅識我學禪學道其實昏昏兀兀接客之暇籌計家私能做之後算量資俸三乘十二分教一字不看一千七百則公案一語未聞若此種人晦昧則儘晦昧矣但是晦昧為有不是晦昧為空耳茫茫宇宙覓一晦昧為空者且不易得而況絕學無為者哉今歲天氣不甚燥雲中地高氣爽清涼當更倍此院署敲𢿦想見居士揶揄中丞般帶商談之狀甚愉快也家弟漸劃亦復翩翩自喜前于一友人齋頭見之待渠寄到時當寄覽也

梅開府

以門下之功以門下之才若望而欲高蹈人外萬無得遂之理今世界如一大舶在驚濤中只靠數輩老長年有不得出者又有欲歸者其奈蒼生溺何處處好從赤松游不免棄侯印歸山中也適有安女之喜敘勿附此言不暢心惟斷照亮

馮侍郎琢菴

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既以精誠感主上特封翁之

錫又以精誠感司命延屬纊之音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展對教言惓惓切怛所不忍讀顧太翁立德樹功已足不朽生榮沒哀亦可無憾而未了之志不竟之業則屬之閣下倘閣下以沉痛致摧瘠過甚非所以安太翁于冥冥也為太翁為吾道為蒼生抑哀自愛甚幸

陶編修石簣

得兄與黃慎軒書知近日杖屨在天台鴈蕩間同遊者為我家中郎所游幾峰何峰最高何洞最奇相對

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寫示小女以產後病死思欲出游遣此苦懷棺斂畢即同王褒白黃慎軒游小西天游上方寺小西天石經洞近盛者可讀此自是震旦山巖第一勝境有雷音洞中四柱俱生成稍加刻畫為千佛像四壁皆刻經其巔有五臺北臺最高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五臺相近一日可遍同游者以為希有矣及游上方則小西天尋常培塿耳相去不止蓬摳之辨也大約此山從烏山口起兩山[illegible]遺澗泳穿流茅屋麥隴俱在澗邊惜天旱澗涸愈進愈狹愈狹愈奇至接待庵則山勢粘天僅通一線人從線中進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鄙索潭底不見岸端如此者里然後登山頂據危石巖諸拾提得一百餘處右有陡泉石壁光滑五色襍錯躍起二百丈上有石冠石柱欲墮不墮仰視足酸不禁又有望海諸峰左有大摘星峰小摘星峰此皆護山峰也遠者包絡巖層不能悉記由大摘星峰蛇行倏高倏低越數嶺乃達一洞名雲水洞甫入數丈昏黑不可辨一門如甕口即同游瘦小者亦頭腰貼地乃得過況不佞之肥然者哉既入此口篝火一望高廣俱不可窮際矣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斂辟拳曲而度奇狀奇形不可悉數有潭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有龍盤池畔又有臥佛頭甚似佛石獅子石蠟燭石鐘鼓叩之真鐘鼓也又有玲瓏塔梵山須彌山此山絕高不見其末又有石獅子洞鉄壁銀山雪山石羅漢石旛其色皆正白或如窗牌或如蜂窩甚高廣驚心駭目[illegible]遊客有談東南名勝者亦嘆詫稱奇膽遊此者游洞者尤少以故無名于世即我輩亦俱知有小西天不知有上方山也遊眺甫畢入門偃卧少休脚力而盛族太學君來索書蓬首信筆作此奉報心疑欲言時迫不能縷縷弟畏熱畏勞殊無主試興備中堂見許八月間出入盤山一段因緣游畢當再報也足下選勝于南我輩探奇于北闕知世間大有閒人一笑一笑二弟不知尚同游否索書人甚急不暇作家書偏相聚以此示之見弟近況耳

又

吳越閒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
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獨踽一室之內
婆娑數樹之間淂意無處可說雖居閙世似處絶崖
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佳侶甚于衣食
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谿中詩家弟諸刻如籠鴿
鴿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即掣條銀鎖與之偕飛
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閒一詩弟無日不詩閒一
禪禪即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枕簟所至應有紀述
併乞錄寄燕中求友亦甚艱難近又尋淂一人曰顧
與朴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淨
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曾口讚嘆令弟
今秋倘淂借計入都可淂晤談矣社友顧稚黃楊
木禪非是不聰明不精神可惜發賣向詩文艸聖中
去一時兩散閩山萬里從此耳根恐遂不聞性命二
字訣處愈訣生處愈生亦可慮也謝究委從塞上來
剛談二日稍破寂寞惜便別去拙詩數首請正聊見
近况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牋牘類

董玄宰

家弟叨附籍未則不佞于門下兄弟也得藉筆札之後少效世講之誼甚幸甚幸閣門下吏林卓春亦女苑班馬即所惠新刻邑乘無總三長細羅百氏弟也展讀數過不過仰鰲海若俯鯫小巫曾未握管而氣

已先索矣非不竭腸臆以終重委而弱筆所限語不暢心每一念及汗流達踵復何敢當華翰之懇至隹貺之豐腆哉拜領程儀少副盛雅至篚篚重禮例不敢當謹附使璧上不恭之僭伏覬涵亮

某邑令

諭貴治人情有如人言不佞始為公懼繼為公喜懼者懼紛情之難防紛口之難調也雖然處此地者能使難防之情不足防則過此無難防者矣得醒愈瑩金得煆愈精數載苦心一生得力此又不佞之所為

公喜也足下賦性爽朗真誠開口見心行事消閒諧無瑣局態此不佞所素服以此治邑決能使士民無疑歎然信懷真無庸過爲隄防隄防則多事故惡機可狎鷗而況人乎見足下端紙肝腸故不佞亦攄露心腑想能諒我也

大人書

孫女巳時情極難堪三日後即同諸兄遊城外諸山胸中鬱壘得山色朗淡漸消然去此亦媱情養生之法也此時中堂巳准辭試差復有良友相過談學賦

詩情懷愈覺暢快大人幸勿慮我闌三男亦罹此苦男舉子屢矣倏忽俱成春夢恩纏愛縛何日是了宿世冤業乘便出現倏見倏沒令其割刺萬般以酬前債酬則從他酬若則不可被他沿三男相見時望耳此然出觀旋渦底佛勸落水羅漢亦可笑也二哥有書來正同陶石簣遊靈山自云過真州應夏新刻大有意但舉世皆為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免素俗之譏乎大抵世間文字有喜則有嗔有極喜則有極嗔此自然之理也男近日移居王衷白新房

其房有高樓可眺幽齋可憩所苦者一年之後便當別卜此時欲買一宅而囊無剩錢又恥向人開口恐終當作人家店戶耳水到渠成姑不足慮男賦性爽直骨體不媚以此寡過亦以此招憎并之傲這兒女之緣杜門時多交游益寡酬應懶悚此皆宦途之所不宜而男犯之至于懇經愛錢雖能强解而左提右啼視驚神傷為養生累良不可言以此作宦一念真同嚼蠟徒以二哥既已解令就一片冷氈而兒復尋家居冷淡之趣非大人所以教子之意只得勉强廝捱至番人之嗔害官之利鏟頭上天公自有安排男終不能作倚門行徑也出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是男意中事矣

答江長洲綠羅

家弟既有錦帆集矣門下可無泼䉤集乎集果行不佞當僭贅數語庶幾賤姓名托佳編不朽意在附驥不恥為蠅也家弟尚未抵家不知萍踪近在何處耆耗不通業已半載徵仲真蹟雖得其做山谷老人者尤難得明窗棐几沐手展玩神采奕奕射瞬一室塵土胃腸為之一洗十年夢想虎丘茶如想高人韻士千里寄至發緘喜躍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飲之語不是方弟之愉快也弟僅有一女適人逾歲死于產病慘殊難堪所幸當事見憐聽辭試差狻猴一室良朋時來一觴一詠消結滌鬱愁緣愛纏日就輕微卜憂之病庶其免矣知門下念我故縷及近懷

黃模軒

逍遙之興都為愛嬾畏暑奪之可笑可笑足下去志遂決耶果爾蓬蒿之逕羊求俱遠花晨月夕躑躅奚適哉言之踟躕十七夕月尚佳當煮茗避暑者遊郡庄對芙蓉聽二高士塵談大是快事然須毋日以外可耳顧生如此骨相如此危症恐多凶少吉奈何奈何

梅閒府

李孟白來得常聚談甚快凡人聰明者多欠真實此兄既聰明又真實大是難得所云講師何人乎既是講師說得天花泼滕恐亦與本分事不相干涉也

毋影遊亭先生

家僮來知我舅尊又遭卜夏之變苦哉毒哉甥止有一女耳且極慈父母視之何娴掌珠而今一旦委諸塵土矣傷哉甥一生遭際與吾母舅無不似者似舅即賢甥亦何必如此似耶

母舅壽亭先生

沙津徐人來又得舅尊手數披讀一過使我心飛雲在亭中第昨郡城人云吾邑水患極毒破堤衝城果爾則雲在亭前紅花翠竹恐不能無恙而詩朋酒旅不免輟廢觴吟當奈之何家中久無音問且甚懸[illegible]蓋可慮者甚大不止屋廬田舍而已然諦思浦中居人如舅尊列位及家大人福德福相皆萬萬可以無恐且破堤衝城兆食頃便爾當有洶湧先聲而浦中居人皆屢慣經者豈有安坐待沒之理則亦不足慮矣還縣一事真是切要然已付之不談非是畏邑中多口蓋知事大難成耳近事大可憂每入直進左掖門直望見後山殊不成景象幸　聖意稍轉起用行取次第舉行從此轉災為泰安知非祝融之相也甥以文字薄技與在筆札雖切杞憂亦何能為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每讀此句未嘗不汗下甥情性粗直骨體不媚且轉喉觸諱甚不諧于友朋為之屢遭骨肉之變殘銷神傷仕宦一念豈翅嚼蠟待一二年後即圖歸計續昔年看月登高之雅第恐此時舅尊又辭猿鶴出北山矣

薛大叅青雷

館中兄弟漸至晨星蕭玄圃又携年嫂年侄旅櫬西歸矣幸劉濟滄趙準臺二兄一時同補聚首長安差[illegible]弟累業深重波及骨肉兒女喪盡孑然一身孤遊之毒倍于玄圃仕宦一念真同嚼蠟不久當歸田作治下老編氓也

答蕭贊善玄圃

篝燈讀兄書愛我憶我更私箴我乃知世外交游鍾情更甚豈比塵市朋侶朝而握手暮即掉臂者哉兄歸山中焚香啜茗寄意琴書取樂魚鳥真不減飛天仙人惟須文酒之暇無忘卻菩提本願時取大慧中峰二禪師語錄置案頭朝夕相對弟今法侶益稀剃康日掩白蘇齋前艸深一丈亦惟恃此二老友晤語

室內法喜禪悅之樂弟與兄默默消受雖關山萬里亦不異刻刻對面也

答王袁白太史

吾二人心神契合起念共知出語同賞有如形影駐步同之古人所稱膠漆方吾二人尚未親切也吾兄行矣與蕭玄圃趙準臺黃慎軒諸公相往還尚有老成典刑之意乃今諸兄先後分飛弟雖居城市何異孤島十數日中與顧黃諸公一晤談外其餘率皆杜門下鍵閉眼跏趺日也前兩得兄書及和詞等篇朗誦一過兩腋翩翩真如籠鳥覩秋隼破雲而飛一月前聞泰山遊裂里許亟愁兄遊屐相值不意窮幽極勝跋扈飛揚向我賣弄如此雖然楚中名山甚多弟明歲且歸左挈中郎右挈小修狂談浪謔比吾兄此樂當百倍彼時兄當更羨我也弟戴星奔一月矣數時又有未了勸辭須要完結朗而戴星夜而篝燈伏枕安眠僅得二更此時方匆匆撰寫無半刻暇而溫君下顧云有便郵信腕信筆竟不知作何語兄以意會之可也又二舍弟新刻甚可觀今來寄一部知兄

讀此又添數日喜歡也

徐惟得

不肖生平傾嚮大雅幸生同時同里又在仕籍而宦跡乃若相避者何鄙人緣薄甚也然得手教展讀數過瞑想眉宇若歆晤然豈前生菩提因中曾結伴共遊耶人外之契不介而親豈必把臂乃稱金蘭哉不佞疎野之性丘壑之骨戒力不堅輕擲黜袖走城市間如籠鳥檻猿未嘗一刻忘故林而冲漠館十隹絕勝我鄉思何時得結廬傍玄亭使後世與王無功仲長子光二友並觀乎

王袁白

董漳來又得手教且喜兄白日能作寐語真比往日王袁白不同往日是無病的王袁白近是有病的王袁白乘此知痛知癢時節恰好用針可惜西京無此等好醫人也笑笑明年春抄兄幸早發弟護蔗而前茶于小竹林候兄也令郎近日文字想奇進與阿翁談禪否聞兄有遊太山記幸寫一本寄我

李宏甫

不肖自入道以来即省官職大小兒孫有無都是頭上天公輩管原不費人纖毫氣力所以四五年来頗是心閒然既愛閒散亦復不能受苦擔勞學道浮泛亦本于此今秋乃稍自奮迅期將自今三十六年以後歲月供養諸佛決不以一知半解自安或仗長者開示有水到渠成之日亦未可知蓋不肖根鈍力弱百不如人持此一念堅實長遠之心庶幾將勤補拙眼見同衙門同年同時皈依佛乘者已被無常擒却二三人與時雖欲不發願努力亦不由我也不肖謹嫌交游極少獨坐兀兀又苦懶惰尋得三四朋友同辦此事數日輒會會時亦不說禪說道惟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自警警人警省一番精進一番此近日功課也會中諸友有資性聰慧者亦有發心真實者大抵不能相兼會稽陶石簣極可人恨其人體羸多病不能受苦今又歸家離羣索居不知此後精進常得如往時否翁明年正七十學道諸友共舉一觴為賀蓋翁年歲愈久進詣轉到此可賀者一多在世一日則多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賀二翁幸一笑而納

之勿孤諸公供養之心可也

答陶石簣

弟今春移居焦漪園房子庭上花正開忽二舍弟至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强半是說陶石簣同遊西湖事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賢伯仲閉門參禪精進勇猛令我艱歎不知此時參得如何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一語似無可疑者便令解不得亦無攙緩使解得中甚用也吾輩學道雖未必大悟至于向內團心上卜度穿鑿求分毫明白決然作此虛務彼倆兄但于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乾屎橛裹穿破此等語言是甚麼鵰梟布衫破驢脊背古人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又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辨弟近来亦止向無字上做工夫然小光景見解都不認著只以悟為則亦決不敢嬉此事淡澹更去尋枝葉也兄以為何如

答同社

從古大聖人一生僅辦得一箇恕字何也人情固不甚相遠也故衆人所有者大聖人所不能無衆人所

無者亦聖人所必不能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有故不惡人之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無故不責人之無與天下同其有無故心地平不以所有所無者責天下故一切皆平故一怒而天下平矣若夫賢知則不然衆人之所有者已決欲其無衆人之所無者已決欲其有艱取而不知其非有也久假而不知其未必無也不知其非有必欲强天下以皆有不知其未必無必欲强天下以皆無胸中不勝其嵯嶒待人不勝其齮齕則自身求一日一時之安樂且不可得而况能安人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借說也觀其所作大學一書至論平天下之道只一絜矩盡之矩者心也絜者推此心也恕也夫孔子七十歲始能不踰矩是孔子甚者而始能恕也况獨柰何輕言恕哉

又

來教云乾坤是一大戲場柰何戲謔爲整人乎奇禮此論甚高不佞竊謂禮者世界所賴安立何可易談且就兄所稱戲劇喻之於生者自宜和雅外自宜老以官淨自宜雄壯整齊丑末自宜跳躂詼諧此戲之禮不可假借藉令一場之中皆傳墨拖粉狼藉而叫笑不令觀者厭嘔乎然使作戲者真認已爲其官甚夫人而忘却本來姓氏則亦愚騃之甚矣

答友人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錯者有局將終勢將竟而一着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終局不錯一着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般所爭者算有長短知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內事也世間自有棋枰未展白黑未分要緊一着子此一着子勘得明白好勝與不好勝總非分外

答駱儀部

公骨剛志强肩擔荷此等之器官閒事簡有究竟此事之骨真參真悟是在茲日不佞畏怖生死數心參學今又十年老冉冉至其自救不暇何能益公大都此事不從自己聰明得况從他人言語得乎不傳雖欲益公亦萬萬不能矣

答友人

空不可過為此語良是然謂為空害空覺太過處矣心經不云乎是諸法空相不增不減夫為空而有益于空固不得謂之真空矣使為空而有損于空亦安得謂之真空乎辟如病人居大舟中苦舟不行向舍中極力推挽舟固不因之行然亦豈因之不行哉鄙見如此惟兄更教之

答劉光州

公性識湛朗既可悟入氣韻沉涵又堪保任即今車馬勞塵正陶心煅性之地自度度人適維與日三候來札已見一斑政事有源即學問有用珍重珍重

答友人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發北方之車以鶴脛之長憎鳧脛之短也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答趙侍御貞甫

閫正瑞中語都是詢作直指事此非腐儒所能知故不敢裁答非為懶也

答友人

本來具足箇箇圓成等語是消情垢之巴豆斲意根之利刀令人却認作補中益氣丹誘一輩盲流日日咀嚼又引孔子吾無隱乎可證非道證明如此證明亦顧今曉但只未知于是非利害關過得否耳奉勸吾兄不如且擱置此事作此有用生涯到處矜眼張牙浩浩談說博得學道之名挌得泥犁之實則何益矣

簡友人

今日雨後坐軒前忽見桃樹下菌子如手矣因嘆濕熱變化之速五穀疏果非燥非雨則不發生不獨一菌感濕熱生也至于人身涎燥觸有因精液成亦濕熱所化耳本無繇有與菌奚異夫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遇忽然濕熱所化之物彼此俱命彼此俱性要在我有情彼無情也舉似足下以為何如

報吉亭先生

聞吟將化預知詩日至期趺坐誦佛號食頃謂左右曰佛至矣合掌而逝異哉精進之效乃如此此時只宜撫掌助歡不宜更出一滴淚也念佛憶佛必定見

佛此便是現成樓禄勉旃龐老勿落婆後可也惕初
承凶信不勝悲痛继浔此消息不覺悲痛化為歡喜
故今附數字稱賀不稱唁素帛二端寄上

答姚侍御

閱樑圖說一語一決一字一血方之鄭俠尤為痛切
明矣夫中州天下要地于人則咽喉脾胃也地瘠
而貧且不時有旱澇河湟之患今以易病之脾胃而
為啄砒酖之毒藥日攻鬪其中萬一如大疏所云禍
患生于腹心乎沉起于堂奧將何術救矣果如此莫
心如此危論尚不能感動宸衷回天之策不幾窮耶

答楊貞外甯墨

韓昌黎桂林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每讀此
詩未嘗不神馳龍洞仙岩之間先生利刃銛鋒匣之
不試杖屨徜徉堪以自老何必一領藍襴白晝顰眉
乃為快哉先生遠性玄識諒不以彼易此也扇頭小
詩　博一笑

三弟

女之椋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却兩子一女一身
蕭然此懷何堪猶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池
上星河晶晶池底聽兩兒屬對應答如響以為笑樂
至今思之使是一夢爾時麥粥亦何可厭也功德天
黑暗女步步相隨將奈之何然我之為功德天者無
幾而為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後此女能通竺
典誦金剛經時有問答皆出意外我謬比之靈照不
意其遂至夭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鑾甚慧
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
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大交情邃
至鶴林吾才思蹇澁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羅守
即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
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
宅據東都之勝花鳥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
瀕于大江即此鳩巢蝸廬旦暮作鮫人窟安望花卉
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蠻能舞霓裳
吾輩兢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所謂經歲
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為不貴
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枝書舍

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肯
公共為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楗而已六
不同也樂天素健年至八十得風痺疾復似尚能留
樊素及駝馬吾少年病後骨體脆薄多肉少筋非壽
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
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
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
穴吾以吟澹無所事只得苦參將來或不作生獨勒
院中行徑差強之耳若果于此一失事了卻羹飯推

頭拾得無價寶世間苦樂何足道哉吾比來亦切此
事但參話頭工夫雖得純一又念世間淨解恐無益
于將來更作小小功德兩年來官餐錢即買魚蝦鱉
蟮放入金水池中每入門內侍都不問但云此袁家
放生人也曾慎軒蕭玄圃諸公亦相做效每月朔望
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有為功德也自念以口
腹傷殘物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令好生一念常時
萌動將來或至憫念有情不復食啖然比來最免夜
鯉多取備膳門至鸞刀則久已戒之矣聞他人日殺
牲供具弟能默默列之不殺何如此即非常功德也
邸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併長素念佛精勤之甚厭
昏梵唄宛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嬰及兩雛言
爾輩不必憂無子吾朝暮且解官長安村中舊舍便
可作一菴偕汝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
中永為法眷此為嗣續豈不更大耶我百年之後汝
輩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
生有何不可昔王羽王維俱舍宅為寺趙中令無子
兩女俱為浮屠范龍圖女孫為妙總大士若能若是

又何羨乎封登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亦欣然領之然
我亦是實語如語非專為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
田但為失人年未六十歸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
春宮講讀未久亦欲少有所需屈指算之決不出三
年沙市太遠不可住城中已幾處惟長安村中舊居
真可栖隱且所以難鄉居者為盜耳我貧如此即閉
門延之尚恐其厭薄不來何足憂慮我意欲將荷葉
山荷葉堰俱作短牆圍之從烏柏樹中闢門以小舟
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圍最作一佛堂處

松嶺上作一大士閣祀桂時每夕陽行此處則平田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黃山極爲勝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租預市木植杉木便好不必楠栢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隣家多取以代薪甚爲慮之此處以林樹爲命寧乞吾頂上毛莫伐吾樹也頭上霜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晩年生計已勅阿書守護弟幸溫語懇諸人爲此樹乞命諸人未必不聽我又勅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illegible]易成易待弟入村可自閱視其[illegible]亦自有方畧太整郎俗弟自能辦不須囑也已向董思白黃愼軒諸公乞堂額菴名矣又中郎有書來云已解官物謂其不耐煩苦不知其一病亦月餘不起也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惟欽吳中一口水耳又聞其救摘如神衙門宿蠹爲之一濟其人非習爲諛者且衆口一詞方爲之喜而乃病耶豈劇邑多事爲民勞心至于病耶亦其心和而骨傲不堪折腰之吾遂救病耶旣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其去以養詹姑爲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

廟中顙各指十年之壽延詹姑一日以留仁父母虽事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吾聞之又爲之喜功名升沉何足論若真能有益于百姓即是大功德大於顯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淸望甚重與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雪中老子念吾弟甚每書來未常不及弟卓吾亦有書來訊弟動定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攜酒人數十輩大醉江上吾[illegible]市肆罵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塊不平之氣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尚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謂一蹶不中遂息機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送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游耳弟事業無涯其路未塞爲朱紫陽亦大破碎即陳同甫亦太粗豪陳同甫度橋馬次且即下馬拔劍斬其首辛稼軒見而奇之奇則奇矣馬有何知而遂殘其命此視王藍田之蹂雞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晩得一第數月遂死不享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愷悌仁厚寧復有此聞邑中少年多惡習不可不誘引之也昨又

聞吾弟作敵仁會率諸友講學甚善甚善場事將近且作時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高即拂衣之行決矣聞侄子甚清令白家阿龜亦誕汝乞之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從與弟坐社庄竹園凶名山記有所謂石經洞者未游于秋履之下弟今秋來當一一舉似且同弟覓奇游也所寄大人書甚是大人如不厭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即可以悉吾近況與後日行徑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勤寄八行塑之

中郎昔帖令閱我昔閱今悵人生苦樂[illegible]如此十年作太倉從鼠令淂報效少㦧素餐罪過不敢厭勞怨苦也但年近四十日起先雖玄鬢化白面紋漸多與日相對竟是一龍鍾老翁矣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去住之難從古嘆之可柰之何

答陶石簣

覽鏡諸作絕似元白五世六味非坡老不能為也懷弟諸篇俱准七言尤脉總為兒女謀身易示有感儀與俗同新鮮穩警又為諸句領袖即日書作簡扳讀令弟妙什便可想見第五風神弟雖不敢望石簣然令弟則酷類我家小脩意欲屬和少酬高雅然君家兄弟精銳如林所謂不戰而氣已索矣入冬以來支離枯槁如魚去水韋天憐我滿賓中郎恰補得京兆授屆指定有幾年相聚齋頭相對商榷學問旁及詩文東語西話無所不可山寺射堂信步遊覽無所不宜是下聞此得無復動北來興耶中郎極不滿近時[illegible]有見三四年前太函新刻[illegible]肆[illegible]滞債弟嘗檢一部付賈人換書賈人先自不講領去柰無買主何可見模擬文字正如書畫贋本決難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今州才却大第不柰頭領牽擊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不是應下一流人聞其晚年撰造頗不為諸詞客所賞詞客不賞安知不是我輩所深賞者乎前兗疑字有抄本弟借來看乃知此老晚年全效坡公然亦終不似也坡公自黃州以後文機一變天趣橫生此豈應酬心腸格套口角所能彷彿之乎我朝文如荆川

遵巖兩公亦有幾篇看得者比見歸震川集亦可觀若得盡借諸公全集共吾丈精揀一帙開後來詩文正眼亦快事也中郎見弟近作謬相稱許强以哭梨兄五泄諸作跌隹列家詩九章累是八月寄至謝公歸時匆匆作書偶忘及之諸篇俱力敵五泄三言稍未稱中郎又云僧湛然戒力見地俱可與君家兄弟談二兄不出籬落得此善友何得更嘆離索乎老卓住城外數月喜與一二朦朧人談兵談錢濟不知是落外機用耶果老朱眼昏耶兄如相見當能識之矣

答陳穉學

五馬未幾遂躍驄而臨晉諸生一奇也出自特簡二奇也所補即汪兄之缺三奇也但方氏舊壘化為烏有先生奈何督學品格第一要闢異端大慧語錄姑收之篋中何如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仝校

說書類

三教聖人門庭各異本領是同所謂學禪而後知儒非虛語也先輩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故今之高明有志向者腐朽吾魯鄒之書而以諸宗語錄為珎奇率終身濡首其中而不知遠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存吾牘中特吾儕渾含不洩盡耳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間來與諸弟及數友講論稍稍借禪以詮儒始欣然舍竺典而尋求本業之妙義予謂之曰此我所行同事斷也既知此理之同則其毫疑之異久之自明矣若夫格其嗜欲以入帖括則甚不可宜急戒之勿以性命進取涸為一塗可也

讀大學

明德考亭釋為虛靈不昧甚妙即伯安先生所拈良知者是矣德即是明不可以明更求于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明德也蓋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爾故後而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

夫善何以曰至也住於惡固非善住于善亦非至善善惡兩邊俱不依是何境所謂至善也但起心動念便不是止起心動念不屬善邊便屬惡邊便不是至善息機忘見便是止乎至善也又須知天下皆息機忘見者盡天下無一人起心動念者所恨不知耳故下文遂有知止之說知字最吃緊大人明明德于天下下手工夫只在格物以致知知故一知止自臻誠正及治平之效而大人之能事畢矣知止便是格物致知定靜安便是誠意正心修身而能慮便是齊治平云

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為冰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為意則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見水全意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體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惟在誠

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二機即第一
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驚聞嘑蹴而不受此不
涉安排不立能所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所則
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遷不妨變化而未嘗有所動
不動不遷所謂正也後釋引好好色惡惡臭為喻夫
不涉安排能所者信莫有過于此二者矣即在凡愚
可以自省

正心固先誠意然稍擬誠意便涉安排立能所早已
徹底不誠了也當知吾人各具有良知虛靈瑩照無
古亘今包羅宇宙要在當人設方便致之若還致得
自然神感神應安排不待遣而自遣能所不待亡而
自亡矣蓋此知本誠不必別用功求誠也故曰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後面釋誠意曰君子必慎其獨此
也獨字最與如中庸所謂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天命
之性未發之中等是也正是良知又謂明德非格物
之君子安能識渠面孔乎哉

良知二字伯安自謂從萬死得來而或者謂其借路
葱嶺夫謂其借路固非識伯安者然理一而已見到
徹處固未嘗有異也余觀宗鏡所引圭峰語謂達磨
指示慧可壁觀之後復問諸莫成斷滅否答雖絕諸
念亦不斷滅問以何徵驗答了了常知言不可及師
即印曰即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若所答不契
即但遮諸非更令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
他自悟方驗真實是親證其體然後印之令絕餘疑
故曰默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傳至
荷澤時他宗競起欲求默契不遇機緣恐宗旨遂滅
遂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伯安所揭良知正所謂了
了常知之知真心自體之知非屬能知所知也或曰
伯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將無與真心自體之知異
乎余曰知善知惡彼為中下根人權說耳王汝中所
悟無善無惡之知則伯安本意也汝中發伯安之奧
也其猶荷澤發達磨之秘乎

情念不猝起必緣物而起故名情念為物也初入道
人如何用功須是窮自己情念起處窮之又窮至於
窮不得處自然靈知顯現迥然朗然貫通今古包羅
宇宙則知致矣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學下手喫

緊工夫千聖入門之的訣也
昔張子韶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妙喜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子韶茫然妙喜大笑子韶曰師能開諭乎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從安禄山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子韶聞之遂大悟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余去年默坐正心軒下偶一同參舉此余豁然有省時有友問余此義如何余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友人不契將知妙喜所示子韶所悟所謂金剛圈栗棘蓬即辯如莊叟雅究微言博似張華豈窮剖趣而奈何欲置孫燈于太陽之下搖輕篷于飄風之間者乎多見其不知量已此正格物要指前所解者聊為初學方便耳
有所恐懼等是執有心不在焉是落空妄之有所不在俱是迷妄耳此廣大心字謂之有謂之無乎妄謂之有者如目翳而為空有真花妄謂之無者如病狂而為已頭忽失翳消花滅花元非有不可言滅狂歇頭在頭元非失不可言在消歇存乎一念寧假功力耶涉途程乃知此心虛明雖有無相有無見立處正地而若邪有無見消非昔邪而今正所謂轉名不轉體也故以無正為真正心無脩為真脩身
讀論語
凡作意用工夫時真妄交爭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治有打點有考究等俱費力生硬不相諳習厭苦不暇何悅之有時習者十二時中語默動靜相安相忘不知不覺妥妥貼貼即此是悅此箇境界非實用功力那得到此到此則無功力矣故老子曰絕學無憂
考亭謂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未必然第觀其問事鬼神問死則是欲强知其不可知者故孔子誨之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蓋理有可知者亦有即知是病者何則吾人良知本無不知不可以知更求於知譬如握手作拳則名為拳不名為手將知求知則名為妄不名為知故手不作拳固居然手矣知不自知固居然知矣人知知之知而不知不知之知也昔人謂知之一字眾妙之門而

又有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者通此二説皆屬未云

論知之義

天地在虛空中人在天地中而虛空入在道中虛空之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則天地與人又可知矣然人又能包羅虛空而位有天地此非人之能乃道者能耳故夫不明大道縱極人之識量建撤揭之業于天地間特一泡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待令管仲能從源頭上請徹一番即無九合一匡之績其器何嘗不大孟子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昔人又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由斯以譚雖唐虞定民之極功毫不足爲堯舜性天之加損也而況么麽伯業者乎

此性亘古亘今不動不變本自無生又寧有死生死有無係乎一念迷悟聞耳辟如夢人徧歷種種城邑其身安眠牀第實無此事睡足覺來決不自念我今此身先去今來聞道之人亦然決不自念我今此心先迷今悟迷破情破況復肯齒生死餘惑耶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者豈不知本無生死隨順迷人情見權説爲死耶又豈不知古今始終不移當念展縮在我延促俱妄亦隨順迷人情見權説爲朝夕耳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既曰不亡矣又何言死也耶頗有合于吾夫子夕死之意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聖門单提一字即全該性體如復禮之禮不違仁之仁義之與比之義是矣夫何以曰義之與比耶無適無莫就是他比義處非於無適莫外又尋一箇義去比也蓋此性體虛而靈寂而照

于中覓善惡是非可否得失同異諸相本不可得毋人起心動念取舍情生分别意立與此性體相違遠矣聖人雖纖然取舍而實無取舍纖然分别而實無分别亦無無分别之見是以繁興大用都合當體故曰義之與比比字家親然説出便蹉纔説合便離了況乃謝氏謂聖人有道以主之若有能主之道所主之心去義千里萬里矣

已涉唇吻即落第二頭況云一貫猶存一心豈是聲前一路惟孔子實不于一中蹲坐而曾子亦不向一

處媟根得之聲前契之言外不落階累故孔子將千
斤擔子付他他便俯荷得一氣直走一千里耳是以
古人詩曰彩雲影裡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
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介之依語生解者所
謂認扇者也

明眼人操金成土探土成金枯来便用豈存滕劣故
知曾子所指之忠恕較孔子所指之一貫一合相不
可得但曾子擔起便行諸弟子未免貪粟失糧耳

怒與過皆情念之所必有者情念結而為人矣安能

免怒與過第常人縱情念而不知有真學者又欲滅
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滅之者亦妄也顏子克
已復禮者故不動已而全轉為禮未嘗遷怒而怒時
未嘗離常止之體常止故曰不遷未嘗袪過而過處
未嘗違常一之體常一故曰不二此千古之學髓而
洙泗之心印非諸賢之所可幾者孔子安得不三致
嘆于斯人

程子言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
聖人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違仁了夫舉世固未有一
人違仁者縱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譬如迷人謂
東方為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是以此仁也迷之若
違悟者不違顏子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
理哉如鑛既成金不重為鑛悟而復迷是金復為鑛
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已小變而回之仁不
變直美其無違仁時耳其餘則乍明乍暗所以曰日
月至

莊子曰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
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

不愉也人不堪其憂固不愉也顏子之樂得無不恬
乎蓋因人之憂乃見顏子之樂顏子實不自知樂也
譬如困攖病之苦乃覺强健之安而强健者不自知
安緣長途之苦乃羨居家之逸而居家者不自知逸
其不自知安逸也者乃其所謂真安且逸者乎若彼
人常常檢點曰我安且逸若是則心不閒曠甚矣故
無樂之樂是謂真樂

或問七情人所必有顏子豈得無憂時耶曰顏子之
憂亦樂也怒亦樂也哀亦樂也迷人結冰成水即樂

成愛達者了冰是水即愛成慾愛與之機係一念迷
悟間耳
人之生也直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即性
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離彼離此而卓爾
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非
心意識之所能攀躋者纔生情念便紆曲了也情念
既生而欲袪除之亦紆曲了也擬趍向他便紆曲了
也擬不趍向他亦紆曲了也紆曲便是罔矣罔之易
蹈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蓋有鏡然後現影像

有直性然後出生形骸情識無鏡安得有像乎無直
安得有生乎
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者安
得直恁鹵莽而已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然
則聖人豈棟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但
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目光非隔夫瞭人矇人自
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人之聞者其心所
得各異耳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張子韶詩云翻
也千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
你自西行我自東此妙語契聖人神髓矣子韶與杲
公遊透悟禪宗其發明吾孔子與言甚多不能悉記
耳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余于子韶亦云
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非憤而後樂樂而復憤也
蓋孔子纔十五歲便知天壤間止有此一事柰何未
得入手半生勤苦雖定力所持到不惑田地然尚未
知本命元辰下落安得不拚命向前故十五以後五

十以前蓋其發憤忘食之日也至于知命以往耳順
從心頭頭是矩此中纖毫不掛心境蕩然其樂可知
矣更有何事發憤乎哉若如註所云以是二者俛焉
日有孳孳則是孔子一生累憤累樂而道可以零碎
學零碎得矣有是理哉此考亭補格物所以見疑於
後學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語是孔門塗毒
鼓讀者且莫草草且如何是孔子行處著衣喫飯是
孔子行處早起夜眠是孔子行處默坐談論是孔子

行處這個是孔子行處有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鮮著衣喫飯早起夜眠黑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靜語默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解去于吾夫子微言又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

民决不可使知之耶是聖凡有二性也民可使知而聖人不使之耶是聖人私也不見古人道與是聖人法凡夫不知與是凡夫法聖人不會且道凡夫不知與聖人不會是同是別

利者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言豈故罕言哉人言佛者極談性命然柱下纔開口只道淂箇道可道非常道是柱下竟未嘗道也迦文自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乎其二中閒未嘗說一字是迦文竟未嘗說也雖有五千言一大藏教俱是第二門頭說話何嘗言命與仁哉吾夫子隨機指示如論語所紀非無論仁處要皆示月之指是指非月也其家觀者則莫若予欲無言一語學者試觀此言果言仁乎言命乎

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惟世人莫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豈惟夫子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謂真見淂此真見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輩依放作工夫者多矣譬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耳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爲有蓋聖凡之辨微矣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無知夫豈謙言者一塵翳天一芥覆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真無知耳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知小應大知大

應譬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于喝不斷鐘不自鳴故
隨扣而清韻常生聖人若自知焉能叩兩端而竭耶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之謂也
方寸裡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
人七顛八倒獨高獨堅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後
來何難以本分教他且教去博文約禮漸漸消然他
才力果然苦極憊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針劄不入處
一副力量都消磨盡了然後自己本來一片田地壁
立萬仞的驀爾現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證公
不解作此語也譬如賊入室宅鼠入牛角無限偷心
驀地盡絶矣

未知生焉知死此理難解非言可詮余讀妙喜語錄
至謂鄭昂曰你今年六十四六十四年前這能聽能
說一段應應孤明底未生之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
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
後你待飛出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
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耳不聞聲有眼不見物
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却不覺痛
這裏應應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
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生死事大又讀中峰語
錄有曰學者未有不言為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為
生死例是茫然或者强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
是謂生死斯謂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
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
因迷自心妄逐輪轉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
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是既悟
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illegible]
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
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
欲昜之不沸理豈然哉此二論逗機深淺原無勝劣
要知妙喜所示即子路所疑而中峰所明實吾夫子
未知生焉知死之註疏也

亘古亘今當人脚跟下一段本來田地强名為仁本
無名相安可言說弟子於無問處伸問好肉剜瘡聖
人向無答處顯答虛空着彩讀者直下識取已涉塵
識況復佇思崖州萬里矣當知此仁悟得不加分毫

迷時亦不失分毫夫子各就當人現成身分直指他
刀修此箇便是仁而已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故夫
子直以其所能克己復禮指示曰此便是仁仲弓寬
洪簡重寬洪則能恕簡重則能敬故夫子直以他所
能敬恕指示之曰此便是仁司馬牛多憂多懼人也
多憂懼人定不敢輕言以取禍故夫子直以他所能
訒言指示曰只此便是仁而已所謂隨機應物雖終
日言而未嘗言者也
克己之己與為仁由己之己同即所謂我也己者洞

明耳目心知能視聽言動者是矣禮即是仁仁即是
禮以其為天然之則故曰禮己禮非一非二迷之則
己悟之則禮己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己如析
金為瓶盤釵釧禮如鎔瓶盤釵釧為金故釋冰即是
水不別求水鎔瓶盤釵釧即是金不別求金克己即
是禮不別求禮下文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工夫但
拂非禮豈絶視聽言動可見己與禮非一非二也
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為與讀者俱作上聲不如作
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妥耳蓋孔子意謂有己作礙

即不能歸天下為一己今既克己復禮則盡乾坤渾
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
入一性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
妙綱珠樓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
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
趣也
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為仁由己蓋仙家金七情還
丹禪家金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為如來種
若更于視聽言動之外日貿貿焉覓所謂禮者而復

之是棄冰覓水棄瓶盤釵釧覓金也故曰為仁由己
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
顏淵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即領得己與禮
原是一箇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更絮叨
直問其名目以證所得耳夫子知之故但曰己即是
視聽言動克己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
聽言動耳非禮即己當知眼有天則視不以眼顏淵
至此遂豁然大悟矣此正是孔子與第一高弟傳心
密語壁立萬仞如此喃喃不直一笑

仁道至大離心緣絶能所怯弱之人不堪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廉欵者其剛毅木訥人乎剛毅者牢籠不住呼喚不回舉力一生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會穿鑿不亂度量精神易翕情緣稍輕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亦椎拙蔑裂焉耳矣

今夫盈河皆冰也而取湯沃之豈惟不能徧及且恐所沃之湯隨化為冰矣人心多欲也而擬用心禁之豈惟不能盡禁即恐所用之心復增為欲矣故太陽一出則堅冰潛消本地暫見則衆欲退聽所謂不離

情欲而證天理正聖門為仁之真脉也原思求仁要使克伐怨欲不行政如以湯銷冰者故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此事難行耳非許之也

今之用心於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念起即擬放下少得片時念不生便以為快不知正是壓沉耳無異擔雪塡井運石壓艸正所謂二乘除糞之道也吾數年前被邪師指示錯誤一生今之學此者亦不少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眞克伐怨欲了不可得又欲教誰不行耶

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曰君子尚勇乎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意殆自謂如吾之勇可稱成人耳孔子遂連舉幾箇一節之行的如臧武仲等若曰一身兼數行尚未可與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況止如卞莊之勇者乎禮樂是天則不是夫具張子韶詩曰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我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路語亦連

古之學者為己己一也曰克己又曰為己一取一捨不相違耶余觀釋典初說苦空無我後說常樂我淨前無我即克己之己也後我即為己之己也無我乃是真我克己乃能為己

子貢穎慧人也夫子一日忽向他嘆云莫我知也夫此語直是險峻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大非孔子本意夫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當時談道術者未嘗不貫上達而索之高遠求之苟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

學耳不知除却此更無上達也此義愈說愈深誰知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此其知豈在情識解會間耶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在下學內且在信已弱内時了上達世界內人人上達特習矣而不察耳程子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却甚亦曉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

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饒無心造出的亦不離小慧何者有心即落樟槃無心便屬昧沉都墮情識故名小慧情識之視良知真不翅礜垷之狂大洋也安得不謂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試擇焉

君子義以為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為禮遜與信是小禮也足恭也小信也即作浮周備亦祇是一箇硜硜小人豈曰君子義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宜作去聲讀此語蓋謂實不稱名者發也一生享大名而考其實不足以副可恥孰甚焉若作稱譽之稱徒使嗷名客藉口耳伯夷傳亦引用此句如註意然史遷亦何足深據也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無益似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覓學耶學者覺也覺匪心外

見不善如探湯或解曰如以手探湯始猶懼其熱而漸入之久則無傷矣甚善夫見善索然安于不及矣見惡油然與之相諸矣是乘靡不振之人此豈夫子所願聞且見者故致嘆焉異時又曰吾未見剛者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何以不得為君子耶曰正謂其偏有所見耳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夫非學歟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擔板非道棣樺非學故不能與于道而免于蔽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忘其見則道集矣劉其好則學全

矣所謂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子曰予欲無言夫孔子生平自言及答問俱是逗學
者撥應所知量所說舌頭談而不談者豈至此然後
欲無言哉可奈子貢依然只是莫知本意故孔子又
引天為證此意亦洞邃學者須委悉吾夫子不開口
處喫緊為人方是真脉昔靈山拈華賴有迦葉豈其
聖門翻無針芥顏子沒矣豈曾子當時不在側耶
世人欲向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之心諸弟子欲向
動靜語默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不見也窺月於
千溪萬派見春于萬紫千紅謂非月非春不可謂即
月即春亦不可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約理而論則豈惟聖人為
然百姓日用間着衣喫飯行住坐卧何嘗不擧始該
卒乎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處處皆頭真實義塵塵
蓋是本來人也所以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
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學者誠
知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則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指
亦思過半矣

聖如孔子始與凡民無別辟則道途平地而子貢乃
擬之於不可升之天也孔子綏來動和之效收之當
念而子貢以為有待於邦家也烏在知足以知聖人
乎然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其初尚來獮裘之誘則
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哉與者於此當不能一笑粹
然者是尚未夢見子貢在況能望見吾孔子影相也
耶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命字即天命之謂性之命
學者所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於詁極其究樹建也
其偉亦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耳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昔孔子
自謂五十而知天命蓋君子之難成也如此
禮即是克己復禮之禮不知禮即渾是人欲之私其
身頹然压於萬物之下而顛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
以立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說書類

讀中庸

友人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余曰此中須細思當自得之友人不省數日又來問曰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親敬長節是良知夫非天命乎余曰聖賢說的多是以[illegible][illegible]門引人且孟子說得甚明白他說孩提既長不說纔出胎之赤子正以纔出胎之赤子尚不知愛親敬長也天命無一息不流者如何斷滅于初生之時而發見于孩提稍長之後蓋愛親敬長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又曰赤子初生便能視能聽能喫能動此不待稍長而能之者吾以爲定是天命之性余曰此由出胎後根塵相對而後有不是父母未生前消息也如有目合色然後視有耳合聲然後聽有舌合食然後喫有身合觸然後動所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者是已若父母未生前也無眼耳也無身也無舌也無色聲味觸不應天命之性一向斷了姑無論父母未生前想你見以爲迂而不信即如你說睡不作夢時也不視聽也不喫也不動不應天命之性至此斷了蓋視聽等亦只是率性之謂道耳非天命之性也友人又曰能視能聽的固不是天命只始視聽之時隨感隨應不待安排不識不知自然而然此安得非天命之性余曰固有色聲視聽然後說箇不識不知自然而然此即從緣生即是待對待的非絕待真心即非是天命鄧豁渠云一等認不識不知自然而然者此是認識神作元明照恰似你病蓋此等亦是率性之謂道也友人又曰然則聲色俱無視聽雙泯一念不起時是耶曰天命是無一息不流的不可不視聽時便有視聽時便無也不可不起念時便有起念時便無也且人固未有一念不起之時即有一念不起之時亦屬想元不見楞嚴以精明湛不搖謂之想元屬之識陰所以道縱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濤而不散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八

猶是生死岸頭事如汝所認是以想元識陰生死岸頭事而屬之天命之性也誤矣蓋此亦只是率性之謂道耳友人曰我說許多俱道不是怪底慧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大顛亦曰無心可將將我知之矣了不可得的將不得的便是天命之性耳余曰你此說全是全不是何也覓固不可得不覓時豈得無耶將固不得可不將時豈是無耶且所覓所將之心正是你所認情識之心耳若天命之性性一切心體一切用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橫貫宇宙豎窮古今豈為你所無事可見你所說者亦只是率性之謂道也友人曰俱舍此何以見天命之謂性余答曰俱舍此何愁不見天命之性友人不省謂曰如子之論天命率性話作兩撅矣恐亦不然余曰天命率性難說是同難說是異你自辨取數日後又來問余余曰至此却不能說然不得已為你說個譬喻三四月間萬樹千卉紅者紅紫者紫青者青白者白爭妍交艷那一件不仗賴春的氣力然花卉有許多種色春却沒許多種色如今要說花卉紅白青紫種色不是春不得要說即是春不得要知春無一處不有又無一處可見考亭詩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你把萬種種認作天命便是將萬紫千紅認作春了怎奈不識東風面何你若真是做的人就把土石瓦礫塵埃野馬糟粕矢溺等總屬天命之性亦將又何妨將前種種所見說為天命耶仰山答僧曰問諸方老宿向沒粘耶箇是性語的是耶默的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的是如盲摸象耳鼻牙者若認默的是是無尾無念如摸象尾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不是撥本象落在空見若汝透得四句不要摸象處為第一然仰山此語亦只道得一半

不睹不聞此性體也即天命也你起心擬戒慎恐懼便是睹聞便違却本體違却本體便是不戒慎恐懼矣夫君子非無睹也即睹而未嘗睹也非無聞也即聞而未嘗聞也夫即睹而未嘗睹即聞而未嘗聞方于天命之本體無乖違處其戒慎恐懼就甚焉

天下無一人無喜怒哀樂者亦無有一人有喜怒哀樂者其喜怒哀樂無一時非已發者亦無一時非未

發者可見人人中人人和人人率性何嘗有一人離道者哉然人人有喜怒哀樂易知也人人無喜怒哀樂難知也皆已發易知也皆未發難知也欲知端的須真參始得

或問曰纔起念去戒慎便是不戒慎了便是睹聞了纔起念去致中和便是不致了便是不中和了要不去戒慎不去致又坐在無事甲裡這也不得那也不得將如之何余曰你此問極妙不睹也不聞也中和也只你如今這也不得那也不得的不欠一毫你當這也不得那也不得便是戒慎恐慎致中和家具工夫也一日失腳蹭到底方知余言不謬

知愚賢不肖皆不得與于道然費隱章却言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者何我知之矣愚不肖少情識而賢知者多意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乃曰不明不行不幾離之矣乎噫夫此道人人圓成豈有一時一刻不明行于天地間之理所恨人不知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知味則須臾轉凡而成聖不知味則自心本聖而墮凡知之所係大矣哉

君子之強惟致中和之聖人能之故和而不流和字中立不倚中字即首章所稱中和耳和者已發已發易流今不流而逐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若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還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

費隱二字善狀道體者無踰此他書贊道體萬萬言不能盡者獨以二字訣之何其妙也何謂費夫婦之愚可與知能焉何謂隱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夫有所不知不能又何以為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楞嚴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讀稗典者至芥納須彌毛吞

巨海轉法輪于微塵裡現寶刹于一毛端鄉詑以爲奇且謂吾儒不能爾也獨不覩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何神通如之而顧少遜于釋迦也耶

道即是人人即是道不可以人別求人不可以道別求道纔擬心爲道便與當人遠之遠矣故曰不可以爲道然所謂人者何耶豈其耳目口鼻而謂之人乎豈見聞覺知而謂之人乎然除此畢竟那箇喚作人乎此不知而言爲道俱妄作耳

率乎天命之謂性者所謂素也所謂易也素者無緣飾之謂易者平常無奇之謂瞥生意見便是外不是素是險不是易

聖中學者多認釋典不可得無心無相之類以爲極則不知此猶權說非了語也古人道聖心無有取相之知故云無知非謂無真知也何者般若靈鑒無種不知不同太虛一向無知也余嘗言第二月非有而本月非無影象非有而鏡非無翳非有而目非無非有既不立非無亦何存既非非非無亦非非有到此說有說無俱爲戲論惟在學者默契而已于此有疑則吾孔子之論與在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既云不可見聞則全消影響體物不遺復是阿誰孔子此處爲人喫緊急着眼時已遲八刻况復卜度劍去久矣

哀公問政蓋問其迹也故孔子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迹耳非所以迹也其惟人存乎人道存自然敏政而政之在方冊者特蒲盧耳猶言土苴也人道極乎知天何謂天道誠是何謂人道誠之者是人道盡而行政自敏若九經之敷布在方冊者直蒲盧耳此章之大意如此

哀公問政而孔子論學今世士人岐政學爲二端者易省焉先儒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夫曾點之所志漆雕開之所未信皆此人道得此大者而政其緒餘矣故曰已見大意

誠不可言說不可形容孔子不得已說箇不勉不思既容已是勉矣思矣不從容矣此箇境界豈復耳目心思之所能測况可容擇與執耶乃誠之者無端於

無棟擇中而生棟擇於無可執持中而欲固執若不
十分用功安能消鎔其情妄哉故下文遂有博學等
功

或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異於擇執乎要求
之於耳目聞見矣曰此所謂以楔出楔者也蓋於明
强與誠合一然後自知前者功力總不相干耳辟如
置物篋中已忽忘之遂從垣墻之內殆徧矣一旦復
得于篋中政不闗搜尋之力也然非搜尋之極何以
謂覺中無物故學問思辨聖人為下學方便門百倍
無功自當神解

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無所在則無所不在至誠心絶
妄緣無所在矣是以靈知周徧無所不在也故曰惟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纔有所在便成滲漏滲漏則
不盡矣

盡人物性參贊天地以相求之則孔子歎矣不知即
今人日用元與人物天地毫無隔閡又何疑吾孔子
之贊化育參天地乎第衆人由之而不知所以覺與
人物天地不相闗也

仙家謂七情皆還丹禪家謂無明即佛性故由化成
乃為智識即智之地也由克己乃復禮已即禮之地
也由致曲乃能誠曲即誠之地也故曰曲能有誠曲
者不誠也致者致不誠以復於誠也今人以物與人
曰致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自者全體現成不假求索
若求之趨之是從他覓非自也無怪其轉驟轉遠耳
今問於人曰汝何以名人彼必曰我有耳目口鼻而
為人我能見聞覺知而為人不知此等皆因緣而合
緣盡而散畢竟祇同於龜毛兎角耳人所謂有而不
知其實無也誠之在人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裡
搏之無形覓之無踪人所謂無而不知其實有也蓋
耳目口鼻見聞覺知全仗誠力無誠則無物矣辟如
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豈能生育萬物

考亭解至誠無息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可謂簡切
即今耳目聞見是虛假心意揣量是虛假擬心去妄
存誠亦是虛假蓋此箇都是仗境託物而生境物非
常住此箇安得無間斷

余問認識神為德性者喻認賊作子認德性為德性者喻認奴作郎夫認奴作郎則其卑德性也甚矣認德性有行遊而至卑之若此蓋德性巍巍獨立不與諸緣作對不與萬物為侶本自尊也真是親近不得奔湊無門你若擬議如何是德性便將驢前馬後漢指作本來人徹底卑他了也故德性本尊但莫污染如何即得不污染須是道問學始得何故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大哉仲尼之聖雖非自為大也第祖述堯舜耳憲章文武耳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耳曰祖述不敢作也曰憲章不敢棄也曰律曰襲不敢違異也豈惟孔子不自為大即天地亦不自為大聖人律之襲之正律襲其不自為大者耳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矣覆幬矣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於其間矣並育並行不相悖不相害矣何其大也而豈天地之自為大哉秋毫皆德為之耳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夫天地不自為大而以德大仲尼亦不自為大而以天地之大為大所謂律之襲之也蓋德生天地生聖人而天地聖人何庸心焉是以毫釐有心天地懸隔何謂大德小德所謂誠也誠固非有心之所能合也

唐虞盛世尊親祇海內人民耳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則極天際地不止中國矣凡有血氣則蠕動之屬咸在不止人矣而何以曰莫不尊親豈非學者之所深疑者哉或者曰此論其理耳夫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且所謂理者畢竟何如是理請更思之余里中有作此題者[illegible]四股云聖人與物性一而顆珠顆珠故[illegible]千萬[illegible]而不可窮性一故聖人建大德于萬顆識中而萬顆自生成于聖人心內物與聖人體合而形離形離故竭有形之澤而不入體同故以一聖人攝衆有情而物無遺類以衆有情歸一聖人而聖無遺澤縱彼無知之甚而所欲知趨所惡知避豈不全具聖心之造化耶夫其能全具聖心之造化也則所稱尊親之至者曾不是過矣縱彼纖細之甚而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豈不同游聖心之化育耶夫其能同游聖心之化育也則所稱尊親之實者曾莫逾此矣以上

則莫尸其功以下則莫知其賜謂曰配天不亦宜哉
此文雖失時義矩矱然庶得此題之髓矣
無所倚者不倚心思知慮不倚耳目聞見人之所恃
者秖此心思知慮耳目聞見今皆不用又將何者去
經綸去知去立嘗聞木末蟲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
火焰之上心意識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
心意識不緣處便是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處也
旣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睿知去知他便是倚聰
明睿知若不聰明睿知又怎領得其惟固聰明睿知
者乎固者收斂殺藏之謂也

中庸始揭天命之謂性而結之以無聲無臭是豈學
者情量所能推測者哉其惟至德能凝之而固聰明
睿知者能知之德而曰至聰明睿知而曰固你擬以
小知小解去湊泊不啻遠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說書類

讀孟子

孟子一書只是以性善二字爲主此善字非善惡之善如大學所謂至善也性離文字離言說離心緣不可見矣見之於初發之情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蓋論性難矣舉其全則豈惟第一念是性即念外生念千狀萬態總是性也何也若無本性不生忘念故即性遡其初則豈惟念外至念千狀萬態者不是性即第一念總不是性也何也性本離念念即離性故云非性譬如論月之全則第二月是月也以至光彩隨地或長或斜或扁或方亦莫非月也何也無真月則無餘月光皆是月論月之體則隨地光影非月也即第二月亦非月也何也惟一月真餘俱是妄故皆非月故爲月之難見而遂取隨地光影以爲月則或有疑月是長者矣有疑月是扁者矣有疑月是斜者矣有疑月是方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乎不若第指二月爲近之何則第二月雖月非遠雖曰幻妄體相全同也論性亦然爲其不可指示而遂取念外生念千狀萬態者以當之則或疑殘賊是性者矣淫亦猶性者矣亦是性者矣食色是性者矣然是性者矣有善不善是性者矣可善可不善是性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哉不若指第一念爲近之何也第一念離性亦遠雖曰情識尚屬自然

也戰國之時人不知性體無貴矣而乃以杞柳湍水食色等昭昭然揭于天下曰此性也則何所不至其害可勝言哉孟子生乎此時何忍不方便救援是以論天總論王道俱專提第一念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以禮義悅心爲心之所同然以愛親敬長爲不慮不學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以充其有所不忍有所不爲爲不可勝用之仁義而取証于孩提稍長之年乍見入井之時嘑爾蹴爾之明其論王道也究天下則決之不嘑蹴人之一念 三

天下則決之不忍觳觫之一念治天下如運掌則決
之怵惕赤子之一念而總歸之曰性善可謂香中藝
其牛頭水中飲其甘露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豈
惟孟子自精一執中之傳以至于今所謂顯說者亦
惟此第一念而已矣所謂執中者以此執也所謂克
明者以此明也所謂一貫者以此貫也所謂致知者
致此也所謂率性者率此也所謂修道者修此也所
所養氣者養此也所謂定性者定此也所謂主敬者
主此也若夫一片本地風光乃天地未分父母未生
[illegible]中庸首揭曰天命之謂性者雖孔子孟子
窮其斜辯亦不免轉說轉遠耳雖然苟有默契吾孔
孟不說之說者即所見飛潛動植墻壁瓦礫皆深譚
天命之性又何杞柳湍水諸論而為性外之譚者乎
夫桓文定霸之業豈不偉哉固當時人之所不免能
亦當時人心之所共駭為奇者見觳觫之牛而動心
即人誰無是心且誰有執此為奇者而孟子所取保
民而王乃在此不在彼何也嗟夫寧有人人之所不
必能而可通之人人者乎寧有人心之所共駭而可

聯屬乎人心者乎夫惟人心所共能而心之所共安
者乃可以治天下矣且以力服人布縷于焦芽也以
羊易牛之一念則藝幾于靈根也不翅遠甚齊宣秋
蔵明珠而津津濁慕他人之碱砆不為其易而為其
難舍其上而趨其下者不亦可笑矣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
運乎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弟也者鼓
鑄一世之大洪鑪點化庶品之大運丹也各老吾老
各幼吾幼各親吾親各長其長聖賢何嘗啟救焉以
[illegible]三條線也可哀可懼余讀此章知孟子以齊王猶
反手甚胸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
乃有謂孟子不能王而強欲王者是何言歟考亭答
梁文叔書云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
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
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第二
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知
此藏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
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別法伯安先生編朱子晚年定

論有此一段較之註解四書時見解真大異矣安得
考亭於他註不安者一一改正如此說之直截痛快
也耶顧學者徒精法達兗禪大能誦经講論而不知
其見冒濫馬祖淺淺消息可嘆也
赤子之心纔分別無取捨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
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然識然分別取捨亦未嘗失赤子之心又當
知有這箇道理
[illegible]禽獸者靈知乎則血氣之屬[illegible]
[illegible]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時耳
故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千古聖賢
設教只是教人一知便了擴而充之便可以保四海
興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此功而孟烈若還不知而
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已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
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為也要知帝堯克
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合在一念中時雍風
動特粗述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
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植文綵頭不明就餘

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非心服豈得為保
合者聯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記至麗氏
捨紫貫魚作衣奉姑處其時坐客都出淚予視一客
其容收淚而笑蓋其愧也余曰你不須愧孟子所謂
苟能充之便是充你這一滴淚你這一滴淚不數能
人一滴珠也且你一向是凡民今幸而作一刻聖人
而又愧乎予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
這便是不保妻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先聞聞麗氏
[illegible]而出淚者倏而聖人又倏而下愚下愚聖人信[illegible]
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為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
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
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柰何自菲薄
截而謂已不聖人若也且如人必有四體然後成人
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已有四體者誰人
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柰何不信已有四端柰何以
有此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
惡名激他夫賊其身賊其君便盜跖闡賊名也不干
豈不是天地間第一惡名今不信有四端便是這般

人了可不懼哉孟子經秦戰國人人麻木何說得痛的的真是令人墮淚我輩猶注信不及豈惟孤負先賢亦乃辱末自己也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者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始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科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知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中矣則知有雖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物觸物便有隨即發跡如石火忽現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出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輙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量矣此如九轉靈丹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體便有發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是不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

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已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空在圓器則曰圓空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空名若無房堂等即空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石縫煙則知滴火見濛[illegible]路難哉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翹兩脚於獨木橋上自爾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浩瀎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之處方纔是孟子之不動心曾子之不動心孔子之不動心一切聖賢之不動心豈告子輩之所能知哉

李卓吾先生有四書義數十首予最愛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篇後二股云心無時而不動故言之動即心之動初不待求之而後動也既不待求而動矣而又何惡于求耶心無時而或動故言雖動而心不動而又豈求之所能動也既非求之所能動矣而又何害於求耶看他微的人此語自別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淺開口處及天地既分人物既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然已生實即未生的消息正所謂性體也然既有本得便是他受病根本已是發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不動心的根本故說養氣非求之氣知言非求之言總在心上作功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於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刀者也義即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

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語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處看此處那得草草大抵人不是作意即是忘懷舍此二途便無措手處纔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纔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不得親之如大火聚透之如生鐵鋒古人教人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卻要他別尋

治天下為事哉因民而已矣何嘗有為哉自然而已矣乃獨以無為自然歸老莊者何歟

友人問知言養氣大意余曰聖賢學問只是箇不動心曾子述孔子之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定靜安便不動心慮便是不動心的作用知止便是不動心的工夫也曾子得孔子知止之學便能自反而縮孟子得曾子自反之學故能養氣知言須知知止自反知言養氣總是一樣總是不動心之的訣也舍此而談不動心者都是硬

作主張的與聖賢天地懸隔如告子孟賁北宮黝孟舍施等便是不動心之外道也辟如要樹不生將樹枝葉傳了縱然不發他生意原不曾絕畢竟如何即得不生須是向根下着一刀方得要心不動便作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住其偷心怎得絕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他亦明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適兩不

[illegible][illegible]有知者必同體禽獸固未嘗異于人也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無知乎則一切凡民出作入息何者非安見利即趨見害即避人又未嘗異於禽獸也然則所謂幾希者安在乎曰人與禽獸共由此道而可使之知者獨人耳此其所以少異也衆人休曰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狄之悲可以警心慮雖已覺者惟人道爲能耳人之異於禽獸信在一知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則爲千古之極聖百姓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爲襟裾之禽獸然則知與不知所

條甚大也人鬧罵之為禽獸者誰不攘臂自我觀之宜急求脫禽獸之實不必怒其名也

庶物人倫百姓日用獨舜能明能察耳由仁義行如孔子所謂從心不踰矩也即伽文亦曰隨順覺性行仁義便攙入思勉隨於情識非從心矣非隨順矣

古人喻論心者曰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適人問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曾居水國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曾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乎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部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性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屈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隨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如告子所指杞柳湍水食色無善無不善又或者謂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與論月出沒于七處者何異彼固非無所見而漫說者其索東于所見何哉世有能仰天一見者始默契孟子性善之說於言外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性體也性發而為情曰生用也若論性體則凡有血氣無有不同者固無分人與犬牛矣正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發而為生於是各各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莫不各異正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不知性體而以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故孟子舉雪羽玉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强同之至於人與牛犬即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而告子猶能强同之是以彼雖强辯者無可措詞矣惟然性無同異因異立同異既不立同亦何有以見孟子性善之與義也

鄧豁渠曰睡著不做夢時此是沒沾帶去處言思路絕煙火泯滅五丁不能發力六賊不能窺測是謂向上機緣玄之又玄然人安得不睡時有此消息耶乎且雖未與物接然獨猴已醒却已落覺寤獨頭非緣未來但不至東跳西蹼之極耳故曰好坐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人所謂本來人也余謂學者只愁不識獨猴本來面孔耳若也識得決不賤跳蹼而貴安靜矣

即熾然好惡却與睡着不做夢時一般耳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夫當耳聽物目視物之際
是渠自見自聽而無關于心耶心之官則思夫觸物
遇境由耳聽目見乃思耳又豈心自思而無聞于耳
目耶此不容不疑者如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
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
根無覺知故不應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不能分別
亦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
識[illegible]是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illegible]
[illegible]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聾人亦應
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夫有能於此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一旦豁然則意根既返其源而耳目口鼻
根一時解脫矣自能鑑超于機先聞在於聲前豈非
從大體之大人哉
好學與強知愿多聞識正相違強知多聞必沾沾自
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聖賢論學頓漸雙標以俟上中下根人各取證焉如
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便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便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盡心知性節所謂頓學也存心養性節所謂漸學
也夭壽不二乃令頓漸俱證超生死曰地所謂及其
成功一也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
敬以持養之以是發明盡心存心二節之意何等亦
曉
夫心量之大非數等譬喻之所及也心生虛空虛空
生世界所以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則心量之
[illegible]何如[illegible]而入乃取物交物之影相認之為心如
[illegible]為蟻渺渺然蟻也而不知其實人也衆人心括虛
空而誤以為在形骸之内方寸之間何啻人之自惑
為蟻乎然雖惑為蟻而未始非人也雖小其心而心
未嘗小也特不能盡心之量耳而其咎安在乎咎在
不知性知性則微雲散而太清朗泡沫消而大海現
有不盡其心量者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則性之所從來亦無不知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性之所從來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此我非形骸之我如釋典所謂常

樂我淨之我也萬物皆備于我如粹與所謂色身外
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人根不能
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虛妄俱消本地之
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氷釋樂可
知矣其或未然則又有强恕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
也總一真心但異名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
於性則纖毫之於太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
特唯[illegible]續而不究堯舜廣大之[illegible]見纖塵[illegible]
[illegible]則見纖塵而不見五嶽者也此莊生所以比
之于井蛙歟

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
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

分定者世無一人而不具人無一刻而可離包宇宙
而不易亘萬古而無遷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舍
此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俱為分外
仁義禮智根于心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
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
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
取為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
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而謂其賊道蓋
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即所執全是道名賊
道也故佛家有人執法執之說又信心銘曰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曰執之失度必
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
[illegible]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
[illegible]執心為道之大害也

余觀圓覺經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
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又曰覺悟清淨
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根徧滿故當知六塵
徧滿法界塵徧滿故當知四大徧滿法界由前言之
則形骸情識總屬幻緣由後言之則墻壁瓦礫收歸
妙覺又何形骸情識而為性外之物者乎故曰形色
天性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亦此意也由迷故即轉佛性為無明由悟故不動幻

身成法身夫幻身化為法身所謂踐形也非聖人甚說能之程子註此句曰能充其形蓋幻身稱某而法身太倉也故曰充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是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局以人求仁是使道負道也展轉成二矣況復求之關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幾重公案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若謂本地風光實洞然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于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方謂之神昔黃蘗謂裴公休曰言化城者謂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夫聖而不可知乃稱寶所前並是化城耳

龍溪論鄉愿極細極微真能令學者赧然慚又惕然懼也其言曰鄉愿一生幹當亦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謂之同流者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者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與滲漏又曰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成世若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于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

余嘗以講學勸一友人友人曰吾只做篤行君子便了講學奚為余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即無論閭閻之民其廷臣自禹皋而外豈無行誼卓犖忠孝克盡如依所欲為者而可以闡知者獨此面聖人且所謂

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何物耶可舉以教我乎且依起模作樣去為篤行君子又怎得即學到圓成太只是鄉愿耳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若曰吾去聖人之世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較之五百餘歲後聞道差易矣然不有見知如曾子者我亦安得聞而知之乎甚負荷此道可謂勇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雜說類

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斷稱取曰挻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為誰俾為使格姦為至姦厥田厥賦為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之未有公然挦撦古文奄為己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為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即大怒罵為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尚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尚未夢見也而況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

一意亡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已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論文下

爇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鍾不藉鼓響鼓不假鍾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種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

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愧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辯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為何物乎余論典謨語孟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

家則明儉嗇之理農家則叙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荊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于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兎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閑力

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
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論大人小人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朱氏解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夫子夏篤信謹守人也為人者必不謹篤謹篤者必不為人果若朱解夫豈對症之藥乎愚意當云君子儒為人小人儒為己蓋為己則狹隘而為人則廣大也故孔子嘗曰硜硜然小人哉硜硜者守己之人也又曰大人之學在親民親民者為人之人也譬如一家之中嬰孩滿室莫不嗸嗸然徵飯索衣而被之哺之者則其父兄也蓋嬰孩小而父兄大也故吾所名小人者非加之狥私謀利之徒也狥私謀利之徒則謂之惡人豈小人哉吾所謂小人者斤斤自守之人也自一身之外即為胡越自全一身名節之外即無學問苟有利于人而損己之名決不為也即千萬分有利于人而一二分有損于名亦決不為也夫人一身棲六合之廣橫人物之衆而聚為大體今總不往思游神乎其間獨認自首至足七尺之骸以為我而日局其盖天盖地之物以為之閑縢守護竊竊焉避毀而適譽是孟子之所謂從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雖欲不謂之小人不可得矣故大人者譬諸海洋變化種種蛟龍種種珠寶然冀壤宿屍亦涵其中也小人者譬諸尺潭清瑩徹底雖置寸鱗猶驚怖不定也然世人但覩海洋之濁而不睹其變化之大但取尺潭之清而不知其一無所用此大人之所以棄置于世也故當春秋之世則接輿沮溺為小人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為大人當戰國之世則陳仲子之徒為小人而孟子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以應幣聘者為大人然孔孟二大人固已當其身不免于季路詆吏之徒而接輿陳仲子百世之後尚有好事者收入高士傳甚矣大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有述也漢唐以來大人之厄不及孔孟而彼其一時並肩之賢則小人之品亦未嘗不離極陋也故淋孫猶諫之時則有張子房為大人顧廚批禍之日則有陳太丘為大人裴叕廷爭之日則有狄梁公為大人謝劉去國之日則有李文正為大人當其迎四皓

吊張讓禰衆牝朝周旋逆豎之時比肩共事之人誰不厭其作偽罪爲諂佞詬其織濫亦舉之大有游于時艱其涎旁怒罵之小人亦陰受其在實而不知固無異小兒鮑嗷熟眠忘其爲大人之賜也雖然余所謂小人者真小人也若陽樹名節陰獵顯膴此又小人之罪人矣

論周才

君子有才者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謝安石房杜韓范諸公是也君子無才者如萬石君父子盧懷慎王介甫諸公是也小人有才者如韓非商鞅桑弘羊諸公是也小人無才者不足論有才君子如神龍然飛天駕雲膏沃萬里無才君子如仙鶴孔雀置之園囿足以粧點風景有才小人如俊鷹快馬可以縶狐搏兔負重致遠無才小人則凡羽冗毛偏地皆是也大柢神龍難得而仙鶴也孔雀也鷹也馬也人人不乏故爲養鶴之道者處之茂林脩竹清泥之間而已爲畜鷹養馬之道者多與梁肉以致其死力慎加條轡以妨其颺去然後以之縶狐搏兔負重行遠則無不如意也若夫凡羽冗毛彼泛汎然生天地間聽其自活自死不必問也故清階雅秩林水也重爵厚祿梁肉也文法者條轡也劇地冲邊則搏擊負載之任也故孟子曰尊賢使能尊者隆以禮數也使者畀以事權也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位者虛位職則實職也蓋自古待賢能之道其不同如此矣故夫介潔自好之人而處以劇地困以衝邊是駕鸞放鶴而望其搏禽也長駕遠馭之才而列之卿寺閒散之署是縶鷹翮而縛馬足也率使而長僕隱而國家不收其毫末之益豈天所以生此兩人之意哉然心術可屬而展錯難偽故有才之小人常易見而無才之君子常難知曉世過信德而過疑才重無用而輕有用崇虛而黜真進名而退實非古人審能授官之義也

不肖

君子不器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不成器不克肖此衣冠之蠹也里閈所譏而題才者所擲也而大才全才不幸似之非真正具眼豪傑豈能賞識于牝牡外乎然不器不肖所謂大才毋不恒出其近似者

則漢武帝所謂跅弛之士是已其人往往狂妄任達不拘繩墨亦非肉眼所能輒賞如陳平一縣盜嫂罷友好伺人祠位丐餘食狀梁以俶儻倜儻依倖爽張齊賢前拜羣盜乞食受金冠柴公飛鷹走犬致毋挾鉛流血嗟夫此等行逕似未可何我常詩以道也

讀子瞻范增論

子瞻范增論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又謂其去當于羽殺宋義時余竊謂不然亦義承殺之蒙甚昧且狠愎自用聽其所為必至敗事項羽殺之未為

過也增易以此去哉兩虎不俱生當義羽相待之時羽不殺義義必殺羽事在呼吸不容遲疑乃于立談之頃立斬上將如晴空轟雷掩耳不及諸將股慄毛竪不敢支吾當是時兵未至鉅鹿已未破秦關而已氣蓋天下矣增功名士遇此英傑得其立矣奈何言不救趙之後增為末將安然殺義之謀非增教之耶觀鴻門示玦至于其三其玦于殺沛公也固知其玦于殺義也至于發疽以死則增實自取之非羽之罪也其有為人臣當主前拔劍撞斗大罵豎子而其主不艴然大怒者然羽竟不怒待之如初其知增信增何如在後之疑增則迫于平之奇謀詭策非羽本心也增剛悍之性稍見侵慢輒怒疑裂眦悻悻求去倘能濡忍旦夕平謀必露平謀露則羽待增當益厚當此時楚兵正強君臣謀合秦氏之鹿未知所歸也乃不勝匹夫之忿發疽以死何為者哉況羽倚增為謀主雖策不盡用不可謂非知己士為知己者死即羽事不成亦當白首同歸何忍掉臂棄之哉子瞻不惟取其去而又惜其去之不早何說乎大抵增一褊急

之夫終非王佐之才張良以黃石之柔遇佐高帝之忍耻因能就帝業以增之好剛使氣佐羽之暗噁叱咤未有能濟者也而蘇子謂增不去項羽不亡亦過矣

論留侯鄴侯踪跡

留侯鄴侯智謀既埒即一生踪跡亦多合者兩侯俱儒者運籌帷幄料敵疑神此一合也留侯學辟穀導引輕身鄴侯亦辟穀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此二合也漢易太子留侯安之唐易太子鄴侯安之

此三合也呂后强留侯食代宗强鄴侯食肉爲娶妻此四合也留侯遇黄石授記爲王者師而鄴侯遇懶殘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此五合也兩公俱全身名以殁此六合也兩公真難優劣也然而爲留侯易爲鄴侯難何也留侯言聽計從而鄴侯憂讒畏譏故也一厄於楊國忠而身全再厄于李輔國而身全三厄于元載而身全四厄於常袞而身全非有蓋世之智其免乎要之兩公蓋神仙遊戲人世者也非濁骨能幾也

論謝安矯情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棊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疑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辯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難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于勇勇者矯之以至于怯拂之乃成順則罔功此類甚衆難以悉數即如荆軻韓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眨眼英雄歟然而勾踐怒叱則隱嘿逃去市人袴辱則匍伏胯下非所謂矯勇爲怯者耶若安石則真能矯怯爲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也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慆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爲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疑焉

讀淵明傳

口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粟而飫肥甘者必冒寒出入衝暑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二性相妨如此乎人固好逸亦復惡饑未有厚于四肢而薄于口者淵明夷猶柳下高卧窻前身則逸矣瓶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爲州祭酒再參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禄仕以療饑吻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爲三徑資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蔬蓄爲清惡肉食而逃之哉疎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任簿書雖欲不歸而貧窘而饑不可得也子瞻檃括歸去來辭爲哨遍首句云爲口折腰因

酒棄官已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譬如好色之人之幸粟受清羸一縱輙死欲無獨眠亦不可得送命之急于色也淵明鮮印而歸尚可執杖黏丘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為縣令則辭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亦有不從身失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審幾急識重輕見事遠徹去就瞥脫者耳若蕭統魏鶴山諸公所稱殊為過當淵明達者亦不肯受此不近人情之譽也然自古高士超人萬倍正在見事透徹去就瞥脫何也見事是識去就瞥脫是才其隱識隱于如此其得時而駕識與才可推也若如蕭魏諸公所云不過恐罷就靜厭華樂澹之士耳世亦有稟性孤潔如此者然非君子所重何足以擬淵明哉

儉約

盧懷慎奉身之具纔一布囊以席蔽雨范蜀公與同遊各攜茶行溫公以紙為帖蜀公用小黑木盒子盛之溫公驚曰景仁乃有茶具杜衍第室卑陋享客多用瓦器客有面稱嘆者衍命盡取白金燕具陳于前曰非乏雅自不好耳此三公皆天性儉朴非由矯飾第五倫身為二千石而其妻不免自爨王良身為司徒而使其妻曳柴則我不能知矣若馮道居茅菴卧一束薪以憂歸里躬自樵爨清苦極矣若淡然無欲者然而事四姓奉十主忍不可忍之辱而不忍棄一官又何也吾親見吾里數人儉嗇事極可笑其一以貲雄谷昇村食惟稀糜獨能厚餉擁捸備態每食一粥一醬傭者食畢去而雞遺矢案邊其人見而嗟惜以為醬也遂舐之其一為吾同村人手致千金病且篤不肯餌藥親友勸之沉吟畢餉乃應曰吾聞葛道人藥殊驗然無柰價太高何不如且服陳打荄艸藥耳亟發死聞者皆大笑此輩豈知惜福之理不過為兒子積耳然如其子甲喜放債子錢極重家累萬金老矣尚無子食兩粥閒日啖枯魚與衆雜作週身瘡黑若此人者惜福乎痴乎吾不能知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雜説類

論隱者異趣

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朱桃椎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蔽是隱之清者也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种明逸廣置良田歲利甚厚是隱之濁者也袁閎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

自牖納飲食猨忠端拱若尸鑿地爲窟以居是隱之靜者也梁伯鸞東出關至于吳寄居人廡下竟客死郭林宗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奬訓士類是隱之動者也寒貧子窮巷小屋行乞自給是隱之窮者也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是隱之富者也王君公隱于會猶高隱于賈屠羊說隱于屠丘望之隱于巫夏子治隱于傭優孟隱于倡吳卒全疲氷惟顏給酒樂餘年此隱于卒者也畢緘爲宰相謁爲行杖隸緘恥之特除楊令託以落湯猥籍津送入京爲除一官楊至諭以相意答曰某下賤豈有外慕爲宰相耶此隱于隷者也

沈明遠兩著寓簡載宣政間一老人居通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後房聲色侈麗奉養極厚午時不至廳事未嘗與貴士相接喜讀書議論甚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趙朔鵬唱過門老人顧子弟曰汝輩無忘意功名纔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趙朔輩忍凍矣沈存忠筆談載石曼卿居河下曲隣有隱者曼卿訪之延曼卿

飲羣人甚多各執肴果持樂器一羣人酌酒以進酒罷樂作聲艷執果肴者萃立于前食罷則分列左右又三柳軒雜識潯南甘棠湖之南有孟氏世業漁釣門闌蕭然竹籬茅舍主人出見客葛衫草履容止語言真江上漁人也舍四周皆漁器腥穢觸人稍即廳事如富貴家指使庄客聽命惟謹已可驚怪頃至中堂榱題軒楹皆以髹塗間以雕彩器服燦然奪目至于酒饌莫不旨佳久之出妓女三四人容色纖麗服飾絢爛所唱皆京師新聲王氏明月篇載李時可者

名鳳脉國人倜儻喜結客同時有楊維禎者亦後挾
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之舟中之器貴金犀玉
相半時可開筵擲桃下瑪瑙作將紅罷偷覆之三鼓
蘇人行酒並絶色以赤玉拌成脂白玉斗盛漿皆召
凡後挈家去不知所在二人者自春皆過于王侯蓋
於奇才負大用而世之具眼不用于世故頹然放乎
聲酒之間以自排遣斷乎當升之大隱之列不可與
草王孫諸守財虜伍也寓簡所載老人夜宴訓子語
尤奇其志憤激其語似笑似罵世有此等異人而使

之不用豈非喝鶻諸公之耻哉中郎曰不用他也好
不然則名喝鶻諸公矣

程洞觀為余言曾有以星術見王元美時僚友數人
在坐爭談星命元美曰吾不用若筭吾自曉大八字
問何為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去的

宋希真東方智士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
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
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饑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
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咸備一日富人召智士

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假子凡室中金寶資生
之具無乏輒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
杖策而入僮僕奴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
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適觀居第富實偉麗過
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
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園不稱僕
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庳者增
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梲又丹
其楹至于聚蓄積灰扇蠅撲蚓皆有法度事或未當

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
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切切焉惟恐園之未
美也不覺閱歲尚未落也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
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
居第樂乎智士悅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
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樹之風南檐之
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
舉觴蟲網琴瑟塵棲鐘磬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
我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歎悒悒

而死

宋時一老人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乞留一言老人曰我何言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我時將得去者

近谿語人曰其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對其兄弟嘆[illegible]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仕宦至為宰相臨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其曰如此我等須尋不嘆氣事為之矣不嘆氣事即是臨終將得去者我輩壯年便當幹辦不宜更待衆老也

隨地小兒便解以目睨人以口求乳以手攬物饑之而泣飽之而止是何物也哉習也初生何習乎曰有之是千生薰染來者也使無此習則不生此人矣然則人固將任習乎曰輪迴業苦皆此為孽那可任也將除習乎曰無習無性無性無習習如何除性亦可斷矣

友人謂余曰邇來覺利心都盡尚餘名障耳余謂此亂聖人所難者子柰何易之友人驚曰聖人尚有利名心耶曰昔孔子不恥執鞭豈非利乎疾沒世而名不稱豈非名乎試內省種種思念循種種意根果有離名離利時否竊恐一刹無名利則外之耳目口鼻內之心知意識幾于泯滅無遺惟就枕鼾睡或者離開而絲綿得失猶現夢境然則人雖睡夢尚恐未能離名利也而況醒乎何也其眼耳鼻舌等為之祟也有眼即欲察色有耳即欲聽聲有鼻即欲齅香有舌即欲嘗味有名即有利有利即有種種可意聲色香味以悅諸根無名則賤賤則無利無利則窮餓以死違悅耳目口鼻乎哉則人雖欲不好名不好利也亦不可得矣是故餅餌者稚子之利也布縷者婦人之利也谷粟者農之利也取直者工之利也積儲者商之利也華膴者仕之利也閒適者隱士之利也功伐者志士之利也形體漸大好利彌廣然俱是餅餌之物心所變化耳稚子而譽以慧則悅婦人而譽以賢

則悅農夫而譽以勤則悅工譽以巧則悅商譽以良
則悅仕譽以卿相則悅隱士譽以巢許則悅志士譽
以卑傳則悅形體漸大好名稱斎然俱是悅慧之初
心毋暢費耳稚子好其小壯夫好其大知者好而巧
愚者好而拙小則易見大則不覺拙者可厭而巧者
難知也安見小者為好而大非好耶拙者為好而巧
非好耶然則古有揮金塵玉者彼豈好利人乎曰此
精于利者也好其大而忘其小故逃名之士名轉附
[illegible]其實就之趣則名利固無諸耶曰[illegible]
有害季倫以利殺身而嵇康以名殞命其餘不可勝
數名利至毒何可好也然則凡民不可好而聖人又
柰何好之曰惟聖而後能好聖人之于利名也我情
既爾恒物當然各安其利共享其名孔子之所絜以
治平也洞燭利源窮極名根好與不好煙銷氷釋雅
貫之所往以慶世也

界有定方東南西北乃可分耳無起無止寧有定方
無定方則世人所號東南西北者我不信也時有定
限今古脩短乃可分耳無初無終寧有定限無定限
則世人所號古今脩短者我不信也

古人云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為對
治精哉楞嚴五陰之魄追圓覺四相之魂矣嘿契
斯語乃有趣向

吳尚之問六塵虛妄我知之矣柰此目前山河大地
何余曰楞嚴經云根塵同源子知六塵之虛妄而不
知六根之虛妄何也

擁爐坎忽聞咄咄之聲細聽乃出湯瓶中童子曰何
[illegible]余曰地水火風激而為此聲也童子曰人亦[illegible]
嗟嘆謳激之乎余曰亦地亦水亦火亦風也我也爾
也湯瓶也此三物者等耳

里中某兇人也或曰其家門風或曰其家陰地應出
惡人或曰其宅門有某星合生此人或曰其人火病
發時兇狠尤甚或曰其八字應破家或曰某人兩肉
橫生那得不性兇余曰諸君惡之否曰甚惡之余笑
曰此不由渠也渠如一傀儡耳而掣其左右者又係
大幻師其人欲不兇惡何可得乎曰惡之非耶曰我
亦惡之但渠為惡不可柰何我與諸君之惡惡亦出

子不可柰何諸君皆大笑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脛之長悄鳬脛之短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或曰不執己見是乎曰既有見安得是既有是安得不執無見可執亦無是非

笑獨辟之異而不知兩辟之未嘗不異也嘆濕化之奇而不知胞胎之未嘗不奇也觀此大地五穀蔬菓[illegible]爲趣生如雨後菌蕈尤易生易萎人身亦然從精血醞釀生亦濕熱所化也與菌蕈奚異夫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噉濕熱忽然所化之物以延剎那之命而于其中競長競短不亦可耻之甚乎

農工商賈廝養皂隸所作之事日化月遷所說之語亦日異月殊以其新也惟俗學終身在人涎沫下作生涯無一新語大可厭

楞嚴經曰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能異中熾然成異又曰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嗟夫嗟夫明了之毒一至此哉學道之人惟恐不明惟恐不了定要参踈得下解脫得通可謂錯用心矣

學道者取聖人而不知有取非聖人也舍凡夫而不知有舍即凡夫也以非聖人求聖人以凡夫厭凡夫惡乎可或曰無取無舍即聖人耶余曰若即聖人仍不離取若非聖人仍不離舍嘿契而已非言可銓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水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遇人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旦一紫衣道士投謁夜出不知警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道士惶駭而退宋徽宗遊神霄等夢亦此類化人令穆王神遊國非奇事也然亦可笑心識之不為我有矣

癸辛雜識云今時風俗薄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是見禮之薄矣然此說所非者正今之所是所謂薄俗者正今之所謂厚俗也是非厚薄寧有定論

宗門中戒律甚嚴不貪佛不貪法不貪涅槃是持不貪戒不嗔生死不嗔凡劣是持不嗔戒不起念無念

障不求佛無佛障不求法無法障是持不痴戒不藉析名相不割裂道理是持不殺戒偷心寘絶不犯錙人苗稼是持不盜戒不染着真如不浸淫妙理是持不淫戒不讃佛祖是持綺語戒不訶下劣是持慧口戒生佛不二是持兩舌戒此名真戒十地菩薩大阿羅漢猶是破戒人

或曰其學佛無進義何余曰非君不學佛之過過在不信有佛法其人忽然作色我至誠歸依心中達于面目適耶一毫不信余曰君信面上有眼耳否曰摑清信余大笑曰君纔信得有眼耳及

或問某某是一流人爲甚麽一人平生快活一人平生極不快活余曰快活有甚麽强似苦惱又問快活與苦惱受用迥別如何一樣余笑曰受用又有甚麽强似不受用其人怒曰公甚糊塗余曰不糊塗有甚麽强似糊塗其人大笑而止

慧遠畜一鸚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欽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絶

逢人問雅字過節着新衣此詠村漢詩也出瑣碎錄極妙

程泰之考古編知好色則慕少艾緝思經傳無以艾爲好之文艾刈也刪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減于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則慕妻子孝衰于親不止稍艾已矣此說甚有理

稽神異苑稱江陵衣冠籍澤琵琶多于飯甑措大多于鯽魚甚新今措大蓋多于昔琵琶過爲麟角矣

邇來文士名身顯赫者固多然無過白樂天者雞林重價歌女倍直姑無論矣荊州街葛子清市儈耳自頸以下遍刺白樂天詩每詩之下刺一圖凡三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嗟夫異矣

張子韶曰觀世無非幻而人處習中不覺乃認喜怒哀樂爲真不知喜怒哀樂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此數語甚精甚以此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真破的矣子韶有心傳錄乃其甥于恕所編者似此入理深談絶少無乃于氏河漢其語不之載耶殊可惜也于恕嘗韙

佛氏之徒未能治經纆欲蓋借大悲之徒也子韶語之曰佛氏一法陰助吾教甚深未可薄之吾與來和尚遊爲其議論超卓可喜也其徒寧渇皆喜吾惕而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又曰吾自來知吾惕惡之若意執渇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反爲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子韶直是浸柔何機辭引之耳然亦可見子恕之鈍矣其不能識阿影精語無責也

楊朱自是一種討快活渇便易人楊王孫正是他物[illegible]陵輩高士傳中人亦是他一派但此等打不過名[illegible]姑尋世間一種幽閒清適之樂以自徜徉度日還是楊朱之二乘弟子然較之常人眞有仙凡之隔

與王則之陶周望顧升伯共看月適晥閣上則之拈月曰世間乃有此等可愛可玩之物余曰秦淮海猶言凡悅可人耳目者皆善想所致夫闍浮提中善想所積當無逾此顧此時此景披襟飽玩者幾人周望因極談往在西湖看月之趣相與嘆賞者久之

癸辛雜識云楊州水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比又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然則人之嗜利無厭無亦天實爲之耶

江鄉志宋巷記佛日大師宗杲無住名山七月過蘇文忠忌日恐集其徒脩供以薦嘗謂張子韶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辯才前身應是[illegible]世傳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然未有稱其爲妙喜前身者亦奇聞也但致杲公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illegible]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參校

雜說類

予始讀陽明先生集意不能無疑及讀先生天泉證道記言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嗟夫先生[illegible]藏[illegible]許多年不露一點端倪若非龍溪自悟當[illegible]身閉口矣大宗匠作用何如哉前輩爲余言陽明接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詰湛甘泉受學甘泉自負陽明推已歎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砂礫直尋真金耳于時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來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龍溪所至酒家與共賭龍溪發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矣

李安甫敘龍溪語錄曰陽明之時得道者如林吾不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派其傳爲波石山農等流而爲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豁渠和尚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余客歲見宏甫問曰王心齋之學何如先生曰此公是一俠客所以相傳一派爲波石山農心隱負萬死不回之氣波石爲左轄時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爲象戮死骨肉糜爛山農緣坐船事爲人痛恨非羅近溪救之危矣心隱直言忤人竟搒死武昌蓋由心齋骨剛氣雄奮不顧身故其兒孫如此又王心齋一日與徐波石同行至一溝溝殊闊猛波石趨過波石不得已奮力跳過心齋大呼曰即此便是

趙大洲贈謝給諫序論五藏甚妙語多不載其末一段曰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真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又別江北谷序畧云真學真志真志真修

真修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見起尼修我起書志修非真修志非真志故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落不着不倚不倚也者學於見因知識而不倚學於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我無我也者我不可見此真見真我謂之真志真修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蕩蕩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

忿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亦見也北谷子以告於波石徐子徐子曰趙子恐子之學自見起見自聖人起故為斯言也夫見不自聖人起則吾良知自有不昧而見為真我學不自見起則我良知自有不倚而學為真脩趙子與子篤友道者也故為斯言也雖然趙子言之是矣吾猶憂其自見中發也又與胡廬山晉學論學畧云來論學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

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立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凝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種種色色剎剎塵塵皆在此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淩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為沾滯難於[illegible]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

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施不隔于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為己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于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理也而欲取為己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己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古今不薰戕礙只貴眼明磨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凝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

羅近溪先生曰夫人與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
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
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
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
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
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著
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生幹事他卻[illegible]
[illegible]見光影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illegible]
[illegible]亦不自顯聖靈通翻為[illegible]
[illegible]者愈勞違心愈遠豈知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
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
違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
出宰事為而即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自躁如是則
坐愈靜而意愈閑靜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不真達
不礙而聖不可學哉又一日縱武場講畢丈老子弟
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
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士夫嘆曰只恐
心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遂指面前所有

示之云大眾環侍聽講一段精神果待持持否天高日
朗鳥鳴花發亦此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老幼咸
躍然而前各有稱說先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
諸人本心因教藹慰慨之莫不感泣先生強止散去
諸士夫復問曰諸老幼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
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
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
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
[illegible]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
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
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
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輒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
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
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晝如何相去如此之遠先生浩
然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〻、〻撫然〻〻又奚
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
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猶煮沙而求飯也眾求精破
先生嘆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以用

力執持矣衆感有省又先生過臨淸忽遘病一日倚
榻而坐恍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
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
每不動當動而目輙不瞑擾擾而意自不分夢寐而
境恙不虛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
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易言病翁曰人之身心
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强力
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
貽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

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
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
內外調暢如或志意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
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纒內外膠
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安靡是尚得爲善學者乎先
生驚起叩天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
執又曰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
則小進旣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又曰疑
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

謂疑若當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
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李龍湖先生答
周西巖曰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
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
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
賢知不可使知者以其意見横胸中也除是二種則
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
知語以佛乘也擴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
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暴

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
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自
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
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
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旣自
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天下豈
有佛外之人人外之佛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
之閒也又答鄧石陽書曰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
除卻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

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
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
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
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
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
不明察則為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
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為
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
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
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為極則也耶
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
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深了一點塵垢此一點
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
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
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知百姓日
用也又四勿說畧曰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
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

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
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
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
由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無扃鑰可啟則於四勿
也當不言而喻矣又說童心曰龍洞山農刻西廂末
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
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
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
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
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
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
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
美之名是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
聞見蓋自多讀書識義理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
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

護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
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
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
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
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
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光輝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
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
見道理為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
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
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
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
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
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
假矮場何辨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於假
人而不盡見於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
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
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
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

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
西廂曲為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
論也故吾因西廂而有感於童心者之自文也

大洲歸里時徐魯源與吳悟齋同送大洲悟齋極口
講道學大洲曰公真好色徐魯源遂言人愛世上聲
色債利却不愛遺胄不知有大捨有大取大洲精神

太言曰我這公一着我這里無取無捨

鄧豁渠為秀才教學寺中大洲亦欲講學寺中聞
[illegible]房後鄧竊聽大洲法語大喜便就弟子
禮大洲亦知其根性猛利可以共學極愛之後有來
學者悉令從鄧學及後鄧有四方之志大洲留之不
得遍遊天下十餘年後其族人鄧石陽為衛揮御推
傳聞豁渠在所屬邑中大驚曰以為死于四方矣乃
在是耶便尋至府衙中而大洲先生適入都過衛鄧
亦往迎大洲見鄧如隔生遂下與同步至官署鄧聞
其父母皆喪又聞兩弟以尋渠死楚中大痛仆地大
洲問公如此哭是真情耶曰吾父母兄弟俱死何為
不真曰公如不能忘情豈無丘墓耶鄧曰歸亦好但

我家計飄零將食土石乎大洲曰此易耳遂作一書
付之曰持此向我家厳取若干石爲養節玄受之走
爲歸計矣遂別大洲轄住石陽衙中會節終日出遊
石陽以官舍出入不便止之節大怒出大洲紙付石
陽[illegible]去自是絶無消息矣後大洲歸道出保定西
[illegible]遣信問於大洲大用起不與相見節李家
[illegible]保定人家渠初病時大洲私以十金託二鄉人挈
[illegible]歸其人竟匿金所著書石陽訪得之今亦不存矣
[illegible]二耳

西方合論序中郎厳諸狂禪而作也余爲之引曰香
光子避嵩山剃禪人過舍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所撰
淨土合論閱未終輒抗聲言曰念佛一門原用接引
中下根至于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即是佛更于何處
覓佛此心即是土更于何處見土實際理中覓生佛
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
剩語何得更有介淨介穢捨此生彼之事若執已屬
悟得是自在閒人即淫怒癡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
如不動何乃舍却已佛拜彼金銅香光子聞而太息

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墮于火
坑也生死無常轉盼即至如何諱記宗門見成相似
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
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
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
衆生墮三塗趁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却一分如如之
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
生于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illegible]
[illegible]精者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illegible]
於進修法門于無修證中修證于無等級中等級千
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
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
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
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于經
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見成語
言抵對除却見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
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定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
行持如盲無導于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刮其

語言塞其解路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刼寶藏却來看經看教一二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敢寱證是謂佛種如供奉問參大亟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參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參曰功未齊于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為大善知識參曰明見佛性方得名為善知識也弘辯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

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溈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世曠刼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若論諸祖師為人之處壁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即爛刀鎗林裡動着便燒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樵緣之外平實商量亦嘗盡絶階級盡遮脩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峰古教尤為緊切血誠勸勉惟恐空解着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後不假修行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教意不達

機乃承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為行持昔之人為經論所障猶是雜食未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說禪宗語句添因襭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黄巴豆以為茶飯也自悞悞人數豈有極自達磨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陵破卵香象絶流或見諫宗乎片言或顯威用于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illegible]之心具丈夫之志含被塵情究此大事不

[illegible]解惟求實知即薪嘗膽飲冰吞蘗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劄偷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消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潙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趙乎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辯才任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于楞伽會上遙為授記然亦

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于彼間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綴使間離葢纏語出窩㘣豈能即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界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脩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吾以為禪門悟脩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于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于二乘免入普賢行願之海甚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生一刹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隔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為東坡青艸堂再作衆公陽因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況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數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于佛祖機鋒知識語

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廢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合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疎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肆嗔而寘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肖顧意踏有譚空既云法尚應捨何為復取非法既云真[illegible]求證[illegible]為奢心東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為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為之道愛憎毀譽之大境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往為氣魄以我慢為承當以譎詐為機用以誑語為方便以放恣為游戲以穢言為解粘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規矩尺步之士偏顛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踪跡盡剗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父既報讐子遂行劫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遏以免流欲出三塗無

有是處石頭居士少念志盛禪機性穎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始釣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金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又復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全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于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通以六度萬行為助因以深信因果為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發心者隨欲流通以解狂禪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為空見所醉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洩子憐客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于是禪人悲淚交集作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余雖戒殺生而未能忘味一月之內尚有十日食三淨肉饞習深重極可厭恨及讀楞伽至斷食肉品見其字字痛切遂朝夕誦持用自警策夫達磨宗門第一祖楞伽經達磨印心之經也其諄諄戒殺若此餘

戒可例今學者海淪談宗乃不重戒豈不大悖少林之本旨哉或曰如此則悟後于戒耶曰何可緩也種種戒行總為悟設故未悟則藉戒資薰已悟則藉戒長養苟不圖悟持戒奚為若情想持戒云不須悟是謂發矢不必中鵠行舟不必到岸恐勤苦萬劫終無脫離生死之日也